

叢書集成續編

四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四〇冊目錄

哲學類



法家哲學

管子義證八卷……………清 洪頤煊撰 積學齋 一
 定本韓非子集聞二十卷……………日 松臯圓撰 崇文 五三

名家哲學

惠施詭辯新解一卷……………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二九五

雜家哲學

淮南鴻烈閒詁二卷……………漢 許慎記 卮園 二九九
 鬼谷子陶宏景注三卷附篇目考一卷附錄一卷校記一卷……………梁 陶宏景注 古書 三二五
 嬾真子五卷……………宋 馬永卿撰 古書 三六一
 海函萬象錄四卷附考證一卷……………明 黃潤玉撰 四明 三七九
 空同子一卷……………民 馮貞群考證
 呂子校續補一卷……………明 李夢陽撰 百子 四二五
 適來子一卷……………清 梁玉繩著 槐廬 四三五
 呂氏春秋補校一卷……………清 張潤貞著 昭代 四四三
 淮南鴻烈集解補正一卷……………清 荊泮林撰 鶴壽堂 四六五
 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四七五

ED 66/05

理 學

張子語錄三卷後錄二卷.....	宋 張 載 撰	續古逸 四八一
事天謨一卷.....	宋 張 載 著	留餘草堂 五〇九
龜山語錄四卷後錄二卷.....	宋 楊 時 撰	續古逸 五二三
先聖大訓六卷.....	宋 楊 簡 撰	四 明 五七九

管子義疏證

袁妣孟起書

歲己巳頤煊在德州使署孫淵如觀察師以所校管子屬頤煊審定會王懷祖觀察暨令嗣伯申學士又以校本見遺於是刪其重複附以鄙說成管子義證八卷系以敘曰漢書藝文志管子在道家隋書經籍志管子在法家漢志本於七略班氏於兵權謀家言省管子七略不在道法兩家史記正義引七略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者誤也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劉向序錄亦云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與今本篇數同太史公敘管仲列傳云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又引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管子義證序

數句皆在今本中足證今世相傳之本卽漢世所有之本今本管子闕王言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凡十篇據文選注引江邃文釋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尙能耻之況與惡人同處管子無此文李善曰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遽見之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尹知章注封禪篇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之言以補之則此篇之亡又在司馬貞所見本後故自漢魏以迄隋唐管子著錄以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證之卽是今本其間有不在今本中者或在闕篇之中或是他

書引管子之言非復有別本也余嘗謂子書流傳莫先於管子亦莫真於管子其文義奧衍下士驟不能通故注家絕少而殘舛亦彌甚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管子有尹知章注今本譌題作房孺訓釋淺陋今並爲訂正而以逸文附於末若夫疏通而證明之則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

嘉慶十七年太歲在申三月十二日臨海洪頤煊序

管子義證序

卷一

牧民第一

滅不可復錯也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二引復錯作得復太平御覽

六百二十四引與今本同

四日恥

頤煊案賈子新書俗激篇恥作醜

政之所由興

星衍案羣書治要二十二藝文類聚五十二太平御

管子義證卷一

覽六百二十四引興作行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畏作恐下句云故刑罰繁而意

不恐此作畏字誤

積於不涸之倉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涸作凋文子精誠篇作積於不

盡之倉

下令於流水之原

星衍案於字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如

使民於不爭之官者

星衍案長短經八引民作士爭作諍

不偷取一世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毋曰不同國

念孫案國當為邦生聽為韻鄉行為韻邦從為韻今

作國者蓋漢人避諱所改

言室滿室言堂堂滿堂是謂聖王

星衍案韓非子難三篇言滿下俱省於字聖王作天

下王

兵甲彊力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彊作勇

形勢第二

管子義證卷一

山高而不崩

星衍案埤雅引崩作咆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劉績曰蜀乃器字之誤書耳

念孫案劉以蜀為器之誤是也後形勢解作蜀亦誤

脩當為循亦字之誤也事試為韻循言為韻循順也

從也言人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念孫案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當作所謂

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隰之封

奚有於高尹注云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

是其明證也下溼曰濕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為高後人既改此處平隰之封為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星衍案裁古通作材字故形勢解云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

容物多而眾人能比焉尹注非
普食者不肥體
頤煊案嘗當作養形勢解養食者多所惡也人養食則不肥字皆作養玉篇養嫌食貌義本此

邪氣入內

管子義證卷一

三

星衍案宋本入作襲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俱作襲形勢解亦作襲字文子九守篇邪氣不能襲此作入字非

天下之配也

念孫案天下當為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之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即其證今作天下者因上文天下之人而誤

萬事之生也

星衍案形勢解生作任

鳥鳥之狡雖善不親

念孫案鳥鳥之狡當作鳥集之佼佼與交同說文佼佼也明

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野法解交作佼趙策後解云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史記趙世家交作佼與人佼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佼是其明證也尹注非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
念孫案見與之交當從後解作見與之友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並云哀愛也樂記肆直而役當為佼字之誤也役字慈愛者鄭注云愛或為哀佼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其明證也古交

獨王之國
星衍案形勢解王作任

管子義證卷一

四

權脩第三
民無取也
頤煊案取當作恥謂民無愧厲雖眾而弱北堂書鈔二十八引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賦李善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其證也尹注非

必重盡其民力
星衍案民字因上文而衍

民眾而可一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用之有止用之不止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止作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止作正

家與府爭貨

星衍案北堂書鈔二十七引貨作貸

婦言人事

頤煊案當作婦人言事君臣上篇主德不立則婦人

能食其意又云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授外權其

證也尹注非

而求百姓之安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無難字

上下凌節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下賤侵節

則法不可不審

管子義證卷一

五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引

審作重

立政第四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立君

則不可授以重祿

星衍案宋本以作與羣書治要引以亦作與無授字

道塗無行禽

頤煊案無行禽謂不作禽荒尹注非

大德不至仁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德作位長短經一引亦作大位

不仁

山澤不救於火

頤煊案救當作敬下文脩火憲敬山澤其證也敬古

通作做字謂做戒山澤毋傷於火則草木植成下文

同

築障塞匿

星衍案匿字衍尹注非

搏出入

頤煊案搏當作搏謂搏擊出入之不時者

圈屬羣徒

頤煊案圈讀如圈聚之圈屬附也羣徒謂朋輩言環

結交遊之人故下文云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

管子義證卷一

六

無時幼官篇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即其證也尹注非

五鄉之師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之師作五師

由田之事也

星衍案由田當作司田下文有大司田此脫司字由

即涉田字而衍

六畜人徒有數

星衍案春秋繁露服制篇六畜作畜產

舟車陳器有禁

星衍案服制篇陳作甲

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

星衍案服制篇生上無脩字冕下有之字穀作貴雖有賢身貴體

星衍案服制篇身作才貴作美

天子服文有章

頤煊案當依服制篇作服有文章

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

頤煊案此有脫譌以服制篇證之饗字下當有公以

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十三字

不得服長鬃貂

頤煊案長鬃貂服制篇作狐貉貂貉字形相近

不敢服纒

管子義證卷一

七

頤煊案舊校云一本作絲服制篇作不敢服絲元纒

別本絲字是

乘馬第五

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

星衍案百貨賤然後百利得百利得然後百事治未

有百利不得而百事治也尹注非太平御覽八百二

十七引無兩不字

奉車兩

頤煊案奉當作輦周禮鄉師治其徒役與其輦輦史

記淮南列傳輦車四十乘說文云輦大車駕馬也謂

載物之車

卷二

七法第六

若是安治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安治作治安

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

星衍案墨子非命上中下三篇俱言譬猶運鈞之上

而立朝夕

猶倍招而必拘之

頤煊案招讀如孟子又從而招之之招趙岐章句云

招胷也謂背縛而欲拘之是難行也尹注非

右七法右百匿四傷

管子義證卷一

八

宋本作右四傷右百匿

念孫案此當作右七法下篇當作右四傷其百匿二

字則因篇首百匿傷上威而誤衍耳百匿乃四傷之

一不得為篇目也宋本不可從俗本亦誤

百匿傷上威

念孫案匿與慝同百匿眾慝也言姦惡眾多共持國

柄則上失其威也尹注甚迂

人君泄見危

念孫案見當為則故尹注云君泄其事則其位危

世主所貴者實也致所貴非實也

念孫案兩實字皆當為寶下文云故不為重寶虧其

命故曰令貴於寶是其證也今作寶者因上文言寶之士而誤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

星衍案通典百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一引作

此八者皆強故兵未出境而無敵八者悉備然後能

正天下文義方明晰今本脫誤

故聚天下之精財

星衍案財當依下文作材

下怨上而器械不功

星衍案功讀為工工巧也周禮肆師鄭注古者工與

功同字

管子義證卷一

九

版法第七

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念孫案宥過當從後解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

有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僇之也今作宥過者後人

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

念孫案倚邪即周官之奇衰

奇與倚古字通後解及明法篇並作奇邪乃恐

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衰之人皆恐也尹注大謬

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眾在廢私召

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念孫案象法當為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為文尹注

云地之資生無所私親是其證也佐於四時佐當為

伍伍與參相對為文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脩當為備

俗書備字作脩形與脩相似

高安當為安高與備長相

對為文並見後版法解

卷三

幼官第八

威之以誠

念孫案威當為威

地辟散成

頤煇案散當作政尹注非

九本搏大

管子義證卷一

十

念孫案搏當為搏尹注非

十官飾勝備威

念孫案此在九本八分之下六紀五紀之上則十官

當為七官

藪澤以時禁發之

星衍案據下文幼官圖篇藪澤上脫毋征二字

流之焉莠命

星衍案呂氏春秋季春紀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注焉

猶於也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何休解詁云焉爾

猶於是也焉於古字通用謂官處四體而無禮者以

莠命流之與下文尙之於子官句文義相對尹注非

定綸理勝

念孫案綸理即倫理倫與綸古字通故漢書律麻志冷倫作冷綸尹注非

博一純固

念孫案博當為搏即專字也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故能獨行而無敵也古書多以搏為專搏字俗書作搏因譌而為博

則其攻不待

念孫案尹注甚謬此當讀則其攻不待權與為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慎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國之相助也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輕重甲篇數欺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

管子義證卷一

二

數也動慎十號

星衍案數讀如計數之數總承上文為句動慎十號為句與下文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脩三官句法為一例尹注非

善習五官

頤煊案兵法篇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五官當作五教

有天下之稱材

念孫案稱材當為精材即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此云收天下之豪

傑有天下之精材意並同也尹注非

經不知

念孫案經過也謂兵過敵境而敵不知也經不知發不意相對為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云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明證矣尹注非

則為詐不敢鄉

星衍案為讀作偽兵法篇則偽詐不敢嚮禮記月令毋或作為注今月令作為為詐偽左氏定九年傳子為不知釋文為本作偽古字通用

則危危而無難

頤煊案上危字當為居字之譌尹注非

管子義證卷一

三

幼官圖第九

夫之能傷也

星衍案夫當依幼官篇作莫

五輔第十

莫如教之以政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無以政二字

其君子上中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中作忠下句同

上彌殘苟

劉績曰殘苟當作殘苛

念孫案劉以苟為苛之誤是也凡隸書從可從句之

字往往譌溷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毋苛於民苛字亦誤作苟

下愈覆鷲

念孫案覆讀為復復鷲皆很也言上殘苛而不已則下很戾而不從也廣雅曰復鷲很也復字從心復聲故與覆通

慎津梁

頤煊案慎讀為順

賑罷露

念孫案罷露謂室家疲敝也匡貧糶振罷露資之絕三者義相近罷與疲同露之言贏也方言曰露敗也

管子義證卷一

三

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贏也韓子亡徵篇好罷露百姓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贏也皆其證矣

貧富無度則失

念孫案失讀為佚謂放佚也尹注非

大夫任官辯事

念孫案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辯焉

尹注非

士脩身功材

念孫案功成也謂脩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脩身

成材與任官辯事任事守職皆相對為文尹注非故曰五經既布

星衍案故曰二字因上文而衍

雕琢采

星衍案采讀如采椽不斷之采

管子義證卷一終

管子義證卷一

四

卷四

宙合第十一

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

念孫案究當爲窵字之誤也窵不滿也塞不容也大戴禮王言篇布諸天下而不窵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淮南汜論篇舒之天下而不窵內之尋常而不塞俶真篇處小隘而不塞橫扁天地之間而不窵皆其證也草書窵字或作究究字或作窵二形相似故窵誤爲究尹注非

管子義證卷二

淫儒

頤煊案淫儒當作溫濡幼官篇藏溫濡其證也溫濡即燥溼與動靜開闔訕伸取與爲一例儒濡古字通用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

星衍案惠與慧通

故曰欲而無謀

念孫案故曰二字因下文而行

勸則告

念孫案告當爲吉與下文怨則凶相對尹注非

半星辰序

星衍案半星即中星說文半物中分也列于力命篇得亦中亡亦中殷敬順釋文云中半也中半字形亦相近辰序十二辰之次序尹注非

薄承瀨而不滿

星衍案廣雅草叢生日薄謂水草叢生之處尹注非若鼓之有棹搥搥則擊

頤煊案棹當作桴左氏成十二年傳右援桴而鼓韓非子功名篇至治之國若桴臣若鼓字林云桴鼓椎也搥搥則擊當作搥擊則搥搥與鑼通言若鼓之有搥投擊之則鑼然而有聲也尹注非上文同天地萬物之橐也

管子義證卷二

念孫案也字後人所加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二句已見上文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不可名而山是

尹注是字屬下句讀劉績曰山乃止字誤

頤煊案山是當作由是言宙合之意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民莫不由是故下文云大之無外小之無內尹劉注俱非

樞言第十二

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

念孫案貴在二字因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行

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

吃也

星衍案白帖三十太平御覽七百四十兩欲字引俱作敢而老吃也作如老吃耳

卷五

八觀第十三

以人猥計其野

星衍案猥計猶總計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文選潘安

仁河陽縣詩注引許慎淮南注猥凡也凡有總義尹

注非

則原有大遺苞矣

頤煊案下文無大字此涉上文而衍遺苞當讀作遺

管子義證卷二

王

李公羊隱八年盟於包來左氏作浮來漢書楚元王

傳浮邱伯鹽鐵論作包邱子包孚古字通用孟子塗

有餓李趙岐曰餓死者曰李謂年大凶則眾棄餓死

之人於道旁尹注非

則道有損瘠矣

頤煊案損當作捐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孟康曰捐

謂棄捐其證也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

大瘠者何痾也注云痾者民疾疫也瘠謂疾疫未死

者

博民於生穀也

念孫案博當作搏已見幼官篇

本求朝之臣

頤煊案當作求本朝之臣重令篇不逆於本朝之事荀子仲尼篇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淮南繆稱訓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本朝

之臣謂朝廷尊重之臣尹注非

法禁第十四

受之者哀

星衍案哀當作衷即裔字隸釋張壽碑盛德之衷陳

球碑有虞氏之衷裔皆作衷傳寫者譌而作哀

則大臣之贅下

星衍案以注文釋之贅字下當脫福字

聚徒威羣

管子義證卷二

四

頤煊案威羣當作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

羣於國法法篇則人臣黨而成羣其證也尹注非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

星衍案發讀為廢古字通用謂以貧窮自飾而廢其

勤勞之事復不自安其居以爭權於貧賤故為聖王

之所禁

隱行辟倚

念孫案版法篇植固不動倚邪乃恐樞言篇名正則

治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是

倚為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僻邪之事也尹注非

遁上而遁民者

念孫案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

漁利蘇功

念孫案蘇者取也言漁利取功也楚辭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注云蘇取也淮南修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

重令第十五

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

管子義證卷二

五

星衍案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三在字引皆作存

錦繡纂組

念孫案纂當爲纂字之誤也隸書纂或作纂形與纂相似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密也是其證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淮南齊俗篇同意皆本於管子

明王能勝其攻亂王不能勝其攻

念孫案兩其字皆六字之譌其字古作元形與六相似故六譌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六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今本六譌作其後版法解云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是其明

證矣

卷六

法法第十六

親人而不固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人作仁

毋怪嚴

星衍案怪嚴謂毋爲奇怪嚴急之命說文嚴教命急也下文易令二字正釋此句尹注非

則上尊而民從

星衍案長短經一引作則上尊崇

則卒輕患而傲敵

管子義證卷二

六

星衍案長短經引作則卒輕死

痊睢之礦石也

星衍案睢當作疽淮南說林訓潰小炮而發痊疽韓非子外儲說夫痊疽之痛也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廣雅痊疽癰也羣書治要初學記一又八白帖四十八太平御覽三百五十八又六百五十二引俱作痊疽礦石御覽六百五十二引作砥石

所以著貴賤所以守其服

星衍案羣書治要藝文類聚五十一文選羽獵賦注

太平御覽一百九十八引兩所字俱作足

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

念孫案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尹訓胥爲相失之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頃當爲須須亦待也

文有二侑

頤煊案侑與宥通儀禮聘禮注古文侑皆作宥周禮

三宥之濃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尹

注侑寬也義亦作宥

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

頤煊案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引春秋之記弑皆作

殺古字通用

管子義證卷二

七

忠臣不用謂之塞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用作至

立儀以自正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儀作義

明君公國一民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正民之經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經作徑

兵法第十七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星衍案巧當作功定當作政七法篇器械不功朝無

政其證也功巧字形相似政作正與定字相近因譌若奇巧之器則當爲朝所禁矣尹注非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頤煊案身當作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譌尹注非

舉龍章則行水舉虎章則行林

星衍案白帖五十八引作水行林行

舉鵠章則行陸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二十白帖五十八引陸作船

管子義證卷二終

管子義證卷二

八

卷七

大匡第十八

惕而有大慮

念孫案惕懼與有大慮義不相屬尹說非也惕當為惕字之誤也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為人跌蕩而有大慮也跌蕩則為人所不容故下句即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云臣聞齊君惕而亟驕惕亦當為惕無所歸死

管子義證卷三

念孫案當依左傳作無所歸咎字之誤耳

豕人立而啼

頤煊案荀子禮論篇注引啼作諦楊倞曰古字通用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念孫案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及其若其也尹注非君必不能待也

引之案尹訓待為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帥大雉以憚小國其

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曰待禦也

其智多誨

星衍案誨當作悔謂其多悔故少胥其自及下文成而不悔為上舉宿合篇故政事不悔其證也尹注非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今君斲封亡國

星衍案斲當作斲求也言三國所以亡者以土地小不足自存今君求封亡國是自盡其國也尹注非

季友

星衍案小匡篇作季勞

博於糧

管子義證卷三

劉績曰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糧字是禮字誤

星衍案劉說是也糧禮字形相近

蒙孫

星衍案小匡篇作曹孫宿蒙曹聲相近毛詩還遭我乎猗之間兮漢書地理志猗作熨爾雅釋言憚慮也釋文云憚本作惊皆聲近之證

戰於後故敗狄

星衍案戰於後三字為句以卒先致緣陵故稱後尹注非

必足三年之食安

念孫案必足三年之食安甚為不詞此當讀安以其

餘脩兵革爲句安語辭猶乃也必足三年之食乃以其餘脩兵革也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尹訓安爲靜非是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

無國勞
頤煊案無與毋通謂國事毋勞於一人即孟子四命官事無攝下句毋專子祿即士無世官尹注非費義數而不當

出欲通
頤煊案義當作儀謂費犧牲之數尹注亦當作儀字引之案出當爲士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數省作狀貴省作貢狀

管子義證卷三

三

省作款 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往往譌濁荀子大畧篇以其教士畢
行今本土譌出又習容而後出今本土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上徐廣曰一作出吏不通庶人七日囚不通士五日囚不通貴人子三日囚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間猶下文選舉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之間也尹注非

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

頤煊案發讀爲廢謂開辟荒野爲原田又教以樹藝之功不廢其地利發廢古字通用起訟謂民起而相訟者不驕謂聽之無驕矜之色尹注非

耕者農農用力

念孫案此文內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耕者農用力

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不事賢行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引作農不事賢行後人因上句用力不農疑衍農字刪之非也

卷八

中匡第十九

昔三王者既弑其君

星衍案太平御覽七十六引弑作殺

算人自以爲脩矣

星衍案白帖十五引作以爲脫於罪矣

管子義證卷三

四

小匡第二十

君有加惠於其臣

星衍案文選陸厥答內兄詩注引加作嘉左氏莊九年正義引無其字

使臣不凍飢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飢作餒左氏正義作餒

治國不失秉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秉作柄

使百姓皆加勇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加作知

彼爲其君動也

星衍案齊語夫爲其君動也羣書治要引此無動字非左氏正義引作勤

頤煊案勤字是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令尹其不勤民

周語不佞以勤叔父又楚語是勤民以自封也爾雅

勤勞也杜預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今本與齊

語作勤皆誤

以戮羣臣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戮下有於字

請受而甘心焉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

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受作授無之字

使臣不能受命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能作敢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

頤煊案尹注言多所容忍必不僂賢人其義甚迂左

氏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僂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

成也義勝於今本下句上知字音智下知字如字今

本刪一知字俱誤

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念孫案將何如爲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爲句

管仲調纓插衽

管子義證卷三

五

星衍案宋本插作捷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引作捷

社捷卽捷字之譌

戎馬待游車之弊

念孫案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戎車

十邑爲率

念孫案率當依齊語作卒下文二百人爲卒亦與齊

語同也

國之石民也

星衍案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注揚雄劇秦美新注引

作國之正民正民對閒民而言作石字非嵇叔夜絕

交書注陳孔璋檄吳將校文注白帖八十三引俱作

石民

管子義證卷三

六

比耒耜穀芟

星衍案穀芟當依齊語作耒芟宋本穀作穀卽耒字

之壞

日昔從事於此

星衍案白帖八十三引作旦暮

正旅舊則民不惰

頤煊案正依齊語作政旅陳也謂陳其舊政尹注非

正卒伍

頤煊案正當作定漢書刑法志引此作定下文卒伍

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桓公曰卒伍定矣皆作定

字

則其制令

星衍案其字誤通典一百四十八引作有

五鄉一師

星衍案通典一百四十八引師作帥下文同

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

星衍案通典一百四十八引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

於郊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念孫案尹注大謬劉續依齊語以肉為疚之誤是矣

而未盡也肉與疚形相近若本是疚字無緣誤為

管子義證卷三

七

肉蓋其字本作宀篆作宀形與肉相似因誤為肉說

文宀貧病也從宀久聲詩曰煢煢在宀今詩宀作疚

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宀字若不誤為肉則後人亦必

改為疚矣

曹宿孫處楚

星衍案大匡篇并此篇下文俱作曹孫宿

徐開封處衛

星衍案徐開封當依前後文作衛開方開方本衛公

子皆字之譌

屢尙處燕

星衍案即大匡篇晏子

綱山於有牢

念孫案齊語作環山於有牢韋注云環繞也後漢書

馬融傳注引齊語環山於有牢賈注云環還也是賈

本作纒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綱山於有牢者蓋綱字

俗書作纒與纒字相似環誤為纒又誤為綱耳尹注

非

踰方地

念孫案當依齊語作踰方城霸形篇云踰方城濟於

汝水望汶山文與此同也尹注非

星衍案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六作踰方城

方舟投枻

星衍案投當依齊語作設因字形相近而譌

懸車束馬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十四引作乘馬

與卑耳之貉

念孫案貉當作谿齊語作與辟耳之谿辟卑古字通

小問篇云未至卑耳之谿十里即其證尹注非

實謂爾伯舅毋下拜

頤煊案穆天子傳郭璞注引作伯咎無下拜士昏禮

注古文舅皆為咎此舅字後人所改

用此五子者何功

星衍案何讀如擔荷之何易何校滅耳毛詩百祿是

管子義證卷三

八

何廣雅釋詁云何擔也言用此五子者擔荷而成其功也尹注非

姑姊有不嫁者

星衍案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仲尼篇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何休公羊解詁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當有妹字

唯優與不敏優則忘眾

星衍案意林兩優字俱作不愛

請立為大司田

星衍案羣書治要長短經一引無大字晏子春秋問

管子義證卷三

九

下篇異日君過於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舉以為大田又無司字

臣不如王子城父

星衍案韓非子外儲說作王子成甫

臣不如賓須無

星衍案韓非子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說苑雜事篇作弦寧上文弦子旗為

理即其字

請立為大司理

星衍案羣書治要長短經一引俱無司字

則五子者在矣

星衍案呂氏春秋在作足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

有貳飛鴻而過之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九藝文類聚九十九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引貳作二

非唯有羽翼之故

頤煊案文義不應有非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俱無非字

盡不當言

念孫案當言讜言也讜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讜

管子義證卷三

一

直言也臯陶謨禹拜昌言爾雅昌當也並聲近而義同

仲父不一言教寡人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市書而不賦

念孫案書當為屢尹注非

紉芻

頤煊案楚辭離世篇情素潔於紉芻王逸章句云紉結束也謂以帛結束其芻而稱疾左氏僖二十八年傳魏犢束芻見使者即其證尹注非

霸言第二十三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

頤煊案術當屬下句讀作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古通作遂字左氏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禮記樂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聲爾雅釋訓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興作之貌尹注非

重宮門之營

星衍案八觀篇宮營大而室居小此句不誤羣書治要引作重宮闕之勞是俗人所改

舉近而攻遠

星衍案玉篇舉古地字

令行諸侯而不拂

管子義證卷三

十一

星衍案羣書治要拂作拂

諸侯皆令己獨孤

念孫案令當為合下文云諸侯合則疆孤則弱是其

證也尹注非

夫上狹而下苴

念孫案苴與粗同莊子讓王篇苴布之衣上狹而下粗謂上小

而下大也故下句云國小而都大尹注非

方而不最

星衍案方大也最聚也言心大而不知聚故下文夫

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整齊即

聚之謂尹注非

一而伐之

念孫案一當為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傳云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尹注非

文武具備

引之案滿當為備字之誤也備字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滿右畔相似尹注非

釋堅而攻麗

星衍案通典一百五十引麗作麗

問第二十四

問州之大夫也

星衍案也字衍

管子義證卷三

十三

毋使讒人亂普而德

念孫案普當為普普本作普形與普相似尹注普廢其德普亦當為普普與替同廢也故注言普廢

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念孫案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為句不與和構相連德厚猶言仁厚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

德厚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

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齊策顏觸曰德

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漢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

澤施四海子虛賦曰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

推雲夢以為高皆以德厚連文尹以厚字下屬為句

非是

頤煊案形勢解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則國非其國亦德厚二字連讀之證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無失經常

念孫案日當爲日字之誤也令守法之官日爲句行度必明爲句無失經常爲句

舊本脫無字據尹注補

尹注非

管子義證卷三終

管子義證卷三

三

卷十

戒第二十六

我游猶軸轉斛

頊案斛當作轂言游之不已如軸轉轂中文于上

德篇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已鹽鐵論

刺權篇齊國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尹注非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星衍案荀子內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謂之游秋省實

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孟子亦作一游一豫夕豫聲相

管子義證卷四

近白帖三十六引夕作豫下同

期而遠者莫如年

星衍案而當作之與上文句法相同羣書治要文選

陸士衡長歌行注引俱作之

唯君子乃能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乃能矣作爲能及矣

澤其四經

念孫案澤讀爲舍其路而弗由之舍舍澤釋三字古同聲而通用

經常也四經卽孝弟忠信內不孝弟外不忠信故曰

舍其四經尹注非

施弓脫鈎

星衍案太平御覽三百五十引鈎作捍禮記內則右

佩玦捍注云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鈎臂鉞

也字從金旁作

非皆二子之憂也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三非皆作皆非

雖鴻鵠之有翼

星衍案太平御覽六百二十七引作黃鵠引上文作

桓公見黃鵠謂管仲仲曰鴻鵠東西南北倏忽千里

所恃者六翼也亦與此不同

朔月三日

頊案當作三月朔日

管子義證卷四

門傳施城

頊案施城當作方城尹注非

出冬蔥與戎叔

星衍案列子力令篇釋文引出作得戎叔作莪莪毛

詩生民正義爾雅釋器疏引作戎莪

握路家五十室

頊案握古通作幄字爾雅釋言幄具也釋文云李本作幄路家謂露

處之家逸周書皇門篇自露厥家路露古字通用言

幄覆露處者五十家而不使其人知之故爲大仁尹

注非

爲臣死乎

念孫案為猶如也言如臣死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
古或謂如曰為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為我
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秦策秦宣
太后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言如我葬也
春秋長見篇魏公叔痤對惠王曰臣之御庶子執願
王以國聽之也為不能聽勿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
韓子內儲說荆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
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
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
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
事於秦也尹說大謬劉說近之然亦未釋為字之義
是所願也

頤煊案也字衍當讀是所願得於君者為句
地圖第二十七

困殖之地
管子義證卷四
三

星衍案杜牧孫子注引困作園謂園地可種殖者或
古圃字之省尹注非

奈患第二十八
是以聖人少征而大匡

星衍案禮記禮器眾不匡懼注云匡猶恐也尹注非
用日雜夢

星衍案夢讀如洛誥汝乃是不獲之獲馬融云獲勉
也

頤煊案說文夢不明也毛詩祝天夢夢古者師行早
常在天未明時牧誓時甲子味爽史記高祖本紀黎

明園宛城二匝皆其證也尹注非

制分第二十九
攻堅則劬

星衍案劬當作劬說文云劬柔而固也
而刀可以莫鐵

星衍案莊子養生主篇釋文云管子有屠牛坦朝解
九牛刀可刺毛

敵人雖眾不可止待
引之案止待即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
承上不可圍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為句大謬

君臣上第三十
管子義證卷四
四

丈尺一綽制
頤煊案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涓制杜子春讀涓為純
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尹注非

卷十
君臣下第三十一

騰至則北

星衍案北古背字尹注非

施舍優猶以濟亂

念孫案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即優游
荀子正論篇曰優猶知止是也濟止也施舍以厚之
優猶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尹注非

廢比黨注悖行食之徒

頤煊案爾雅釋詁食偽也上文便僻不能食其意君臣上篇則謂人能食其意皆謂詐偽其意行食之徒即謂行多詐偽之人尹注非

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

星衍案制羣臣為句百姓通為句中央之人和為句言為人上者所以宰制羣臣而百姓得通於上者由於中央之人和也故下文云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

念孫案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

管子義證卷四

五

兼上下以環其私

念孫案尹注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五蠹篇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說文亼字解引作自營為亼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

以刑役心

劉績曰以刑役心以一身言刑作形下同

頤煊案劉說是也形對心言故下文云心道進退而形道消進退者主制消起者主勞消與蹈通楚辭謬諫篇年滔滔而日遠兮王逸注滔滔行貌廣雅釋

訓蹈蹈行也說文云赴舉尾走也皆與勞義相近尹注非

此宮亂也此家亂也

星衍案長短經十二引宮作家家作宗

則失族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族作彊

小稱第二十二

以來美名

念孫案來當為求下文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即其證也尹注非

滿者溢之

管子義證卷四

六

頤煊案溢當作溢莊子齊物論以其老也釋文云溢本作溢古字通用形勢

解天之道滿而不溢與上下句文義相對尹注非

吉事可以入察

念孫案察當為祭

堂巫

星衍案史記齊世家索隱引作棠巫漢書古今人表

呂氏春秋知接篇引作常之巫

夫易牙以調和事公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和作味

於是烝其首子

星衍案首子當作子首韓非子難一篇宋本作子首

不歸視其親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務為不久

頤煊案為當作偽古字通用與下句蓋虛不長文義相對韓非子難一篇作矜偽不長蓋虛不久其證也大匡篇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小匡篇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皆務偽之意尹注非

公憎四子者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憎作召

逐堂巫而苛病起兵

管子義證卷四

七

念孫案苛病起下不當有兵字尹曲為之說非也呂

氏春秋知接篇無兵字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亦無兵字

乃援素幟以裹首而絕

念孫案幟謂帑幟也方言曰襜褕謂之幟郭璞曰即帑幟也廣雅曰幟帑襜褕幟也說文曰幟蓋幟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為幟以冒面而死事與此相類幟即幟字也帑幟可以覆面故云援素幟以裹首非車上之覆幹也

死十一日蟲出於戶

頤煊案十一當作七因字形而論周禮職方氏方二百里則七伯鄭注

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紉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戒篇公死七日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說苑權謀篇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俱與此不同

闕不起為寡人死乎

星衍案此闕字誤也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五百二十

九引俱作盍

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

念孫案時字後人所加莒魯下為韻若莒下加時字

則失其韻矣藝文類聚人部七太平御覽人事部一

百引此皆無時字

管子義證卷四

八

四稱第三十三

以繒緣繒

念孫案繒當為緇下文云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緇正相對是繒為緇之譌也緇從留聲繒從留聲隸書留字作留留字或作留二形相似故留譌留矣

敖其婦女

星衍案爾雅釋天疏引敖作淫尹注非

不斲亡已

星衍案斲求也言不至於于求則不已尹注非

唯趣人詔

念孫案趣讀為促詔當為訟字之誤也詔訟草不彌書相似人爭唯趣人訟二句意主相承且訟與從為韻訟字平聲召南行露篇何以速我訟與庸從為韻管子問篇則人不易訟與功宗為韻堯典謠訟可乎訟馬本作庸史記呂后紀未敢若作詔則失其韻矣尹注非訟言誅之訟一作公入則乘等

念孫案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一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二耦為乘廣雅曰等輩也人則乘等出則黨駢乘等與黨駢其義一也

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管子義證卷四

札

頤煊案藝文類聚八十引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橈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又初學記二十六白帖九十七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武王為侈靡輕重乙篇有武王問於癸度令人豹褙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糶千鍾未得一豹皮皆今本所無此篇一問一答以侈靡名篇又雕卵二句見下文二條疑皆此篇之闕文

不出百里而來足

念孫案來當為求尹注非

一蹄腓一蹄履

念孫案蹄足也謂一足腓一足履也爾雅釋蟲螭蚺長蹄謂小蜘蛛長脚者也廣雅曰蹄脛也淮南齊俗篇男女切蹄肩摩於道高注云蹄足也尹以一蹄為一隻非

玉者陰之陰也

星衍案大戴禮勸學篇上陰字作陽

故天子臧珠玉

星衍案勸學篇臧作藏下同

大夫畜狗馬

星衍案勸學篇狗作犬

智者能牧之

管子義證卷四

十

星衍案勸學篇牧作秉

寡寡獨老不與得焉

星衍案勸學篇作矜寡孤獨不得焉

藹然若夏之雲靜

星衍案當作若夏雲之靜與上句秋雲之遠相對

鴈然若諂之靜

頤煊案鴈古驪字古文尙書驪鬼字如此作

若相為

星衍案為讀作偽言若詐諂相尙則生怨尹注非

六畜遮育五穀遮熟

頤煊案說文遮从彳庶聲易晉卦用錫馬蕃庶釋文

云庶鄭止奢反謂蕃遮禽也遮庶古字通用爾雅釋詁庶眾也尹注非

而雕卵然後淪之雕椽然後爨之

頤煊案藝文類聚八十引作夫雕椽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與此不同淮南本經訓椽檣檣題高誘注椽椽椽也大戴記保傅篇二十八椽以象列星注椽蓋弓也一切經音義燎古文椽同

好緣而好駟

頤煊案古者禮服皆有緣玉藻云緣廣寸半謂衣邊飾也晏子春秋諫篇云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眾周禮典瑞駟圭璋璧琮之渠

管子義證卷四

十一

眉鄭注駟讀為組以組穿聯六玉好緣好組皆謂衣服華飾尹注非

釋鬼之所當

念孫案當宜為富字之誤也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為神所福助大雅瞻仰篇何神不富毛傳云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精注云躬勞終福謙象富與宥戴為韻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通然後成國

念孫案國當為邦寶首為韻下處為韻通邦為韻此亦漢人避諱所改

必從是器亡乎

頤煊案器亡疑器字之譌

鄉上老不通觀誅流放則人不眺

頤煊案上讀為區古者上區同聲老不通老子所謂老死不相往來眺即逃之借字廣雅云逃眺避也義本此尹注非

故不送公

念孫案故當為胡尹注非

其美於朝市國

頤煊案其是莫字之譌與下文莫盡如市文相對言國中貧而邊鄙富莫美趨於朝以為市於國中富而邊鄙貧莫若盡趨於都鄙之市以益其貧尹注非

管子義證卷四

十二

善而未事起不侈

星衍案善字當屬上文所以起本善為句

緣故脩法以政治道

念孫案脩當為循緣亦循也政與正同言緣循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尹注失之

必有萬世之實

念孫案實當為寶下文弃其國寶即其證也寶與道為韻下文寶字亦與道為韻

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

頤煊案汨當作汨言水者鼎投之則汨没人有舟楫之利則聚居於上壤者本地之美往往爭奪而至於

死者皆杜事前不前之別承上文對言尹注非

求珠貝者不令

頤煊案令當作舍謂舍而去之文選蜀都賦劉淵林

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人死則易云

星衍案云讀如運數之運言人死則易其運行之數

戒篇云四時云下呂氏春秋園道篇雲氣西行云云

然高誘注云運也下文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

哉言士能自治豈為運數所限若阨其道而薄其所

予則士為運數所限矣兩云字皆讀作運然後運可

請也運即云字通用之證

管子義證卷四

市塵之所及

星衍案塵當作塵尹注非

魚鼈之不食餌者

星衍案餌當作餌

將合可以禹

頤煊案禹古偶字心術篇其應物也若偶之此言將

合可以如物之有偶尹注非

聲好下曲

星衍案下曲謂下里之曲見宋玉對楚王問

管子義證卷四終

心術上第三十六

故必知不言

念孫案不言下脫之言二字下句不與萬物異理衍

不字并見後解中尹注非

不休乎好

念孫案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

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休則此不作休明矣今

作休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內休止也為休

管子義證卷五

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中作休是也休與誅

通說文誅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休迫之徒或趨西

東孟康曰休為利所誘休也迫迫貧賤也此云休乎

好迫乎惡即承上文好利惡死而言故下解云人迫

於惡則失其所好休於好則忘其所惡尹注非

闕其門

星衍案闕當依上文作開

心術下第三十七

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

念孫案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為句實不傷不亂

於天下而天下治為句實與名正相對尹注非

若存若亡

星衍案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存作有

金心在中

頤煊案內業篇作全心下文金心之形作心氣之形

此作金字譌尹注非

害於戈兵

星衍案內業篇戈作戎

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

念孫案以為原當依內業篇作以為泉原表裏遂通

通當為達竭達為韻涸固為韻內業篇同

一言解之

管子義證卷五

念孫案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地為韻

白心第三十八

建當立有以靖為宗

念孫案當當為常有當為首皆字之誤也建常立首

為句以靖為宗為句首即道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

寶久為韻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為常

其事也不隨

念孫案隨當為墮字本作陸方言云陸壞也呂氏春

秋必已篇注曰墮廢也不廢不墮義正相承今作隨

者因上文不隨而誤尹注非

正名自治之

念孫案之字因上句而衍

其人入入於身

念孫案人字亦因上句而衍

兵之勝從於適

頤煊案適古敵字言兵之勝則從於敵德之來則從

於身敵與身對言之上文兵之出出於人其入入於

身亦人與身對言二句文義相承尹注非

故曰有中中有中

念孫案有中中有中當作中有有中上有字讀為又

通以有為又中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云孰能

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

管子義證卷五

三

夫或措之

念孫案措者措之壞字

上聖之人

念孫案四字意屬下不屬上尹注非

祥其神矣

念孫案其當作於上文祥於鬼者義於人即其證

毋提提

星衍案毛詩葛屨好人提提傳云提提安諦也淮南

說林訓提提者射高誘注提提安也爾雅釋訓作媿

媿言為善者毋提提而安緩尹注非

不可以仕任

頤煊案依注當作任仕與下句合韻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具材也

星衍案水經河水注作其具材也而水最為大

淖弱以清

星衍案文選運命論注引弱作溺

已獨赴下

星衍案海賦注引已作水

鄰以理者知也

頤煊案鄰讀如白石鄰鄰之鄰謂玉堅而有文理者

管子義證卷五

四

禮記聘義作縝密以栗知也鄭注縝緻也荀子法行

篇作縝栗而理縝鄰聲相近皆謂玉文事類賦注九

引鄰作鄰尹注非

瑕適皆見精也

星衍案事類賦注九引精作情荀子法行篇精亦作

情聘義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忠字義亦與情相

近尹注非

其音清搏徹遠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三事類賦注引搏作專說文

其聲舒揚專以遠聞專古敷字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

星衍案太平御覽二百六十引五主字皆作生

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

星衍案五行大義三引作脾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
生肉肝生爪髮

肺發為竅

星衍案五行大義太平御覽引俱作肺發為口心發
為下竅五行大義并為申釋其義是今本誤也

欲大則藏於天下

星衍案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事類賦注二十八引

作欲大則函天地

欲下則入於深泉

管子義證卷五

五

星衍案太平御覽事類賦注引作欲沈則伏泉

乘小馬

星衍案太平御覽七十二引作乘水鳥

涸川之精者生於螭

星衍案山海經北山經注引作涸水之精名曰螭法

苑珠林八引作涸小水生蜺蜺者一頭而兩身

可以取魚鼈

星衍案山海經注引作可取魚鼈

愚疾而垢

星衍案意林引垢作妬

泔取而稽

星衍案意林引泔作涖

詔諛葆詐

星衍案困學紀聞十引諛下有而字

間易而好正

星衍案困學紀聞引間作簡

四時第四十

國家乃路

念孫案路與露同敗也見五輔篇尹注非

謹禱弊梗

頤煊案弊古通作幣字孔宙碑彫弊作雕幣周禮女祝掌以時

招梗禴禘之事鄭注梗禦未至也此言將祭之時謹

管子義證卷五

六

祭其禱祀牲幣梗乃其祭名也尹注非

舍有罪

星衍案藝文類聚二太平御覽十引舍作赦

脩封疆

星衍案藝文類聚引作治封洫太平御覽事類賦注

三引作治封壩

無殺魔天

星衍案太平御覽事類賦注引天作卵

毋蹇華絕芋

頤煊案藝文類聚二太平御覽十事類賦注三引俱

作無絕華萼蹇是衍字華絕二字誤乙芋即萼字之

譌尹注非

五政苟時

星衍案太平御覽事類賦注引作五政徇時下引秋

三月亦作徇時徇與循同義徇時謂循其時序白帖

二引作順時順徇亦音義相近

順旅聚收

頤煊案順讀為慎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五政曰

慎旅農趣聚收其證也尹注非

禁博塞

星衍案初學記三太平御覽二十四引塞作賽古字

通用事類賦注五引作塞白帖三十三引作禁博塞

管子義證卷五

七

周門閭

星衍案周是固字之譌初學記太平御覽事類賦注

俱引作謹門閭謹與固義相近

德生正正生事

念孫案正與政同尹注非

五行第四十一

脩槩水上

念孫案上當為土槩平也謂脩平水土也尹注非

蒼龍

念孫案蒼當為蒼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太平御覽

皇王部四引此並作蒼龍

而天地治神明至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九太平御覽七十九引作而

天下治神明之至也

作五聲以政五鍾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八引作下有立字政作正以

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是

水解而凍釋

念孫案水當作冰

草木區萌

念孫案區萌即句芒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達是也尹

注非

管子義證卷五

八

農事為敬

念孫案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

時不行誅罰唯農事為急集韻亟或作茲因譌而為

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亟再其說今本亟再譌為敬

再是其證也

然則天為粵宛

頤煊案粵古越字左氏昭四年傳風不越而殺杜注

云越散也淮南俶真訓精神已越於外主術訓精神

勞則越高誘皆訓越為散宛古通作苑苑皆謂鬱結

言天散其鬱結之氣草木得以養長五穀得以蕃實

秀大也尹注非

衍組甲厲兵

星衍案北堂書鈔五十一引作合組甲厲士眾藝文

類聚四十七太平御覽二百九又二百九十七引作

全組甲厲士眾全即合字之譌

地競環

頤煊案環讀為營謂可營盡其地利尹注非

命左右使人內御

念孫案此下衍一御字

羽卵者不段

頤煊案段讀作般說文般卵不孚也淮南原道訓獸

胎不贖鳥卵不服高誘注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鳥

管子義證卷五

九

曰般段即般字之省

天子敬行急政

念孫案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

天子數行急政則有旱札之災也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繆受其刑

頤煊案注云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繆當為繆字之

譌

慕和其眾以脩天地之從

念孫案此與下文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兩脩

字亦當為循循順也從行也言順天地之行順陰陽

之行也道天地之常道與循義亦相近也

天地刑之

星衍案依下文刑當作形注云天地又見其意有從

順之形字亦作形

動作不貳

念孫案貳當為貳貳音他得反不貳不差也說文貳

失常也字或作貳又作貸貳與下文極極德極力代

為韻貳則非韻矣貳於貳字相近故貳作貳

天地之形

念孫案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與成為韻尹注非

管子義證卷五

十

正第四十三

必脩其理

念孫案脩亦當為循

九變第四十四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星衍案通典一百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一引

俱作州黨縣鄉二字是後人所加

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頤煊案通典太平御覽引俱無不然二字墨子備城

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亦無此二字

方合九變之數

任法第四十五

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作善明法察令而已之字衍

無間識博學辨說之士

念孫案間識當為聞識下文聞識博學之人即其證

尹注非

聖君失度量

念孫案失當為矢矢陳也矢度量置儀法相對為文

尹劉二說皆非是

頤煊案藝文類聚五十二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四引

管子義證卷五

十一

俱作設度量失即設字之壞

令出而後反之

念孫案後當為復復反與還廢相對為文

用金玉事主而來焉

念孫案來當為求尹注非

明法第四十六

百官識非惠也

頤煊案明法解作百官論職此各脫其偏傍而并為

一字尹注非

令求不出謂之滅

念孫案求當為本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衍求字并

見後解尹注非

不注意於法之外

星衍案韓非子有度篇淫作遊尹注淫遊也義本此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

念孫案當讀比周以相為匿為句匿與隱同比周以相為隱猶言朋比為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

作比周以相為隱是故忘主死倭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尹注非死交韓非子有度篇作外交外死字相近

非朝臣之哀也

星衍案韓非子有度篇臣作廷

管子義證卷五

十一

故能匿而不可蔽

念孫案本無匿字義見後解據尹注亦無匿字

頤煊案韓非子有度篇作能者不可蔽亦無匿字

正世第四十七

治莫貴於得齊

引之案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尹注大謬

治國第四十八

民富則安鄉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民貧則危鄉輕家輕家則敢陵上犯禁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二引作民富則安鄉安鄉則

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民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

家則陵上犯禁

則敢陵上犯禁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陵作凌
而亂國常貧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常作必
法制不一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頤煊案兩文巧當依下文作奇巧
國富則安鄉重家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無重字下同

管子義證卷五

三

而民不惡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惡作怨

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
上令不能必行

管子義證卷五終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而可迎以音

念孫案音卽意字也言不可呼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爲韻明是意之借字若讀爲聲音之音則失其韻矣下文惡音與聲脩心靜音以先言音然後形音字亦讀爲意心術篇意以先言意然後形是其明證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

管子義證卷六

十一

星衍案文選辨命論注引作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見其聲而序其成者道也

神明之極照乎知

頤煊案照當爲昭乎字衍昭知萬物爲句與上下文

極忒合韻心術下篇作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

四極其證也尹注非

精將至定

念孫案至當爲自上文精將自來卽其證也尹注非

能搏乎能一乎

念孫案古專字通作搏詢而作搏見幼官篇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念孫案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凶吉吉與一爲韻

傷而形不臧

星衍案傷上當有脫字

理丞而屯泄

引之案尹以屯爲屯聚非也丞讀爲烝烝升也泄發也屯當爲毛字之誤也史記魯世家子屯立是爲康公漢書律歷志屯作毛漢書溝洫志河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師古曰言得道之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人和氣四達烝泄於毛理之間故句中無敗也淮南秦族篇今夫道靜莫恬淡四枝節族毛蒸理泄是其證也淮南言毛蒸理泄此言理烝毛泄互文耳

封禪第五十

管子義證卷六

十二

頤煊案封禪篇唐初尙未亡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尙書序正義禮記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引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冲遠司馬貞李善輩猶見之

炎帝封泰山

星衍案禮記王制正義引炎帝作少皞

小問第五十一

公曰吾聞之也

念孫案當作夷吾聞之也此管仲語非桓公語

百川道

念孫案道猶順也楚語曰違而道從而逆是其證百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川道年穀孰糶貸賤三句相對爲文尹注非

發食廩

星衍案食是倉字之譌

其臣教

引之案教當爲教色介反教與豐正相對玩注意亦是

殺字也殺字或書作殺形與教相近

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念孫案公遵遁繆然遠爲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爲

句遵遁與遂巡同尹注大謬

先傳曲木先傳直木

星衍案意林兩傳字俱作搏

管子義證卷六

與若之多虛而少實

引之案若當爲君下文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也

尹注大謬

瞑目而視視見已疵

念孫案瞑目當爲瞑目隸書眞字或作冥冥字或作

寔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瞑目而不見邱山瞑

本或作瞑韓子守道篇瞑目切齒傾耳淮南道應篇

依非瞑目致然今本瞑字並譌作瞑是其證也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

頤煊案放古字通作方尙書堯典方命圯族漢書傅

喜傳王商傳俱作放命圯族荀子子道篇不放舟楊

倅注放讀爲方尹注非

桓公北伐孤竹

星衍案水經濡水注按管子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

走馬前疾

星衍案太平御覽三百二十九引作馬前疾走

若右涉其大濟

念孫案劉逵吳都賦注水經濡水注藝文類聚戰伐

部引此並作已涉大濟當據改太平御覽神鬼部二

引此作已涉其大濟則所見本已誤衍其字唯已涉

二字不誤說苑辨物篇作已渡事果濟

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管子義證卷六

星衍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太平御覽五百引作未有

家室我將安歸甯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公

有執席食以視上者

念孫案視上當爲上視尹注云私目上視卽其證也

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上視呂氏春秋重言

篇說苑權謀篇亦作上視

東郭郵至

星衍案金樓子志怪篇作却隸釋孫根碑郵本作却

說苑權謀篇作垂卽郵字之省北堂書鈔一百十四

引作牙與呂氏春秋重言篇同

與之分級而上

念孫案上當為立此因與上句相涉而誤呂氏春秋說苑及論衡知實篇並作分級而立

小人善意

念孫案意讀為億億卽度也尹注非

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頤煊案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

矩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

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伐莒以音而知非論字形尹

注非

唯莒於是

念孫案尹注未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二字與焉字

管子義證卷六

五

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焉故曰伐莒

也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於是卽焉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

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

何患焉史記周本作君何患於是此其明證矣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不許則國失勢

星衍案許卽悟字與寤通用謂不覺寤也下俱同尹

注非

昏則緩急俱植

頤煊案植古置字尚書金縢植壁秉珪鄭注植古置置其謂緩急皆置而不行尹注非

國家路

念孫案度路為韻時苗為韻今本路作路乃後人不

知古義而妄改之耳下文亡國路家今本路作路亦

是後人所改

故民有義不足

念孫案義當為羨字之誤也後國蓄篇輕重已篇多

言羨不足尹注非

倮大衍

頤煊案倮當作倮輕重已篇作毋戮大衍古通作勳

管子義證卷六

六

謂盡其力也尹注非

傷伐五穀

念孫案五穀當為五藏禁藏篇云冬收五藏是也今

作五穀者因與注文相涉而誤注言五穀之藏是解

五藏非解五穀也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傷伐

五藏

則百長不生

星衍案續漢書五行志注作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

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

大風漂屋折樹

星衍案漂當依續漢志注作飄樹下有木字

山多蟲蠹

念孫案蟲蠹即蟲螟月令曰蟲螟為害是也注內蠹

即蚤三字蓋妄人所加非尹注也

亡國之庶也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庶作簾

羽劍珠飾者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羽劍作翠羽

文宋纂組者燭功之窑也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作五宋纂組者蓄功之室也

則人主道備矣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作則王道備也

管子義證卷六

七

禁藏第五十三

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

星衍案意林太平御覽二二二又三百九十五引濫

作盥冰作水

夫先易者後難

星衍案依注者當作而

夜以續日

星衍案意林引續作繼

海深萬仞

星衍案意林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三引作百仞

就彼逆流

星衍案意林引作衝波逆流

菹笠

頤煊案菹當作菹注云取菹澤草以為笠字亦作菹

則功戰巧矣

頤煊案功古通作攻字

菹室煊造

念孫案尹說甚謬輕重已篇教民樵室鑽鑿堽竈泄

井所以壽民也鑽鑿泄井即此所謂鑽鑿易火杼井

易水也樵與菹古字通菹室即樵室也公羊春秋桓

七年焚成邱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

攻也樵室與煊竈意相近皆謂以火乾之也堽與煊

管子義證卷六

八

字相似故煊譌作堽造即竈字也

毋拊竿

引之案拊當為折竿當為芽言毋折萌芽也俗書折

字或作折因譌而為拊鹽鐵論勇篇推鋒折銳今

本折譌為拊是其證矣又隸書从艸竹之字往往譌

溷故芽譌為竿又譌為竿也

夫法之制民也

星衍案後漢書黨錮傳序注引民作人無也字

果菹素食當十石

頤煊案素古通作索字索盡也謂果菹盡食當十石

輕重乙篇素賞軍士亦謂盡賞軍士尹注非

如典之同生

星衍案典當作與尹注非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入國四句五行九惠之教

頤煊案四句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列

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也尹

注非

一日老老

星衍案北堂書鈔二十九引作一日養老

八日振困

管子義證卷六

九

星衍案史記正義引作八日賑北堂書鈔引作賑困

身之膺胜

念孫案胜讀如減省之省胜亦瘦也字或作省又作

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省之鄭注省猶人省瘦

也釋名釋天篇曰省瘠也如病者省瘦也並字異而

義同

殊身而後止

念孫案說文殊死也猶言歿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庸人訾厲

頤煊案列子黃帝篇物無疵厲莊子逍遙遊篇使物

不疵厲爾雅釋詁告病也古字皆通用

九守第五十五

四日上下前後左右熒惑其處安在

念孫案尹以熒惑為法星非也熒惑猶眩惑也逸周書史記

記篇曰熒惑不治趙策曰蘇秦熒惑諸侯鬼谷子符言篇四曰作四方其

處作之處於義為長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前

後承人而言熒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

君因其所以來

念孫案來當為求鬼谷子符言篇正作求尹注非

脩名而督實

念孫案脩當為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淮南主術

篇曰循名責實官使自引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

管子義證卷六

十

實察言觀效蜀志葛亮傳評循名責實虛偽不齒

皆本於管子

星衍案文選晉紀總論注引作循名而案實

桓公問第五十六

黃帝立明臺之議

星衍案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十一引明臺作明堂

上觀於賢也

星衍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賢作兵

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

星衍案北堂書鈔九引作禹置敢諫之鼓太平御覽

六十七引作而備訊謠也三國志注初學記九引作

備訴訟喚字論

武王有靈臺之復

星衍案三國志注引復作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俱作靈臺之宮與上湯有總街之庭句相對初學記作靈臺之候即今本復字之譌

度地第五十七

經水若澤

星衍案經水見下文若順也尹注非

水別於大水

星衍案水經河水注別作引言引他水入於大水及海今本作別非

管子義證卷六

十一

雨輦什二

念孫案說文輦大車駕馬也輦非所以禦雨輦皆當為輦字之誤也輦謂車蓋弓也方言車枸簾西隴謂之楡郭璞曰即車弓也楡與輦同釋名云輦藩也藩蔽雨水也故尹注曰車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

春不收枯骨朽脊

頤煊案周禮蜡氏掌除飢注故書飢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殞謂死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藝文類聚百太平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八引俱作朽胔古字通用

獨水蒙壤
念孫案獨當為濁見下文

管子義證卷六終

管子義證卷六

三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其木宜樵擾桑

引之案尹以擾桑為柔桑非也擾讀為唐風隰有杻

之杻爾雅曰杻櫨西山經曰英山其上杻櫨是也擾

字古讀若狂故與杻通左氏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

擾是其證也

其泉黃而糗

星衍案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其水黃而有臭

管子義證卷七

十一

其泉鹹

星衍案馮衍傳注引作其味鹹

如茅與走

頤煊案走非草名疑蓬字之譌

每州有常

星衍案困學紀聞四引州作上

蟲易全處

引之案易當為牙牙與易篆文相似故牙譌作易爾

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牙漢書五行志蟲牙之

類謂之孽

其陰則生之植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

念孫案安與則相對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青忭以活及

引之案活與灰為韻及字蓋衍文耳下文云五隱之

狀黑活青怵以肥芬然若灰亦以活灰為韻

羣木安逐

念孫案安於是也爾雅曰逐疆也言羣木於是疆盛

也下文羣藥安生羣藥安聚羣木安逐鳥獸安施義

竝同也尹注非

條長數大

星衍案爾雅翼三引大作丈上文兩言數大疑亦丈

管子義證卷七

二

字之譌

大蕘細蕘

引之案此篇凡言其種某某者皆指五穀而言若草

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得稱種也蕘讀為大雅

維秬維秠之秠上文云其種大秬小秬此云其種大

蕘小蕘是蕘即秠也蕘字從艸負聲負古讀若倍聲

與秠相近秠之通作蕘猶不之通作負也金滕是有不子之責

於天史記魯世家不作負

累然如僕累

頤煊案山海經中山經蟬渚是多僕累郭璞注云僕

累蝸牛也此上下文若糠以肥如屑塵厲如糞如鼠

肝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

大穆杞小穆杞

念孫案穆當為穆杞當為杞穆即黍稷重穆之穆杞

即維糜維芑之芑上文云大重細重大和細和芑

細黃重即重穆之重黃即維和維

地所宜云其種穆和黑秀皆禾類也是其證尹注木

名亦禾名之訛集韻和禾名引管子其種穆和義本

尹注也

五殖之次曰五穀

念孫案五殖當為殖土例見上下文

弟子職第五十九

管子義證卷七

如見賓客

星衍案文選絕交書注引見作有

顏色毋忤

星衍案文選注引忤作作

左酒右醬

頤焯案醬當作漿曲禮酒漿處右鄭注云兩有之則

左酒右漿義本此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太平御覽

八百六十一引醬作漿書鈔引注云漿右尚漱也不

知何人所撰

周還而貳唯擘之視

星衍案周禮酒正司農注賈公彥疏皆引此二句還

作旋疏云周旋而貳者欲副益酒尊之時擘謂不滿

唯酒尊不滿者視之更益

執箕膺揲

頤焯案揲當依下文作葉禮記曲禮注引作搗儀禮

士冠禮注古文葉為搗毛詩小戎正義引作執箕膺

搗傳寫之訛

右手秉燭左手正櫛

星衍案禮記檀弓注引右手折聖正義引作左手秉

燭右手折聖釋文同聖燭頭燼也此左右誤乙又作

櫛字誤

問所何趾

管子義證卷七

頤焯案說文引作問正何止古文亦以為足字或曰

胥字此作所字與胥音相近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臣下隨而不忠

頤焯案隨讀為急墮之墮下文云解惰節慢以之事

主則不忠宋本隨作墮古字皆通用

銜令者

星衍案形勢篇令作命此涉上文而譌

蜚搖而無所定

星衍案蜚古飛字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飛字下俱

同形勢篇作飛字

犧牲珪璧

星衍案形勢篇牲作牲

善馭馬者也

星衍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六引作善御者也

度量馬力

星衍案太平御覽引作量其馬力

奚仲之為車器也

星衍案藝文類聚七十一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二引

無器字

非斲削也

管子義證卷七

五

星衍案藝文類聚引作非斤刀也

於四方無擇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方作斲

道之純厚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道之作導民

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

星衍案初學記十七引無兩有字

備利而偷得

念孫案備當為循隸書循字作循備字作備二形相

似而誤荀子勸學篇聖心備焉今本備誤作循是其

例也

蝮蝮飲焉

星衍案形勢篇作猿狻爾雅釋獸狻蝮蝮蝮說文蝮

善援字皆作蝮狻字當从犬旁作

故事不廣於理者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二十引無不字

主視民如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主上有人字

不以其理動者下瓦

星衍案宋本無動者二字因涉下文而譌太平御覽

六百四十九引作不以其理下瓦

後必相咄

管子義證卷七

六

星衍案意林引咄作吐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請謁任譽

星衍案譽當作舉立政篇本作舉任法篇亦兩言請

謁任舉此譽字誤

版法解第六十六

則下饒

頤煊案饒當作撓屈也

無度則事無機

頤煊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八引

機俱作儀任法篇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又云
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禁臧篇法者天下之
儀也形勢解法度者天下之儀也此作機字誤

罪殺不赦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三引作罪然不疑

非斧鉞無以畏眾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畏作威下同

明法解第六十七

百官條通

頤頤案條讀曰脩漢書周勃傳乃封為條侯地理志
條作脩任法篇羣臣脩通輻湊以事其主即其證

案其當宜

管子義證卷七

七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案賞罰

故財貨不行於吏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財貨作貨財

雖貧賤卑辱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卑辱貧賤

則民務佼

星衍案明法篇佼作交古字通用

佼眾譽多

星衍案明法篇佼作交

邪之所務事者

念孫案邪上當有姦字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邪上有姦字

主無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悟作寤

小臣持祿養佼

星衍案明法篇引佼作交

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功作攻

任人而不官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官作課

萬民驩盡其力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驩作歡

臣乘馬第六十八

秋稷

星衍案集韻秋古藝字

奕乘馬之數求盡也

念孫案此上當有管子曰三字

使農夫寒耕暑耘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太平御覽二十四引暑俱作熱

管子義證卷七終

八

卷二十一

事語第七十一

泰奢之數

星衍案上文作泰奢二字必有一誤

海王第七十二

問口千萬也

星衍案問當依宋本作開揆度篇俱作開口通典十

引亦作開口

今夫給之鹽菜

管子義證卷八

頤煊案今當作令

行服連輶輦者

念孫案輦當為輦

星衍案通典十引作輦

國蓄第七十三

故民無不累於上也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累作繫

民子則喜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民上有夫字喜作意

故民愛可洽於上也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作民憂此愛字誤

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

頤煊案租籍當作正籍輕重乙篇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彊求也正讀如征此亦作租者涉

下句而譌

不可為籠以守民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無為籠二字民作人

人君鑄錢立幣

念孫案人當作今

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

星衍案通典八引作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

利有所并藏也

管子義證卷八

念孫案利有所并藏也本無藏字

藏字因上文穀有所藏而衍見

輕重甲篇尹注非

頤煊案漢書食貨志亦作利有所并也通典八引作

利有所藏也無并字

藏緹千萬

頤煊案通典十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三引緹俱作鏡

說文無鏡字漢書食貨志作緹

鍾饗糧食

頤煊案鍾饗當作種饗漢書食貨志引此作種饗師

古曰種五穀之種也山國軌篇尹注亦作種饗糧食

山國軌第七十四

民有過移長力

念孫案過當為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通移國蓄篇

作通施施與移同

捍寵累其勝羸屑稜

頤煊案此皆械器名寵疑作寵稜即稜字之譌

握以下者為柴楂

星衍案楂即槎字

山權數第七十五

使蕃袁者

頤煊案玉篇裕作袞袁即袞字之譌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義證卷八

不日貧之

星衍案揆度篇貧作用

秦之明山之曾青

星衍案揆度篇作秦明山之曾青上之字衍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念孫案還與環同謂自營也見君臣篇

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

頤煊案予當作子臣乘馬篇春秋子穀大登又曰幣

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下文文義俱相同此

作予字誤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作出銅之山四百六

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中山經同當據改

頤煊案史記貨殖列傳正義太平御覽三十八引出

銅之山上皆有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一句今

本脫之

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

星衍案據中山經此字下脫天地二字

刀幣之所起也

星衍案中山經幣作鐵

管子義證卷八

上有陵石者

星衍案太平御覽三十八引作綠石八百十引作陵

石與今本同

君謹封而祭之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謹作遙

葛盧之山發而出水

星衍案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作蚩尤受盧山之金

而作五兵盧上無葛字高祖本紀集解引作交而出

水藝文類聚六十引作廢而出水廢發古字通用

以為雍狐之戟芮戈

頤煊案荀子榮辱篇狐父之戟楊倞注狐父地名管

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路史後
紀四引作離狐之戟狐父之戈此作芮戈誤

玉起於牛氏邊山

念孫案牛當作禺見國蓄揆度二篇

金起於汝漢之右滂

星衍案揆度輕重乙篇滂皆作衡

十人啣鹽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啣俱作舐

煮泝水爲鹽

頤煊案泝當作沸泝水清不能爲鹽且下文脩河濟

之流字已作濟輕重甲篇乙篇丁篇并此篇此語凡

管子義證卷八

五

五見唯輕重甲篇作沸字不誤

丈夫毋得治宮室

頤煊案丈夫當作大夫輕重甲篇孟春既至農事且

起大夫毋得繕冢墓理宮室其證也太平御覽八百

六十五引亦作大夫

脩河濟之流

念孫案脩當爲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脩作循

揆度篇第七十八

皆以雙武之皮

頤煊案武當作虎此唐人避諱字通典十二路史後

紀十一俱作虎

發朝鮮之文皮

星衍案發北狄國名

吾非埏埴搖鑪

頤煊案鑪當作囊埴蒼囊作輪銀家用吹火令熾者

也

其徐遠

星衍案徐當作涂見上地數篇

國准第七十九

彼菹菜之壤

念孫案菹菜當作菹萊菹或作沮孟子滕文公篇注

管子義證卷八

六

云菹澤生草者也禮記王制注云沮爲萊沛周官縣

師注云萊休不耕者是菹萊皆生草之地也輕重乙

篇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墳壘不爲用之壤萊字亦誤

作菜唯輕重甲篇山林菹澤草萊萊字不誤

輕重甲第八十

端課晨樂聞於三衢

星衍案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引作晨課於端門樂

聞於三衢此有脫誤御覽八十二又引作晨課聞於

衢

故遷封倉邑

星衍案宋本倉作食上下文俱作遷封食邑此倉字

誤

金鍾之數

星衍案金是釜字之譌下文釜鍾無止其證也宋本作釜鍾之數

夫妻服簞

頤焯案服讀為負見考工記車人注簞當依宋本作簞盛食

之器言夫妻負簞而往者不以百里為難今本作簞誤

天酸然雨

頤焯案酸通作霰說文云霰小雨也義本此

解勾弓弩

管子義證卷八

七

引之案說文玉篇廣雅集韻皆無勾字勾當為句讀

與鞞同弓衣也

不得棗撒

頤焯案荀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

得排撒則不能自正棗排古今字

此何故也

念孫案此四字因上文而衍

一東十他

星衍案他是倍字之譌

天下倪而是耳

頤焯案倪通作睨是當作走言操之不工用之不善

天下之人皆斜視而走耳今本作是字誤輕重乙篇同

請君伐菹薪

念孫案下文云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也尹

注非

煮沸火為鹽

頤焯案沸火當作沸水見地數篇輕重乙篇

乃以令使糶之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使作吏

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

頤焯案字書無筒字月令具曲植籩筐呂氏春秋籩

管子義證卷八

八

作箴筒卽箴字之壞

遺財不可包止

頤焯案包當作拘拘留也揆度篇作貨財不安於拘

包拘因字形相近而譌

崑崙之虛不朝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九引無之字爾雅有崑崙虛

之璆琳琅玕焉又云河出崑崙虛此不宜有之字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玉出於禺氏之旁山

星衍案地數篇揆度篇皆作邊山畧旁因字形相近

而譌

一箴

星衍案箴當依海王篇作鍼太平御覽八百二十引

作針

故見予之所

星衍案據國蓄篇所是形字之譌

期於秦舟之野期軍士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朝軍

誰能陷陳破眾者賜之百金

星衍案史記李牧列傳集解引作能破敵禽將者賞

百金

管子義證卷八

言能得者壘千人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壘作累

見其若此其厚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見禮如此

農事且作

星衍案太平御覽十七引且作既

輕重丁第八十三

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

念孫案泉當為帛輕重丁篇云五穀叔粟布帛文采

是其證也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

其出之鍾也一鍾

頤煇案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出

之中鍾五釜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皆作中此涉

下鍾字而誤

帶山負海苦處

念孫案苦當為谷上文山居谷處即其證隸書谷字

作苦苦字作苦形相似而誤

纂苳

頤煇案纂當作綦綦雜色苳草染成之故稱綦苳下

文萊失綦苳字不誤

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

引之案阮當為阮報當為郭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

管子義證卷八

溝瀆不遂於隘郭水不安其藏又曰通溝瀆脩障防

安水藏隘與阮同障與郭同

五穀收粟

念孫案收當為叔叔即菽字見下文

泉金

念孫案泉當為帛見上文

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念孫案嗇亦當為當當即災字彗星天災也因彗星

出而斂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道

此何以洽

念孫案洽當為給下文云國中太給即其證也洽給

草書相似故給譌作洽尹注非
表稱貸之家

念孫案表當為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表者因注
而誤

通之杭莊之間

念孫案杭當為抗抗古讀若康小雅賓之初筵篇大
漢書班固傳典引尊無與抗
與王為韻李賢曰抗讀曰康抗莊即康莊
投蠶地巨雄

星衍案地當依上文作虵

泮龍夏

頤煊案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海莊禽獸牛羊之地

管子義證卷八

也此泮字本海莊二字譌并作一字

輕重戊第八十四

慮戲作造六崋以迎陰陽

頤煊案崋當作金金古文法字

無茲脟之病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太平御覽七十九引

茲脟作腸胃集韻胃古文作脟

循六恣

頤煊案恣當作金

二十四月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作周月

代人果去其本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九太平御覽九百九引本俱
作農

離枝聞之則侵其北

星衍案藝文類聚九十五引作離枝聞而伐之又五
十九引作齊聞而伐誤

輕重已第八十五

搢玉摠

念孫案摠當為忽忽譌為恩又譌為摠耳忽即笏字
也臯陶謨在治忽鄭作笏注云笏者笏也士喪禮竹

笏今文笏作忽

管子義證卷八

發出令

念孫案發下當有號字見下文

又擗權渠緹練

念孫案又當為又又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耨是也
擗當為擗說文擗鉏柄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鉏耨棘

擗以破衝隆是也權渠當為擗渠下文云擗渠是也
緹即繩字之誤隸書緹字或作緹又作緹形與緹相

似緹之為緹與緹之為緹其下半亦相類也緹亦繩
也

誅大臣

星衍案誅上當脫毋字

祀於太宗

星衍案太平御覽二十三引作祈天宗據下文祀於
太祖此當作太宗

管子義證卷八終

管子義證卷八

三

定本韓非子纂聞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一寬政丁巳之秋。予得謝病。屏居于青山之下。間曠少事。專心斯業。顧諸子中。唯韓非書。尤切世情。能明是非。其文古峭簡深。固不易讀也。而句字之間。多參錯疑滯矣。舊注猥陋。姑且勿論。若明刻諸本。載何氏傍注。亦淺俗不足取也。至我先儒物山諸子。頗發其幽旨。微文而未悉矣。予為發憤。考校數本。因資諸家纂輯。異聞採摭典故。預是有益。隨見旁羅。及辛酉冬。始得畢業。題增讀物氏之讀也。凡四卷。初嫌簡帙重大。倣經典釋文例。表舉正文一二字。而小書增讀。不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便誦讀。甚苦參索。既梓行世。不可悔也。後復編一書。具載本文。散入諸說于其下。傍施國讀。以便童蒙。更名定本韓非子。恨家世貧。不能謀再舉。以頌同好也。文化戊辰之夏。卜居于白渠之上。因得初訪福山藩太田全齋。同好相投。一面如故。會其韓子翊彙活版成。見惠一部。予乃報以定本。既無副本。以備遺忘。因為是舉。加以翊說。名曰定本韓非子纂聞。凡二十卷。殊以記所聞而已。如其序目。凡例總評附錄。別為一卷。

一注家之要在見善本。不見善本。則從文強說。承誤附

會。時本蓋翻合刻本。所謂趙宗伯宗宋本者。趙如源王道焜同校本。蓋物氏所見。而宇氏具舉異同者。凌瀛初訂注本。關君長手校。趙世楷重訂本。井仲龍家藏。及予有增讀之舉也。竝見借與。其於獎成勸誘也。可謂厚矣。如太田氏所見韓非子神駒。雖舊注。略加傍注。吳勉學本則獨載正文耳。要之除時本外。諸家之刻。率蹈一轍。無甚異同。故今日某一作某。不必具列諸刻之名。但擇其善者而從之。所以名定本也。其紕繆不足言者。置之標間矣。時本無批評。今因重訂本具載。以供操觚者之覽焉。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一所引經傳百家之語。削其游辭。獨取要實。若舊注宋刻載者。稱舊注。明本載者。稱傍注。以別之。皆采其簡至切當者。餘悉削去。我先儒說亦沿此例。字我先儒。非敢妄也。注家自有法耳。江都物茂卿讀韓非子三卷。服子遷云。中歲作未成者。必須缺刪定。而後視人者也。今觀其書。雖疎謬不少。然發明亦多。在物氏則未成者。在它人則未易成者。上毛山仲質考本無成書。披覽之次。輒為標箋。證引諸書。闡幽探蹟。其所益幾與讀敵抗。多有二氏之說者。以此也。南總宇子廸讀韓非子補四卷。具舉物本異同耳。於文鮮所解說。

於讀無少添削。佐倉井子章韓子正誤一卷。說既不
多。故少可據。非敢私意進退先輩也。見本書者當自
辨焉。至若翊翫。亦刈其繁蕪。務取精要者。各有所見
不同。非特爲異也。

一太田氏謂初見秦存韓二篇。非韓子之筆也。故別爲
附錄。予不取焉。臆斷于千載之下。妄意割裂。變亂篇
章。恐非信古闕疑之道。若使試論全書之文。則如孤
憤五蠹說林說難內儲外儲解老喻老八姦六反十
過顯學說疑難篇。皆峭深無微瑕者。主道揚權八經
等三篇。最奇古簡奧。味之愈有味者。已上諸篇謂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內篇可也。如有度篇多與管子文同。飭令篇與商子
微有煩省耳。何古人之相蹈襲如此。其他難言亡徵
飭邪詭使和氏姦劫觀行大體心度制分諸篇。比諸
上諸篇。似文詞頗淺近易見者。謂之外篇可也。初見
秦存韓愛臣三守南而安危守道用人功名難勢問
辯問田定法忠孝人主諸篇。間多過激之論。昔賢之
指斥韓子者。多坐于是。而備內忠孝二篇。尤其甚者。
謂之雜篇可也。案二世李斯竝稱引是書。其競尙可
想已。母乃或好事者投時好。而擬託攝入者乎。然此
皆在觀者之宜潛心精覽也。非注家之所臆裁私論

也。是乃開卷第一義。取舍相異者也。餘不具論。若夫
旁搜羣籍。廣閱類書。發先輩之所未發者。極衆。可謂
刻苦勤精熟者。予避三舍焉。

一案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曰十
日不知人。所記異也。楊慎希姓錄曰。漢子古賢人。見
韓非子。本草狗部。李時珍曰。韓非云。蠅營狗苟。此類
今本無載也。楊倬荀子注。李善文選注等。引是書文。
與今本大異者。多有之。嗚呼。剗剗行善本亡。可勝歎
哉。聖主得賢臣。頌注引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榛海。刺虎豹。赴深淵。斷蛟龍。
亡命注引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今本無見疑。胡非子訛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一明世諸儒嗜是書者。特豔乎文麗。以供作文之資耳。
非有所見以發其義。抑亦未也。愚謂是書寔先秦之
古書也。故多古事古言。前賢通儒。莫不援采以驗經
傳。朱子易本義亦引此文。豈擯斥之而不讀乎。凡古
文。是書而義明者亦多矣。今舉一二。詩曰。以按徂
旅。孟子引詩。文作徂莒。案韓子曰。昔者文王侵孟克
莒。舉鄆。可見孟子作莒者近之。又孟子載曾子語。自
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韓子作行直則怒於諸侯。
乃知朱注訓縮爲直者得之。至他莊列諸子史策諸
書。疑文滯義。得韓子而始發明者。竝見纂聞中。此不
悉言。此予之所取于此也。觀者察諸。

文化六年歲次己巳夏六月 江都 松阜園識

定本韓非子纂問題言

五 崇文院

韓子序

奎章閣侍書學士臣狷謹昧死言。高祖紀注：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昧死罪，罪而書故曰昧。

死。臣狷所校讎中秘書。校一作按。有韓子五十三篇。考之班固

藝文志。韓子五十五篇。今已亡其二篇。又史記本傳小

司馬索隱注。一作註。有說林上下篇。今止存上篇。亡其下

篇。又第十卷內儲說下八微內。亡去似類一章。有反一

章參疑一章。其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與處士臣謙家

藏本無異。臣謙未考。今因之不敢妄為增定。舊有李瓊注。李瓊

鄙陋無取。臣狷盡為削去。謹與臣謙考讎。略加傍注。既

成。倣前漢劉向以殺青書可繕寫。劉向列子序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文殺青

定本韓非子纂問題言

崇文院

謂汗簡割去青皮也。案韓子名非。七國時韓之諸公子也。以書諫韓

王安。不用。退而發憤。觀往者得失之變。著書十餘萬言。

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韓王乃遣非入秦。秦王悅之。為李斯姚賈所害。其書言

法術之事。賤虛名。貴實用。破浮淫。督耕戰。明賞罰。營富

彊。臣狷竊謂人主智略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終歸於

削弱耳。故孔明手寫申韓書。以進後主。孟孝裕亦往往

以為言。此事又見楊慎孔明寫申韓書。論山仲質曰。蜀志孟孝裕名元。蓋欲其以權略濟仁恕耳。

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伏惟萬幾

之暇。取其書少留意焉。則聰明益而治功起。天下幸甚。

臣狃不勝惓惓味死。上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奎章閣侍書學士臣狃謹味死頓首進上。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見王舟州續稿時本載之頗有脫誤今為校正

汝師之為諸子

汝師趙用賢字也。曾學于王元美與之相善為治也。孟子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於道好莊周

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非子

謂其文辭毋論高妙

母又作亡

而所結撰之大旨

山曰撰述也。楚辭結撰至思

遠者出人意表

生與之談論新意出入意表

而邇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

人人欲發而其人思不足以發之惟韓子能發之

其傳者多遺脫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也

顧獨管子韓非子不甚行世

顧念也

即行而

度之高閣

山曰韓愈詩春秋三傳束高閣

於是悉其貲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

窮丹鉛之用而後授梓

山曰韓愈詩丹鉛事點勒

梓成謂世貞曰子

其序之世貞曰唯唯夫敬仲欲存糾於齊不得改而縛

於小白卒相之為天下萬世榮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

改而走秦卒受繆為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

人也奚啻隔霄淵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欲出奇

捐生以殉所事哉

史記陳平六出奇計殉魯也又以死從事曰殉所事指君

然而奇有所不得

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

愛生而欲有所自見

則不得終避讎敵甘心焉

見其奇材

則不得終避讎敵甘心焉

山曰左傳管召驪也請受而甘心焉

而臣事之夫

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

其字無

然而有相有繆者何

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

元脫此

仲

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

亡音無

而非以并

天下之說說之

元脫一說字

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拔功則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機不合。韓子初見秦王乃其謀臣皆不盡忠是其意欲誘之而出其上也山曰故即推字機不合非不得不

輕。夫豈唯輕而已。秦之幸非之利。秦幸非以不若虞非

之利韓遠也。虞度也秦人意度韓子人說為秦國之利然比諸其欲為秦國之利必不如也故不用之史記李斯姚買毀韓非曰韓非韓之

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

間非而立僂。非二子之工於薦與問若是也。勢也。必用之與必不

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淶楚。北淶戎狄

蠶食周。淶亦大也孟子淶水者洪水也史記自穆公以故委仲於齊。以

為周屏翰。毛詩之屏之翰唐趙匡曰天不欲碩果韓芽五國。

齊楚趙魏燕垂亡之國。令之再盛如繩。棄而授之秦。而轉授漢。天生韓

用者以其厭七雄之亂也故聽非子之庾繼仰藥。謂而不之恤。史記瘼死獄

中說文束縛押推為瘼字又作更濬確類皆引漢書作庾繼繼也或推字訛山曰

庾宜作瘼漢宣帝詔曰瘼者或以掠奪若飢寒瘼死獄中蘇林曰瘼病也或作瘼頤

會漢律囚徒以飢瘼而死者曰瘼。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也。

李斯者助天為虐者也。非能為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

子材班乎。孟子注班齊等之貌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

所昆。父子皆聖辟。昆毗同輔也尚書毗字一其用國三分之一

也。論語三分天而以當必渙之受。受紂也或管子之昆中人

也。桓公中材之主其用國九分之一也。山曰孟子海內之地方而以當

方勤之楚與戎狄。管子之時最難為力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子抑

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文武聖君雖無齊不管子不為霸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管子初見秦王乃其謀臣皆不盡忠是其意欲誘之而出其上也山曰故即推字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虞度也秦人意度韓子人說為秦國之利然比諸其欲為秦國之利必不如也故不用之史記李斯姚買毀韓非曰韓非韓之為秦此人之情也不如以過法誅之。今夫始皇者固暴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僂。非二子之工於薦與問若是也。勢也。必用之與必不。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淶楚。北淶戎狄。蠶食周。淶亦大也孟子淶水者洪水也史記自穆公以。故委仲於齊。以。為周屏翰。毛詩之屏之翰唐趙匡曰。天不欲碩果韓芽五國。齊楚趙魏燕垂亡之國。令之再盛如繩。棄而授之秦。而轉授漢。天生韓。用者以其厭。七雄之亂也。故聽非子之庾繼仰藥。謂而不之恤。史記瘼死獄。中說文束縛押推為瘼字又作更濬確類皆引漢書作庾繼繼也或推字訛山曰。庾宜作瘼漢宣帝詔曰瘼者或以掠奪若飢寒瘼死獄中蘇林曰瘼病也或作瘼頤。會漢律囚徒以飢瘼而死者曰瘼。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也。李斯者助天為虐者也。非能為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材班乎。孟子注班齊等之貌。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昆。父子皆聖辟。昆毗同輔也尚書毗字一。其用國三分之一。也。論語三分天。而以當必渙之受。受紂也或。管子之昆中人。也。桓公中材之主。其用國九分之一也。山曰孟子海內之地方。而以當。方勤之楚與戎狄。管子之時最難為力。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文武聖君雖無齊不管子不為霸。

固也。桓公中材必待管仲乃始成梁固謂其必然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

管子國有四維。曰禮。辨。心。術。亦寧無敬怠義欲之微旨。一一

乎。山曰大戴禮引并書曰敬勝意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

歎曰。如其仁。如其仁。見憲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

功者。非子之所為言。鑿鑿辨悍。衡名實。推見至隱。無

衡猶說也。而其伎殫於富彊而已。秦不用非。不害并天下。

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

之守守之。無救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事非

子。是故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蓋有餘也。

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卿也。鉅大也如諸法語

名跡。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

文也。辯而駁。肆而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疎

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其於文也。

峭而深。奇而破的。此下或有者也二字山曰世說云王武子能以戰

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之左準右繩。差

不類。然何至摧名法家。苛察嚴繞。錯若惠施公孫龍之

汜濫詭諄哉。推名法家揚摧名法之人錯雜錯也一本作又山曰其言

各十餘萬而贏。言如老子五千言之言贏贏通音盈度不能無傳

而少有益者。傳附要之非西京以後傳益也。吾故曰不殊

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孟子管仲仲西而極於宋韓

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之所不為也。

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之所不為也。

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之所不為也。

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之所不為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管子初見秦王乃其謀臣皆不盡忠是其意欲誘之而出其上也山曰故即推字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虞度也秦人意度韓子人說為秦國之利然比諸其欲為秦國之利必不如也故不用之史記李斯姚買毀韓非曰韓非韓之為秦此人之情也不如以過法誅之。今夫始皇者固暴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僂。非二子之工於薦與問若是也。勢也。必用之與必不。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淶楚。北淶戎狄。蠶食周。淶亦大也孟子淶水者洪水也史記自穆公以。故委仲於齊。以。為周屏翰。毛詩之屏之翰唐趙匡曰。天不欲碩果韓芽五國。齊楚趙魏燕垂亡之國。令之再盛如繩。棄而授之秦。而轉授漢。天生韓。用者以其厭。七雄之亂也。故聽非子之庾繼仰藥。謂而不之恤。史記瘼死獄。中說文束縛押推為瘼字又作更濬確類皆引漢書作庾繼繼也或推字訛山曰。庾宜作瘼漢宣帝詔曰瘼者或以掠奪若飢寒瘼死獄中蘇林曰瘼病也或作瘼頤。會漢律囚徒以飢瘼而死者曰瘼。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也。李斯者助天為虐者也。非能為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材班乎。孟子注班齊等之貌。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昆。父子皆聖辟。昆毗同輔也尚書毗字一。其用國三分之一。也。論語三分天。而以當必渙之受。受紂也或。管子之昆中人。也。桓公中材之主。其用國九分之一也。山曰孟子海內之地方。而以當。方勤之楚與戎狄。管子之時最難為力。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文武聖君雖無齊不管子不為霸。

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析之析元作抑誤史伯夷傳正義云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一年奉勅升居列傳首宋以紉老子故復合

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衰矣

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

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

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

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

取之是故叢爾之蜀與彊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

之所為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母乃有世思哉蜀志

魏略曰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至刺史郡守也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鸞者以味薦而

已矣山曰周禮醴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非遺醴醴昌本藥醫善滋鹿關亦道藥關關落恒反吳郡王世貞撰

重刻韓非子序

文章家嘗論喜快之言毗於陽哀怨之言毗於陰物茂鄉曰莊子

人大喜那毗於陽大怒那毗於陰陽則飄飛而曼衍莊周列禦寇是已陰則

礪切而參差屈原韓非馬遷是已屈原怨而哀韓非怨

而憤馬遷怨而悲自吾夫子曰可以怨而大舜以怨慕

孝屈原馬遷以哀怨忠韓非之書十餘萬言皆成於發

憤感怨賤虛言貴實用明賞罰破浮淫極法術之變詭

而不失其正者也蓋非為韓疎屬公子崎致乏援至一

見王棄不用卒之秦雖欲存韓不可得為李斯所譖身

戮以死其為怨憤寧忍言哉今天下名法廢而治功起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所急者不在權略而正在仁恕又與何荊之言異安所

事非之書用之羨文章之道日峭而深宜乎膾炙其詞

兪州所謂薦三鸞者以味薦耳魏元作辨誤余友趙濬之諸同

社濬之名如源錢塘人嗜古若渴尤嗜非之書始焉讎其訛舛已而

彙諸家異同箋評之復請正諸先輩板行之其為好亦

已甚矣雖然昔馬遷傳韓非附與老子謂本原道德之

意孔明以非之書進後主而自擬於管樂其寄託不亦

遠乎則吾儕嗜非不徒誦其文詞而天下用非者又寧

止其法術已哉漫次為敘武林王道焜昭平父題

圓曰王道焜不徒弄文墨者蓋亦節義之士也故為

詳載其傳于左。案明史稿曰。王道焜字昭平。錢塘人。父國柱。舉人。兗州同知。道焜以天啓元年舉於鄉。崇禎時。歷福寧州學正。南平知縣。以薦遷南雄同知。會光澤寇發。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撫按爲請。詔改邵武同知。知光澤縣事。撫勦兼施。部內底定。莊烈帝破格求賢。盡徵天下賢能吏。撫按以道焜名聞。吏部言。同知不當與考遷。擬授職方主事。道焜不平。抗疏言。御史王孫審由知州改授知州。同知秩皆五品。知州可改。同知獨不可改乎。疏奏。溫旨令假考。方待命。都城陷。遂微服南還。及杭州不守。道焜慨然謂其子均曰。世受國恩。死固分也。遂投繯而死。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十三

崇文院

韓子凡例 畫汝師所識也

一漢志隋唐志皆云。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而王伯厚獨言今本五十六篇。元何犴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三篇。謂姦劫亡一篇。說林亡下篇。內儲說下篇。六微內似類以下亡。故章。則世之不見全本。亦已久矣。今按古本說林下篇之首。尙有伯樂教二人相蹊馬等凡十六條。近本俱自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下篇蟲有虻章。所以遂謂脫此下篇。其實未嘗亡也。又據近刻。六微篇後共闕二十八條。亦按古本校定。共爲五十五篇。獨伯厚本無從而考。然此書遂庶幾于大全矣。覽者幸無妄意于牽合割裂矣。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十四

崇文院

一按隋唐志云。韓子注不詳名氏。元何犴本獨謂舊有李瓊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不知犴又何據。而指爲李瓊也。今所載注語。果涉瓊猥無識。第因宋本具列。不敢輕加刪削。第但要以存舊章而已。

一按宋本和氏第十三。姦劫第十四。篇目既具。文亦無闕。時本乃自和雖獻璧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王世本作主下逕接我以清廉事。上句既脫。和氏末章。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讀者至此。往往有殘缺之歎。近本乃不加詳考。至并姦劫篇目亦行削去。使古人成書。幾爲

臆說所廢。今復校定。一准宋本。覽者究心。當自得其完闕之實。

一是書訛缺既久。歷考近本。無慮數十。皆出一軌。至闕道藏中所載。乃知近本又承此而訛也。宋史王欽若傳。景靈宮使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跡四十人。翰于廊廡。又老學庵筆記。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板。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其後獨

宋板大篇。完整毋闕。而句字之間。參錯復多。今依諸本更定。其間或有舛謬不可解者。尙餘十一。不敢強爲之說。以俟博雅者重加采輯。庶幾此刻爲之先驅耳。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重訂韓子凡例

一先秦文莫如韓子古峭。今鉛槧之士。豔其文詞。珍爲

帳中秘。有以也。第諸刻舛駁。向稱陳氏。洎趙宗伯二本最善。載陳深批評者。號陳氏迂評本。陳祖何莽。而趙宗宋本。茲刻互證於二家云。

一漢志隋唐志韓子俱五十五篇。物曰王應麟玉海韓子隋志唐志同二十卷目一卷今本五十六篇注不詳名氏。元何莽所進。止五十三篇。謂姦劫亡一篇。說

林亡下篇。今按古本說林下篇之首。有伯樂以下凡十六條。今本但自上篇田伯鼎章。逕接下篇蟲有虺章。所以遂謂脫。其實未嘗亡也。今悉補入。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一按宋本和氏篇後。有姦劫弑臣一篇。文亦無闕。近本乃自和獻璧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下逕接我以清廉事上句。既脫和氏後半。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今悉校定。

一內儲說六微爲亡其二十八條。今照古本補入。但篇目仍依何本五十三篇。似爲無害。

一批如陳氏迂評。海內所豔。邇如楊升庵孫月峯。俱有批本。併采他選評語雅馴深妙者。用爲鼓吹。裁定出家大人同社諸先生。而手爲讎校。則不佞世楷也。校成於天啓五年季夏朔日。錢塘趙世楷細美甫識。

凌瀛初訂注本凡例 關君長曰凡五條若其二條則因所讀漢志宋本舊例稍爲刪略故不更錄

一何本殘缺頗多又失去二篇無益參考第其注釋可探獨存其序。

一是書坊刻粗率字畫不端更有魯魚之謬讀者不能無恨焉茲嚴加考校而尤酷意精工煥然一新非昔比矣識者當自拭目。

一凡遇篇目各成終始不與後篇牽連爲一以便嗜古者隨己見以披覽焉。

案先秦之文百氏倡說韓子馭其的毅焉今鉛槧之士豔其文詞珍爲帳中祕也靡不家習而戶尊之第是書自唐宋以來病其峭刻黜而不講故其文字多舛駁而不讎市亦無售幾于失傳也不佞遍覓諸本止陳氏迂評趙宗伯本稱善陳祖何犴而趙宗宋本也不佞尤于二氏中互相究考反覆讎校訛謬之疵什去其八矣及閱何氏所載傍注問有漏遺竊不自量從而折衷之要之彷彿舊章何敢妄意牽割也其間或有金根之謬不能盡解者則埃博雅君子刊定之守柔子識。

定本韓非子纂問題言 崇文院

韓子總評 蓋亦汝師所輯者也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

皆原於道德之意 史注破胡革反謂用法慘急而輪礪深刻也

劉勰文心雕龍曰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

劉勰南北朝東莞人

文心雕龍所著書名

蜀志先主敕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

晁氏曰 楊升庵外集云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理多誤山曰文獻通考云晁公武著讀書記二十卷韓非喜刑名法

家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書凡五十

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 見

定本韓非子纂問題言 崇文院

內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

德之意 以解老喻老二篇微韓子本出于老子司馬貞索隱已有此說也殊不知主道揚權諸篇與老子旨正相合矣如喻老解老二篇則其餘皆也善讀韓子者當自知之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

於此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及欲

上人者必以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身後之等言是

出於詐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案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

正又曰民多智巧萬物滋起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此等語乃尚法術愚黔首之說所由出也又子曰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

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又曰聖人內飾其本而

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儼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先物治也此等語與主道揚權諸篇古義

相同蓋古道家者流所傳如此晁氏之論未爲得之

高氏子略曰。山曰宋高似孫著子略韓子書往往尙法。以神其用。薄

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

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

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卽以亡固不

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

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

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抑亦有

所感慨而發者歟。有所或作忠憤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

盡遇固無足道。而況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

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見法言信哉。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十九 崇文院

黃氏日抄曰。宋黃震字東發慈谿人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見忠孝篇此後人附託之尤彰彰者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見問辯定法諸篇蓋亦後人之黃氏未之考耳

擬作者決非韓子之筆也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己者。見備而不可

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疏遠。一旦說人之

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指初見秦篇譏秦之謀臣不盡忠也將誰汝容耶。送

死秦獄。愚莫與比。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

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為無稽寓言。以

相戲劇。彼其為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此事也。後

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為真。而異端之說

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辯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

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

籍之。此句有誤詳外儲左上篇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

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一人。今人於異端。有管核其

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為燕王削棘刺之端

為猿母者。猿母字倒必三月齋。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

久齋。而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治工言王曰。果然則

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削。此不然之

物也。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

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

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為黃帝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二十 崇文院

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鈎梯。而緣播吾。刻人

蹟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

笑之。今異端往往鑿蹟崖石之巔。其為播吾之蹟愈

悖矣。而人反以為神。非之辨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

以告惑者。

璿胡元瑞筆叢曰。余讀韓非書。若孤憤五蠹八姦十過

諸篇。亡論其文詞瑰瑋。其抉摘隱微。燁如懸鏡。實天

下之奇作也。太史悲其作說難。而卒自罹于禍。余以

戰國所稱游說之士。若儀秦唯衍之類。率揣摩時事。

以行其術。外則挾諸侯強大之勢。內則結羣小昵嬖

之援。恫疑怵懼。激諷詭隨。故捷如轉圜。而亡弗響應。非之道。乃欲一切剷剔而掃除之。其與從橫家言。正如冰炭之反。若之何其弗至于殺其身也。卽微斯賈之譖。秦用非以取天下。而相之亦必不免。商君吳起是已。夫又何疑焉。

又曰。秦漢間聖賢稱謂。與後世殊不同。臧紇聖于春秋。韓非聖于戰國。揚雄張衡聖于東西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惠夷未足盡憑。自注云。韓非仲尼並稱。見孔叢子。武臣問篇世但知老子同傳。此更駭聞。

圓曰。延享丙寅時本刻成。平安芥彥章題其末曰。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古先聖王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五刑之屬三千。有時乎行。然三宥八議。行以不忍人之心。此古先聖王所以仁覆天下也。申韓之徒。以忍人之心。立忍人之法。引繩墨。攻事情。循名責實。參伍不失。此可行乎一時富強之計。而非長世經國之道也。愚謂不然。夫良醫之除甚病也。施劇劑。聖人之刑亂國也。用重典。公子生遭喪亂。宗國削弱。以爲非富國強兵。無以供軍應敵也。非信賞必罰。無以塞邪止姦也。而世之飾仁義爲迂弘。欲以治危亂垂亡之國者。猶之腐索而御駟馬也。其蹈徐偃

燕噲之轍必矣。故曰時異備異。公子之言蓋救時病之藥石哉。但除史遷所記。及主道揚權解老喻老八說八經六反八姦說疑詭使顯學難等諸篇外。多爲後人擬託附益。試令讀者擇而用之。則於治國乎何有。此諸葛亮何犴之所以各進其主也。

太田氏語予曰。大學衍義補引朱子曰。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環。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之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致德禮已行。天下旣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刑。而初非可廢也。朱子之言。與六反八說諸篇所說正同。朱子言之。則爲仁愛。韓子言之。則爲慘刻。其故何也。蓋濫于聲譽者多。而覈于情實者寡也。又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此卽尙書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之意也。唐李靖對太宗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

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愚謂讀韓子者，能觀先後弛張之用，而體李衛公之心，以行其術，則其功豈止富國強兵已哉。予聞此論，贊歎不止。因錄于此。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二十三

崇文院

韓非子目錄一無非字

第一卷一作卷之二

初見秦第一一本不逐第一而數之

存韓第二
愛臣第四

難言第三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二十四

崇文院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喻老第二十七一屬七卷

第七卷

說林上第二十一	說林下第廿三
第八卷	<small>或屬八卷</small>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定本韓非子纂問題言	<small>二十五</small>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崇文院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定本韓非子纂問題言	<small>二十六</small>
第二十卷	崇文院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飭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目錄終	

重訂韓子附錄 凡六

韓非傳 元載集解及索隱 注今加刪略焉

史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索隱曰：著書五十餘篇，號曰韓子。

刑形通史記張叔傳注章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卑臣榮上抑下，合於六經也。漢書張歐傳注說者云：刑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矣。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案韓子書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引解老喻老證韓子原於道德，不熟讀韓子者也。說見總評。

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以功實之上。○疾字意管到此。

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見五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

養。○出顯學篇謂所常養者名譽之人，即儒俠之類也。而有急難則擊介冑之士赴之，是所用者與所養者常相反也。以謂學士劍客之無益于國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悲奸邪詭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也。○法術之士與當塗之臣，如仇而不相容。見孤憤篇。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

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儲謂明君執術以制臣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謂明君觀聽臣下之言，以斷其實，實謂在彼，故曰外也。儲著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如林，故曰說林。今韓子有說林上下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也。○說難謂游說之道不容易也。詰難古人行事者，今見有難篇四篇，索隱何失之。于目睫間，豈其所見本說難下更有難字，因爲是說難。然

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者稅難者，奴丹反謂游說之道爲難，故口說難，其書詞其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中其意，粗釋其微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文幽旨故有，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劉氏之說也。

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

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人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積

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強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

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爲厚利，而詐欲爲名高之節。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

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德亡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恩忘未深，頓

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則身危。也。字韓子作他他故他事也。注

爲。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強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

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索隱曰：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

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

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德亡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恩忘未深，頓

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則身危。也。字韓子作他他故他事也。注

爲。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強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

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

為問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為權索隱曰韓子作實重論其所愛則

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營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

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游辭汎濫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遠

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

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說士當知夫人主之所敬而特以文飾之其有所避諱而醜之則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

彼自知其計則母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母以其敵

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問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而致譴怒也自多其力則無以

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社鄣之倖規異事與

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

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止待君之悅而後進諫故無所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非別有所擊射排損也案韓子作擊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乃後申其辯智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言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言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索隱曰君之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

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

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

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

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

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

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

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

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

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

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

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

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於君君曰是嘗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

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

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

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

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

則幾矣索隱曰庶幾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

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

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

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太史公曰：申子卑卑，索隱曰：自勉勵之意。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姚賈譖殺韓非

戰國策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

而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金，衣以其衣，帶以其劍。元帶

作舞今從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國策劉本

王大悅，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以珠玉重

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

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

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

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

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

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

天下願以為子，子背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

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

何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為用賈之身，桀聽讒

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

讒，則無忠臣矣。王曰：梁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

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

之讎，不庸。讎，舊同，蓋嘗自售求傭而棘津之人無傭役之者也。太宰德夫曰：庸，用也。不必讀為傭。文王用之，而王

管仲其鄙之，賈人也。鄙，下元。有人字。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

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詭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卜

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

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

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李斯督責之術

元載集解索隱今加抄略

史記

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

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

采椽不斲。○二世紀作剗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

日鹿裘。夏日葛衣。棗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二世紀作甌

啜土礪。刑音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徐廣曰穀音學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雅云穀盡也

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徐氏云一作穀則字宜作較鄭氏音角○四案荀子論墨子曰瘠則不足欲注瘠奉養薄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溲其道大穀郭云穀無潤也義與瘠同今案史記一本作穀穀亦與穀義同管子曰剛而不穀注穀溲也史注皆非

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二世紀致作放而股無胈。股胈脛

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

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

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

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者之有天

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

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

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

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

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

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

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

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督責之刑罰也○督名責實即形名之術

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

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

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

反恣睢猶放縱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

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

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

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

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

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

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

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

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謬矣。謂

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責督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

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強悍也虜奴隸也則能罰之加

焉。必也。故商君之法。○韓子作嚴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

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為能深責督輕罪。夫罪

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

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以言其少也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即

庸人弗釋尋常也○案說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山訓注釋舍也搏取也

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取也凡鳥羽搏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

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

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崇文院

記無實字

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

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狎牧

其上。詩曰狎羊狎首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狎也而

易百仞之高哉。隋塹之勢異也。索隱曰隋塹也高也音七笑反塹

五丈之限平漸則易步故跛狎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

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

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

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

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謂為人主不

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動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哉言其非也○舍猶廢也言除為天下之役外復何所事乎言其必以身為天下百姓所役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三十五

崇文院

也上文云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索隱誤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

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誅矣。

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

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

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

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也摩俗言摩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

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

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

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

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

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

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

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

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

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

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

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

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案李斯之文為絕品上乘之文。其在先秦號稱第

一也。然二世李斯皆能稱引韓子。當時百家之書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三十六

崇文院

盡火。而何韓子獨存。意其為法律之書。故亦不去

也。惜乎李斯以至妙之文。懷不仁之術。而投諸不

令之朝。如置煙霄紛絕流眇耳。故曰人以文為表。

文以人為重。言不文行不遠。文不人亦不可行。此蓋世情所識

趙世楷

韓非論

眉山蘇軾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

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

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

此語句不
今姑從原

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形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三十七

崇文院

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術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

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韓非論

蘇轍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說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三十八

崇文院

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孔明寫申韓書出于外集

成都楊慎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論見唐庚著三國雜事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思。可觀誦之。三國志

定本韓非子纂聞題言

三十九

崇文院

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其知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知時務矣。

附錄終

用實曰此篇與
國策所載大要相
同是秦文之極佳
者
范曄此實范曄此
范曄此實范曄此

在道見曰此書
初見其策全在
後從一著中間反
讀得法其法不
誤國雄辯士也
非子章曰此篇
出子後人則其
非子章之言也
趙世耕重訂本
實然然金其非
不問時既而
矣卒于因死
謂日進前而
思也知者其
哉此篇為初見
秦獻取天下之

計文七言言宜
又云此文法若
項漢然然法若
句法思結然法
句法思結然法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一無非字一作卷之一全篇同篇
題下不逐第而數之下皆做此

初見秦。存韓。難言。愛臣。王道。

江都 松臯圓纂聞

初見秦第一

彪以所說皆張儀死後事而刪去張儀二字為西周謂齊王
殺圖案吳注王應麟云姚氏謂韓非子第一篇呂成公龐澤集又取此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國策聞下有之字不智不忠

而不當亦當死。策作言不審吳注即上云不

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鮑注悉詳盡也裁制也物曰奠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上所謂。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

時山東國齊楚為大故從人遠結之特以為固物曰案蘇秦傳楚為從長故此不言

高誘曰連關西曰橫合山東曰從春秋正義云楚荆一木二名故以國號亦得二名

又秦紀索隱正義皆云楚稱荆者以避莊襄王諱策注亦云為始皇避其父諱皆非

將西面以與強秦為難。策無強字。臣竊笑之。多見其不

二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一作三亡策同吳注韓作二亡物曰

有天下而六。臣聞之曰。以亂政治者亡。以邪政正者亡。一有

國必亡也。吳注韓無此句。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高誘云國曰國

庫藏貨財對國。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策注張

戴羽為將軍。斲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一無此二十

韓有此文○山仲質曰國語都叔虎被羽先升注羽鳥羽係於背若今軍將質虎矣
又漢書五威將質鳥之毛謂戴鳥羽而為將軍者也至當作止不止千人謂不

前言山東諸侯之
勇此言秦之學士
民樂死

張榜曰文真如決
文書如也

張榜曰語善的詩

郭也國莊子受胡之纆疏云謂屯頭抹額也頓首即屯頭也羽緹賦蒙楛負羽別賦
負羽從軍博雅兜兜登上飾也斷死於前決死於未戰之前也國謂戴羽絕句射線
子左軍若無卒戴羽羽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是也蓋謂山東之
民從軍者能卒戴羽羽之命為之奮勵致死於軍前者亦必多矣平生皆云我必死戰
然臨戰則皆奔北不能如言也謂非無勇奮
之士而士上者不能信實必謂以鼓其勇耳 白刃在前。斧鑕在後。策
諫不進戰。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
故也。亦君之不能耳士無弊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

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

無功相事也。山曰荀子秦人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則家事也使

從事職則蓋言。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

耳聞戰鬪。一脫。頓足徒跣。吳注頓頓也徒音空聲烈也謂前

歎注猶暴足也又遊仙駕舉手頓足難合宮商中山傳信錄太平曲云小童起立執

笠頓足又云交手頓足按節如前張儀傳秦人捐甲徒跣以趨敵博雅徒跣也頓

也吳注向字說張儀傳秦甲百餘萬徒跣則謂戰士勇奮之狀也 犯白刃。頓

也又云備舉一足曰跳則與頓足字更切謂戰士勇奮之狀也 犯白刃。頓

可蹈也 踏鑪炭。鑪炭作煨燭左傳盈其鑪炭陳以待命墨子說守禦事云五

重仗盾伏炭華 步一甬門有鑪炭說苑齊兵至葛城下墮人入以炭置地臨侯

舟祀梁乘而入 斷死於前者。策注以死自斷吳注斷死在之斷部玩 嘗

是也。策作比是也物曰兩者義同猶言皆然 夫斲生與斲死者不

同。者一作也策。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策無死字斲秦兵斲死

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

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對策作合吳注對當也義長鮑曰徐說

趙通謂白虎通一人必死當千人尉繚子二武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

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肯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 今秦地

形勢折長補短方數千里。折猶絕也孟子今際絕長補短子古首湯
折子謂者 名師數十百萬。策注名謂有勇決之師國謂軍部各有名號也
新長數短 六籍練士備軍中有勇敢樂死死者為一卒

至此初思其說

此言秦所以不王之故用其日先總論細說臣之失策後乃

名曰冒功之士又有陷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

以此與天下策注與言天下不足兼而有也天下今有數千百萬是并天下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

不破策注當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國其一作然而兵

甲頡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

王之名不成策注此頡言其勢弊索盡也此無異故策注猶言其

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策無上其字吳注韓非謂張儀以秦殉韓魏甘茂

人臣敢言之國議其父兄大臣之過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

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策有之君二字荀子說齊閔王事曰強南足以

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乎重丘南別楚之淮北三十八年伐宋宋王走死

於周二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馬圍秦史表閔十年破燕吳氏云齊宣王二

十九年伐燕取之此據孟子為說然荀韓史策皆云閔土地廣而兵強策無

王安知孟子必不謬乎山曰使使令之一作伏又作服

土戰寇攻取詔令天下詔令猶言號令也鮑文時未稱詔此秦史之言

明詔之類齊之清濟濁河吳注左傳齊履西至于河國燕策燕王曰昔

書大傳河色黃赤衆川之流蓋濁之積也左傳侯河之清人審

幾何魏都賦清沽如濟濁醴如河杜甫詩濁河逐不汗清濟

高注有險長城巨防足以為塞策作軍防蘇秦傳同注濟北盧有防門

塞故曰限又有長城東至海後志注防門即鉅防

國竹書紀年周顯王十八年齊築房以為長城博物志齊五戰之國也舊注

志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為固

破國鮑注上所謂南破東破之類吳注四面及中央受兵

物曰齊地偏東不可言四面受兵吳注非國猶言五勝也

齊舊注謂樂毅由是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舊注謂秦

此言秦攻楚而不取失計 第一段結 此言秦攻梁而不取失計 第二段結

破荆襲郢取洞庭策注揚州記大湖一名湖五湖吳注五湖說不一

彭蠡青草洞庭又說太湖射陽香草丹陽官亭即彭蠡張勃吳錄謂大湖別名

或說太湖中自有五湖湖汲家周書東南揚州其政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似不可并太湖而數之策注即漢志所荆王君臣亡走策無

東服於陳物曰服策作伏是即伏匿意山曰荀子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

我鄧鄧姚先王襄夷陵襄王兵策注拔其國如當此時也隨荆以兵益兵則荆可

舉策注拔其國如荆可舉策無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山曰

一舉策注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策注

秦而謀臣不為舍此而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

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策無稷字下文同

禮郊特牲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宗廟

令蓋掌陵園者如漢時大廟令祠祀令也

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策以作天下又比周策作而

軍華下國華陽大王以詔破之史表秦昭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

日國策詔作許吳注以韓為是案此謂

此出於王獨斷以見謀臣不盡忠也

兵至梁郭下郭作都圍梁數

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策注梁以都舉魏則荆趙之

意絕策注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荆趙之意絕則趙危策注趙

危則荆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

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

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反復也策此固以失霸王之道

破趙不取又失
榜曰秦戰最難
如長平之勝秦
最難莫如不乘
取趙以致後來
此王雖切言之
秦王雖聖此其
善備廢處

方事通故言趙
特多

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魏冉相秦用一國之兵而欲以

成兩國之功。穰侯嘗私邑謀秦故曰兩國策注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

言者卿欲伐齊取剛審以自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言張祿先生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穰侯霸王之名不成。

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

也。舊注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其民輕而難用也。策注

其志不堅。國四通之國其民大。抵輕則好利難用於戰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

方受。下不能盡其民力。上則政法不修下則彼固亡國之形也。

而不憂民萌。萌策作氓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

韓上黨。趙孝成王四年秦攻韓上黨道絕其民皆不欲降秦於是上黨守馮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大王以詔破之。魏史記韓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趙上拔武安。

秦為武安君。注趙邑正義云潞州當是時也。上文作此時趙氏上下

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白起傳武安君破趙兵前後然則

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策注完河間無山東二字物曰國

管專之也。國筦管幹通食貨志欲。擅幹山海之利注幹謂主領也引軍而去。西攻修武。

本股之齊邑。韓詩外傳曰武。行山坂道名降上黨。一作降華

代四十六縣。四策上黨七十縣。策注十七趙策上黨之守馮亭曰今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策注皆秦以代上

黨。不戰而畢為秦矣。一無以字策同畢下一有反東陽河外。不

戰而畢反為齊矣。策注東陽屬清河此本趙所得齊中山呼池以

王志雄合釋引沙
存韓詩故李斯言
也後人誤以范雎
非韓子之論通
則非也

第四段結
張榜曰說趙如舉
秦有精練又於趙
則中更作三段被
調處

北。不戰而畢為燕矣。池策作池周禮作惡池古字通吳注韓作呼池

於觀齊燕故欲。策注呼池在代國城燕乘敗取之國當時之勢利

其不為寒心。其忍也。國謂韓而言亡者以見。韓亡則荆魏不能獨

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詩傳壞城蠹魏。

病其。策注拔荆。東以弱齊燕。燕上一有強字吳注引同案決白馬

之口。山曰蘇秦傳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秦隱以沃魏氏。

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合從之計不成大王垂拱以

須之。策注須胥天下徧隨而服矣。策注編隨注以編次物曰編隨

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

秦兵之強。奔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謂不益乃取欺於

亡國。是謀臣之拙也。策注亡國以長平之敗言趙國謂取欺於見侮

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

謀臣一矣。度量其不盡忠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

武安君武安君不肯行更使王使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十七月不降。奔甲負弩。

物曰謂棄甲及其戰。却却退也。吳注韓作澤。澤通澤。澤通澤。澤通澤。

慄。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策注後

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吳注韓作李下。并如孫子并敵一向之并與解通。

秦策五國伐秦義渠之君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以指此耶李帛之下云李下猶華

陽之下稱。大王又并軍而至。策注至作與戰不能尅之也。又

不能反。運罷而去。罷一作軍策作又交罷却此言進退俱難其李遂互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五校復益發軍更使王龍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
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遂罷圍是也傍注連罷猶交罷也
量秦力三矣。國量上宜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

極疲極策注言。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策其
度其力之所至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
民疲則從益堅故曰不難。

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策注比密也願大王有以
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策無曰字○淮南
言其志親

慎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垣。說苑戰栗栗日慎其事。賈誼新書執事而
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尚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馬融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博
雅戰戰栗栗。荀慎其道。天下可有。物曰栗日一叶道有一叶謹苟誠也湯
盤銘曰苟日新董仲舒曰堯兢兢日行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
率音帥。帥向書。紂有億兆夷人。一作洹水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兆恰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策同洹左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右謂左右軍也。毛詩淇水在右。世本古義。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相衛之山。東面
故以左為右。南為右。方案殷都之右。於周為左。故曰左飲廣輿記。淇國彰德府古朝
歌地項羽注。洹水在安陽縣北。去淇水。而洹水不流。策注以
朝歌一百五十里。通雅洹戶干切。

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國語注素甲。白甲也。策注素
為之非金革也。周武王在喪服

故用戰一日。而破紂之國。國周禮注。國謂城郭中也。禽其身。據其地。
謂城郭中也。禽其身。據其地。

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無傷殷
之亡也知伯率三國之衆。國智氏
及韓魏以
攻趙襄主於晉陽。策注趙大稱注
之亡也決水而灌之三月。策作三年。十
過篇。國晉陽

三年吳注。趙策。城且拔矣。襄主鑽龜。莊子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司馬彪
曰。鑽。謂命卜以下事而灼之也。

筮占兆。以視利害。山曰。策作錯。龜數筮占兆。龜策傳。灼龜兆。師邪篇。筮
龜數。策筮。子錯。龜陳卦注。謂以火。爇。刺。華。灼。之。也。詩云。

爇。我。龜。筮。云。契。灼。我。龜。而。下。之。策。注。灼。龜。拆。處。何。國。可。降。國命卜
之辭也。乃使

其臣張孟談。使如字。謂。於是乃潛行而出。國四面盡
水故潛行反知

張博曰。以起處作
收處妙絕

孫政曰。亦是近交
近攻。注。道。見。曰。未。段。一
正。一。反。通。篇。之
意。作。結。

張博曰。即承上
反。故。得。妙。至。未。一
方。深。矣。而。一。句。已
窮。矣。

張博曰。非之說多
碑而為之。情亦多
奇。策。刺。心。驚。耳。而
奇。非。之。說。如。親。見
此。豈。非。既。死。後。李
斯。之。徒。復。其。短。氣
斯。中。不。宜。在。韓。子
書。中。
孫政曰。文氣其勝
題本。題注。韓宗
非。是。急。欲。得
秦王。非。非。使。秦
而。間。之。

伯之約。策注使韓
魏晉之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
主之初。策注使復軍如初
策作成襄主之功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
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日
若此。曰如

望見大王。國蔡邕獨斷漢承秦法
羣臣上書皆曰味死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
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

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
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策注徇行
以示入也以為為王

謀不忠者也。元脫一為字今從
吳氏所引本補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韓策尚新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
居為隱蔽出為雁行今韓已病矣

出銳師。韓策曰者秦楚戰於藍田
韓出銳師以佐秦即此類取韓地而隨之。每秦有事于他國
韓則悉起國中

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物曰蘇秦之
徒為從說者欲贅天下之

趙用實曰非直
實之目失計直
三不之也說面
左不之也說面
智外以之先非
不及此矣王非

兵。奮注黃連也山曰說苑梁王贊其軍臣而識其過時傳黃屬也國時確實
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也孟子曰屬其耆老耆者傳曰贊其耆老耆者實屬也

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國秦強則六國
必亡明辨此說

以爲合從秦非一日之計也。物曰蘇秦以
來趙爲從長今釋趙之患而攘

內臣之韓。釋舍也。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山曰明猶信也物曰
之利。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謂天下益明白合從

引作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
擊小擊也。習守禦之

有蓄積。作存。築城池以固守。一作守國。物曰謂韓雖小國。處天下
之中故常應四方來擊者而習守禦之

計。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
也。天下摧我兵矣。物曰種秦權我亦秦也。山曰詩傳權
沮也。一說恐揣字說揣度秦兵力也。韓叛則魏應

之。趙據齊以爲原。如川之有源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
之。定本韓非子策聞卷第一

齊。物曰齊助也假藉也言韓魏叛秦則
與齊趙合是助力於趙藉勢於齊也。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

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
拔。則陷銳之卒。國陷陳勇銳之士也。吳。勳於野戰。勳一作勳。其
者原道訓。負任之旅。物曰即轉餉者旅亦卒也。國旅衆也。荀子注任負車任

注勳勞也。罷於內攻。物曰罷疲同。國呂氏春秋趙孔青大敗齊人
罷中士罷於轉漕。得車二千得戶三萬以爲二京。齊趙謂孔青

曰惜矣。不。如歸戶以內攻之。趙聞之。古善戰者。涉隨實
服却舍延戶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則合羣苦弱以

敵。謂連合羣困若弱。弱者足以敵秦。即指韓魏。而共二萬乘。楚策是楚魏
謂與魏共攻之二萬乘。齊趙也。非所以亡趙之心也。物曰秦之本心欲

韓魏與齊趙共從。則趙益強。非所以亡趙之心也。物曰秦之本心欲
韓魏與齊趙共從。則趙益強。非所以亡趙之心也。物曰秦之本心欲

也。均如貴臣之計。臣一作人。○攻內臣之韓而不親舍外敵之趙而不伐
也。均之二策。事許以實。秦曲國語之說也。無必假手於武王。注鈞同也。則秦必

釋稱。則鈞之哭也。注鈞等也。國說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該童子哉。則秦必

張榜曰見二珠抄

爲天下兵質矣。魏策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我國爲天下質乎。又
云。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呂子注。招的中。據皮者。荀子

注質。射的正。鶴也。物曰質的。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
也。謂天下之錄。必秦子秦也。

日未也。古詩人生非金石。注引此文。作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七發
注。同。山曰。以與通。魯仲連傳。與天壤相弊。物曰。謂陛下之壽。雖使與

金石同。盡也。一統之業。猶在久遠。而不親自享之也。陛下字。可見秦未稱皇帝時。已
用之矣。後乃沿其舊。禮耳。國孔叢子。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矣。郭璞不死樹贊

不。死之樹。壽蔽天地。敵弊蔽通。弊壞也。舊注。盡也。蔡邕。獨斷。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
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階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

斥天子。故呼陛。今賤臣之進。愚計。一無。使人使荆。重幣。用事
下者而告之也。

之臣。物曰。謂行重幣。賤。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趙數陵侮秦。國故今
不。援。與魏質以安其心。先是魏黨于趙。今趙見伐。則魏必懼。將益協
從。也。與魏質以安其心。和以敵秦。故先送質子。以與之。和令其意安。

韓而伐趙。韓固事秦。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楚魏不動。則
齊二國事畢。齊注。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韓一作韓。○謂攻齊趙
之事已終。則弱韓可發

定本韓非子策聞卷第一

一紙。微而定。是我一舉。下云。一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
之。不須加兵。動意同。一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

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越語。子說苑。國出孫子。見不可不審
用也。以秦與趙敵。衡。以猶念也。稱衡。見亡徵。提衡。加以齊。齊同

今又背韓。使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矣。一戰而不勝。
則禍構矣。構。構。結。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

弱。在今年耳。韓字。誤當作趙。伐韓。則趙強。攻趙。則秦強。成敗強
弱。在此。一舉。韓子。意欲嫁禍於趙。使韓免於兵也。

諸侯陰謀久矣。日之計也。何。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攻韓
能拔則韓輕。勢。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釋趙之患。而據內臣

弱。故曰。危事。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釋趙之患。而據內臣
弱。故曰。危事。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釋趙之患。而據內臣

也。示計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謂失。臣竊願陛下之幸。熟

也。示計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謂失。臣竊願陛下之幸。熟

也。示計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謂失。臣竊願陛下之幸。熟

也。示計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謂失。臣竊願陛下之幸。熟

趙用實曰此是當
事所誤
李斯書

深曰斯與非如
此門乃互相俱覆如

孫曰斯二說與
前非所說文氣却
著所誤

張榜曰敘事者然

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間焉。一無夫字不可悔也。物曰謂使
得其隙以伺之
雖悔之不及也

李斯上書

一本全篇連接無此及下屬○字子迪讀韓非子補云李斯此
書及上韓王書蓋後人收於此圖案二書並繫後人擬作恐非
出子斯手也前書釋策范唯之言後書
演趙策秦王之語是附託之最易見者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一重書字○
文選注章表

秦駭六國及秦或曰蓋字衍文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

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吳語伍子胥曰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
疾也夫齊魯疥癬也秦策范唯曰秦韓之地形相
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蠶人之病
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虛處則核。舊注核妨也音艾傍注音
改物曰謂虛囑無事以處
則俱覺稍有妨礙已心腹之病蓋謂痼積之類國一說虛丘
墟高燥之地也莊子民濕寢則腰疾偏死木處則惛懼惛懼
然若居濕地

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然字舊讀屬上物曰極劇劇有勞劇奔走
之事則發也瀾內經濕氣勝者為著瘡注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重著不移濕從上化說文云痺濕病也詩傳肝傷為微腫足為履蹇云此人居下濕
之地故生微腫之疾荀子箴賦反覆極注極與與同又小學范魯公詩亟走多類
此疾走則為履足之疾發矣

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物曰卒報猶
云告急變也秦與趙為難。荆

蘇使齊未知何如。物曰荆蘇人姓名是時使齊說教其
與趙絕矣而未反命故曰未知何如以臣觀之

則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

乘也。二萬乘齊趙也趙悉發其兵而齊又助之則是秦敵
於萬乘之國二也齊策悉趙涉河關注悉悉起其兵夫韓不服秦

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專以攻齊趙為
事如極走者則韓必為

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

脣塞之患。趙策昔歲脣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案五國伐秦以楚主
盟故曰韓與荆有謀下文秦先報伐楚亦由此也又齊策齊宣王西
攻秦秦為齊兵困於脣塞之上十年擯地秦人遠迹不服與注秦惠後七年五國擊
秦齊師獨後不敗他戰無考國策又云韓襄王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

茅坤曰斯之志正
在此

陳深曰李斯之深
計名為患秦實乃
固非

絕一日注函地近國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
繆孔傳繆秦要塞國案物氏亦謂蓋指孟明敗績之事非也。非之來也。非韓
子名

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未一作大一無不字○謂
欲使韓國安存且有威重

於諸國故來說耳西周策注凡
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辯說屬辭節非詐謀以鈞利於秦。主術注鈞取也國後黨綱
傳注引非作辯秦下有也字

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舊注見重
於二國也此自便之計也。便利臣視非

之言。即前
上書文其淫說靡辯才甚。飾其淫靡之說以
惑人聽才敏為甚臣恐陛下淫

非之辯。淫猶
惑也而聽其盜心。飾其盜心故曰盜心
物曰縱其盜賊之心因不詳察事

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物曰謂不詳言其伐
何國也下未名所之

同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舊注疑
其伐已臣斯請往見韓

王。使來入見。物曰謂使
韓王入朝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物曰內人
聲其身指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韓王山曰。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社稷之臣即用事
內四字說則韓可深割也。東周策注
如市易然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

象武秦臣姓名希姓錄收此。東周策注
東郡秦所置蒙恬伐魏取之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闕猶闕也
之適也

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國謂與
趙絕交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

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國買諺傳大諸
侯之有異心者
破膽而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謂以事秦為計也自
秦而言之故曰忠計荆人不動。魏

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世家正義蠶食
桑葉漸進必盡也趙氏可得

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察一
作審秦遂遣斯使

韓也。國此記
者之詞

李斯上書韓王

先齊秦之有地於
韓次齊韓之有地於
無地見出在韓

陳曰此收秦
不直韓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

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國語音注戮力竹切字當

本皆從戈古字通用音康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時一作世

呂靜音留又字林音遠趙策五諸侯伐韓未

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

君臣相保者。山曰左傳族姓班位孟子周以世世相教事秦之

力也。此謂韓之地狹兵寡特秦先時五諸侯共伐秦。秦策五國伐

約以伐秦注秦惠文君後七年韓魏趙燕齊共伐秦國案秦紀年表所記五國各

不一楚世家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五國皆引路

齊獨後因考擊秦者實六國也韓反與諸侯先為雁行以嚮秦

軍於關下矣。魏策雁行類勿注以次進也或云先其字說關函谷關關先謂

率為前導也韓世家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雁行以來蘇秦傳使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弱燕為雁行而強秦敵其後皆為同心諸侯兵力極無奈何諸侯

旅進之義與王制兄弟之國雁行少異

兵罷杜倉相秦。杜倉秦臣○秦策呂不韋說楊泉曰子儀有承國之業士倉

姓杜伯之後左傳士穀及士會士燮士鞅士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

當作士傳譚耳又詩徹彼桑土士讀為杜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

少卒字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雁行以攻關

物曰謂初韓以秦為不義後遂與秦為兄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

弟今又背秦此即所謂展轉展轉反覆也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界其地

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說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

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於韓韓

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則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聚一軍臨大行韓恐使韓

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和即此事也○上地說不一荀子韓之上地方數

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注上黨之地也始皇紀王剪將上地正義云上都上縣今

州等趙策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注韓之上流吳注地之上者魏策芒卯謂魏王曰

王所患者上地也注上流之近秦者楚策韓之上地不通吳注後語作上黨韓策張

儀曰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又云夫塞成阜絕上地則王之國危矣案韓之

上地指上黨言也物氏以為膏腴失之又見內儲圖列子及呂春秋淮南子皆曰牛

釋名云黨所也在山上其地最高故曰上黨是也夫韓嘗一背秦而

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

實。人一作臣○浮虛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

聚兵士卒以秦為事。兵士卒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

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辱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

無同憂其形可見。一疊欲伐秦三字○此段魏欲發兵以攻韓

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物曰將送也魏欲攻韓以告秦秦送今秦王

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姦臣之計使韓復有

亡地之患。左右云者不敵斥韓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

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計之

者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逆猶拒也謂不見也國語晉伐翟翟人

書未臣斯願得一見前。一作進道愚計退就道戮。道言也山

其首道其肉於市注道調臨也集韻又作道願陛下有意焉。請曲意今

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

矣秦發兵不留行。謂其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

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

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一脫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趙

策秦攻趙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謂其

用字奇曰文意
深字奇曰文意
內却曰整十
內却曰整十
內却曰整十
內却曰整十
內却曰整十
內却曰整十
內却曰整十
內却曰整十
內却曰整十
內却曰整十

國五國共敗而使韓
獨割地其為可知也
今又背強秦夫奔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

必襲城矣山曰夫字恐衍傍注反掖謂肘腋
城盡則聚散聚散則

無軍矣無以軍使城固守則秦必與兵而圍王曰都
一

必不救一無左右計之者不用及其危急雖有願陛下熟圖
必字

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
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

有計也趙之計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臣使
引見則韓事秦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

察圖之而賜臣報決國佩文引賜作使後志宗室有犯
法當髡以上宗正以聞乃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東周策注難畏阻意國臣非云者所以難言者言

物曰此字順比滑澤澤一作瀉○物曰順比此序順下也山曰荀子使天
下十一柱順比滑澤澤一作瀉○物曰順比此序順下也山曰荀子使天

管子為人弟者比順以敬論語義疏比是親狎之義楚辭將突梯滑濳如脂如葉注
順滑澤也博雅滑澤也管子順惡而澤注洋洋洋纒纒然有編次也山曰論

語洋洋乎盈耳哉離騷索胡繩之纒纒纒纒列髮為之次次弟髮為之亦纒
纒髮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纒纒列髮為之次次弟髮為之亦纒

有編次之義也則見以為華而不實祭屈原文注引見下有者字○見
而不實注敦祗恭厚鞏固慎完也物曰鞏固同山曰鞏骨不下咽也世

謂鞏為骨者直言難受如骨之啞咽也國爾雅鞏敦則見以為拙而
厚相勉也徐鍇曰真心為慎莊子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不倫言中庸毛猶有倫毛詩雖號斯多言繁稱國言古言也古人有言先
民有言之類荀子多言則文而類稱稱古言也曲禮必則古昔稱先王鬼谷子繁稱文辭者博也連類比物雖不遜然其比

物連類有足悲者學記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務就簡約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務就簡約

類語則徑而省論而法則見以為為劇而不辯說文劇激意親近
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則見以為為劇而不辯說文劇激意親近

探知人情親近迫切也則見以為為僭而不讓僭闕大廣博傳其言
情謂以意搜索則見以為為僭而不讓僭闕大廣博傳其言

閱百家類纂作去妙遠不測山曰妙妙通遠也則見以為為夸而無用
閱百家類纂作去妙遠不測山曰妙妙通遠也則見以為為夸而無用

子今子之言織計小談國百家類纂作家計貨殖傳周人既織注倫奇也東
大而無用織計小談國百家類纂作家計貨殖傳周人既織注倫奇也東

毒也注細巧人入為小言也以具數言物曰謂以錢數為言也此說射利運籌環
毒也注細巧人入為小言也以具數言物曰謂以錢數為言也此說射利運籌環

則病辭不悖逆委曲通順則見以為為貪生而諛上善和人者謂
則病辭不悖逆委曲通順則見以為為貪生而諛上善和人者謂

之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為誕詭譎詭異諛詐遠世也國孔
之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為誕詭譎詭異諛詐遠世也國孔

子易言曰誕物曰誕字未得其解國案有度篇陰謀不得聞其佞說疑篇諛詐之
子易言曰誕物曰誕字未得其解國案有度篇陰謀不得聞其佞說疑篇諛詐之

人詭使篇諛詐反覆又云諛諛諛諛者任諛諛互用說文作趨疾也釋名諛也物
人詭使篇諛詐反覆又云諛諛諛諛者任諛諛互用說文作趨疾也釋名諛也物

燥乃動而飛揚主術訓狡諛康荒國語驕驕淫暴管子諛作姦邪偽詐之人又云民
燥乃動而飛揚主術訓狡諛康荒國語驕驕淫暴管子諛作姦邪偽詐之人又云民

淫躁行私晉謝晦傳王弘兄弟輕躁味進五代蕭希甫性福而躁進唐韋渠牟為人
淫躁行私晉謝晦傳王弘兄弟輕躁味進五代蕭希甫性福而躁進唐韋渠牟為人

佻躁志向浮淺嚴震輕躁多姦謀呂渭性險躁諛而好利文藝傳杜甫性福躁傲
佻躁志向浮淺嚴震輕躁多姦謀呂渭性險躁諛而好利文藝傳杜甫性福躁傲

之相近國語多言也繁辭傳諛人之辭多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國語
之相近國語多言也繁辭傳諛人之辭多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國語

足則見以為史山曰論語文勝質則史聘禮記辭無常遜而說辭多則史少
足則見以為史山曰論語文勝質則史聘禮記辭無常遜而說辭多則史少

者蓋虛文少實意殊釋文學以質信言作性則見以為為鄙國
者蓋虛文少實意殊釋文學以質信言作性則見以為為鄙國

絕業也管子質信極忠張釋之傳具以時稱詩書道法往古物曰道即
絕業也管子質信極忠張釋之傳具以時稱詩書道法往古物曰道即

質言注質誠也鄙與都反俗曰野樸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道學記當其可之時時稱詩書如孟子說齊梁之君也周禮訓方氏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謂四方之傳道注道猶言也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為王誦之若今論聖則見以為誦詩書之言則冥冥如醉此臣非之所德堯舜之道矣

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國以上文見以為之則小者以為毀譽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國說難備厚者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國吳王夫差信讒賜伍子胥以死史記仲尼善說而匡圍之國魯殺公子糾束縛管仲以效于齊見左傳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匡簡子宋大夫也而上古有湯至聖也國有如有周不周文軍故言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有以助之

化無歸曰文法說又曰以智為說歸歸及文王絕無歸歸

結上起下又拈著文王從文王又拈著三人長短句錯出

道學記當其可之時時稱詩書如孟子說齊梁之君也周禮訓方氏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謂四方之傳道注道猶言也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為王誦之若今論聖則見以為誦詩書之言則冥冥如醉此臣非之所德堯舜之道矣

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國以上文見以為之則小者以為毀譽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國說難備厚者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國吳王夫差信讒賜伍子胥以死史記仲尼善說而匡圍之國魯殺公子糾束縛管仲以效于齊見左傳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匡簡子宋大夫也而上古有湯至聖也國有如有周不周文軍故言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有以助之

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七十說為宰雜家之說也國語注僅猶言機能也公羊傳注僅猶劣也動用力意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也伊尹說湯是也至至前也又有致意山曰荀子凡注至猶當也呂子理爰由至注至猶得也

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殷紂九侯有好女人之紂九侯侯郭侯爭之強辯之疾并脯郭侯西伯昌聞之竊歎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侯里案文王說紂毒散逸其詳不可得而知也然近得實夫見同列二人之死畏罪口不得已而竊歎郭侯自好翼侯炙史策云郭侯淮南子息侯蓋一人也者不為也史記所傳策士之談也翼侯炙晉世家索隱翼本晉都自孝侯以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世本叔虞居郭正義云郭地與絳州夏縣相近案曲沃莊伯紂晉孝侯于翼晉人復立孝侯子卻為君是為郭侯可見翼郭本一邑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鬼侯媾史作九侯注在鄭縣比干剖心國比干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視其心見史記梅伯醜呂春秋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醜之殺鬼侯而醜之殺比干之諸父梅伯醜呂春秋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醜之殺鬼侯而醜之殺比干之諸父

外案墨子從下無

評以梅伯為郭夷吾束縛見而曹羈奔陳山曰春秋莊二十四年冬侯未之考耳夷吾束縛見而曹羈奔陳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有敵也曹伯曰伯里子道乞郭陽食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

於楚秦策注支解斷其四肢案公叔座國商君傳公孫座言國器反於楚起傳宗威大臣射刺起死

為恃國器治國之材國恃也公孫鞅奔秦商君傳公孫鞅魏惠王往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惠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甚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豈不悖哉公叔死公孫鞅西游於秦關龍逢斬希注鞅引潛夫論作蒙龍逢國樂為酒池肉林龍逢見紂詩外傳

尹子穿于棘未聞案說苑有秦始皇誅諫官太后之事者從以疾瘞之事蓋坎卦象用蠱蠱實于棘棘大學衍義補引程傳曰以其陷之深取半獄為喻也臣案坎為刑獄九家易坎為難棘前漢翟方進傳云王莽盡壞覆義第宅汙池之文云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司馬子期死而浮于江史記楚惠王西子期白朝浮于江未聞蓋投屍于江中也楊升庵外集云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吳王死後越浮西子于江今陸賈夷以終焦氏筆乘古人多倒語以浮訓沈也中山亦有司馬子期田明辜射田明未聞山曰辜射疑即辜磔見內儲國案墨子中有未知孰是田明辜射司出其所治則從外淫之法其罪射磔古音相通國過案論有齊明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終未聞董安豈即田明耶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為恃國器治國之材國恃也公孫鞅奔秦商君傳公孫鞅魏惠王往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惠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甚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豈不悖哉公叔死公孫鞅西游於秦關龍逢斬希注鞅引潛夫論作蒙龍逢國樂為酒池肉林龍逢見紂詩外傳

尹子穿于棘未聞案說苑有秦始皇誅諫官太后之事者從以疾瘞之事蓋坎卦象用蠱蠱實于棘棘大學衍義補引程傳曰以其陷之深取半獄為喻也臣案坎為刑獄九家易坎為難棘前漢翟方進傳云王莽盡壞覆義第宅汙池之文云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司馬子期死而浮于江史記楚惠王西子期白朝浮于江未聞蓋投屍于江中也楊升庵外集云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吳王死後越浮西子于江今陸賈夷以終焦氏筆乘古人多倒語以浮訓沈也中山亦有司馬子期田明辜射田明未聞山曰辜射疑即辜磔見內儲國案墨子中有未知孰是田明辜射司出其所治則從外淫之法其罪射磔古音相通國過案論有齊明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終未聞董安豈即田明耶

于死而陳於市。左傳知文子使告於趙孟，趙孟先發難者趙孟患之。董安子殺死趙孟，戶諸市以告知氏，然後趙氏寧。宰子

不免於田常。家語及呂子說苑人間訓李斯傳並有此說。案陳云左氏無宰子，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兩字，予我田常，予我為陳恒。

所殺恐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云爾。又見弟子傳宋張湛雲谷雜記亦詳辯之。略云：說苑戰諸御，秋齊簡公語與左氏正同，獨以闕止為宰子，則後人誤以闕氏之子為宰子之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實逆無辨，會參殺人真可畏哉。

范雎折脅於魏。詳于史記本傳。此十

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仁一不幸而

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

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

耳，而倒於心。倒反也。山曰：家語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又見呂子及淮南王傳。至言至誠之言，商君傳至言實也。

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貴一作擅位，一作命。○愛臣左右

乘之患，左右太信，策策大臣，孤憤篇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

補里反，必危嫡子。舊注主謂室主山曰：漢書袁盎諫文帝曰：今陛下既已立

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

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蓋三晉以大夫為諸侯，故猶仍之。趙稱簡主，主是

也。今案戰國時呼君王為主，呼國后為主妻，呼君父為主父，呼太后為主母，呼相國為相室之類，亦自三晉變舊稱始也。韓子韓人故書中多用之。

不服，必危社稷。山曰：八經篇權籍不失兄弟，臣聞千乘之君無

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

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物

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

之敗也。將相之後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後一作管

字。○後主忘君也。孟子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隆家，私家隆盛也。萬物莫如

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也。也。字。主勢之隆

也。此四美者，不求於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議行之

乃得。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國如魯昭公見

君人者之所職也。職一作職。○職主也。人

二周之卑。東遷以後諸侯皆從諸侯之博大也。井曰：從

也。○舊注韓魏力征王室，遂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由也。晉之分

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類也。此多作以今從一本。○燕公孫操

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齊晉，下比之燕宋，莫不從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此術也。從山氏補比之齊晉下五字。此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

善蓄同，盡之以法。井曰：御之以法必盡其質之以備。

作威福也。即是故大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

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舊注君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

不得藉威城市。城市謂郡邑之有城市者，借以作威。史記馮亭曰：有城市

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舊注不得以君之士卒為臣也。國黨與與官也

大事則使大夫率，故大臣無私朝。私相朝謂傍居軍無私交。

以出征不得私役，故大臣無私朝。私相朝謂傍居軍無私交。

恐生姦謀，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舊注不欲令此明君之所以

禁其邪。或云宜有也。字。即上質之是故不得四從。傍注私不載奇

兵。物曰奇邪之兵，乃兵器之非常用非傳。國語注傳驛也。竹簡載奇兵

而為智者正。為智問一有上字。○國周禮注師正。皆長也師之言帥也。正之言政也。臣有其勞。君有

其成功。舊注君取臣。勞以為己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當法也。道在不可

見。一本。別提。用在不可知。既無形體豈得見之。施設無方何由知之。國道體文。虛求乃不得。故曰在不可見。用謂道之用。可施行者。六翰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說山訓。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

其無用者為用矣。又云。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

虛靜無事。以聞見疵。君去智巧。深自韜晦。則可以察彼態度。觀其疵瑕也。譬之如居闇室者。內能見

外而使彼不可見我也。矜而自用。則羣臣匿情。飾行離。表異無不為矣。見而

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見而為不見者。聞而為不聞者。知而為不

知。事令人不得意。度幾何矣。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即是此意。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

閱焉。言者臣下所陳之言也。下通言。謂人君聽臣言之後。必令其言前後相

符名實互當。勿得變更。以容詐矣。參驗合考。閱其當否。以斷功罪。君之職也。聽言之道。須先察其情。而後受之。故不云聽而云知也。物曰其言者。名也。知其言以往。循名也。以參合閱焉。實也。唯循名實。實四字。敷衍成十四字。勿變勿更。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固守新術也。即下文保吾所以往也。曰參合曰稽同。曰同合。意同。國孟子。我知言

出於口。為辭。辭為是非。知新術。以從事也。勿變勿更。不易常經也。聞知。知也。聞

其寶器之閱。事物至前。一一而數之也。繫辭傳。慎新術。以往。其無所失矣。老子。執

大象。天下往。又云。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閱衆。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

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庶官勸。各守其業。則萬

于君也。禮書注。函音含。謂包容也。國官有一人。謂每官中必有一人。知陰事者也。通猶漏也。甲所。知者。不使漏之於乙也。內備。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

者。明主在上。羣掩其跡。掩字。匿其端。下不能原。原。謂本其意而付度

之。直議於下。無私管子。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棄其塗。使民母由。接於淫非之地。去其智

絕其能。下不能意。管子。君子善謀。小人善意。注。以意度之也。物曰意。應度也。保吾所以往。而

稽同之。知其言以往。固保守之。不使易辭。參考合同。以斷實罰。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

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賞罰之權。國之利器。君獨操之。不肯示人。傍注。執柄。固則社人觀心也。不謹

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大臣懷姦邪之意者。作威作福。乘所長。服

陳深曰。非慎其奸。臣欲其為。故名之曰虎。曰。曰。

心。警猶城也。耳目。警猶門。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左右近也。姦臣以聲色百端攻之。臣姦姦

臣者。每伺動靜。以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代一作

指君位。處其主之側。為姦臣。問其主之威。故謂之賊。問元

寫者。誤耳。或賊。一吐。為去音。或謂過失也。外儲內問。主之情。以告外。管子。姦邪在

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國或風。通隱情也。管子。古

有二言。猶有耳。伏竄在側。此謂謀易。漏姦。臣散其黨。收其餘。物曰。餘謂不

常有也。姦臣常欲聞君密謀。因以成私者也。君之私人。閉其門。奪其輔。奪一作

國乃無虎。大臣爵祿。為之節制。大

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

無賊。刑形。通凡刑名字。後做此。擅為者。不待令也。國六翰。夫王者之道。若天之

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形實也。史張叔傳。秦隱引。對向別錄。曰

申子學。號曰形名者。猶名以責實。其尊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字。或作刑。當

讀為形。漢書。張歐傳。注。說者云。刑。刑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非

是故人。主有五壅。則五患生。臣閉其主曰壅。一作臣擅行。主

行。令曰壅。亡微。篇出軍。命將太。重。過。地。任守太。尊。臣得行。義曰壅。

八。姦。篇。散。公。財。以。悅。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私。也。臣得樹人曰壅。亡微。篇。大

羅。族。以。為。黨。詭。使。篇。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

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

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

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老子。三寶。一曰。不自

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知之。當。局。則。暗。是

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山曰。增。當。作。會。字。之。誤。也。國。老。子。不。言

也。應也者。以其出為之。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會。則操其

隱深曰至此又說
出實則來皆謂臣
之事也

符。此即周合形名也。圖契執以責人者符合以取信者。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

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其事責其功。元脫下以字從二柄補。○即執

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

則誅。即合符也。圖凡誅罰者不必殺戮。敗毀顯怒皆其屬也。禮記齒路馬有誅之有義。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誅諸嘉石。役諸司空。說文云。罰。舉之小者。从刀。从罍。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馬。醫。則應罰也。誅。罰字義固本如此。讀者審之。庶幾乎免慘戮。少恩之譏矣。明君之道。不得陳言而不當。一脫得字。是故明君之

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物曰暖。同。圖。褚。淵。碑。文。暖。有。餘。暉。注。溫。貌。莊。子。曰。暖。然。似。春。

與暖同。雲貌。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物曰畏。或

神聖之人。不能以智辯。實。解。其。罪。也。左。傳。民。奉。其。君。畏。之。如。雷。靈。討。孽。子。今。世。諺。曰。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術。雖。有。幾。舜。之。智。不。能。關。一。辭。雖。有。萬。金。不。能。用。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圖。偷。苟。且。也。申。鑿。云。明。主。不。妄。賞。不。徒。愛。其。財。也。賞。妄。行。焉。則。善。不。勸。矣。賞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偷則功臣墮其業。圖。百。家。類。纂。引。臣。作。名。三。略。善。惡。同。則。功。臣。儻。罰赦則姦臣易為非。

元作赦。罰從山氏正臣一作人。○易為非。輕犯罪也。圖。百。家。類。纂。作。姦。人。合。纂。類。語。非。下。有。也。

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圖。元。無。此。句。鹽。鐵。論。注。引。有。之。近愛

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刑者國之命也。夫刑者，法之利器也。法者，國之權衡也。刑者，法之末也。法者，刑之本也。法者，國之權衡也。刑者，法之末也。法者，刑之本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有度 二柄 揚權 八益

江都 松臯圓纂聞

有度第六 國有法度之制者以加羣臣之上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國奉行也。行法者指執政官吏也。家語孔子曰：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

地三千里。 楚莊王滅國史記載庸舒二國耳。物曰：開地，下曰啓地。莊王之

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史記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注：燕昭王三十

千里。 國語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崇文院

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 注：莊王舉孫叔敖為令尹，桓公任管仲

國。 涿郡蒯縣燕之國都也。襄涿方城。燕策注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管元亭，制

也。此謂以重那方，殘齊。 謂遺棄城破齊下其

城爲國之重祿也。 注：遺棄城破齊下其

昭十七年，有燕者重。 舊注：鄰國得燕

魏安釐王攻趙救

燕取地河東。 舊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

物曰魏字恐誤，國案節邪，魏數年，東齊攻盡陶，衛策宋已曰東至陶衛之郊，注

云使齊韓約而攻衛，又云宋石衛將也，皆指魏言，十過篇齊衛之間，加兵於

一本作齊魏蓋，戰國末衛削弱屬魏，故謂魏爲衛，猶韓之稱鄭爾。

謂國曰入今且其
以下說國之亂
下用非其人

齊私平陸之都。 平陸齊地大邑曰都，國私謂獨專利也。孟子私龍，攻韓

拔管。 魏策秦攻韓之管，注後志河南管城。勝於淇下。未聞蓋

事。荆軍老而走。 舊注：魏與楚相持於雒陽，而楚師通

荆軍破。 魏世家石蔡召陵，陳郭注上蔡召陵二縣並在豫州。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

冠帶之國。 史記國策不戰安傅王強盛之事，敗軍喪地，無虛歲，但三十年信

魏以亡。 史記信陵君卒之歲，安傅王亦薨，秦使蒙武攻魏，魏

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昭魏安釐，則燕魏可以

強。 燕用樂毅有

不務所以治也。 所以亂私也，所以治法

法而私其外。 非從則橫私務外交，傍

甚矣。 不明內治而恃

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

有法度之制者，以加羣臣之上。 一作加于

詐僞。 傍注守法之臣，使位羣臣之上。案故審得失

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 有法度之制者

之裁決國政，修內治也有權衡之稱者，智術之士也，令其聽察外事，慎鄰交也。管子

稱生言天下之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

勢也稱等子也。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 謂譽私交亦公法也，舊注

求其虛譽也，官由黨舉

所以務交求其親援也。故官之失能者，各認材能。其國亂以譽爲

賞以毀為罰也。衆所譽不察而擅任衆所毀不察而降黜故庶官曠而國法廢管子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

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衆多外內朋黨雖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私術比周有大益其蔽主多矣

以相為也。為猶助也國攝管子也恐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謂黨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外交私交鄰國以藉其勢也薄謂不為君盡力也交衆與多。

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舊注朋黨既多過相隱蔽難有大過無從而知故忠臣

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効。物曰危死危且死也安利非罪而見陷邪臣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危上有

非罪而見陷邪臣。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危上有

三字。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舊注違傷其類故良臣伏同氣相求故奸

進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重私行。輕公法矣。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崇文院

重私行元作行私重竊者殺次從山氏正管子是以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五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一或作壹下同物家不一國數不一

之能。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忘主營私不任國事也明法解曰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

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臣大臣私之而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多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舊注屬數謂君徒屬之數也。任謂當其事也。管子注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

故非尊君也。管子注此語山曰左傳公室四分民食於他。與此意同。故臣曰亡國之廷。管子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是謂託食之君。

無人焉。舊注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山曰三守篇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忠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是謂國無人臣者豈耶中慮

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忠。此謂明劫又左傳師懸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懸曰無人焉列女傳江乙母曰所謂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也皆與此

意少異。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太

以下傳言人臣死私之弊

以下傳言人主當審法以擇臣

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管子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不在國小臣持祿養使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國大夫稱家互相囑託虛踐官榮。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奉持也。養交務私交也。墨子仕者持祿游者養使。禮書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荀子儉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注養其與君交接之道不忤犯使怒也。非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信也任下毀譽以行。管作是故先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

法量功。不自度也。明試以功則賢能自效。形名相參則功罪自斷。舊注擇人量功之條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也管子注設法

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非非通管子故能置而不可蔽敗者不可飾譽

臣之間。明辯而易治。辨辨通別也賢愚功罪明白分別治功自成管子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

為之可也。故主隲法則可也。舊注隲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為人臣北面

委質。無有二心。國質黃通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

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卑職即辭危事即避是不從上

私視。而上盡制之。不懷私心故其好惡皆幸於君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

修頭。下以修足。足雖賤不敢辭物曰修猶循也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字典清帶同涼也

囚。物曰。鑊錮傳體。不敢弗搏。搏手擊也兵難危不肯避舊注利刃近體手必搏之國考工記刺兵同強強園

欲重欲傳人傳近也。搏當作搏。老子搏之不得名曰夷。莊子搏扶搖而上者。陳圖南名搏字希夷。即取此。李斯傳索隱。搏猶攫也。取也。西京賦。據紫貝搏者。龜注。搏。並從甫。寸。未知孰是。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傍注以公任人。人人無外望

故民不越鄉而交。國老子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無百里之感。感一作

物曰。恐當作威。蓋百里之親戚。即不越鄉。而交意。國管子倍。貴賤不相踰。之時。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足。以此推。彼足。躋字誤。

以下言官得其人自能盡事于上如補價曰先舉于下如道後字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崇文院

之役使者也。奉官待令。莫有擅行不敢以其私學誹議主之法。令是謂忠臣。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不懷私心故其好惡皆幸於君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

修頭。下以修足。足雖賤不敢辭物曰修猶循也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字典清帶同涼也

囚。物曰。鑊錮傳體。不敢弗搏。搏手擊也兵難危不肯避舊注利刃近體手必搏之國考工記刺兵同強強園

欲重欲傳人傳近也。搏當作搏。老子搏之不得名曰夷。莊子搏扶搖而上者。陳圖南名搏字希夷。即取此。李斯傳索隱。搏猶攫也。取也。西京賦。據紫貝搏者。龜注。搏。並從甫。寸。未知孰是。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傍注以公任人。人人無外望

故民不越鄉而交。國老子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無百里之感。感一作

物曰。恐當作威。蓋百里之親戚。即不越鄉。而交意。國管子倍。貴賤不相踰。之時。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足。以此推。彼足。躋字誤。

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愚智不消相對而立如持衡也節邪篇白以爲與秦提衡八經篇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踰陳琳抗衡上國注毛真詩傳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管子與天子提衡注提持也合家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此說非國環湯傳贊相與提衡注臣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

謂廉。易去亡謂去此他適輕於去就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

謂忠。倍音背謂陵君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八森篇散公財以悅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動譽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上一已以蓋其上而成其所欲

外使諸侯內耗其國。借外諸侯之威以脅制之令其國虛耗也伺其危亡險陂以

恐其主。元作危險之陂寫者誤耳鄰敵來侵危亡將至乘時伺間聘其險諸陂智之辯以恐嚇其君不得不因己以謀事也荀子險陂傾側注陂與諛

同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縱橫之說而主乃信之以率皆如此

國聽之。以國事委任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

臣不謂智。謂使其主割地稱臣以事大國而已乃富顯取封爵也孤憤篇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

藩臣而相室割符當戰國末處士橫議說客爲羣其害殊大故詳言之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數物指時志仁義智也險世猶亂世也國古者謂仁義孝悌名目爲物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注物猶事也荀子所以持險奉凶也注險謂不平之時而先

王之法所簡也。物曰簡斥也山曰梁鴻傳簡斥數樹先王之法曰

臣母或作威母或作利從王之指。此下疑脫母母或作惡

從王之道。見尚書洪範文有小異指旨通國威謂刑罰殺戮利謂慶賞賜予能循公道者不得以私之好惡愛憎人民也古者世

治之民。山曰宜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意行專一不懷外私即虛心以待令也善其材能以供君之用也論語以待買者也家語備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荀子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善積而待之舊注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爲人主。爲下元有之字從荀注削而身察百官則日

不足力不給也。也字從荀注補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

孫賓曰長短勿節便自有致

飾觀上用慮則下繁辭。此說人主矜而自用之害也用慮役智也先王以三目用耳遠聰明也用慮役智也

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聰明智巧難爲典常故不足恃以爲治也

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四目達者得也要也揚權篇事在四方要

聽智不得用其詐陰躁不得關其

佞。險一作險○佞口才也佞幸傳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者關由之又梁孝王世家有所關說於帝索隱曰關涉說於帝也

心度篤實功爵任而邪無所關主術訓市南宜倣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山

曰聖主得賢臣頌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注關猶用也關陰如陰謀陰邪之

陰討線子雖有幾拜以成姦邪以由法數審賞罰也遠在

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國尚書惟載善言辭勢在郎中不敢

蔽善飾非。秦策段產曰今臣處郎中注耶耶通大事記謂朝廷羣下直

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湊字說三王世家西湊月氏正義云湊音臻此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崇文院

莫相侵也漢書王莽知中外彈劾因母后之權與此義

別圖王文憲集序雖軍門後進必加善誘注軍謂寒也

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荀子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

足治也日有餘謂兼聽之日有餘也尸子曰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

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想也舊注任用之勢不遠法數使之然也

夫

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積即一使人主失

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國道路之勢南嚮行者乍已乍未委靡旋轉數

者亦復如之管子姦臣之欺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賈誼新書事

之通亂如地形之惑人也積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而不自知也外儲臣殺君子

殺父者皆非一日之積也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禮崔約古今注越裳

惠於法之內。管子注謂不風法以成私也。國明法解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非法度不留意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行私惡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意而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動無非法法之內必從法動法所以凌過外私也

過下一有遊字一作滅私○漢猶正也管子作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管子注謂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

管無此語威不貸錯制不共門管子威不兩錯政不二門說苑引管設施也八經篇賞罰下共則威分管子注謂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國門謂所出也威制共則眾邪彰矣舊注謂眾邪顯用也法不信則君行危矣行當作位家語政不正則君危邪顯用也

不斷則邪不勝矣。山曰勝如勝殘去殺之勝故曰巧匠心目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管子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不由法度也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井曰上智至智也

繩墨巧之至也故捷舉行亦適事宜智之上也然守規矩故繩直而枉木因道法者為智巧之不可恃以為常也王制注比例也

斷準夷而高科削。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也不盈說文科厄木節也疑權衡縣而稿釋文科若禾反空也蓋謂高卑皆削平也國說文科厄木節也疑與繩通如科頭作魁頭可證毛詩壞木爾雅作繩釋文木瘤腫也

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管子注謂

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注但舉而置之無不行也又家語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禮記注措猶施行也管子注謂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減多益少斗石乃滿舉法措之

國治自平國商子臣聞古之明君管子注謂法不阿貴繩不撓曲阿亦曲也不為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

曲者管子注謂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誠有罪雖貴近必誅故矯上之失詰下之

邪管子注謂治亂決繆繆紛亂者治之細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管子注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管子注謂不風法以成私也。國明法解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非法度不留意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行私惡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意而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動無非法法之內必從法動法所以凌過外私也

去健羨荀子無取健羨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管子注謂

動屬之民注屬之欲反或讀為屬山曰論語鄭擊淫侯人殆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謂陵侮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君威強故

先王貴之而傳之一無上之字兩之字皆指法管子注謂傳之於後也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國唐類鑑作明王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管子注謂

矣管子注謂導道字說道由也八森篇作道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世之姦臣則不然

世上一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管子注謂

而賞之管子注謂借其刑賞以進退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刑賞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管子注謂

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管子注謂無反字管子注謂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管子注謂

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

羣臣管子注謂山曰左傳樂施高強奔魯陳鮑分其室陳桓子召子山私具蠶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羣焉子商亦如之而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

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管子注謂邑國之賞約孤寡者私與之粟禮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下大斗斛而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施於百姓。事見外簡。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

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

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當受也。代於是宋

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又見外簡。道應訓。呂春秋。韓詩

傳史記。樂喜字。罕宋良大夫也。事平公。元公無劫弑之事。山氏案亦疑之。圓案內儲

皇喜與戴驪爭。事遂殺宋君。而奪其政。恐皇氏樂氏同出于宋。戴公子罕名喜與皇

喜相涉。故訛傳。爾猶罕予之於闕止也。一以同字田常徒用德。而簡公

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徒獨也。故今之爲人臣者。之一

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

殺擁蔽之主。殺劫通擁。兼元作非字書。殘而使臣用

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崇文院

名者。言不異事也。人主以下別提。今更合之。并曰言不異事。釋上文也。舊

注言名也。事形也。言事以相考。則合否可知也。國上二

句蓋古語。故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主道篇

云者以別之。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

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

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

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

故罰。之元作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

從山氏正。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

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舊注寢痛曰覺。山曰毛詩寢寐求之。傳

引作寢覺文順。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

罪典衣與典冠。謂罪謂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

漢書曰分解作疑

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

寒。國淵鑑有也字。○國謂典衣冠俱在左右小臣。而異職掌。猶沐沐浴之各

置也。典冠而加衣。本出於忠愛也。然過而宜焉。恐它臣之微功。生事也。君無令

則典衣之不加衣。固無罪。然必加罰者。微它臣之不善事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昭侯學于中子。故行斯術耳。故明主之畜臣。

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

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以官爲己守業。謂盡力于其職。不能

謂其言事相符。無詐僞掩飾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不能

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爲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互相

薦達也。人主有二患。舊本別提。今接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

劫其君。國既無識人之鑒。徒舉名譽之妄舉則事沮不勝。舊注妄舉

也。沮毀敗也。國若舍名譽。妄意舉用。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

則愚不肯並進。官事廢沮。不勝其任。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

君欲。要微。則羣臣之情不效。舊注效顯也。國字榮補。效羣臣

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不能別其賢愚也。舊注莫不飾

行。故真僞不分也。國說文異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

內儲越王勾踐出見怒。而式之。民有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

民有殺食自饑也。越王好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

靈王好士細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

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臨息而後帶扶。而後起。比期年。朝有鰥黑之色。楚

策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荀子楚莊王好細腰。而朝

有餓人。管子楚王好細腰。而美人省食。愚謂莊王賢君。豈有餓好。恐荀子傳誤。婦

女細腰。態度可悅。蓋管子近情解。唐詩者。宜引管子。而皆以男子之事。證之不當。

齊桓公妬外而好內。十過篇無外字。國故堅刁自宮以治內。

割勢也。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

之。之首子長子也。史記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也。列子晏子皆云。越之東有啖人

之。國其首子死。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國易宜音。適大戴禮及論衡。作狄牙。殷

紀簡狄。索隱曰。舊本作簡。易可見。狄。易燕子嗜好賢。故子之明不受

王維翰曰人君一
句維性有力

劉辰翁曰用韻似
錢氏等謂可逐明
超本則注揚明
揚也則揚人君
用權之事二君
皆用韻乃四句
古詩

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舊注匿其端。避所惡。誣其能。欲見用。
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物曰欲見好惡。示也。羣臣以此起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

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戶一作尸。諛山曰。呂春秋蟲流出。於尸又云。用豎刁而蟲出於尸。此其故何也。人君以

情借臣之患也。國借猶示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君臣之間。非父子之親也。唯為爵祿之利。所役使耳。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

端。而使大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緣因也。舊注緣其好惡之情也。物曰。上言豎刁易牙。下言田常。謂刁牙之禍。所極也。國緣如緣木緣階之緣。故曰。去好去惡。

羣臣見素。見。上。羣臣見素。則人君不蔽矣。人一作大非。○此篇始卒。意脈貫串。舊本分為三章。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崇文院

揚權第八舊注揚謂舉之使明也。傍注。開揚人君用權之事。國權者。賞罰之柄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國天有大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人有大命。謂人之所稟于天也。揚子法言。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中庸天命之謂性。春秋繁露人始生有大命。汲冢周書天生民而有命。又曰。天有常性。人有常順。六韜天有常形。民有常性。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夫

香美脆味。七發注。脆作臠。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病一作疾。國刺客傳。可以旦夕得甘。蠶以養親。曹參傳注。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孟子曰。庖有肥肉。晏理皓齒。司馬相如傳。秦隱理作服。說情而損精。一作損。呂春秋。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衛之香。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注。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暗齒。謂齒如瓠犀也。又張揖曰。曼澤也。

故去甚去泰。山曰。話。身乃無害。并曰。一節。○圓案。飲食男女。大欲存能。必無而不可。必絕者也。為人君者。最當節抑。以去泰甚。耽之過度。則不啻病形。損精而已。害于而政。害于而國。好內則同。林之森。乘之在旁。之森。因之衆。邪百害。從此起矣。雖有聰明之資。富強之實。必遇劫劫之難。墮蔽之禍。故須先務。制色食之欲。然後治國之權。始可施行也。此篇首言此二者。以此故也。權不

欲見。素無為也。道在不可見。故人主行賞罰之柄。亦不欲示于人也。國買其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諸也。友人海鹽氏曰。無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國管子。事審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莊。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效也。謂羣臣各以其言與事。實致于君也。有度。篇聖王之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其能也。案莊子。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呂春秋。慎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以之。意全同。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方之事。求效于我。中心執其契。事已會。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與此意。互相發。舊注。四海即四方也。物曰。陰。刑也。陽。德也。國大戴禮。陽曰。德。陰曰。刑。刑。德。賞。罰。罰也。鹽鐵論。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而向陽。前德而後刑。左右既立。開門而當。物曰。左右亦謂刑德。下文與二俱行。二亦刑德也。國案。開門發政。勿變勿易。與二俱行。使臣之言與事。必相符合。勿得變易。以容姦詐。因操賞罰。以統制之主。道篇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國焉。即是此意。國勿變。勿易。謂此不易之道。必真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去此而它求也。文言。傳終日乾乾。與時俱行。已止。則能行此術。學不懈是謂履理。道理之君也。并曰。一節。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物有短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分。而其施用。各有所宜。人材亦然。萬智萬能。各有所適。取長去短。人各自力。則庶事立。而眾功成。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國君臣異道。各修其職。使雞司夜。國莊子。見卵而求時。夜說苑。狗之吠。盜雞之視。夜文選。擬古詩。譬彼。向晨。鳥注。戶子曰。使雞。向晨。時視。司。令狸執鼠。國鹽鐵論。注。引狸用字不同。而各有味。雞。相類。故互名焉。爾雅。狸。貓也。有似狸者。通謂之狸。狸亦一說也。說苑。賦。狸。獸。一曰。千里。然使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皆用其能。上乃無事。國字。典。引。此云。事。疎。語。切。書。上。聲。狸。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巧。也。不。方。謂。凡。事。沮。廢。不。得。方。正。也。主。道。篇。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矜。而。好。能。下。之。所。欺。矜。而。自。智。能。代。臣。操。事。則。反。為。臣。所。欺。蔽。也。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主。道。篇。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不。以。善。言。善。法。八。經。篇。慈。仁。聽。則。法。制。毀。內。儲。成。驕。以。太。仁。弱。齊。國。下。皮。以。慈。惠。亡。魏。王。舊。注。材。即。辯。惠。也。國。好。生。謂。以。私。愛。教。有。罪。也。與。尙。書。好。生。之。德。不。同。商。子。辯。

茅坤曰專在四方
聖德也
立言各別而

欲見。素無為也。道在不可見。故人主行賞罰之柄。亦不欲示于人也。國買其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諸也。友人海鹽氏曰。無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國管子。事審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莊。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效也。謂羣臣各以其言與事。實致于君也。有度。篇聖王之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其能也。案莊子。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呂春秋。慎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以之。意全同。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方之事。求效于我。中心執其契。事已會。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與此意。互相發。舊注。四海即四方也。物曰。陰。刑也。陽。德也。國大戴禮。陽曰。德。陰曰。刑。刑。德。賞。罰。罰也。鹽鐵論。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而向陽。前德而後刑。左右既立。開門而當。物曰。左右亦謂刑德。下文與二俱行。二亦刑德也。國案。開門發政。勿變勿易。與二俱行。使臣之言與事。必相符合。勿得變易。以容姦詐。因操賞罰。以統制之主。道篇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國焉。即是此意。國勿變。勿易。謂此不易之道。必真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去此而它求也。文言。傳終日乾乾。與時俱行。已止。則能行此術。學不懈是謂履理。道理之君也。并曰。一節。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物有短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分。而其施用。各有所宜。人材亦然。萬智萬能。各有所適。取長去短。人各自力。則庶事立。而眾功成。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國君臣異道。各修其職。使雞司夜。國莊子。見卵而求時。夜說苑。狗之吠。盜雞之視。夜文選。擬古詩。譬彼。向晨。鳥注。戶子曰。使雞。向晨。時視。司。令狸執鼠。國鹽鐵論。注。引狸用字不同。而各有味。雞。相類。故互名焉。爾雅。狸。貓也。有似狸者。通謂之狸。狸亦一說也。說苑。賦。狸。獸。一曰。千里。然使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皆用其能。上乃無事。國字。典。引。此云。事。疎。語。切。書。上。聲。狸。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巧。也。不。方。謂。凡。事。沮。廢。不。得。方。正。也。主。道。篇。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矜。而。好。能。下。之。所。欺。矜。而。自。智。能。代。臣。操。事。則。反。為。臣。所。欺。蔽。也。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主。道。篇。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不。以。善。言。善。法。八。經。篇。慈。仁。聽。則。法。制。毀。內。儲。成。驕。以。太。仁。弱。齊。國。下。皮。以。慈。惠。亡。魏。王。舊。注。材。即。辯。惠。也。國。好。生。謂。以。私。愛。教。有。罪。也。與。尙。書。好。生。之。德。不。同。商。子。辯。

變勿易。與二俱行。使臣之言與事。必相符合。勿得變易。以容姦詐。因操賞罰。以統制之主。道篇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國焉。即是此意。國勿變。勿易。謂此不易之道。必真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去此而它求也。文言。傳終日乾乾。與時俱行。已止。則能行此術。學不懈是謂履理。道理之君也。并曰。一節。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物有短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分。而其施用。各有所宜。人材亦然。萬智萬能。各有所適。取長去短。人各自力。則庶事立。而眾功成。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國君臣異道。各修其職。使雞司夜。國莊子。見卵而求時。夜說苑。狗之吠。盜雞之視。夜文選。擬古詩。譬彼。向晨。鳥注。戶子曰。使雞。向晨。時視。司。令狸執鼠。國鹽鐵論。注。引狸用字不同。而各有味。雞。相類。故互名焉。爾雅。狸。貓也。有似狸者。通謂之狸。狸亦一說也。說苑。賦。狸。獸。一曰。千里。然使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皆用其能。上乃無事。國字。典。引。此云。事。疎。語。切。書。上。聲。狸。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巧。也。不。方。謂。凡。事。沮。廢。不。得。方。正。也。主。道。篇。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矜。而。好。能。下。之。所。欺。矜。而。自。智。能。代。臣。操。事。則。反。為。臣。所。欺。蔽。也。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主。道。篇。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不。以。善。言。善。法。八。經。篇。慈。仁。聽。則。法。制。毀。內。儲。成。驕。以。太。仁。弱。齊。國。下。皮。以。慈。惠。亡。魏。王。舊。注。材。即。辯。惠。也。國。好。生。謂。以。私。愛。教。有。罪。也。與。尙。書。好。生。之。德。不。同。商。子。辯。

門而當。物曰。左右亦謂刑德。下文與二俱行。二亦刑德也。國案。開門發政。勿變勿易。與二俱行。使臣之言與事。必相符合。勿得變易。以容姦詐。因操賞罰。以統制之主。道篇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國焉。即是此意。國勿變。勿易。謂此不易之道。必真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去此而它求也。文言。傳終日乾乾。與時俱行。已止。則能行此術。學不懈是謂履理。道理之君也。并曰。一節。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物有短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分。而其施用。各有所宜。人材亦然。萬智萬能。各有所適。取長去短。人各自力。則庶事立。而眾功成。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國君臣異道。各修其職。使雞司夜。國莊子。見卵而求時。夜說苑。狗之吠。盜雞之視。夜文選。擬古詩。譬彼。向晨。鳥注。戶子曰。使雞。向晨。時視。司。令狸執鼠。國鹽鐵論。注。引狸用字不同。而各有味。雞。相類。故互名焉。爾雅。狸。貓也。有似狸者。通謂之狸。狸亦一說也。說苑。賦。狸。獸。一曰。千里。然使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皆用其能。上乃無事。國字。典。引。此云。事。疎。語。切。書。上。聲。狸。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巧。也。不。方。謂。凡。事。沮。廢。不。得。方。正。也。主。道。篇。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矜。而。好。能。下。之。所。欺。矜。而。自。智。能。代。臣。操。事。則。反。為。臣。所。欺。蔽。也。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主。道。篇。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不。以。善。言。善。法。八。經。篇。慈。仁。聽。則。法。制。毀。內。儲。成。驕。以。太。仁。弱。齊。國。下。皮。以。慈。惠。亡。魏。王。舊。注。材。即。辯。惠。也。國。好。生。謂。以。私。愛。教。有。罪。也。與。尙。書。好。生。之。德。不。同。商。子。辯。

下無為。國君臣異道。各修其職。使雞司夜。國莊子。見卵而求時。夜說苑。狗之吠。盜雞之視。夜文選。擬古詩。譬彼。向晨。鳥注。戶子曰。使雞。向晨。時視。司。令狸執鼠。國鹽鐵論。注。引狸用字不同。而各有味。雞。相類。故互名焉。爾雅。狸。貓也。有似狸者。通謂之狸。狸亦一說也。說苑。賦。狸。獸。一曰。千里。然使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皆用其能。上乃無事。國字。典。引。此云。事。疎。語。切。書。上。聲。狸。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巧。也。不。方。謂。凡。事。沮。廢。不。得。方。正。也。主。道。篇。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矜。而。好。能。下。之。所。欺。矜。而。自。智。能。代。臣。操。事。則。反。為。臣。所。欺。蔽。也。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主。道。篇。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不。以。善。言。善。法。八。經。篇。慈。仁。聽。則。法。制。毀。內。儲。成。驕。以。太。仁。弱。齊。國。下。皮。以。慈。惠。亡。魏。王。舊。注。材。即。辯。惠。也。國。好。生。謂。以。私。愛。教。有。罪。也。與。尙。書。好。生。之。德。不。同。商。子。辯。

能。上乃無事。國字。典。引。此云。事。疎。語。切。書。上。聲。狸。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巧。也。不。方。謂。凡。事。沮。廢。不。得。方。正。也。主。道。篇。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矜。而。好。能。下。之。所。欺。矜。而。自。智。能。代。臣。操。事。則。反。為。臣。所。欺。蔽。也。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主。道。篇。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不。以。善。言。善。法。八。經。篇。慈。仁。聽。則。法。制。毀。內。儲。成。驕。以。太。仁。弱。齊。國。下。皮。以。慈。惠。亡。魏。王。舊。注。材。即。辯。惠。也。國。好。生。謂。以。私。愛。教。有。罪。也。與。尙。書。好。生。之。德。不。同。商。子。辯。

巧也不方。謂凡事沮廢。不得方正也。主道篇。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矜而。好能。下之。所欺。矜而。自智。能代。臣操。事。則。反。為。臣。所。欺。蔽。也。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主。道。篇。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辯。惠。好。生。下。因。其。材。憲。憲。通。節。令。不。以。善。言。善。法。八。經。篇。慈。仁。聽。則。法。制。毀。內。儲。成。驕。以。太。仁。弱。齊。國。下。皮。以。慈。惠。亡。魏。王。舊。注。材。即。辯。惠。也。國。好。生。謂。以。私。愛。教。有。罪。也。與。尙。書。好。生。之。德。不。同。商。子。辯。

不。以。善。言。善。法。八。經。篇。慈。仁。聽。則。法。制。毀。內。儲。成。驕。以。太。仁。弱。齊。國。下。皮。以。慈。惠。亡。魏。王。舊。注。材。即。辯。惠。也。國。好。生。謂。以。私。愛。教。有。罪。也。與。尙。書。好。生。之。德。不。同。商。子。辯。

不同於羣臣。道生萬物，德成陰陽，知輕重，正出入，和均燥濕，君制羣臣，

和不變，國爾雅大筮謂之巢，小者謂之和，注十三筮，凡此六者，道之出也。

者也，說苑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官商移徙，不可知也。國六者，并道數之，其本同出于

道，皆體彼而不致於彼之理，道無雙，故曰一。國雙古雙字，原道訓所謂

卓然獨立，是故明君貴獨。國六韜大哉，聖人之德，獨獨獨，道之容。山

塊然獨處，見樂哉又云，一者能獨，獨獨獨。莊子宋鈞尹文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容字義同。君臣不同道，下以名

禱。君授事責成，臣任努力，是與道也。臣陳其言，君操其名，臣效其形，

效功求賞，故曰羣下以名禱求於君名者言也。形名參同，上下和調。非曰一節，凡聽之道，

原本別提，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云者，人主所聽，聽政聽訟之類，不啻聽言而已，故下

使彼能自盡其智，辯窮其事情，是乃以我所出問者，還反以爲來入于我者之地也。

說難篇，彼顯有所出事，乃以爲他故也，所出義同，舊注亦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

必求其理以入於此也，物曰君入之道，唯務入己而不從我出之也，國以其所出于

口反以入于我耳也，管子應也者，以其出爲之入者也，呂子人主出聲，應客不可不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審凡主有誠言，不欲先人唱我，和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故審名以

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故審名以

定位，明分以辯類。辯，辨別也。位者，是非之處也。審注審察其名，則事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審注溶，開漫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智，

猶靜也。毛詩，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

審注，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彼自爲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國不爲

始者，彼先我隨也。愈惛惛者，吾惛不能進，於是之謂也。初曰脣齒，次曰齒脣，一以諧

韻，一以演義，欲其反覆察微，旨也。春秋繁露孔子曰，彼自離之，吾因以知

之。審注，離謂分析也。是非輻湊，上不與構。審注，一作構，構一作構，構注

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構也。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故事是非一歸于

君也。東京賦，萬方輻湊，注文字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說也。并曰一節，

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審注，欲注以深，欲

錯雜也。繫辭傳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國不可形容，故謂之情實事，可驗故謂之形。

汲冢周書，辭食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趙廣漢傳，鈞距者，說欲知馬買

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買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

春秋繁露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又云，比而偶之，參于其

會，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逆受而鈞考之，又以逆職職注參互鈞考之，參之

以比物，伍之以合虛。審注，伍及周易本義，引作合參，楊升庵外集引朱

子又自注，見之原不自韓非子出也，物曰只是參伍，以比物合虛也，虛者道也，弄

文如此，方是奇遠，國有形之物，則參錯之，以比類相準也，無形之名，則交互之以偶

合可數也，顯寧人曰，知錄反以作合參爲是者，誤，愚謂此文與算法方名義同，參

者，利加錯雜也，實和賤多，加少之類，伍者，互乘也，比物者，左右布置也，合虛者，空行

因乘。根幹不革。審注，參三也，伍五也，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則動

溶不失矣。審注，元作漭，從山氏正，○根幹，喻法數也，法數治國之本也，君能循

曰，原道訓，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國世事有時轉移，則令隨宜損益，若國

家通典，則有一定大經，不可革之，譬如草木枝葉，或彫而根幹不改也，易曰，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動靜舉止，一皆循法，即無爲也。

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物曰，謂其所爲不可改易也，上兩字，別是

一法，審注，雖有所改，無爲而爲也，國之字，足句左傳，鸞之德之公，出舉之同法，溶者

從容開暇之意，改化也，莊子虛無爲而物自化，國策子，喜之則多事。物曰，真

晉入江而不改，史記作化，秦紀點首，改化字義可見。惡之則生怨。國之字，無意義，言喜則怒可知，言怒則愛可知，許平仲曰，人君

濟私藉其憎，以復怨，去喜去怒，虛心以爲道合。去上一有故字，國管

掃除不潔，神乃留處，莊子唯道集虛，虛者心，上與共之，民乃寵之。不

與臣共事，則民尊寵而敬服之外，儲實罰共則禁令不，上與義之，使獨

行國威權，一出乎君，故民皆寵賴之多門，則下不堪命。從室視庭。審注，閉內屬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猶從室而視庭也，國屬

之。字曰，鶴士寧云，義宜作讓，國荷子注，義謂裁斷也，獨爲。上固閉內屬。審注，閉內屬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猶從室而視庭也，國屬

庭外邪不入，謂之閉，從室視庭，謂我能視彼而不使彼視我，也易曰，不出戶庭，先咎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堂室戶

心術也。參咫尺已具。審注，一無。皆之其處。參，論諸咫尺，謂執要也，有度

相離越此，即各適其所，不相犯錯也，審注，八寸曰，以賞者賞，以刑者刑。

尺，國汲冢周書，太子晉曰，視道如咫尺，視遠如咫尺也。

功名參同。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羣臣承功罪自斷。

各有所成。有功則必有過。則必罰。謂法明之効也。善注所規矩既設。三隅

乃列。實善刑惡。必及其身。法制既設。于此勸懲。乃行于彼。謂形名之効也。井曰。一

武容詩作。一方方隅。義同。八經篇名。號賞罰法。令三隅。主上不神。下將有

因。因其好惡也。傍注神者。隱而莫測。其事不當。下考其常。君自操事

則羣下。輒引常理。考校以議其當否也。八經篇。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又云。明主之行

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曰。神曰。天曰。鬼皆謂其尊嚴周密。不可測

也。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舊注。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

使嬰累解釋也。隨解叶音。記莊子。莫樂不能入也。古者是以謂帝之。若地若天。

孰疏孰親。管子。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隨能象天地。

是謂聖人。井曰。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崇文院

人。隨置立也。周禮。太宰立其監。置其輔。官置一人。謂每官必立一人。為監察也。左

右近臣。則雖置之。亦不得借誠情。以詭變之。恐其人因近幸。以為壘蔽也。文武

諸官州縣之吏。則必別置使相督察。不得成私也。此案此說。近之。但主道篇云。官有

一人。此云官置一人。可見多員之官。則別置之。若少員。則擇忠實者。以寓耳目而已。

管子。上有五官。下有五橫。注。不使自恣。安得并移。元作移。井從山氏正

橫。謂紀察之官也。亦是此意。謂諸。○既有監督不

得擅行其私。豈有并兼移奪之事乎。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舊注。威權聚焉。故

極。下不能得。無功者。偷幸有罪者。或免是謂之得。周合刑名。刑形

乃守職。家類纂作用。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名之術。猾民愈衆。

姦邪滿側。名之害如此。故曰。母富人而貸焉。母貴人而逼

焉。太富則作福。太貴則作威。逼上。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亡微。微用一人

也。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趣。趨通。一作趨。舊注。臣重於君。難以爲。理。井曰

折尾大。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不怒。臣乃爲虎。主上不知。虎將爲

狗。舊注。失神。謂可測也。爲虎隨後。以伺其隙。主既不知。臣之爲虎。則皆既威。威

猛虎。猛狗。喻大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舊注。謂君不知。而早禁之。則虎

成其羣。以弑其母。注。母即君也。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守篇

人臣有不敬。主則國爲。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

自寧。自寧。謂守其法。刑徇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元作狗。山

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物曰。地。國。殊。矣。謂

井地。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適等也。周不適其賜。亂人求益。賜。益。叶。國

彼求我子。假仇人斧。仇。一作。讎。荀子。竇盜。積。債。賊。兵。李。斯。亦。云。國。聽。其

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井曰。黃帝有言曰。上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崇文院

一日百戰。君利在見功。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上下異利。故百戰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

操度量。以割其下。國此說。所以百戰之故也。路史。戰。丹

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國度量。以公立。臣之所不弑

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舊注。乘。扶。讀

鋪。寸。而合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山。曰。投。壘。注。鋪。四。指。曰。扶。井。曰。一。節。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曰。山

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忘。家。報

大夫。有。道。之。君。不。貴。其。臣。傍。注。臣。將。貴。盛。逼。己。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實。作。威。太。富。作。福。威。福。俱。備。弑。之。漸。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

無。從。起。恐。戒。懼。意。舊。注。太。子。者。君。之。副。武。國。之。重。鎮。也。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

守。篇。三。守。不。完。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國。度。求。之。義。說。文。作

齊人家也案紀開中大索二十日周禮方相氏以案室殿庭園鑿通外防之義毛詩外禦其侮內禦其侮則索內先出則索外也禮記內以治宗廟之禮出以治直言之禮射雉賦內無固守出不交戰皆以出對內字法同我執一禮世間無一長短無不可度焉我執一量世間無多少無不可量焉權亦如之曰一度世間無一實耳

厚者虧之薄者摩之。摩一作磨下同古字通用厚猶甚也薄一初之令其戒慎奉法度也八森篤者舉兵以乘遠境薄者數內大使說難篤厚者為數薄者見疑史記厚作其墨子皆是其義是以厚者有圖而薄者有爭考其字義猶言大小耳字曰餘子緯云摩讀磨虧摩有量母使民比之靡國管子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之惑生

周同欺其上。有量謂中。虧之若月。摩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法令煩則易犯故擇而省之必盡謂熱不得中息。母弛而弓一棲兩雄。汝也引喻刑罰棲同。謂之暴與此義不同。

棲兩雄。其鬪嘖嘖。奮注爭鬪貌鬪案嘖奮近奮世家贊殊酒之間斷如河書引洛水至商頤下服皮云頤音崖順炎武云崖當作岸又魏略中三狗嘖嘖不可當惡琳云。豺狼在牢。其羊不繁。秦臣擅事則良臣去牢捕也山曰嘖嘖犬鬪也。豺狼在牢。其羊不繁。秦臣擅事則良臣去牢捕也山曰嘖嘖犬鬪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崇文院

喻民舊注豺狼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擬主則下感貳不知誰從也適主也。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母使木枝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并曰一節。

扶疎。秦策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譬其臣勢母令太盛也。木枝扶疎。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文云扶疎四布也。

主將壅圍。舊注圍圍也依注圍圍字說注圍圍倒千至私人之門不其木。母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將代數披其木。母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

風。物曰風叶心喻山曰春多風呂春秋春之德風也不以恩惠為解風俗通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說苑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枝大本小未必折也。一旦風至則將不勝動搖矣臣強君弱未。不勝春風。枝將害必亡也。一旦有施私惠為春風者則將不勝劫奪矣。

心。木心喻國尚書臣之有作福作心。或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公子既眾。宗室憂險。并曰一節國室根本也。止之道。數披其木。母使枝茂。父兄眾強大臣專權危室古吟字。填其洶淵。母使水清。權不欲見以開見疏官內局山曰神惡當作伸。填其洶淵。母使水清。權不欲見以開見疏官內局

何深曰每段必用
讀本題注精
森臣古年如見
可謂古今如見
妙品文字願
如氣有餘千願
之可謂無入汗
流

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秦策削株掘所。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秦策削株掘所。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秦策削株掘所。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秦策削株掘所。

八姦第九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

崇文院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由一曰同牀。同上元衍在語無。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貴愛皆謂被親幸者也。國策注孺子婦人之美稱亦見外儲山曰僻讀豎頭童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

聽之術也。燕宴也。虞娛通趙策客見趙王曰郭偃之法有所謂柔雍王知之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舊注乘因也或說燕處退朝而居也外儲易朝燕之處燕居不嚴醉飽易惑請乞求無不聽焉謂乘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

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

主心者也。楊升庵外集引此云方氏曰唯唯聲連而質諸辭緩而文優義又見離二篇及詭使篇案齊語優笑在前質材在後注信佛也謂觀貌察色合類類語作觀察顏色舊注優笑謂俳優能嘲笑者上林賦注俳優侏儒皆樂人也周禮所謂夷樂者也家語湯武以諄諄而昌榮紂以唯唯而亡商君傳子人之

察色合類類語作觀察顏色舊注優笑謂俳優能嘲笑者上林賦注俳優侏儒皆樂人也周禮所謂夷樂者也家語湯武以諄諄而昌榮紂以唯唯而亡商君傳子人之

諸諾不如一士之謂。謂聖書治要引尹文子曰。語曰。佞辯可以榮。此皆俱進。恐鬼神探人之心。度人之欲。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

俱退。皆應皆對。謂二皆字。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軌。迹也。進退應。對唯命之從。偷合。苟容無所可否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化。改也。謂移君意。三日。父兄何謂。

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禮記。公庶子生。就側室。嫡者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

謂前曰。側室公子。此曰。公子側室。互文。以見非側室之公子也。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辭相約。未實。叙故曰。辭言處約。說疑。篇陰相約。結以相。同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舊注。收攝其心。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使其人進讓於主。以便私計。主聽事。行則請主。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利屢犯主。類為。此之謂父兄。側室公子。同姓之臣。其族於君為伯叔父。同異母兄弟。從父昆弟。以下者。總稱父兄。四人游說矣。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樂。去音。好節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

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之謂養殃。從。讀曰。繼。上輔主。惡。下竭民產。姦人。居間。養成國。殃。以營私利。五日。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謂示私恩。收民心也。使朝廷市井皆勸

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私。延虛譽。以蔽主明。此之謂民萌。場。此條。文法與。前後。不同。六日。流行。流行無停滯也。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

言談。物曰。言談。壅而不。前。為。人主之固。然。希於聽論議。舊注。君門。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接。故。論議。罕。聽。也。易移

陳深曰。已上歷陳。之制。而此。却又。教。訓。心。矣。

以辯說。易移。易誘惑。也。易以。諛。反。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毛詩。言如流。俾。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之。欲。有。所。納。示。其。勢。安。利。以。誘。誘。躬。處。休。之。欲。有。所。去。陳。其。事。危。害。以。恐。喝。之。施。屬。虛。辭。屬。浮。虛。之。辭。以。壞。其。主。詩。傳。壞。也。謂。傷。病。也。山。曰。壞。當。為。務。注。壞。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也。謂。樂。環。曰。環。康。此。之。謂。流。行。七。曰。

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世主專任。下之諛譽。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明。名。通。帶。劍。必。死。士。謂。俠。客。也。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謂。以。私。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乘。邊。境。而。制。斂。於。內。舉。兵。謂。密。招。散。兵。令。攻。已。國。如。陳。制。斂。謂。籍。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大。使。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令。所。黨。國。屢。致。使。者。於。已。以。示。交。親。使。君。震。眩。也。彌。月。令。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所。有。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舊。注。所。以。防。初。姦。之。同。昧。也。彌。行。猶。用。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八。經。篇。務。近。習。使。必。責。其。言。不。使。益。辭。益。宜。作。易。音。之。誤。也。有。皮。篇。遠。在。千。里。謂。使。令。之。外。不。敢。易。其。辭。勢。在。耶。中。不。敢。蔽。善。飾。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一
崇文院

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乘邊境。而制斂於內。舉兵。謂密招散兵。令攻己國。如陳制斂。謂籍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大使。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令所黨國。屢致使者。於己。以示交親。使君震眩也。彌月。令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所有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舊注。所以防初姦之。同昧也。彌行。猶用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八經篇。務近習使。必責其言。不使益辭。益宜作易音之誤也。有皮篇。遠在千里。謂使令之。外不敢易其辭。勢在耶中。不敢蔽善飾。

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乘邊境。而制斂於內。舉兵。謂密招散兵。令攻己國。如陳制斂。謂籍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大使。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令所黨國。屢致使者。於己。以示交親。使君震眩也。彌月。令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所有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舊注。所以防初姦之。同昧也。彌行。猶用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八經篇。務近習使。必責其言。不使益辭。益宜作易音之誤也。有皮篇。遠在千里。謂使令之。外不敢易其辭。勢在耶中。不敢蔽善飾。

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乘邊境。而制斂於內。舉兵。謂密招散兵。令攻己國。如陳制斂。謂籍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大使。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令所黨國。屢致使者。於己。以示交親。使君震眩也。彌月。令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所有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舊注。所以防初姦之。同昧也。彌行。猶用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八經篇。務近習使。必責其言。不使益辭。益宜作易音之誤也。有皮篇。遠在千里。謂使令之。外不敢易其辭。勢在耶中。不敢蔽善飾。

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乘邊境。而制斂於內。舉兵。謂密招散兵。令攻己國。如陳制斂。謂籍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大使。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令所黨國。屢致使者。於己。以示交親。使君震眩也。彌月。令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所有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舊注。所以防初姦之。同昧也。彌行。猶用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八經篇。務近習使。必責其言。不使益辭。益宜作易音之誤也。有皮篇。遠在千里。謂使令之。外不敢易其辭。勢在耶中。不敢蔽善飾。

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乘邊境。而制斂於內。舉兵。謂密招散兵。令攻己國。如陳制斂。謂籍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大使。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令所黨國。屢致使者。於己。以示交親。使君震眩也。彌月。令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所有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舊注。所以防初姦之。同昧也。彌行。猶用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八經篇。務近習使。必責其言。不使益辭。益宜作易音之誤也。有皮篇。遠在千里。謂使令之。外不敢易其辭。勢在耶中。不敢蔽善飾。

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乘邊境。而制斂於內。舉兵。謂密招散兵。令攻己國。如陳制斂。謂籍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大使。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令所黨國。屢致使者。於己。以示交親。使君震眩也。彌月。令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所有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舊注。所以防初姦之。同昧也。彌行。猶用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八經篇。務近習使。必責其言。不使益辭。益宜作易音之誤也。有皮篇。遠在千里。謂使令之。外不敢易其辭。勢在耶中。不敢蔽善飾。

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乘邊境。而制斂於內。舉兵。謂密招散兵。令攻己國。如陳制斂。謂籍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大使。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令所黨國。屢致使者。於己。以示交親。使君震眩也。彌月。令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所有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舊注。所以防初姦之。同昧也。彌行。猶用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八經篇。務近習使。必責其言。不使益辭。益宜作易音之誤也。有皮篇。遠在千里。謂使令之。外不敢易其辭。勢在耶中。不敢蔽善飾。

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乘邊境。而制斂於內。舉兵。謂密招散兵。令攻己國。如陳制斂。謂籍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大使。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令所黨國。屢致使者。於己。以示交親。使君震眩也。彌月。令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所有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舊注。所以防初姦之。同昧也。彌行。猶用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八經篇。務近習使。必責其言。不使益辭。益宜作易音之誤也。有皮篇。遠在千里。謂使令之。外不敢易其辭。勢在耶中。不敢蔽善飾。

陳深曰此處句似不重復然其詞交互味憤激悲憤

非舊注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

後。舊注言不當則罰之。任其見也。不令妄舉。舉行也。舊注所以防三姦之父兄也。其於觀樂玩好也。

必令之有所出。謂有官學之者也。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

意。下不使符或宜移羣臣上。舊注所以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

發墳倉。東京賦發京倉散禁財。注禁財。禁藏也。散發禁庫之財。墳當作墳。毛詩。廼積廼倉。廼三王世家開禁倉。賑貧窮。羽獵賦開禁苑。散公儲案。墳大

也。京倉亦訓大管子開九墳發故屋。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

辟故籍以假貸禁財。非常之財也。臣私其德。舊注所以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

所惡。惡猶。舊注所以防五姦之民萌也。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實有能者舉之。誠有過者

去之。不得飾非。誣能也。舊注所以防六姦之流行也。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

賂偷字。此王道篇明。邑鬪之勇無赦罪。邑鬪私鬪也。不使羣臣行私財。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一 崇文院

舊注所以防七姦之威強。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

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也。則距之。所謂亡君者。所謂以下。本別提非。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

者。皆非己有也。非己有者。即上文失其所有也。舊注雖有其國。令臣執制而有之也。令臣以外為制

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姦臣假外諸侯之威以脅制其國。聽大國

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事大國者。本欲恃以為黨援也。當時姦臣多藉其威以劫其君。

則人主之亡也。比之不事大國者。更為急亡。故明主務羣臣。行。羣臣知。不

聽。則不外市諸侯。取利故曰外市。諸侯之不聽。奕秋之為聽。同法。

則不受其臣之誣其君矣。大國諸侯我所與也。猶且不聽。況於我臣。欺誣專為姦說者。豈被誘惑而受用乎。

已上所以防入姦之四方也。當時山東諸國之臣。各養外交。為主讓國。其弊尤甚。故殊詳之。與上二條不同。明主之為官職爵

祿也。一本別。提非。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

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

稱其功。稱副也。國語公屬百官賦祿。注賦授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

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山曰。課

不論有功勞。從山氏。補不字。用諸侯之重。說四方之害也。舊注諸侯以其

聽左右之謁。說在旁之害也。同。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主。主

作上說父而下賣之以收財利。說民萌之害也。養殃亦在其中。及以樹私黨。說

強流行。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貨賄取官。如市買然。有左右之交者。

請謁以成重。重。勢。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謂失。是

以吏偷官而外交。不欲守官以進其業。惟務外交以奪尊顯。奔事而財親。奔事不事其

之索聽。左右之謁。故有此。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

簡其業。不盡力于其職也。物曰簡略。此亡國之風也。八姦競起。國不得存。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二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二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十過

江都 松阜圓纂聞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賊害也。二曰顧小利。則

大利之殘也。殘猶敗也。國劉繼新論小利大利之殫。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

則亡身之至也。行僻所行不正也。自用擅行己意也。其極必至亡身。四曰不務聽治。而好

五音。則窮身之事也。國周禮大學王賁治朝則贊聽治。五曰貪復喜利。則滅

國殺身之本也。國復也。辰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崇文院

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內國

內忽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

人笑之始也。物曰為人所笑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

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士。則絕世之勢也。益國

稷用珍厥世臣刑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荀子注世謂繼也。又周禮注父死子立曰世。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楚師敗。而

共王傷其目。魏鈞射玉。其左目。酣戰之時。酣戰猶言。司馬子反渴而

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豎豎同。楚語注殺陽子反之內豎也。高誘曰豎小使也。人問訓呂春秋作陽穀。

籟左傳作殺陽豎盞類同。周禮內豎注豎末冠者之官名。吳語觴酒肉注觴得名。子作黍酒。子反曰。嘻。籟廉頗傳注

辭之退。國酒也。國軍中禁酒。豎穀陽曰。非酒也。一無豎字。子反受而

豎豎無一處皆後
人之為之。每至若此
之故曰。聞乃與實

陳深曰。語多枝冗
不及左氏遠矣。

孫深曰。妙論後語。

飲之子反之為人。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國

甘嗜無厭是也。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

子反辭以心疾。國淮南子作痛。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

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高誘曰。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國禮四夷之國。雖天子自稱曰不穀。

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國

而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

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釀子反也。南子作

飲禍。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

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崇文院

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

我道。公羊傳注。乘。備驅也。籟左傳注。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假道也。君曰。垂棘之

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

不假之道。將奈何。籟之一。作我。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

吾幣。若受吾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

外府也。國周禮有內府外府。皆掌貨賄之藏。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

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

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

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

依輔。毛詩題義。爾輔。爾輔。爾輔。爾輔。兩旁夾車之木也。高誘曰。杜預皆泥前。有解亡齒寒之語。以牙頰解車輔失之。虞虢之勢正

是也。物曰正是。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

是也。物曰正是。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

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處三年。

興兵伐虞，又尅之。淮南子：遠伐虞，喻老無遠反。滅虞，公羊傳：遠四年。反取虢，注：遠復往，故言反。晉語：注：處三年後三年也。案

傳：二年伐虢，五年伐虞，間隔四年。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

曰：璧則猶是也。言如故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晉世家：馬則

矣。注：公羊傳曰：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贊則吾贊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齒戲喻荀息年老也。疏：齒年也。

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左傳：申在鄆，宋太子

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左傳：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不見，徐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崇文院

狎之，拘齊慶封。齊大夫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

存亡之機也。大學：其機如此。疏：機，關也。又說文：主發謂之機。中射士，左傳

有中射之士，未見上射下射。案中如中滑中郎之中，射晉謝呂春秋，荆威王好制，有

中謝佐制者，注：中謝官名，圓謂楚策鮑注射人之在中者，吳注引韓子注亦失考也。

陳軫傳：索隱中謝謂侍御之官也。又案：儀禮射人納賓，注：射人為賓者也。昔者

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緝叛之。國名，左傳：作仍，史記：有仍杜預云：仍，仍

有仍君，集韻：或作戎，亦省作戎。竹書紀年：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緝氏，逃歸，遂滅有緝。

叛之。禮丘左傳：作黎，史記：黎山，服虔曰：東夷國名，案：思玄賦：黎，黎丘，丘，注

年大莧子黎，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即自居

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

上。中會在魯昭四年，乾溪之難，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

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西征賦：稅駕西周

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注：引作稅駕而牧

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

荀子注：分半也。王瓌詩：聞下有字。養生論：同登樓賦注。

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惑者寡婦賦注：同而惑作琴。使人問左右，

盡報弗聞。樂書：無使人二字，下同。謂使數人往問，傍水左右，鄉里何者，鼓

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

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文選注：引為下有我字，師涓，衛樂

琴而寫之。樂書：撫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

崇文院

復一宿習之。樂書：明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樂書：施

習之。報曰：習矣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樂書：施

云：一本：慶祁之堂，山曰施夷，臺名。左傳：晉侯樂施，祁之宮。注：慶祁地名。劉歆：遂初

賦：過下廡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水經注：施夷城，即上廡亭，是廡有上下，猶屈有

南北也。施夷，慶祁，聲音相近，因轉訛耳。周禮釋文：酒酣，靈公起公。

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國論：衡請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

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鼓一作撫，國論未終，師曠撫止之曰：

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禮記注：撫，抑也。國論：晉語：平公說新聲，注：作

公曰：此道奚出？道從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國樂書：有也，字論

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國語注：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水經注：同汲

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靡靡，爛漫於前，韓詩外傳：昔者樂為酒池糟隄，靡靡之樂，

列女傳：樂造爛漫之樂，可見繁麗爛漫淫邪之調，總名靡靡，不獨指紂之樂也。

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蓋世所傳不

可逐。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人下宜子其使逐之。師涓鼓究之。物曰謂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

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樂書音無師曠曰。不可。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

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國謂聽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

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山海經風道北來天乃大

八道南方而來國謂聽引韓子曰師曠鼓琴有玄鶴銜珠於中庭舞初學記同二八

八隻二列也穆天子傳愛舞白鶴二八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注道從也引此文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崇文院

集於郎門之堦。舊注堦棟端也國案樂書無之堦二字師作郎通棟世家

代醉編上高城之境而巢於高榆之頭國風俗通作進於郎門之屋論衡作郭門

之上危藝方類聚郭作郭漢書顏注廊下周屋也爾雅境謂之坊疏境是堂角端

也。再奏之而列。國風俗通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延

之曲水詩注作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音中宮商之聲

三奏延頸而鳴爾雅張也遊仙窟注頸作頭

二字衍文琴賦注聲聞于天。國論衡則作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

公提觴而起。提一作提國謂蓋起下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

莫悲於清徵乎。諸書有坐字師曠曰。不如清角。南都賦注清徵

許慎曰清角絃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

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緒白馬賦代驂象與注引黃作皇無之上

淵鑿藝文同玉海大風樂書黃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鬼神而風風蔽日又

引梁元帝纂要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引此文黃帝下有清角三字駕象

車。國論衡作象與玉海引家語曰山出器車注出銀釜丹瓶之器及象車後漢書

注引崔駰東巡頌登天靈之威駘駕太一之象車宋符瑞志王者至孝則出象

車山之精也又孔叢子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幸子而六蛟龍。國論衡作玄

以遺孔子楚辭雜象以為車皆謂以象牙飾車也

子虛賦乘鸞六玉畢方竝鏡。注鏡察同車軸端也羽獵賦畢方並鏡注楚

蛟七發六蛟蛟龍

辭曰。選衆以並鏡。又引此文。作並鏡。並步浪切。國記論訓。蚩尤居前。管子黃

木生華方。注木之精也。公羊傳注。麟祥侯。會侯也。蚩尤居前。管子黃

蚩尤太常。春龍祝融。天封后土。又云。黃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

故使爲當時當掌字。此注謂知天時之所當也。誤案秦策。黃帝代。涿鹿而禽蚩尤。恐

非此。出門諸侯。持輪拔與先馬。玉海引作並鏡。風伯進掃。兩師灑道。

書風伯掃途。兩師灑道。國原道。兩師灑道。風伯掃塵。山虎狼在前。紀黃帝

海經。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縱入風雨。虎狼在前。紀黃帝

教熊羆貔。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騰一作騰備雅騰騰蛇注龍類能起雲

通莊子騰騰陸本作騰云昔騰又徒登反國案秦族訓騰蛇騰鳴於上風鶴鳴於下

風而成形荀子騰蛇無足而飛文字作騰家語說苑皆云騰蛇遊於霧乘於風雨

而行主術訓騰蛇游霧而動說山訓龜策傳皆云騰蛇游霧而始於蠅蚩

吳都賦騰龍騰蛇騰騰蛇兮後從者檢諸書騰騰互用騰勢篇亦作騰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崇文院

覆上。國論衡作大合鬼神。蓋謂會諸侯也猶禹作爲清角。國穆天

大謂盛作之莊子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今吾君德薄。不足聽

樂於洞庭之野建之以太清太清豈即清角耶

之。吾元作主依上文正國後漢儒林傳注引無主字足下有以字藝文類聚

之。同案主君大夫之稱也平公霸主師曠豈以主君稱之今本有主字者誤

之將恐有敗。喻老篇扁鵲曰不治將恐深或云平公曰。寡人老矣。

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

陳深曰此條累千
人作交不肯減
字誠句好往返便
與左氏情弓不同

孫贖曰奇語皆出
法多奇向覺未盡於

赤地注癘病驚疾赤地旱也國案史記衛靈公五年如晉當晉昭公二年此云平公
勝之不合蓋亦雜家之說不足深辨耳國淵鑑及藝文類聚作癘病今本作癘者非
風俗通作疾痛周禮注廢疾謂癘病也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上文無此二字
聽作德無

奚謂貪復昔者智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注

瑤智伯名趙策吳注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

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注段規韓人吳

段之後國日知錄後漢段熲其先出鄭共叔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為氏者凡若此類

皆不通之說案段氏當出自段干史記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封於段干魏世家有

段干木段干子田夫智伯之為人智一作好利而驚復慈一作

完世家有段干明智一作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

性忿鸞注鸞狼也又管子下愈覆鸞而不聽從

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丑又將請地他國地下策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崇文院

舊注丑習也得地於韓則將生心它

求也爾爾雅復也注狂快復為也他國且有不能聽則智伯必

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策無康子

曰諾策作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國縣策作智

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補一魏字此及國策說

故策注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

改作桓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策注趙葭魏人物曰自恃其強

任說說苑任增魏策說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

子曰諾補曰字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智伯又令

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策注漢志西河郡有臯狼趙襄子弗與

智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策約

作結義同策舉趙字國語張談注趙襄子之幸也此云孟談者蓋配字而呼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

陰疏親元作親從國策正國百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與音預

使陰以相約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可據何地以

知有異志也張孟談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闕本

人所記非當時語也張孟談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闕本

平聲為安他書多作安其治晉陽策其作世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

于大夫稱主策作簡子其治晉陽政於襄老國語注晉陽趙邑而尹

鐸循之循其治迹如曹參之代蕭何也晉語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注尹鐸

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策注君謂襄子謂晉語簡子誠

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由此觀之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

騎先至晉陽車上元符單字從游俠傳集解所引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

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物曰五官之藏未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崇文院

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或是耶圓案此云五官之藏五藏篇云

犯五官之禁職國五官之制未聞齊策五官之計吳注案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

禮天子之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又云五官之長曰伯左傳五行之官謂之

五官楚語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莊子五官六府辟草木寔倉廩又云五

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墨子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管子上有五官以牧其民

又云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又云君不為五官治天文訓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

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兵略將軍不與五官之事而為五官

督說苑長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樂記荀子五官謂耳目鼻

口心也又家語漢元后傳五官謂女樂之官也因附于此城郭不治倉無

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此五者各有守吏審藏襄

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

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

有奇人者。有上一使治城郭之繕。物曰奇人餘子也舊注奇餘也謂

未應丁夫曰餘子二說遺有奇人者謂除廢疾者其餘悉發之也奇崎同莊子崎人者崎於人而伴於天國周禮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義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注餘子謂美也疏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為義卒不準書淨食奇民說文繕補也慧琳引珠叢曰凡治故造新皆謂之繕

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物曰謂府無庫不受

甲兵。不容不受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君召張孟

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

餘吾奈無箭何。國乃召張孟談至此百五十五字策作召張孟談張孟

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國董子藝文類聚作公宮之垣

皆以荻蒿楷楚牆之。牆策作屬注垣牆也荻蒿華屬爾雅蒲荻注即蒿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二草楷楚二本皆可為矢管子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有楷高至于

丈。謂其長茂中用也國策作其高至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

其堅則雖箇籬之勁弗能過也。書孔傳箇籬美竹也一作箇幹策

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依上文補之公宮令舍之

堂皆以鍊銅為柱質。策無令舍二字堂作室注質礎也國策質礎同說

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

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策作晉水無陽

氏韓魏至則乘晉陽之城。策無果至二字至則云者見遂戰三月

其鋒銳圍乘而攻之。

移營舒開不迫城也久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一作巢居淮

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國策作襄子謂張孟談

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

下。策注謂何國之可下。三國中孰為可降張孟談曰臣聞之亡

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智下策有士字國語王孫雄曰

計者。謂欲降者君之失計也淮南子無此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

之君。策有襄子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

次。國淮南子有不及今向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為

人也。中即上陸疏也淮南子作相中詩鄭箋云疏也

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國而如也策作我謀未遂

必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

國淮南子有且同情相成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三軍趙

約三軍無也亦通淮南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

二君韓康魏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恐謀泄

以約遣張孟談。謂以已通策無且恐且喜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

於轅門之外。策注智過智伯之族國語智果注晉大夫說苑綿疵蓋一

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

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

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

反命曰著此色

其謀曰事不雙則

崇文院

崇文院

貌將有變。謂策貌君曰何如。策注君對曰。從策補其行矜而

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內懷叛謀。視智氏行步矜矜。志氣高傲也。物曰節。禮節也。

周語注。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

以親之。策注謂親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策注謂謂

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策注謂嚮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

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且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

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

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畏

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

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

曰段規。策注宣康二諱。皆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

約。策作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策無如是則

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策作可不變而智伯曰。破趙而三分

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

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聽猶出。因更其族為輔氏。策有

不見四字。吳注。晉語。智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也。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

為輔氏。通鑑取此。與策前後不同。左傳。疏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聯屬。其傍支

別屬。則各自立。氏釋例曰。別而稱之。氏合而言之。則為族。○國策。此下有張孟

談聞之。人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人見智伯出。更其姓

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五十五字。上文又有張孟談

因朝智伯。及智過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等之文。恐謂張孟

談約期歸城。豈復出見智伯乎。注家乃以兵交。使

在其間。為回護者。遂為不通。當以韓子所傳為正。至於期日之夜。趙氏

韓子曰如此策力而不多謀

殺其守限之吏。國其指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

而亂韓魏翼而擊之。策注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

智伯之軍。而擒智伯。一作智智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

天下笑。故曰貪懷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晉世家。出公十

中行地。哀公四年。三晉殺知伯。而年表乃云。哀三年。分地。次年殺智伯。是史記自為

舛錯。今依韓子。智伯滅范中行。反歸休兵。數年又云。兵之著於晉陽三年。則知年表

所記之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

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謂唯聞道之名。未有願聞古

之明主。得國失國常何以。元作何常以。寫者誤。一無常字。說苑作當

得國恒於斯。國孟子。人恒過又云。國恒亡。朱注。恒常也。猶言大率也。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

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忘其而問道於子

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

於土簋。飲於土。餹。秦紀注。呂靜云。飯器謂之簋。如淳云。餹其地南

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

墨子。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月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

民也。黍稷不二。羹醢不重。飲於土。燂燂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

為。國案。堯典。義叔居南交。和叔居朔方。曰。幽。堯禪天下。國淵鑑。禪虞舜受

都。義仲宅東。寅賓出日和。仲宅西。寅饒納日。堯禪天下。作釋下同虞舜受

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說苑財削鋸修之迹。齊俗訓。削

削兩刃。勾刀也。之對下。其揚權篇。探其懷。毒之。成字。法同。國舊注

磨其斧。跡淮南子。削無迹。人巧之妙。四聲字苑。銀似刀。有齒者。流漆墨。其

上。削鑄鑄之迹。流漆黑之。以為器。案流鑄。並繫音。說漆。對上。削鑄鑄。史

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一作酒器墨染其外說苑

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說苑作縵帛爲茵縵謂調同物口通雅云縵無文之帛也或說音語乘縵不

縵縵漆舉注縵事無文也四謂此說後世漸趨奢麗似不宜爲無文之義縵當作曼記蔣

論訓縵縵曼帛注細帛也國周官御乘夏縵注無縵也茵蔦也路史注作縵蔣

席額緣舊注蔣草名國案原道訓浸潭苾蔣注苾者蔣實其米曰蔣胡額加

冠注冠不覆額額義同世呼扁額或亦稱額主術訓越席不緣國路史注作額緣

淵鑑同非說文辨蓋也廣志蓋可以爲席溫於蒲王子淵儉約云當編蔣織箔也

觴酌有采說苑觴勺有彩謂博古圖亦作彩觴也酌斗柄采文采而樽俎有飾樽俎盛酒此

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說苑以沒山曰沒猶滅也繫辭傳伏

犧氏沒神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路一作輅旒大

農氏儀氏沒神食器雕琢觴酌刻鏤謂彫鑿四壁聖墀說苑四壁四帷

上之地也聖墀曰土飾墀也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

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淵鑑知作

臣故曰儉其道也淵鑑儉爲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

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敵國對鄰國言也

聖又云惟聖固念作狂孔傳於事無不通之謂聖此聖字本義也周官六德與智仁

中和並言莊子盜跖共勇義智仁同稱古公亶父於呂牙孟軻於伯夷伊尹柳下惠

魯人於臧紇荀偃於子弓桓公於管仲穆公於由余皆以聖呼之與後世大不同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

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

聞中國之聲一無君其遣之女樂以亂其政樂破正武之毀

而後爲由余請期淵鑑請緩以疏其間問元作諫音之誤也從史

里悠遠山川間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

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樂今伎女也八人爲儻備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崇文院

牙坤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由余亦如是乎然早去之心秦君矣

八音也左傳注十六人也國韓詩外傳作二列藝文類聚作三人楚辭注二八二列也邢昺曰角列也長楊賦掉八列之舞戎王許諾見

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

死物曰不逐水草之利故牛馬半死也國藝文類聚選作遷誤何奴傳其畜之所

上曰戎狄與秦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不聽由余遂去之秦

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秦字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

得之以已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

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

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

者何臣一作人呂春秋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記論訓作涿聚史記涿

也君雖樂之將安得說說云君且安得樂此海也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

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援取顏涿聚

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

以三之可也說苑云以臣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

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趣音至三日說苑作而

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謂至如公至自齊之至此田成

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國說苑爲顏涿聚齊景公

及晏列諸子且田成子齊卿不宜自稱寡人顏涿聚齊大夫未必呼之爲君當以說苑所傳爲正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

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崇文院

精刻辰翁曰此下缺

下。史記正義九合左傳云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十五年會于鄆十六年同
是也一匡謂定王為天子之位也五等諸侯論議合同志以謀王室左傳召穆
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鄭生傳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家九與鳩糾通
左傳注糾收也然國語及管子謂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偶符其數故相傳為九
會之義也管世家悼公曰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可見九是衆收之義也一匡匡叛
亂者而統一之論為五伯長。孟子五伯桓公為盛國五伯。管仲佐之。論
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管仲老不能理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

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
一無此病二字。管子作此疾。國仲字也。父男子之。
美稱曾禮之為仲父。猶魯哀公諱孔子稱尼父也。管仲曰。臣老矣。不可
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
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為人。剛
愎而上悍。鮑上一有天字。悍作悍。荀子注。悍凶暴也。物曰上。尚同。剛則犯
剛。說文。尚高也。悍如扞格之扞。上悍謂以強禦自高也。剛則犯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崇文院

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一作不
懼也。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
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積以為治
內。二稱篇作自宮。難一篇同。家語史記墳羊國語說苑。羊王肅唐固皆
云。雖雄未成者。字又作積。易釋文。劉云。豕去勢曰積。舊注。積虧勢也。其身
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一無公字。
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選一作齊。魏
為事。君欲適君之故。適順也。順。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
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
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
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

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
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
廉外。少欲而多信。中心堅貞
外有廉隅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
可以大任。物曰。二句交互看。廉外而堅中。足以
為表。堅中而廉外。足以大任也。少欲則能臨其衆。
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
一年餘。管仲死。一說此文誤倒。實云。
管仲死居一年餘。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
刁。物曰與
之以政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魯境
魯境豎刁率易牙

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
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一作戶誤。正義引呂氏春秋
曰。桓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墻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
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慨然歎。蒙衣袂而死。呼壽宮。蟲流出于戶。蓋以易
管之扇。三月不葬。物曰。公守室名。井曰守。猶閉也。閉公于室也。故桓公之故桓公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崇文院

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
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
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韓襄王四年。秦使
年拔之。斬首六萬。然公仲諱和事。史策載在宣
惠王十六年。而發端作秦韓戰于濁澤。與此異。
不可恃也。公仲諱相。國別其。名史。
策作侈。策注與。謂山東。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選
儀相秦。策有今秦。
之心欲伐楚句。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選策注。名都。郢邑。有問
以名通者。則不繁。國鹽鐵論。燕之涿。趙之邯鄲。魏之温。韓之祭陽。是患解
齊之臨菑。楚之宛。丘鄭之陽。覆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是患解
於秦。而害交於楚也。選謂嫁
害于楚。君曰。善。君一乃警公仲之行。

警策作傲舊將西和秦策作讓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

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

其練甲秦之欲伐我久矣句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

所以廟祠而求也物曰謂求也禮注求曰祠其為楚害必矣

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趣促也使所親任之臣

其事也過秦論信臣精卒淮陰侯傳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楊升處外集申屠

剛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劉虞傳道路塞塞信命竟不得通其曰信人可信任之人劉

虞傳滅去人字謂信人之命猶不可通也晉人語尚簡省直以信為使者物曰

信臣使臣也丹錦總錄越絕糧告羅子吳使素忠為信古者謂使者曰信曰

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舊注信

策作遂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言說韓韓使

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北道也謂韓使者曰報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崇文院

韓君言教其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

君大說說一止公仲史有之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

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

禍則危國之本也誣猶言侮也史策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

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趣疾也督使疾

趣我攻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使者冠蓋相望宜陽果拔為諸

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國削上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

裼而觀之袒裼有二說左傳其褻浴薄而觀其辭魯國語曹公問其辭魯欲

捕池魚之租而鰲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鄭文公臣叔瞻伯呂子作被瞻此

誤混耳喻老篇叔瞻諫鄭君則與諸書合矣晉語文公諫觀狀以伐鄭又

云叔瞻曰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買遂云鄭復效曹觀公辭魯之狀故伐之叔瞻

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

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傷害君不如殺之曹君弗

聽鰲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

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舊注君之

及已其禍之至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

吾是以不樂與音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

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窮謂遇也曹

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自曹而始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崇文院

子奚不先自貳焉左傳注別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

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

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

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

獻公不幸離羣臣物曰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自獻公

內外之間奚齊悼子見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

血食也周語敬其祓除注猶掃除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

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

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

為晉君國革車兵車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疇騎同伍相保精練之騎也齊

子作人與人相保案楚語臣能自壽也注壽保也嗜善通荀子君嗜新序作尹壽又與壽通王逸楚辭注四人爲僦六韜險戰之法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又云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卒二百騎一將是猶網有紀綱也左傳所謂紀綱之僕或此重耳卽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山曰懸繩也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激迫也山曰違去也國汲冢周書蒞良夫曰無道左右臣乃違注違畔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三

十九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孤憤 說難 和氏 姦却

江都 松阜園纂聞

孤憤第十一

史記索隱曰謂憤孤直不容於時也舊注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疑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國合黨類。不明察不能燭私。能

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燭照也。人臣循

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所謂重人也。從山氏補所字。謂循上

之忠。于國者非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便家力能得其君。謂其智力能得君之恩遇也。孟子管仲得君如此。此所

為重人也。為謂通。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

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且將也。明察之智勁直之

當塗用事之臣。威權重者。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

在繩之外也。舊注必。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

之仇也。當塗即孟子當塗也。國郭璞詩長揖當塗人。注當塗路也。六

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事要權柄謂賞刑也。是以諸侯

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不應謂所索之事不聽也。物曰訟

上。一軍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阿附重人則雖無

之。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近主為主親近也。舊注匿匿非也。

陳深曰此兩段意是對偶而文氣變化不滯

孫曰兩派各五。專而長短句。然無

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禮卑不見尊禮。也外儒夫人主

之所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翊者。

嚴穴之士。徒也。今嚴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舊注談謂為重人。延譽也。國百家

字談謂蘇代為子之游說之類。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

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仇指智。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

察其臣。不能去四助之壅蔽。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弊蔽通

同。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便習舊

之反也。楚策。若夫即主心。同好惡。舊注重人舉措常。就主心同其好惡。固其所自進

也。用此術取進幸於。君為當塗者固然。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皆

聲譽也。則法術之士。欲于上者。要也。非有所信愛之親習

故之澤也。所近字誤。下作近愛信澤恩也。管。又將以法術之言。矯

人主阿辟之心。阿曲也。辟音僻。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

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疏一作疎。舊注數理

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

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

一國爭。其數不勝也。義不同。一國謂國中士民皆黨重人。法術之

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物曰謂得見

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親其。故法術之士。

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物曰道。故資必不勝。而勢

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舊注法術之人。既資必不可勝之數。又

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所行事。似有過失。則誣罔而其

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窮窮治也。是明法術。私劍刺客也。

而逆主上者。不修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逆謂匡主之失也。山曰主上字。出諸

子高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矣一作也。言曲。為重人懼之類。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功勞則借名而

積功曰伐。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物曰謂借外。諸侯之權也。是以

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注。奮

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下篇周參驗而審言辭。不待見

功而爵祿。不合參驗。故可誣良臣以罰。不待見功。故可借私人以賞。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

亡而進其說。山曰蒙。讀為冒。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或說。乘乖

誤。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愈一作遇。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

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

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亦非吾

也。與越無異。八姦篇所謂亡君者。非其國也。而有之。所得制

者。皆非己有也。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知不類越。而不

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上知一作智物曰。謂人主皆能知其國

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山曰主。宜作之。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

而田氏用之也。一無也。字。田氏。姜姓。田氏。姬姓。田恒。之子。田和。篡呂。自立。周安王命為侯。所以謂晉亡

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瀾姬。晉姓。晉世家景

公十二年。晉始作大卿。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不知收。是人主不明也。

今指山東諸國。不必限韓也。注。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

國同事者。不可存也。山曰。尚書。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荀

子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國潛夫

張榜曰。前二段二。論晉書。大臣太更。趙成。一中段。

論有此語。而事作桓譚新論。引傳曰。與死人。今襲跡於齊晉。跡一作蹟。家語。人主

同病者。不可為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為謀。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荀子。欲國安存。不可得也。令臣專制其國。而

能。揆述於文武。舊注。襲迹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萬乘。大國。千乘。小國。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

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

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

論賢也。荀子。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

新序。亦有此論。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說文。程。品也。物曰。謂。評論其行事也。

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說人主信左右毀譽之。人臣

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精。清。通。外。儲。顯。學。作。清。又。精。清。通。外。儲。顯。學。作。清。又。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晉語。小心精潔。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辯。辨。通。別。也。荀子。上。其修

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或說。其修士。宜作其修智之士。恃。其精潔。四字。疑。舊注。文。混。入。正文。

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舊注。智士。不。重。說。似。關。文。問。案。智士。以。治。辨。進。業。故。不。能。以。枉。法。為。治。也。此。說。修。士。而。智。士。攝。

在其中修士智。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持其。精。潔。不。聽。請。謁。矣。不。枉。法。也。

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

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辯。清。潔。治。辯。之。功。制。於。近。習。元。

者。誤。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

塞矣。如。西。門。豹。請。復。治。鄭。之。類。不。以。功。伐。決。智。行。智。智。士。不。以。參。伍。審。罪。

過。舊注。決。智。行。當。以。功。伐。審。罪。過。當。參。伍。之。參。伍。比。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

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傍注。左。右。近。習。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愛。皆。無。能。與。愚。汙。之。人。

張榜曰此段皆一
左右太信成一
中

張榜曰此段皆一
太真左右太信二
中

人臣大罪人主大
失是後半一大段
陳深曰小段小結
東大段大結東小
此考

而必用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萬乘千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互文其實。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物與相相。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任也。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

主利在豪傑使能。舊注。豪傑之人。有材能者。乃使用之。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問取富貴也。有度篇。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故主失勢而臣得國。威勢之所以下移也。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

臣竊為大王恥之。孝文紀注。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唯唯。傳。侯使者操王之璽。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漢書。叙傳。與爾剖符。注。謂封之。○舊注。相室家

定本韓非子纂問卷第四

崇文院

臣也。漢志。董仲舒曰。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顏注。亦謂家臣也。圓案。三晉以大夫為諸侯。猶仍舊號。故呼相國為相室也。八經。篇。相室約其廷。臣內。儲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亡微。篇。相室輕而典。謂重。皆指執政大臣。舊注。以家臣為解。非也。漢志。相室在大夫上。亦謂相國室實。謂諸故。稱相室。顏氏未之考耳。又。秦策。及平原君。傳。相室諫公。父文伯之母。正義。云。謂傳姆之類。鮑彪。云。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恩謂家老。諫其主。母復何嫌乎。二注皆拘因并。此。人臣之所以誦主便私也。舊注。誦。誦也。設詐。謀以誑誤其主。故當世

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物曰。主變勢。只是主失。以移主意。非也。圓案。十無二三。言其少也。井曰。主悟重臣。自取富貴。故諷罰之。固。故通戰國策。魯仲連謂新垣平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臣。而將軍又何得乎。故寵。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汗而不避。姦

人。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汗而不避。姦

張榜曰發言之大
之失。承上點明
而已。此文字變
化

司馬光曰。非最
得之意。文曰。非
精。請。法。字。句。無
張榜曰。天地。風
謂。其。人。巧。極。天
錯。非。虛。也。

公曰。余。國。恐。不
能。自。說。耳。揚。子
而。卒。死。子。說。難
何。反。也。曰。說。難

其。所以。以。死。也
則。退。乎。不。說
人。而。不。不。不
矣。亦。無。不。不
必。向。而。求
無。所。不。不
取。死。說。難
非。最。意。之。文
句。出。子。不。不
孫。然。亦。不。不
盡。然。亦。不。不

者也。大臣挾愚汗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舊注。侵。奪。百姓。如。漁。者。之。取。魚。也。朋。黨。秩。官。之。吏。隱。下。而。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比。周。相。與。左。傳。注。比。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勞。辱。謂。稱。藩。事。人。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一。索隱曰。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舊注。夫說者。有逆順之難也。圓案。太史公自序。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注。一云。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張注。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又。經。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史。記。本。傳。亦。載。此。篇。問。有。小。異。附。錄。中。收。本。傳。宜。參。看。之。故。不。具。舉。其。異。同。也。

凡說之難。荀子凡說之難。以至卑遇至高。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物曰。謂。知。未。足。以。說。之。則。雖。欲。說。之。不。可。也。是。知。似。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物。曰。謂。雖。智。未。有。辯。則。不。得。能。明。吾。意。也。是。辯。以。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物。曰。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謂。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劉。案。莊。子。自。非。韓。子。所。謂。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善。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投。合。其。情。故。曰。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舊。注。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今。陳。名。高。之。節。彼。則。以。為。說。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史。記。陰

也。物曰。謂。知。未。足。以。說。之。則。雖。欲。說。之。不。可。也。是。知。似。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物。曰。謂。雖。智。未。有。辯。則。不。得。能。明。吾。意。也。是。辯。以。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物。曰。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謂。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劉。案。莊。子。自。非。韓。子。所。謂。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善。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投。合。其。情。故。曰。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舊。注。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今。陳。名。高。之。節。彼。則。以。為。說。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史。記。陰

定本韓非子纂問卷第四

崇文院

也。物曰。謂。知。未。足。以。說。之。則。雖。欲。說。之。不。可。也。是。知。似。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物。曰。謂。雖。智。未。有。辯。則。不。得。能。明。吾。意。也。是。辯。以。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物。曰。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謂。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劉。案。莊。子。自。非。韓。子。所。謂。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善。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投。合。其。情。故。曰。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舊。注。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今。陳。名。高。之。節。彼。則。以。為。說。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史。記。陰

也。物曰。謂。知。未。足。以。說。之。則。雖。欲。說。之。不。可。也。是。知。似。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物。曰。謂。雖。智。未。有。辯。則。不。得。能。明。吾。意。也。是。辯。以。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物。曰。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謂。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劉。案。莊。子。自。非。韓。子。所。謂。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善。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投。合。其。情。故。曰。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舊。注。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今。陳。名。高。之。節。彼。則。以。為。說。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史。記。陰

也。物曰。謂。知。未。足。以。說。之。則。雖。欲。說。之。不。可。也。是。知。似。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物。曰。謂。雖。智。未。有。辯。則。不。得。能。明。吾。意。也。是。辯。以。難。矣。然。亦。非。韓。子。所。謂。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物。曰。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謂。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劉。案。莊。子。自。非。韓。子。所。謂。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善。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投。合。其。情。故。曰。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舊。注。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今。陳。名。高。之。節。彼。則。以。為。說。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史。記。陰

隱曰：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

而詐欲為名高之節也。徒見外貌，不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弃其身矣。舊注：內情故不親。

其言明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索隱曰：若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遺類戮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

以密成，語以泄敗。機事不密，語言未必不可不察也。語及所

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說者語次泛及陰事，則似先知其密謀，今以發

顯有所出其事。一作事而山，乃以成他故。事也，說者不徒知

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人主公然有所行

有在焉，陽託其名欲因之以成其私心所欲為也。說者不獨能知借名之由，其又兼

知其陰情所欲為之事，則必猜忌而相危矣。或曰：如齊桓公惡蔡姬，乃以其附楚之

名伐蔡，附楚顯出也。惡蔡姬乃其所以為也。物曰：史記作彼顯有所出事，適以為

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以此推彼也。字當作他字，字畫殘缺為爾，故字說不去。

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

也。如此者身危。國說者嘗為君規畫而當事機，他時又有內謀知謀之士，

如齊桓公欲伐莒，與管仲謀之，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厚也。索隱曰：而東郭垂自外察其動貌而知之。

輒吐衷誠，極知其道。說行而有功，則見忘。一作德忘，史記德亡，索隱曰：說也。國極知致吾知也。

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索隱曰：思慮未深，輒評時政，不

壞有盜却為見。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

疑即此類也。此者身危。一無下者，字過端過失之端見于外也。貴人或得計而欲

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得計事得宜也。物彊

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舊注：不能

而止，必謂說者不計事情而與怒也。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強述關

中，遂自忤情，自招誅滅，張之以其所必不為也。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

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止之以其所不能已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矣。與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孫康曰：上皆陳說，下乃學術妙論。

論細人。則以為為寶重。史作竊權大人與所說之主同等者，細人微者也。

其所憎，則以為為嘗己也。舊注：嘗試也。謂試己含怒。徑省其說。索

曰：人主意在文華，說則以為為不智而拙之。拙一作訕，史作屈。米鹽

博辯。賈傳：減宜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山曰：天官書：復雜

以為多而交之。君謂煩多而交雜也。舊注：米鹽之為物也，積聚萃以成計

懼懦而不盡。舊注：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怯懦懦弱有所畏懼不敢具言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慮謀也。肆放也。謀

則謂鄙俗傲慢，不知禮節也。舊注：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凡鄙

俗直而侮慢也。國荀子注：廣讀曰曠，趙策：臣南方草野之人也。禮記：曠野則野，疏

田野之人。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

之所矜，而滅其所恥。舊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

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物曰：強之強壯之也。其意

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

也。司馬貞云：少者不足之辭，物曰：謂其意頗自以為卑下，而不能已是，故不

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

多其不行也。高誘云：多猶實也。謂其意有所景慕高仰，而其材實不能企及

行有所矜，以智能。所一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

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伴不知也。以資其智。舊注：多舉與彼

實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伴不知也。以資其智。同類之異事以

我伴為不知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楚策注微不顯也。見猶示也。相存之言。安利之計也。明說能用此計。必得聲譽。則密與彼之所

私利者。相合故不得不納其言也。物曰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誅。微見謂隱隱乎言外。使其思而自得之。則密與彼之所私。慮者相合。故不得不去其事。

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事之危。害于國家者。顯論若行。此必罹謗。則密與彼之所私。慮者相合。故不得不去其事。

也。譽異人與同行者。乃所以規異事與同計者。乃所以有與

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

飾其無失也。異人之行。與彼同汗。異事之計。與彼同敗。說者盛為文飾。以明其於義無所傷失也。國孟子說齊宣王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

王如有此亦救汗敗之類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彼矜其力。自謂多大。則不得舉彼力難勝之事。以阻格之。蓄注概礙也。秦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若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

僇。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謂謂過失也。彼矜聽斷。自謂事以激怒之物。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矜計策。自謂多智。則

以窮屈之。蓄注凡此皆所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糜。所說大以護其短。而蓄其長也。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糜。意願合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莫逆出詞。發言亦不犯觸也。繫糜猶言犯觸也。一作繫糜。史作擊排。索隱曰。韓子作擊摩。圖案擊摩亦排斥之義。墨子相逐相投相擊相摩。○史記大忠無所拂辭。悟言

無所擊排。以此推彼。忠意字誤。辭悟散次。悟當作悟。悟同大意。無然後極。騁

智辯焉。此廼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廼所以元作道。所

皆所以干其上也。謂干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役身以進也。乃始進用。如此其汗也。如上一符。加

言為幸。虞而可以聽用。而振世。物曰。謂身身猶可況於

仕之所恥也。仕士通荀子。有致仕篇。夫曠日離久。廣雅離遠也。晉語

注離也。過秦而周澤既渥。既一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

論曠日長久。

方深曰。飾當作區。飾直指是非。以

史引作交。管子上下交引而不和。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舊注割引亦爭也。左傳引其封疆注引正也。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身得直。言極諫之名。以光飾其身也。舊注直指謂無所迴避也。以此相持。此

說之成也。君容直言。臣盡忠計。以此互相保守。此說說之樂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云。在豫州。鄭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阮瑀伐曹公書。陰有鄭

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

國也。子言伐之。何也。國竹書紀年。周平王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胡

儀傳。秦楚娶婦嫁。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

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

鄰人之父亦云。謂之父或謂之父考。暮而果大亡其財。舊注此

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者。說皆當矣。元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說者傳寫。殺次。史記作此。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史厚作甚。厚薄猶大小

二人說者。其知皆當矣。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舊注處用其知不

或見戮也。圖尚書。非知之難。行之。故繞朝之言當矣。左傳文十三年。其

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一無也。字舊注

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昔者彌子瑕

子瑕母病。無暇字。人閒往夜告彌子。諸本及史記。選注說苑治要

謂彌子家人。圖藝文類聚。作其人有夜告彌子。叔孫通傳。往來索隱曰。謂非時也

陳涉傳。又問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圖中索隱曰。問音中間。鄭氏云。問謂竊令

人行。彌子矯駕君車以出。中山王。彌子。幸歌。彌子。矯後。駕注說文曰。矯

作歸呂春秋婦鄭伯之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別

罪。史記治要藝文類聚並同。選注。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

不盡以其半。啗。說苑奉君治要。啗君。國史記忘其口而念我淵蓋食我治

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

車。固故通治要作故。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

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當

而所以前之見賢文錯誤也。愛憎之變也。變上史記有至字說苑有

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

疏。疏一作疎治。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

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

騎也。山曰左傳蔡墨曰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國毛詩釋文蟲直忠反本

字佩文作可。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

人。舊注嬰觸也。爾雅雅頰龍之元有逆鱗一尺而

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此段

與今本大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之處若嬰之則殺

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國史記治要。國史記忘其口而念我淵蓋食我治

喉下有逆鱗徑尺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後漢

李雲傳注。夫龍之為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

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盧諶詩注。楚人下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

中七啓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則亦幾矣。

則亦幾矣。

則亦幾矣。

則亦幾矣。

則亦幾矣。

宦者傳論注及寶植書注二處皆同。而璞玉作玉璞。唐類鑑作下和得石於楚山

中。藝文類聚無璞字。後志注引荆州記云。州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下即荆山首曰

景山。卽下和抱璞處。奉而獻之厲王。楚世家。齊數子熊咆。立是為躬。卽十七年卒弟

和抱璞。厲王。武王熊通。立五十年卒。子文王熊賁。立。疑。躬

右足。答寶。厲王。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

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曹。植。書。注。文。同。而。成。王。作。文。王。同。出。一。手。同。引。一。書。而。其。有

異。如。此。豈。得。實。誤。使。然。乎。但。云。云。王。者。甚。謬。文。王。之。子。熊。難。立。五。年。弟。熊。懼。殺。之

代。立。是。為。成。王。則。其。去。武。王。時。亦。已。遠。矣。國。高。誘。云。厲。王。共。王。之。庶。子。熊。度。也。

厲王使玉人相之。物曰玉人之玉。通非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

為誑。而刑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

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

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

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江淹書。泣盡而繼之以血

也。注。引。此。文。云。下。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

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

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

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都陽傳注。應劭曰。下和得玉璞

石也。別和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下和抱璞。哭

于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秦隱曰。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山曰。又見新序。題

目也。治玉曰理。月令。廣義。引此。厲王。文王。共王。共王。文王。亦有異。而云。王使取剖

之得寶玉。封為陵陽侯。不。就。蓋。其。說。本。出。雜。書。故。語。陶。耳。雲。谷。雜。記。云。案。楚。世。家。削

通。自。立。為。武。王。是。楚。之。王。自。熊。通。始。其。先。初。無。所。謂。厲。王。者。豈。卽。其。先。躬。卽。今。姑

置。而。勿。論。且。以。武。王。初。卽。位。之。年。言。之。是。歲。為。周。平。王。之。三。十。一。年。歲。在。辛。丑。至。文

王。卽。位。之。年。壬。辰。已。五。十。二。年。矣。若。以。厲。王。尚。不。止。于。此。和。雖。三。歲。不。應。歷。年。如。是

及。前。漢。都。陽。後。漢。孔。融。及。陳。文。王。而。有。成。王。又。趙。壹。傳。注。引。琴。操

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凡例主作王。舊注所獻之璞。設令未美亦無害於主也。然猶

兩足斬而寶乃論。物曰。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

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謂人主

欲禁下之森私非用法術則不可也。然世主求法術之心未必如求和璧之急也。夫

獻所急求之寶猶犯兩刑。矧於法術格其非心。自非明主莫之能曉。苟不傾意以求

法術則將何以禁下之森。然則有道者之不謬也。特帝王之璞

未獻耳。有法術者。法術之士也。法術可以致帝王。而未蒙採用。故曰帝王之璞也。

論寶則懷法術于世主者不見。鍊斥必遭刑戮。言獻法術之難也。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

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浮萌游民。謂商工也。而游士危

於戰陳。游士游宦之士。謂儒俠也。墨子游者。謂游俠也。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

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十三 崇文院

倍音背人主篇。周作合義。同物曰。道言有道。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

之言。國楚辭雖不周於今之人。兮注。周合也。

必不論矣。國鹽鐵論注。引新序曰。荆人下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

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

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

之別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寶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設此臣之所

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

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

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乎。賢人與姦

臣猶仇讎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讎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

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纜繩。然後霸王之君與焉。

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

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物曰。戰國之士。封者皆以君爲號也。若此則上逼主

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貧作。貪誤。不如使封君之子

孫三世而收爵祿。喻老篇。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功臣之子。襲封如故。至孫收之。是再世食祿。三世絕也。彼曰再世。此曰

三世其實同耳。莊王之時。已有此制。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

經久廢弛。故重修之。非吳子所創也。

官。舊注。枝官非吏。急者如樹枝。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闕宋

景文。詩何言漢。漢學正似楚。枝官用此語也。案枝官。字說。枝官。王制。所云。凡

執技以事上者。宋順宗時。罷翰林醫工。粗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文宗時。省

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共一千二百七十人。是亦損

枝官也。以奉選練之士。史記。蔡澤曰。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

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

士。功已成矣。而卒枝解。

楚。難言。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商君傳。令民爲

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注。五家爲保。十家相連。國呂子高注。適實也。

燔詩書而明法令。物曰。觀此言。則不始於李斯也。國案。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令天下

私門之請。不得私。諸誦也。而遂公家之勞。有功勞於公家者。不滯其賞。遂通也。禁游宦之民。

謂備俟類。舊注。不守。而顯耕戰之士。顯謂。重用。孝公行之。主以尊安。

本業。游散求官者。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十四 崇文院

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史表。秦孝公十年。公孫鞅

十五年。孝公薨。此云八年。不合。疑脫十字。山曰。此事又見下篇。及秦族訓。鞅

商君嘗與太子有隙。太子立公子虔之徒。譴之。商君大恐。謀反。事露。遂伏誅。楚不

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

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

民惡治也。獻法術固難。而行之亦不易。既能行之。守之更難。極言法術之士。孤危。否窮。難乎免矣。當今之世。大

臣貪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大臣皆圖富利。欲逞私威。小民

更甚。前時俗之極。澆惡也。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

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

無霸王也。帝王之璞。掩沒不用。故世不治。人主孤憤。並有此論。

姦劫弑臣第十四

揚曰。看它用字。揚何等工雅。

趙本題注。此下爲。姦劫弑臣。世本亡。其。篇首四百五十六。

字不補其文補其
後而合於和氏其
陳深曰韓子深講
此數言皆長遠權
在惡不得行其說
然卒死于漢命也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字曰治要

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阿主

好凡人之大體。物曰猶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

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

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謂任下夫取

舍合同。從治要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

幸之道也。治要以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

臣者也。從治要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有

作非參驗以審之也。治要無二也字圖佩文必將以曩之合己。

信。今之言。姦臣阿諛同其好惡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治要欺此之謂擅

主之臣。禮制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

陳其忠。治要無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治要法作

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

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

罹其害。為姦臣為姦利以蔽人主。蔽一作弊行財貨以事貴重

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

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

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

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

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物曰情實也幾期同。雖萬不疑。傳注幾讀

雅云。觀望也。又廣韻。說或作幾。左傳。庸可幾乎。史記。發字例。幾音記。又。幾字也。而

子下官之。冀選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選者。則如

以理。餌鼠爾。必不冀矣。子華子是。縱權於陸。而發勅於川也。其亦不可。若以道

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道化法術可以化導天下是

猶蟬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有

安字。又有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

也。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孟子。未有義而其百官之吏。亦

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安下或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

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

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矣。矣元作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二者不可以得。或說此下當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

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眾。而以法

事君者少矣。為猶助也國百家。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

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

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

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法度術數

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說苑不固溺

緊於左右。山。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因參驗按實

日。荀子。循名案實。君之事也。奉法宣命。臣之職也。也。審言辭循

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一作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

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私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也。從山氏補也字必不幾矣。顧顯同峻谿深谷也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居下。一無居字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忠節上達無壅下得守其職而不怨。因能承任故無伏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山曰顯學篇夫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呂子不侵篇亦有此論。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無字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下之欲惡皆制于君。則皆爲上盡力矣。外儲秦昭王曰。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以計合也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奉公者信賞以示利。國矣字。行私者必罰以示害。天尾誤分。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日索姦表。而國已治矣。姦邪同。不自索三字。佩文作無一字。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治要無目必字。下同。耳必同弊作蔽通。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術

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治要天上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什

國危。古秦之俗。羣臣廢法而服私。羣元作君。從山氏正。服行也。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未作。而利本事。困一作因。未作商工。本專耕農也。不準書高祖。食貨志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疾惡也。謗書滿不惑聽爲君難也。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告姦者衆也。告元作姦者不容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廣一作一。謂威克愛故。刑期于無刑而致富強。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夫

穿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妄非有術之士。妄引上世之頌語聽其言者危用

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

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

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傍注指儒者稱先王比有術之士也。猶蠶埴

之比大陵也。蠶埴蠶封大阜曰陵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

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

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者

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

死亡繫虜之患。將字意管到此潘岳關中詩注凌作陵云着頌篇曰陵侵也得遂謂終天年也此亦功之至

厚者也。功一作公愚人不知。願以為暴。願反愚者固欲治。而惡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其所以治者。者元作善從山氏正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

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

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也。補也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

為法國者。物曰為法於國也或說法治字誤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謂去世之

法之嚴。斷也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

於俗。國安于故俗也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而俗勝矣。從字氏補而俗勝三字先

王之義陳嚴刑者。世俗反。謂立字聞亂之朝也自此以下至非

以爲非也。國一有此三字處非道之位。明主弗能聽也三百八拾四字或在

上文此田成之所以殺。被衆口之譏。即民疾怨而溺於當世之言

謂爲俗說所固溺也。不順道。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

哉。幾讀曰豈物曰此段稍難解當嚴天子言犯入主之心也山曰嚴如孟子嚴諸侯呂子萬乘之嚴主之嚴趙岐云嚴尊也又大學鄭注嚴謂可畏敬也國非其

道而處之。故曰非道之位。雖處論處非其位。行非其道。處子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此夫智士所以至死

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物

言楚莊王之弟別。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中山策立陰簡以爲正妻余

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傷其身若欲楚君者曰。得爲君之妾甚

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

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夫人所猶言夫人手妾以賜死。若復

幸於左右。一無此十字以已同謂妾已死後左右被幸者恐復如妾不免乎

以激。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弃正

妻。弃廢也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

之裏。以示君而泣。親身衣左傳云袒也若友林子博曰裏宜作裏字又

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國而如也如此子之

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

而子以之死。國之字亦指妾詐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尚可以毀

而害也。尚元作而寫者誤一無而字君臣之相與也。非

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羣一作君

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

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

情可謂殘刻無餘

王維讀曰斷事人

孫慎曰妙句

揚慎曰辭命剛強

孫賓曰與孟子際
此奪

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孟子說魏王曰王亦曰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仁義而已矣世儒祖之。

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割地稱藩。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也。一無與字從山氏補也。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外不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元作不外。皆欲行寫者殺次。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為私善謂務曲學也。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衰。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惠愛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檄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西征賦。揮銜。馬口中長銜也。國王吉傳。願注。極車鈎心也。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本經訓注。王爾古之巧匠。繩墨。端正也。繩墨所以正曲直也。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一無欲字。故能為。

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則賞不為私賜。見功。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罪有必罰不為私赦。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犀車。外儲雜勢。並作固車。義同。乘舟之安。持

機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墨子。車以行陸。陸舟以行川。谷。荀子。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傳注。直渡曰絕。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牽。國猶拘。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崇文院**

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一作功。處位也。外儲。處。子之處人之所欲也。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十過篇。主作長。山曰。主首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臣字。一脫。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黔。一作黥。同。黑也。山曰。黔當作黔。秦策。黔劓其傳。賈誼傳。與衆庶同。黔劓。黔。又云。豫讓。讓。面吞炭。注。當無。

補慎曰與論語下
字別亦有致

也。以毒薰人之藥。鈔並同。以鐵束頭髮也。戰國時未有鉛。山說得之。是雖有殘形殺身。以為人主

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一無有字。謂無秋毫也。之末。益于智伯也。此

吾之所下也。下猶卑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

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此他無所見。蓋策士之談也。二人餓死首陽

之陵。若此臣者。一無者字。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

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

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多猶賢也。諺曰。厲憐王。莊子厲之人。夜半生

賴索隱曰。古多信厲為賴。今賴字從病。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案自此至篇末。見楚

策而云。荀子為書。諷春申君曰。厲人憐王。注厲雖惡疾。猶愈於劫。劫反憐。王劉辰

翁曰。此韓非語。尚不應用吳云。韓非正用荀語也。山曰。又見韓詩外傳。國此不

恭之言也。所擬非倫。故曰不通。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二十三 崇文院

弑死亡之主言也。謂為通策作。為弑一作殺。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一無主字。

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

急。主斷見外傳。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

也。父兄同姓之臣。禁誅謂禁其姦而誅之。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

義。適音嫡。一作的不義。謂庶孽不宜立者。特推立之以結私恩也。國殺梁傅諸侯與。正注。正謂嫡長也。韓詩外傳作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

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

問病。入入臥內。策無因入二字。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策注。昭元年。

齊崔杼其妻美。策其作之。韓詩外傳同。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

也。如往也。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

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左傳注。求還廟自殺。崔子

補慎曰。收得古定

補慎曰。詳遠勢近

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落於牆也。

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斫音酌。斬也。死猶殺也。而立其弟

景公。策注。襄二十五年。近之所見。策之作代。國韓詩外傳作近世。李兌之用趙也。餓主

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秦策注。淖齒相楚。使救齊。因相之。索

呂春秋。正名篇。作卓齒。實傳卓氏。徐注。卓一作淖。國小學句讀。淖音開。擢涓王之筋。涓。涓同。策注。擢引也。懸之廟

梁。宿昔而死。策音作夕。秦策。范唯說。秦王曰。李兌嘗趙。因主父於沙丘。百日

也。通作昔事。在國四十年。故厲雖癰腫疔瘍。厲。疾皮肉腫起如繩。漢楚策。作癰腫。韓

詩外傳。作痲。痲。莊子釋文。引李注。腫。腫猶盤。也。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

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策作近代。未至於餓死擢筋也。故

劫弑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 二十四 崇文院

矣。一無於字。他書亦有。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策作。雖厲。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四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亡徵 三守 備內 南面 飾邪

江都 松臯圓纂聞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大夫稱家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凡者不

必之辭。羣書治要引尹文子國貧。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特

交援者，可亡也。簡猶慢也，務謀慮用私，羣臣為學，門子好辯，私務

學者必好空辯。傍注門子謂門下人也。山曰：周禮其正室皆謂之商賈外積

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內困一作石仗，財貨輸于外，不流通，故封內之民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林篇衛人嫁女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呂春秋記此事云：嫁，不必生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好宮室，臺榭陂池。水曰池，李巡云：臺積土

有屋曰榭。事車服器玩好，以飾車馬服章器，罷露百姓。列子：氣其甚，

通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外儲罷者，百姓煎靡財貨，備內篇水煎沸竭盡

煎靡同，壞也。楚辭：精瑋靡以爲糧。注：靡，屑也。墨子：民之事，靡民之財。荀子：論刀布

日煎靡，國通雅引枚乘傳：漸靡使然。漸，通引韓子此說。說非汲冢周書史記解曰：

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用時日，事鬼神。

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呂

逸周書：昔者立都，實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聽，以爵。聽人言，則不待參驗。

一作不以衆言參。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出入皆由一人之言，官

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行財賄，因重

而無成，柔茹而寡斷。見事遲緩則無成功，好惡無決而無所

定立者，可亡也。國漢元帝紀：贊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

變引楊慎曰：古篆軟硬之狀，長儒之儒老，嫩之嫩皆作與通雅引淮南子：蔡靈之生

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論語：戒之在得，漢志注

喜淫刑而不周於法。一無刑字，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

文麗，物曰文，章麗辭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

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事以密成，語以泄

狠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亡也。好勝人者不能含己，以從諫也，自信自用也，國袁紹傳：引狼作伴，注引無

而無職，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特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

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物曰所迫，所密邇者，國怙亦恃也，西周

交而輕近，羈旅僑士。左傳：羈旅之臣，注：羈，寄旅者也，山曰：旅，重幣在外

左傳：送其幣于晉，注：幣，妻子也，股紀：幣，修汝漢，雅：隆云：幣，學同，道策：官室小而幣不

衆注：幣，金幣所藏，吳注：幣，與等，通詩注：子孫也，圓謂：妻子人所愛，重爲身，重果故曰

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重幣則外不藉矣，物曰：明從它國來說者，上問謀

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山曰：左傳：諸侯侯位以，民信其相，下不

能其上，或說能好也，斯序苦兩君之不，相能也，說苑：譬如水火之不相能也，主

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上得主，下收，境內之傑，不事

而求封外之士，事用，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

陳深曰：前辨後總
律下法法甚奇
四十七可亡也一
七亡徵而末凡四十
語結末之亦古奇
奇觀也

安信詳譽國問通 羈旅超貴起超以陵故常者可亡也封外之

士不次超用陵越國之常典也呂春秋任登應二人趙襄子用為中大夫相室諫曰

公莫親用羈頭之族殺獻公文又申 輕其敵正 敵音嬌姦劫 庶子稱衡

物曰謂與嫡 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 國君立曰卽位其死

魯語工史書世 大心而無悔 國亂而自多 不料境內之資而

易其隣敵者可亡也 大心猶放膽也春秋時宋有樂大心自多自賢也

曰大心字見荀子不 國小而不處卑 不以卑遜 力少而不畏強

無禮而侮大鄰 貪復而拙交者可亡也 拙交不善 太子已

置 國雜記注 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 亦見內儲 如

是則羣臣易慮 謂改視以輕儲君若 羣臣易慮者可亡也 怯

懼而弱守 蚤見而心柔懦 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

也 可上一有謂字懦弱自守無膽量也韓信傳智誠知 出君在外而國

更置質 大子未反而君易子 謂君出亡在外而國別立君太子 如

是則國攜 謂訓離武亦倒語 國攜者可亡也 挫辱大臣而狎

其身 狎謂 刑戮小民而逆其使 井曰逆虐之者卽虐 懷怒思恥

而專習則賊生 怨當作怨內儲是懷怨而借之間也謂使臣民 賊生者

可亡也 大臣兩重 父兄衆強 內黨外援 以爭事勢者可

亡也 物曰兩重謂大臣爭權也國內結黨與外借交援周禮暴內陵外注內謂

臣實實力鈞勢敵進爭權下 婢妾之言聽 愛玩之知用 簡侮大臣

外內悲惋 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 上下怨望也 簡侮大臣

無禮父兄 勞苦百姓 殺戮不辜者可亡也 好以智矯法

時以私雜公 以私智枉公法 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

可亡也 國逸周書好變故易常者亡昔者陽氏之君自伐 地無固 一作無

城郭惡 無畜積 財物寡 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

者可亡也 種類不壽 主數卽世 嬰兒

為君 大臣專制 樹羈旅以為黨 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

也 立私德於新臣結私交於他國 令 太子尊顯 徒屬衆強 多大國

之交 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 偏偏而心急 輕

疾而易動 發心稍忿 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 偏偏躁暴不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攻者可亡也 本教 貴臣相妬 大臣隆盛 外藉敵國 內

困百姓 以攻怨讎 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 困與藉對宜作因

攻伐如魯季 君不肖而側室賢 太子輕而庶子仇 秦漢天下莫

者 可亡也 官吏弱而人民桀 藏怒而弗發 懸鼻而弗誅 示之也

懼 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 待罪經久而其誅未可 出軍命將

太重 邊地任守太尊 專制擅命 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

也 一無而字請一作謂徑直途也私意 后妻淫亂 主母畜穢 主母

外內混通 男女無別 是謂兩主 兩主者可亡

也 從事不請君命孤憤無令而擅為也 后妻淫亂 主母畜穢 主母

太后愛嬖也 外內混通 男女無別 是謂兩主 兩主者可亡

也 從事不請君命孤憤無令而擅為也 后妻淫亂 主母畜穢 主母

太后愛嬖也 外內混通 男女無別 是謂兩主 兩主者可亡

也 從事不請君命孤憤無令而擅為也 后妻淫亂 主母畜穢 主母

又難一爲大臣此
因左右而見其此
與近臣主其策
之出納君命者
也依李傳孫因
備貴幸公卿皆因
爾說即此類

也。國周禮官正掌辨內外而時禁注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
時出入逸周書內外相問下撓其民無所附三苗以亡 后妻賤而婢

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
乖。內外乖者可亡也。相室相國典謁蓋外 變行請謁者典主也 大臣甚貴。偏黨衆

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重擅國謂招勢重專政柄也 壅塞蔽主明也逸周書昔者有

舉氏有亂臣而責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者。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細。
而主斷若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細。
細音黜謂功臣之家被黜退也。一作榮物曰謂將帥世官也。國舊注馬府軍馬之府
立功者也。方案馬驛字誤如下。馬陵爲嶺嶺陵可証李牧傳市租皆輸入幕府案
曰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府爲府署。鄉曲之善舉。官

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山曰鄉曲之善謂處士 顯名者國策注曲謂

里之一曲如。公家虛而大臣實。官裕空竭 私家益富 正戶貧而寄寓富。國 正

戶謂有正籍不移徙之民也。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
周語國有寄寓注寓亦寄也。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

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
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自飾務虛譽也 國太文飾自好 不爲人主之孝。

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
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國君以社稷爲重唯主母之命是從淫行穢德 內外無別婦寺預政釀成禍亂豈足以爲孝哉

八經篇任吏責。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
度從事者可亡也。君之多能代臣執事私辯 邪智偶爲拒諫好勝之資 新臣進而故臣退。

新一作親。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
下怨。下怨者可亡也。國逸周書昔者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 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險事外權有果以亡

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
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弗一作勿大臣當盛車馬 衣服居處飲食備侈過制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張功曰運用可亡
也而以亡故二句
收下仍應一可亡
也極得機勢

孫嶺曰凡四十七
條至此方作一結
案如洪江千里來
以一溢奇說

趙本題注守周密
毋漏言編感謂
不自製政母移大臣
張功曰情思畢肖

則其欲利之心益長。不奪不娶也。國周語爲車服旗章以旌之法。上下有等。所以章
明貴賤爲之表識也。又云服物采章注采色文章也。左傳物有服章注章車別也。

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物曰同門 亡徵 同里開也

者非曰必亡也。一無言其可亡也 夫兩堯不能相王 兩

桀不能相亡也。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跨者也。
趙策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跨重者矣。注改作跨。云角一俯一仰曰跨。謂有一重也。吳
注公羊傳跨。謂何休說。謂一屬一屬。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跨。說苑男女切跨。即
倚字。義訓偏說。苑及齊俗。謂作跨。呂春秋作倚物。木之折也。必通蠹。牆
日跨奇也。謂不兩立。山曰呂春秋。秋長攻篇有此論。

之壞也。必通隙。說苑雜言 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 牆雖隙 篇有此語

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

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服行也 凡國有危亡之徵者 遇賢明之君來 討則亡 譬如壞木敗牆 待風雨而倒也 〇當 時諸侯勢敵 德約戰爭 不已 無有一人能行法 術致一統者 故著此篇 其慨世憂民之情 深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
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譽臣之情。

譽元作譽。實者誤也。兩面無忠。臣不聽。而譽臣。獨在當途。用事。譽臣。能人皆指
重人得愛。幸者交衆。黨多。廣譽。虛譽。君謂此人實有材能。故據要津。用事。權也。

主不心藏。中心 藏之 而漏之 近習能人 亡徵篇 不能周密 而通 羣臣之語者 可亡也 使人
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

聞人主。使字 意管到此 謂欲陳言 進議者 必先順適 能人之意 然後 乃敢達于君 也不則 必爲 重人 見危 陷君 之周密也 然則端

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山曰 人主泄 言一守不全 愛人不獨

利也。物曰 謂人主 雖愛而 不能 獨利 所愛之人 待譽而後利之 憎人不獨害也 待

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二稱篇 今人主 非使賞罰之威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實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惡自治之勞憚

也內者父子夫妻骨肉相親之謂也使羣臣輻湊用事因傳柄移籍籍一作藉政柄權柄傳移于下使殺生

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謂借貨如是者侵山曰大臣擅制三守不完此謂

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朋劫

國朋元作明佩文謂府作朋義長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

要外字疑矣以資羣臣國要政柄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孤憤篇富途之人擅

事要則內外為之用矣諸侯不困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

必有福八森篇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

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

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道

作通此段已見有度圖佩文效作致此謂朋劫一守不完故生此患露寵擅權矯外

以勝內物曰謂矯言外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

物曰險言危言也圖劉向傳注險言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有

曰說阿曲從也佩文主上有入字交非我不親恐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事敗與主分其禍

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

則主言惡者物曰謂首發必不信矣信一此謂事劫二守不完

事難以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

不守臣作威嚴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

三劫者止則王矣者止一

作止塞

趙本題注備內者父子夫妻骨肉相親之謂也亦懇切但人事之變實所不

陳深曰備此一旬含書全意

謂謂曰說到此際更覺割心變血矣

句法開闢極妙後人解用

王維翰曰此無非王之言歷代人主皆然

字法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信誠示情則被脅制人臣之於

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

臣者窺覘其君臣也無須臾之休謂欲欲射而人主怠

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

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

父乘因也傳附同李兌事見姦劫篇為人主而大信其妻

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晉語獻公之優也莊子麗之姬芥封人之子也毛詩釋文麗本或作麗同力麗反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

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

夫人嬪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一無上何以

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扶音愛則親不愛則

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山曰留侯世家母愛者子抱圖正謂抱蒲報反音桑然則其

為之反也物曰謂就語之意而說其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切音戊叶上惡丈

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物

解解同山曰杜欽傳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嫡

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謂所生子恐不

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

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謂有國此鳩毒扼味之所以用

母之權

一說左實作在桃
在春秋初云華在

也。釋名：桃，方菜，味酸也。如公子彭生拉魯桓公類。荀子：唐蔑注：楚將唐蔑，味與蔑同。人間謂夫鴻鵠之未孕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故

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桃一作挑。物曰：挑左，春年亡國五十二，祇君三十六。人主弗知，則亂多資。人主患微，不為戒備。

踐愛人，為戰與馳。欲用之于馳逐。醫能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欲得重糴，故也。初學記：成輿，則欲人之富貴。不徒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

志。輿者，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漢志：輿者，欲識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

利在人之死也。山曰：孟子：矢人豈不仁哉？矢人唯恐不傷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

已死者。無以字。加上有重字。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趙策：暈作暈，范無字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命，禍之深者也。故曰：日月暈於外，其賊在內。諱避其所，禍在於所愛。周禮：賤祿有十，輝覽冥訓。

色氣在兩邊，外出為背，內向為議。備其所憎，禍在所愛。物曰：謂內外色氣在兩邊，外出為背，內向為議。備其所憎，禍在所愛。物曰：謂內外

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一作：外內也。近則妻子皆審，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八經：篇：厥聽之勢，其聽察以正其失。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注：與此同。偶

也。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舊注：衆事之端相參而觀。士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則民者曰：備役多則民者乃名也。天下之醫者，權勢之實。

語未盡精，奇然有

孫曰：蘇氏父子每言國法禁自貴，近始得之此也。

無幸賞，賞無偷行。偷元作踰。踰者，誤也。邪，無主過也。則殺必當罪。

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一脫有。徭役多則民苦。

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有威之門以避禍，賦而上不得者，萬數重如重欲無厭之重，重多也。國民不獲命，則不得不趨附貴重之臣以避之。

是權勢之所由起也。魯語：任力以夫而讓其老幼，注力謂後役老幼則有復除也。周禮：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注：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史記：發字例，復音福，除役之也。晉傳：成疏，軍國未豐，百姓不贖，一歲不登，便

有染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之也。晉傳：成疏，軍國未豐，百姓不贖，一歲不登，便

起勢以藉人臣。人宜。非天下長利也。民多行貨以求復除，故借權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

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民既無求，晏然自安，貴重之人，安後役多，則民苦。蓋約略此文也。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

鷲問之。詩傳：鷲，釜屬。疏又大釜也。釋文：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熾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

於此。治宜作法，謂以水火之喻，觀法姦之。然守法之臣，貴重之臣，執法禁為釜鷲之行。居中成姦，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句：失其所

以禁姦者矣。物曰：謂獨明乎人主之心，而不行于下也。則謂法之禁姦，上猶水之滅火也。而今不勝姦者，由當途之臣為之阻隔也。

古之傳言。家語上：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犯一作枉。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

之所以誅，常於卑賤。國刑不。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

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

耳目，以候主隙。伺其間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道由也。主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孫卿曰通篇皆說
又曰愚切
張榜曰文其曲折
在本題注前篇
意在借入此篇
意在借入此篇

此轉更妙

孫卿曰此後亦曲
折可也
趙用賈曰章法未
潔淨

名而無實。元作有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平王已後周
主殺次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偏借言
其事也此言人臣
之不可借權勢也。或說此十一字疑
舊注文混入正文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
已任在臣謂既委任一臣也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謂其說
相反也

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共議與備
所以見制今所與備人者。且曩
之所備也。或說所與備者所不任者也。所備者所任者也。謂其所不任者今
反制於主猶昔之所在也。山曰與曩曰以謂人恐之字。說人主

不能明法而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矣一作也
小臣皆畏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
大臣之威莫敢盡誠
奉上也。物曰道由也

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荀
子

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畏
其

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國人主宜
作明主雖有賢行。
未有益功則無進用。以取富貴。況資虛望
行私諂者何得論功勞之臣而先賞乎

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
壅於言者。一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

事誣主。易輕也。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之
類皆容易談事者也。物曰索資求助也主誘而不察。因而多

孫卿曰戰國人臣
之欺詐。侯如孫卿
子其事如此

之。以其說
說為實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於事。補
此

誘於事者。困於患矣。國一無
矣字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進言所
為之事

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僭主。罪下有事
字

有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
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論語注復猶覆也。皇疏復猶驗也。
任下謂執陳言之實以責成功也

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恐羣臣
誹議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
者。妨事者也。心懷妬忌。欲沮羣謀。故誹議之。
預述此言以固主意。防入議也

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物曰指上。人主羣臣二
句。此勢之所必至。故曰

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
言者。制於臣矣。譽臣
見上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

不言之責。必一
作知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參一
作所此言之責也。

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孟子我
無言責人主使人
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督其
實用不言者。必問其取舍。

以為之資。物曰資
助也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
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
有為之意者。欲有所為之事。不留意
以察其始終成敗之理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

去欲不
維私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知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即行事
有道也惑主不然。計

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

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

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

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毋者禁

愚學之徒。不知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山曰。正猶期也。孟

時權其言如此。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山曰。正猶期也。孟

正國淮南子。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然則古之無變。常之

母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可則因之。不可則改之。伊尹母變殷。太公

母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易齊。郭偃母更晉。則桓

文不霸矣。變謂改革也。易更皆謂損益。而有輕重。意不同。一本共作變字。山

春秋作郭偃。子作高。凡入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阻意。謂也。呂

民愚治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汙俗

安故俗。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汙俗

而不變者。重亂不治也。民心民愚而不知亂。上儒而不能更。是

好亂而順之者。縱姦不禁也。治之失也。無勇決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

物曰。明嚴

所。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拂於民。逆民心也。汙論訓。夫夏商之衰也。

說在商君之內。而鐵及重盾而豫戒也。商君之行。故曰說

在也。鐵及重盾。以豫備於民。在內如此。在外亦如此也。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出也。後

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者為駢。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

君固不出。謂此也。并曰。自此至篇末。疑諸說脫簡。而

失傳者也。國商君變法。民多疾怨。故出入為之備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

公有官卒。左傳。秦送衛於晉。三千。管仲之始治也。之字。從選注

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齊語。桓公有車。車八百乘。齊策。齊車之良。五家

注。司馬彪。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不巾。不蓋。案禹治河。而民聚瓦石。欲擊之子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孫曰。章法絕精

趙本題。法以主

臣以行法。度之

深曰。先言三國

皆信。法度。而

不修。明法度

黃虎受阿諛。忘一作亡。瘧病。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

載旅。輒一作輒。物曰。輒。振也。山曰。輒。字。書。無。之。輒。狎。習。於。亂。而。容

於治。故鄭人不能歸。黃鳥刺其殉死也。鄭人疑高克。詩序。鄭人惡高克

使師。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進之。不以禮

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物曰。黃虎。鄒賈。鄭人。事。並未詳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謂龜也。周禮。作

龜。策。傳。謂。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

事。燕。無。功。而。社。稷。危。劇。辛。燕。昭。王。時。自。趙。來。仕。燕。世。家。燕。王。喜。十。三。年。

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國男女無別。故云國道絕也。然史策無

考。鄒。殺。梁。傳。大。閱。者。何。閔。趙。代。先。得。意。於。燕。謂。禽。劇。辛。趙。并。兵。車。也。修。教。明。論。國。道。也。趙。代。地。故。曰。趙。代。後。得。意

於齊。趙悼襄王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國亂飾高。謂乘屢勝之勢。高

資困弱民。自以為與秦提衡。提衡。見有度。篇。謂其力足抗秦也。亡微篇

而易其鄰敵者。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強可服弱。故趙勝小不敵大

可亡也。指此類。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

逆一作道。又作鑿。蓋當時秦方親燕。故伐之。以逆秦。蓋即飾高而與之抗也。管語注

人出逆中。生注。逆距。申也。秦策。天下必為從。將以逆之。齊策。專志。一力以逆秦。注

拒之。始攻大梁。大梁。魏都。非。而秦出上黨矣。謂出兵於上黨。將伐趙

周。兵至釐。而六城拔矣。釐。本齊地。後屬燕。魏策。齊。至。陽。城。秦。拔

鄒矣。趙悼襄王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矣。未罷。秦攻鄒。拔之。又燕策。使燕攻陽

無狸陽。當作漁陽。案此策。兩云陽城。及狸則正義。說未可據也。今以韓子推。龐援

之狸。狸。並。釐。字。訛。正義。不。考。而。妄。改。字。固。非。吳。氏。亦。不。知。此。書。正。作。釐。可。惜。龐。援

揄兵而南。龐援。趙將。史。援。作。援。揄。引。也。聞。秦。則。鄒。盡。矣。鄒。本。魏。地。趙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年魏與趙鄴白起傳陷趙軍取二部秦隱云鄴堡城也又史記燕孝王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方秦六城二部并鄴正符其數屬鄴諸城悉為秦拔取故曰鄴盡

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初下伐燕逆秦示以大吉而今

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史記悼襄王九年秦拔我國與鄴九城是歲王卒

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強弱異勢吉凶自分猶燕之與趙也初時者魏數

年東鄉攻盡陶衛見有度簡初時謂安傳王時周數年西鄉以禮注既刮殺而攻盡宿因乃養之

失其國喪地此非豐隆思玄賦豐隆雲師注雷公也善曰楚辭曰吾令師明豐隆為雷也故雷留雷說以廣異聞

師明豐隆為雷也故雷留雷說以廣異聞雷乘雲者而說者之云豐隆乃出以將其雨高誘云雷也可見豐隆為雷非異聞也

以方位言五行謂水火金木填星也說苑天之五星運太乙物曰即帝座也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帝居也

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也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也

曰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豈是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淵鑑引黃帝問玄女兵法曰軍有六神乘之以克六神甲子旬在魁甲戌旬在瓠甲申旬在瓠甲午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為戰主

五括物曰未詳疑大梧也括會音近義同如會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武備志五星同舍

天河天官書鉞北北河南南河曰合同宿曰聚亦謂之會一曰光芒相連曰會

又非天缺門也思玄賦豐隆轉其震霆兮列缺暉其照夜注列缺也物

陳探曰至此始說
出本旨

曰有殘缺天官書張下有四星曰孤不順主兵思玄刑星物曰太不詳意孤逆賦擊威孤之拔刺曰不順曰拔刺皆是逆意

災惑物曰天官書雖有明天子必視災奎物曰天官書奎曰封豕命名罔台物曰或三台耶然非四星疑四星天官書三台色不和為凶

非數年在東也傍注俱凶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以舉勝補以字圖孫子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罪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

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

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朋或作明

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

攻荆而宋滅曹史記宋景公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

越伐吳而齊滅荆或言字誤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左傳定六年鄭滅許因楚敗也哀元年許男從楚子圍蔡注許復見者蓋楚封之也無考

韓魏攻荆而韓滅鄭魏策注周安王十一年魏韓趙敗楚師于太梁榆

策宛恃秦而輕晉秦饒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鄭亡於齊陳蔡亡於楚齊策善恃越而滅蔡恃晉而滅魏

於楚齊策善恃越而滅蔡恃晉而滅魏魏策善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

曹特齊而輕越齊和氏亂而越人亡給鄭特魏而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
恃秦烈而輕晉秦烈年殺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
中山此皆策士之談故其事多與史傳所記不合不足深辨矣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

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慢謂舍法亡謂喪地故恃人不足以
廣壤而韓不見也不知此理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魏策吳注史

有鄢陵縣故所稱多惑齊攻任扈而削魏任故國黃帝後所不足以

存鄭而韓弗知也此鄭亦韓也互文耳韓世家案隱引紀年云魏武侯二

鄭故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則荆陽爲攻魏而取其許

鄭齊亦爲攻魏而取其任扈蓋是時魏攻韓韓求援於齊荆故齊荆爲發兵伐魏名

國之不足恃以存國也然此事史傳未有所考此皆不明其法禁以

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

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信賞必罰明治道也賞罰無度國雖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有地不能治有民不爲用與亡同無地無

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雖有堯舜禹湯武之學智人

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過予偷賞也徒取無功而受也舍法律而言先

王明君之功者一作言先王以明古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愚學妄稱先王必誤國事臣故

曰是以今之人此四字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

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一作

且微倖也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

功不尊則民怨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

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

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子反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元

子反爲人嘗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

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

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晉魏錡

吾衆也亡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

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十過篇無曰字非以端惡子反也

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

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

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苟順民心不知治術然而妨害於治

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立辟從謂守建國

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有度篇云兵四布於天下及法慢妄

子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律亦法也大

人衆兵強辟地齊燕蓋廉頗李牧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

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奉法之吏審行官斷謂昭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舊注端故也圓案詩序無禮義故箋云故猶端也呂春秋明日端復飲於市注

端故也東周策注稱故者特爲之圖墨子失火者斬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

或疑缺一字國易曰師出以律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律書六律爲

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曰望敵知吉凶聞律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

王時也官治必有賞罰故

深曰又轉到入

無難曰二事用先

曰官東縣齊國燕策樂毅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而屬燕南盡中山之地史表燕趙王十七年從趙

斷中山盡謂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

謂任下之誹譽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

法者弱故一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

舍法不行國之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饑一作飢餓國有常

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無

下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邪猶名因此是妄意之

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治者則不惑於智

能不矯於名譽矣矯曲也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

而舜殺之吏謂舜也殛在舜攝政時夏紀鴻水滔天素隱曰鴻大也物曰謂更不待命而治水有功舜以其不待命而誅之禹朝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諸侯於會稽之上侯下一有之君字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

之國防風汪芒氏之君名詳見魯語以此觀之先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

矣山曰胤征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注如令者法也國百家類纂必作先三墳曰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管子貶令者死益令者死左傳注

如從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不能衡執正而無

事輕重從而載焉不能欺也國治要引申子鏡設精無為夫搖鏡則

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以私意枉公法故

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能

道法功名自立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以用也其人存則舉其人亡則廢故

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單理通管子詩記人無失辭行理道無失義注

用不可相傳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智者于慮必平夫懸衡而

以為常也

深五故字法

深曰又說到入

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設法斷事萬舉不失也國有度篇

度上智推舉中事必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物曰故事故佚而有

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感亂之通也亂主使民飾

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國老子以智釋法禁而聽

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

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附炎民好

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無

則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

知所道道從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

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親幸於上也又好言天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崇文院

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心賢佐之所

以侵也所侵說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

資伊尹放太甲管仲忍紂殺彘人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

爭強諫有辭補爭字說疑篇疾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

以取類實明如殷湯齊桓智能如伊尹管仲暴亂如商紂夫差忠直如比干子

亦其矣難勢篇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若者禁君之立法

以為是也疑當作禁君之法立智以為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

為非者以邪為智邪以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

今人臣以下四十一字文義重複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

疑有衍誤物曰過法以法為過也

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

深曰此處文勢

陳深曰此戰國時
理之言

趙用賢曰謂君臣
以計合是上下交
相御以術也此其
為非之說乎

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

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公私之義各有其分。人臣有

私心。有公義。作大。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

臣之公義也。汗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後君忘國是從

欲也曲禮。欲不可從。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

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上下之心。所利不同。君以計畜臣。

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君垂爵祿以易下死。臣竭智力以取上賞。害身而利

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

君之情。害國無親。人君以國為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

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二十一 崇文院

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

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求得賞溢也幸

免刑過也。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謂盡智力以飾法令。故曰。公私不可不

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五 終

之文章注 君臣父子之交也。曲禮君臣上下父 貴賤賢不肖之 章表也。

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古詩幸有絃歌 故疾趨卑拜而 明之。國漢匡衡疏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白 實心愛而 不知。而彼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謂使彼信 禮者。外飾之 所以諭內也。節作 故曰。禮以情貌也。此故曰者重言上文非引老 管子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謂有理 凡人之為外 物動也。謂被 不知其為身之禮也。國其為倒宜 衆人之為禮 也。國務務訓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國時者 君子之為禮 以為其身。國孔子曰君子無不 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神者 雅神慎也。風俗通神者信也。此謂上禮不為無人而少息也。上禮神而衆人 貳。謂別異國君子行禮中外一致而衆人二之不 故不能相應。不能 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國君子為實心之禮衆人為 衆 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論語注復踐行也 復猶履也。論語克己復禮語以克復其所是也。洪範貌曰恭。孟子子禮人不答。 反其敬玉藻足容重。手足容恭祭統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復上一有之字。 故 曰。攘臂而仍之。攘臂而仍之猶言拂衣從之。雖人就不之。驅而納之于禮也。彌 之。孟子馮婦攘臂下車。蘇琳引考聲云。攘拒也。玉篇除袂出臂曰攘。道有積 心憤發而氣勇也。爾雅仍因也。論語仍舊貫又詩傳仍就也。因就義同。 道有積 而德有功。國尚書允懷于 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 國春秋繁露精神者性之內充也。孟子充實之謂美充實 仁者德之光。毛詩 而有光輝之謂大周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仁者德之光。顯顯 令德義云顯光也。呂春秋愛 光有澤。而澤有事。國賈誼新書德者道 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 光有澤。而澤有事。國賈誼新書德者道 義 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

張子曰儒語

嘆起妙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貳。謂別異國君子行禮中外一致而衆人二之不 故不能相應。不能 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國君子為實心之禮衆人為 衆 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論語注復踐行也 復猶履也。論語克己復禮語以克復其所是也。洪範貌曰恭。孟子子禮人不答。 反其敬玉藻足容重。手足容恭祭統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復上一有之字。 故 曰。攘臂而仍之。攘臂而仍之猶言拂衣從之。雖人就不之。驅而納之于禮也。彌 之。孟子馮婦攘臂下車。蘇琳引考聲云。攘拒也。玉篇除袂出臂曰攘。道有積 心憤發而氣勇也。爾雅仍因也。論語仍舊貫又詩傳仍就也。因就義同。 道有積 而德有功。國尚書允懷于 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 國春秋繁露精神者性之內充也。孟子充實之謂美充實 仁者德之光。毛詩 而有光輝之謂大周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仁者德之光。顯顯 令德義云顯光也。呂春秋愛 光有澤。而澤有事。國賈誼新書德者道 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 光有澤。而澤有事。國賈誼新書德者道 義 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 失禮。仁義禮逐次散失有名無實皆屬虛偽。禮為情貌者也。文為 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者不修也。如城 郭惡之惡。隨好如解好之好。惡如惡衣 服之惡。謂取內而舍外急本而緩本也。夫特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 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待論之。和氏之璧。不 飾以五采。國尚書以五采彰施于五 隋侯之珠。隋宜作隨。隨隨隨同。淮 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街大珠以報 不飾以銀黃。銀黃蓋一種寶 類景福殿賦點以銀黃燦以環珩李善云黃謂黃金非也。銀黃與環珩對。知是一物 非謂銀與黃金也。廣絕交論早。精銀黃漢書武帝以璽書黃樓船將軍楊僕曰。懷銀 黃垂三組。誇鄉里。山海經。集獲之木。其陽多丹。異其陰多銀。黃又云。畢塗之山。其陰 多銀。黃楊。慎補注。銀黃漢代用以為佩。唐太宗賜房玄齡銀黃帶。宋人小說云。其物 貴於黃金。楊說近之。但銀黃帶非。助于漢職。國有之說。苑魯仲連謂田單曰。今將軍 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非助于漢職。國有之說。苑魯仲連謂田單曰。今將軍 其貴盛也。又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引楊說曰。即黃銀也。楊說見前。正作銀黃。不言黃 銀。吳氏甚謬。因案世素無稱黃銀者。然唐本草載黃銀。李時珍曰。收之金部。因引 瑞圖及宅宅編。白氏六帖等為證。不知黃銀本銀黃字倒誤。所引諸書元作銀黃。 無一作黃銀者。李氏強誤。倒作黃銀。以飾其說耳。自此之後。視本草者。或謂銀類。或 謂即黃銀。愈說 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山曰。家語孔子曰。吾聞丹 有餘不受。 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 之間。其禮樸而不明。禮說君臣之際。甚嚴而詳。父子則不然者。以 禮薄也。國下學全文。 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國春秋繁露陰與 理相奪子。威德是也。理一作義。國威謂 實厚者貌薄。父子之 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 人之樸心者也。物曰。謂以鑿混 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 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却解得好

孫賓曰名言

之分。能母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

亂之首乎。老子平作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識者意有所認也。與知字別。孫子先知

也。先知前識之分可見。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論於

人篇去規矩。何以論之。詹何坐。列子注詹何蓋隱者也。楚人以善釣聞於國。弟子侍。有

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題續詹何曰。然

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論衡角作蹄。下同。淵鑑。使人視之。果

黑牛而以布裹其角。蓋防犯觸者也。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嬰

同莊子老聃曰。華焉殆矣。物曰謂以前識之術。擾亂人心。則人紛然用其智。

汝慎勿擾人心。絕書嬰以白璧。纏以黃金。荀子。處女嬰寶珠。此謂以前識之術。飾其智也。世俗以妄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

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

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

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老子首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禮記。夫也者。以知師人者也。管子

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

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管子。兵法。徑於絕地。物曰

徑。漢書。顏注。直渡曰絕。徑。絕皆直渡之義。譬如望遠樹者。徑絕。安意以爲松。則松也。以爲柏。則柏也。假令得實。亦偶中耳。就近驗之。則始能知其爲何樹之真也。荀子。心有微知。微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知也。即不徑絕意。

以爲柏。則柏也。假令得實。亦偶中耳。就近驗之。則始能知其爲何樹之真也。荀子。心有微知。微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知也。即不徑絕意。

荀子。心有微知。微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知也。即不徑絕意。

深曰句如實珠

深曰句如實珠

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貌上疑。與絕字。而取緣理好情實也。

井曰好。故曰。去彼取此。字曰。篇首至此。老子三十八章。謂去外貌之薄。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

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

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

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一脫。而福本於有禍。山曰。本下宜。有生

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吳越。故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

功也。重解。因禍。備事。遂得成。功之義。或說五字衍文。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

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弃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弃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

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理者。道者。人之所由。無不能成

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

弃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

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倚一作

傳。同陶。朱陶之富。實殖。傳謂范蠡。變姓名者。其諡賢士。已甚。卜祝。未聞下姓也。有

於朱公。朱公教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從之。遂與富。子。猶氏。之。南。衆人之輕

弃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

若是也。物曰。濶。遠。廣。大也。故諡人曰。孰知其極。人疑之字。誤。極。至也。老子

孫麟曰。作兩說。解得最好。

奇善復為妖三 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

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

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至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至

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

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

以久矣。一無日字故以固已通老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周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也。物曰必固守也。恬不動心也。國說文必分極也。賈誼新書克行遠節謂之必說

也。苑孔子曰忠而不死。不廉。案知窮達之分者。死不苟辭。生不苟取。不汲汲於富

也。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周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也。物曰必固守也。恬不動心也。國說文必分極也。賈誼新書克行遠節謂之必說

也。苑孔子曰忠而不死。不廉。案知窮達之分者。死不苟辭。生不苟取。不汲汲於富

也。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周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也。物曰必固守也。恬不動心也。國說文必分極也。賈誼新書克行遠節謂之必說

也。苑孔子曰忠而不死。不廉。案知窮達之分者。死不苟辭。生不苟取。不汲汲於富

也。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周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也。物曰必固守也。恬不動心也。國說文必分極也。賈誼新書克行遠節謂之必說

也。苑孔子曰忠而不死。不廉。案知窮達之分者。死不苟辭。生不苟取。不汲汲於富

也。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周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也。物曰必固守也。恬不動心也。國說文必分極也。賈誼新書克行遠節謂之必說

也。苑孔子曰忠而不死。不廉。案知窮達之分者。死不苟辭。生不苟取。不汲汲於富

也。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周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也。物曰必固守也。恬不動心也。國說文必分極也。賈誼新書克行遠節謂之必說

也。苑孔子曰忠而不死。不廉。案知窮達之分者。死不苟辭。生不苟取。不汲汲於富

也。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周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也。物曰必固守也。恬不動心也。國說文必分極也。賈誼新書克行遠節謂之必說

也。苑孔子曰忠而不死。不廉。案知窮達之分者。死不苟辭。生不苟取。不汲汲於富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子張榜曰四語出老

治人事天莫若實

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

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物曰適同。衆人多而聖人寡

寡之不勝衆數也。數理。今舉動而與天下為讎。非全身

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節也。國買說新書緣法循理謂

之軌伏義誠。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荀子注廉稜也。說文曰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兩傷也。家語注劌割也。不割傷

也。呂春秋廉而劌注。廉利也。劌劌傷也。傍注道無係者。執之則非不欲其察察以爲

明也。字曰自人有禍至此。老子五十八章。國四不者。不為太甚也。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劌。

聰明睿智天也。國聽之審曰聽。視之審曰明。思之審曰睿。知之審曰智。動靜

思慮人也。動為明。靜為睿。思為智。慮為智。凡人之性。各有聰明睿智。而其

智之性。此人之所以殊乎禽獸也。或謂性有三品。不

知等品。字義不同。三等萬品。而其為萬物之靈者一也。人也者。乘於天明

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揚升庵外集此古之格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

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

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

地。物曰地境也。山曰地所在也。國政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七諫

地。惟往古之得失。今八經篇審利害之地。國冠子理之所居謂之地。目不能

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

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

物曰謂白日避險也。國友人海鹽氏曰。險讀曰險。說文目上下險也。脈經注。險

目眩也。主術訓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可見險有眩惑之義也。

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國鹽鐵論日月之明而盲者不。狂則不

能免人間法令之禍。山曰。呂子重己。書之所謂治人者。適

也。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周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也。物曰必固守也。恬不動心也。國說文必分極也。賈誼新書克行遠節謂之必說

也。苑孔子曰忠而不死。不廉。案知窮達之分者。死不苟辭。生不苟取。不汲汲於富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仁曰文字精
玄妙必平日於
子畫說其骨
然與英華其
如隨筆妙說故
神

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物曰靜即老子書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也。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傍注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釋名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爲一作。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國服衆行也。

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而一作。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一作愚禍物曰蚤字以難未見字解。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以上疑缺是字。故曰夫唯嗇。是謂蚤服。一作夫謂嗇是以蚤服國老子服作復。知治

人者。一本別提。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謂孟子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子九穀者精神之戶牖也。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

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國呂春秋伊尹

曰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蓄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後理達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故曰蚤服是謂重積

德。老子是謂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謂之。而後能得安和。義相近得即計得也。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

萬物則戰易勝敵。兵者國之大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國核下歌

力拔山兮。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國和氣重

積而後道。心能克人心。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

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茅坤曰。靜者道也。開口便說。道字出。來。數段文字。不問。無。理。却。是。一。般。范。意。讀。之。令人。神。爽。

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者身行也。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毛詩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物曰會謂會極。處謂周禮注會大計。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

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

其國。故曰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老子無則字。一曼莫知所謂其極四字。國下有厚字。

有國之母。母者道也。國下母字疑衍。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

所以有國之術。國君曰。六字衍文。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

周旋者。者一作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

以長久。

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物曰曼長也。謂橫根也。亦有曼義。直根者。書之所謂

也。補直字。正字通引此而云。直曰曼。橫曰抵。誤。國淵鑑直根曰根。蔓根曰抵。非也。曼作蔓。非。抵也者。木之所以建

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

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

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抵。抵固則

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

也。老子作是謂深根固抵。呂春秋重已篇。荀子榮辱篇。家語賢君篇。說苑修文篇。並有長生久視語。非後世必以神仙爲言之比也。高誘云。視活也。字曰自聰明。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崇文院

睿智至此老子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徒則亡其功徒役也元作徒從山

氏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

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

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治要人作民凡法令更則利害易一本

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之謂變業下民字從治要補故以理觀

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事役也藏大器而數徙之

則多敗傷徒誤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物曰賊害也澤

色之澤也山曰治要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有道之

君貴靜而重變法而元作不從治要改重權也國百家類纂作而藝文類聚淵鑑靜上有虛字六韜聖人務靜之天有常形民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常生與天下共其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老子無者字傍注治國生而天下靜矣

撓之則味變治民若烹鮮靜以治之而已

人處疾則貴醫一接上文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

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血氣治則少疾病補此七字舉

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痼疽瘰癧之害而外無刑罰法

誅之禍其輕恬鬼也甚痼癰也山曰左傳注瘰癧惡瘡也故曰以道莅天下

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

神也其神不傷人也一人無字老子無二也字國呂刑乃命重黎絕地

通鬼崇疾人之謂鬼傷人入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因

學紀聞引莊子逸篇游堯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諱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勢形趨步以發陰

陽之氣飲酒茹蕪以通五藏夫擊鼓呼諱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

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

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老子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民字作夫屬

下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

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以利

為務則反病之山曰荷子為事利爭貨財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

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

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國左傳疏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靈為魂洪範五行傳注陰陽之神曰精氣精

而精神不亂而一作則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

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

歸焉老子則作故字曰自工人至此老子六十章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于民也

兩相和曰交

有道之君一接前章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

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有禮義有上元

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耕農遇諸侯有禮

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

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

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

淫物奇技淫巧無用之物積力唯田疇說文疇耕治之田也藜邑曰教田曰田麻田曰疇

田曰田麻田曰疇

田曰田麻田曰疇

無通物所積力於田疇。於一作唯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

馬以糞也。老子無也字。糞論注引許慎曰却走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田行至德之效也。東京賦却走馬以糞車。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君下一有者字而外侵欺其鄰國。內

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物初見

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即戎馬乏。士卒盡則軍

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物曰將馬豈將軍之馬耶。山曰將走音訛。如送迎作將迎可見。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

馬之屬有種。馬戎馬軍危殆則近臣役。國驛其所愛以殉之也。左傳左司馬道馬田馬駕馬。馬沉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

以濟師。則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

之宜。具於將馬近臣。謂於將馬近臣取其足也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矣。老子無矣字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

邪心勝則事經絕。山曰事經事之常紀也。并曰經當作徑。為事徑絕不緣理也。國百家類纂作輕。事經絕則

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

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山曰教平聲。語不教魚長。

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

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

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罪作禍誤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

於聲樂。山曰引猶誘也。禍誤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不役耳目人

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山曰電錯

類注根著地者。國淵蓋人上有凡字。易乾鑿度根著浮流注根著者草木也。浮流者人乘鳥獸也。以腸胃為根本。不食

佛注唯人無羽毛必食以禦寒也

茅坤曰此詳不知足之禍而之惘然

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列子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生。任智而不恃力也。物曰謂既不屬天地則不得不自為存活之計也。國獸有毛鳥有羽日月星辰上繫於天。草木金石下著於地。唯人不然。非借他物則不能為生活矣。飲食入腸胃而氣輸乎脾。理若草木糞根本而氣達乎莖幹。故曰根

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

足以充虛。則不憂矣。呂春秋其為飲食醜醜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腹

也。眾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

不除也。國論語孔注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

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謂囚徒之役于官者。期限滿則免除死罪之人。或幸

遇赦。惟欲利之為憂。果也。沒世終身無解脫也。賈誼傳說胥靡索隱曰胥故欲

利甚則憂。國則本多作於。莫本作則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

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

而疾嬰內。國嬰疾疾嬰內則痛禍薄外。薄音迫痛禍薄外則苦

痛。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此句無則傷人也

憊。主術訓兵莫憊於志而莫邪為下注。憊利也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

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老子憊作大利。作得。論老篇同。國得字叶下。足字字曰自有道之君至此老子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稽考也。國稽計會計之計。平準書稽市物李奇云滿

時也。韋昭云留待也。家語禮記皆云古人以稽王肅云同也。鄭玄云猶合也。妙。物曰道者

萬物之所以成也。國管子別交正分之謂道。故因道理之者也。元

物因道以得理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曰薄侵也。國薄迫也。繼理者

不可續。折續理者不可離裂。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

而疾嬰內。國嬰疾疾嬰內則痛禍薄外。薄音迫痛禍薄外則苦

痛。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此句無則傷人也

憊。主術訓兵莫憊於志而莫邪為下注。憊利也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

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老子憊作大利。作得。論老篇同。國得字叶下。足字字曰自有道之君至此老子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稽考也。國稽計會計之計。平準書稽市物李奇云滿

時也。韋昭云留待也。家語禮記皆云古人以稽王肅云同也。鄭玄云猶合也。妙。物曰道者

萬物之所以成也。國管子別交正分之謂道。故因道理之者也。元

物因道以得理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曰薄侵也。國薄迫也。繼理者

不可續。折續理者不可離裂。

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化謂自不

得不化。故無常操。與時變化故無一定之度也。莊子問兩景曰

無常操。一無是以死生氣稟焉。謂氣稟渾薄也。萬智斟酌

焉。資而用之。謂其廣深。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

得之以成其威。莊子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物曰斗之所向必敗。故曰威也。或謂威如等威之威。與位同。天文訓帝張四維運之以

以恆其光。莊子日月得之。終古不息。易曰恒久。五常得之以常其

位。過不及其發異也。禮記注五常五行也。列星得之以端其行。鐵論列星正則衆星齊。尙書大傳星辰有行四

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時從之傳。玄詩列宿自成行。注列宿二十八宿。軒轅得之以擅

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管子聖人御正六氣之變。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四方。物曰謂朝萬國。圖案莊子黃帝得之以登雲天。丹鉛錄引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天文訓其帝黃帝其在后土。執繩而制四方。

赤松得之。與天地統。淮南子作赤誦子物曰統。謂與天地相終始也。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易曰乃統天。楚辭

舜俱智。與接輿俱狂。以成文章。與天地兮比壽。孫楚書。可與泰山共相終始。聖人得之。以成文章。樂刑政也。道與堯

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

吾側。忽焉在後。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

冥。周禮以五雲之物注物色也。天無正色。得日光而昭。失日光而冥。即玄字意。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

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制不制。大象無形。國情實也。老子大

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

以敗。得之以成。萬事成敗皆有道焉。非偶然也。道譬之如水。溺者

多飲之卽死。渴者適飲之卽生。卽一作則。譬之若劍戟。愚人

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

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者至此。汎說道理。老子昔之得一者。天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論

訓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古今韻會引此而云。象南

方之大獸。中國人不識。但見其畫。故言圖。窺似之。爲像。宋景文筆記引此而骨作圖

案上有又字。想作相。下同。想相也。自有所觀。相而心念其形。故諸人之所以

意想者。皆謂之象也。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

也。佛書羣象之喻本此。○祖庭事苑引六度經。鏡面王令引羣象。摸象問曰。汝

曾見象乎。持足者對曰。象如漆桶。持尾者言如掃帚。持尾者言如杖。持腹者言如

鼓。持角者言如盤。持背者言如高岡。持耳者言如簾。持頭者言如魁。持牙者言如

角。持鼻者言如大索。因共訟言。眞如我言。王大笑曰。譬乎。譬乎。猶不見便作偈曰。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今爲無眼。空靜自謂諸親。一云。徐非。坐。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老子視

一象相。怨淫般。經象。喻佛性。盲喻衆生。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

上不敏。其下不味。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象之象。聖人

執其見功。以處其見形。元作見。其殺次。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老子物作象。而道應訓與此同。凡理者。方圓長短。麤靡堅脆之分也。物曰麤

故理定而物可得道也。物字。故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

衰。此下一有定字。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

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

不死不衰者。謂常。常下一有者字。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

雅故所也。世本古義。故之爲所。其義難詳。據說文以故爲行水。又引秦嶺山

刻石中。沒字與此同。文疑爲淨。泛不定之義。以所訓故。亦是無定在之辭耳。無定

陳仁編曰瓜角二
字疑一說眼目二
讀曰情說虎兕
生妙

宜云是所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揚權篇道者下常所者平生一定之境也。命與時死生玄虛道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周行之道也。強字之曰道。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其字之曰道。然無始以前此物無名，名立而後始可論說也。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一無之字老子無也字并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至此總是一章也非吾所謂不死不衰之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三百六十五會。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此下元。三百六十五會。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一無也。十有三者疑衍。至

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而生者固動。物曰生，生上生，生出也。下生生活也。物尚書汝萬民之不生，生泰注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一舉故曰民之生而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亦作之誤。老子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詩傳之至也。是以

聖人愛精神而貴虛靜。虛元作處。從山氏正。此甚大於兕虎之害。此句上宜有不愛精神而貴虛靜八字并曰疑有缺。文此八字疑宜移網羅之瓜角害之下乃順。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

瓜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瓜角也。故不免於萬物之害。元脫故字瓜角字暗解長字長。古作兕，以鬼頭瓜鬼頭即角也。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闌

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飾。飾元作節。從山氏正。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

老于天網恢恢，兜虎有域，而萬害有原。物曰原。源同。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傍注至德之人不為種。種所害以其無死地也。凡兵革者，別提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喻老篇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

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入軍不備甲兵。備一作被。老子作避。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陸行不遇兕虎。此句元與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

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刃一作刀。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我無害心。孰肯害之。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聖人德象害以蹈長久之道，故其動作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天地能遠諸無有死地。老子天長地久。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

愛子者孳於子，重生者孳於身。貴功者孳於事。傍注慈者不忍者。務也。事亦務也。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

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飾。飾元作節。從山氏正。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

老于天網恢恢，兜虎有域，而萬害有原。物曰原。源同。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傍注至德之人不為種。種所害以其無死地也。凡兵革者，別提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喻老篇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

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句其從事亦不疑物曰八字一句謂其從事也明白無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山曰仁者必有勇意周

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絕書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葉不成即春不生毛髮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朱子曰雪非能為年其所以然者以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也

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

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山曰難記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文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精盛德也富潤屋德潤身即儉用愛寶固閉不洩意

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學之曰儉故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崇文院

能廣舉示凡物之有形者元別提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

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權議權謀也知如乾知大始之不為天下先意權權衡之權知主之也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於一作其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

徑者大道之反也

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老子事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元別提今接上國慈之言慈也盡心盡力事孝不已意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

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以戰則勝以元作於從老子正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

下之道盡之生也天地以生物為常故窮陰散而初陽來名之曰復可見天下之道悉往於生也聖人則之愛人利物即慈仁也天生也者生心也生心猶云性也在天為元氣在人為仁心故天

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學為善守道保性萬舉萬當事無所失則可為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六十七章作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理不辟謂之端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老子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長案今老子無貌字豈謂外貌者非批邪施也去杵所謂徑天者佳麗也大字疑衍老子大道甚夷而於心者注施微曲也所謂徑天者佳麗也民好徑戰國策宮他曰佳麗好玩漢嚴安疏注麗珍怪順于耳目此謂好徑趨利必務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外務佳麗內無誠個所以遂歸於邪施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傍注除糞除潔清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則田荒田荒起運果速繁男離耕耘婦廢蠶織田荒則府倉虛傍注外難街飾而內實空虛也府倉虛則國貧

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采文章務淫侈也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

崇文院

以淫修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

知采文者。備以文亂法也。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帶利劍者。俠以武犯禁也。

必富。原道訓不設智故。注巧詐也。國呂春秋釋智謀去巧故。注巧故。僞詐也。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漢隸字源術而做之也。山曰術當作術。或古字通。術誠同。廣韻誠誘也。友人原子禮云。術如鏡子時術之術。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

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竿也者。五聲之

長者也。國佩文無下者字。周禮注等三十六贊。故竿先。則鐘瑟皆隨。竿唱。則諸

樂皆和。國事文要玄樂。作色滯。鑑作音。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故曰。服文采。帶利劍。

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補曰。字書之所謂至此。老子五十三章。楊升庵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外集老子盜竊諸本亦皆作詩。今據韓子改作竿。韓子說已有詩。又與餘字韻叶。且韓去老不遠。當得其真。故宜從之。雖使老子復生。不能易此字也。柳子厚。柳韻林。翁劉會孟。皆作詩。蓋不考之過河上。公注亦作詩。豈有如此低神仙乎。

人無愚智。前章莫不有趨舍。原道訓趨舍指湊莊子吾辭。受趨舍趨取通即取舍也。恬淡平

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凡人皆知就利避害。然惟平心無事之日。能察取舍之所宜。利害之所在而行之耳。

若外物誘惑之。則昏眩變亂。不得其正也。下分恬淡平安言之。屬文之宜。得於好惡。得如實得之得。恍於淫

物。而後變亂。國管子。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恍於所好。則忘其所惡。淫物凡百。尤物珍玩無用之器也。所以然者。

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引誘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

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

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一

拔一作至。山曰。至宜作脫。拔脫連讀。老子善建者不拔。善

校誤。至。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國佩文至字絕句。聖人不然。一建

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一

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於恐效字。誤。國以禮制心。一。播其

脫字。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

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物曰謂保精

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

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之下有

慎之固也。國真心爲慎。慎其獨者所以保真也。治家而無用之物。不能動

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老子有治鄉者行

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行此節

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

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廣雅科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

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喻老第二十一 一本。國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國二字衍。文與下文不

見。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

已。文選注。作甲冑生蟻。蟻。長楊賦。蟻。蒼雀處帷帳。而兵不歸。

日。論訓。作不休。息注。生蟻。蟻不離。蟻也。處。猶巢也。國周禮注。在旁

日。惟四合。象宮室曰。蟻。蟻名。帷帳也。以自障。圍也。四聲字苑。帳。大帳也。故曰。

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莊子豐狐玄豹之皮案今本作封蓋封豐達三字通毛時有荒者狐荒音蓬又云有狐綏綏何楷云綏通作綏冠結之餘散而下垂者謂之綏狐尾之垂似之。文公

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大夫妻樂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莊子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遂周書文之美而以身割。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

徐偃王是也。水經注徐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命楚伐之偃王愛民不闕遂爲楚敗。以城與地爲罪。虞號是也。國兩以則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我有可欲之物則人欲得之得罪之道也。智伯兼范中行。

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左傳注地在今陽楊氏縣西南人問訓智伯死乎高梁之東。智氏地。漆其首以爲溲器。檢

定本韓非子集聞卷第六 二十三 **崇文院**

國策及淮南子說苑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云樽也。晉灼云虎子之屬或云飲酒器。案隱云昔非也。樽也。樽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爲飲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雲子漆伯頭爲溲杯。故也。正義云。酒器也。每餐會設之。示恨深也。何人傳韓昌張猛與旬奴盟。以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其飲共盟。董份曰。決非盛酒死骨人所諷者。何以酒乎。蓋深怨而導之爲溲器耳。案雜三篇作飲杯。呂子義賞篇斷智伯頭以爲觴。蓋溲器形類酒杯。故曰飲器。樽也。亦溲器。非盛酒者。道應訓注飲器。溲器。非溲器也。儀禮士虞禮。明齊溲酒。溲酒。醜通。集韻。黍酒也。故曰。禍莫大於

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

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

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國可字證言訓作寄。宜從之。常存常生亦已足矣。伯王富貴其餘事耳。

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國死亡之來。皆有自取。故曰。知足之爲

足矣。老子作知足之足常足。

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一接上文晉字元作晉從下文及人間訓正之。史記莊王十七年敗晉師于河上。遂至衡雍而

茅坤曰。非正其然亦叔教之智

歸高勝云。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鄆。歸而賞孫叔敖。歸國孫叔敖鄆河雍地也。國文類聚。並作晉。歸而賞孫叔敖。行賞孫叔敖。

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漢間之地。屢丘漢固始縣。案人間訓。滑精。傳曰。春秋並爲孫叔敖死後封其子事。楚

邦之法。祿臣再世收地。唯孫叔敖獨在。國文類聚。在作存。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邦下疑缺法字。物曰不以邦法故收其邑也。國齊謂。穡。故九世而祀

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

輟。孫叔敖之謂也。老子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制在己曰重。不爲人制。故得威重。不離位曰靜。能守君位。不離制。謂殺生之柄。故得威重。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邦者人

君之輜重也。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此二句元倒錯。從山氏正老子。君子作聖人。國韓安國傳注。輜謂衣車。重謂載。重物車也。行者之資。總曰輜重。左傳。宗辟重。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

定本韓非子集聞卷第六 二十四 **崇文院**

輜重者也。史記趙武靈王二十七年五月大朝于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是爲憲文王武靈王自號爲主父。物曰生傳其邦。謂未亮之時。已播其。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代及雲中。趙所并位也。國老子雖有榮

觀燕也。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謂讓位也。國老子如何。超然。下也。趙世家。主父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己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也。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此亦輕身之事也。

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主父幽囚餓。死事見前。故

曰。輕則失臣。老子。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作根。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物曰。謂君其臣。故不可。失則不可復得也。勢重一失。難可再收也。亦見內。爲臣所奪也。失則不可復得也。儲失字。宜移在勢重上。乃釋。簡公

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

可脫於深淵。老子。無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

陳深曰。老子魚不脫於淵

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樹私恩，君見罰，臣則

益之，以為威。則字與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同法。損益字與荀子可道而從

威於下也。圖見示也。損益字，宜易地管子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

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注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

能取威也。君雖曰急，左右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

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邦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官一作官史記越使大夫

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越竟內士卒三千，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哀十

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士卒受矢石。吳語吳之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齊魯之

黃池。杜預云：陳留封丘縣。故可制於五湖。齊俗訓越王勝夫差於五湖

於五湖，汲冢周書東南揚州其數。故曰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

弱之，必固強之。老子為作軟固姑通人問訓固試往復問之列子作晉

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遺一作道。智伯將襲仇由，

遺之以廣車。廣云：遺之大鐘，載以廣車，見說林篇。周禮廣車之卒注，

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取作奪。說林篇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

起事於無形。上文而要大功於天下。物曰要，邀而求之，是謂微明。

微語出老子，起事於無形者，微也。要，大功於天下者，明也。易曰：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處小

弱而重自卑。圖既自處以算弱，是謂弱勝強也。元無是字，弱上有

有形之類。元別提。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外儲凡森者，族必

起於少。族猶多也。一作族旅亦衆也。圖族讀。行久而成積。

故曰：天下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

深淵曰亦是借喻

也。及其未。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難下大，一

無兩。千丈之堤，以蟻蟻之穴潰。圖：蘇林引爾雅曰：大者蚘蟻小者蟻

也。字。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呂春秋：巨坊燬燬而深邑殺人，突洩一

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烟焚。注：突，窟也。字又作燬。說苑：

竈直突傍，有積薪，集蟻，蟻窠也。圖：淵鑑：屋作丈室，作屋，烟作標。故曰：白圭

之行隄也。塞其穴。丹名圭，字周人也。圖：淵鑑：圭作珪。丈人之慎

火也。塗其隙。丈人，主人翁也。七命：管仲斷其機，倫均其聲，古人取對不必

而人教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或突，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桓譚新

論：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窟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且有火，使為曲突，而徙薪，鄰

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里救火，乃滅。羊具酒，謝救火者，不肯，髡智士讓之曰：曲

突徙薪，無恩，薄燒頭，燬額為上客，蓋傷其財，本而貴末也。說苑：漢霍氏未滅時，茂

有過主人，見其窟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速徙其薪，主人嘿然不應。俄

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上，行餘各

以功次坐，而不餘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殺牛置酒，謝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索此

及尸，仇漢人皆取為言者，蓋古有此語也。然桓譚謂淳于髡者，異聞耳。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

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謂戒細事而

扁鵲。史記正義：黃帝時有醫扁鵲，又秦策：見晉桓公。晉元作蔡，史記作齊

非也。今從古本，作晉桓公，一作侯，下文亦作侯。寫者誤，今悉改正。○七發注引此

云：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不

信，後病道召扁鵲，扁鵲遂死。又養生論：桓公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注

引此云：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史記曰：扁鵲療趙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束

帶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齊，無桓公，田和子有桓侯，午去簡子，首末相

距二百八十年，史記自為舛錯。臣瓚曰：魏桓公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卓昭曰：魏無桓

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圖案：李善辨之未悉也。晉世家：侯卒，子孝公，頑立，索隱

深淵曰亦是借喻

問注膝謂津液滲泄之所桓公曰寡人無新序無下有疾字扁鵲出桓公曰醫

之好利補利字欲治不病以為功一無欲字山曰史記作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病者為功新序同扁鵲常

藥於無病之人而以治未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

膚不治將益深益一作易音之誤也桓公不應扁鵲出桓公又不說

說一作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

桓公又不應扁鵲出桓公又不說居十日扁鵲望桓公

而還走桓公故使人問之史記春秋後語作使人問其故扁鵲曰

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

胃火齊之所及也扁鵲傳湯熨謂以藥湯熨斗安帖病處也素問風寒客於人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

刺而去之又有藥熨之法本草砭石砭石如石如玉以為鍼案鍼金針砭石針

也韓詩外傳扁鵲入砭鍼砭石石即砭也火齊謂藥酒本草所謂燥劑者也史記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語作酒醪所指一也倉公傳飲以火齊湯又云液湯火齊逐熱又云夫藥石者有陰

陽水火之齊石氏星經酒醪五齊之屬周禮注齊水火多少之量也荀子注火齊得

謂生熟齊和得宜也月令乃命大酋醴稻必齊醴麥必時漚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

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大酋酒官之長也又周禮酒正辨五

齊之名一曰泛齊注如今宜成醪矣可見酒醪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

奈何也禮記注司命主督察三命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錄者莊子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管子其為殺生急於司命此謂司命之所主非人力之可

及也史記雖司命無奈何物曰屬連也謂司命連綴之言其不可解也楚辭注司命星名主知死生善孔傳屬連也言司命之所連而人無奈何也吳越春秋今日

壬午時如南方命屬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公

體痛後語痛作病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後語案作召史記秦作去新序作扁鵲已逃之秦矣

桓公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

小者也及其未大引爭正之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

從事焉故下元符曰字從新序則扁鵲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昔晉公子重耳

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

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一無待之二字不

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

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見十過篇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

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虜亡而齒寒虞虢

相救非相德也德恩也虜齒相倚不得不相救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

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

見十過篇此二臣者叔瞻宮之奇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

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

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物曰未及其危曰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國案持猶守也國老子無也字

昔者紂為象箸一本而箕子怖索隱曰箸持略反周禮六樽有箴象箸也

氏音直廣反則杯箸亦食用之器國案齊俗訓樽丘生乎象樽字正作樽劉說得之

箕子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服虔杜預說紂之庶兄也怖懼也說山訓作怖注驚駭

啼也齊俗訓作悖稱謂作嘔國路史注宋世家云箕子紂之親戚也蓋外親也說

者謂諸父庶兄者皆無正文以意言之龜策傳象箸而羹後漢書微子垂泣于象箸

史表怖作喘方言哀而不泣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匱匱銅羹器也文類聚作刑

日唯然據下文怖字義為長

必將犀玉之杯國將用也杯盛羹器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

豆也則必旄象豹胎一無則字呂春秋肉之美者旄象之約七命玄豹之胎七發象豹之胎注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

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不盛藜藿之羹必

將熊羆豹胎七命髮殘象白注高誘曰髮鬚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遺

物也國案文類聚作必旄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

屋之下說林短作短非食作舍是過秦論夫寒者利短褐徐廣云程小補也音覽索隱引趙岐云禍以毛織之若馬衣也國唐詩解引茅作菲

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如九鼎九天之九。其深沈狀也。吾

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

酒池。紂遂以亡。列女傳為膏銅柱。下加炭火。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紂

為婦矣。設後。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

明。宋世家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柄。玉柄則

必思遠方珍性之物而御之。與馬官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勾踐入官於吳。一接上文山曰。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洗宜

越語越王卑事夫差。官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注前驅在馬前也。荀子

挾與先馬注。馮馬也。道應訓越王勾踐親執戈為吳王先馬。走注先馬前而走也。韓

耕錄前漢志。太子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先馬先之也。從先見。故能殺夫

差於姑蘇。國淵鑑官作。文王見罍於玉門。罍當作罍。字畫殘缺耳。

辛九年作。瓊立玉門十一年。就王季子塞庫。稱文王于玉門。趙策。希寫曰。昔者文

王拘於罍里。而武王稱於玉門。注項羽紀成。阜北門注。玉門。此事不見。見呂春秋武

王不忘玉門之學。高注引道。應訓文王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擊鼓。示與紂

同。武王以此為學。非矣。玉門之學。謂見罍也。應訓文王困於羑里。武王亦從因焉。此

曰。文王見罍於玉門。下曰。武王之王也。不病。難四篇曰。武身受罍。以其父子共被

罍。繫也。楊升庵外集。玉門地在成。阜。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此文王有羑里之厄。

其後漢高帝。樂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阜。玉門此一玉門。聖賢之君。兩危。顏

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

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罍。國儀禮。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注

公。新南容。長萬曰。吾弗敬子矣。病之。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

是以無病也。老子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國聖人不差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

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陳深曰此書之

列子說符

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欲不欲。猶實寡欲也。見六十四章。又老子不貴難

見精神山曰。左傳。十五年。新。序節士。篇呂子。異寶篇。並有此事。

王壽負書而行。一併。見徐馮於周。道應訓注。王壽古好書

道應訓正。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字道應訓事

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言無常行。物曰知者無常事。謂不可為與要也。國逸

周書。欲鳥不得生。羅網欲彼。天下是生為注。謂云為之事也。周書又云。合為在因

時。應事則易成。繁。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道應訓書

辭。傳通變之謂。為。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道應訓書

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國繁辭。傳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

不可見乎。案書策所載。不如口訣。口訣所存。不如意授。授所教。不如自悟。自悟者

知也。故智。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戰國策。蘇秦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國書

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籍為。衆人不曉。道者所權設也。既得其

意。則所權設者。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高誘云。自喜笑

固為笑。歸矣。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其書故舞也。故

知者不以言談教。物曰。謂不以。而慧者不以藏書篋。國慧者

藏書也。所。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物曰。謂。是學不學也。

編者異矣。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復古也。是學不學也。

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老子無歸字。謂學衆人

夫物有常容。山曰。左傳。事有其物。物有其。因乘以導之。國因。道理之數

利導。因隨物之容。國牛形。壯大多力。因穿鼻引重。故靜則建乎德。

老子。廣德如不。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

足建德如。儻。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

列子。象作玉。秦族。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豐殺。猶大小也

顯澤。即色澤也。國殺。殺小也。謂葉形。本豐滿。而未尖角也。亂之。楮葉之中

國荀子以國載之注載猶在也。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

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物曰羨餘也。山曰羨。宜作美。此語見呂春秋。首時篇。國種穀曰

稼。羨字照。元作大。寫者誤。藏獲不能惡也。藏獲同。司馬遷書曰。藏獲同。司馬遷書曰。藏獲同。司馬遷書曰。藏獲同。司馬遷書曰。

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屬奴婢之醜稱也。荀子注。方言。燕齊亡奴謂之藏。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藏。擄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

子。藏與殺獲一音之轉也。物曰惡荒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

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老子

特作輔。國政者。胃味之義。

空窻者。神明之戶牖也。一接上文。傍注。空。音。孔。因。案。精神。訓。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焦氏

筆乘引。周禮。聾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

其鑽空。空孔通。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

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老子無兩於字。下知作見。見。此言神明之

不離其實也。物曰。謂中有主也。國謂精神之神。不淫于外也。春秋繁露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隸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

忍。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主一作王。禮大夫稱主。子期。王良字。詳見外儲。俄而與子期逐。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主一作王。禮大夫稱主。子期。王良字。詳見外儲。俄而與子期逐。

也。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

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

追速致遠。追元作進。誤。荀子欲善。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說林。訓。道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善術。夫載重而馬。羸雖造

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于

可使追速也。案難勢篇作追速。

追速致遠。追元作進。誤。荀子欲善。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說林。訓。道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善術。夫載重而馬。羸雖造

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于

可使追速也。案難勢篇作追速。

追速致遠。追元作進。誤。荀子欲善。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說林。訓。道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善術。夫載重而馬。羸雖造

陳深曰。此段道

臣。恐為子期。夫誘道爭遠。誘道。謂為取道所誘。惑也。山曰誘。一作誘。非先則後也。而

先後心在于臣。神明難。尚何以調于馬。心。下一。有皆字。此君之所

以後也。白公勝慮亂。內儲篇注。慮。謀也。國列子。罷朝。倒杖而策。

銳貫顛。策。銳。即策也。顛。顛。同。列子及道應訓。作罷朝。而立。到杖策。鑽上。貫。顛。以刺馬。謂之鑽。或。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

將何為忘哉。物曰。謂不忘也。國案。他書。作何不忘。高誘曰。白公之父。將何為忘哉。死。鄭人預之。故懼之。史記。白公。父太子建。亡在鄭。鄭人殺之。

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老子無者。字。智。作知。此言智周乎遠。則

所遺在近也。國道應訓。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是以

聖人無常行也。物曰。謂不泥也。能竝知。知元作。故曰。不行而知。是。以

聽並視注。並。視。謂無偏也。國。謙。辨。引。萬。石。關。能。竝。視。故。曰。不。見。而

並天四海。金石文字記云。並天。普天也。古人省文。文。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

崇文院

明。老子明作名。宜讀曰明。國。聖。主。得。賢。臣。頌。聖。主。不。獨。親。望。而。視。已。明。夫。無。行。而

至。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

能御萬物各用。故曰。不為而成。井曰。趙襄主至此。凡一章。其能故得所利。故曰。不為而成。世本。白公勝。別提者。非。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物曰。謂不發令。不為。政也。國。說。命。曰。王。宅。

憂亮猶三祀既免。襄其惟弗言。孔傳。右司馬御座。御。侍也。右司馬。呂春秋。世。

除喪猶不言。政策莊王意。蓋亦類也。而與王隱。呂春秋。隱。作。講。音。於。謹。反。

戰。淳于髡。陳楚。成王語。相類。所記異也。而與王隱。呂春秋。隱。作。講。音。於。謹。反。

其意也。齊東野語。古之所謂度。辭。即今隱語也。國。案。古。隱。語。並。用。韻。說。

苑。載。晉。人。答。犯。與。平。公。隱。之。類。可。考。矣。國。據。荀。子。賦。篇。諸。賦。文。法。與。此。正。類。隱。者。蓋

賦耶。曰。有鳥止南方之阜。國。呂。春。秋。止。下。有。於。字。邑。居。曰。止。鳥。集。亦。曰。

水經注。丹陽城。據山。踰阜。周八三年不翅。國。翅。鼓。翅。也。不。飛。不。鳴。不。行。

里餘。楚熊繻始封之所都也。三年不翅。謂不舉動也。不飛不鳴。不行

言一政。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

言一政。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

牙神曰此確言是
人主之通思知之
不則則爲夫差之
差或以好勝

將以長羽翼。羽翮也。漢高祖見四皓輔帝曰羽翼已成。不飛不鳴。

將以觀民則。呂春秋作其不鳴將以觀民則也。尙書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管

之體也。雖無飛。飛必冲天。劉瓛會引說文。翮上飛也。從羽中聲。通作翮。世

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而止。猶云傳子。雖無鳴。鳴必驚人。國人音然。子

釋之也。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

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

徐州。徐州。徐作徐。誤齊策。威王戰勝於徐州。注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吳注徐詞

小善。故有大名。小下元。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

成。大音希聲。國後漢郎顛傳注。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

楚王欲伐越。越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元作楚莊王欲伐越。杜

臣愚。患智之如目也。一無愚字。智之元。能見百步之外。而不

能自見其睫。暹注。睫作睫。同山曰。越世家。齊使者說越王。王之兵。自

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王時無此事。如今本誤

皆莊驕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荀子莊誥

爲三四注。驕初爲盜。後爲楚將。又見樂書。秦隱曰。驕其略。反楚將之名。呂春秋注。莊

莊王之苗裔也。以其衆王。漢去莊王時百年。此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

調過於。而欲伐越。而字。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

越也。而欲伐越。而字。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

越也。而欲伐越。而字。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

越也。而欲伐越。而字。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

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老子作自見者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

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兩者戰於曾中。未知勝負。

夫子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曾中。未知勝負。樂書先王之義。作

故臞。魯子志。意修德行厚。知虛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得列

夫是之謂勢。榮此謂勢。榮之人心。攻外義榮之道。今先王之義勝而肥也。孔叢

心守內外物衆而內志孤。故致臞瘠也。少肉也。今先王之義勝而肥也。孔叢

高誘云。精神內守。無所思慮。故肥臞瘠也。少肉也。今先王之義勝而肥也。孔叢

子夏讀書。章云。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慮與死也。是以志

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老子作自

章一接。周有玉版。山曰。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年。王使膠鬲求玉于周。周大戴禮。周后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崇文院。也書之玉版。藏之金匱。後世戒太史公。自序金匱玉版。案問有玉版篇。案

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子之。是膠鬲賢。而費

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子費仲。文王舉太公

於涓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

貴其師。不愛其資。物曰謂不。雖知大迷。大一是謂要妙。內

儲云。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側。令之間。紂而亂。其心。惡謂聖人。豈有此事故。呂覽

戰。紂使膠鬲來問師至之日。武王與之期日。犯雨而行。恐其遲期。而紂殺膠鬲也。聖

人之愛賢者。至厚如此。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

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感於此。等章亦云。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六終

趙本題注說文說
已也。以論人使
以遊說相高探之
亦多術不實矣
出於斤斤入之而
可於也
湯武之厄也
湯武之厄也

莊
國策文字
莊
國策文字

市語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說林上 下

江都 松阜圓纂聞

說林上第二十一

湯以伐桀。精神訓注無以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

下於務光。高誘曰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

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精神訓注湯弑其君將

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精神訓注因抱石投於深淵而死。列子

失天下此言一出而莊周劉安輩述之。湯讓務光武讓伯夷皆戰國之說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子注行事使事也。物

也。謂令就二官擇其所欲也。國書序種王命伯同為周大僕。正疏云。與君同

日。公不如為僕。孟卯外儲作昭卯。秦紀芒卯。公所長者使也。公

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物曰謂以公為使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

是兼官也。始皇紀注引蔡邕曰璽印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宋。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人請

次問之物曰請問客。何如也。答指孔子也。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

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

宰。謂一。曰。君已見孔子。君一。恐君亦將視之猶蚤虱也。

恐君元作孔子。一無此二字。太宰因弗復見也。弗一

從初譚正井日之宜作子。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韓策作魏王為九重之盟。注

子。謂更置也。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策彭作房鄭

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大小策

小國吳注大事記引韓非子云。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但止言魏王而不言惠王。所謂

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盟不知何年。附載於慎觀王三

年魏惠王

晉人伐邢。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次年

曰。太蚤。蚤。早。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句

夫持危之功。荀子注持。不如存亡之德大。存亡國繼絕

如晚救之以敵晉。靈力攻邢。齊實利。晉則齊威。待邢亡而

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子胥出走。史表楚平王七。邊候得之。邊候候吏

者。物曰上。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吳越春秋子胥奔吳

關吏執之子胥。許曰王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

今我已亡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又見史記。我且曰子取吞之

燕策張儀丑誑燕境吏語與此同。而吞之下云。燕王必當殺子。劍子腹及子

之腸。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腹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候因

釋之。國藝文類聚者作也。素

慶封為亂於齊。史記齊景公三年。慶封為亂。奔魯

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

此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此心也。雖遠越。遠於越也。其可

以安乎。山曰說苑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見十。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

子。魏注注任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

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策注重君子之地。智伯

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

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伯一作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

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吳注引王應麟云：此蓋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

見此書國因學紀聞說同。又玉海引通史云：周書與。君不如予之。以驕

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策注何舍此而不為。而獨以

吾國為智氏質乎。質字見存韓策。謂智氏之錄聚于魏也。吳注與之以地

也。皆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說。說一作因索地於

趙。弗與。策注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

自亡。策自作遂物曰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

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飢饉疾疫勞役內亂。皆敵兵乘隙之資也君築臺三

年。謂民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名為而

以襲秦為實也。國汲冢周書伐亂伐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

輟行。輟止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王大說。元脫王字許

救之甚勸。勸元作欺。實者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素救而得。

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

惡於大齊。惡猶言仇也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堅我也。堅宋意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

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烈侯策注攻中山趙肅侯將

不許。策無肅字。魏文趙肅相去趙刻曰：君過矣。策作魏攻中山。

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音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

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

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歡謂示彼將知君利之也。必

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鳴夷子皮事田成子。索隱引此而云：鳴夷子皮蓋范蠡也。國謂范蠡者也

且田成子弒簡公之後八年。越滅吳。蠡乃去越。是時田氏篡齊之勢既成。尚誰為難

而有出走之事乎。則知子皮之非蠡亦明矣。以子皮為蠡者。史遷之厚誣賢者也。難

春秋末齊鳴夷子皮者。有三。楚之賢人說苑云：鳴夷子皮曰：侍於厲者。損類為友

是也。一齊之姦商。說苑范蠡變姓名者。太史列之貨殖傳。是也。并齊人黨于田氏者

為三。范論訓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鳴夷子皮得成其難。注殺簡公

之難也。墨子齊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晏子止之。孔丘乃志怒於魯公。與晏子乃樹

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吾欲

為賢者。蠡汙洗冤。故詳論之。友人原于禮書。謂范蠡之扁舟於江湖。肥遯高躅。不可

蹤跡也。故越王邑之。于會稽。以見追慕之切。猶晉文公之封介山子推也。案國語曰

蠡之去。浮五湖。莫知其所終。極是為得實。如史記載。變名易姓。適齊為鳴夷子皮。居

陶。為朱公。三致千金。事跡漫顯。如此。越之君臣。豈有置而不問。故廣與記。稱洞庭包

山。有蠡宅。鳳陽。城有蠡冢。亦可以見其一。田成氏去齊。走而之燕。

隱。而不再出於世矣。此言正與吾意合。并錄之。田成氏去齊。走而之燕。

而從。傍注傳信也。以緝帛為之。出入關。合信也。國藝文類聚。走而二字。作亡。淵

符。信於上。又合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若今過所矣。至望邑。

蓋博望也。在鄆州。向城縣。西。國風俗。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

通云。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亭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涸澤文類
行小蛇隨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涸澤文類

以行。涸澤文類人必以我為神君也。文類無君字乃相銜負。
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涸澤管子上下無時謂之神

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使者使令之人即下舍人也
子不如為我舍人。齊策吳注引顏師古云舍人親近田成子因負

傳而隨之。至逆旅。也逆客而舍之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

酒肉。君宜作交逆旅之父見下圖父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溫人之周。溫河內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東周策

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

誦詩。策也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

卿而國分。後為晉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策注事見襄

十四年物曰

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吳注大事記魏惠後十

其黨寡力者。借外權。借外諸侯之威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

紹續味醉寐。而亡其表。紹續續姓希姓錄宋君曰。醉足以亡

者常酒也。齊策元在母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隔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齊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老馬而隨之。遂得道。孤竹國春行冬還迷失道遂得道

山之陽。夏居山之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夏涼。冬煖。蟻壤一寸而仞有水。

封之。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隔朋之智。

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

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楚策注謁者掌

中

射之士問曰可食乎。中射見十過篇曰可。因奪而食之。王

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

者。策此二字曰可食。謂者云爾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

也。且容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

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物曰謂暴王不見欺也

如釋臣。王乃不殺。吳注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淫淫不獨燕齊

也。然

田駟欺鄒君。田駟見趙策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

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映其一目。奚如。傍注映詒洽反與哈同眇也

案字書眇目細暗也蓋詐眇一目如眇狀謂不敬也山曰列子矢來注眇子而睡不曉釋文眇本作眇目眇也鄒偏目視人蓋當時侮人之狀趙策云望我而笑是狎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也。即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譬兩目映。君奚為不殺。君

曰。不能勿映。國藝文類聚作替映兩目謂瞳同惠子曰。田駟東慢

齊侯。南欺荆王。國慢說駟之於欺人。譬也。君奚怨焉。鄒君

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宦一作官傍注犁

鉏曰。犁黎音近史記作黎鉏內儲黎且去仲尼即此人也豈初事齊後適魯歟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

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遊一作遊通山曰此喻又見難勢用人失火而取水於

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

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謂簡近鄰而恃遠交不能救急患也或讀近字句

嚴遂不善周君。物曰。患之。物曰句并有缺文案宜疊周君二字嚴遂重於韓君當因事與周君相惡恐其為周

積之辨注蓋使之
伴死

策語

解語

害故馮沮曰。東周策作馮且鮪注改作雖云元作且雖之省也猶趙作省齊作患之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謂韓君所貴重也不如行賊於韓傀。

則君必以為嚴氏也。以二人爭勢相惡也國策嚴氏為賊而陽擊與焉道

謀周君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擊與之故留之十

四日以待命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今據韓子考之蓋周君用

馮沮之言與陽擊密謀使之行賊故來道于周周君厚待之使逃于他國以免死耳

注策者不知故并及之但陽擊宜作陽擊國策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為政刺

韓傀兼中哀侯又云東孟之會為政陽擊刺相兼君許異賊哀侯而殘之立以為鄭

君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案兼君君哀侯也前云兼中哀侯是也而曰賊哀

侯曰哀侯為君者誤兩哀侯並宜作韓侯又烈王五年韓嚴遂殺哀侯解題引正

義云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堅乃韓嚴若山

乃韓侯也案山堅乃韓侯也謂韓嚴者誤刻客傳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

使為政刺俠累乃韓傀也字音轉說而韓世家乃云烈侯三年為政殺俠累又云

韓人姓嚴名遂字仲子而史記或書韓嚴或書韓遂亦其誤也通鑑書嚴遂弑哀侯

大事記因之綱目書嚴遂下注哀侯以韓傀為相而愛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傀於朝

併中哀侯此與國策及內儲所記相合蓋為政行賊嚴遂韓傀為之內應周君亦除

助之而刺客傳不言及者欲專舉政之孤身直往刺相兼君以見其勇耳自韓世家

誤記此事溫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吳師道國策注亦仍史誤遂臆斷以

遂政之事為嚴遂在烈侯三年而弑哀侯者乃韓嚴在哀侯六年是以韓之嚴

遂分為二人也果如其說則韓傀俠累亦將分為兩人其謬彰然故詳辨焉

張譴相韓。張良傳索隱韓有張弄疾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

金。而問其疾。有公乘不仁見說苑居一月。韓王自問張譴曰。

若子死。將誰使代子。韓王二字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

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公族而得民心正中其忌國語楊食我晉注食祥史切張譴

死。因相公乘無正。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國藝文類聚將而作文侯

中山惡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義志攻之愈急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

幕下而啜之。策注啜飲也國策云烹之作羹致於樂羊人間訓遺之鼎羹治

要及初學記藝文類聚無樂字治要無坐於幕下而啜之七字

盡一杯。國人問訓樂羊為使者跪而啜三杯說苑中山見其誠也不忍共戰

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堵師姓也春秋後語與此同

師比策作視新贊答曰其子而食之。策云其子之肉尚食之

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此章元別提從呂春秋乃

西巴弗忍而與之。說苑及人間訓忍下有縱字圖載之持歸治要作持之歸也諸類書並作適至

與其母孟孫歸至而求麋。歸也諸類書並作適至

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

其御曰。人間訓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其子傅何也。元無其字

以為作使字類書作其子孟孫曰夫不忍麋又且忍吾子乎。國人問訓夫一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巴以有罪益信。況於人乎諸類書天下有子字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

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

衛君曰子之為是也。元作為之從井氏正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

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

之。

紂為象箸。見喻老篇箕子怖。上一有而字以為象箸不盛羹於土

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鹿象豹

胎鹿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

之陳曰此戰攻取之術周公豈為之

重。高臺廣室也。屋蓋曰茨以茅覆屋也短宜作短喻者作短荀子衣則登榻

列子脫衣則短褐稱文短音墨子言種種也說文短衣也又斂布襦也又襦短者

曰短檢有作短褐者誤又案墨子言其文綉短而欲竊之宋策作那有短褐

遠洪慶著皆辨古無短褐字賈誼賈萬貨種傳班彪對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

書作短文選則用下管切是唐簡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綉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

命論短字章昭曰當作短又淮南子巫馬期綉衣短褐高誘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說

柳子厚亦嘗用之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知者國案作短者非齊俗訓必

有齊俗訓必謂難天下之富聖人見微以知明。從山氏正見端以知末故見

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一字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商蓋疑即商奄也墨子周公旦非開叔詳

與四國流言或進散在魯又周紀正義云蓋為大庭氏之故國又是商奄之地國奄

蓋義皆訓覆故一國而得二名猶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國辛公甲曰。山曰左

甲之為太史也注周武王太史公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

甲出奔周漢志有辛甲二十九篇注封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大難攻小

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之。劫脅乃攻九夷。馬融曰東方之夷有九種也而

商蓋服矣。國毛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書序成王東伐淮

紂為長夜之飲。國殷記許引考要云紂為淫樂以百二十日為一夜謂之

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

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

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傍注懼獨醒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蓋義皆訓覆故一國而得二名猶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國辛公甲曰。山曰左

甲之為太史也注周武王太史公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

甲出奔周漢志有辛甲二十九篇注封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大難攻小

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之。劫脅乃攻九夷。馬融曰東方之夷有九種也而

商蓋服矣。國毛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書序成王東伐淮

紂為長夜之飲。國殷記許引考要云紂為淫樂以百二十日為一夜謂之

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

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

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傍注懼獨醒也

魯人身善織屨。國事文要妻善織縞。而欲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國事文要云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國游欲無窮。其可得乎。欲下元有使字從說苑刑又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文身斷髮無所用之說山訓亦載之與此章意同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魏策陳軫作田夫楊暹橫樹之卽生。倒樹之卽生。折而樹之又生。國世本古義引草木志略柳曰天棘斬其枝橫倒曲直挿之皆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矣。一作至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策作故。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吳注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語相類。而意在難工巧也又大戴禮注工能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魯季孫新弑其君。經世書云三桓作難弑其君哀公國廣雅新初也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物曰衄死血也。國後漢段熲傳注傷敗曰衄。廣雅衄縮也。香腴已衄而灰。物曰死血色變似炭也炭亦謂之灰古語已灰而土。國論衄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衄逆。其母乃未可知也。山曰母音無也耶通或說母恐衄字誤謂已弑君其次或誅除賢者亦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隰斯彌見田成子。隰斯彌齊大夫隰朋之後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暢一作暢時則訓陽月音暢月令作暢物曰謂無障蔽也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毛詩斧以斲之爾雅斯離也謂斧斲其樹已創

列辰翁曰微言

楊慎曰見莊子

經

孫賓曰斷案

智

陳深曰與西門豹

斷數處也。國汲冢周書柯。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山曰之矣也離其枝離析也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山曰數音促離二篇。吾士之數弊也。呂春秋作遊弊。國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山曰列子周禮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吳王夫田子將有大事。謂行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列子之下有於字莊子作宿於逆旅楊子楊朱暮舍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列莊父作小子物曰父者人謂主人也山曰老子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莊子心焉往而不美。莊子作不愛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汜論訓作宋人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汜論訓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以一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知音習以其子多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悖哉山曰又見呂春秋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姦賊得罪猶衛人之子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管子客謂桓公曰臣聞取人入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與此意同山曰莊子云子列子窮鄭子陽令官造

之粟子列子不受笑謂其妻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未出境而公子

惡之曰為趙來問。惡猶諷也。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其詳未聞。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

則同。其所以好士之為則異。從山氏補好士之三。公孫支自刎。而

尊百里。支作友誤說。范臣術篇載公孫厲。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

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一。慧子曰。慧惠通惠施

收為別。狂者東走。狂者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

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踉馬。漢武帝詔馬或奔踉注。聲類曰踉蹠也杜計切。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馬一人舉踉馬。舉猶示也物曰謂就。其一人從後而循之。謂

旋繞往來也。三撫其尻而馬不踉。此自以為失相。此指舉其一人

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踉肩而腫膝。踉讀痿痺之痿說

起。踉肩。夫踉馬也者。舉後而任前。前足據地用力而後

無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踉馬。而拙於任腫膝。腫

膝之不可任也。夫事必有所必歸。而有所腫膝而不任。雖有賢

功也。以字虛字無意。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

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曾

語注延進也曲禮注延導之也。又高紀謝之延上坐。正身於與。不起迎居上坐皆不敬也。曲禮為人

隅謂之與。正身坐如尸。即主也。賈誼新書尋常之室無與。則之位則父子不別。與上位也。則未位也。荀子注則未也。文子謂其御曰。

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

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謬命也。曾子雖浩浩驕富

亦策士之曲說也。山曰命宜作宰。形之誤也。宰即幸字。豈猶尊也。

鳥有翮翮者。傍注翮音周。友人金谷世雄曰。潛確居類書引禽經。鷓鴣之信

街羽。蛋蛋亦念飢。周周街羽。以免顛仆。蛋蛋。蛋以求美。草言鳥獸。尚知相依也。案

周周蓋如蛋蛋。距虛之類。二鳥相比。而飲于河者。太平御覽。雅並引禽經。通雅

今禽經無此語。案慧琳云。扇扇上設。戰反。下設。旆反。離。離上音利。下音梨。重首

而屈尾。文選注。作鳥有周周者。首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

羽而飲之。選注。代。醉。無其字。金谷曰。飲之。謂使一鳥得。人之所有飲

不足者。代。醉。人。上。有。今。字。飲。作。物。日。不。可。不。索。其。羽。也。選。注。可。下

作矣。代。醉。作。不。可。不。愛。其。羽。也。金。谷。曰。謂。求。街。其。羽。者。以。喻。事。必。待。衆。助。以。成。也。

友聲是鳥求友之義也。參詩。願。託。周。周。羽。羽。相。銜。給。水。涓。通。雅。引。轉。注。略。周。音。誅。莊。子。周。周。街。羽。以。濟。

鐘似蛇。蠶似蠋。管子。欲。小。則。化。如。蠶。蠋。注。蠶。畫。中。蟲。說。林。訓。今。蟬。之。與。蛇。

起。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責諸。楚策。責。諸。謂。錐。刀。注。孟。貢。專。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駕馬。千

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駕馬日售。其利急。一有其利少。駕馬多。其

利多。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感也。其言如卑下。而用實高。上

也。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注用可否

相濟也。周書周史所記之書。并曰。惑。字。衍。文。周。文。子。引。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

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

桓赫曰戰國策有杜赫桓桓杜說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今子東

也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

也必元作學事亦然舉行為其必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不窮者

誤耳物氏山氏並為衍文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謂不順適紂意則被誅也適一作過而不見武王

之滅之也比于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

也故曰崇侯惡來知事而不知事比于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謂其專決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十五崇文院

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三坐宋君太宰季子同坐也齊策張儀因與公孫衍參坐於衛君之前注三人合坐不然

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物曰主謂大夫國與其類於與寧類於適意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返解素衣衣緇衣而

反國楚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緇黑色儉而難汗也其狗不知而吠之山曰列子而楊布

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母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

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母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山曰鞅宜作抉抉決同鈞也并曰決以韋為藉故或从革鞅圓案東京賦注決以象骨為之著右

手巨指所以鈞也也扞或作捍內則注捍拾也可以捍也又作鈞管子施弓射

鈞注所以鈞也又楚策注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塗也又作扞漢尹賞傳注扞

也也國說文主越人爭為持的知其弱子扞弓原道訓扞鳥號之弓注

發謂之機必中弱子扞弓扞張也尸子鴻鵠在上

法語

奇語

張榜曰韓非子佳句奇甚

計語

激語

扞弓彈弩者發若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記也欲鴻鵠之心切也山曰呂春秋因扞弓而射之注扞引也國山海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注扞挽也音軒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

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曰國富補富有涯乎國謂富有答曰水之以涯

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山曰兩以字並宜作為

人不能自止於足不知止而亡其富之涯乎山氏足字絕句案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伴失

而毀之負其百金物曰賈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攻玉曰瑕

兩日二十四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母舉之者負之時也謂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十六崇文院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妬之騶左傳使訓騶騶知禮周禮注因

曰臣能擿鹿山曰擿宜作微子虛賦微執受訓擿微通封見王

引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國客代王御王善其御也乃言

衆騶妬之森臣陳距實者亦復如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代無考丈人送之曰晉強不可不慎也

晉將救陳故豫戒之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

輕敵之詞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并曰廬凶居也國左傳廬於曹注廬舍也

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若也

易謂衆人視事為容易也己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已指句踐也密如忠孝篇悅

密憲憲之密密謂密勿動

苦也山曰越語范蠡曰夫十年謀之而一朝弄之其可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

夫弃天下而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許由不受堯之天下

下通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此雖萬言然人識見相遠殊當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往往類此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

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燥宜作燥若汝也臘祭名秦紀正義

云十二月臘日也香盧盧反莊子潘需者豕蠶是也擇疏蠶自以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家俱

焦也山曰耳字語助東周策夫鼎者非效靈醴醬而耳可懷挾提擊以至齊者也

後漢楊敞傳歲時伏臘烹羊炰羔茅菁類以茅燭去毳毛而炮之耳當作耶

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噉苦性反孟子注相與食之也疏者

亂所由生 屍靡人乃弗殺一虱過之曰奚說一虱曰爭肥饒者一虱答曰故謂之母

定本韓非子集解卷第七 崇文院

把豕不度屬相與聚食其瘦者人乃不殺

蟲有虺者傍注虺一作虺圖虺 一身兩口爭食相齧也一無遂

相食因自殺山曰顏氏家訓吾初讀莊子虺二首韓非子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遂入輒問了無解

者按爾雅諸書蠶蟄名虺又非二首兩口食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譜此亦古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釋解又韻會虺字注引爾雅蠶蟄字文與家訓同圓案字書虺胡雅

切人腹中長蟲也與虺音近宜作虺字 佩文韻府音義蛇虺注引同蛇虺注虺一身兩口頭尾相似蛇虺注古文虫虺二形同呼鬼反引此文虺作蠶虺注

引虺作虺方案天問雄虺九首九枝音近如鬼候為九侯可證博古圖虺虺或作虺或作虺辰己之己篆文作虺蓋兩頭蛇或謂之虺 人臣之爭

事而亡其國者皆虺類也

宮有聖器有滌則渫矣釋名聖亞也先泥之以灰飾之也滌謂以漆流酒器也 行身亦然

無滌聖之地則寡非矣井曰謂無可滌可聖之地極其修潔所以少過失也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

不見心不在焉 必為亂山曰白公策 乃使魯人殺之魯語叔魚生其母

視之注猶相察也下文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同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中山策吳注案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案昭王者一在中山與漢平

津為三韓子所言又一人也 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愧

用夏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佩文人 我將

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周南周之南界即伊闕也史記韓

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子伊闕

有與裨者鄰欲賣宅而避之荀子注裨凶暴也 人曰是其貫將滿

也字曰尙書商黑貫盈左傳使疾其貫以盈其貫將可覆也注貫猶習也 子姑待之此句上一有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非 答

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物曰謂殺我 遂去之一無之字 故曰物之

定本韓非子集解卷第七 崇文院

幾者非所靡也舊注幾危也靡隨也山曰周易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詩傳靡靡猶遲遲也荀子靡之俱之注猶言緩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物曰謂導之使其釣名也

公孫弘傳誠飾詐欲以釣名願 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

師古云釣取也若釣魚之謂也 孔子曰寬哉款子西性寬厚也字 不

物曰謂其落子貢計中不復回意也 孔子曰寬哉款子西性寬厚也字 不

物曰謂其落子貢計中不復回意也 孔子曰寬哉款子西性寬厚也字 不

被於利絮哉絮潔通務名者必疎於利也物曰寬哉 民性有恆山曰

疑宜 曲為曲直為直此章難讀疑有脫誤蓋謂寬裕廉潔不被於利則

易也此處世非 孔子曰字曰三 子西不免句 白公之難子西死

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物曰謂逆人情也圖五蠹篇直於君而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文子荀寅也史記晉 從者曰此

齋夫公之故人公奚不沐浴且待後車左傳鄭伯有居窶室朝者曰公焉在注家臣故

謂伯有為公魏策注齋夫書注主幣之官秦制鄉有齋夫職欲收賦稅漢有虎圖齋夫所織不同皆小臣名

此人遣我鳴琴琴謂之鳴琴取其過風自成響也傳玄琴賦序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鐘楚莊王有鳴琴曰繞梁

珮此人遣我玉環是不振我過者也補不字說苑是非吾過天使夫子振寡人以求容於我者王肅家語注作是不振吾過之過也注振舉也吾過自容於我者也不振

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國其君晉侯也

周趨謂宮他曰魏策作周宮傍注魏人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

齊輕也注魏臣而假重於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崇文院

者策無以字恐作害西周策是公有秦也注有謂得其意楚策韓公不如叔有齊魏注得二國之授也物曰謂為力能制魏者所怨惡也

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謂令周趨以此說齊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之交魏重是有二國也

白圭謂宋大尹曰大元作命從宋策正吳注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得與啓諸公宮又云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注大尹近官有寵者也

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策注知政言親國事舊注無事謂失權也今君少主也而務名

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公位策作太后之事因考大尹蓋被幸於太后

則公常用宋矣策注見用於宋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

趙用實曰歸結本意上極明

慎語

王維麟曰明快婉約不讓左氏

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物曰人先達者相收約相收用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

弑君魯莊八年齊公孫無知弑其君襄公自立公子糾奔魯公子小白奔莒

管仲而效之致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曰巫咸七發扁鵲治內巫咸治外

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物曰除除疾也彈豈言針砭歟山曰六反石彈之圓謂秦醫扁鵲也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秦策吳注秦周禮釋文引史記云姓秦名少齊越人今史記無少齊字恐傳文為是彼時所見本

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圓案繆稱訓醫以治病注醫越醫也則知秦少齊為越越之人明矣正義云家於盧國因號盧醫西陽雜俎盧城之東有扁鵲家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危賂謂之所謂盧醫也圓謂盧醫疑即略醫之音轉耳秦策扁鵲除注欲去其病也繆參同契云扁鵲換鍼巫咸叩鼓治要引尸子曰弱子有疾慈母之見

云病愈者或謂之除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自賣自賣其身虜賈五羊皮之類秦策曰虜奴謀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躒融犒於荆師山曰左傳吳子使其弟躒由犒師注犒勞也

將軍曰縛之殺以費鼓問之曰汝來卜乎汝一作女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欲以女費鼓一無其吉何也

補吉字說苑是故其所以吉也故固通又東周策注故猶作其吉如何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舊也說苑是吾所謂吉也

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人一作臣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解怠下一有怒字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下非為一臣卜國左傳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

不言吉何也言字疑衍且死者無知則以臣費鼓無益也說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崇文院

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自賣自賣其身虜賈五羊皮之類秦策曰虜奴謀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躒融犒於荆師山曰左傳吳子使其弟躒由犒師注犒勞也

將軍曰縛之殺以費鼓問之曰汝來卜乎汝一作女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欲以女費鼓一無其吉何也

補吉字說苑是故其所以吉也故固通又東周策注故猶作其吉如何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舊也說苑是吾所謂吉也

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人一作臣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解怠下一有怒字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下非為一臣卜國左傳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

不言吉何也言字疑衍且死者無知則以臣費鼓無益也說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崇文院

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自賣自賣其身虜賈五羊皮之類秦策曰虜奴謀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躒融犒於荆師山曰左傳吳子使其弟躒由犒師注犒勞也

將軍曰縛之殺以費鼓問之曰汝來卜乎汝一作女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欲以女費鼓一無其吉何也

補吉字說苑是故其所以吉也故固通又東周策注故猶作其吉如何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舊也說苑是吾所謂吉也

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人一作臣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解怠下一有怒字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下非為一臣卜國左傳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

文軍血祭也周禮墨注墨者殺牲以血之神也司馬法血于擊鼓者神我器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傍注楚人素信鬼故懼而不殺國人問訓荆人鬼

知伯將伐仇由精神訓注仇由近晉之狄國也西周葉普者智伯欲伐仇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以兵攻由卒亡無備故也注夷國屬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吳注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又史記穆里傳作仇猶韓子仇蘇呂氏春秋劉氏外紀去蘇高注或作仇會漢志臨淮乃泗之漣水羅氏路而道險難不通穆里傳正義引史謂非智伯所伐者音求字又作谷叻有險字今從之

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正義作遺之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物曰內人赤章曼枝曰不可正義章作章此小之所

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物曰謂大國卒必隨之不可內也物曰卒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

至於齊高誘云山中道狹故七月正義作十九日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說苑非

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倚相見魯昭十二年至此五十八年荆王惠王也說

甲謂壯壯之士能衣大甲者國漢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度云作大甲三屬竟

也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

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

路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路之露山蓋在江淮之間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之

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荆伐陳國淵鑑引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國淵

韻會引說文云雨而夜除星見也徐曰今作晴集韻或作暉漢志天暉而景星見注孟康曰暉精明也字典玉篇雨止也晴明也無雲也字典總要作姓又作暉

補漢曰不助氣以得二國之心奇

信謂

孫康曰淨有致

莊謂

孫康曰淨有致

孫康曰淨有致

孫康曰淨有致

孫康曰淨有致

孫康曰淨有致

孫康曰淨有致

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子期公子結也魯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使雨

十日甲輯而兵聚避雨屯集士氣鬱結今忽遇霽故知來襲也說苑作吳

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姓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環彼必薄我何不行列

擊之吳師大敗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

人至見荆陳而反物曰陳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復一其

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

之謂追吳兵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索兵於魏韓下元有子曰願借師以伐

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策作不趙又索兵

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

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以與通乃皆朝魏物曰搆講同相也

王搏之圖案策注二國不伐知魏和之又西周策注講和解也吳注引甘茂傳索隱

郭氏講讀曰講又曰史漢講講兩字常難悉按搆搆講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者定

讀從講為交結之義者

齊伐魯索讒鼎左傳讒鼎之銘曰味且丕顯後世猶忘注讒鼎名芥隱筆

屬往古止用屬字物曰呂氏春秋作魯鼎山曰新序同屬左傳疏服虔曰疾讒之鼎

一云讒地名馬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方案明堂位作崇鼎讒音通錢又作鑄錢與

春注總當作後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總崇音近則知崇讒古音相訛

魯以其

鴈往傍注鴈與雁同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人曰

春說齊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山曰居覽新魯君請樂正子

答曰臣亦愛臣之信國淵鑑引韓子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質往齊

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

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

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惠曰吾亦愛吾鼎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韓王策吳注大事記韓世家蓋王十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驪亂爭為韓立咎為太子國策與世家所載參錯重復不可詳考也周欲重之而恐

韓咎入韓之不立也入韓之三字從韓策補茶母恢曰西周策高注不若

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謂為途不立弟不則曰來

效賊也賊害也弟在它國樹黨爭位則害于韓咎故來致之

靖郭君將城薛人間訓注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鮑注田嬰諡吳注此據史文案隱曰靖郭或封邑號漢驪鈞亦封靖郭侯

客多以諫者齊策無靖郭君謂謁者曰母為客通齊人有

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國言字也如過三言臣請烹過

義同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曰請聞其說新序作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初約靖郭君

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聞上策網不能止

繳不能絀也諸書作釣不能牽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莊子

之魚礪而失水則蟻能苦之策注滿放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

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隆高

子城為隆不字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說苑作楚公子午中射之士曰資臣

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

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委謂以事相託也叔向受金而以見

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在傳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真

丘乘城此地則或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

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

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東周策注彼不

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

謂秦公恐秦伯或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

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鍊金即鍊金

閻廬攻郢在魯定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

溺人者物曰言溺一飲而止物曰言其人則無溺者以其不

休也飲水不止不如乘之以沈之國以溺為喻故曰沈之說苑吳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

崇文院

鄭人有一子將宦言官遊它適也說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

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

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七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親行 安危 守道 用人 功名 大體

江都 松阜園纂聞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後漢官者傳注作自故以道正己。後漢朱穆傳注引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入自照見吉凶故鏡無見疵之

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

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任昉序文夷雅之體無待韋注引

作自緩。淵蓋同上。文怨作惡。後漢董安于之心緩。傳注心作性故佩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弦以自急。李善曰韋皮繩喻緩也。故以有餘補不足。淵蓋文類聚皆

有以長續短之謂明主。淵蓋以上有能字。元別提物天下有信數三。日信數謂

術數之必然者。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傍注在二曰。力有所不

能舉。傍注在三曰。強有所不能勝。傍注在故雖有堯之智。而

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

自舉。國荀子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有賁育之強。國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而無

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勢一作世治要與此同事有不可成。

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

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孟子注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字曰治要作離婁國記禮弓邪

呼邪聲曰婁。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

呼邪聲曰婁。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

續情曰體方事類

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因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

勢。物曰勢。求易道。易為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

有利害。物有死生。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

士離心焉。金石之士謂聖賢之人。補入字之人形似而脫耳測淺深矣。測一

季布傳有以聞陛下。寧昭曰。聞見陛下深淺也。吳質諷初至承前未知。故明主

深淺注猶善惡也。此謂聖賢之人。觀其喜怒。不中以窺測君之善惡也。故明主

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

之一無賁育之不能自勝於法術。於元作以上文云。無法術則觀行

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隨善惡。善則福隨。惡則禍隨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

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

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

割於法之外。釋稱繩之內與繩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

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外儲利所禁。禁所利。雖不治六曰。

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

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以動之不重死。則令

不行也。一無也。字國樂生則思賞故使天下元別皆極智能於儀

表。盡力於權衡。謂各盡智力不用之於私也。物曰儀。表權衡皆謂法也。射者儀也。而失

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

續注儀也。

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

長一作常。山曰功名。篇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國常長。通。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友人金谷世雄曰。當危急之時。仲尼之智。不能施計。故曰無仲尼。值變亂之世。伯夷之廉。不得相讓。故曰無伯夷。五難。祖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厲。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其云性之非矣。下文安則智慮生。危則爭鄙起。其義可見。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

與安威定則策勳。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失此。必有奔馬覆車。折輪敗載之患。荀子君者。舟也。國。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

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

竹帛。

一無治字。物曰竹帛。謂法令之書也。國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

饑寒去衣食。

一無饑寒字。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雖上不能安。雖一崇文院

責已盡。則下對無有。

物曰謂下。則已盡。而上之欲猶無。無有則誅求無已。則下何以應。上對也。無有則

輕法。

謂小人窮。斯濫矣。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

聞古扁鵲之治甚病也。

甚作其。刊者誤。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

忠言必逆於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

毅之君。福以拂耳。

元作以福。從山氏正。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

病者能忍痛。故得壽。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非有先生論佛於也。佛扶勿切。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人主不自刻

如欲下之盡忠謀。如子胥不可得也。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物曰幸。猶實也。盡如比干。此則上不失。下不亡。君不明。則臣飾詐。試使殷人盡忠輔導。不權其

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

臣一。誤謂君不能盡力於權衡。用法術。擯下故。臣下飾詐。觀望如陳恆。而君不知之。反

實臣下盡效忠。直所以危也。傍注謂人君以桀紂自待。而以比干子胥望臣。則國終不。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

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

不可行於齊民。

國如淳曰。無有實踐。謂之齊民。若今言平人也。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

無以事。上安危在是非。

元別。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故齊萬乘也。田成。故此舉齊國為況。而名實不

稱。上空虛於國內。下充滿於名實。故臣得以成其篡弒。

也。

下作不誤。一作奪主。殺天子也。傳寫訛。外。而無是非。上失賞罰。賞於無功。使讒諛

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僞以天性剖背。

謂誅無辜也。國宋。罪一作事。傍注。僞僞人也。使讒諛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傍注。誅賞不。明是以召亂。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內治也。失之近。失正國之

也。而不亡於遠者。無有。

亡失也。墨子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物。曰猶云未之有也。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

國拾遺。謂其易也。庭。廷通。公孫賈傳。朝廷多事。此謂殷紂。名為過。猶拾遺於道。攝棄於野也。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

況政易位乎。

不能秋毫。侵取其地。况。於易奪天子之位乎。明主之道。忠法。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

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注韓詩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
外傳云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
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注引此文淮南子幾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
以有天下趙策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尺之地以有天下注此說士無
據之辭且舜顛項之後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下爾枚乘及韓子所云皆此類也
謂諸書所云實如吳氏之辯獨此文不然謂堯於當世之民實無膠漆之約而令行
禁止如聖約者臨之而法也舜於後世之民實無置錐之地以行恩威而萬世稱其
德不已者去之而思也堯舜盡心行法故德被萬世也李善注枚乘書宜引國策或
淮南子而引此文義殊不當蓋舊讀
分爲二句李吳二氏亦承其誤故耳

守道第二十六

聖主之立法也其實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一無法與下治字相似而衍國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
力極者賞厚物曰極情盡者名立謂情實善之生如春惡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之死如秋荀子流言止惡言死焉注死猶盡也鄭康成曰死之言漸漸猶消盡也物曰如春如秋謂無私也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至於任鄙史記力則任戰士出死而願爲責育願一作怨物曰出死出力也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首一作出又作由國謝玄暉詩既乘丹石心注引作者字後漢王常傳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管子士懷耿介之心不蔽惡木之枝金石謂其守志堅固不可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責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山曰內儲股法刑弄灰傳曰無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故小人與君子俱正君子小人元易盜跖與曾史俱廉史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

陳深曰實謂明則下盡力

孫吳曰伏望懇切

不全責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責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責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撥矣故盜跖可使與伯夷同功人主離法失人元別則免於伯夷不妄取免元作危從井氏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亦危也伯夷則不妄取故云愚謂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物說似通然觀下不免字則牽強而盜跖不得非物曰何字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法與之本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物曰不失而盜跖不得不得爲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物曰謂不失其所也姦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物曰謂置千金於羿中也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宰予謂止也齊之關止晉之六卿皆亂臣也圖傳其事以爲世戒圖周禮秋官丹圖注雕蓋蓋之屬有圖象者也畫不著子胥畫一作書從井氏正下不明夫差下云君人者無亡國云忠臣無失身之責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孫武吳起皆善兵略者廢謂無所用也伏謂絕望也人主甘服玉堂之中物曰甘服猶垂拱也圖老子甘其食美其服謂無外慕也陸賈新語者老甘味于堂下男耕于野解嘲歷金門上玉堂其語本此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瞋一作瞋非魏策日夜控腕瞋目切齒注瞋目也刺客傳索隱曰切齒謂齒相磨切也蓋怒之意物曰切齒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命之曰金城三都賦金城石郭注

下藏於字案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命之曰金城三都賦金城石郭注

謂堅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索隱曰：拳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

也。解呼也。或無解誤。呂春秋：無解乾肺或乘眉誤。即攢眉也。傍注：暗子夜切。嗚也。此謂君臣晏然無事矣。國雖痛也。暗折子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

振目控腕手執鞭服虎而不以桎。馬融云：桎，桎也。禁姦而不以法。傍注：無

所難法立。中人易守。塞偽而不以符。符節所。此責育之所患。堯舜之所

難也。故設桎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

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

所以豫尾生也。史記蘇秦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以使衆人不相謾也。國說：不恃比干之死節。有獨字。不幸

亂臣之無詐也。持怯士之所能服。持猶守也。握庸主之所

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此。此上一有知字。國東賦：洪思素著。人心固結。注：國語。莊子曰：民無結不可固。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

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賞一作法。故能使人盡

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國上文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通於貴育之情不

以死易生。一句讀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明一作惑。誤。則

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入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國東賦：感天順

而順乎天。革命應乎天。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

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

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

謂難曰此言廢法不可為治

字神曰刑名家開口見不說賞罰二

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各得其材能所宜也。物曰：如宜其室家之宜。友人

故上下。無為。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

於君。物曰：兼官則責多而力不給也。負荷也。故內無伏怨之亂。伏怨

也。外無矯服之患。外詐服事。莫盡忠也。國佩文作馬服。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

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言元作訟。從勸令驚

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斂力。物曰：斂。角通。冰炭不合形。謂賢

罪自。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釋法術而心治。心為治也。

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奚仲

見難勢篇。字曰。廢尺寸而差短長。物曰：差。次也。王爾不能半中。半中

宜作。成半圓。蓋劫無規矩之法。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寸。則萬不失矣。下守字。治要作執。國淵鑑。同。藝文類聚。無尺寸二字。君人者。能去賢巧之

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而字從。治要補。則人力盡。而功

名立。明主立可為之賞。元別。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

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見安。危

者處平。而不遇深谿。遇一作過。謂刑法正。則無辜者不陷也。愚者守靜。而不陷

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

難中也。中適也。山曰：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

法教心。國管子兵法有三官。一曰鼓。二曰金。三曰旌。五教一。君人者。釋

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上云。心。怨積於下。言賞不信言罰不當。故下怨也。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

怨積於下。

危矣。明主之表易見。元別故約立。實信罰必其教易知。故言

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

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繩治要引戶子陳繩而斷之則巧拙

攢而縫。山曰攢通字典引續書通云攢通作攢剪衣之如此則上無

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

而少罪。聞之曰。元別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物曰謂雖

世未嘗無事也。也一作之秦策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則橫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

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易亦輕也重爵祿而不能賞人。非所以厲廉

人主。一作厲廉恥招仁義。物曰恥字下藏以字山曰招猶揚也莊子自

仁義國東京賦招有道於朝陋注招明也雖一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

篇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股。股元作肌臍者誤莊子介子推

苑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曰龍蟻無食一蛇割股隨韓詩外傳晉公子重耳之亡也

過曹里免後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賴餒不能行介之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

然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

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私威竊稱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

苦乎以一負二。書注謂一身兩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

人主之所樂。授在責成故公忠盡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

私門之內。謂不能獨數以德追禍。此句元在偷快下從諸家說移置

反以德報之圖親幸人若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

悔偷快。物曰重事而輕慮之薄罪而厚誅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

世有易身之患。物曰謂易主也自主言之故不云主而云身孟貴威

也。人主立難為。元別提物曰而罪不及。物曰不矜則私怨生。人

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

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

跖俱辱。故臣有叛主。傍注人主喜怒無常則使燕王內憎其民。

元別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

而務功。為君見憎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物曰

命不問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為隙穴謂挾篡盜之

死生也有隙穴謂內朽也。隙穴謂見喻老篇。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

之主。此之謂危殆釋儀的而妄發。元別雖中而不巧。物曰

儀的的為射者表儀故謂的為儀如并儀亦爾。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

國呂春秋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緒注儀望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而姦人不忍。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

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山曰極而死無螫毒。故

姦人服。傍注聖人以無心發矢中的。賞罰當符。國主道篇符契之

也故堯復生。羿復立。物曰謂雖曰堯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

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

矣。夫人主不塞隙穴。元別提物曰隙穴者而勞力於楮墨。物曰

也國結赤暴兩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責育之死。

土望白土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國論語

謂不能厲耕戰之士而徒慕古之勇士也。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國論語

之言蕭也蕭謂屏也方案記郊特牲周人尚臭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

莫然後病蕭合種蕭凡祭慎諸此即蕭牆之義如後世以椒塗壁曰椒房之此

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急

也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使越人以救中國溺者。下使元作思音之誤也。山曰此喻見說林上。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山曰喻老。篇冬耕之。

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趨而自勸。趣音促。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進上元有推。字從治要制。若水之流。號令行。而不窮。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室若船之浮。因其自然。不役私智。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夫有材而無勢。元別提此段。論勢位也。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

材於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一作則臨千仞之谿。孟子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

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難勢篇作不能。治三人義同。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鎡

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鎡銖重也。鈞一作金。非國藝文。類聚輕下有而字。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山曰載載通下。不載於世。同。案晉語注載奉也。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

孫子曰公子固好
用此非字注是波
測是順性亦自可
固佳二第一見

陳深曰得天得人
得技得勢則功名
易成

此本題注詳既通
顯意亦辭細不說
於道庶幾此篇

御忠臣。一疊主。字衍。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特一作持七啓注。立作生。謂臣輔君立功如影之從形也。故臣主同欲而異便。便作者誤。內儲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兼官則力難給。功不成也。山曰此喻又見外儲。謂濶濶持作須影作體。立作生。拍作拊。不能兩成。作則不兩成。兩手俱實。心不得專。故不成也。

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桴。君倡。臣應。桴擊鼓杖。技若車。事若馬。物曰技謂臣之。材事謂臣之。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

便一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不足謂有餘也。足猶要也。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一無者。字名實。相副乃能及遠。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物曰謂不爲。則功不立。名不遂。遂成也。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誠。誠作成。寫者誤。上云。親近者不足於信。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尊者謂貴戚大臣也。傍注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助之至。則功名成。如此。故

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解嘲注。太作泰。長一作常。太山喻高。而日月之明。文選注。通。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一作功。舜之所

以北面而效功也。效一作收。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人君。全大體者。元無人君二字。從四子講德論注補。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全大體謂持治國之大要。無關也。天地覆載。無私。江海廣大。能容山谷。高深莫測。物曰望觀亦因字。意圖孟子從其大體爲大人禮記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日月所照。四時所行。國治要無所字。雲布風動。德澤雲布四

方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山曰治要私作心。寄治亂於法術。託

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謂不雜私智也。不逆天理。奉天時也。不傷

情性。順入情也。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知淵鑑察難知作秦瘡

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荀子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南史張緝居憲司推繩無所願望。不急

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必循法也。守成理。物曰現成之理。因自然。禍福生

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

賞罰隨是非禍福隨善惡。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離絲之不雜曰純木之未斲曰

樸莊子唐虞始為天下鼻。心無結怨。口無煩言。尙書結怨于民左傳噴有煩言注煩言忿爭

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

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秦策天下駿雄國駿俊音同字彙補創作旌幟作旌佩文創作旌釋名創旌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慧琳云創古文鐵韓延壽傳晉灼注幟旌幟也此謂軍旗之勇士不誠害其命於戰陣也吳子教戰之令強者持旌旌尉練子力卒謂經旗全曲六籍有拔

鉅伸鈞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衆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

盤盂。廣絕交論鑲金版而鐫盤盂書玉隸而刻鐘鼎注墨子曰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又呂春秋功名著于盤盂銘篆著于壺鑑又云功績銘于

金石著乎盤盂注盤盂之器皆銘其功也趙策著之盤盂銘注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非也漢忠及田蚡傳有孔甲盤盂與此不同。記年之牒

空虛。紀年類三代世表云余讀諫記。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

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

匠石出莊子鑿鈞所以為曲也莊子直者中細曲者中鈞一作鈞非。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

於巧。極威於壽。威作盛。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

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

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

趙用賢曰李斯所

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雖

雖離於羅之離國內儲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若者勢重之魚也。如此。故天下少不治。少一。上不天

元別。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物曰謂君上之心當如天地也必舉通國治要作畢

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

富。擇一作澤管子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業李斯書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陳思王表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注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遠也故能為天下器

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歷

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字書歷錯也莊子交臂歷指墨子非攻下篇歷為山川歷籍義同藉因也又與措通置也置心如太

山江海謂其高大無不容也物曰如因山谷也字曰治要歷作措。上無忿怒之毒。國治要毒作志。下無伏怨

之患。字曰治要怨作忿。上下交樸。樸無飾也。以道為舍。喻老篇為之欲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

崇文院

詐所以舍止于道也。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

之至也。此卷六篇文義緩屬一意貫串如後人強分立篇目者觀者詳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八終

新編曰是連珠之
公初者絕情之
公曰此者與六
大體可與連珠
連珠之原始
本固與連珠
不相然實信
可以致其必
可以得巧之
其心術之不
助取以之亦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內儲說上

江都 松阜園纂聞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一

明君執術以御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
注儲聚也謂其所聚說皆君之內謀也
分內外儲分左右皆以簡編重多非有他義例也猶老子經分上下莊子篇
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
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
任助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揚雄非也

主之所用於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

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崇文院

聽責下固守其聽而不惑或故曰一聽
物曰謂一聽之而一責之
疑詔詭使物曰疑詔以
使之則下不敢隱情也

六曰挾知而問以我所知而伴問之
與孟子挾賢挾知別
七日倒

言反事舊注或倒其言或反其
專則泰情可得而盡也
此七者主之所用於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則其實情不上聞也
聽有門戶則臣壅

塞物曰謂君所聽信唯一人猶家所出入唯一門也
當要路則塞下出入皆由之如門戶然所以壅蔽君明也
其說在侏儒

之夢見竈與哀公之稱莫衆而迷與字元在惠子上從山氏移于
此○事具于傳故不煩說下皆

做故齊人見河伯物曰使王
見河伯也
惠子之言亡其牛也
公二事觀

聽不參聽有門戶也齊人惠子
二事謂誠不聞與臣壅塞也
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乙之

說判俗也乙一作乞山曰說苑新序並作江乙楚策注江乙魏
人後乃事楚國案豎牛江乙二事皆證壅塞之禍也
嗣公欲

治不知舊注謂不知治術也
故使有敵嗣公嗣君也呂春秋注衛平侯之子也秦
貶其號曰君敵謂使其貴勢匹敵以相參

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一有也字屬事文
要玄同種鐵喻周
密也一市喻衆口也謂明主周密
事事有備不爲衆口所詐惑也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
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教游吉也
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弃灰將行去樂池
史記惠文君七
年樂池相秦注
池音他正義云樂音岳池徒河反又趙武靈王十一年使樂池送公子職於燕傍注
將行官名圖案大人賦使勾芒其將行兮願注領從者也物曰謂辭樂池而去也

而公孫鞅重輕罪物曰謂使
輕罪重也
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

之火不救成驩以太仁弱齊國物曰謂以齊
國爲富弱也
卜皮以慈惠

亡魏王物曰亦謂以魏
王爲必亡也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物曰斷
嗣公知之

故買胥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崇文院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物曰賞譽重而賞輕
而譽也舊注謾欺也
賞譽厚而信者

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

倚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以居喪善毀見
實而人做致死
勾

踐知之故式怒龜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爲

責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以效之知其理也舊注
拾蠶握鱸而不懼者利在故也此得利
忘難之效也物曰謂效其拾蠶握鱸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必分必元作下必參同傳寫訛耳八經篇聽不一則後悖
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與此正相反也守聽不貳

一聽則愚智必分

張榜曰式器怪奇

能使臣言前後相符不得容責下則人臣必參互相參督不成森也國八詐則其智愚自分不得掩也

又云聽不參其說在索鄭與吹竿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

韓沓為嘗試趙一作道非荀子嘗試之說錄起矣注謂假借以事試為之也

故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魏之索鄭素無此理而韓王患之可謂恐

矣混同吹竿必三百人其濫極矣申子先使近臣伺主意而後發言公子汜議和設

兩端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應侯受韓趙之賂欲為之移上黨之兵而以臨東陽為

辭又不肯堅執其議預為逃罪之地反問王曰王意如何此皆挾詐為

嘗試之說以愚弄其君者也一聽責下則臣下不得為此行以欺主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數經引見待命已久而未肯委任其人姦則鹿散

物曰即下使人問他則不露私舊注謂猶舊也國案使私人先微探問

龐敬事是以龐敬還公大夫而戴驩詔視輻車驩一作謹

周主亡玉簪商太宰論牛矢商宋也宋太宰即戴驩也上云戴驩

神明之譽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

挾知而問知元作智下則不知者至舊注挾已所知而有所問則雖

侯知南門外黃饋食苗下令禁之而昭侯所不知不知者莫不皆知也國案韓昭

之三鄉舉而上之是不知者至也國挾懷也藏也

物事也舊注謂於一物知之能深則衆隱伏所不知者莫不變而露見矣

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審即上云

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卜皮事庶子事猶役也謂密役使庶子令其

西門豹詳遺轉傳文詳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舊注倒錯其言反為故陽山

謾穆暨穆姓也韓有穆留人淖齒為秦使謂使私人齊人欲為

亂子之以白馬子產離訟者謂為秦使嗣公過關市關市當

倒言七

右經一作傳一接

○例一作傳下做此保備之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

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侏儒短人文選注作朱儒則似

皆誤物曰踐謂夢有驗也國左傳亦晉之妖夢是踐注踐厭也案王莽傳注厭

當也周語克厭天心注厭合也又左傳筮於夢襲亦合也踐即夢協之義

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

夢見日國詩傳日君象矣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

下劉禎詩兼一物不能當也傍注當蔽也山曰人君兼燭一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崇文院

一有一人不能擁也舊注一人不能擁君故將見人主者夢見

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列子煬者避竈釋文煬音

南子云富衣兼錦實人煬竈口舊注謂一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

人煬則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燃也

一無上者字舊注此讀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彌子瑕專擁蔽主明也

哀公之稱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物曰謂莫

而迷惑者無之今寡人舉事舉行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

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

謂其直議如不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

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軌迹也二辭同舉魯國盡化為一舊注

既化為一則安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曰晏嬰

得論其是非也

聘于魯。元作晏嬰子聘魯者誤一哀公問曰。山曰晏子春秋語曰

莫三人而迷。山曰論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今寡人與一國慮

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

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

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物曰謂一

氏之私也其言皆私季氏也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見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河伯水神也竹書紀年洛

組云洛伯河伯乃二諸侯也而後世傳會之遂以馮夷爲河伯之名也山曰左傳昭

大神要言焉國大神尊大之神左傳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荀子居如大神動如天帝

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爲壇場大水之上。

而與王立之焉。有問大魚動。因曰。此河伯。舊注直信一人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崇文院

秦臣設事以愚其君皆此類也國說文壇祭場也場祭神道

也顏師古曰築土爲壇除地爲壇上澗也如川上汶上之上

惠子之言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魏策作以魏合於

亡其半也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舊注謂以齊荆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

之所自來者上矣管子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顯二人爭之。羣臣左右

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

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

言曰。先生毋言矣。國惠子未言而王先發故云王言曰如家攻齊荆

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曰。元作因誤策說不可

不察也。夫攻齊荆之事也。誠利。補攻一國盡以爲利。是

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

張子曰當時利口之徒俱是如此

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呂春秋凡謀者疑也疑則從事斷義善

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舊注者誠有疑今一

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舊注無致疑之劫主者固亡其半

者也。物曰固謂其固然之理也國策云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

也如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如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其明也

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豎牛之叔孫相魯。貴而主斷。主其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

用叔孫之令。見昭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

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

使豎牛請之叔孫。國玉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豎牛欺之曰。

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崇文院

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

已數見於君矣。一無君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

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左傳云遂逐壬兄曰丙。

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

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

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

怒而逐之。左傳云又使物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

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

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

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物曰去上叔孫不欲聞

陳侯曰敘事不及左兵

楊慎曰與齊桓公事同

人聲因不食而餓死。死一作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徒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謬。豎牛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爲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山

家語。君子成人之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然上善不成人之惡。有江乙曰三字。舊注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謀。故危。策注。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讒奔鄭。鄭人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舊注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荀子注。君作公。世作泄。下同。似勝。案泄姓也。陳有泄治魏世家。如耳。如耳初居衛後乃事魏。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荀注。無。下其字。乃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崇文院

貴薄疑以敵如耳。敵下一有之字。說山訓。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呂春秋。衛嗣君欲重稅薄疑止之外。備薄疑謂趙簡主蓋初居尊魏姬以耦世姬。荀注。作魏姬。耦。曰。以是相參也。嗣君

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逼上。賤者得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鈞等也。物曰勢。重謂威權也。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謂無御下之術。而兩用之。使其欲。則君之壅乃始。自是始也。衛世

明主推積。夫矢來有鄉。舊注。鄉。方也。山曰。孟子。出入無時。則積。鐵以備一鄉。舊注。謂築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鐵。積。謂積鐵者。葉葉積。更迭煅鍊。乃爲精鐵也。矢來無鄉。則

爲鐵室以備之。備之則體不傷。芥。隱。筆記。鐵室。鐵甲之通身。者。因樹屋。書影。案甲。自面至

足各有名。不聞稱鐵室。詳其意。恐如昔人所云。油衣以瓦爲之。則不備耳。山曰。室。室屋。舊注。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物曰。敵備也。指臣。備內情不見。外姦。莫聞。人主之鐵室也。故人主

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策作。三人言市有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

於市。而字。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山曰。新序。魏王曰。寡人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

見。策云。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董闕于爲趙上地守。上地。蓋指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崇文院

行石邑山中。徐廣云。石邑在常山。又括地志。在恒州鹿泉縣。藝文類聚。闕作澗深峭如牆。王融。策。秀才。文。訪。游。禽。於。絕。澗。注。深

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嬰兒癡。狂悖之人。嘗有

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魏文類使吾法之無赦。法。一作治。選注。猶入澗之必死也。選注。無。則

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選注。則民莫敢犯。何爲不

茅坤曰：蓋世立法，不宜有此。然記曰：及考刑書，厥大抵。

子產之教游吉。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論語語不莊以治之，則民不教，包咸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教，從其上。夫火形嚴，故人鮮灼。

水形懦，故人多溺。一無故字。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子產死。子上一衍故字。游吉不肯嚴刑。一作行又，作忍行二字。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蘊澤。左傳作蘊荷之澤，蘊在蘊同音桓。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仲尼說。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山曰：魯傳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實霜不殺菽。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崇文院。

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舊注：人君失道，臣下謂菽也。輕謂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

殷之法。李斯傳作刑，弃灰於街者。正義作棄，於街者刑，山非灰。

灰於道者，黥孟康曰：商鞅為政，以弃灰於道必斃人，必斃故設刑以絕其源也。國圖論注：街作道，淵鑑同。初學記：作弃灰於街者，刑棄播弃也。魏而投諸路，衛非委置死。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

夫弃灰於街，必掩人。正義：掩作熇，熇注：灰塵播揚，善掩人。國道如生者，知表之道矣。字法同，掩謂乘其不備而覆之也。韓詩外傳：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鬪。

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國周禮注：三族謂父子孫，妻也。紀如淳注：父族、母族、妻族。雖刑之可也。因鬪起獄，連累被害，故設此刑。初學記：掩作播，殘作殺，雖上有然則二字。淵鑑播作熇，非。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

其而無離所惡。物曰離，離同。此治之道也。一無也字。一曰：殷之法，弃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物曰毅，忍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物曰關，由也。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少客猶言下客也。趙策：齊虞商以為大客，少客大客之反也。山曰：少如太，宰少宰之少。國孟嘗君傳：所謂客之居下坐者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物曰從，自也。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能以斬其首。使字意，管到此。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

舊注：今重輕罪，輕罪易避，一曰：公孫鞅曰：國見商子，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斬令篇：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舊注以重刑去輕刑。

麗水之。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國機活法：韓子麗水在益州永昌郡，中有金如糖，浮出於水中。此金不守。人多竊采之。竊采之，竊采之。采金之禁，絕得而輒辜磔於市。得捕得也。荀注：作行屬上句。荀子：斬斷枯磔注：枯，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磔辜，磔四方。荀注：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崇文院。

絕得而輒辜磔於市。得捕得也。荀注：作行屬上句。荀子：斬斷枯磔注：枯，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磔辜，磔四方。荀注：謂

孫曰太仁不可

按磔性也或者枯與歸辜義同歟又引此而云所辜磔甚衆從荀注補所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

壅離其水也荀注無此句山曰離讀曰離舊注又設防禁通擁不令人輕近其水也謂刑屍甚多壅闕水流而附離岸際也

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舊注謂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免脫者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

故今有人於此從山氏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

為也又見呂春秋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

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雖予之天下

不為也一無雖字

魯人燒積澤管子齊之北澤燒火注天北風火南倚舊注

南恐燒國國周禮注國中城郭中也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崇文院

物曰趨左右無人盡逐獸而人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

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

救也國藝文類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字曰救

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當於人雖悉國賞賞之不能充當其人

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

罪孟子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此齊也魯亦有此制耶周禮山虞使地之民守其屬禁又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注禁者虞

衡守禽之令未下遍事文類聚作令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荀子注成作戴而云戴驩王太仁太不

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

名尸元作死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

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

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照上所字不上對曰王太仁

於薛公物曰謂而太不忍於諸田諸田公族物太仁薛公則

大臣無重薛公獨重則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

重則兵弱於外士不用命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

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

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

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去

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

忍則不誅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

受賞雖亡不亦可乎刑賞俱盡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

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管子一馬其甲七

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

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

則利之也物曰謂非以此為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

其尸罪夫當喪者物曰謂喪主也山曰當學通甘泉賦夫戮尸無

名尸元作死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嗣公知之衛嗣君之時衛策無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

后治病策注麻亡皮切昏灼曰膏相靡隨也顯曰連擊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刑也此云爲魏王后治病宜從徐義

爲長國莊子釋文引崔注亦爲厥刑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

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使者五往乃以左氏易之起衛左

氏中人也舊注左氏都邑名策注衛地缺吳注恥其失政廢刑故必廢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

靡可乎君曰從策正之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

大策注大小謂國山曰虞書有過無大刑故無小而書爾惟德問小萬法不

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

左氏無害也魏策云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域足以爲治民無廢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魏王聞之曰主

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舊注徒獻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崇文院

○傍注凡十二事皆言文子稱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子修

老氏之道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

示人山曰語若如臣者猶猶左傳若而人列子如猶獸鹿也李

禽鹿唯薦草而就管子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注薦茂草也管子見反莊

視肉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一無文字吳越

宮室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春秋大夫種姓

文字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吾作君君欲知

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

人之救火死者元作者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

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一作北降國救火者死人塗

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走一作赴左三千人右三

大深曰小有忍則
大有所得忍於禁
忍於禁則則有攻
爲之善皆不惜之

千人物曰以泥塗體以水露衣而破之此知必勝之勢也墨子昔好

士之勇教訓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

而進之士聞鼓音破隊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其餘越王擊金退之國左右越

王好士宮門左右舍食客也韓詩外傳晉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爲不

好士乎即此類也事文類集亦載此事發端作越王思報吳冬則抱冰夏則抱火其

去則甚害田者時來驟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舊注亭於

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南

門之外者補於字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

者還賜之如令還音遊謂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

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

乃下令天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

大夫賜之上田宅國初學記作亦委困學紀聞淵鑑同樂喻傳賜爵國大

大夫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斷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史記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漢志

富國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

強兵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

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

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字疑衍與善音近

宋崇門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莊子漢門有親死者以善

以毀死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死

對兵命曰爾君從

以射決焉

者牛物曰
崇門巷名
上以為慈愛於親。物曰上舉以為官師。國居喪致瘁曰

官師一稱。穆天子傳
注官師羣士號也。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

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勾踐知之越王慮伐吳。舊注。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龜。物

謂龜乃為之式。物曰。式。賦同。論語。式者。車之橫木。男子從者曰。奚

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

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殺一作勸。舊注。謂一日。越

王勾踐見怒龜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龜有氣如

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龜有氣。王猶為式。況於士

人有勇者乎。士字。一無。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舊注。剄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故越王將復吳。物曰。復。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

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賞厚

則民不臨戰而鼓之。從。翔。說。補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

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式。怒。龜。避。蟻。蟻。小

士氣何剛。明主守法術。任賢智。術。耳。猶。可以。鼓。舞

者。其所助成之功。豈止於是乎。

昭侯知之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國。仁。鄙

仲舒傳。或。仁。或。鄙。陽。虎。曰。為。仁。不。富。孫。子。愛。辭。祿弊袴不以賜左右而

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嘔一笑。

山曰。之。字。宜。在。閣。下。嘔。笑。喜。怒。之。小。者嘔有為嘔。而笑有為笑。物

喜。怒。賞。罰。之。小。者。明。主。慎。之。不。妄。為。也嘔有為嘔。而笑有為笑。日

為。者今夫袴豈特嘔笑哉。袴之與嘔笑遠矣。吾必待有

事。坤。曰。心。有。所。利。則。惡。有。所。忘。此。必。然。之。義

謂。龜。曰。應。有。道。中。橫。故。舉

王。維。曰。疑。疑。之。則。無。其。學。矣

功者故收藏之。未有子也。

婦人之拾遺。鱸似蛇。蠶似蠅。郭璞云。蠅似。蠶大如指。人見蛇則驚駭。見蠅

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忘其所

惡。皆為孟賁。已見說林。國百

四凡五事皆謂主秦。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秦策注。新

時已為韓策。凡言鄭者。韓也。魏都大梁。因稱梁。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

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

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

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呂春秋載魏惠王欲使韓復立。督後。而韓

相類。此皆設事以試人智之說。秦魏齊太后以玉連環亦此類。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

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舊注。廩。給也。國。文。以。作。比。宣王死。湣王立。好

一一聽之。處士逃。國。淵。鑿。引。此。而。云。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齊。吹。南

王立好一一聽之。先生乃逃。事。郭先生不善。而湣於三百人之中。以食藏。宣王死。湣

文類聚。文同。不善。作。不知。竽。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以

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國。事。文。類。聚。田。若。曰。使

申子之。以。趙。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物。曰。將。以。攻。魏。申

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請。兵。取。其。實。利。故。曰。外。市。

不則恐惡於趙。謂。失。趙。之。交。也。乃令趙紹韓。咨嘗試君之

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見。於。舉。動。可。以。偵。察。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

有得趙之功。得。趙。謂。得。趙。意。與。之。交。善。也。韓。策。云。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

合。於。韓。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

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曰子昔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于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

公子汜譏 三國兵至秦王謂樓緩 秦人函谷秦王謂樓緩注魏魏

東而講何如 策注河東大河之東非地名吳注講同田齊世家湣王二

此父兄之任也 公族與國同休 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 策

王今割河東而講 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

以三城送之 策有此講之悔也句舊注三國自去又 不講三國入也

大悔 此下一 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

王曰爲我悔也 爲猶若也如列子說符篇爲我死王必封汝呂春秋

亡三城而悔 句無危乃悔 元作無悔寫者誤倒兵人 寡人斷講

矣 策云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

也案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考事在年

應侯謀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 西周策注宛葉二

秦相范雎也穰侯傳秦昭王十五 斷河內 魏之河內 困梁鄭 梁魏也

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 弛上黨兵而已以臨東陽 兵字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崇文院

在二字字形似而誤分也已以音同遂衍已字或不知已以通用而妄利以字也

弛弛同下文作弛易希子境內之事有弛易者矣弛易通案秦敗長平之軍取

上黨發兵守之弛易也弛蓋移徙之義弛案昭王四十七年武安君坑趙

降卒四十萬人趙人大震明年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於是應侯言於秦

王曰秦兵勞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即是

時事也應侯受蘇代之賂韓趙之請因爲韓趙游說欲移 則邯鄲口中風

易守上黨之兵以緩韓趙之患也而特以臨東陽爲辭耳 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日

也 謂可一臂而盡也國爾雅 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日

後者後至者 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 荀子云韓之上地方數百里

舊注中傷也 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 完全富且而趨趙馮亭云上

黨有城市之邑十七則雖被兵之餘其地繁劇富庶可知也 則其處二字與甚劇字

相似而利衍也左傳行者甚衆釋文其本作其史孟荀傳劇子之言應劭注作劇子

二字形似故易混 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 奈何問之辭也上黨本韓地

風廣雅甚劇也 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 奈何問之辭也上黨本韓地

爭取其地因以爲己罪 王曰必弛易之矣 舊注謂移易其兵以

故却問王使王自決也 王曰必弛易之矣 臨東陽吾斷定矣

夫而還之 百官表公大夫案爵第六等蓋魏亦置也物曰謂市散時悉放市人

夫市者之長也 後漢明紀注商君爲案制爵 立有問無以詔之卒遣

二十級其第七級有公大夫傳子曰領行伍兵 立有問無以詔之卒遣

行 物曰謂龐敬與公大夫同立少時而一無所告語之其 市者以爲令與

卒悉皆放還也 舊注不命而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 市者以爲令與

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 物曰謂市人皆謂龐敬與大夫相

圓謂賤吏與其長互相猜 懼故無阿同以爲姦利也

戴輻車 戴輻爲宋太宰 元無爲字從 荀子注補 夜使人 物曰命

夜有乘輻車至李史門者 輻車之有衣者 謹爲我伺之 謹爲我伺之

周主亡玉簪。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

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注。不事事於臣之事也。案曹參世家。賓客見參不事事。注。如淳曰。不事事。丞相之事。國呂春秋。注。事治也。周禮。注。事任也。又案。事猶守也。論語。請事斯語矣。韓詩外傳。魏文侯曰。寡人雖不敏。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警懼。以君為神明也。元作為君從山氏正。變音悚一作悚。

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

論牛矢。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

始皇策高注。少庶子官名。商君傳中。庶子案。隱曰。周禮。夏官。對曰。無見

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

可以行耳。物曰。謂車衆塞路也。太宰因誠使者。即少庶子。無敢告人。吾所

問於女。物曰。人下藏以字。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

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國主道篇。羣臣悚懼乎下。所猶

分位也。呂春秋。四蛇得其所。

六。傍注。凡五事。亦言昭侯之。韓昭侯握爪。而伴亡一爪。求之甚

急。國主道篇。羣臣悚懼乎下。所猶生時積而不弄。今死為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也。左右因割

其爪而效之。國效也。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臣不誠。一無此字。國

昭侯據而伴亡一蛋。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蛋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也。

淵鑑及佩文。事文所載大同。據下有詳字。其蛋作其蛋。蠶潛確類書亦爪作蛋。案爪

蛋。昔近蛋。蠶之蛋。又作蠶。因誤解以爪作蛋也。遂少變文以適其說。杜撰甚矣。百

家類纂。爪作瓜。不誠作誠。不割此以爪。說為瓜。獻割為割。割之義。其魚魯更甚矣。

必審南門。韓昭侯使騎於縣。物曰。謂命騎士往縣巡視也。使者報。物曰。使者所命

皆非行。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

人之義。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山曰。毛詩。生于道左。箋云。道左。道東也。國儀禮注。凡

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

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

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

鄉內以入為左右。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

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國百家類。國國作固。而吏不以

為事。事猶務也。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

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

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

而不敢為非。

周主素。周主下令索曲杖。蓋杖頭。屈曲者。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

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

事也。曲杖甚易得也。元股得字。淵鑑有得字。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

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國藝文類聚。忠下有我字。吏乃皆悚懼

其所。以君為神明。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崇文院

下皮事。下皮為縣令。其御史汗穢。而有愛妾。下皮乃使少

庶子伴愛之。物曰。伴愛妾也。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西門豹為鄴令。伴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

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傍注。凡六事。陽山君相衛。衛魏也。此時衛削弱。屬魏。如一國故。謂魏為衛。猶韓之稱鄭也。下篇使齊

疑山陽君魏人也。楚策魏策皆有此人。注。山陽屬魏。聞王之疑已也。乃

偽謗穆登以知之。此即楚商臣。江羊之故智。

淳齒為。淳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矯詐

秦使。淳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

使私人詐為秦使者。伴謹諱。齒則齊王必且以情告之。

使私人詐為秦使者。伴謹諱。齒則齊王必且以情告之。

使私人詐為秦使者。伴謹諱。齒則齊王必且以情告之。

使私人詐為秦使者。伴謹諱。齒則齊王必且以情告之。

使私人詐為秦使者。伴謹諱。齒則齊王必且以情告之。

使私人詐為秦使者。伴謹諱。齒則齊王必且以情告之。

齊人欲為亂。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

王知之。山曰：謂使走王所，而知其動靜也。

子之以白馬。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言白馬也。

言豈是白馬邪？左右皆言不見。是誠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

詐。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子產離。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謂繫之于別處。而無使得通辭。

使倒其言以告而知之。一本外儲左上篇末有此章，使得作得，到之作也。倒反也。舊注謂倒此言以告彼，彼言

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關市。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宜作關市，吏下並同。關市苛難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二十二 崇文院

關吏乃舍之。乃一無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

而子汝金。而下一有所字，予作與。而汝因遣之。此五字一作因諫之。關吏乃大恐。

市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一無而字，荀子注：作衛嗣公使過客關市，路之

抵津吏罪與今本所載異，抑別有見歟。關吏乃大恐，百家類纂更作市非也。

右傳 一無此二字。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九 終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參謂其勢相參耦也。疑似也。類也。亦有擬意。故明主慎之。

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

其君完。完衛君名。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

作亂。以上五事。后妻過實。庶孽得勢。因釀禍亂之證。嚴遂韓廙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

闕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三事皆謂大臣兩重。權勢參敵。因致亂也。其說

在孤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二事皆論好色之弊。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靡細也。謂深察敵情。以成就其微細之謀。曲之淫。是也。物曰。淫。也。山曰。淫。首深。列子。淫思。七日。又云。指河。謂察淫靡。而成就之。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廢立也。謂我臣之用。舍。廢立皆出于敵謀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

甘茂。四事皆言敵國廢置之害。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集韻。宣揚也。揚言以沮賢者。內

美人。而虞虢亡。昭二國以利令賢者不用也。伴遺書。而長弘死。用雞猴。而

鄒傑盡。此末元題廢置六三字。經終題廟攻七三字。六微之外。不宜有廟攻。山序云。六微內亡去三章。其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而未嘗言及廟攻。此蓋後人因章中有此謂廟攻之語。妄意割裂。以添此章名者耳。今謹考正。以復舊章。參

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八經篇廢置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情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棄。資其輕者。輔其弱者。即施參疑廢置於敵國之術也。此謂廟攻。國呂春秋云。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又孫子所謂廟算計練子所謂廟勝之論。其義亦相近。參伍既用於內。絕之於內。錯綜比驗。無有參疑廢置之禍。觀聽又行於外。四目達四聽。則敵偽得。內政修。外事治。敵情偽皆得發見。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

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三章皆行觀聽於外之術。

廢置六

右經

○一作傳。一下並同。傍注凡五老。聘之。事皆言君臣勢重而危國。言夫魚。勢重者。人主之淵也。君者

勢重之魚也。君元作臣。從山氏正。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

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物曰。以其言。君臣之間也。國商君傳。僕請終日正言。西周策。容謂周君曰。正語之。案策注。不敬正語。以射藥之。皆不願言之義。故託之於魚。賞罰者

元別。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故君先見

所賞。則臣露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露之以為威。

喻老篇上。謂作損下。謂作益。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見老子。傍注。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入主久語而左右。謂懷附。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衆謂其人與左右。謂懷附。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衆謂其人與左右。謂懷附。

之懷左右尉。則左右重。因其懷愛。慰藉之。資外。售以買成。重。久語懷尉。小資也。

物曰。謂所資者少也。猶以成富重。況於吏勢乎。國佩文富。下有重字。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

敵主爭事。物曰。敵主謂與主相抗也。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

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魯成十七年十二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

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物曰。謂誅其一也。是懷怨而借之間也。物曰。謂使其懷怨。而借之以間隙也。公曰。吾一朝而夷

三卿。子不忍盡也。夷滅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

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成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僮。庚申。晉弑。

其君州齊晉語長魚矯既殺三郤請公殺而分其地此傳樂書中行僂不聽乃奔翟三月厲公弑

州侯之一州侯相荆貴而主斷策注謂其專決荆王疑之因問左右

左右對曰荀子注無無有斷之事如出一口也皆黨州侯為之置

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又荀子楚之州侯可謂離臣者也注楚襄王使臣也而

楚宣王策江乙為魏使於楚章云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一

口矣策江乙使楚事見上篇自宣王至襄王其間歷威王懷王江乙從得引數十年

後襄王之臣州侯之事以對宣王或國策合為一章其謬昭著宜從韓子分為二章

鮑吳諸家會不論及何也國策子春秋景公射出賀堂上唱善若出一

口孔叢子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無有謂無有私私也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故特為之物曰無故也國于金方覽者使人

俗矢燕人無惑燕人其妻山曰其猶之也有私通於士妻以殺士女皆指未娶

者秦策某日夕某孺子內某士荀子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注士者未取妻之

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國先略題事後詳演之下三桓劫昭公章亦用此法

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

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

以狗矢漢表樂平侯訴病狂易注病狂而改易本性也物曰謂病惑而視聽

易病惑耶淵鑑刑法總載狂易殺人注謂狂而易性也周語眩惑轉易又晉語注猶

人有狂易之疾晉注易音盈隻切又以鼓切徐又音陽禮傳從此案漢書問答引姚

察說病狂而易常性也又在發而無慮易於去就字或作傷說文云傷轉一曰

也弋鼓切又晏子春秋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易音義云易此傷字假音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有私通於士元作私有季突至然

歸家也國方言江湖之間凡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

卒相見謂之妻相見或曰突國韻會房妻患之其室婦曰

物曰謂其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伴不見也物曰公

夫國文選注引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古於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

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

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奮注矢一作尿物曰五家

左傳注五姓牛羊豕犬雞淵鑿室婦作委五姓之矢作五姓之水文類聚同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

蘭湯傷注以喻君臣比周而蒙上也國楚辭浴蘭湯兮沐芳王逸云言已將修

雲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浴蘭湯初學記引劉義慶幽明錄曰廟方四

大不備雲道廣四尺采樹蘭香祭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焉

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物曰若多子將

以買妻夫妻異利猶君臣之各務其便也國

戴歌國荆公欲宦諸公子於四隣荆公一作荆王荆字誤宜作戴

歌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公子出者重元

作日從重山曰則必為所重之國黨物曰謂黨其則是教子於

外市也不便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崇文院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與戮力劫昭公與字從山氏補遂

奪其國而擅其制山曰制政通呂春秋昨日之羊子為制左傳作嗜昔

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

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一無安知公家凡

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

則救之御者於是撞西北隅而入撞謂孟孫見叔孫之旗

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逐之三桓

昭公二十五年己亥公孫于齊三十二年己未公棄于乾侯杜預云乾侯在魏郡斥

丘縣晉境內邑案魯三桓偪已下見左傳疑脫一曰二字國呂春秋作昭公懼遂出

奔齊卒於乾侯因考逐之二字當作逐之齊

公叔內公叔相韓而有功齊謂有得齊交之功也與

公仲甚重於

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衛。衛魏也。一作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鄭韓也。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覆黃百 翟璜魏王之臣也。璜元作璜。魏說苑。璜。觸字璜。魏文侯臣。而善於韓。乃召

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物曰搆。謂

大夫種說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

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與一吳不受。今天反夫

差。物曰反亦天禍也。越語今將反此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

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

則謀臣亡。越世家。范蠡自齊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韓信曰。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說臣亡。注狡猶得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鬼國。策曰。東郭遠海內。狡兔也。圖謂范蠡既隱。復何遺書。以戒大夫。種乎。果然。則使謀臣。悉去。越王。孤立于上也。決無此理。史記所傳。謬妄。明矣。

吳越春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其大。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何不釋吳

而患越乎。釋舍也。吳存則為越。患謀臣。猶見奪用也。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

書言合理。曰。殺之。殺幸。種也。下篇直躬。證父。判令。尹曰。殺之。同。越與吳同。故為慨歎。法山曰。越世家。越王誅太宰嚭。伍子胥傳。同。越與吳同

命。天命滅吳。而反不取。則猶吳。違天命。存越以取亡也。故曰。同命。為忠臣者。憂國。忘身。今不滅吳。吳必報越。故不聽書言也。圖吳越春秋。大夫種書矢射之。曰。吳

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

大成牛數。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成一作臣。非韓策。牛作午。趙

種三年。大戊午為相。徐注。戊一作成。希姓。錄大戊午戰國策。韓趙武靈王。蠶者。其後

有大神象。因考大姓也。則作戊午者。字熟。宜從之。國策。吳注。史記。申不害者。荆人也。

故趙之。韓臣學術。以。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

有兩韓。我有兩趙。策有也。字。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鄒陽司馬喜。履脚於宋。而相中山。中山之名。初見於斯。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當一作

呂倉魏王之臣也。一合前。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

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風一

宋石遺宋石衛將也。衛魏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構難。構結二

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一軍相當。當猶兩旗相望。唯

母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

也。一無善者相避也。并曰。若善我。則須相避。而毋戰也。

白圭教白圭相魏。暴譴相韓。暴。姓也。秦有暴。黃又。秦說。林篇。張譴相韓。豈即此人。白圭謂暴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待。禮待。亦輔字。意

臣長用魏。子長用韓。二長字。一作常。圖四書釋地。引貨殖傳。白圭周人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圭則字爾。先後自不同。時韓子。白圭相魏。鄒陽書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侯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

乎。縱存於爾時。孟子與之。暗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陸禮而曰。子之吾子之云

乎。故斷其

事。而夷射。齊中大夫有夷射者。中大夫。御飲於王。御侍

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郎門。見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

之餘。瀝乎。說苑正閏。別跪。諫齊景公。外儲左下。作別危。危。通。荀子。蟹六跪而

當數。圖。滑。稱。傳。淳于。髡。曰。親有嚴客。待酒於前。時。賜。餘。瀝。不

過。二。斗。徑。醉。矣。廣。雅。瀝。酒。也。案。說。苑。侯。備。有。餘。酒。而。死。士。滿。夷。射。叱。曰。去。

元

曰。此去。篇者。誤。案。策。文。信。侯。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

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山曰左傳載鄭莊公夷射姑事正同此記異聞

齊陽自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蓋魏嬰臣蘇秦傳正義而二人罪魏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及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司馬喜殺愛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惡猶仇也因徵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素聞其相怨故謂季辛殺之因誅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鄭袖言惡臭。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楚世家鄭袖者楚懷王幸姬也。而新人則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為猶若也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御者待者也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劍之。御者因揄刀而刺新人。補者字一曰魏王遣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

以下近本俱脫今從宋板校定

鄭袖言惡臭。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楚世家鄭袖者楚懷王幸姬也。而新人則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為猶若也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御者待者也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劍之。御者因揄刀而刺新人。補者字一曰魏王遣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

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楚策有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句王曰。夫

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策云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此孝子之所以養親。從策補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養親。忠臣之所

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策不字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

子矣。長一作常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己知也。策作妾知也。劣物字訛。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策注王蓋有臭疾。王怒曰。

劍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恐新人自理而先囑御者因揄刀而刺美人。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費無忌教邴無極。令尹之近者也。謂其與令尹親近也邴無極新事令尹。事者非必臣之。如左傳襄弘事邴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酒其家。物曰為酒置酒也。邴後漢袁讓傳注為猶置也。吳越春秋令尹

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宛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為之如其言也。下篇多有皆傲

事未可知也。左傳吾幾禍于子。恐將為子不利。案始危也。物曰語辭山曰亟字訛令尹大怒。舉兵而

誅邴宛。遂殺之。

陳需殺張壽。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自楚不善犀首。因而犀首走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

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誅云者非必殺之。秦策注犀首公孫

衍也。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史記衍初相魏。張儀已卒之後。入相秦。秦下犀首首抵罪於梁王。走而入秦。謂此也。

中山罪。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弊。左右有私不

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

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據經文。廐。宜作廐。王以爲賤公

子也。乃誅之。

殺老儒而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

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

君殺之。恩之詞。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

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上者疑衍山。曰下者也。誤。齊使老儒掘

藥於馬梨之山。馬梨山名。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

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問君之

國。君殺之。物曰問。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高紀注。抵至

謂彼持魏國陰事。歸告於齊。使濟陽君當罪也。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

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四 凡五。楚兵至而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

荆攻魏。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和也。因以荆勢相魏。

委種貴而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山曰常。讀爲實。昭侯令人覆廩

吏。守更。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國淵經。常作實。屬下更。有屬字。無甚多二字。

昭奚恤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奔者。而不知其人。典。字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引此而云。音義未詳。字曰疑。郭字誤。圓案荀子有困窮。昭奚恤令吏執

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芻蕘之蕘。則草料。實而售。速故密焚之。

僮僕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

宰人之次。而謂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

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尙宰人也。綴耕錄。尙書秦官。在殿中主發書。尙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尙書之尙。詔爲辰羊反。德明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當

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

爲置礫湯中。對曰。尙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國淵經。前條欲去尙宰人也。作以爲有欲去上。食宰也。事文類聚。後條免作勤。章未有也。字。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文公聖晉文公之時。元脫晉字。國宰臣上炙而髮燒之。國晉乘。臣作人

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國晉文事文。同。譙作謂。謂淵

接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

也。接木而貫樹。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

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代。醉引晉乘。上而作及。堂下得

微有疾。臣者乎。微無也。疾惡也。微上元有無字。晉乘無之。或宜云無有微。疾。國莊子得微往見。跖耶。周禮醫無闕。楚辭作於微。國可

譙之。果然。乃誅之。國晉文事文。堂下二字作黨。謝承後漢書。魯國。譙。正叔爲大官。今時黃門郎宿與正叔有隙。因進食以

髮實中。光武見髮。斬正叔。正叔曰。臣有富死罪三。熾以爐炭。培治吐炎。熾燻。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按出佩刀。砥礪五石。砥礪骨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丞

及虜人六目而視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詔赦之收黃門種天子傳虜西王母於瑤池之上也山曰天官

書張素為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也趣疾母

有反令物曰謂使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物曰如風靡草骨斷

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

是臣之二死也國案問生桑炭炙巾又云以生桑炭置之坎中毛詩捕彼桑薪朱子云桑薪薪之善者又雜記畢以桑注畢實牲體

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

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醫蔽殺臣不亦蚤乎國淵

備侯請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

立帝穰侯請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史表秦昭十九年十月與齊潛王稱帝十二月復皆稱王案史策蘇代說齊王

曰願受帝號而勿備稱於是齊去帝稱王

五凡十番麗姬殺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物曰后而

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惡申生於君而殺之惡

驪也一作惠非善傷四年十二月戊申太子申生殺于新城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夫人鄭夫人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

用毒藥毒藥謂鴆也西周策注殺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殺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

州吁果殺其君魯隱而奪之政

取東周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

取東周

以東周叛分為兩國公子根難三篇作公子宰說難篇周威公身殺國

左傳王子朝據王城曰西王叔王居狄泉曰東王與此所記頗亦相類山曰周紀考

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案隱曰世本名揭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

立乃封其少子于蒙以奉王號東周惠公案隱名班居洛陽與此所載異

而商臣果作亂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王子職

置立也王元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山曰左傳一曰楚成王以

商臣為太子從山氏既欲置王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

為其傅潘崇為謂通左曰奈何察之潘崇曰饗江芋而勿

敬也杜預云江芋成太子聽之聽用江芋曰呼役夫宜君王

之欲廢女而立職也杜預云呼發聲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

事之乎杜注問能曰不能能之諸侯乎之通也之上元有為字從山

事職不曰不能能之諸侯乎氏削左傳作行乎明刻從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作能作能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杜注問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

甲而攻成王營宜作衛晉之誤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注熊蹯

將有不許遂自殺一有

嚴遂韓厥爭而韓厥相韓哀侯說林及韓策作韓傀與注史作韓相俠異

文類案引作韓傀與俠案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異也韓非作處

累字音有差互說轉也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

令人刺韓厥於朝韓厥走君而抱之策云走而遂刺韓厥

而兼中哀侯元無中字從國策補侯下一

田恒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

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山曰事見左哀六年及十四年戴驪為宋太宰元為別皇喜重於君二人爭

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他篇及諸書稱子罕者，即此皇喜也。說見二柄。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相室，見孤。

慎山曰：晉語狐突諫獻公曰：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始好內，適子始注，好內多變，妾也，變妾專寵，故適子始好艾，多變臣也，變臣害正，故大夫始國，案五雜俎，孟子曰：知好色，則寡少艾，又引國語一說，謂艾者，外也，妻子為內，少艾為外也，愚謂一說近是，而國語文字乃外音訛耳。

鄭昭之：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

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 凡十文王費仲 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物曰遊，游說也。令之間

紂而亂其心。此及喻老篇費玉版，作一，事俱策士之談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秦王患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

之憂也。十過篇秦穆公患由余，語正同此，戰異聞耳。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

羣臣曰：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東周策注有言善之，左傳公從物氏正。

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孫明知叔孫于齊注相親知也。

荆以為外用也。物曰為，敵國用，則必誅之。

黎且去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

公：左傳黎彌曰：去仲尼猶吹毛耳。言其輕易，君何不迎之以重。

祿高位，遺哀公女樂。山曰：哀宜作定家，以驕榮其意。山曰：榮讓

家語其談說足以飾邪榮，哀公新樂之。新一，作必，必怠於政。仲尼必

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

公。六字二八字，誤合下條同。哀公樂之，果忘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

楚。國意林引黎且作黎沮，後漢馮衍傳注作黎勁，無謂景公三字，遺哀公女樂作遺魯公以女樂無樂字，哀公新作魯公二字，諫下有而不聽三字，無六字，遺哀

公之作遺魯二字，果作公。

干象沮 楚王謂干象。史作范，范楚，范楚，吳注史楚懷王，新與秦，而懷秦也。山曰：楚宣王，策有楚人子象，疑干子，說然，時代較遠，疑矣。國干象，即范環也。干范

音近，象與范，混又世本古義云：朝當通作環，凡偏旁用環，且多易混，如猶或作環，

娟或作環，據此則史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謂

楚之重扶，其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

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史作大，不事君，小不事

家。策作小，不知處室，國學子春秋，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以苛刻聞天

下。策作苛，廉注苛小節也，國學子春秋，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以苛刻聞天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武王之 張儀之辨也。辨辯通，策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

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

時王使邵滑之越。扶邵滑，為越相，五年而能亡越。過秦論召滑注引邵

江東注召滑音音依字，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

之越，今亡之秦。亡忘通，下同，史不亦太亟也乎。亟急也，史作臣，以

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

納句章味之難，越亂，故楚南塞，瀾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然則為之奈何。

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策作公孫郝注，史作向，壽國甘茂傳向壽者

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策

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日日獻王衣，荀

無謂曰其弘之死以與後世

子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加飾神女賦沐蘭澤含若芳如漢郎官金雞香環佩之聲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舊注共立一云云子結

子胥宜用子期公孫吳也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國吳越春秋曰子期用將擊之子期公孫吳也子常用將去之子常用公孫吳也荆人聞之

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子常用公孫吳也

丙美人而晉獻公伐虞虢一作欲伐虞無虢字乃遣之屈產之乘虞虢亡垂棘之璧女樂六豎馬遺虢以榮其意而亂其政秦策夫晉獻公欲伐

叔向之讒長弘也長弘謂叔向曰已上九字一作為長弘子為我謂說苑云數見長弘於長弘謂叔向曰已上九字一作為長弘子為我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伴遣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疑宜作行去周以長弘為賣周也乃誅長

弘而殺之一無此三字說苑云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而殺劉氏而立單氏之晉人以爲討廿八年殺長弘與此不同

鄭桓公將欲襲鄭草昭曰鄭姬姓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書其姓名書元作靈與一無擇鄭之良田

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設為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元作為設從山氏正孟子費之以雞豕山曰平原君傳毛遂曰取雞狗

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鄭遂取之賂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若盟狀山曰此事與宋伊戾讓太子座鄆君

李云瑛

秦侏儒之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有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鄆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鄆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一無二趙乃輟還輟作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有人謂囁其人寄我耳目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有人謂囁其人寄我耳目

縣令有發辱發起臥辱也而席弊甚夫邑令不具籍章勞士之賜籍正用此事而而席弊甚夫邑令不具籍章勞士之賜籍正用此事而

令大驚以君為神也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辱而席弊甚賜汝席山曰遺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右傳一無此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外儲左上

江都 松臯圓纂聞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案隱曰觀隱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實

以別篇不必

○一本無圈。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必子也。暗主之聽言

也。暗主作明。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墨子其於七義也。則大其

也。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物曰迂弘謂迂濶也。即上文辯也。國

道言對下行身道說其言論也。傳云今世之談也。皆道。其行身也。離世。問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篇亂世之端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難

羣為實。以犯上為抗。物曰離世與世離遠也。即上文遠也。其說在田鳩對

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高。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物曰

藥也。古多用藥酒也。國謂用言有用之言。即忠言也。國素問。注。藥。謂。藥。酒。也。又。雖。論。論。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明。君。聖。主。之。所

獨知也。君一作在。以一作所。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

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物曰爾爾同謂射也。圓謂儀的見用人篇。國

不釋注實猶中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

物曰謂說。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

也。荀子君子行不實苟難說。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李李克惡施末

不實苟察注察察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李李克惡施末

新墨覆四子之說。巧而非急務。如畫策之巧。而與策策同用也。山曰李李悝也。又荀

子慎墨李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注李惠惠施也。或曰李即莊子云李真之莫為者也

陳深曰。一。句。為。一。成。八。實。

陳深曰。一。句。為。一。成。八。實。

又曰。季子聞而笑之。韓侍。鄭云。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論有迂深。閱大

之友也。圓謂荀注無道一之說。以此推彼。季乃李字。說。人主濫惑其論之深。閱

非用也。非上。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而反忘其實。用譬如以

畏懼震眩之心。見畫圖者。皆以為鬼魅也。車當作畫。畫俗作畫。故相說耳。畫狀即圖

畫鬼魅之形狀也。若作車字。則荀子所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惡

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魅也。背而走。比至其

家。者。失氣。而死。泥論訓。所云。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見。疑。石。以為虎。也。說。山。訓。所。云

所謂。畫。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之。類。也。乃。知。古。本。相。承。如。此。傳。文。非。誤。故。知。車

畫字。行而拂難。堅確非功也。從。說。正。故。務。十。鮑。介。墨。翟

山曰。二。字。復。衍。皆。堅。瓠。也。難。為。至。堅。確。之。事。如。堅。瓠。之。無。用。也。且。虞。慶。詘

匠也。而屋壞。謂。詘。匠。使。屈。也。范。且。窮。工。而。弓。折。物。曰。虞。慶。虞。卿

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虞。范。之。虛。辭。如。應。飯。塗。糞。皆。近。兒。戲。而。無。益。于。事。也。

○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物曰。謂其事不塞也。責。怨。怨。望。也。國。爾。雅。挾。也。公。羊。傳

注。挾。也。毛。詩。疏。相。兩。相。得。之。辭。後。漢。杜。林。傳。注。望。恨。也。治。要。引。慎。子。用。人。之。自。為。不

用。入。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又。引。尹。文。子。田。子。曰。人。皆。自。為。而。不。能

自。為。用。而。不。使。為。我。用。也。故。父。子。或。怨。誤。相。為。之。證。山。取。庸。作。者

進美。美。取。庸。作。謂。欲。得。備。作。之。功。也。中。山。策。與。注。此。書。取。字。多。為。與。之。善。而。得

則。思。不。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姑。蘇。也。姑。蘇。乃。字

畫。缺。為。爾。此。二。事。皆。名。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楚。而。實。自。為。吳

起。懷。瘳。實。而。吮。傷。物。曰。創。瘳。則。有。實。用。吳。起。懷。此。心。故。吮。楚。而。實。自。為。吳

賦。頌。鐘。鼎。之。銘。皆。潘。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賦。頌。鐘。鼎。之。類。率

所。為。而。為。之。耳。後。世。不。知。而。謂。實。有。此。事。猶。人。主。好。誇。大。者。為。入。跡。博。箭。以。欺。後。世

也。國。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

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

力。也。先。王。所。行。皆。要。實。利。而。任。功。力。故。其。事。跡。有。經。有。權。後。世。稱。譽。亦。過。其。實

力。也。此。不。可。盡。信。之。證。也。孟。子。所。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憑。學。盡。信。之。可。謂

陳深曰。收。拾。卷。一。

與孔子相及而墨子與魯班
談論則其去孔子不遠矣 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

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一無吾字國佩文飛下

久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

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為輓以輓為巧以拙為拙與老子

宋王與齊仇也傍注蓋築武宮武宮以示子孫左傳季文子

以室之功謳癸倡物曰癸人名善謳故曰謳癸陳鳴樂書云昔梁孝王築睢

倡發歌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

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傍注勳力

不築者知倦傍注力深也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如癸美何也勝如二字一意楚策夫臬之不勝不對曰王試度其

功癸四板射稽八板傍注功多聽其堅聽謂動癸五寸射稽二

寸傍注入堅也國詩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疏五板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

則板六尺依鄭說是板廣一尺二寸也

史丹傳注擿隨也佩文引其堅其作之

藥酒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國鹽鐵論注若

入而能已疾也物曰已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

以致功也國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

○傍注凡十一事勸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

者黃氏曰抄諸作欲以作制母猴作猿非案棘刺之端謂至細也列子紀昌與

飛衛二人交射於野飛衛之矢先窮以棘刺之端杆之而無差焉物曰母猴沐

猴也山曰母猴通借書牧誓釋文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作母猴字林首母汲冢紀年

作母猴可證呂春秋獲似母猴母猴似人漢書張晏注沐猴即猶猴也國淵鑑引作

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物曰方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

周禮四丘為乘管子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此云三乘五乘蓋以乘

地計俸祿也國荀子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注擊法所謂適士立二廟也又云有五

乘之地者事三世注古者十里為成出車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

右御治工言王曰治工治御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物曰燕今知王不能久齋

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

削必小物曰所以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物曰謂刺制作母猴

其刀也此不然物也物曰必無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

妄乃殺之日抄云必三月齋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久齊而始之爾王乃齋

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

刺之說也國上二句淵鑑一日此條見魏都賦注與今燕王好微巧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元無燕王二字山堂肆考衛人曰一無好字能以棘刺之端為母

猴選注能上有臣字國藝文類聚云燕王徵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

之奉選注無中之字奉俸同說苑齊莊公且伐為車五乘之實而杞梁華

彼曰車五乘之實謂選勇士五乘而特賓禮之也呂春秋云晉文公造五兩之土五

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注兩技也五乘十五人也此與說苑五乘義同纂註謬妄不

改正之方疲未能因記于此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選注

請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此十一字人主欲觀之必

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

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月令定陰晏之所成注晏安也陰稱安列子孔

昏明之際北面而祭之淡淡焉若有物存焉莫識其狀又云孔周來丹與齊七日晏

陰之間授其下劍釋文云晏晚暮也國案晏如難三篇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之

孫鑰曰有味有想

則難察視故以兩新 燕王因養衛人。國藝文類聚此句上有燕而不能止天清朗之時也 王曰寡人不能觀也九字國考工記

觀其母猴。元無而字選 鄭人有臺下之冶者。元無人字國考工記

非能為良地氣然也。謂燕王曰 臣為削者也。一無諸微物

必以削削之。選注物作巧山曰考工記樂氏為削 而所削必大於

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選注無此八字

王試觀客之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元無 王曰善。謂衛

人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此十一字元作 曰。以削

一客為棘刺之端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此九字元作 曰。臣請之

舍取之。選注無之舍二 因逃。止此。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

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選注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白馬兒說宋人善辯者也。人間訓兒說巧於閉結無不解注兒說宋 持

白馬非馬也。也字宜作 服齊稷下之辯者。下有屈焉二字孟荀傳

索隱曰稷齊之城門也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列子白馬非馬注此論見在多

有辯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又云白馬非馬形名難也注難猶分也白馬論曰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及乘白馬而過關。元無及字

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而元作故從他書正山曰顧如平帝紀顧

有則顧白馬之賦而籍之。金錢季布傳顧直之顧圓案漢志貧者欲

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吳王濞傳正義引漢書並作履井曰賦征也雖操白馬

非馬之說不得不出馬賦也國謂籍猶取也一作籍通荀子好用其籍飲矣又云籍

飲志費管子古者輕賦稅而弛籍飲厚又云將必厚措飲于萬民又荀子窮籍而無

飲不過什一墨子其使民勞其籍飲厚又云將必厚措飲于萬民又荀子窮籍而無

極管子今君之籍取以正籍之為取義可見矣璣璣傳顧其功注顧雖也後漢宦

者傳賤買十分厘一注履謂障其價也懸珠音義履猶答賽價報之謂也風俗通太

原郭子廉曾過姊飯留錢十五錢默置席下去難曰不見其非白也。他書

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管子云開賦百取一。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元作虛辭則 考實按形不能謾

一人。設下元有於字傍注持白馬非馬之說而服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

向略記公孫龍持 白馬之論以度關。

用者皆 夫新砥礪殺矢。山曰周禮司弓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治

子若新發礪之新砥礪謂磨而利之呂春秋砥礪五兵漢蕭望 設弩而射。

之傳底厲鋒錐禮記砥礪廉隅韓詩外傳扁論入砥礪礪石 引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國冥 然而莫能

復其處。山曰列子鏑矢復者方矢復寓毛詩四矢反兮鏑云反 不可謂善

射。可一 無常儀的也。山曰呂春秋處方篇亦有此論國案莊子 設五

寸之的。國毛詩疏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

見古的之度在四寸六 引十步之遠。引猶去也說山訓矢 非羿逢蒙

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孟子云逢蒙 有度難。而無度量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

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物曰謂辯

其說 設度而待之。待對上應字元 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

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說音 不度之以

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物

養祿也。國 長常也。

學道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

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

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

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身無死。從列子 安

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國淵鑑此下有一日吾與堯同年七字案周禮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蓋以年齒高下為致爭也。其一入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也決

一以作。以後息者為勝耳。禮氣衰而先息者為真。聲厲而後止者為勝。

李惠宋墨。客有為周君畫筴者。英經文作策同馬捷也。一三年而皆畫筴也。作美傍注筋也則與挾通。

成君觀之。與籐筴者同狀。傍注籐赤黑色。籐景。福殿賦注刷漆為籐。周君大怒。畫

筴者曰。筴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國十版高二丈說文。在牆曰牖。在屋曰隱。而以

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為之如其言。也見上篇。望見其

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

筴之功。此字非不微難也。物曰謂微。甚難也。然其用與素籐筴同。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傍注謂終歸無用也物曰素平。常也。國禮記注凡物無飾曰素。

畏震瞻車狀。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

犬馬難。孰易者。王再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

暮罄於前。汎論訓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物曰罄也。謂能盡觀其形狀也。國馨音通釋名。馨也。通典引禮記。虛注。馨。也。莊子。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可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係繫同。不可類之。故難。

類似。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國風俗通自序。有為齊也。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且暮在人之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不見。故易。藝文類聚。淵鑑。犬作狗。暮下無馨字。鬼神以下作鬼魅。無形無形不可

規故。務下鮑介。齊有居士田仲者。荀子注。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兒。祿辭富貴。皆堅瓠也。齊有居士田仲者。荀子注。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兒。祿辭富貴。皆堅瓠也。

齊策趙威后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案陳田古音同。孟子作陳仲子。

構價曰妙語爽而

宋人屈穀見之。七命云。鑽屈穀之瓠。注引穀。作穀。下並同。國佩文亦作穀。曰。穀聞先生之義。

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

之。選注。作謂之曰。穀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而效之。先生。國。後漢書孔融傳。注見上有往字。道作供。獻之作。願。獻之先生。仲曰。夫瓠

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謂為通。國後漢書注。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今厚而無

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國後漢書注。無。堅如石。則不可。剖字無重字。

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選注。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斷。厚而無。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為。也。國後漢書注。剖。難。一篇與將欲。今田仲不

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選注。屈穀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案此與今本大異。而選注語。順事具。當見善本也。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賂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瓠。則瓠落無所容。將。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捨之。與。屈生。嘲。陳仲意。同。○。國。呂。春秋。莊子。皆云。湯將

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以之。以謀下隨。下隨曰。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穎。水。而。死。湯。又。讓。務。光。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辱。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盧。水。列。士。傳。云。鮑。焦。怨。世。不。用。己。採。薪。於。道。子。黃。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涸。水。之。上。風。俗。通。云。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所。植。耶。焦。遂。強。嘔。吐。而。死。賈。誼。新。書。云。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得。祿。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子。推。不。出。而。焚。死。呂。春。秋。說。苑。等。所。記。殊。詳。務。下。鮑。介。其。行。拂。難。無。益。于。世。故。比。之。堅。瓠。也。

虞慶為屋。人間訓。虞慶作高陽。應。謂。匠。人。曰。屋。太。尊。太。作。大。物。曰。尊。崇。通。高。也。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國。屋。角。夫。濡。塗。重。而。生。椽。撓。曰。不。然。五。字。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

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以之。以謀下隨。下隨曰。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穎。水。而。死。湯。又。讓。務。光。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辱。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盧。水。列。士。傳。云。鮑。焦。怨。世。不。用。己。採。薪。於。道。子。黃。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涸。水。之。上。風。俗。通。云。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所。植。耶。焦。遂。強。嘔。吐。而。死。賈。誼。新。書。云。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得。祿。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子。推。不。出。而。焚。死。呂。春。秋。說。苑。等。所。記。殊。詳。務。下。鮑。介。其。行。拂。難。無。益。于。世。故。比。之。堅。瓠。也。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

陳深曰本意不
解妙在曲折

以直椽任輕塗。一脫此益尊。匠人誦。趙策魏王聽此言也甚

之而屋壞。淮南子云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命而為室其始成尚然善也而後

謂依慶言。一曰。物曰凡言一曰者後人舉。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

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

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成得乾。成元作誠。日

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誦。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窮工。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山曰盡。猶終也。不於其始也。

且雖通史記唐雖國策說苑作唐且。國百川學海引東州家開碑古聖賢名云。夫

秦范且又衛策吳注古人以且名者皆子余反。如夏無且。唐且龍且之類是也。

工人張弓也。伏檠三句而蹈弦。毛詩角弓傳不善。細樂巧用則

未成弓時內於檠中也。釋文檠音景。一曰犯機。物曰謂。是節之其始。

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此下元衍范且。伏檠一日而蹈弦

三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

之弓折。物曰其辭窮而不能勝。范且虞慶之言。元別提。案此及

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

也。物曰謂。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

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士謂有。術之人。為虛辭其無用

而勝。逞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二其字猶之也。物曰為去音。謂人之所

實事無變易而數屈故也。實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

用之事。于歲無易而反窮也。

陳深曰本意不
解妙在曲折

趙用實曰事不奇
以轉意妙

多猶賢也。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

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

物曰謂。工匠不得施其技巧。補工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

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日知術日知治即知治

也。不可。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載。

而不肉食也。夫稱上古之傳。物曰。塵飯塗羹。可以戲。

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

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

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物曰謂。雖治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傍注凡父子或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

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謂之。謂古。譙字。方言。自關而西。子

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

謂相為之心者。不如自為之盡也。物曰周盡也。

取庸作者。夫買庸而播耕者。元合前章。今從經文。別之。買元作賣。誤。五。蠶

主人費家而美食。物曰。謂務美備者。食而不算。捐費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

愛庸客也。魏都賦。刀布買而無算。注。刀布錢刀之謂也。荀卿書曰。省刀布之

而不便。故調賣之必求與。錢交易。而以錢與庸者。亦厚待之意也。廣雅。調賣也。又曰

知錢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謂也。周禮。載師。里布。注。里布者。布。參。印。書。廣

易。求。買。易。也。買。道。新。書。郭。穆。公。有。令。食。免。雁。者。必。以。稅。母。以。粟。於。是。求。易。于。民。者。二

石粟得。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孟子。深。庸。客。致。力

陳深曰三險貼人
不迂適

而疾耕耘。文衍盡功而正畦陌疇時者。功元作巧從井氏正對上力字疇田隴也時畦

中有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儲者云爾故為盡力

此其養功力。物曰謂以功力自養有父子之澤矣。澤恩也而心調於用

者。物曰謂實心為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

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此章亦連事合論之

也。

文公伐宋。宣作文王伐崇經文亦誤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

蔑侮長老。分財不中。山曰中適也均也家語衣冠中動作慎教令不信。余來為

民誅之。說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母壞室母壞井母伐樹木母動六畜有不

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十五 崇文院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姑蘇之臺。姑蘇元

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見亡以盡民力。余來為民

誅之。一無來字墨子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如此則吳有難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案以復其讎

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國謂未因復

更嫁之。物曰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

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

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

天子三年矣。杜預云尚書包匭菁茅之為異未聞案括地志辰州盧溪縣西南有包茅山武陽記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國管子江淮

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左傳齊數楚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

孫鑄曰名實重句先虛後實固有德

陳深曰先王之賦顯陳鼎之銘皆此類

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

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一無

而有報讎之實。傍注上三事皆借名與師也國齊策微用兵而寄於義注謂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於義以為名也上三事皆此

類。

吳起懷怨。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

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泣。泣上元衍立字國佩文無人問曰。將

軍於若子如是。若汝尚何為而泣。國藝文對曰。吳起吮其

父之瘡而父死。國藝文云吳子吮其父之瘡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今是子又將死

也。吾是以泣。吾上元衍今字慎其感恩死敵故泣

潘吾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潘吾指常山也蘇秦傳徐注常山有潘吾縣正義云潘吾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十六 崇文院

刻疎人迹其上。日抄

疎人巨人。廣三尺。長五尺。國玉海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華山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

箭。長八尺。物曰博箭博籌也國說卦傳其於木也為堅多心禮記其在基

長八寸。古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

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字曰李于麟太華山記東

臺在別巖為埽不盡屋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崖南北編繩也欲度者先握繩自懸

崖中乃距崖自決令就繩不得縲遠距崖自決得而後釋所自懸縲也此即秦昭王

使人施鉤梯也國佩文此矣作此山案穆天子傳穆王五日親於鍾山乃為銘述於

縣圖之上以詔後世山海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風

俗通漢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跡處于今尚存好名之主所為虛妄率皆類此

築社之證自辭說也文公反國。至河令曰。元無曰字鮑昭東武吟棄籩豆捐

之。席辱捐之。席一作手足胼胝。玉篇胼胝皮厚也手足胼胝。面目黧

黑者後之。秦策注集韻黧黑黃色吳注黧黑色集韻誤又荀子顏色黧黑答

犯聞之而夜哭。說山訓文公棄在席後微黑公曰。寡人出亡二

十年。乃今得反國。答犯聞之不喜而哭。闕聞之二字與上文相答犯對曰。

作夫子治要作答意者不欲寡人反國耶。元無者字答犯對曰。

而君捐之。選注捐作棄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選注有勞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有音又與音預說苑作臣在

不勝其哀故哭。選注有之字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國者衆矣。晉語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甚多矣物曰衆謂多其事也選左

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是亡公。子曰。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

國治要。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擻而置之。

攘一作擻端冕而祀之。擻擻其衣非禮容也樂置之時不得不然以喻未反

漆曲禮冕母裳裳字又作擻人問訓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擻裳而越也內則云

不擻不擻注擻揭衣也詩傳擻擻衣也說苑猶擻而擻高擻者呂春秋子胥兩祛高

擻擻擻與擻通國墨子云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擻擻者不恭也置

立也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玉藻云諸侯立端以祭禘冕以朝左傳云

弁冕端委以治民淵鑑引記纂淵海云魏太武謂古強今子與我取之。而

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

盟于河。

鄭縣人。鄭縣人有得車輓者。物曰縣人鄙人也而不知其名。問

得車輓。

人曰。此何種也。物曰種品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問

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

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愚

聽實反以爲妄。

衛人有佐弋者。秦紀佐弋鳩百官表秦時少府有鳥至。因先

以其袍麾之。鳥驚而不射也。禮疑與案通問居賦異案同禮注張晏

奇曰案弓也字林音卷又李陵書張空琴琴義同并曰袍徽布也國說山訓執彈

而招鳥與此意同案射雉賦屏發布而累息注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

聞便驚而逝也案發願通唐韻弋射收繳具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卜子妻。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并

制也。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此元在文公反國

置此并曰屬意于故之一言故毀新也山曰妻子妻也莊子載列子妻曰妾聞爲有

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魏晉以來謂妻爲妻子有所本也國順炎武曰知錄今人謂

妻爲妻子引此文爲證又杜詩結髮爲妻

子席不煖君牀淵鑑作妻因擊新袴爲孔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之適。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

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國伍子胥傳安眠

語汝。此條元在下篇傳五之末而不經見蓋謂唯恐因之

而其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曲禮侍飲於長者酒

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注不敢

先長者盡爵曰酬謂少者不達禮意輒效長者之爲也一日。魯人有自

見上一
有則字
非堪酒飲也。堪元作斟從山氏正飲一作餘而欲盡之。酒飲各有量已不堪飲而欲必盡爵其不
幾希

宋人之
解書
書曰。紳之束之。蓋謂修飾不放縱之意也。論語疏宋人有
治者。物曰學因重帶自紳束也。謂復重二帶人曰。是何也。對
曰。書言之固然。

梁人之
讀記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莊子北宮奢曰。奢聞之既彫既琢
於樸齊俗訓同。而還作遂山曰。老子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列
子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爾雅玉謂之彫。彫謂之琢。梁人有治者。動
作言學。舉事於文。物曰動作。輒說所曰。難之。物曰自言。故難顧
失其實。顧反也。案難之猶難哉。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此條一接
前條談。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鄒書
野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
燭者曰。舉燭云。云者其意將云爾而未發也。如上文錢布且易云也。而
過書舉燭。謂百家類纂既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
曰。傍注說解也。謂舉上也。燭照也。故為尚明。藝文尚
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一無一王字。謂月令
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衍舉字
歸取
鄭人有且買履者。買元作置。唐來人謂收買或曰置然買義為長。圖
度。置字義同。淵鑑作鄭人欲買履丹鉛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
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
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物曰。是所學書中語。淵鑑之市之作。往反歸。反作乃信。度下有數字。頓新錄而置
之。其坐五字。作為度二字。至之市。至作乃。無已字。無持字。反歸反作。亟無及反八字。
無作

四
五事。已仕。王登為中牟令。呂春秋作在登。王字訛。任姓也
人有在妄見說林篇。又數梁傳。宋公王臣。左氏公羊。竝
作王臣。王字字形相似。易說曰。知錄王姓。引此相證。失考。上言於襄主。呂作
於趙。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
君何不學之。主曰。子見之。物曰。謂汝須借我將為中大夫。中
大夫始見與春秋上中下大
夫別。漢武帝改為光祿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周語注
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呂作非晉國之故也。君其耳而
未之目邪。徒聞其名。未察其實。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
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終一作絕。非呂子注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之所舉。豈復假耳目乎。哉。孔叢子昔舜臣堯。官才任實。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
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孫所舉人
耳。吾又耳目之。是則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
耳。目人。移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
也。子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
邑之半矣。
平公腓痛足痺。叔向御坐。平公請事。物曰。叔向侍坐平公而請事也。山
而不欲壞坐。氏分為二句。云平公就叔向受教
也。晉語。悼公召叔向使。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肉脚肚也
傳太子彪注。彪平公也。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肉脚肚也
絕交書。危坐一時。痺不得搖。著讀篇。痿痺
不能行也。脚氣論。轉筋由脚弱所生也。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
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
國之鍾矣。謂晉康高士。傳晉平公與唐亥坐。而出叔向入。公見一足。叔向問之
子欲富。吾辭子夫。唐先生非欲也。非正坐
無以養也。淵鑑載此事。謂出韓子者誤。

爲屈公之戚。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物曰因死恐已因生。物曰皆二字句謂其怯也。屈公如愚公威公類。屈公因名屈公如今之綽號也。方言凡尊老周齊秦禮謂之公或謂之翁。淵鑑載秦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之以血。鄰人問之威公曰吾國且亡吾數諫君君不用是以知將亡也。案威威長同畏公綽號也。

李疵視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好見巖穴之士。元作見好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中山案作七十家注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解車對語兩蓋相切小缺之義也。文選注文頴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案策注集頴伉匹也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國三略云單誠曰主聘備賈蓋雄乃派主聘。疵曰不然夫好見穴士乃得實案禮賢下士古之道也故曰賢君。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巖穴之士而朝之。見元作顯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物曰上下士居朝卑賤之士不次登用也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之。之一作也趙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據呂氏春秋管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無別焉其主弗之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若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國謂人主徒慕仁義之名不察仁義之實則所禮者皆虛譽也而所用者皆僞賢也偶足以爲取亡之資耳燕喻亡於前中山滅於後未可一槩也。

論

傍注凡傳說之以齊王好紫衣。一作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

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盍遠。蓋元作益從字氏正盍何不也。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此條元二字案經云傳說之則一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任昉策秀才文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注作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山曰蘇代遺燕昭王書曰齊紫敗業也正義引云公患之管仲內莫有衣紫者。國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與公語三日境策注引五素作十素。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公曰諾。此三字元在下案吳下篇者誤混今從宋本標注正。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選注告管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紫衣三日境內莫衣紫國中城郭中也爾雅翔引境內莫有有字子產之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以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一曰補此子產相鄭。見說苑一本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一有姐豆不大鐘鼓竿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物曰此結上數句而謂其所職者子任也蓋戲言以專任之。子有職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國謂娛樂者子事也而勞苦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選注告管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紫衣三日境內莫衣紫國中城郭中也爾雅翔引境內莫有有字子產之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以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一曰補此子產相鄭。見說苑一本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一有姐豆不大鐘鼓竿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物曰此結上數句而謂其所職者子任也蓋戲言以專任之。子有職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國謂娛樂者子事也而勞苦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

寡人之事不一。物曰此結上數句而謂其所職者子任也蓋戲言以專任之。子有職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國謂娛樂者子事也而勞苦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

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

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國謂娛樂者子事也而勞苦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

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

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

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

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

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呂春秋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道者莫之舉也注援攀也 錐刀遺道三日可反。物曰援錐刀小物也於道者莫之舉也注援攀也 錐刀遺道三日可反。物曰援錐刀小物也

三年不變。管子黃帝之治也置法之後猶可反寤也 民無飢色。元色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殺梁傳戰于涿水之上山曰左 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

諫曰。山曰購強左氏作公。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

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之。一君子不重

傷。子下一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宋世家不迫作困

鼓不成列。何休云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陣也 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

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禮詩云越越武夫公侯腹心可見無術也 特爲義耳。

公曰。不反列且行法。物曰且將也 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

陳矣。撰結也 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宋世家襄公十四年夏公病傷於泓而竟卒此云三日與諸書不合國穀梁作七月是案信并二年傷明年五月卒 此乃慕自親仁義之

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厲行也。民乃肯耕戰。山曰上宜作下物曰謂以耕爲上務也服行也謂躬親行戰而與士卒雁行旅進也 則人主不泰危乎。

而人臣不泰安乎。物曰泰

齊景公遊少海。子海詳見下篇晏子作借說苑作晏 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物曰傳騎也謂告也要晏子名 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

曰。趨駕煩且之乘。趨通疾也煩且蓋良馬名備駟曰乘國煩且晏子子云馬有騏驎駟駿又劉廣世七典繁駟煩且與蕃通且駟通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駟 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

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衍文國

而以爲不如下走也。徐安陵昭王碑文齊頌晏子行哭致禮注晏子春秋曰齊景公遊於少海晏子死公擊駟而馳自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案此與今本晏子外編所載文異故備錄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 崇文院

史記齊王滅宋孟孟驕欲去孟嘗君。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

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亦宜乎。一曰。田嬰相齊。此條元在外儲右下人齊則獨聞淖齒條之下編者誤耳 人有說王者。

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謂王亦宜以數日計會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 王曰。善。田嬰聞之。卽

遣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泰古果字十黍爲粟小數之名山曰押花押也押書檢也日知錄引此而謂後世書押之祖也券要約之書也泰疑區誤參 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

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

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蚤早故人來。方與之食。

文侯會虞人而獵魏文侯與虞人期獵。魏策注虞人掌山澤之官吳注孟子注守苑囿之吏鮑誤以書註官言之明

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諫止不聽曰。不可。字曰治要。無不字。以

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

人。物曰自往罷散之也。國策云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曾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論令顧

反為女殺彘。顧亦反也。自市反也。顧反字見內儲趙策。適市來。物曰適往來歸也。國曾子

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

與戲也。物曰謂汝雖與嬰兒戲也。嬰兒之心其實不與汝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

學者也。聽父母之教。國曲禮幼子常視母誨。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二十七 崇文院

父欺子而不信其母。父一作受字曰治要作母欺子而子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字

從治遂烹彘也。治要烹作殺無也字。

楚厲王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成。飲酒醉。過而擊

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

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申明而

民信之。周幽王為烽火燧大鼓事。頗亦相類。

李悝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

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而不信。李悝。而一作息。居數月。秦

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

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

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物曰六字疑衍。於是皆爭上。奮勇其明年

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此末一有。有相與訟。

者子產離之衛嗣公使人僞關市二條物曰並見內儲上錯誤在此。

右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二十八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

外儲左下

江都 松阜園纂聞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一本無以罪受誅。人不怨上。明危生子臯。危，通見上。物曰生活也。

功受賞。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韓策或謂公仲曰：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山曰：曲禮：獻粟者執右契，注：契券要也。右為尊，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物曰：謂其心不以乘軒為君。思如：預與約契然也。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履屬。昭卯，芒卯也。履，屬與。乘軒相反謂。賞不當功也。

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夫少室周。夫，作失。寫。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 崇文院

誤者

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

渾軒非文公。勢術在我。真信在彼。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

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舊注駁行謂不。真白而駁難考。簡主之相陽虎。哀

公問一足。

不失臣主之理。從山氏。補不字。則文王自履而矜。物曰矜謂以。此為是也。不

易朝燕之處。舊注朝堂當。莊燕居當肆。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此下經文。故。逸下傳所述。數事無係著也。臣主不失理。則優待過度。朝燕不易處。則尊禮失常。季桃異。等以辨貴賤。冠履有分。以明尊卑。匡情之對。仲尼之語。皆論尊君卑臣之意。

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罰者所禁也。而譽存焉。賞者所利也。而毀存焉。公私相反。毀譽失實。雖有。神聖不行也。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

之富強不可得也。夫為門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以產也。上應慶賞以示民利。是為門也。名實相悖。刑賞惑貳。則孰敢勸。進而效公忠乎。是委棄而不使人也。詭使篇所說時弊即是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辱不用玉璧。鉅者。屏者。猶言大者。小者。也。假設以為人名。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舊注足知左。猶盜嬰兒之矜裘。與明危子榮衣。以喻左右之諂。右能為國害。左能為國利。諂者之子。以其衣為榮。不愧。子綽左右畫。以喻不能專斷而信諂。譽其事必敗不得俱成。去蟻驅蠅。以喻偏聽左右。而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與宣王之患。驪馬也。此下傳載桓公問置吏。事而經不見疑缺文也。

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勸賞。勸一作觀。誤。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而出入之容變。物曰出過也。入不足也。謂儉者侈者。容貌自別。而仲尼刺之。則同也。舊注管仲太奢。孫叔太儉。皆失中也。國語：小德出入可也。荀子：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管子：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見謂薦達上。篇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物曰：謂陽虎說薦其臣於君也。而簡主之應也。失主術。應下一有人。臣二字應。答失義。即下樹枳棘事。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孔子議晏嬰事。傳聞案雜記云：而反玷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僭下。又出家語發端。作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其俱失矣。二者孰賢不揜。豆下有一孤。喪三十年。六字其餘文大同。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 崇文院

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朋黨隱私則誰。首去姦效忠哉。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車

用法而成侯取翼管仲以公而封人謗怨。封元作國從傳文及舊注正蓋封因

右經

孔子相衛。據論語及左傳無孔子相衛之事蓋

足所明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惡猶曰仲尼欲

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通雅作于吏追不得夜半

子報仇之時也。仇一作讎仇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

辰者曰慎然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 崇文院

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

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燕策莫為臣先

公愾然不悅形於顏色。家語愾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

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孔子

曰元在秦韓攻魏條下山曰宜移置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

樹怨槩者平量者也。槩平斗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

可失平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舊注既乘

輕騎圓乘黃經作環魏文侯以大夫為諸侯以其所乘大夫車賜之示寵榮也說

方以為文侯也。國子方移車異路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空

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

謀得。國書紀年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魏文十七年得

中山憂欲治之。中山新附人心易搖欲使臣薦李克而中山治

李克治中山見難二篇後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使太子擊代之見說苑推薦賢材國賴其利實寵

雖殊以功稱量猶且為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

說而齊荆罷。國西說強秦東說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注

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

稱功猶贏膝而履屨。贏宜作贏膝元作勝誤策策贏膝履屨負書擔囊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少室姓周其名案山有

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所欲也。處猶位也。力士車石與君同車。

最高親近左傳隨侯龍少師以為軍右漢書文帝愛趙談命之為御可見其職親密衆所羨欲。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

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此臣為多。臣不以自代。恐

他人言之而為罪也。舊注有說。實之罪。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

晉語襄主作簡子。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子耕字也。晉語作牛談。與角力而不勝。

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驂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

多力於臣者。願進之。終作騎。寫者誤。

○凡四事。東郭牙。齊桓公將立管仲為仲父。元脫此三字。說論用人。讓管仲。苑作立仲父。令

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

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 崇文院

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

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政行大事乎。公

曰。政。牙曰。若知能謀天下。若元作君誤。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

之以國柄焉。一無以字。以管仲之能。一無乘公之勢。以治齊國。

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無字。

此三

文公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列子釋文餐音孫水澆飯也。迷而

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立。立元作泣。泣立字訛。禮記載孔子寢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與此義同。

餓而不敢食。物曰寢寢同。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

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

趙用賈曰此邪臣
賈之言
賈詐作使
賈其真

以為原令。案內外傳。為趙襄事。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渾軒寺人披也。內外傳又云。勃鞞史謂之履鞞。

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一作怙國。管乘知作信。

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

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固據刑賞之柄。則下不得欺叛也。

簡主之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

相陽虎。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魯定九年。趙簡主迎而相之。

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

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

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哀公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 崇文院

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

人多不說喜也。國據左傳樂正后夔娶有仍氏之女生伯封。實有豕心。食餒無鬻。忿戾無期。謂之封豕。然忿戾惡心者。伯封也。非夔也。

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

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物曰而。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

也。何故一足。莊子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跨蹕而行。家語山之怪。夔索隱曰。一足獸也。彼其無他異。無它伎能。

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

有一足。呂春秋。無有字。非一足也。國仲尼燕居云。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案偏於樂。故諺稱夔猶周棄。善樹藝。為后稷也。古人命名或以所能者。交斯熊。熊之類。亦是也。玉海引孔叢子。魯哀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子曰。昔重黎舉夔。而

通入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又後漢曹爽傳。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爾雅。翬。魯哀

公問變一足孔子以舞語告之見孔叢子至子黃論變不達於禮疑其窮經孔子以爲古之人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蓋禮樂皆得然後爲成人而不學禮者則無以立變自以達樂而不達於禮若變獸一足然蓋有所不備是故以爲名謙之至也

○七事 凡文王自 文王伐崇至鳳黃虛 虛一作墟同黃皇晉通治 要作至黃鳳墟而繫繫解 繫解因自結 繫解因自結也 繫解因自結也 繫解因自結也

小臣當即充指願之 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 元脫上字皆上一有 皆其友下盡其使也 友處伯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 今皆先君

之臣故無可使也 治要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 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 初學記作願無左右令繫文王乃自結之餘與治要文同案先君謂太王王季

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 鑑楚下有人字黃鳳作風風丹鉛新錄同而 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 陵作陸履繫解作絲履陸初學記作保履陸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 崇文院

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 畏謂嚴敬孟子曾西 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中君

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 友愛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 也 使役之材 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呂

秋周武王至殷郊保體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保也武王左釋 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保五維組文王伐崇至鳳鳳之墟而履繫解武王伐紂至 高山而履繫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

季孫好士終身莊 莊莊敬之道 欲終身行之 居處衣服常如朝廷 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 故客以爲厭易己

易慢 相與怨之遂殺季孫 故君子去泰去甚 山曰老子舉人一 去甚去奢去泰一

曰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 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

此下不著經文

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以能成其欲於天下 從山氏 尚書仲子從欲治四方風動 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 山曰說苑載齊桓公事正同

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 淵孔子之徒謂冉 蓋指陽虎四季桓 子此云殺季孫 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此章元爲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 家語御 哀公賜之桃與黍 哀公曰 請用 從家語補曰字 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 淵淵鑑作啗而 文佩文賜之作說 云出韓詩外傳者

左右皆拚口而笑 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 王肅曰雪拭也 國內則云桃曰膳 仲尼對曰丘知之矣 夫黍者五 穀之長也 國後漢明紀注五 祭先王爲上盛 物曰謂黍盛中最貴者 穀黍稷麥麻菽 國黍稷在器曰爲荀子

祭先王不得入廟 家語作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案左傳使巫以桃列先祇 絜丘聞之也 一作之 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 文無

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臚之下是從上雪下也 古人作履 黏以黍米謂之繫其雪桃亦用黍以黍黏去桃毛 也孔子先食黍以黍爲五穀之先桃爲五果之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 崇文院

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經簡主謂左右曰 車席泰美 夫冠雖賤頭必戴

之履雖貴足必履之 賈賤謂說苑冠雖故必 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 今車席如此太

美吾將何履以履之 履元作履 夫美下而耗 上妨義之本也 富美求美不已則居上者彌有所費 一日費仲說

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

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上篇主父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何可誅。費仲曰。冠

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戴下似漏之字。國

曰古語云履雖鮮不加。于首冠雖敵不以履履。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

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欲以其賢為其主。夫人一作人人欲

人人也。文王至賢。衆心歸之。皆欲以為己君也。非可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

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

可。三說不用故亡。此章元為別條。經文殘缺。義不可知。然以前後例推考

章全同。故補一曰以接前條。國語引六韜曰。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

仁而善謀。冠雖敵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 崇文院

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國語。博博博博也者。三三魏世家。博之

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梟字

兼補。擲居言切音。梟。唐胡操子。擲。潘采名。或作擲。同。陸詞云。香軒。勝者必殺

梟。古博之制。未聞蓋謂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國語。鑑所

為害義。故不博也。家語說苑。載孔子對哀公語。與此類。而云博

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

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也。補也又問。儒者鼓瑟乎。

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

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案。論

弋不射宿。禮記。君子無故不去琴瑟。孔門高弟。如季路。曾皙。者。亦皆鼓瑟。而今云

弋不鼓者。蓋宣王問博之次。偶然及之。故匡倩假辭以示其義耳。非謂儒者實惡之

紂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元接前章。從山氏

也。諂上恭敬也。去拜乎上之奉。

從拜乎下之禮。亦是此意也。

四。論近臣。廉不用玉。璧。詎者齊之居士。詎。經作鉅。通山曰。呂春秋。墨者

勝鉅大也。莊子以巨子。為聖人物曰居士。再見。屏者魏之居士。屏。弱也。寡力者山曰。齊魏之

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

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謂。西門豹為鄴令。清冠潔慤。國語。刻通約也。實

復治鄴。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舊注。謂不左右因相與比周。而

惡之。居期年上計。周禮少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若今上計疏云。漢之

君收其璽。物曰璽。古者。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

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魯語。注。古者大

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

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

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

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

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舊注。不受約所納之璽也。山曰。晏

盜嬰兒之袴。齊有狗盜之子。與別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

吾父之裘獨有尾。史記。孟嘗君。客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

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物曰。危子曰。吾父獨冬夏不失袴。從

注。補夏字。寫者誤脫。舊注。別足者

陳世曰蟻或肉蟻
與與人其富貴

子綽左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山曰功名。方不

能兩 成。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元接前條。山曰此語

去蟻 又見呂子功名篇。蟻愈至。又見呂子功名篇。

相公之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素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

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從山氏正。錄功而與官。則

莫敢索官。君何患焉。則作人。

宣王之 韓宣王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王

得也。雖下歲欲。字下同。名多與之。其實少。字一有與字。雖無肥亦不可

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呼君稱主。仍舊

見其無術之 知聖政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

人情。夷吾不如絃商。一不彙管仲二字。絃商齊臣。檢呂

大理。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

朋。新序肅作揖。山曰肅揖通曲禮。主人肅客而入。又左傳。請立以為大行。

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墾草勿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戚。元

甯武。甯武者。誤呂春秋作甯成。亦非。山曰新序。仿作甯。是甯。同楚。那。反。同。案。秦。策。大

夫。種。爲。越。王。墾。草。勿。邑。辟。地。種。穀。注。墾。耕。種。也。物。曰。辟。亦。墾。闢。闢。注。仿。入。也。案

管子史記。竝作入邑。又案。仿。通。入。問。訓。非。其。事。者。請。立。以。爲。大。田。補。立

勿。仿。也。非。其。名。者。非。就。也。字。典。引。此。而。云。仿。與。認。通。請。立。以。爲。大。田。字。補。立

古農字。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

陳世曰蟻或肉蟻
與與人其富貴

立以爲大司馬。補立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

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此條經亡

管仲之職。入任材然後。左右欺問之。皆始除矣。

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

馬。出不從車。晉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席下一有晉字。補注當

出謂出其分也。山曰左。五。年及說苑。爲季文子之事。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

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觀國

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飢一作餓。斑白者多徒行。孟子注。斑白

者。故不二與。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

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物曰助吾。苗子曰。何

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異分也。山曰旂

所以表識貴賤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與。中大夫二

與。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

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循一作修。物曰循。巡視也。比比校也。國

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

之儉也可與。謂其不可也。物曰與。平音。又何賀。

仲尼論管仲。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

與孫叔敖。

與孫叔敖。

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

上齊之命卿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

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衣服壯麗置

鼓而歸傳初學記引三禮曰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懸鼓注置音植亦作

有娥氏有二佚女飲食必以鼓主術訓堯舜禹湯武王

庭有陳鼎鼎者家

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禮器云管仲饋蓋朱絃山

衣灌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元別提今依棧車牝馬注

小戎儀收傳儀收也小戎有棧之車傳役車也疏云庶人荷車也又周禮士乘

爲之也棧士限切列子又云乘其車輪世家華露蓋注履屐也棧車素木

也槲餅菜羹枯魚之膳列子食則棧餅文槲餅令達切棧餅也味類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 崇文院

不破者也蓋言粗糲粟麥爲棧餅食之也淵羅黃條引

孫叔敖爲令尹糲飯菜羹糲條引孫叔敖相楚衣糲羊裘冬羔裘夏葛衣

黑裘夏日葛衣此二句

也○三歸說不一包氏云三姓女朱子云臺名事見說苑皆似未釋晏子春秋孫

老辭色實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植勞齊國身老實之以三歸澤及子孫

今夫子亦相齊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尋此語意包朱諸說全爲難

通難一篇亦云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說苑說此事而云賜之齊國之市租因考歸

饋古者相近三歸卽三饋禮語三飯四飯之義也每食設饗非富侈者則不能養

三饋之官故論語曰官事不攝而此書亦對五鼎而言大夫稱家三饋之家蓋謂有

大夫之祿而極富者

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

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縣令官尹與楚令尹及

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

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候吏邊候及臣得罪近王者

陳深曰虎所樹者
魯三人齊三人皆
不忠於虎而忠於
公其樹主皆之失

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

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俛俯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

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說苑橘柚作桃李枳棘作桼棘

以得蔭其下秋以得食其實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慎所樹

趙武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李布

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邢伯子謂邢伯子公曰非子

之讎也山曰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

使而可中府蓋卽內府秦時曰臣子可故曰外事不避讎內

舉不避子山曰呂春秋載新奚厲解狐新午事正同又見左傳襄三年君子

一年叔向曰新大夫外舉不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又昭二十

八年仲尼問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

薦四十六人一本別及武死各就寘位其無私德若此有

無私德者若此又云趙武以廬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事文同而無管庫二字

平公問叔向元別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

人新序作子黨於子之師也黨一作然誤當注向武之屬大夫曰補武立如

不勝衣荀子云葉公子高微小言如不出口國孔叢子云趙文字其身

非但體兩解氣又兩韓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

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

皆得其意謂各得其意行之所長也而公家甚賴之賴用賢

及武之生也武下元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

也平公至此解經文賢字也禮弓云趙文字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字稱趙武子之

德魯人謂文字知人文字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嘖嘖如不出語其口所

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誠云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國新序云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者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實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白虎通說朋友之交曰貨財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敬生不屬死不託

解狐薦其隤於簡主以爲相其隤以爲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國藝文送迎曰夫薦

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隤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擁壘故私怨不入公門故下疑一曰此二字

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說苑卷

子羔爲西河守文公問曰非子之隤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隤也虞子羔往謝之答曰爲子者公也怨之者私也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願吾射子也

左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栢人昭子曰夫非而隤乎對曰私隤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晉語趙簡子將罪尹鐸無正諫簡子乃反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我死敢不歸鐸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如故焉此書爲解狐舉與傳聞耳國語引此云趙簡主問解狐孰可爲上黨守曰判伯柳曰非子之隤乎曰舉實不避仇讎也治要云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隤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實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肯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焉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藝文事文效

同○此元有鄭縣人黃豚條不關經意編者誤耳故置上篇

○傍注凡文子之直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曰補四事武子之用杖

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委

箕耳古男子皆戴之折委箕蓋謂童子未冠時也子產忠諫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諫怒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一

崇文院

不見疑下當補編守後門至賤者案十五字

之曰夫介異於人臣物曰謂介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汝言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

父矣國左傳鄭侯獲蔡司馬公子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有正卿童子何言焉將爲戮矣韓子所傳即此事異聞也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作妹暮而後門去戚侯收置音呂春秋戎夷連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趙策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注郭門後至不及其開時也因考家語及毛萇詩傳所謂柳下惠驅不遠門之女者遠及也不門者同衣而不見疑後門者不遠門之女也同衣即啣之也楊保注誤

句謂拒而不入因險郭而入車遂別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國月令廣義作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見之值郭門

本願異
管仲以公而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焉焉元作烏誤國綺邑名烏鄒通長笛賦平陽鄒中注鄒聚邑之名服虔通俗文營居曰鄒淵靈作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餐

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之

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右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二終

齊獲我且賢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江都 松阜園纂聞

外儲說右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本無勢不足以化。則除之。物曰

賞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舍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賞

罰以制下。則易行。慈惠以懷民。則難。二子皆道說行惠之事。是舍易御之道也。舍元

作合。寫者。誤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義舞之所難。五畜篇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

滅之事。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謂舍賞罰之權而行。惠以爭民。猶

句法同。難及也。物曰。逐走與獸逐。角其足。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

也。山曰。左傳。諸侯競進。逐猶競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此二句即說春秋意。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

而況錯之於君乎。讓責也。過錯通。敵也。錯置也。子路行私。惠季孫人臣也。

行私。是以太公望殺狂喬。而臧獲不乘驥。爾公知之。故不

駕鹿。不一作而。誤徒。負虛名而不為世用者。辟公知之。故與二爨博。

異之反也。謂謂知臣主之利相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示以恩

君也。不懷

○一人主者利害之輟轂也。山曰。輟轂。宜作招。數。固案。轂。音。說。魏。策。

射者衆。物曰。謂射利

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物曰。因。因好惡。辭言通。謂漏。則臣難言。

事神曰先制其目
面其界。謂之運
珠則運珠已。然子
韓非矣。而環山四
也。其體始子。揚雄非

而主不神矣。恐漏而取禍。故孽口也。國賈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

唐易之言。弋也。二事周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

也。二事謂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

穴聞也。二事秦臣竊伺之術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

術。能故以聽獨寢。物曰。睡堂谿而後獨寢也。明主之道。在申

子之勸獨斷也。

○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

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

有薄媼之決蔡姬也。高紀注。媼。婦人。長老之稱。又趙策。左師觸龍。謂太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以教歌之法。先揆之。人主無一聽之術。則不能使其臣吳起之出

受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違其情者也。能拂私情故能使人

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除惡。創須忍痛

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一無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一無此景公

問政於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從山氏中坐。酒酣將出。楚策

吳注。上林賦。酒中樂酣。注飲

酒半醉。半醒也。中直衆反。

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

新曰事因意微
是無增申意
然無無妙絕

坤曰與左氏小

左氏知廣

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送至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物曰

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未醒宜在歸思上，當時未悟公子尾公

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公子尾，公子高之子，公孫也。公子稚，公子樂之子，公孫也。二子皆齊惠公之孫，故晏子曰

二惠競爽，猶可也。此云景公之弟，又云二弟出走，傳聞之謬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

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

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賦分散府餘財，以賜孤

寡。倉無陳粟。毛詩：我取其陳，食我農夫。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山曰：荀子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食貨志：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

外。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

惠於民也。一作惠施，已與二弟爭民。已同一居二年，二弟出走。作不誤。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晏子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少海見上篇地形訓，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注：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東周策：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下少海之上。注：改作少海云。九域圖：開封有少海。山海經：舞臺之山，南望幼海。東望博木，楊慎補注：幼海即少海也。國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晏子春秋所記略同。案少海，孟子所謂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連海而南，至于瑯邪者也。牛山少海皆齊東南境。登

栢寢之臺。左傳：作路寢，史記與此同。封禪書：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

青州千乘。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

有此。封禪書正義引無還字，無泱泱乎三字。將孰，執作執，左傳美哉泱泱乎，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越絕書：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史記齊景公三十二年，

慧星見景公坐栢寢，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下有成字，從正義削下

噫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有之。何也。晏

子對曰：夫田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

大臣。見二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貨，貨作小斗斛區

釜，以收之。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注：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加一，謂加量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字曰左傳：晏子春秋皆云：以公量收之，隨周禮注：貨者謂從，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物曰：謂僅取二豆肉，終官借本買也。終

歲布帛，取一制焉。餘以衣士。制，管子：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周禮：長也。鄭玄曰：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穀據此二制，三丈六尺也。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奪文子具，箭絲三百，製將以送之。故市

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不加貴於海。

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氏者，不聞不生。皆得全活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豈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遠及不。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子乎。苞，野通管子，案有止齊民。注：謳，戰士凱則力屈，故戰不勝也。此謂謳歌田氏之德乎。其止乎，猶畏公室，今君不恤歲荒，我為餓李乎，則往歸田氏而求活耳。史記：作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疑文缺也。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車牽之篇，左傳注：義取難也。式用。今田氏之德，而民歌舞，有之字。民德歸之矣。故曰：其

田氏乎。公泫然出涕。禮記注：泫，然垂涕貌。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

田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

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正義：緩，振貧窮

而恤孤寡。振救也行恩惠而給不足。正義：作民將歸君，則

雖有十田氏，其如君何。

或曰：前章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

與或曰：前章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

遂走。

遂走。

遂走。

遂走。

遂走。

遂走。

遂走。

遂走。

得曰善持勢者
民心實公已
此論不實

獵者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

而易及輕獸矣。物曰疾。今釋車與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

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過秦論樓季名。無時及

獸矣。無一作能物曰謂。託良馬固車則賊獲有餘國者君之

車也勢者君之馬也。見難。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

施私德以招民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語名作民。是

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

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據左傳晏子對景公曰唯禮可以已之左禮家施不及國是與下文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同意未可遽離晏子矣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殺一作弑一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管子春秋之記臣有弑

注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又東周策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

臣見譽者也又言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

之不早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

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

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

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草之始

季孫讓仲季孫相魯子路為郕令。孔子世家叔孫氏先隨邱左傳注東

辛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物曰為役也固案齊語遂

父之衝而餐之。禮記注五父衝名案一作馮物曰要遼同遼要遼也孟

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鄒道元水經注引此云

子路佛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

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

利者也。一無字。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

由之野也。謂不知禮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物曰言吾始謂汝已

禮也。故固。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

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

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買禮新書在禮天子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大夫官屬士庶各愛其家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

之。肥季康子名物曰。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

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

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

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

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殺莊王。荀子注無。齊東海上有居士

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觀林訓狂狂不受祿而誅華士荀

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

無求於人也。荀注作字井。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

無謂曰先寒服國
人作文不肯減字
或句自一理味也
如今對人談書詳
殊謂切上之古文
尤尚
相用實曰辭難屈
曲此理亦正

好劉辰翁曰排語却

陳深曰凡管管後
就說正意就將管
內字眼入正意

王維順曰此似循

而事力。荀注無太公望至於營丘。齊世家封師尚父於齊營丘使

吏執殺之。以為首誅。荀注執下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

而問之。傳曰。夫一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

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

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

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荀注無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

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國顯炎武曰齊世

久矣此妄為之說也周之太王齊之太伯有國之始嗣其義一也顯說得

之案博古圖周師望教銘云太師小子師望作誥舞可見望為呂尚之名與韓子合

史記。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

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

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治治事任任職且先

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

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

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

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

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

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

其足焉。己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

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

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喬。太公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陳深曰此段專時
文義俱奇警

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望

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

周公旦曰。狂喬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

狂喬也。讓也。如案也。魯之也。謂狂喬

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

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作施非管語注遠軫猶回車也還音

旋字書軫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

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山曰題品

南都賦馬鹿超而龍驤注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

引此云馬如鹿者千金

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

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知之故薛公之相魏昭侯也。薛公孟嘗君田左右有欒子

與二樂博者。俗務訓夫欒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注曰。陽胡潘。物曰。陽胡兄潘弟

淵鑑作有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為于偽反下為薛公患之。

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國淵鑑作令

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昭之方博。有問。謁者言。客張季子

在門。季下一有之字張姓季字公佛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

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問時。謁者歸季羽在側曰。不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然。羽作羽。謾。羽。文。友。見。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

物曰陰。如史記陰重。又曰謂薛公。殊未聞其詞。案顧念也。萬石君傳。周仁為人。陰重不泄。注陰密也。為人密重不泄。人言乃輟不殺客。謂

季。而大禮之。而字。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禮周禮注。古者致

獻。告府獻五百金。告駟私既獻良馬固車二乘。謂命養馬也。私既車馬于季。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世

伯見詩將送也。宮人疑宮中。字誤將殺季。畏之以威也。厚遺季。示之以利也。二樂在側。聞之安得不靡。從乎。張季事蓋亦以術假設。非實有此人。也。樂子

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我輩有何所情。因私競勸而遂為之。私一作斯。又薛公以人

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示以恩威。故去樂。而不助薛公乎。作斯私二字。薛公以人

之人主乎。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說在。夫馴鳥。元連前條物。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焉於。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

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凡八申子之。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物曰謂上之明也。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飾。其智。不知見。人匿之。匿。非

其。其無欲見。人何之。誘之。其有欲見。人餌之。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人主無由知下之姦。德惟務虛靜。無為

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物曰而汝。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下做此。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下做此。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下做此。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下做此。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下做此。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下做此。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下做此。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下做此。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下做此。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下做此。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下做此。人且和女。和。作知。慎而行

也。人且隨女。隨。古音。隋。與和。字。列。子。慎。言。將。有。和。之。慎。而。有。知

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意。音。臆。叶。上。匿。物。曰。謂

自匿也。汝之無智。可。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

女。物曰。臧。同。正。與。行。字。對。謂。汝。若。有。知。此。數。者。則。人。將。臧。其。材。也。則。人。將。見。則。人。將。臧。我。也。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

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唐易之。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

視之。子以二目御之。御。猶。對。也。子謹周子廩。管子桓公明日。弋在廩

或多集焉。放於此。弋也。非山曰射。雉賦。擊。場。挂。鬚。又。云。飛。鳴。薄。廩。徐。愛。注。射。者。聞。有

雉。聲。便。除。地。為。場。挂。鬚。於。草。鬚。上。加。木。枝。衣。之。以。葉。廩。鬚。中。盛。飲。食。處。今。俗。呼。鬚。名

曰。籠。網。畢。鬚。注。鬚。射。者。所以。自。隱。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

國。加。施。也。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

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山曰。漢志。道家者。流。有。鄭。長者。一。篇。注。六

不知。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

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

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佩文廩。故曰。在於謹廩也。王

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異。一。今人主以二目視一

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以下一有

作。聞。之。則。合。義。類。語。將。何。以。自。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

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鄭長者又

請變。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惡。故。聞。知。之。侍。飲。因

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

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

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

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

陳深曰此人臣之
巧於伺君而得君
之情

蓋謂曰此非輕稱
案而節節有情寫
得忠厚生動

則臣免死罪矣。

宣王之太息。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歎其材也。已見上文。左右引王

之說之。以先告客以為德。引猶告也。始皇紀諸生轉相告引左傳無

所控告注。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物曰置。立也。乃獻

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道應訓注。薛公田嬰。齊威王夫人死。中

有十孺子。子一作女。皆貴於王。貴謂親幸。齊策作七孺子。薛公欲知

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

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物曰置夫人。始立之夫人。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

於置夫人也。山曰楚策為昭魚事而云。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策注珥瑱也。而美其一。楚策令

獻之王。以賦十孺子。山曰賦。分配也。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楚策

而勸王以為夫人。字道應訓作因問。物曰坐視嘿視也。

甘茂相秦惠王。秦策無惠字。下同。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

有所言。物曰謂屏。入議事也。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

告甘茂。道從也。一作通策作道而聞之。注引作道穴物曰地穴道也。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

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

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衍居魏為此官。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

犀首之泄。乃逐之。策注逐。逐衍。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

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一作衍其人臣

孫深曰此舉入主
獨言

者不敢離主之國。對秦使。者之詞。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事見內儲下。

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

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物曰謂王平日密語。事室地下鑿穴道也。俄而

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

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謂史

引犀首下有先知。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

秋起攻韓。犀首為將。飛語泄之郎中。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

月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莊子自三

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荀子掩耳以聽者。聽漢漢以為匈匈。又云。君

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而輒行注。匈匈喧嘩之聲也。與訥同。又許同。反。何道出。物

道從。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

何哉。物曰謂汝之以為。犀首者以何故也。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

孤。是言自嫁於衆。物曰謂欲以此言求媚於衆也。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

入諸侯矣。

堂谿公問玉。堂谿公謂昭侯曰。希姓。錄堂谿氏。太伯之後。堂谿地名。在汝

楚封之於堂谿。見左傳。堂谿公。儀伯。於周宣王見列子。此堂谿在夫樂之前也。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

當。可以盛水乎。卮一名罍。酒器也。當底也。楊升庵外集引此云。廣韻當底

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又云。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蓋物處蓋

覆物器。凡言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在區蓋之義也。莊子

流溢之謂也。宋儒語錄云。曾子之言。感水不漏。蓋如此。昭侯曰。不可。有

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

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千上一有字。至貴而無當。

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盛一作乘。案集韻韻會。今爲人

主。人下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

智。莫盡其術。難言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

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謂軍未嘗不獨寢。恐

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物曰夢言一曰。堂谿公見昭侯。選

將何以飲。選注作君君曰。以瓦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

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

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

於妻妾。國淵鑑卮條作堂溪

申子曰。元接前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

故可以爲天下主。燈下之暗。不使彼見。獨聽者猶深夜之靜。不使人聞。是

皆無爲自晦

○凡八不殺其狗。則酒酸。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兩酤沽通概量

注及藝文類。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應璩與滿寵書注

酸。選注然下有而字。國藝文然下有而酒二字。怪其故。問其所知長

者楊倩。選注長上有國字。國倩曰。汝狗猛耶。選注無耶字。國漢

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選注酒下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

錢挈壺。而往酤。侯幸傳正義。孺幼少也。國選注作搗

乾之。選注無上而字。迎一本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國佩文酒

國亦有狗。選注夫國亦然。國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

乘之主。明謂曉諭也大臣爲猛狗。迎而斲之。斲一作斲此人主之

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

治國最何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

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

中。燼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物曰泥此社鼠之所以

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

比周。而蔽惡於君。相爲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謂大臣

內爲重。內結君側外交諸臣百吏以爲害。害元作富吏不誅則

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說苑據下有腹字。晏子同腹覆字

難誅除也。韓詩外傳。此亦國之社鼠也。沈約彈王源云。狐鼠微物。亦蓋大

君側。猶社鼠不無也。去此乃治矣。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

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心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

狗。而斲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問主之情矣。人

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

酒者。有莊氏者。山曰家語。初魯之販羊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

莊氏之酒。其狗斲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

何爲不酤莊氏之酒。爲一作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以國共工之殊為
之與事戰國說士
構慎曰此戰國之
說言

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

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國晏子木上有萊。燻

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

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諂侮蔽惡。以欺

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

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害。亦

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

再誅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祥善也。國淵鯀鯀

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

山之郊。國墨子云曰若昔者伯蘇希之元子。殷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

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

都。幽下一有州字之。字豔句即幽都也。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

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

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國路史仲尼曰堯知舜賢非難也。不以所問敗其所察其難也。

莊王之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

蹄踐雷者。國楚史樞机踐作蹂說文。云雷屋簷前雨流下也。廷理斬其轡。戮其御。於是

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轡。戮其御。太子怒。入為

王泣曰。必為我誅戮廷理。必字無。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

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千古同聲

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

也。乘陵也。尙上同管子。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朱長春云謂爭而犯上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尙校則

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

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

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荊門。天雨。廷中有潦。

太子遂驅車。至於荊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荊門。非法也。

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物曰謂不能待雨。縹庭潦乾之時也。遂驅之。廷理

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

車至荊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

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說苑作不踰。同謂不豫附託

之。矜矣。諸本無此。字說苑同。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

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薄姬之。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

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

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寵也。所下文作而。范

而不寵。注疑疑也。不寵謂。力有餘也。可馬法云。力欲。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

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或說信。疑母盡以聽

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

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寵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

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子用實曰先以味
之左事宛轉言及君
曲之左右極婉轉極

陳深曰起之少恩
宜乎不得其死

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媼。人主之蔡媼。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譬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晉魏也。孟子晉國天。下莫強焉。亦指魏言。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孟子予及女皆偕行。薄疑曰。媼也在中。物曰。謂欲。衛君自請。薄媼薄疑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以從行也。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以已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媼。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媼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矣一作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十七 **崇文院**

教歌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或曰誦謂屈曲轉音聲也。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反者變濁為清。轉宮為徵之謂也。曲反反覆猶言合也。謂使其先呼為曲而察其聲合律呂者。知宜何歌。而後教之。周禮大師以六律為之。音注以律視其人。為之音。知其宜何歌也。疏云。大師以吹律為聲。又使其人作聲而合之。聽人聲與律呂之聲合。謂之為音。或合商聲。或合角徵羽之聲。聽其人之聲。則知其宜歌何詩也。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謂律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為教。為一作謂。通以喻其臣陳言之不中功用也。

吳起之出愛妾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左氏衛地。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物曰。謂組之濶狹。在經則宜不諾。而不更。是前後之相悖也。故逐之。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

其難曰句與本非
加山無與加海同
宜而宜更難妙

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與讀為。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隨左傳踐修蓄好。注踐猶履行也。子母幾索入矣。傍注。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子起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效。早致也。踴效。校通比。舊組也。其組異善。山曰。異如齊策異貴之異。同。案。異殊也。趙策婦人異甚。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物曰。財謂料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物曰。謂非我所命也。使之衣歸。物曰。衣去音。國淵鑑若一作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不允其請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十八 **崇文院**

文公斬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物曰。謂通。於堂上客也。

厄酒 豆肉集於宮。物曰。至宮中。妻妾壺酒不清。物曰。謂不久。俟生肉不布。國布宜作希。希。希也。文子肉。凝而不食。酒激而不飲。方言云。激。清也。列子。酒未清者未。嗜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物曰。功。女功。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日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其無喪資者。在下貧窮不足者中。也。山曰。喪資。作易。左傳云。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物曰。慎。順通。謂不達。生產之道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

王維前曰：君欲得民之死力在法必行。

得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賞信則人自為，戰罰則民不。

奔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頤。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頤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腰斬者，伏轅上，故曰斬脊。顛頤事與左傳所記大異。山曰：晉宣作首下同。

於顛頤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有何所愛而宥罪乎。國商子云：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於于宮，顛頤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遂斷顛頤之脊以徇晉國之士。

有矣。於于宮，顛頤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遂斷顛頤之脊以徇晉國之士。

克之。左傳：晉侯圍原，原降。還原伯賈于冀。伐衛，東其畝，取五鹿。左傳注：五鹿，衛地。案呂

衛耕者皆東其畝，以逐晉亡也。又左傳：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墾。攻陽。傷

十五年，晉侯次于陽樊，服虔云：陽樊，未。伐曹。僖二十二年，南圍鄭。鄭

邑名，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勝號。問。伐曹。僖二十二年，南圍鄭。鄭

圍鄭，反之陣。之猶其也。晉語作反，其地注反撥也。陣，城上女垣。呂春秋：反鄭之

亦曰：罷宋圍。楚圍宋，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

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成作城，義謂推尊周室，取義名也。左傳：甲午

故異物。故物，皆事也。墨子：古者聖人之所以濟，說八事，所以然者無他

之脊也。

彈疽，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除癰疽

忍痛使用針砭，深刺治之，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

不則煩悶不可支持也。

忍痛使用針砭，深刺治之，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

不則煩悶不可支持也。

忍痛使用針砭，深刺治之，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

不則煩悶不可支持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右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

崇文院

彈之。砥石石針之砥石者。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

宜移安上謂治國者，必須達情勝苦，不則國不得安也。彌世主非不知此理也，但不用心於治耳。欲治其國，非如是，先非知

後安，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

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

之於人主也，親密閉固，不可離間。猶堅白之論，不可分離也。公孫龍堅白論云：堅白

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見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乎？觸石則

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觀此等語，則如何可解

遂不分析，故喻耳。晉太康地記：汝南西平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

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此論見呂春秋。夫以布衣之資，疎賤，欲以離人主堅

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

者也。解如支解之解。墨子：其首子死，則解而食之。左傳：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

必不聽也。國慧琳云：髀，古文。

作髀，同。蒲米反。說文：股外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三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江都 松阜園纂聞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一本無謂下同賞罰共則禁令不行舊注令臣操之故曰共也商子法共立也權者君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

之田恒爲圃池德分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

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

○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舊注法曲則國弱亂君明於此則正賞

罰而非不仁也由法嚴斷則生治強而止爵祿生於功誅罰生

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盡力勤勞則致辭祿而

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

而不發五苑田銷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儀辭魚

○人主者鑒於外也人元作明鑒者誤人主接而外事不得不

成四鄰之來使于我者或失重人之意則事必沮不得成也孤憤篇富塗之

蘇代非齊王人主者鑒於士也謂禮賢下士以資計謀也而

居者不適不顯謂處士所說不顯適重人之旨則不得致富顯也孤

壽言禹情人主無所覺悟不察其姦詐方吾知之故恐同

衣族族上元衍於而況借於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

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虎目可惡無害於治明主之

重人瞋目乃爲可畏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崇文院

道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虛假之事猶且禁之

○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責成授臣以事責其成功聞雖有亂

吏而有獨善之民元作有吏雖亂傳寫錯誤從山氏正孟不聞有

亂民而有獨治之吏齊正子率以故明主治吏不治民漢

帝曰與朕治天下者良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繆稱謂若伐

二千石也即亦此意引其網萬目皆張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

也此下元有救火者吏操盜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故所遇術者通遇萬

如造父之遇駕馬策則馬成驚矣十九字亦舊注文誤入正文是以

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椎鍛之夷不平等榜檠之正不道者聖人

也管子彼十鈞之弓不得排檠不能自正荀子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注排檠輔正

弓弩之器也又魏都賦注檠弓桡也說山訓檠不正而可以正注弓之掩林也昔

敬務訓注婚弓之材也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

父也

○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

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薄疑之言國中飽稅

下場民產而森吏居間致富也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

富也飽事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淮南子秋士悲

之羶結不然敗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

也敗元作則

從上交正

右經

○一事傳二下同傍注造父御四馬文選注馳驟周旋結白

陳深曰出喻尤妙
駭驚動天或王
駭驚動天或王
駭驚動天或王

相與曰與上節若
相與曰與上節若
相與曰與上節若

服御願志而恣欲於馬者。元魯恣欲於馬四字從選注
馳騁合度。制舊注注意之所欲馬必隨之。擅轡策之制
也。選注作轡。然馬驚於出彘。驚一作趨非物。而造父不能禁制
策制之也。

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舊注盛亦。王子於
期爲駟駕。山曰說文駟副馬也。圖駟蓋重駕也。駕十六馬也。晏子春秋種
爲非制也不滋其乎。又西京賦百馬同輿注陸賈新語曰。轡策不用而擇
楚平王增駕百馬同行又漢表願注非正駕車皆爲駟馬。轡策不用而擇

欲於馬者。擅駕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駟駕敗
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圃池水草。共車
招芻馬也。其琴

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吐
咤之。物曰革轡也。圖案聖主得賢臣頌王良執轡輔良附輿注漢書音義云。轡
音霸謂轡也。疑革轡義同。歐陽唐韻轡革也。又詩傳革轡首也。疏引郭
璞曰。轡也。然則馬轡所軛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也。使造父操右革。
項羽起暗啞叱咤說苑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崇文院

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
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擲下。擲元
作機。而不能成曲。亦

共故也。圖琴賦注引機作擲
是說文擲一指按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
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乎。從山氏
補字。

連成竅之巧。共琴而鼓。不能成曲。人主又
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元脫鼓字。圖合義
類語引有鼓字。一日。造父爲齊王駟

駕。秦策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此
書亦云。造父爲齊王駟。疑造父春秋末善御者。王良同時之人也。然爲周穆
王時人者。恐秦人降妖列子寓。渴馬服成。舊注。令馬忍渴而服。莊子及至伯
言也。史遷不察。而傳以爲真耳。渴馬服成。舊注。令馬忍渴而服。莊子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則之。渴之。效駕圃中。曲禮。僕展輪。效駕。物曰。渴
案。轡之渴之。制其意欲。教習之術也。

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緒
白。

子罕田恒結案前
二

陳深曰舍得巧

馬賦。戒出豕之敗。御注引作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發。七發注。同楊升
庵外集。韓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期王良字也。左傳杜注。以王良爲無恤。未
知孰是。然韓子去王良時。近或得真圖案。於字語助。猶孟舍之爲孟。施舍也。史記有
樂於期。於期名也。與此不同。論老篇亦作王子期。晉語注。無正。管大夫。鄭良。又云。
伯樂王良字。王良傳。顯注。參驗左氏及國語。孟子。鄭無恤。鄭良。劉無正。總一人也。今
考呂子高注。孫明王良也。又云。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鄭良也。字棠。博字注。古有博勞。
善相馬。博勞。蓋伯樂。晉轉。覽冥。訓注。王良。晉大夫。鄭無恤。子良也。一名孫無正。合而
觀之。鄭良。鄭無恤。鄭無正。孫明。孫無正。劉無正。王良。王子期。王子於期。伯樂。博勞。子
良。總一人也。一人而多異。爭千里之表。物曰。表。標也。山曰。表。猶外也。圖。蓋謂
稱者。未見此。非記于此。驢。逐爲勝負也。五御。有過。君。表。豈此
語。欺取如論語。進取之取。較。樂。傳
聲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其始發也。疑伏溝中。王子於期
齊轡策而進之。疑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選注作
敗駕。

子罕爲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
出威令。誅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
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
出威令。誅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崇文院

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
君國。此事已見二柄。蓋注。子罕用
刑。服國。是猶出彘。用威。權馬。

田恒爲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
恆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
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舊注。以仁濟
物。圃池也。一日。造父爲齊王

駟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一疊服
成二字。請效駕齊王。王曰。效
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或云。而上
恐少。驛字。造父

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驛馬突也
字。又作悍

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圖佩文法上。有
以字。無兩成字。王

辰翁曰變作辨

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句頭元已駕察手吻文。物曰

圓案列子齊桓公與魯之隙而急殺乎辱之利因考察手吻文四字與際乎吻之

四字全相類豈得寫相承缺脫說存此四字賦主術訓又有此語或說察手吻句

文字屬下句宜作手察吻且發矣且將也彌文且發矣發法字誤荀子禁發而

謂手駕馬吻察其氣息也且發矣。不稅司馬法會之以發禁者九劉賓直解云

發當作法毛詩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傳驅而前之。輪中繩。圓車轍直

日行中節馳中法也此即文且法矣意而前之。輪中繩。如引繩引

而却之馬掩迹。物曰謂踏踏跡也圓列子輿輪之外可使無餘拊而發

策拊擊也圓戰國疑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也。下

一有馬駢而走。轡不能止也。正一作司城子罕謂宋君。

元有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

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

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

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

爲出矣。而田成恆爲圃池也。恆一作今令王良造父共車。

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各也駕必敗。而道不至也。物曰謂

道所盡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而曲

不遂矣。令一作今非一無下而字案自一日造父爲齊王駟駕至此一筆直叙

去不宜分斷舊本中間掉兩一日字遂使解經之意割裂不明也今爲割

去。

去。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崇文院

太史公曰韓子引
謂少恩正此類

令而擅禱者。一無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

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者宜作則謂吾將舍法而以慈愛

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一甲。而復與爲治。一曰。

秦昭襄王病。補昭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墨子冠去事

桓公踐位令魯社塞禱又云魯春祭塞久禱而未報者郎中閻遏。公

孫衍出而見之。一無而字閻姓也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

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

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

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其猶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

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

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嘗其里正與伍老。里正里長伍

屯二甲。字典引說文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

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

非直敢說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

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嘗其里正與伍老。屯二

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

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

物曰兩之字無義。圖我者自彼之謂吾者。自

己之謂爾。爾謂我與者。吾謂之。其義可見。吾釋勢與民相收者。者元

道也。物曰謂斷絕吾與民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收謂收故遂絕愛

道也。以愛相收之路也

無謂曰不以能者
活民之無功者
如法之無功利

不發五苑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棗栗足以

活民請發之也注有根著地者著背直略反園案園機活法引作秦飢應侯

謂王曰五苑之菜蔬棗栗足以活民請發與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

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

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

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日今發五

苑之蔬棗栗足以活民今誤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

取也用猶使也山曰恐明字誤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

其釋之物曰謂舍置勿復言也○昭王意忌應侯之得民心故不允其請耳猶

哉蕭何請予貧民地而漢高因之也秦法雖峻嚴少恩豈坐視民之餓死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崇文院

田鮪知臣情秦策齊權令田章曰欲利而身先

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而汝一日田鮪教其子田

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致智力取官爵如市易然雖一篇臣盡故

自恃無恃人自恃智力富貴自至

公儀公儀子相魯而嗜魚元作公孫儀與經及下文不合故正之道應

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

魚必有下人之色此字法一作既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

枉於法則免於相淵准南子弟下有子字鮪氏類林無諫字何上無者字

受曰夫受人之魚必有下人之色淵引云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爭餽魚公儀子不

下於人將枉於法枉則免於相矣一無此雖嗜魚此必不

初運李云其切
名所知

人稱曰三復斯言
人可自警

王維讀曰此段甚
自曲折凡為吏者

能致我魚必不一作不必能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

不免於相雖不受魚元作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國集氏類林

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一日補此明於人之為

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淮南子云母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

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

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

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國曲禮僕御婦人日遊

於市此事又見難一篇案燕策及呂春秋荀子與此同為齊桓事而家語及孔

髮乘六馬御婦人今齊王不信其大臣策云蘇代欲以激於是燕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崇文院

王因益太信子之子之間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

其所使之策無一日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

不得事而還賞賜又不出實元作實字之誤也物曰於是見燕

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

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

不均謂不燕王曰其任何也問專任之曰昔者齊桓公愛

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

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

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

聽子之張朝設朝也

潘壽謂燕王。一作鹿毛壽春秋後語作屠毛壽曰：王不如以

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

必不受也。或說必字衍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

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

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子之。子字從國

策子之大重。策注屬猶付也。魏策犀首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

補子之大重。為堯舜矣。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之邑於先生

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不知其為人名故問對曰：古者

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啓之物也

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崇文院

子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

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

重。策注大事記以石計，始見于此。翽奏紀自六百石以上，正義云上時掌反案

漢志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王拜傳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

百石曰下士，拜之去古未遠，其制應同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問之潘壽，對曰：

已上十七字。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史記愛作薦已而以啓人為

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

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國史作交黨，國策本作支黨

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

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上之字策作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

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策

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石下策有吏字，效之下有子之二字。子之遂重。國策云

面行王事而增老。不聽政願為臣。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此總蘇代潘壽二事而并論

今移諸侯之士徒也。解經文人主者鑒於外也之義。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

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翊者，嚴穴之士徒也。解經文人主者鑒於

士也之義羽翊為之助也。今嚴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舍人私屬

何也？奪祿之資。物曰謂予奪之柄也。在子之也。文賦注：祿猶去也。音直更反。○

曰：更移置下，此篇編纂多錯，誤蓋為後人妄所割裂易置也。

方吾知之故。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

不與同族者共家。禮坊記：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

深衣而已。左傳：同族於廟，同族謂高祖以下。而況君人者，乃借其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崇文院

權，而外其勢乎。外遺也。

吳章知之。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

復憎。伴誠之反也。一日異日也。物曰伴猶言纒也。伴猶假也。不可以佯憎人。國佩文不上一日

不可復愛也。故伴憎伴愛之徵見。謂示于下。則諛者因資，而

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也耶通

一曰：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物曰不假。一愛憎也。伴愛人，不得復

憎也。伴憎人，不得復愛也。此文元在上文奪祿之實在子之之下，吳上有故字，後人妄加故字，接上文耳。今

因經文之次正之。

趙王惡虎。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苑中豎

也。井曰：以菟示之，而止不與。盼然環其眼。盼一作盼字，書盼匹見反，集韻或

之也。翽菟兔同，輟收手也。盼然環其眼。盼又匹限反，動目也。物曰盼五

兮切德視貌舊注環轉其眼以作怒也。國語當作呵轉眼貌。字
典引說文盼眇音義自別韻補助或作呵舉要盼又同盼非。王曰。可惡哉
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平陽君趙豹為孝成王
世家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趙。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此
豹為平陽君。注惠文王母弟。議上黨事見史記趙趙

者。則必死矣。謂見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
王不誅也。權臣擅殺不為己者而不責問則
益無忌憚。此主明之所以聖蔽也。

周行人之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國周禮大行人掌大賓
却衛侯。諸侯辟疆。子曰臣某侯某。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
得與天子同號。舊注開辟疆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煖。而後
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舊注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山曰。衛世家。立戴公弟煖。是為文公。注引買註
書云。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辟疆。天子
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煖。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
踰焉。○國案代醉編引買子審審篇而云。此周惠王時事也。然自古天子未聞有名
此者。而春秋時有遷啓疆戰國時有齊王田辟疆。亦未聞有讓其借也。國漢
書趙王遂弟辟疆。注謂辟疆強梁者。猶辟兵辟非耳。案辟當音關。漢書注非。

凡五種木之本。搖木者。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國說文攝
事。引網之綱。搖木者。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引持也。

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舊注拊
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
魚恐而下。此三句游辭也。曰淵曰魚。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
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
者民之本綱者也。國淵鑑無
下者字。故聖人治吏不治民。吏循良則
民自治矣。

國後漢百官志注。太公陰符曰。武王問
曰。願聞治亂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
失火之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禮周
裔夫。令軍井。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也。則制萬夫。是以聖

以令軍井。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也。則制萬夫。是以聖

以令軍井。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也。則制萬夫。是以聖

以令軍井。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也。則制萬夫。是以聖

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時。元接。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
其子下車牽馬。父下推車。從山氏正。請造父助我推車。淵
鑑我。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傍注器。援其子父乘。父作之
作之。乃始檢轡持筴。檢从。未之用也。馬馬咸驚矣。咸元作轡。從經
齊進也。國驚猶馳也。淮南子昔者王良
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即此。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
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一無。猶不免亂。舊注術則
國之轡策。有術以
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即此。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
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一無。猶不免亂。舊注術則
國之轡策。有術以
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即此。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
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一無。猶不免亂。舊注術則
國之轡策。有術以
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即此。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
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一無。猶不免亂。舊注術則
國之轡策。有術以
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即此。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
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一無。猶不免亂。舊注術則
國之轡策。有術以
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即此。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
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一無。猶不免亂。舊注術則
國之轡策。有術以
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即此。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
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一無。猶不免亂。舊注術則
國之轡策。有術以
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即此。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
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一無。猶不免亂。舊注術則
國之轡策。有術以
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即此。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
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一無。猶不免亂。舊注術則
國之轡策。有術以
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即此。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
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一無。猶不免亂。舊注術則
國之轡策。有術以
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鄭踞轅而歌。山曰左襄二十四年張簡輔蹀皆踞轉前者止後者趨而鼓琴杜注無據以此推彼轉蹀字誤輦乃上。物曰前行者輦而不進後來者趨而赴之皆助茲鄭而推挽之樂其歌故也使妓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至一作致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同有術以致人之故也。一無人字

趙簡主稅薄。趙簡主稅薄趙簡主出稅者。令吏出行收其賦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止矣。止已同元作正寫者誤舊注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致富薄疑謂趙簡主。元為別條

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主謂國內之民富足故喜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姦吏更

居中致富故曰國中飽。山曰又見呂氏春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崇文院

桓公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物曰自巡民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說苑作五人家貧無以妻之。

備未及反。及字衍說苑吾使備而未返也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弃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

乃論宮中所有婦人而嫁之。一無所字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

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山曰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

行

事坤曰以問而用恩惠多亦薄

古樂府載梁何承天詩韻賦良賦此道父為之泣即與此本不同

編慎曰實史安可為也史亦不可也

桓公曰善令於宮中。下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山曰晉直大夫士去國婦人不當御注御接見也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孟子注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皆使無過時之思也

延陵乘馬不得進。延陵乘馬不得進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月令天子駕倉龍注造父過而為之泣蒼龍桃文馬青質有赤文色如桃花也。公羊傳注乘備驅也。桃一作挑。翻桃桃三字集韻同。他彫切。淵鑑亦作桃文。以蒲梢為對。案桃文桃花馬也。秦紀溫驪徐本盜驪都本駝驪玉篇桃驪皆以音近轉訛不同。而鈎飾在前。山曰毛詩鈎飾也實則桃文也。說者以盜為驪遂為淺青馬者誤。鈎飾在前。山曰毛詩鈎飾也。疏云樊今馬大帶纒今馬鞅也。莊子前有鈎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釋文引司馬彪云飾排銜也。爾雅周禮疏云鈎飾之鈎時云鈎飾連言。齊明鈎在臂前也。

錯鍍在後。錯鍍在後策務訓今有良馬不待冊鍍而行。案錯冊並宜讀為策。汜論訓作刺不進也。爾雅訓策利鍍劉注鍍讀。馬欲進則鈎飾禁之。欲退則錯鍍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

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儒俠之民法所外也。而世尊之耕戰之士上所急也。而世賤之是毀譽相反也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蒼龍為服翟文為驪故曰與也。爾雅注驪色如華而赤也。續博物志唐天寶中道訓書注雲翟翟氏之翟毛詩佛佛公子韓詩作翟翟可見翟古有兆音也。爾雅鎡注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唐韻作鎡音遙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崇文院

前則有錯飾。錯飾作鈎又疑鎡字說汜論訓注鎡口中中央鐵大如錐子中黃衡扼為文飾也後則有利鍍進則引之。進一作策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刎脚猶李陵書對身古人用字

不必造父見之泣。一無拘也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鍍在後。今人主以

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鍍在後。今人主以

孫康曰：雖快而不
若前之與有致。

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右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

十五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四終

江都 松阜園纂聞

難一第三十六 索隱曰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也凡事是非未盡假往來之辭則曰難也舊注古人行事或不合理

韓子立議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

衆我寡爲之奈何 呂春秋注公之舅也舅犯對曰對字臣聞

之繁禮 句君子不厭忠信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呂春秋作繁禮之

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

偷取多獸後必無獸 人間訓田作獵偷取以詐遇民偷取一

時後必無復 失信於民不可再行也舊注偷苟且也西京賦取樂今日通

媼樂注媼僥倖也僥倖一時之樂媼音逾領會他侯切又與偷同賈山至言云媼合

苟容是媼有兩音也管子云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鳥集之交養生論

馳勢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注一切猶一時也漢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注苟順

齊不顧長短縱橫故曰一切鹽鐵論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事也如以刀切物苟取整

引傅子云競逐末利而棄本業苟合登切之風起矣吳漢傳云一時之功也注一時

言不可再遇也李斯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也漢書注爲權時之義亦

君其正之而已矣 疑呂春秋淮南子等並有此句文勢完備傳寫誤脫無

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賞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

陳曰諒內皆以

兩層更疊亦精

章法雙關

王維麟曰論質虎

城濮之事舅犯之謀也 一無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此非若所知也 若汝也元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

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諸書云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仲尼聞之曰文

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戰國儒者

當文公之間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 事有小

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

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

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不至 若業既成晉國顯之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

祓拂今日之死不及 祓一作拔周語注拔除猶掃除安暇待萬世

之利 若宋襄公徒守小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

勝在於詐敵 元作詐於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

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

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 非言以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

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 能殲滅之不再文公之所以先雍

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

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 道說此未有善言

也舅犯則以兼之矣 以猶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此類曰作解
不允其然
然其然
大矣
由似

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以已言孰善於此。然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舊注。仲尼不知善賞之道。安敢宜哉。先聖嘗謂文公。謂而不正。其無宜哉之。實可知也。案左傳。有仲尼問魏子之舉也。以為義之語。世儒謬傳此事。而做駁。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則畝正。五帝紀正義引略。歷山之農相侵略。舜往耕。暮年耕者讓畔。山曰畝。畝同。圓案周語注。一耕之發。廣尺深尺。為畝。百步為畝。章昭云。下曰畝。高曰畝。詩傳。坻小渚也。音直。戶反。舊注。坻水中高地也。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嚙路史注。歷山北。其南去歷山近。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暮年而器

堅緻。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苦。西京賦。矧良雜苦。或云。梧讀為活。儀禮有活功。鄭注。治。治也。史正義云。苦讀如監。音古。案。楊升庵外集。梧。監。監。字異。而義同。詩。王事靡盬。不堅。區也。左傳。血。為。為。疏云。是亦不攻。生不。舜往陶焉。暮年而器堅緻之謂也。史記。案。隱云。窟。游。南。反。裝。注。窟。病也。舜往陶焉。暮年而器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牢。牢。牢。攻。固。也。禮。孟。子。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淵。蓋。引。云。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長。藝。文。類。聚。引。云。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於。歷。山。農。者。讓。畔。陶。者。器。苦。窳。而。器。以。半。鹽。鐵。論。注。坻。作。壇。案。壇。同。當。作。坻。字。仲尼歎曰。

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美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儒者之所過者化。朱注。君子。聖人之通稱。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

此類曰戰國時
此類曰戰國時

此類曰弄之本
此類曰弄之本

而化。舊注。若堯已在上。則自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此喻又見難勢篇。揚升庵外集。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矛盾見。子。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二年已三過。已止。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案。孟。百。無。有。止。時。若。欲。躬。親。操。細。事。以。化。之。

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名。郭。析。子。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賦。無。術。也。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乃遲。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從。其。言。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令。于。下。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書云。側微者。特言其在。下。耳。虞。侯。而。與。農。商。雜。處。親。操。鄙。事。豈。有。此。理。哉。然。孟。子。亦。云。耕。稼。陶。漁。固。可。疑。也。蓋。在。虞。日。能。教。其。民。正。經。界。便。漁。釣。利。器。用。使。其。富。庶。尚。辭。讓。耳。

以告寡人。物。曰。天。命。死。生。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管。子。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注。謁。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謂。有。所。告。之。物。曰。微。無。也。故。固。通。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十。過。篇。君。之。所。未。嘗。食。惟。人。肉。耳。管。子。云。惟。蒸。嬰。兒。

之未 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蒸通作蒸主術訓。蒸其首子而饋之。夫人情莫不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管子云云公。喜官而妬。豎

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

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弃其母。久宦

不歸。官一作官。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務偽不長。務一作務。

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山曰。而桓公弗行。而字。及桓

公死。蟲出戶不葬。戶元作尸。下同。誤管子。云死十一日。蟲出於戶。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

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

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君者。管仲將弗用也。

舊注盡死力。亦不愛身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

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

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公子糾之難召。忽。是管仲亦

在所去之域矣。不死其君之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

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

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

於上。功勞之臣。舉用。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

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

數之所出也。舊注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陳陳曰。老泉管仲論本于此。

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

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

身死。蟲流出戶不葬者。是臣重也。君釋法故姦。臣釋其威柄。臣重之實

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

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

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管子云。治世

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實易信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又云。工無二技。士不兼官。人得所宜。淵鑿引慎子。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

官修通。羣臣輻湊。羣臣各效忠於君。如輻之集於轂也。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

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弊。蔽通。舊注。可賞賞可罰。

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范論訓。無中字。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

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

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不有驕侮

之意者。不有元作有。不因。范。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淮南子。是

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

臣者。莫敢失禮矣。晉陽之圍。在周定王十六年。距孔子卒二十七年。而云仲尼聞之。誤。安亦甚。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

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

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

之穴竈生龍穴宜作沈晉語襄子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龍民無

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

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

之是失賞也舊注臣不驕侮僅合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

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

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

言而莫之違論語人之言曰莫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

平吳語伍子胥曰今王播棄羣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言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師曠侍坐於前援琴

撞之公披衽而避國左傳注琴壞於壁披衽一公曰太師

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

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舊注啞歎息之聲國惡同孟

曠初為不知者曠初為不知者左右請除之除治也或塗字訛齊俗訓昔平公出言而不當

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不誅是縱過也有其也夫平公之不誦也公曰釋

之以為寡人戒山曰說苑為魏文侯師經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

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善諫則遠其身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曠初為不知者左右請除之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不誅是縱過也有其也夫平公之不誦也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

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

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物曰親是逆上下之位而

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

爵祿以待之物曰謂辭爵祿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

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

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術道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

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

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襲因

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

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稷小臣官姓也桓公三往而

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

之主易亦輕也山曰韓詩外傳作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

下布衣之士輕應皇甫謐高士傳作助於是五往乃得見

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

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干

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虜奴皆憂天下之

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

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憂齊國外儲左上將以而小臣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稷小臣官姓也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易亦輕也山曰韓詩外傳作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

禮云此段蓋指
正實難無遺
有如此者

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

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禽而

朝。名曰臣。禽作會。誤。山曰。顯學篇作執禽。是曲。禮凡擊。刑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臣吏分職受事。名

曰萌。臣吏謂庶人在官者。萌。張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

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

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所謂懷實而惑其國也。論語子無隱乎爾也。宜刑。管子通

之禁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信陵君傳。意

功之色。蔡澤傳。有驕矜之色。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

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

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斥世主禮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失也。樂記。領父子君

靡笄之役。晉語注。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于靡笄。音摩。又秦隱云。在濟南。與代地靡笄不同。又齊

世家徐注。靡一作摩。左

韓獻子將斬人。韋昭云。獻子時爲司馬。將斬人以懲罪。在可赦之者。郟獻子聞之。駕往救

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郟子因曰。胡不以徇。胡何也。徇一作殉。下同。司馬。稷直

傳正義云。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郟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韋昭云。言欲與韓子分謗。非謂能如此。故從事不乖也。

或曰。郟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

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

非罪人。而勸之以徇。勸之以徇。字衍。是重不辜也。舊注。斬

徇。出不絕。但即主心。宛轉有動。想語不

張榜曰。說韓子誘

徇又不辜。是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郟子

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郟

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郟子乃至。是韓

子之謗已成。而郟子且後至也。一脫。夫郟子曰。以徇。胡不

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舊注。徇不辜。者。益得一謗。是何言

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呂春秋。紂嘗製燔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

之。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尚書。紂朝

韓子弗得。且望郟子之得之也。道也。今郟子俱弗得。則

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郟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郟

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

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山

也。望絕。宜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郟子之所以分謗者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

卑。有寵一作位。字訛。然。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

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

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外傳。左下。孔子聞而。霄略曰。管仲以

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

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

便治也。補史正義引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

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說不能制近桓公立
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
亦不能使其君
南面而稱伯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詔告命非卿相

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

不緣桓公舊注謂桓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

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信讀奚

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微

令者行事官名見說林篇不辟尊貴不就卑賤舊注二官雖卑奉

賤即避卑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詩鄭箋云巷伯奄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掌宮內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通范維傳今自有秩

王左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

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

過譽

韓宣王問於穆留曰曰字從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

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舊注樓翟魏國案楚

兩用昭景而亡鄆郢舊注昭景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

將爭事而外市外交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

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潛王

趙本題注凡七章
之皆借古人以伸己
攻之也然其辭已
後而元氣幾絕乎矣

陳深曰出左氏然
左傳深矣

孫觀曰左刻難之
晏子為近正矣
注太簡到

孫觀曰此亦法家
之孫觀曰此亦法家

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身一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

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

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規規使其主去兩用

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秦策

用禮減食主父百日而死是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

再拜而辭曰山曰左傳有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嬰家

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

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屢賤踴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同杜預云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

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物曰造憚同字曰晏子作公愀然改容公為是

容造焉注慈貌彌字兼補引忠孝篇而云造音威又大戴禮靈公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舊注

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此不察治之患也夫

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舊注苟不當難無以不當聞而以

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即

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

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

者傷良民管子草茅不去則害禾穀盜賊不誅則傷良民心今緩刑罰

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

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困倉。倉一

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

遺冠乎。淵淵蓋上胡其無其字。冠上有其字。藝文同。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

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

不可以雪恥。實無功。故有罪。反。益恥耳。豈得洗白。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見義不為。

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也。耶。是雖雪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

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

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

不懲。而易為非。無功者。冀得賜。有罪者。輕犯罪。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孟一作孟山。曰孟。通周紀。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克

莒。毛詩。王赫斯怒。受整其旅。以按徂旅。傳。旅地名。案孟。子引詩。作以遏徂莒。近是

用旅字。其為莒字。音訛無。疑。朱注。鄭義。以師衆解。誤。子為盟于密。莒紀密之近也。毛詩。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三舉事。而紂惡之。謂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

後又伐邠。伐密。須伐大夷。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

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用兩請字。左傳。隱八年。宋以幣請於衛。請

此取善人

字法 天下皆說。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此事又出殷紀。及齊俗訓。呂春秋。同。蔡謩疏。作赤壤之田。釋名。壤。肥也。肥。臆意地名。有屬壤。黃壤。

息壤。管子有赤壤。白壤。灰壤。禹貢疏。引九章算術。仲尼聞之曰。仁哉文

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

地。而得天下之心。淵唐類鑑。仁作大。上。里字作乘。藝文同。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

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

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使字意。管到此。則雖索人心以解惡

可也。紂之憤。紂以其太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

人心。是重見疑也。益得民心。則益疑懼。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羸里也。

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體身行也。山曰。此最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深自縉。去彼畏惡。仲尼以文王為智

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臣之力也。山曰。也。耶。通。合。兼類語也。作否。君之力耶。此四字從文選注。補新序

善削縫。荀子。有補削。注。謂彌。縫其闕。除去其惡也。隔朋善純緣。舊注。謂增飾也。彌。衣成。

君舉而服之。新序云。桓公。知衣而已。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

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

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物曰。炮。庖同。和五味而進之。君

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

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爾雅天子傳草木碩美。又云爰有大木碩草。亦君之力。也。似少。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

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

干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而無臣也。干一作子。又作虞。而作與。楊升庵外集論段于姓事云。案詩有出宿於干。今開封有刊溝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即證此文也。案李斯書。迎蹇叔於宋。它無所考。一作于。蓋乃疑宜作百里奚。呂春秋百里奚處紀徐注。邴邴在野。王縣西北。山曰。作虞者。是蹇叔疑宜作百里奚。春秋百里奚處

平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愚也。其處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運命論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

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于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傍注以宮之虞音近而說。當從山說。與諸書合。

叔觀之則賢士必。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得聖主而立功。

婦人。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非之注。閭里中門也。為門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物曰宮中。中市者。二處。市各有閭。皆婦人主之。山曰。燕策作宮中七市。女閭七百。淵淵。蓋作昔者桓公宮中有三市。婦唱三百。案二市如漢靈帝列肆後宮是也。帝王世紀。村宮九市。東方朔上疏云。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白屋。舖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雞居。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

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戶。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

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亡一作忘。山曰。詩。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一無得字。山曰。事詳二十一三年。故桓公以管仲合。物曰。九合。

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傍注。以齊賢士而弘業。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若是者。三。元脫者是二字。呂春秋新序。晉有舊注。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

二曰仲父。山曰。優笑。俳倡也。見說使。曠物曰。謂第一。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素人。佚於使人。於治事。曠荀子。君人勞於素之。而佚於使人。

之。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得上一字。何為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

勞於素人。何素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案秦紀。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逆謂拒之。素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

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

刑名參之。刑形。通。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山曰。遇。猶合也。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

不可釋也。收攝羣臣。不得成。意示以軌法。令其依此。御下者所必用也。君人者。焉佚哉。素人不

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素人。佚於使人者。不然。謂

言失也。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陳陳曰二句是提

張榜曰似亂非亂

孫卿曰四語分

王維翰曰文字精
密應用不究
窮處則難不究

陳深曰故以駁
公雖切世主

仲深曰借管仲以
伸己意誠切時君

張榜曰此辯更奇

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
管仲之後奚遽易哉之耳乎列子何遽連連於其間乎說苑李克謂

璜曰予何遽失望於我人問訓此何遽不為福乎又云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
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魏都賦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墨子吾言
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字又作渠荀子豈渠得免夫渠乎史記尉他曰使我居
中國何渠不若漢陶淵明詩壽考豈渠央字又作詎莊子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乎又作巨列子力命篇奚巨渠焉又作詎難四篇衛奚渠然哉又作詎楚策范蠡
曰臣以為王鉅連忘矣遽渠詎巨鉅鉅蓋古字通義皆訓豈奚遽何渠渠渠詎皆
重語猶言何其也漢書何遽不若漢遽讀曰渠史記作渠願管仲非周公且
注有何促迫而不如漢也誤嚙管語詎非聖人注詎猶自也

周公且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
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指成王洛誥周公曰朕

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
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且未可知也
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

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
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

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
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亦以

明矣字曰以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
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

遽易哉遽一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

孫麟曰廣出新意
析得無遺

張榜曰究音究貨
字奇

精到之文

孫麟曰整齊錯
最見鍛煉之妙

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
之專借豎刁易牙借借權蟲流出戶而不葬戶非桓公不
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
桓公闇主此論斥當世

李克治中山曰臣屬李克而中山治是也免賦主父與此別苦陘令上
計而入多趙世家注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李克曰語言辨聰

之說同語下文作言語勝辨通下不度於義謂之寃言謂濫辭辯

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謂無竹木魚鹽之饒而多租入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免罷縣令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聰之說言語一不度於義者
謂之寃言辯在言者說客馳說在聽者說愛其辯所聽之人說非聽者

也說元則辯非言者也則元作說謂若言悅愛之非在聽其辯者耶所
謂不度於義非謂言者作元必謂所聽也察其言之當否者必

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君子不悅

夫曰言語辯聰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辯聰
也不悅之者小人也不能度之以義者君子入多之為寃貨也
也不必眩惑而悅之也然則李子所說全出于假託也
未可遠行也井曰謂此語亦未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

於計。井曰若知其好何不早禁。是遂過也。過一無術以知而入

多。所以入多之術也。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

慎陰陽之和。山曰慎。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

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

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紵。則入多。謂無兵役之事。省土木之務

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畜

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莊子。有機事。器械

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其行也。則天下之商買願處於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其市。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費用。不事玩

好。則入多。周者苟取備足。入多皆人爲也。已上所說入多

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

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非惟山林

言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郭郭。外郭。犀楯犀櫓。齊築。犀櫓。注。犀。陳高巢

櫓。楯。類。圓。案。管子。兵。向。衛。盾。注。立。於。矢。石。之。所。不。及。從。山。氏。補。不。字。

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於。犀。楯。犀。櫓。之。下。犀。子。備。城。者。積。石。百

石。重。十。鈞。已。上。者。閑。居。賦。石。雷。駭。激。矢。羸。飛。注。石。今。之。拋。石。也。范。蓋。兵。法。曰。飛

石。重。三。百。步。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

士數弊也。音速。呂春秋作遊。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此。下。元。有。臣。聞。之。三。

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君。不。能。

臣聞之。移。置。于。此。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虞。魏。韓。魏。

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行身好玉女。呂。子。注。美。女。也。廟。祭。

公沒。文公受之。授。受。作。恣。圍衛取鄆。晉。文。公。伐。鄆。事。見。呂。春。秋。及。新。序。城濮之戰。

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謂。侯。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

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

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謂。佩。文。不

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不。說。所。以。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

文公。以此人是霸。徒。道。說。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以

速去楯櫓也。舊。注。文。公。能。以。信。賞。必。罰。未。嚴親在圍。輕犯矢石。

孝子之所愛親也。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故。曰。嚴。親。孝。子。愛。親。

百數之一也。山。曰。謂。百。族。之。子。奉。上。如。孝。子。之。愛。親。者。百。數。中。僅。有。一。謂。至。

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謂。以。君。臣。之。交。是。行。

人之誣也。一。無。之。字。謂。周。禮。司。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謂。入。

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好。利。刑。重。而。必。人。不。

然也。謂。左。傳。夫。人。怨。賞。厚。而。信。人。輕。敵。矣。之。効。刑重而必。人不

痛注。夫人猶入人也。

然也。謂左傳夫人怨賞厚而信人輕敵矣之効。

北矣惡害之微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無實罰而自能奮戰如孝子之教父者必稀少也司馬遷書以

徇國家之急注徇從也營也長行未詳蓋勸節操也并曰猶言忠實也猶猶高行也管子孝者人之高行也謂孝者百善之長也以此高行徇君上之事也喜

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數理也謂實罰之道

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謂長行徇上也或作失人誤物曰道由也行人未知用衆

之道也信實必罰可以鼓兵氣耳行人未曉此術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五終

趙本題注禁森在
孫森在凡八
人主御臣不可無
法術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難三

江都 松臯圓纂聞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

友人金谷世雄曰。論衡作龐糲是之子。彌孔蓋子作龍糲。字彙補引此云。糲音未詳。案蓋即糲字。如謂之爲調糲之爲糲。可見龐糲蓋糲說文糲糲也。以糲豈古有。糲糲氏之官。糲糲。獸因以爲姓者歟。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

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左傳有子服惠伯。惠厲。字相類。然年代較差。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

過三。過。傍注言不止。不孝一節也。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

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三世昭。定哀。明君求

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

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

宜賞譽之所及也。孟子亦有此論。善注。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

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祖於商鞅。今子告姦之法。君子

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

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

所以劫也。荆俗不言人之惡。江乙曰。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即此意。且此亡王之俗。王主字說。國語。皆

皆亡王之爲也。又云。取魯之民。曰取都之音。所以自美。美謂。誇飾。而穆

公獨貴之。不亦倒乎。倒反也。案齊語云。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荀子

云。不下比。以謂上。不上同。以疾。下皆與此論意合。

文公出亡。避難也。之難也。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公元作。子誤。披斬

其祛。文公奔翟。國語注。伐蒲城在魯僖五年。祛。秋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賈。

惠賈。內外傳。不得也。故不得殺。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

之役。君令一宿。左傳。命作。命下同。而汝卽至。卽。卽。日。至。惠賈之難。君令

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作貳。除君

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蒲。注。當時君。爲蒲翟之人。余何有焉。注於

我有何善。而令公即位。其無蒲翟乎。長惡如蒲翟者乎。且桓公置

射鉤。而相管仲。國語。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公射鉤。近於祛。君乃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

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奔斬祛之罪。桓公文公

能容二子者也。一。無。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

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

操子罕田常之賊。山曰。操公孫操也。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將成

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

之德。是臣讎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

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宜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

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直也。但。以是說。自。死。君復生。復作後。誤。敵其惡。是飾言也。

孫森曰。其意。亦正

孫曰三節特吹
疾之折然亦有疾

陳曰三段分處
須著其波瀾

孫曰用實人不
遠游早置太子管
仲三射何者今取
之不無吹毛

臣不愧而後為真。宇曰國語荀息曰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真也。山曰左傳使死者反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

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

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

日而廟禮太子。物曰之海。屬游海上也。山曰。不擇日。多不字。國案也。指呼公不能解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赫聖而變城。國二也。杜梁衣。士民無禍三也。係備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物曰射隱。猜謎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

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游燕謂。則近優而遠士。而

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

禁。一國者。少能勝之。物曰勝。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

之令。必行。雖遠於海。物曰。言其所游。雖更遠於海也。或說於字誤。宜作游。內必無變。然則

去國之海。而不切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

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見內。公子宰

周太子也。山曰。公子宰內。備作。公子朝未知孰是。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反。周州

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皆早置太子。夫分

勢不二。不疑貳也。不疑貳也。不疑貳也。不疑貳也。雖處耄

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

者也。從山氏。物之所謂難者。物事。必借人威勢。成一而勿

使侵害己。使字。一無。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物曰。內嬖六人

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公注。五。專聽一臣。物注。豎。而不

敢偶君。偶。同。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荀子注。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

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論語語。近者。魯哀公問政於

仲尼。元脫魯字。論後漢書注。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山曰。三字

王維麟曰此三難
者已在管仲對內

陳曰章法句法
長短參差因循為

者也。從山氏。物之所謂難者。物事。必借人威勢。成一而勿

使侵害己。使字。一無。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物曰。內嬖六人

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公注。五。專聽一臣。物注。豎。而不

敢偶君。偶。同。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荀子注。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

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論語語。近者。魯哀公問政於

仲尼。元脫魯字。論後漢書注。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山曰。三字

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

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魯哀公有大臣三人。說苑無大字。家語同。注。孟孫叔孫季孫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

之士。家語說苑有。內比周而以愚於君。於一作其。家語無而字。○尚

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

選賢。齊景公築雍門。雍門。齊城門名。戰國時有雍。門子周蓋居此地。因以為姓。為路寢。晏子春

賜者三。上三字。衍說苑無之。舊注謂。齊景公作。為路寢之臺。一朝以三千鍾。賜。以大夫之業。賜與為廢者也。故曰。政在節財。景公奢于臺榭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葉一作倍。音背。而說

之以悅近而來遠。一脫。以字。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

者也。從山氏。物之所謂難者。物事。必借人威勢。成一而勿

使侵害己。使字。一無。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物曰。內嬖六人

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公注。五。專聽一臣。物注。豎。而不

敢偶君。偶。同。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荀子注。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

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論語語。近者。魯哀公問政於

仲尼。元脫魯字。論後漢書注。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山曰。三字

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

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

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

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紹繼也繼而明之一作皆誤管子周禮

其明不絕也又七命繼明代照注周易曰夫人以繼明而明之

史公自序云能紹明世又云大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近遠以續明注遠近之學周而聽之則

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

能持勢者也上篇所謂舍勢之易也而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

堯舜禹湯文武舜徒而成邑元作一徒而成邑二徒而成邑三徒而成邑四見

六王堯居其首舜徒而成邑元作一徒而成邑二徒而成邑三徒而成邑四見

史記○李相生成之冬增續韓子書成公子世其書已載此說後七年文化成辰太

田氏韓子翊焉活板成引王丹麓今世說云陸麗京誦讀明敏善思讀書聞韓非

子至一從而成危日是一從而成邑也後韓人覆射無一合而堯無天下

矣謂堯德若此而徒成國堯聞其賢復不勝況中君乎調鑑引戶子云舜一徒成

呂再徒成都三徒成國堯聞其賢復不勝況中君乎調鑑引戶子云舜一徒成

政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有人無術以禁下有人於此術

恃為堯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堯元作舜從字氏正明君見小姦

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

者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山曰老子圖難於其易為

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聖瑛

契而乘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別危生子

知誅賞之皆起於身也賞一作罰一無之字為善福起之效也故習

功利於業謂習其業以致功而不受賜於君非私恩也太上

知有之知作智誤山曰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太上之下謂

其無枉濫也說音悅即不德君意安取懷惠之民上君無私豈行上君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孫慎曰古者明則

劉辰翁曰有榮材

之民無利害智愚各安其分無有僉倖之念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亦論

此事云葉公子高問曰善為政者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善者不

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之善者新之說問所以為之若哀公有臣外障距

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

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井曰謂非知賢以功使哀公知三子外

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此以平常君臣之理言之

事謂以三燕王喻賢子之而非孫卿史記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

去襄王元年蓋三十年因知荀卿少時與燕喻頗相及矣非孫卿事未得其詳

日知錄引趙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宣帝諱改之案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

孫如孟卯之為芒卯可徒故身死為僂燕喻之亂孟子謂在齊宣王

之為僂徒語言之轉也時而與史策及荀子不合夫差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智太宰語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

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喻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

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賢功以有功者為賢也有度備明主使

相進相從論之於任試之於事奏之於功美一作讓山曰虞書服

以庸又見左故群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

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

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

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雖太侈者齊國方三

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荀子桓公問門之

之分奉之而不足注分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管

深曰百姓盡
利歸於上則不
利歸於下則不
利歸於上則不

謂曰以知下
手結上三段

子知後餘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節下而
則百用節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貧一能字

自節者謂之亂山曰節不能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一能字

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必禁從山氏補必字以詐而食力

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山曰力盡殺汗穢為

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

家百官精冠於上舊注精廉冠己山曰精冠侈倍景公非國之

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

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物曰此下當有缺文謂此無業公事

積中上文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

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

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

精沐沐謂無塵也管子沐路傍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此謂其所察見精細

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

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對上文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東一作東淵淵蓋晨上有晉字閭作門案

聞婦人之哭也一無撫其御之手而聽之物曰謂使御者暫輟

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

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

哀而懼其夫既死是以知其有姦也所親愛者下文今哭已死作今夫

哀而懼其夫既死是以知其有姦也所親愛者下文今哭已死作今夫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王維翰曰子產之
智甚善而非之論
又過之

文出於國策

已死餘同論衡其
聲懼作其聲不懼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也乎一無姦必得耳目之所

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周

禮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云舊法成事

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又趙

策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鹽鐵論注引鄒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秦不

紀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案典成猶典刑也家語云刑側也側成也

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

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物事寡不勝衆智不足以

徧知物故因物以知物謂參伍比類以察事之情也隨尉繚子太上神

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上文明君不自舉臣是以形體不

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

得之一重則羿誣矣舊注羿雖善射見以天下為之羅則雀

不失矣莊子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無夫知姦亦

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謂法不修其理而以己之智

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

於始也比昔今之如耳魏齊案魏云如耳魏大夫孰與曩之孟

常芒卯常一作實策同毛詩居常與許孟常或作實在薛之南案魏云對

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策有之兵以猶無奈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謂曰事其知伯
情狀如彼

一曰曰與國策

謂曰此說者

寡人何也。策云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左右對曰。甚然。謂曰

也。中期推琴而對。中一作鍾又作仲鮑彪云秦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是四

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器也莊子云孔子推琴史作滿琴案爾引曰王之

後語伏琴韓子推說說苑伏器圖案今作推琴與策同與吳氏所引異

料天下過矣。策注料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强。無他蓋子范吉射

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策注晉水出晉陽縣城之未沈者三

板。策注板知伯出。策有行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策宣作

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高誘云魏絳水可以灌平

陽。高誘云韓魏宣子肘韓康子。策注不敵正康子踐宣子之

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韓魏趙今足

下雖強。未若知氏。齊策張巧見魯君曰臣來弔足下劉黃裳曰古之國君

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之字策

或曰。昭王之間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

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天強

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一無上然則害與不

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自一則強與

弱矣。其擇焉。務修內政鄰國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謂曰事其知伯
情狀如彼

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不察於理

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

故也。飲杯一作人國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木人之

患乎。長一作人國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近臣侍左右耳。非有

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

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

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物曰謂未能滿於昭王之

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此二語其曰甚然。則諛也。

也。而尙言之。故曰。昭王之間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管子注。必有恩錫以見其不可。惡

之有形。形實也。對上證字。謂必施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

敢為之乎。管子注。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

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

可得也。外惡化字。誤管子修條。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

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

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

守。不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其不可得也。又九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或曰廣廷殿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

也晏一作晏晏聞也梁紀簡文曰弗欺聞室豈況三光又云謝觀人之所

肅非得情也難見中實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

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必待所見以斷實罰故

宜作有謂示好惡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

罰謂以此術待下也物曰不亦弊乎見必有枉濫之弊也或曰弊讀爲蔽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傍注

謂明白洞達衆人所共見共聞也圓案管子牧民篇毋欲汝惡毋與汝度賢者將不

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室是謂聖王劉績云室在內堂在外人君在內言于室在外

言于室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室使人人皆知之無所蔽異也嚙係辭傳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選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達人意百人讀之莫謫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室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

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管子云賢不齒第擇衆是貪大物也彌周

也墜先王之法也荀子禮賦爰有大物注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

治國之事莫急於法術者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

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群臣者也

偶合也內儲衆端參觀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應劉譚新論術藏於內務

用其道令以示人者法也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

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

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

之言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難四第三十九此篇及難勢篇先設或難而復更辯之與上三篇異例

衛孫文子聘於魯山曰左公登亦登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杜注敬今子不

後寡君等二字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

亦無悛容杜注安徐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

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劉漢五行志趙上有相字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代之代作伐下同故有湯武諸侯失

道大夫代之故有齊晉物曰田臣而代君者必亡則是

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物

謂孫子於衛君也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物曰謂臣

君者君有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物曰謂

失故也

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

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一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

不知不悛之臣衛君有失也是二謂不臣不悛也并曰謂得失不在孫子也物

曰不察字直管到此圓謂其得其失皆在君之不明耳穆子不察此理故誅孫子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之施謂君臣之設也臣能奪君者以得

相踦也物曰得得勢也踦不兩立也圓案趙策躡重龜注作踦云角一俯一仰

一人在外曰踦說施切踦即倚字義皆訓偏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

所奪也惡其貪亂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傍注謂分所當

是以桀索嶧山之女上林賦郭注引汲冢紀年云桀伐嶧山得女二人

蓋即有禮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未詳案說苑者湯困於呂文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管子曰此說不正
且不自白
管子曰此說不正
且不自白

王困於楚里因考湯易字類而名呂亦相以疑湯身困呂之說歟又謂曰予小
子履又稱天曰易曰帝乙歸妹指成湯則乙與履皆湯名也似有易名之事又古史
載湯滅桀國曰謂曰武王曰武王戰於鳴條武王湯也然於義不合
白虎通云湯本名履後乃更變名乙子孫法之愚矣夏桀名履亦名履或有犯
名之事矣

齊晉從外侯謂田成子出走為驪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
以立非必以其君也謂非由君而後以君處之

也物曰謂湯武田趙先得其而後天下以君位與之而後之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

以處位也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

德則怨之所以乘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山曰左齊景公禮之鮑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

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一作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謂其貪人之急利甚也井曰不

爭國桓公五伯之上也上猶長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字

之利大故

教公子糾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

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功一事以微巧成以疎拙

敗微巧則群臣孰不令人知也謂群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

於天下謂天下皆知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必使景公加

謂曰此言字
謂曰此言字

謂曰前後二說
謂曰前後二說

誅於拙虎必不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
行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懦而闇則群臣詐知微之
謂明無救赦之謂嚴物曰救赦謂救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
之成亂不亦妄乎巧臣蓋指田氏成亂

或曰仁貪不同心其面實異也故公子目夷辭宋宋桓公甫

疾子弟史記鄭公見殺鄭人欲立其弟去疾去疾讓而魯桓弑兄

桓公之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五伯之事

且君明而嚴則群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齊山曰而不誅是承為亂也物曰齊君明則知誅陽虎之

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濟正也語曰諸侯以國為

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

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物

之罪亂物曰罪以威群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

孫之親三桓畏惡陽虎而齊誅之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左桓十昭公惡之莊公忽固諫

不聽謂秦紀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

立子亶也左傳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

王維祺曰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除其

王維祺曰此昭公高伯之罪在昭公

其為戮乎。左傳作公子報惡已甚矣。左傳報作復義同。杜注復重也非。達注魯大夫。物口謂彼惡我而我報其仇也。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

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舊

有怒不行且舉之曰懸怒。精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神訓不可懸以利注。懸視也。

主危。舉亦行也。妄行

難。左傳。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諸師聲子執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公怒。怒諸師。即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諸師遂作亂。衛侯出奔宋。

食龍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楚默。趙於鄭靈公子。謂子家曰。吾食指動必

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猶曰。舉也。而

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物曰。知所惡。以見其無

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

公見惡。稽罪而不誅。物曰。見惡示。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微

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

也。刑獄之極。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任意

誅。則不當。則人不聊生。懷怨讎者。必多。故誅一渠彌。渠彌又至。

滅三郟。而樂中行作難。見內鄭子都殺伯嚭。而食鼎起

禍。未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

弑。不以諸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與也以未可以

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喜怒不中怒其當罪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漢書曰三段各有一意其細者

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為太子時。即位之

後。宿罪而誅。物曰。宿罪。猶宿怨也。齊胡之所以滅也。楚語。昔者齊歸馬。以

馬之官。見詩。歸其名也。齊世家。胡公立。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母弟山。怨胡公。乃與

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物曰。謂是與天下為讎

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欲鑿之。

衛靈公之時。公字從彌。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

侏儒。策曰。臣之夢淺矣。淺。踐字誤。公曰。奚夢。夢見寵者。為

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見字從夢見日。奚為見寡

人。而夢見寵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策當作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

日也。夫籠一人。燭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燭君

邪。則臣雖夢。不亦可乎。策注。燭。次。煖也。吳注。燭。餘。亮。反。莊子。燭

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左傳。季札適衛。說遺。瑗

也。此說非。案代。醉。編。云。說苑。引。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雍。雖。唯。唯。名。也。與。雍。疽。聲。相

近。趙。岐。云。雍。疽。之。醫。誤。東。坡。會。考。正。之。陳。眉。公。十。集。亦。載。此。說。人。物。考。云。雍。疽。唯。唯。名。也。與。雍。疽。聲。相

雍。鉏。因。考。左。傳。襄。二。十。六。年。孫。則。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雍。鉏。孫。氏。臣。也。據

其。年。代。即。此。人。也。豈。初。事。孫。氏。後。以。官。者。嬰。於。靈。公。耶。宜。以。此。書。作。雍。鉏。為。正。則。與

左。傳。合。鉏。字。古。或。作。且。故。訛。作。雍。遂。誤。為。雍。疽。其。云。雍。疽。者。亦。疑。且。與。音。轉。非。別。名。也。策。注。反。以。韓。子。為。誤。者。未。之。考。耳。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物曰。謂。教。示然靈公不

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

公孫通不
實以所
實者為
實者為

所愛。而用所賢也。不以功伐課試而徒用其心所謂賢者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

焉。慶建人姓名。其事未聞。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見前。夫去所愛。而用

所賢。傍注謂以所愛為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

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主一作己。則必危矣。物曰謂己之智不倍明於

昔而以賢者煬己已既不及賢者故必危也。

或曰。屈到嗜芰。楚語注屈到楚卿屈蕩之子夕也芰菱也。文王嗜菖蒲菹。呂春秋注菹本之菹

也案周禮釀人有昌本之菹注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說文菹酢菜和酢以漬菜也。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

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史記晉靈公六年靈侯范無恤御戎豈此人耶字曰侯宜作公。燕

噲賢子之。燕下一有王字。一壘之字非。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

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實。實作賢誤。誠賢而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崇文院

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孫叔而霸。孫叔名敖元作叔孫從山氏正。商辛

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異滅。燕噲雖舉

所賢。而同於用所愛。同一作隨。衛奚距然哉。距詎通見前衛君用史狗是真賢也何與燕噲

論。則侏儒之未見也。未下一有可字。君壅而不知其壅也。雍阻彌子用事之時。

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既加其明故用真賢

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矣。前論云爾故下文辨其非。而今以加

知矣。山曰以已同。則雖煬己。必不危矣。謂去壅蔽之臣而用賢者賢者尊主盡忠則雖用事煬主亦無害己。

傍注所賢者誠賢則不危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六 終

其知其實
其傳已也

趙本則注此類五
反動則得人而
相用則得人而
不為則得人而
動則中人亦可
則中人亦可
動則中人亦可
則中人亦可

且其有也
且其有也
且其有也
且其有也

下通曰轉下
下通曰轉下
下通曰轉下
下通曰轉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定法 問辯 說疑 問田

江都 松阜園纂聞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說苑龍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騰蛇之騰與騰通雲罷

霧霽而龍蛇與蟻螳同矣。則失其所乘也。字曰治要蟻螳作蛇蚓山曰隗螳傳

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賢上一

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物曰謂寡亦而桀為天子，能亂

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慎子曰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緣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也。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又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注：慎子齊宣王時

也。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形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

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

也。漢志：慎子四十二篇。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

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物曰謂身為官師也而民不聽

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

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主術訓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

之賢不足以為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治要引云：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

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而勢位足以服。而勢位足以

應慎子曰：物曰：吾於慎子而云也。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

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釋一足

趙實曰：辯難何
皆曲辯不實
皆曲辯不實

以為治乎。慎子之論如此則吾未得見也。不見其所以然之理也夫有雲霧之

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美下一字今雲盛而蟻

弗能乘也。霧醴而螳不能遊也。同夫有盛雲醴霧之

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

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

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

天下也。下下一有者字慎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己，而不

肖者不用己也。物曰：兩己字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

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眾。而以威

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濟成也則是以勢亂天下者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

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周書見汲

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

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乘一作成，乘勢也。管子：人臣

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一作而

身，在刑戮矣。謂行一事而已。被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

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未有位也。

謂實不肖皆得用之也。宋元作末，誤忠字。孔子而語專言勢之足以

治天下者。慎子曰：語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

使威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山曰外備
右上有

此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

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遠。不知任王

良。治要作追遠致遠誤。荀子欲得善馭及連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說林訓造父
之所以追遠致遠者非善馭矣。主術訓夫載重而馬難造父不能以致遠車
輕馬良雖中工
可使追遠也。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兩知字治
要作如字治此則不

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淵鑑引尸子夫馬
者良工御之則和順
端正致遠道矣。僕人
御之則遲奔駁車矣。

復應之曰。物曰代慎子而辯也。○此段
元接上文今從前篇例別提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

官。其人指
慎子也。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斥客論
之非也。夫勢者

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夫物有自然之形不可移動者則名曰勢
觸物過事各作其勢變遷之態固因極也。勢必

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物曰無為
猶無須也。吾所為言勢者。言人

之所設也。謂買誼治安策云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
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儻不修則壞。

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補紂字客
論如此。吾非以堯

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人之所得設也。人上元有一字依前後文
誤衍無疑。謂客所謂勢
者非指人之所
設禮儀法度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

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

治者。則勢亂也。唐類鑑上治
作安下治作化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

亂者則不可治也。謂此語見商子定分篇又謂夫論勢治
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勉之不治也。此自然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王維翰曰宋又受
之指法處中主守
以無亂

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

已矣。設元作勢
世之訛也。賢何事焉。謂何必以待賢為務乎。○當戰國時處士橫議
虛飾文學務養名望注於事情乏於功用世俗
從而實之世主從而禮之韓
子此論蓋亦有為而發者耳。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井山諸家
竄為衍文。人有

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物曰陷刺而穿之
也。山曰已見難一。俄

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於字從難一備補
淵鑑引有於字

有應之。有猶或也
一作人。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

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若必待賢而後為
勢不足以禁下也。而勢之為道

也。無不禁。謂實則
之權也。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以此
故論此

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

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至聖之與至暴皆世之所希有
者難隔千歲而一出。如此肩而
立。隨踵而至也。今必效舉以飾其說。此不通之論也。山曰呂春秋千里而有一士。比
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齊策千里而有一士。比
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傍注中中主也。物曰治者為
政者謂中材之主相繼而出

也。吾所以為言勢者。中者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

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

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待賢
之論。抱法處

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中主持勢
如慎子言

則治日多。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

駢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分馳背馳也。駢駢駢駢字訛。山曰列子
有赤騾綠耳字。乘作綠駢云。駢馬也。夫

奔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隱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曰有治人無治
今欲待法而不
人此申韓之家
也

第五反文既奇
事理亦盡先樂
文如此

本題注在
士之意而
其

同括作括誤荀子拘木必將待鹽括注正曲木之木也又云示諸鹽括注矯揉
木之器也山曰奚仲見守道篇說文正邪曲之器揉曲者曰鹽正方者曰括無

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

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論客則亦不

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

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

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

前論云爾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游一作遊山以救

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濟救夫待古

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

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山曰置驛也孟子述於置郵而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遠曰置步遠曰郵漢西域傳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

因騎置以開注即今驛馬也謂計日而致也荀子云駕

而千里可日致也馬十駕則亦及之是也何必待古之王良

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

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內則云棗栗飴蜜以甘之漢書

怡怡然必苦菜亭歷也必上蓋則字月令云苦菜秀詩傳茶苦菜也爾雅

苦入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果重也兩末謂

端也脩務訓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

而芳澤之所施也又云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

平論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謂慎子之言客議未及此論

也謂智之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

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

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

於法令者必禁軌猶順也而字無義而之古字通論語若其無法

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

實物曰接詐應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之名是以

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謂不此所以無辯之

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

法而民以私行矯之矯曲人主顧漸其法令顧反也傍注

而尊學者之智行尊一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上所尊禮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毅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

發見外儲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

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習逢蒙不能

必中者有常儀的也元脫儀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

的爲巧巧一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

行不以功用爲之的毅功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

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

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

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行也立取舍之行

去私也別辭爭之論謂明理而莫爲之正世無明主不能是以

是以

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聖白無厚之詞章。見上

莊子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荀子夫聖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山曰無厚。又見呂子君守黨物曰。章彰同。國鄙析子無厚論云。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厚物。屬之氣。全天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無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均爲。而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令之法息。國法示。人曰憲。故曰。上不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井曰。襲如襲級之君也。見遇於

聖人不見功而接上。謂說苑聖賢之相接也。不待頃而

成義渠明將也。今一作令。非案燕地有陽成。燕將有將。燕王喜伐越者。或此人歟。應佩文引作陽城。春秋子華子。竝有陽城

而措於卒伍。元作毛伯。下同。竊者。誤耳。措。藉通也。謂自兵士積

定本韓非子纂闡卷第十七

崇文院

猛將必發。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五篇。州部

鳩曰。此無他故異物。異物亦他事也。見上。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

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

伍。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卒

伍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主下一

堂谿公謂韓子。堂谿公韓昭侯時人。在韓子前較遠。且味其辭氣。不

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服。行也。後人傳益者。蓋指此類也。

退智。遂名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

退智。遂名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

殆於軀。謂以支體也。何以效之。效。白也。所聞先生術曰。楚不

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強。山曰。吳起。卒伍。既具。無以行富強。此脫法字。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

裂者。不達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

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

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物曰。謂吾夫治天下之柄。齊

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死生之教。而行賤臣

之所取者。生一作王。非戰國時稱。季士年長者。爲先生。孟子呼宋牼。竊以

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

亂主閭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

行也。憚亂主閭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

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資利一作資。夫利身誤。臣不忍嚮貪

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幸愛也。物曰。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

是不可程也。物曰。謂不可。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

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

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

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

所執也。所執作勢非法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

賞存乎慎法。慎通而罰加乎姦令者也。姦同此人臣

之所師也。人字無君無術則弊於上。弊通臣無法則亂於

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上文接徒術而無

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徒獨也。謂不兼也。孟子徒善對曰。

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

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

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

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山曰。道由也。故新相反。前

後相悖。故上一符利在。二字一作新故。則申不害雖使十昭侯用術。元作十使山曰。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十字宜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要畧訓申子者韓昭侯之佐也。韓

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

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擾。百官胥亂。不知所用。故形名之書生焉。故託萬乘

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七十般次。宜作十七。申不害傳

也。山曰。飾讀曰飾。下飾。其法同。下有飾令。飾。物曰。告相坐三字。對下什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

實。物曰。告相坐三字。對下什。氏曰。同當作司商。君傳令。民為什伍。而相收連什伍。而同其罪。制分篇。國秦之道。蓋里

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耕戰。故其國富

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

矣。偽為姦臣取利之資。如張甘應穰之類。及孝公商君死。或說商君衍文。惠王卽位。秦法

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韓策。將以楚殉韓。注殉言以死。從之。趙莊子身殉利。惠

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

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史表。秦昭王二十二年。伐齊。次年。破齊。三

城其陶邑之封。秦昭曰。應侯攻韓八年。韓少曲沃高平。次年。拔

汾涇。因城河上。廣武。次年。攻取南陽。城其汝南之封。范維傳。昭王三十七

為應侯。秦昭曰。河東。臨晉。有應亭。又秦紀。以應為太后葬地。解者云。穎川之應。鄉。未

知孰是。國案。秦策。吳注。引括地志。在汝州魯山縣。東秦策。應侯失韓之汝南說者。謂

與應鄉。則在汝者。為是。昭王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

廣陶攻齊。剛博以廣陶攻魏。得許邱。陵以廣陶。故戰勝則大臣尊。益

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反用其資。十飾。謂其整飾之極也。奉法在臣。而行術在士。故上故乘強

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雖勤飾於官。雖作

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一本。主用申子之術。而官

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法宜作術。申子

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此語又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

知而弗言。是謂過也。韓子論云。申子。是言則過也。孟子論告子曰。不得

同。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

聽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物曰。人主何

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商

子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秦紀。徐注。斬戰士一首。斬一石者。爵

商鞅有法而無術

本意注此篇事
今世之權臣情
君明心術微
奸臣惡度先將
古人臣賢不肯
起曰解言蓋臣
專先說實則底
則蓋曰退避

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

已愈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齊一作劑同。應周禮食醫掌百醫八珍之齊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五藥草木蟲石穀。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

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力下一衍之。所加三字。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

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二疑擬也說似類之事難辨。世主迷惑以至危其國也。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一無非字。上君禁其心實一。人而萬人勸刑一人而萬人。所勸懲則不足以為大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

也。賞罰失當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君不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

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止於受賞受刑之人而已。未若。不賞而生功不罰而止過者也。是故禁姦

之法太上禁其心。大明法制杜其邪念是爲上君之道也。心度篤聖人之治民度於本又云治民者禁姦於未萌。懲潛夫論。

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大學衍義補引周禮士師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賈公彥曰凡設五刑者刑期于無刑於刑外豫設禁禁民使其不犯於刑是左右刑罰。

刑罰無使罰屬于民也。臣案三代未有律令之名而所謂禁者即是。其次禁其言。發於心然後形于言故見功授事不用浮華虛飾之言中君之道也。節令篇法言已定矣不以善言善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國好言此謂以易攻。

其次禁其事。發於言然後害于事待事之至而始禁之。今世皆曰。則亦晚矣。此所以不能生功止過之故也。今世皆曰。

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

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

服行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威宜作成。說便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戰士也。

也。服行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

陳探曰解言蓋臣
臣賢不肯
起曰解言蓋臣

論古人臣用者夫
二字說起而斷以

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

所以師也。以字無兩。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

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法一作治。謂自近臣以至境內使。其日日聞道見法是似難也而非。所謂難者也。道法固之常典也。主無識人授任之術而徒教示道法則。無益于治也。衛策注引作使郎中自聞道於郎門之內物曰文有缺誤。昔者有

扈氏有失度。國路史戶氏不恭。信。謹兜氏有孤男。國路史。羅兜以。相失度或每五行。謹兜氏有孤男。

三苗有成駒。未築有侯修。墨子。築於推哆大戲。疑推哆即侯修。也。又晏子。昔夏之衰也。有推哆大戲王。國。三苗有成駒。則築有侯修。

術訓策之力別給伸鉤。素鐵欵金。推哆大橋。水殺。龜。陸。捕。熊。羆。案。推哆大橋。即推哆大戲也。二人董以多力事築者。呂春秋。股。湯。良。車。七十。乘。以。戊。子。戰。於。邲。遂。禽。推。移。大。橋。高。勝。云。築。多。力。能。推。大。橋。因。以。爲。號。恐。非。邲。路。史。築。以。羊。華。侯。修。爲。相。屬。子。云。築。於。于。辛。推。哆。古。今。人。表。作。于。羊。推。哆。呂。氏。春。秋。作。推。哆。紂。有。

崇侯虎。國呂春秋。股。紂。晉有優施。晉語。獻公之使曰施。法。施。其。名。也。優。上。一。有。孤。字。非。此六

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侯。辨。巧。媚。內。險。以。變。亂。是。非。非。如。是。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賊。中心陰。險。殘。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飾。其。外。貌。似。小。心。謹。慎。者。以。爲。已。善。之。證。兆。也。說。內。實。頗。險。外。貌。已。善。內。實。中。心。也。頗。諛。通。管子。稱。道。往。古。使。良。事。沮。道。說。也。沮。敗。也。物。曰。謂。小。謹。者。不。大。立。與。此。微。異。舉。往。古。以。沮。嘉。謀。也。

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主一作至。非。一。無。使。良。以。下。十二。字。禪。通。善。禪。謀。也。管子。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善。者。擅。主。也。荀。子。周。公。稱。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注。擅。與。禪。同。山。曰。家。語。卜。商。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荀。子。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字。

亂之以其所好。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極。私。利。其。間。此。之。謂。殃。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率。多。此。類。之。人。也。往。世。之。主。有。

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

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謂。宜。擇。人。

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此。謂。臣。自。謂。也。若。夫。許。由。而。不。受。者。續。牙。呂。春。秋。堯。舜。得。伯。陽。謀。耳。然。後。成。法。皆。賢。人。也。國。路。史。云。續。牙。友。舜。於。實。

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

今世之能用與否
前後凡五段皆用
五德若夫

此十二人皆齊介
不污之臣

王維翰曰詞亦類
工

此六人皆齊死之
臣

貴而遺之為續氏注續牙人表
又作續身一作續耳諫轉失之
伯陽呂春秋舜染於許由秦顛頡
即疑

秦不空或作秦不字
虛路史作秦不字
疑即靈甫董不識
史作東不贊路
卜隨務光而俱不受者
伯夷叔齊

義不食此十二人者
齊策顏福曰舜有七友注引陶淵明聖賢群人錄
周粟者此十二人者
云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贊秦不虛靈甫七人錄
舜七友並為歷山魯澤之遊又劉氏大記舜年二十季友聞於人七友常輔翊之吳
師道曰又見皇甫謐逸士傳不贊或云不虛或云不空戶子無靈甫感謂此類
不可深考或後
人所妄造之

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
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
山曰論語國有道穀
夫

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
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
謂不可使令也太公誅在此十二
人者
一脫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
莊子鮑魚飾行非
世抱木而死亦此

類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
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
隨季梁
左桓六年
陳泄治
見左宣九年
楚申胥
申包胥強諫事無
數日立於
秦廷歎
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
事行則如師徒之合
子也
合一作勢物曰如七十子之服從孔
一而言而
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
物曰謂以言
語陵辱其主
從之以威

物曰謂抗威以從其語也
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
難為也
要晉腰手宜作首呂春秋要領不屬首足異處注屬連也
魏策要領之罪注斬刑也禮記是全要領注死於刑誅也
如此臣
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
物曰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
夫齊田恒
一作田
齊恒非
宋子罕
蓋皇
魯季孫意如
晉僑如
晉字
衍文

此十五人皆聖賢
之臣

此九人皆聖賢
之臣

左傳成十年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不成奔齊又衛子南勁無
通聲孟子立於高國之間遂奔衛亦問於卿宣伯叔孫諸如也
彌牟其後周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勁為侯
鄭太宰欣
未

楚白公周單荼
未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
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
外以撓內
或以撓君權
親下以謀上
親一不難為也如此
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
不能

情也
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隲朋百
里奚蹇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
越世家索隱逢同越
大夫故楚有逢伯
華登
吳語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注華登宋司馬華
費逢之子也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吳為大夫
此十五人者
之為其臣也
其一無之字為
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

意
此一無白字說苑虛心白意進善通莊子天下人之資畢足而止以
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
曰物
通道法謂說道術法
舍以通達君上也
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
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
身為壑谷隴洧之卑
物曰隴洧水之澳洧如隴之大者山曰隴雅九河
委之主有明名廣譽於國
名顯明而身不難受壑谷隴洧
之卑
卑一作害
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
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
蓋威公臣括地志
在洛州緱氏縣草
姓小國鄭王孫申
蓋子公孫
儀行父
公通大夫與靈

昭曰鄭王孫申
蓋子公孫
儀行父
公通大夫與靈
姓小國鄭王孫申
蓋子公孫
儀行父
公通大夫與靈

荆芋尹申亥
芋尹申無字之子也楚語殺陽豐受子反之勢也而欲飲焉以
斃於鄭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限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謂其與君同好惡無所匡救也此與少師竝彼與殺陽伍其意可見章注

引其與靈王事此奉君之善節也豈可謂逆其云隕於乾谿必別有指

隨少師左傳注越種干此三字與上文符吳王孫雒子吳王夫差孫

說苑太宰駱王孫雒合符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左

國史諸書作王孫雒又王應麟曰黃池之會吳晉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

故呂覽云夫差染于王孫雒晉陽成泄蓋智齊豎刁易牙此十

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

蔽賢良以陰闇其主月以來陰闇連日退則撓亂百官而

為禍難皆輔其君之惡共其欲日供苟得一說於主被

憂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

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

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死國分為二史記無此事豈周

子陽身死國分為三史記鄭無公殺其相子陽之黨共殺諸公今

誘注汜論訓云子陽鄭君或曰鄭相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

谿之上隨亡於荆此下無越種干事故定為吳并於越知伯滅

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六十七日不收元脫六十二字史記

日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

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作主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

山曰左傳一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

良遂進而姦邪並退遂通也山曰並宜作進或通通尚書通

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莊子

得曰堯殺其子舜流母啓有五觀滿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季商有太

孫曰自管仲之

謂其論曰不以加

王維麟曰文氣跌

甲武王有管蔡楚語作文王注宋幾子封於丹均舜子封於商啓禹子五

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也五王之所誅者皆

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

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堯典方命圯族即類觀其所舉

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望之屬或在囹圄縲縲縲索之

中縲索也楊升庵外集兩股曰縲三股曰索古者獄中以縲索拘繫罪人論語所

謂縲縲也縲縲黑索也縲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伊尹百里奚然

而明主不差其卑賤也以其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

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物曰心

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

用臣也死一夫無數以度其臣者物曰謂無必以其衆人

之口斷之無必其二字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

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脾日辟當作賤文財字內構黨

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從山曰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

與爵祿以相勸也一無與字一無也字物曰私且與我者將利

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

己貪其利而歸之怒則能害己畏其威而歸之衆歸而民留之民聚于

也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賢彼

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者自外來以貴寵己如蘇

代愚燕王渾齒為秦使之比齊策張儀乃假之以與馬信之以瑞節

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使之齊亦此類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孫曰瑞竹曰
節首所以爲信

孫曰瑞竹曰
節首所以爲信

節首所以爲信。鎮之以辭令。鎮重也。爲辭命以鎮重之物曰。資之以幣帛。幣一作幣。使諸侯而淫說其主。使實作使淫猶惑也。存韓篇。微挾私而公議。顯也。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近臣比周。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謂也。內外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外下一有之於二。舉姦。大者不難卑身擗位以下之。擗作擗。擗禮記擗節退讓。擗管而卑。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附炎。又有姦邪之意則姦人愈反而說之。黨與中有事者所當諫斥而姦人曰。言黨與之說姦臣如此。古之所謂聖王明反益悅愛之人一作臣。曰。言黨與之說姦臣如此。君者。明王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謂非必生長於幼弱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請公孫固曰。晉公子亡長幼注。從幼至長也。長展兩反。又案中。中字或世字。誤世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偏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勸姦邪之意者。彼曰。何知其然也。一作如傍注。因曰。與答也。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得下一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管子說俗異禮。大言放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黨與更。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單氏上文云單茶也。左傳單氏公身殺國分爲二。此時單氏作亂耶。子南勁取衛。子南勁元作韓魏趙

孫曰瑞竹曰
節首所以爲信

孫曰瑞竹曰
節首所以爲信

孫曰瑞竹曰
節首所以爲信

然舉耳以爲是也。莊子云。廣成子憊然而起。司馬彪注。疾起貌。物曰。謂其耳以聽之。故內構黨與。外接巷族。據誤。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驕易一作驕物。曰。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而一無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一無然字。謂佩文。上從字作猶。猶由通。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物曰。從外作難。而若夫轉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民以傳之。是下也。病謂可深痛也。山曰。一無此三十字。爲人主者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單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布衣一國猶且亡也。且作自。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恣。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單弋。夏日浮淫。從山氏補。國語宣公夏。灌於酒。灌注。灌也。灌。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山氏云。照御觴。長夜下。畧飲字。照。蔡邕。獨斷。進。不能飲者。以筯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享一作。案史記。敬侯名章。烈侯之子。立十二年卒。無富強淫侈之事也。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頓。頓義見。內無羣臣百官之亂。從山氏正。外無諸侯鄰國

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漢韓子有取於故侯其意猶燕君子噲

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下十作不安

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鐘石內堙汙池臺榭外不單

弋田獵。內下元有不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

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

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

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

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有修用財貨賂以取譽

者有務慶賞賜子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

逞者狗智以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物曰財貨賂解免赦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刑字有務奉下直曲。物曰奉行民所效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

耳目者。塊稱大言也新序瑰意奇行荀子倚魁之行江賦瑰奇之所窟宅注說

偉也山曰荀子禹字胤璜注說文云崑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大傀裁則去樂鄭

云傀猶性也晏子春秋夸言傀行崑富與傀義同爾莊子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曰

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諱時俗是姦人也王者慎勿寵此五者明君

之所疑也。猶或疑惑不能去也而聖主之所禁也。非孔子不能去

此五者則諛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諛義見難言篇文言多

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物曰談立立談是以羣

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

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

其臣也。物曰適主也闕其臣謂使其臣闕何也見疑物而無反者

趙本題注諸者相
反也前注諸者相
治而所為當相
德也之謂諸者
德士之德二心
一學上之法令
者一氣說到法
說有氣味
張榜曰一篇文字
有味皆古人所
發口天下之奇也

此下第...

天下鮮矣。列子夫願回能仁而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適音配有

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擬擬義同並似類

集引此文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比今本

語勝又管子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官亂也庶有疑適

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竝

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山曰左傳閔

周桓公之辭枝子配適大臣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

擬主作大都耦國道作本而尊小枝無尊娶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

向云周時詰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所存者四十五篇未引此文四

滅國矣。不滅損身失國疑也。四擬不破則隕身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詭使第四十三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

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

也。物曰道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物曰雖有之不今利非無

有也而民不化上。無功者受賞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

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與其所以爲

治相反也。一無常字世爲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

名輕實者世謂之高。名爵也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

之基也。物曰貴賤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物曰簡上也無威利所

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物曰無利。復恩也。法令所以

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私善謂官爵

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

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

大字舊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徇名求譽比諸好則

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

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

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

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悖慤純信用

心一者。則謂之寔。寔厚也。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

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

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二心懷私也。私難致。謂之正。不

辟。難予謂之廉。利祿難禁謂之齊。不與刑法有令不聽

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

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

翻堯典文思馬云道德純備謂損人逐利。謂之疾。人一作仁損害也。險

躁。佻反覆。謂之智。佻儻也。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

汎愛天下。謂之聖。一無言字。類名號言。比類名號言也。難言篇以其

也春秋繁露云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備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享鬼神號

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獲獸獸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

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春苗

順於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詩曰。維號斯言。有言大不稱。而不可用。所說誇大。行而乖於世

者。謂之大人。謂達俗。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下

之漸行如此。下之所行漸靡。令然一無之字。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

不可使令。上一作便。上宜禁其欲。滅其迹。以法制。變其惡俗。而不止也。又從而

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上一無

今有私行義者。尊。謂被。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

險譏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

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

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

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綦。綦。名之所以成。城池

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飢餓乞於道。士或事字

而優笑酒徒之屬。察車衣絲。一作乘。賞祿所以盡民力。

易下死也。此語又見。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占

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為順。辭於前者。日賜。古龜字。省文。山

其名也。物曰視手理。韓子時有之。順辭諛辭也。揚升庵外集。洽容。諱。淫。太平。廣記

引之。洽作龜。左傳。男。惡。女。曰。龜。國。語。龜。女。縱。欲。西。京。賦。妖。龜。豔。天。南。都。賦。侍。者。龜。媚。

五。臣。注。作。洽。媚。馬。融。廣。成。頌。古。洽。字。作。龜。字。可。證。或。省。作。龜。人。姓。也。詳。希。姓。錄。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

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物曰。嬰。巧言

利辭。行姦軌。以偷倖世者。數御。軌。宜。作。完。或。通。倖。倖。元。作。倖。倖。二

篇。倖。幸。而。望。於。上。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

物。曰。數。御。倖。侍。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

為上治也。而愈疏遠。刑。形。詔。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習。孟子施施從外來注喜悅貌。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

府也。備一作避。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

賦而上不得者萬數。謂就權家以得復除者至多也物曰不得不得抄也。夫陳善田利宅

所以戰士卒也。良田大宅設得祿所以易下死命也。而斷頭裂腹

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子今有平原曠野

於此披甲嬰胃將往戰鬪晉世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

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近有女妹有色其女若妹有姿色幸於君者也。趙管子

易卦有歸妹者。山曰戰介耿介死戰之大。趙介而戰介

之士不得職。甲也顯學篇難至則用介士。而間居之士尊顯

處士有私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

學者登用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危位者。危字。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

者也。無一作務古字通。子多多用惟務字。立作惟無物曰反逆世。而不禁

其行以破其羣以散其黨。上以元作不。又從而尊之。用事

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屬下也。家語所以屬之以

勤屬之民注屬之。欲反或謂為屬。今士大夫不羞汗泥醜辱而宦。奴顏婢膝行

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次一作文。謂女妹入後宮與賞

賜所以為重也。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

徒超級。超一作紹。詳讀曰。優徒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

掄障。主明蔽塞所以近習女謁竝行百官主爵遷人。主爵謂

進退得祿也。遷人謂從己者即遷。樹私比

權之此二句說君之所以掄障也。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恩也。

在二句一節之目
維詳人情處於
詞不則其情於
窮詞之求其不
平之氣而求其
大其如子論使
自不居人語
名而居人語
手不居人語
其不居人語
不足以為其情
其不居人語
之

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大臣擅行恩威故曰在下內儲云權借在下。則

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所以廢私也。從山氏法

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

巖居窳處。山曰密處猶窳處也。易曰。託伏深慮。居以便深慮。大者

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從又

而尊之前後兩見。此加以名二字。眩其虛名。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

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

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耶。一無上與字物曰勉知詐。凡

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

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言本當所說之法立則莫得為私

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山曰。道上無其道。則智者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崇文院

有私辭。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無功聖智成

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趙周禮大司徒造言上不禁塞

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教下是以賢者

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即姦人。隱居養名。賢者顯名而

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謂不能制

其姦私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七 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八經反 八說

江都 松臯圓纂聞

六反第四十六

夫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夫一脫而世尊之日貴生之士。

曰文學之士。上篇所謂士之有二心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

而世尊之日有能之士。荀子性悍然唯飲食之見注性悍愛欲之貌。

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與務通與牟食別而世尊之日辯智。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物曰傲傲古堯反行險也而世尊

之日謙勇之士。字書謙音欲廉潔也一作謙物曰管子石有稜者韓

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當一作而世尊

之曰任譽之士。商子任譽任俠也。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

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物曰全法而世少之日樸

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日寡能之

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純粹無二心私學也殺一作懲同苟

本本題注通篇
論戰名以實行
是至妙至奇之文
陳深曰一正一反
二并相形至末

張榜曰意同前篇
而語加詳疎

編讀曰二論語
與治論必有其
有所忍爲治亦然

而世少之日愚憊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

少之日怯懦之民也。畏一作思非。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

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

譽之。私一作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

百姓循私害而譽之。世主墜於俗而賤之賤之所

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物曰名譽。而毀

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素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六反之義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髮必爲之。說山訓今沐者髮而猶爲之。愛弄髮之費而忘

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治警法之於人不誅有罪不能完善人此謂

而爲。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痊飲

藥。山曰德痛字。誤見詮言訓。則身不活。病不已矣。已愈。今上下之接。別

則交必有卻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

女則殺之。殺之地。義云殺於地也。此俱出父母之懷。然

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其也。故

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

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別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

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於字一無此不熟於論

思。論議思慮固不精熟故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

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謂羣臣奉法也。法官官之法

則國富。官治即百吏奉法也。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

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

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

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下致一作至。案明字意管到

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行危不避難也。不望不希望也。唯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而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可以霸王矣。可上元衍不字。矣一

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過於不仁。臣過於不忠。則可以王矣。仁謂私恩

夫姦必知則備。戒飭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

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物曰輕貨。貨。懸百金於市。

雖大盜不取也。五羖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鑽金百鎰盜不取。不必害

必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不敢攫。一故明主之治國

也。衆其守而重其罪。衆守謂告。衆相聞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

止一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物曰十

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

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吏下一有用。嚴愛之策。亦可決矣。同策

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

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

其力。親以厚愛。關于於安利而不聽。關由也。謂使其遠危害

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

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處子。處。子。多敗。少成

推愛也。舊注推行也。物曰推。有推廣意。恩情廣也。父薄愛教管子。多成。作善。成。一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提。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當軍

旅之難。飢饉之患。當一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

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物曰偷聖

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出猶也。故用法之相忍。而奔仁人

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刑一此亂亡之術也。凡

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

惡之禁也急。惡一作惠。非。謂司馬法曰。賞不驗。時欲民速得爲

者必惡。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

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

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儒者其惡亂不

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

術也。又乃無行。物曰。其不仁。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分。在賞

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孟子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曰：謂非此刑，一姦也。法元作治，下同。同物。法所揆者，

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法所刑也。法元作治，下同。謂重盜賊之罪。而欲使民不敢為姦也。非為惡盜。

刑也。法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莊子殺盜非殺。人即是此意。故曰：重一姦

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曰：物

受之。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

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

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

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

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

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而猶則也。并

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

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傍注刑，弄民不以小利蒙大罪，一

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傲，慢也。故

先聖有諺，山曰：謹言字誤。八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人問訓，竟

慳慳曰：慎。一曰：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春秋人之情，不躓於山，而躓於垤。注：垤，蟻

封也。蟻封，卑小人輕之故。顯也。楊升庵外集引古詩：略例黃帝巾机銘云：子居民

上搖搖，恐少不至。朝楊，傷恐朝不至夕就。就，慳慳曰：慎。一曰：人

莫躓于山，而躓于垤。毛詩：鷦鷯鳴于垤。垤，土高也。字或作凸。山者大，故人

順之。順，慎。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

而不誅，是驅國而弃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張榜曰：極刑而能言必所欲言。

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一脫是字。物

之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謂一今

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別提物曰：頌語，溢美之語。曲禮：不察當

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

用財用也。山曰：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

輕刑罰，可以治也。一無此字。以一此指學者。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

重罰。重下一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

而輕刑，猶之亂也。物曰：謂民既富足，上又厚愛。夫富家之愛子，

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

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

用足而愛厚。雖一輕刑之患也。刑元作利。凡人之生也，財

用足則躓於用力。情通。上治懦，懦一作則肆於為非。財用

足而力作者，神農也。呂春秋神農之書曰：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

大夫下世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上治懦而行修者，曾

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一無老聃有言。

別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山曰：老子夫以殆辱之故，而不

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

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山曰：在而不足於尊，富

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

天子。假令足民，不能使之富足，如為天子。天子者，足之極也。貪人猶以為不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足也。一無上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

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

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

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

也。治要人皆寐。別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物曰

不可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者窮矣。不聽其

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

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

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

以鼎俎。則罷健效矣。罷疲弱也。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

於不任。得謂自得而安其分也。物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

任。而自飾以為高。庸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庸一

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

物曰如乘盜。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

則虛舊之學不談。虛舊謂解先古而無實者一作虛舊。矜誣之行不飾矣。謂虛學

徑格於舊術人物志云矜

八說第四十七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弃。物曰不弃故舊也。以公財分施。

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已親

者曲宥之。世謂弃官寵交。謂之有俠。有宜作游音之誤也如觀風作觀

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棄官而愛交友者。如虞卿不重萬戶侯相之印。

與黨友親齊間行去趙之類也。或曰有如有思之有感謂此有字與上有行相混。此

耳。或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

衆。謂之得民。此八者世俗之所稱譽也。不弃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

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

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

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

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

匹夫之私譽。素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已上先說八說之義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

也。任人者。使有勢也。任官用事。智士者。未必信也。世謂智者

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惑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

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私急見姦。為智者之不可信也。

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也。謂少。為潔其身。

因惑其智。行修潔者。以愚人之所信。處治事之官。而為其

所然。物曰謂務為其愚。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

君欺。任修則事亂。此無術之患也。行君字。明君之道。賤

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舊注人。故智者

不得詐欺。管子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

故姦人不敢欺山曰內儲云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又亡微篇用一

人爲門戶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說文程察端而觀失衆

者其可也其過矣有過者罪有能者得學用故愚者不得任事得字

智者不敢欺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察士然後能知

之不可以爲令提夫民不盡察齊策明主察相賢者然後

能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此語見商子定分篇又管子

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也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

不決楊墨之道相反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

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莊子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華角赴

河荀子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者也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五

篇世之所謂賢者真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

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行也則民無從識之矣與此段意相同山曰賢下宜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而故人主之所察一無智士盡其辨焉士下一人主之所

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行奇

功之遠於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提孔墨

不耕耨則國何得焉於無益修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

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

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

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錯措同而又貴文學則民

之師法也疑師上一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

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

富強不可得也措笏干戚別提國措也玉藻云史進象笏書思對

命稷天子傅注笏長三尺桴上椎頭一名

說古道之不可用

銘錄 本作銘錄

與亦謂之大圭十楨也威儀也下威舞者所執商子說湯武之事云假武事行文教

倒載戈指笏作爲樂以申其德樂記說武王克殷事云禪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

也劔不適有方鐵鈺五蓋篇執干戚舞有古不用於今之戰鐵鈺距者及乎

也劔不適有方鐵鈺五蓋篇執干戚舞有古不用於今之戰鐵鈺距者及乎

也劔不適有方鐵鈺五蓋篇執干戚舞有古不用於今之戰鐵鈺距者及乎

也劔不適有方鐵鈺五蓋篇執干戚舞有古不用於今之戰鐵鈺距者及乎

也劔不適有方鐵鈺五蓋篇執干戚舞有古不用於今之戰鐵鈺距者及乎

也劔不適有方鐵鈺五蓋篇執干戚舞有古不用於今之戰鐵鈺距者及乎

也劔不適有方鐵鈺五蓋篇執干戚舞有古不用於今之戰鐵鈺距者及乎

也劔不適有方鐵鈺五蓋篇執干戚舞有古不用於今之戰鐵鈺距者及乎

也劔不適有方鐵鈺五蓋篇執干戚舞有古不用於今之戰鐵鈺距者及乎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城也皆所以禦難也墨子并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山曰荀子是渠衝入穴而

求利也注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渠也詩曰臨衝閉關韓子作距衝蓋言可以距石

衝也一日渠甲名險也所以禦突也又尉繚管子古人曰無蒙衝而敵無突突而守

是謂無善之軍固築壘而固攻不待降衝而拔費警孔傳當築攻敵壘距之屬墨

子城上之備渠溝車行機行樓又云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

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袤十二尺又云衝臨機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三尺冠長十尺辟

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梯渠

寸長六尺又云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爲鐵鉤距長四尺者財自

足穴微以鉤客穴者此距衝也宜讀爲渠通雅渠衝也

不若堙穴伏

秦葉元作葉今從荀注鉤距百發羊傳子反垂埋而窺宋城內誤山曰尉繚管子地壘而

城附於堙注堙土山也圓案墨子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機埋水穴突埋水穴

埋以灌水也穴突穿穴以突城也又云城上爲三四井使聽耳者伏而聽之審知穴

之所在穴而迎之又云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城又云其鑿堙葉

以牛皮鐵有兩瓶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爲窺令如窺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皆如

且遇穴中與敵相遇也本經訓注葉治鐵排葉之必令明習葉事者勿令離窺口葉穴

讀深曰先以歌
又以沐
中

以乘是乘韻引作乘誤案伏欄同字又作欄唐韻欄薄拜反草說吹火也顧野王云所
以吹治火令熾之實也祭統云欄者備也保鮮欄薄拜反草說吹火也顧野王云所
古有備音也南宋時孟宗政守襄陽金人募鑿銀鑄石工畫夜攻
城宗政穿井幾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鑄以薰之此亦火工之意也
古人亟於

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荀子百工以巧盡故有眺

眺而推車者推作推誤下推政同素策無把眺推轉之勞注眺芸田器吳注
徐案詩傳眺也七遙反字與眺同轉亦芸苗器莊子作轉汜
論訓古者刻而耕學而轉注眺大始摩令利用之轉說林訓古之所為不可更
則推車至今無轉注眺車類山曰爾雅屨小者眺音眺眺則推車也

齊策眺眺與農夫居隨畝之中注眺音眺屨小者眺音眺眺則推車也
眺眺即推車也周禮注眺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

眺眺即推車也周禮注眺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

眺眺即推車也周禮注眺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

眺眺即推車也周禮注眺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

眺眺即推車也周禮注眺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

眺眺即推車也周禮注眺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

眺眺即推車也周禮注眺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

眺眺即推車也周禮注眺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眺眺即推車也

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大利也夫沐者有弃髮除者傷血肉除者彈治瘰疽者秦
策扁鵲謂除注欲去

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

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荀子是規磨之說也注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
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平必有差又引此文摩作磨權上有於字楊升庵外集引
荀子云今案規磨猶云矛盾也又引此文此通權之言也作此通於權者也舊注摩
者旋而成圓也物曰規有摩謂有痕迹也磨佩文摩作磨古字通規若今西洋發子
者磨減則窳搖也亦有磨則不能正圓取平當改易之以喻舊法先令雖善然歷
年久遠或不適宜則當改易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
此乃通達於權變者也

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

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

不事也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
之無益故不事也後漢馮衍傳衡石而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
量量兮注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

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慈母之於弱子也提愛
是一無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

不可為前物曰前也謂
其愛莫厚焉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

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

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

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

國謂以計策之心相待者不嚴以盛
之則下慢也應鑿論注持作存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欲矣。人主之欲。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

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暴也。暴元作義。從山氏正。謂仁與暴皆非安存之道。仁者慈惠而輕財

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毅忍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子。與下一作。心毅則憎心見於下。發忿。易誅則妄殺

加於人。不忍則罰多有赦。好子則賞多無功。無功者。多得賞。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

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不能具

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貧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此喻承上。仁人言也。今學者之言也。

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本作耕農。末事商賈。說民使民心悅也。書約而弟子辯。提別

法省而民訟簡。說一作。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物曰明著其論。詳說之。將以明主之法必詳事。用用人篇明主之表易見。盡思慮。反說約也。明主之法必詳事。用用人篇明主之表易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聖前言而責後功。愚

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慮下一有力勞。酸甘鹹淡。提別。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

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陳深曰說任法處
臨他精細明白

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託食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

惡死。提別。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宰制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

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鼯鼠同威。鼯鼠。小鼠也。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荷子注。監門。主門也。有土之君。說人不能

利。惡人不能害。即託食也。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人欲殺大。物曰古句。人臣肆意陳欲。曰俠。提別。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

上曰驕。謂驕於富貴也。驕。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物曰。日強哉。矯之矯壯也。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物曰。猶行。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之謂也。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

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者也。補者。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資格也。官爵授功。曰授有功者。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謂管子。因也。者。舍。已以物為法者也。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就賞之利。避罰之害。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

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廢置猶黜陟也。無度。

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

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陳深曰重臣者權
臣即前言重人也

也。本題注。謂內多
也。韓子言。謂術多
不主之。所執。謂術多
世之。文也。初。秋。多
未戰。國之。初。秋。多
術。如。此。然。臣。之。未

賞賈公行請謂賞罰下共則威分也下共謂與下共之

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音悅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

姦奪主權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主道篇明君之道使智者盡

窮於智賢者效其材君因而其感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

人也鬼神隱不測天則不非若天無私鬼則不因好惡不示故

毀譽一行而不議無違議者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

舉一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

修潔之士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

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崇文院

一行謂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有罪者必知而罰

之知之道盡矣耳耳其作治道盡矣

右因情一無右字下同

力不敵衆智不盡物難三篇夫物衆而智寡寡不足以備

故智力敵而羣物勝物曰謂以智力敵衆之揣中則私勞不中

則有過即說事物勝之義也難三篇不任與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

正臣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下

君盡己之能自而中君盡人之力賞罰既立上君盡人之

智任賢責成是以事至而結智會也頭警曰結又謂之會記論訓注

牙坤曰運段分叙

結猶一聽而公會一聽聽言不惑也公會不挾私而採擇之也上文明主

則立權讓之士計會規矩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

意相發物曰會乃結也謂會結臣所奏前後之言須當以法令之公聽不一

則後悖於前主聽惑武不能用形名之術則下飾後悖於前則愚

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以斷事是非不斷則事留

自取物曰謂百事留廢其卒必一聽則毋墮壑之累物曰謂為臣

者不覺墮壑中故使之諷進衆讓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

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是使之諷也唐有諷定而不

怒諷諷詳審是非判斷則事功成而無危陷之患故君無怒也下曰同則君怒物

人來定字義同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物曰謂羣下奏言者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崇文院

符璽典法策籍以相授也結智者事發而驗待事發後考其當否而施

驗諸事分結能者功則而謀待事成後量其功大小而議其賞厚薄如

其能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

任其罪使智者盡感能者盡材而君不與焉有功則君人者合符猶

不親而況於力乎主道篇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會則操其符符契之

使夫自知其言事當否當者自得符否者自得罰因其所成各以自取則

猶不親而況於懸乎事役也懸如懸怒之懸謂揭示也用智術者君之

有智且謹況敢驗神術示于下乎主道篇有智而不以慮故其用人也

不取同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黨從衆歸而民留之是以譽盈於國發聞於

語同又下文云觀聽之勢其微在比周之賢士也內外左右其議一而

怒。衆之所樂不察而用之則必敗。使人相用則君神。因人以知人。人欲失人遂至危殆。雖怒莫及也。

諸得賢則滿者俱實。失能則言者俱罪。所謂使法擇人。不自君神則下盡。臣力盡則臣不因君。好惡不示何因。爲而主道畢矣。

右主道 舊注一曰結贊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主利在公。臣利在私。內儲云。君臣之利。以異爲同者劫。即不審公與共事者殺。實謂下共則威分。故招篡弒之亂。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主下一有者。字則一作寄。

君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王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是乃別利害之境也。得失之地。見解老篇。物曰地所在也。姦乃無所乘。公私既害。利害明辨。亂之所生六也。主母。謂國后。后妃。君所子。姓。謂君之衆子也。漢書田蚡傳。酒醜其跪起如子。姓墨子子。龍者。謂君之衆子也。漢書田蚡傳。酒醜其跪起如子。姓墨子子。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一作弟兄。君同。大臣。同姓異姓尊貴之臣。顯賢。處士高名者。能使篇簡上異母兄弟也。大臣。同姓異姓尊貴之臣。顯賢。處士高名者。能使篇簡上異母兄弟也。

賢者顯名而居。舊注。主母者。後稱制。后妃倚寵相害。子姓則強。庶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物曰顯如顯學之顯。注強庶。謂庶子之強者。

物柄任吏責臣。主母不放。亡微篇。主母畜穢。即淫放者。禮施異也。禮制設施。后姬不疑。物曰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反扶音。

嫡舊注。不令權籍不失。兄弟不侵。舊注。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下不一門。大臣不擁。擁壅同。亡微篇。大臣甚貴。備黨強。壅塞主斷。禁賞必行。顯賢不亂。禁私行賞。公功則賞。虛望者。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因此二者。外

日畏。四鄰大國內日愛。后姬子弟左。所畏之求得。八森篇。大國之所愛之言聽。八森篇。貴夫人愛孺子。便嬖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謂藉外國之誅其親。暱

茅坤曰。權藉者。人主之利害也。齊於旁。專於色。授是謂之因。

陳深曰。昏主亂臣。多犯此五患。

重幣。則外不籍矣。謂外因之森發。則其罪及親戚。妻子則來。惡而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物曰所謂請。者皆右罪也。外不籍。內

不因。則姦宄塞矣。在內爲軌。軌充通。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人說篇。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也。明主之國。選官襲節。故有貴臣。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維持拘制。日質。日鎖。日固。親戚

妻子質也。物曰以親戚。妻子爲質也。爵祿厚而必。物曰必。如鎖也。鎖重也。示之有物。物曰以鎖。父母墳墓。元作參伍。固也。管子。桓公問曰。使民靜其心也。鎖鎖鎖。父墳墓。元作參伍。固也。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一曰固。二曰質。三曰爵。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注。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也。管子又云。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不我欺也。賢者止於質。物曰賢者必止。故貪饕化於鎖。爵祿之

其欲也。姦邪窮於固。懷士思親。以杜忍不制。則下失。則姦逃匿。曰化也。姦邪窮於固。懷士思親。以杜忍不制。則下失。則姦逃匿。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瀆法網也。下文。小不除。則大誅。物曰小不好不。謂過失。失過誅。小不除。則大誅。除必至大誅。名實當。則徑之。物徑直達之也。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物曰。產人有不殺。則妨。再殺。殺之。故諱而云。飲食也。物周禮。春行羔豚。疏云。行用也。不然。而與其隣。物曰。謂若不飲之。此謂

除陰姦也。物曰陰姦。謂不當顯。顯之姦。緊日詭。日易。詭。殺名之曰詭。易術與仇名之。日易。物曰。緊是也。詭。變。詭。下事。以欺上也。易。更易上令。以欺下也。晉文公鳩。衛侯。孔子曰。晉文公。公譎而不正。反。正。日詭。實。誼。新。書。法。循。道。謂之軌。反

軌。爲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通。通。無。陰。姦。詭。易。極。變。之。術。止。而。不。用。也。父兄賢良播

出日遊禍。播。亡。遊。放。之。士。其患鄰敵多資。公巫臣卒。禍。楚。國。之。類。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藏。怒。持。罪。而。不。發。日。增。亂。滿。持。若。持

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藏。怒。持。罪。而。不。發。日。增。亂。滿。持。若。持

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藏。怒。持。罪。而。不。發。日。增。亂。滿。持。若。持

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藏。怒。持。罪。而。不。發。日。增。亂。滿。持。若。持

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藏。怒。持。罪。而。不。發。日。增。亂。滿。持。若。持

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藏。怒。持。罪。而。不。發。日。增。亂。滿。持。若。持

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藏。怒。持。罪。而。不。發。日。增。亂。滿。持。若。持

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藏。怒。持。罪。而。不。發。日。增。亂。滿。持。若。持

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藏。怒。持。罪。而。不。發。日。增。亂。滿。持。若。持

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藏。怒。持。罪。而。不。發。日。增。亂。滿。持。若。持

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藏。怒。持。罪。而。不。發。日。增。亂。滿。持。若。持

其患微幸妄舉之人起。如諸師逐衛侯大臣兩重提衡而

不歸曰卷禍。謂為禍所卷在內也提衡見有度跡見亡微其患家隆

劫殺之難作。戴維皇喜敵而宋君劫田常闕止爭而簡脫易不自神

日彈威。自神猶云自重也荀子天子者勢至重居如大神動如天帝亦謂其尊

也。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賊夫刺此五患者人主之不

知。無義則有劫殺之事。已上說執術御下者宜廢置之事生

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此至章末覆說上文外因之義也大臣之用舍

務外交而國亂。一出於我則臣盡公忠而國治聽大國之請

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內儲云參疑廢置之專明主絕之於內而施

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得與此段意相發參伍既用於內則此云以功論

之內也資其輕者輔其弱者即此云以利資之外也使敵國之臣藉苦勞威之利以

得其所欲此乃假即亂亡之道。即猶臣憎則起外若眩。眩眩眩

耳目於外之術也。字內儲云參疑廢置之專明主絕之於內而施

兵以內除參外事以眩主臣愛則起內若藥。眩眩眩

與以聖塞行矣如毒藥之自中發也此乃

人主不察故敵廢置亂國亡主之道也

右起亂舊注一曰亂起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行比論以審言詳則下不得揆伍以

責失。詳偶會以度事情則臣不得行參必析。明參離散皆奉揆伍

必怒。各盡力也不析則瀆上。黨與既具不怒則相和。專務私

一析之微足以知多寡。及其未大而行參伍怒之前不及其

衆。禁之於始不至多黨多則必敵欺參伍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

而賞異誅罰而罪同。異下一有也字孤憤篇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

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恐者必汗而不避者也故此云下

此周而獨殊異者修習之士也是以賞之其阿同者愚汗之端也是以罪之此乃用

賢而去暴者也故上文云賞暴罰言會衆端。衆事之端比論偶會反覆考察

亦此意也。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

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地利天時物理人情用此四者度計比例以取考

其澤。不為愛憎變操者誠忠之臣也故有時示威怒改恩情亦執見以得

非常。非常難察之事一用以務近習。物曰專職以使命之所以使

重昭侯罪與重言以懼遠使。知所戒懼不敢妄言橫議也遠使對上近習

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教舉往以悉其前。舉往事以窮即邇

以知其內。邇邇如武王不泄邇邇之通就其親疏置以知其外。疏

也。就近臣以察內廷之姦每官分置腹心之人以察外朝之姦皆假

問所聞。物曰據明謂據我所明知也詭使以絕瀆泄。荀子稱泄者人

本傳好慢戲以故得深譴貴幸倒言以嘗所疑。內儲云倒言反事以論

反以得陰姦。內儲云利害有反又云國害則設陳以綱獨為舉

錯以觀姦動。陳一作諫陳設法令舉而措諸以為獨為者之綱紀法令既立

專任明說以誘避過。循法則責備私則罰明說此義指示誘導使各自知

卑適以觀直諫。卑下順適以試其人宣聞以通未見。宣聞謂使

告密也物曰不墜作鬪以散朋黨。物曰謂使下相深一以警衆心

所聞以通隱微也。深一以警衆心深一以警衆心

深刻專一泄異以易其慮。物曰泄異似類則合其參。內儲云似

也。通孤憤篇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諫陳過則明其固。或有固陋致過失者

也。通孤憤篇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諫陳過則明其固。

也。通孤憤篇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諫陳過則明其固。

而從輕也用人屬人主立
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
知罪避罪以止威
設可避之罰又云上無私
無惡拙之誅
陰使時循以省衷
或使人隱伺或時自衛察以省其漸
漸
更以離通比
絕官僚私交黨比之路
下約以侵其上
居上者約束
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其人不敢欺
相室約其廷臣
相室
廷臣
約其官屬軍吏約其兵士
元作兵士約其
遣使約其行介
行介
縣令約其辟吏
辟除之吏
郎中約其左右
郎中近
后姬
約其宮媛
姬指妾之貴者
此之謂條達之道
條達也上下通達
說下約則使上可推知故不說也
通就策條達
輻湊注如木枝分布而四方湊之如輻於轂也
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通
也人君不周密
則治術廢矣

右立道
謂立條
達之道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
其猶之也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管子先王貴周
周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
傍注見謂不密物曰德償多所
謂之以為德君見罰
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
儲外
臣則益之以為威
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
儲外
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惑矣
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
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
謂盡一人之智力
也假十人之耳目知一姦者上之道也明主有時用己智力以燭隱姦故
伍官
日兼行上下管子知能聰明者下之道也所以用知能聰明者上之道也
連縣而鄰
而如也朝廷之官參伍互怒州縣之吏通及相糾下約上侵內外
條通如比鄰然也
伍官一作官或家字誤管子制五家為軌十軌
為里四里為連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里
鄰五鄰為縣又釋名五家為伍又謂之鄰鄰連也相接連也
謂過賞失過誅
賞罰俱過所望并日
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
謂相是故上
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
謂說文論
民之性有生之實

有生之名
謂生實
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
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謂富強霸王
之業成也
右主威
此目元在篇末一作上意今移置此以為此
章之目蓋謂周密之術所以養人主之威也
內儲云一聽則愚智必
言不督乎用
則邪說當上
外儲云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
多棘刺白馬之說物曰督責也功效也當蔽也
言之為物
也以多信不然之物
物曰謂必無之事人言則可信也
十人
云疑
物曰十人百人然乎
而似然
千人不可解也
物曰至于千
以解也止讓
可解也止讓
响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
則疑聽辯則信也
人則始不
食上也
物曰如月
取資乎衆
謂得衆助以營私便也敵國為之訟軍臣
者邪臣之所以
藉信乎辯
謂借辯辯以信私議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
自飾也見孤憤
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
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權之以恐
而以類飾其私
內儲云託於似類似類之
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見八姦
情忍怒必待符
成私也
人主不屢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
情忍怒必待符
合參驗然後施行不則賞罰之權皆為姦臣取利濟私之資也合參即上文四徵者
符也法術之士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四徵者
門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見孤憤
有主
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
言當其事當
功則賞不當
則罰即待
故無用之辯不留朝
物曰不留
任事者知不足以
合參者也
故無用之辯不留朝
在朝廷也
任事者知不足以
治職則放官收
井曰此下
說大而誇
用者則窮端
物曰謂窮
極其端緒
也故姦得而怒
怒謂不滿意
無故而不當為誣
其言不副事功
誣而罪臣
則也
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
物曰報如報
故
朋黨之言不上聞
物曰謂不
敢上奏也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

以御臣防之術
深曰此篇出巧
詐以何君若設術
詐以御臣防之術

有生之名
謂生實
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
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謂富強霸王
之業成也
右主威
此目元在篇末一作上意今移置此以為此
章之目蓋謂周密之術所以養人主之威也
內儲云一聽則愚智必
言不督乎用
則邪說當上
外儲云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
多棘刺白馬之說物曰督責也功效也當蔽也
言之為物
也以多信不然之物
物曰謂必無之事人言則可信也
十人
云疑
物曰十人百人然乎
而似然
千人不可解也
物曰至于千
以解也止讓
可解也止讓
响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
則疑聽辯則信也
人則始不
食上也
物曰如月
取資乎衆
謂得衆助以營私便也敵國為之訟軍臣
者邪臣之所以
藉信乎辯
謂借辯辯以信私議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
自飾也見孤憤
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
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權之以恐
而以類飾其私
內儲云託於似類似類之
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見八姦
情忍怒必待符
成私也
人主不屢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
情忍怒必待符
合參驗然後施行不則賞罰之權皆為姦臣取利濟私之資也合參即上文四徵者
符也法術之士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四徵者
門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見孤憤
有主
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
言當其事當
功則賞不當
則罰即待
故無用之辯不留朝
物曰不留
任事者知不足以
合參者也
故無用之辯不留朝
在朝廷也
任事者知不足以
治職則放官收
井曰此下
說大而誇
用者則窮端
物曰謂窮
極其端緒
也故姦得而怒
怒謂不滿意
無故而不當為誣
其言不副事功
誣而罪臣
則也
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
物曰報如報
故
朋黨之言不上聞
物曰謂不
敢上奏也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

有生之名
謂生實
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
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謂富強霸王
之業成也
右主威
此目元在篇末一作上意今移置此以為此
章之目蓋謂周密之術所以養人主之威也
內儲云一聽則愚智必
言不督乎用
則邪說當上
外儲云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
多棘刺白馬之說物曰督責也功效也當蔽也
言之為物
也以多信不然之物
物曰謂必無之事人言則可信也
十人
云疑
物曰十人百人然乎
而似然
千人不可解也
物曰至于千
以解也止讓
可解也止讓
响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
則疑聽辯則信也
人則始不
食上也
物曰如月
取資乎衆
謂得衆助以營私便也敵國為之訟軍臣
者邪臣之所以
藉信乎辯
謂借辯辯以信私議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
自飾也見孤憤
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
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權之以恐
而以類飾其私
內儲云託於似類似類之
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見八姦
情忍怒必待符
成私也
人主不屢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
情忍怒必待符
合參驗然後施行不則賞罰之權皆為姦臣取利濟私之資也合參即上文四徵者
符也法術之士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四徵者
門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見孤憤
有主
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
言當其事當
功則賞不當
則罰即待
故無用之辯不留朝
物曰不留
任事者知不足以
合參者也
故無用之辯不留朝
在朝廷也
任事者知不足以
治職則放官收
井曰此下
說大而誇
用者則窮端
物曰謂窮
極其端緒
也故姦得而怒
怒謂不滿意
無故而不當為誣
其言不副事功
誣而罪臣
則也
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
物曰報如報
故
朋黨之言不上聞
物曰謂不
敢上奏也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

博論以內一。非忠直者不能告發故曰忠論。獻替之道。其覺悟而采納之。

故博論廣陳者。要在微。人主不知。云人智誤。上文則姦得資。借忠論

其言之善耳。故曰內一。正人因博論。明主之道。己喜則求其所納。己怒則察其所

以售其私計。構。物曰己我也謂臣之言使我喜則必。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

公私之徵。後而論之。則毀譽之情或公或私。皆可得其徵也。衆諫以效

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君之自擲欲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

君之取也。物曰敗君。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令符言於後。

以知謾誠。無讀曰務。古字通用。上猶前也。臣之議挾詐飾辭。預先設為將

公子汎讓。割河東曰。王謀亦悔不謀。亦悔。應侯謀。池上黨。反問王。明主之道。

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設兩端以諫也。兩諫。猶不得況衆諫乎。語

不得擅行。必合其參。行一。故姦無道進矣。道由也。言當則姦

平詐。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崇文院

右參言。此目元在章前下。二章同俗寫誤耳。

官之重也。母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物曰官之權。重由無

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為。百司官擅為。故奉重無前。術者

所執也。法者官之所師也。主無術。國無法。故姦。奉重無前。則徵多。

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其述似功而實非功。

招敵兵而顯。明主之道。取於任。舊注。能任。賢於官。為賢。官業者

往行和之類。賞於功。待見功。言程主喜。俱必利。物曰其言中程。

守官則贊揚。賞於功。而得祿。言程主喜。俱必利。物曰其言中程。

與所薦俱。不當主怒。俱必害。使人相。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

仇讎。望學善之。勢足以行法。因爵位。奉足以給事。奉奉同臣

相以下。各有其制。皆足以給官事也。外儲云。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而

私無所生。不得妄。故民勞苦而輕官。羣臣無私。則下民皆務耕農

徭賦。故輕視而不趨附也。官指大臣用事者。備內備徭役多。任事者毋重。

使其寵必在爵。無私權也。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因

增富無。故民尊爵而重祿。不可以無功。爵祿所以賞也。民

重所以賞也。則國治。故致富強。刑之煩也。名之繆也。物曰

煩。由名賞譽不當。則民疑。外儲云。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

知所由物曰不當。即名。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所低昂於其

心也。說使羣民之念。名。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

足以禁。說使六反。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

為上。奉公教績。乃得名。賞。賞譽同軌。非誅俱行。軌。非誅同五。其

罰。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物曰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

名。故民畏。上食。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右聽法。則因法聽斷。

行義示。則主威分。行義士之有私行私義者。示。行義之徒。尊

也。今有私。慈仁聽。則法制毀。慈仁世儒所唱先王之道也。慈仁

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上有法制。故民畏服。君操賞。故下肆狠

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名號。謂抗上犯法也。說使羣夫立

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

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

總八每常不
段支節宜不
片支節宜不
也一武子見非
不勝碎玉而錯
若非此會一
也非此會一
也非此會一
也非此會一

爵所以勸民也而奸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
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已上所謂儒俠之徒輕君之風世俗反以此為榮名也

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執公法故下明愛施枉私愛

而務昧紋之政明知君上私愛好施與則色直盛而公法枉矣滑稽傳受

若千又云典與某名下登得紋銀若干聯備委者謂說文聯以財枉法相謝也又呂
刑惟實惟來釋文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聯也聯冠子使下情不上通上情不下究

謂之緣政緣聯通潛夫論事曲則詔意以行聯白氏六帖聯謂紛紜又云真勢聯請
紋問普通問遺也聯問之政謂賄賂公行也舊注務為實聯不說紋字佩文韻府引請

韓子注聯賄也紋是以法令廢謂廢格尊私行以貳主威行昧

救以疑法疑亦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五篇篇行仁

非所用之則亂法治國之常經也故君輕乎位主威而法亂乎官法制此

之謂無常之國治國之常經也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

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榮謂富顯家利私便也八說篇匹夫有私便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
民之師法也疑實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德則民之產利也情夫貴文學以疑法尊

行修以試功索國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試官呈功法之所外

雖有難行物曰行義不以顯焉物曰其故民無以私名不得

行為名也設法度以齊民問田篤夫治天下信賞罰以盡能明誹

譽以勸沮為善者得譽故勸名號賞罰法令三隅名號實賤尊

使篇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據障近習女謂並行百官主爵選入用事者過矣
三隅三者各行於一方如鼎足而立也此云三隅猶管子四維也物曰名號即誹譽

法令即法度并賞罰為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

上物曰君之行百姓之功皆利上之功也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右類柄 此處元有右主威三字一無主威之目國主威國法人主

柄治國之柄也或主威疑國法皆人臣之類擬上柄者也故

曰類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八終

本國法非見五... 仁者以法... 仁者以法... 仁者以法...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江都 松臯圖纂聞

五蠹第四十九 文學之徒遊說之客武俠之士近御之臣商工之民此五...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

人作 聖人有作 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說之

使王天下 號曰有巢氏

民食果蓏蚌蛤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乾元之兆域今本人物乎上世好濕地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極蓋而食蔬...

作 鑿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

人氏

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鑿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繇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

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

世者必爲新聖笑矣

論世之事因爲之備

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

重賞者宋之田夫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

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

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

十五孫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

茅茨不翦司馬遷傳注屋蓋曰茅茨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椽

不斲時外傳椽不斲案爾雅椽心疏云椽有心能通江河間以椽柱玉用

采椽對上采茨採通用耳糲黍之食魏都賦注黍作糲七音注同糲黍

飯也糲黍也藜藿之羹漢書顏注藜草冬日麩裘史記

作鹿裘後漢書夏日葛衣禮記注葛則葛布雖監門之服役史無服

云以讓反夏之服役之養不虧於此矣山曰二世紀趙作數李斯傳同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史記身自持耒耜正義云

股無朕脛不生毛股一作股非史記集解股膚謂毛山曰莊子

虜之勞虜奴不苦於此矣苦史作烈莊子云虜子稱道曰昔者禹之

無放無毛沐沐插插疾疾風風萬國萬國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

夫古之讓天下者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

得天下而不足多也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

世絮駕故人重之後注絮駕謂累世乘軒不徒行也物曰絮駕猶也山

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

而谷汲者腰膾而相遺以水舊注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

名虎屬常以立淳日臘音臘漢儀注立秋臘臘伏儀曰臘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臘

後漢律志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臘之祭也

物曰注節節時如臘如臘皆臘水也圓案始皇紀更名臘曰嘉平案隱引廣雅夏

日清祀股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臘論非鄉飲酒臘祭祀無酒肉也禮曰臘

臘俗以二月祭飲食之神也臘冬至後三成臘祭百神也後漢書欲以立秋日臘

臘時飲食為臘其俗曰臘臘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物曰庸

期作飲食為臘其俗曰臘臘也

期作飲食為臘其俗曰臘臘也

謂下濕之地水害者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舊注幼弟可憐不

至春農家實儲儲其饑歲之春從弟不饑積歲之秋積歲之秋作饑一疏客必食

物曰疏客客之疏遠者儲儲必作導山海經非疏骨肉愛過客也

文疏魚見則天下大禮注豐豐收熟也引證此文非疏骨肉愛過客也

物曰疏客客之疏遠者儲儲必作導山海經非疏骨肉愛過客也

非仁也財多也易經也仁者慈惠好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樂記：凡有苗三旬不降，萬乃率師。共工之戰，而前子孫萬而天下云云。
蓋古文德執于成，舜于兩階，七旬有苗，共工之戰，而前子孫萬而天下云云。

威用於古，不用於今也。可疑。案路史共工傳：太昊氏沒，伏羲氏常，有龍生，

龍生伏羲，伏羲生炎帝，炎帝生黃帝，黃帝生少昊，少昊生顓臾，顓臾生禹，禹生

啟，啟生商，商生周，周生漢，漢生唐，唐生宋，宋生元，元生明，明生清，清生

鐵甲不堅者，傷乎體。鐵結見八說，通史記正義云：鐵結也，甲

是干威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

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

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

吾所欲者土地也。一，無非斯言所謂也。墨子作非此，遂舉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魯子門故偃王仁義而徐亡。

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

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

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元

此不知之患也。齊并軒通家語，偃王如黃帝，持并馬，沉論訓，今世德益

策，而御軒馬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記必則古，尊稱先

王兼愛也。則民視如父母。一作視，何以明其然也。曰：司

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山曰：左傳，夫司寇行刑，君

君爲流涕。山曰：宣有之，文王世子云：公族無官刑，欲成，有司獻于公

出教刑于向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

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王制云：大司寇以教之成告於王，王命三

公參聽之。三公以教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凡作刑罰，無赦，可見庶人在

先王也。此所舉先王也。舉，舉也。下學先王，向又。夫以君臣爲如

父子，則必治。父之於子，則其國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

果如世儒之言，以慈愛爲治乎？父子之性愛也。然

猶有子不從父教者，況於君臣以計相待，豈得無亂

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二字見去音。君雖厚愛。

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

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效，效也。夫垂泣

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

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勝，如呂春秋在於勝理在

法，法勝仁，即勝仁。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懷，義貞信之士

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

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役，同。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

也。能好也，說先，譬如。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

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

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

而哀公願爲君，仲尼非懷其義。非，悅真公之。服其勢也。故

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

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勢者，勢之資。而務行仁義，則可

以王。孟子以後，儒生常賦。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

如列徒。舊注。即七十子。此必不得之數也。物曰謂必不。然之理也。今有不才之

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譏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

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

不動。其歷毛不改。謂一者。不惟也。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

求索姦人。物曰謂以公。法推鞠也。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

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

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史注。許慎曰。樓季。魏文侯

之弟也。峭。史作峭。同。千仞之山。跋辟易牧者。夷也。史注。詩曰。群

索隱云。峭。峻也。峭。同。千仞之山。跋辟易牧者。夷也。史注。詩曰。群

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野為陵。運故也。今夫世之陵運亦

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

不釋。說山。峭。珠之玉。在汗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尋常。尋常。尋常。尋常。

撥。撥。史作搏。鍊金。說林。作鍊。金。七命云。乃鍊。乃鍊。乃鍊。乃鍊。乃鍊。乃鍊。

金也。其價。倍於常者也。毛詩。於鍊。王師。亦取。光美之義。故爾雅。鍊。美也。國語。於鍊。

陽。書。菜。口。鍊。金。藥。汁。圖。鍊。金。為。鍊。與。此。義。自。不。同。漢。書。云。新。鍊。之。金。也。舊。注。謂。

金。銷。爛。雖。多。距。奔。而。不。撥。也。並未。得。解。山。曰。詩。傳。撥。也。六。反。篇。陳。經。實。於。幽。隱。難。

會。史。可。疑。也。愚。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潘。古。今。韻。會。引。鍊。作。造。小。爾。雅。四。尺。謂。之。

伊。倍。伊。謂。之。尋。尋。舒。兩。股。也。倍。尋。謂。之。常。鍊。金。美。金。也。對。上。布。帛。舊。說。以。鍊。為。治。鍊。義。

恐。誤。然。鍊。鍊。論。夫。鍊。金。在。鍊。莊。莊。不。願。鍊。刀。在。路。匹。婦。振。之。淵。蓋。引。鍊。子。鍊。金。為。洪。

論。鑿。如。煉。金。丸。雖。眼。見。其。好。不。可。以。觸。燒。人。手。首。與。舊。說。意。同。故。并。存。之。不。必。

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撥。百。鎰。李斯曰。非庸人之心。重尋

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博必隨手刑。則盜跖不博百鎰而前。不必行

也。庸人不釋尋常。案博必隨手刑。則此云必害也。謂法嚴而聞者多。則雖有巨盜。大

為銷鑿。燒手而不撥。大失本意。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

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遷。不。遷。時。行。誅。無。赦。不。有。譽。

輔其賞。賞者必。有譽。毀隨其罰。罰者必。得惡。名。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以。字。而。卑。其。士。官。也。士。官。謂

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業。為。少。以。其。不。收。也

外之。收。謂。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一。脫。而。多

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

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舊注。世謂之。有廉。隱。之。人。知友被

辱。隨仇者貞也。知。友。知。識。交。友。也。隨。仇。謂。隨。報。其。仇。也。顯。學。篇。設。不。爭。則。取。不。隨。仇。廉貞之行成。而

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

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物曰。程。暹。暹。國。昌。言。云。角。才。智。程。勇。力。不事力而衣食

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

而地荒矣。耕。戰。之。土。情。也。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

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廉。貞。之。行。佚。也。賢。能。之。行。儒。也。傳。有。儒以文亂法。

而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

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生。作。王。誤。戰。國。時。謂。學。士。年。長。者。為。先。生。犯禁者誅。而羣

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罪。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

養也。罪。作。非。誤。即。上。文。夫。離。法。者。罪。也。法。取。上。下。從。元。作。趣。四。相。反。也。而。無。所

定。國。法。法。之。所。非。取。君。之。所。取。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

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耕。戰。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則亂法。謂楚人有直躬。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證父。汜論謂直躬其

醉謂引呂覽曰楚有直躬者。又曰直躬謂代父死。利王其信且孝。乃不誅也。孔子

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豈故曰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以直躬

為人姓名。山曰事出論語。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直躬曰殺之。非曰殺

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物曰聞其告。報即時。以是觀

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山

魯人指下莊子。事見新序。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

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稱舉而以是觀之。夫父

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每戰奔北。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

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

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通幾古者

蒼頡之作書也。呂春秋。蒼頡作書。荀子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

私古文。人入主。謂物曰背私。謂之公。說文。公八

私。自環者謂之私。環私見人主。謂物曰背私。謂之公。說文。公八

私。自環者謂之私。環私見人主。謂物曰背私。謂之公。說文。公八

私。自環者謂之私。環私見人主。謂物曰背私。謂之公。說文。公八

私。自環者謂之私。環私見人主。謂物曰背私。謂之公。說文。公八

私。自環者謂之私。環私見人主。謂物曰背私。謂之公。說文。公八

私。自環者謂之私。環私見人主。謂物曰背私。謂之公。說文。公八

私。自環者謂之私。環私見人主。謂物曰背私。謂之公。說文。公八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謂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

原標曰並奉儒供
是太公公前標之

李坤曰微妙之言

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

榮。此下一有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國有政字出論

政。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一無可字內儲云。君臣之斬敵

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

之說。墨也。管子云兼愛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堅甲厲兵。備難。秦策。橫甲厲

卒。通聖。甲利兵出。孟子。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

卒。拒通。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

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謂必國平養儒俠。難

至用介士。介士。史本傳。作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古服事

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

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

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上智之所難知。則

民無從識之矣。從由也。通商子云。微妙。志之言。上智之所難也。夫不待

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短短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

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愚可以與知焉。而慕上知

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

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將一貴不欺之士者。亦

無不欺之術也。舍勢舍術。徒恃信。必為所欺。外儲

無富厚以相利。厚一。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無富厚以相利。厚一。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

茅坤曰後論士臣
而潤五難

復句

陳深曰百口號呼
有知如赴敵之意呼
後世效陳安能知
此動人

正情曰意激切

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

以修明術之所燭。修明其術以照隱微。術即七術八微。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

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

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官多人不

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任職者不盈十。亂事者以百數。故明主之道。

一法而不求智。師官者以法為師。不貴私智。固術而不慕信。固執吾術。不待彼信。故

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

不求其當焉。其於行也。其下元符用。字從山氏削。美其聲而不責其功

焉。聲名也。貴一作貴非。是以天下之衆。其言談者。元作談。言較次。務為辯而

不周於用。周合也。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

定本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九 崇文院

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

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歸祿猶言辭聘也。一政不免於亂。兵

不免於弱。五。無此。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

國之術也。趙私便而弊之。聽虛名而禮之。皆亂國者。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

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齊策

商管之法。注。管仲商鞅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

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被一作披。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

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

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淵。淵。曰。可二字。作何。藝文同。無也字。下句皆同。

戰之為事也危。元。脫為字。藝文有為字。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

今修文學。習言談。習。藝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

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

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

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

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荀子。誦孫。曰。捍。悍通。荀子。注。悍凶。

暴。是以境內之民。補以山氏。字。其言談者。必軌於法。順法為度。不致妄言。

動作者。歸之於功。於上。利。為勇者。盡之於軍。盡力。是故無

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羽管子。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既

畜王資。謂儲富。而承敵國之聲。墨。一作。韓策。今強國。將有帝王。之墨。既。代。曹公。書。固。非。燕。王。准。

南之豐也。山曰。正字。通。豐。通。墨。燕。乘。音。通。鄒。萬。傳。欲。乘。聲。并。關。中。文。叙。傳。云。乘。聲。而。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

定本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九 崇文院

法也。功。出其上。與之齊名。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

外。藉外權以為勢。制分篇。處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

稱舉也。謂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謂與

之行。有交友之分。故助為之說也。衡。或作橫。同。秦策。高注。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連。或。黨。於。合。從。或。黨。於。連。衡。各。有。其。分。也。則有仇讎

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借國之力。以報私怨。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

強非一作。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

人臣之言。衡者。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

實。則舉國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

名卑。地削則國弱。元。作。國。削。誤。名。卑。則。政。亂。矣。稱。藩。臣。事

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

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一作人主之於其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增繳之說而微倖其後曰物謂射利也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一作於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從衡之徒自術飾其說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者能攻人者也而治則不可攻也強者元作則而治元通而字從山氏正治強不可責於外在外一作朱誤通治強之術在己非所以求於外也內政之修也其國治強敵國不能侵者軍令焉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工巧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之資也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其國弱小非計事極難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

周去秦為從舉秦拔也史記周赧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秦昭王恐使將軍樞

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秦欲其衛離魏為衛牛歲而亡魏惡成王如衛命地是歲王親率周民逐東亡衛離魏為衛牛歲而亡魏惡成王如衛命子南勤為侯蓋此時事也衛君逆命故廢之更命勤為侯與亡同衛受魏封之後遂附屬之如一國然故此書呼魏或稱衛者亦由此也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衛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顧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兵疲國弊則鄰敵乘其隙自危之道也頓下疑少兵字准陰侯傳今將軍欲舉也俸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晉語君之武厲無乃玩而頓乎注將見慢而頓弊之陳琳檄吳文兵不純鋒注淮南子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與純同左傳師徒不勤甲兵不頓注頓壞也管子頓一謀而弊之賈誼傳芒及不頓注頓謂曰純頓與築壘也管子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此必不亡之術也謂恃已術不恃外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謂振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辟危窮物曰故計猶常計也今為之攻戰為猶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謂晉世家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或曰必事通事也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弗一作非謂使窮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又云今死士之孤飢餓乞於道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完解舍謂復除也諸侯有彌殘苛而無解舍與此義少異管子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解舍而有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因權貴者雖無功得利祿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

此本題注實則
用非非所用之
由折往此數一
字說說世引事
深開神非情
深開神非情
深開神非情

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治國之政。作主一
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食貨志令買人不得衣以趣
本務。而外未作。以下元符事字從山氏削外一作趨非趨管子未作文巧
之民轉而趨南則畜。禁則民無所遊食賈誼疏云今歐民而歸之未後遊食
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故云可買
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或曰。姦財貨買。買一作姦
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謂奇貨淫巧非法制者。聚斂倍農。

物曰聚斂之利倍於農種也。山曰。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
倍宜作伴下文云伴農夫之利。商賈元作高價廣絕交論耿介之
寡。戰士也。而商賈之民多矣。士疾其若斯注引作商賈今從之
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物曰籍籍
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作貳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其言談者。元作言古者或著者誤若偽設詐稱。偽作借於外力。
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遺忘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

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管子。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
有司不敢難法。而便矣。注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又齊策注引禮
記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餘詳于十過篇。其近御

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蘇子
功者。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若窳見聚沸靡之財。

無用之物。主人所服。沸靡盡者。買人貯蓄。以射利也。備內篇水刑沸竭盡其上。亡微
篇。應貨財長。楊威。沸。雲。注。如。靡。之。沸。也。廣雅曰。糜。也。山曰。荀子。天子。諸侯。
無靡費之用。沸。費。音。近。或。通。呂。子。慎。大。覽。比。周。作。弗。周。大。學。鄭。注。拂。讀。為。費。可。證。費。
用。修。廢。之。財。謂。其。無。用。也。左。傳。鄭。悼。公。費。世。家。索。隱。引。都。本。費。作。沸。靡。應。通。靡。

也。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侔。齊也。謂。侔。幸。通。平。準。也。此五者
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

陳漢曰。漢末分
亦曰。漢末分
行。漢末分
從。漢末分

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物曰。至。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荀子。第。倫。其。冠。神。禮。其。詳
也。有子思之儒。遺說。謂。之。五。行。子。思。唱。之。孟。柯。利。之。有顏氏之
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梁一作良

公孫氏之儒。元脫公字。翹。玉。海。引。有。公。字。漢。志。子。思。子。二十。三。卷。顏。子。五
之弟子。又隋志云。一卷似孔子弟子。玉海云。禮記。有樂正氏之儒。即樂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物曰。莊。子。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子之墨。俱謂墨經。而有相夫氏之墨。山曰。相一作祖。祖國史經有鄧
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應。氏。類。儒。分。為。八。墨。離。為。三。曰

陶淵明聖賢傳。輔錄云。八儒。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網紀文
儒居環堵之室。車門圭竇。聖廟。編。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
中。動。作。順。大。讓。如。懷。小。讓。如。信。者。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
子。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子。傳。樂。為
道。為。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
之。墨。家。稱。為。衣。被。踏。履。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之。墨。俱。謂。墨。經。
而。背。議。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背。以。胸。偶。不。作。之。辭。相。應。此。苦。難。已。齒

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

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

定儒墨之誠乎。山曰。誠。猶。真。也。類。林。儒。墨。作。堯。舜。殷。周。七。百。餘。歲。山曰。一作

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服喪三日元作三月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保謂據者不恭也宋書禮志引戶子萬治水為喪法曰棺棺三寸

服喪三日元作三月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保謂據者不恭也宋書禮志引戶子萬治水為喪法曰棺棺三寸

制喪三日元作三月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保謂據者不恭也宋書禮志引戶子萬治水為喪法曰棺棺三寸

世主以為儉而禮之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

服喪三年大毀扶杖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

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

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不色撓顏色不撓屈孟子云北宮黝之妻

主以為廉而禮之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

羞囹圄見侮不辱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

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

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服喪三日元作三月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保謂據者不恭也宋書禮志引戶子萬治水為喪法曰棺棺三寸
制喪三日元作三月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保謂據者不恭也宋書禮志引戶子萬治水為喪法曰棺棺三寸
世主以為儉而禮之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
服喪三年大毀扶杖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
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
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不色撓顏色不撓屈孟子云北宮黝之妻
主以為廉而禮之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
羞囹圄見侮不辱禮記曰子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八儒反三墨
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

定本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九 崇文院

又曰韓子之文則

本韓曰四不可得

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

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作時而人主俱聽之愚誣也莊子

常儀一作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山曰

接理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相論兩不相容

膠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白同異之辭即墨者荀子云夫堅白

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謂小同異同在天

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

故曰此謂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

治者談治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世儒之論率多如此物曰

無資力者富今夫與人相善也善宜作若下同相若謂其產業無

豐年旁入之利旁入竹木畜產之類入一作人而猶以完給者

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

貧窮者非侈則墮也墮論其地居此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

力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六反篇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

以布施於貧家物曰布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

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

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軒之一毛無所繫於志也

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
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作時而人主俱聽之愚誣也莊子
常儀一作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山曰
接理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相論兩不相容
膠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白同異之辭即墨者荀子云夫堅白
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謂小同異同在天
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
故曰此謂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
治者談治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世儒之論率多如此物曰
無資力者富今夫與人相善也善宜作若下同相若謂其產業無
豐年旁入之利旁入竹木畜產之類入一作人而猶以完給者
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
貧窮者非侈則墮也墮論其地居此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
力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六反篇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
以布施於貧家物曰布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
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
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軒之一毛無所繫於志也

定本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九 崇文院

山曰孟子云子取爲我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

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土陳良田大宅設爵祿元陳上

所以所以易民死命也物曰謂惡爵食以今上尊貴輕物重

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力也出死

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

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

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名一作執操

不侵物曰謂動立節操參以名譽不爲人侵侮也怨言

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之北宮助之流世主必從而禮之以

爲自好之王荀子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說苑申公子倍自好也孟

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私鬪也而索民之疾

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無一國平則養儒俠難至

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

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學謂文若其言宜布之

官而用其身一作而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

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

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子羽

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字下無宰子之辭雅而文也仲尼

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此合然史仲尼幾而取之期同與

記乃云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也

處久而行不稱其貌

宰子之辭雅而文也

仲尼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陳曰謂動立節操參以名譽不爲人侵侮也

幾而取翻序序子曰要聞之察實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

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家語乎作以言取人乎失

之宰子論語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也聲名今之

新辯濫乎宰子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今飾辯者汎濫博文

不及孔子爲悅其言因任其身若也則焉得無失乎是以

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華下見初見秦昭王三十六年

下之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馬服趙括也馬服君趙奢之

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青黃劍也呂春秋相劍者論其黃白堅

能相傷覽冥訓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注區越人善治劍也音編又七命楚之

劍歐冶所營注越絕書曰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本經訓銀文鏡作晦作明注緣

引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爲純鈞之劍汲

耶中得劍一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汲郡亦非鐵也明古者通以錫

雜銅爲兵器也荀子桓公之慈文王之錄注慈青色也錄與練同二劍以爲名曹

植七等說劍云影以擊水擊鵝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

趙策吳干將之劍因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斷犀兕秦傳陸斷牛馬水截鵝鴈山曰

說苑干將劍鑄以爲工地雅引陳琳武軍賦云陸陷秦犀水截鵝鴈鴻毛也今人

命云斷浮以爲工地雅引陳琳武軍賦云陸陷秦犀水截鵝鴈鴻毛也今人

試刀劍令髮浮轉於水以刀斷之觀其銛發齒吻相形容元脫伯樂

不能以必馬物曰觀馬必啓其齒故曰發也山曰呂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

圍則恐時外傳夫驥龍圖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淵鑑引此必作別授車

就駕而觀其未塗則臧獲不疑爲良物曰未塗馬疲六國之時也

未塗之表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國策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舜賦

云後往先至遂爲逐末注言過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爲逐者之末也逐者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以發足爲本方謂據運注則知未
盡蓋就逐者所駐之末表所立也

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

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州部之吏職也猛將必發於卒伍夫

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

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

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列子釋文木偶人形故曰象人周禮注象

謂富強者磐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元脫石字

今商官技藝之士上篇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矣管子商官非虛亡

亦不耕而食耕一作墾是地不墾與

定本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九

崇文院

磐石一貫也任昉伐齊明帝表一貫注在子云老聃曰彼以死生爲一

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顯而殺夫夫知禍磐石象人能知

不知其爲國元作禍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

弗入貢而臣繼能愛慕登臣事也關內之侯墨子封城將三十里

魯請比關內侯以離春申君傳韓必爲關中之侯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非吳氏

何不正之謝魏策王不若與賈履關內侯魏注侯於關雖非吾行吾必

使執禽而朝秦族訓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左傳男贄犬者玉

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是故力多則人朝力

注禽鳥小贄也吳注執禽鳥服役國謂吳說非

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高強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

有敗子山曰李斯傳作格庚索隱曰嚴整之家本無悍格之奴僕也又呂春秋

也吾以此知威嚴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

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貞信之士報國而

用其不得爲非也信實必罰雖有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

不什數上篇今貞信之士用人不得爲非用法一國可使齊

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

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歲一作世自直之箭

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

括之道用也括宜从木雖有不待隱括而有自直之箭

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荀子天下有非以此爲正也然而猶有

法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

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

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書注適然

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國上智與壽命

也有命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國荀子凡性者天之而以

人之所不能爲說人不能爲者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

謂之不能然謂說人而不能使其人明習如言也雖強世既莫吾知

然猶明也則是諛也徒曉諛耳夫以仁義教人夫下元有諛性也

原標曰此章仁義
學如此

定本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九

崇文院

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荀子天下有非以此爲正也然而猶有

法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

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

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書注適然

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國上智與壽命

也有命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國荀子凡性者天之而以

人之所不能爲說人不能爲者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

謂之不能然謂說人而不能使其人明習如言也雖強世既莫吾知

然猶明也則是諛也徒曉諛耳夫以仁義教人夫下元有諛性也

遺此三字誤混。是以智與壽說人也。人字無有度之主弗受也

知其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善謂美而譽之藝文類聚善作言西上有而字吾

若君淵鑑善作。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蔡邕女誠傳脂則思其心之潤

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

脂澤粉黛。故明主急其功而緩其頌。功元作助故不道仁義

道說。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秋一作歲下同若汝

千秋無下千歲周禮釋文祝之考反除大祝宗祝諸官皆同。千秋萬歲之

聲括耳。括括通焦氏筆乘引詩發言聲廷發讀為括也而一日之壽無

徵於人。也。微驗此人所以簡巫祝也。簡疎斥意。簡如孟今世

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

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

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

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

之故不聽學者之言。上之元作者從物氏正案飾邪簡明主使民飾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施慈惠收衆心世儒之說欲得民之

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

矣。從民所欲則苟安于故俗而遠久遠之利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

兒不別首則腹痛。謂不別髮則氣鬱結致有腹痛也別髮同音替刺髮

不擗痤則寢益。也。擗楚辭接與兒首兮注兒則也周禮鄭注寢讀如

頭之髮。也。案擗注文作擗蓋古字通周禮鄭注寢讀如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崇文院

勢其極論高骨力
亦其水到渠成末
是亦其水到渠成末

披髮性也。字典引舊注作髮也。當剔剔以除其疾。勿養癰滋毒也。剔曲為天子

削爪也。剔之注既削又四拆之。剔冠子若扁鵲者。錢血脈投毒藥剔肌膚開寢益疾

漸加也。剔論如人有疾不治剔髮以剔首。剔首擗痤。必一人抱之。慈母

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

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

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

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且將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

閱士卒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虜。捕而以上為暴。此四

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一作知之而不悅也非已上夫

求聖通之士者。上云伊尹管仲為民智之不足師用。智一昔禹

決江濬河。書孔傳深而民聚瓦石。舊注欲以擊禹也。山曰呂春秋禹

已立為萬世利萬之所見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

子產開畝樹桑。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鄭人謗訾。左傳子產治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塗廬井有伍。大人

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又作丘賦國

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董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嘗毀也。禹利天

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

士而求賢智。即儒墨之徒飾文為政而期適民。期猶必也。必順民心皆

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十九 終

此本題注是實人
臣主下及從僕之
言雖虛說不可用
也先放言無忌者
之老莊遺棄者著
陳深曰此篇殊不
雅馴莊周所謂
意之於無物後
同時離舍而不
顧者則其愛眼
詞文易曰辨強

陳深曰此篇是
樂王之書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忠孝 人主 制分 飭令

江都 松阜園纂聞

忠孝第五十一 此篇畫後人之所勸入者讀者潛心當自知之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史記射自燔于火而死。武王遂入至射死。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射頭。懸太白之旗。荀子云射首懸赤旗。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崇文院

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山曰長。宜為上。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主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通上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

陳深曰此篇時
孟子亦有此言

劉氏曰此篇
去後無遺

於齊。田恒戴氏奪子氏於宋。戰國諸子誤以皇喜為樂喜。故曰戴氏左傳右師將不利。戴氏注。戴氏皇喜劫宋君事見內傳。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

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語

慎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舊注。慈貌。通字。樂補。引此文云。造音威。孔子曰。當

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造焉。孟子作有。趙岐云。岌岌不安貌。案。墨子此時天下岌岌乎。就微同。楚策。汗明微焉。注。不安貌。莊子。許由曰。殆哉。岌乎。天下頭闕曰。殆哉。岌乎。仲尼。父固不得而子。君固

不得而臣也。記曰。至此。威丘。蒙問。孟子之辭也。孟子為辨。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

退不得為父子耶。一無兩。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有一下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

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

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

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焉哉。元作說。所謂為殺次。

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

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

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

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亂世絕嗣之道

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

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補下。放父殺弟。不

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崇文院

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謂上也。與下字對。濱之訓。上如謂海濱。或為海上。可見。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

則臣其父。妻其母。妻其主女也。山曰。妻猶婢也。左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又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

君。而暴妾使余。又暴妾在桑上。妾字義可。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

嗣。而外矯於君。矯曲也。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

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烈士殉名。而天下慕效之。是天下徧死而

願天也。重名而輕身者。世謂之烈士。則逐臭之徒。欲死天取名也。此皆釋世而不治者也。

是為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為謂獨行取異於人。乖世俗者。誤以自介異。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

恍惚之言。謂務為空妙幽微之論。上智之所難知者也。老子云。恬淡為上。又云。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恍。謂此篇似非韓子之筆。若以老氏之教。為無用無法。則解老喻

者亦在所斥矣。且所引之記。北山之詩。並剽竊孟予之書。後人附託無疑。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

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

察。數謂數。謂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四字。一學。此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六字。無此不可以恍惚。

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

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

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

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

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山曰。荀子云。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

君而事人之君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一作。知。而非其君

君而事人之君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一作。知。而非其君

君而事人之君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一作。知。而非其君

君而事人之君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一作。知。而非其君

定本韓非子集解卷第二十 崇文院

陳探曰此段重價

作一句讀

用字法

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

湯武之伐。大功曰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

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懷密愆愚。故可以虛名取也。蓋作

者。誤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黑也。密如慎密之密。說林

上有密密之語。慎密蓋無心不曉事之意也。禮記哀公曰。寡人恐愚冥煩。莊子。悅乎

忘其言也。林注。悅無心貌。舊注。悅忘情貌。山曰。呂春秋。夫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悅又

靈樞本神篇。志意恍惚。亂智虛去。身音釋云。恍惚音問。謂虛名謂以仁義之說。收取民

心所謂道也。今民僂詞智慧。欲自用。不聽上。荀子。稱曲之僂。子

惠也。輕薄巧慧之子也。淮南王傳。為中詞。長安徐注。謂問候。宋察之名也。孟康音值。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

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

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

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無以天下為。謂其不欲也。已有天下。而

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

死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物曰殆物。危事也。謂殆甚也。殆猶言危。危言危事。謂不常有也。治

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為量。堯舜盜跖。三者許由。治也者。治常

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殆物指烈士

之學者。妙言即恍惚之言也。天下太上之士。不可以賞勸也。上作平。誤太上之徒。士集許務下之徒。

天下太下之士。不可以刑禁也。下元作平。刑上術為字。太

太上士不設賞。為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

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人一作臣。從橫諸侯

說也。或侯字術。諸字屬下句讀。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

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

定本韓非子集解卷第二十 崇文院

本國注書內大
臣左右近習皆
士也立論自法中

深探曰馬虎豹皆
喻入主勢

補慎曰愛說二
如操製劍

孫鑄曰正殿內
出會中字誤

陳深曰二臣不並
立去會通之臣則
法術之士遠矣

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
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離合離彼合此。即從橫之說也。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威元作威。

一作威從下文正。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

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倚其幸愛掩蔽主明。以為輕重故私威立。此二者不

可不察也。山曰愛臣偏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

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載重重。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

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崇文院

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

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

爪牙也。山曰此喻。而一作向。而讀為。已見二柄。而使虎豹失其爪牙。如重論注而作當。則

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

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

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

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

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見孤。何可以明之。主有術士。則

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見和。大臣左右權勢息。

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

下維續曰盡功無
以散私黨

孫鑄曰通篇乃蓋
借中詞意

補慎曰節義並術

環其私。五黨篇自環者謂之私。齊私謂之公。管子云。上下以環其私。注。上則

極身母二。盡公不還私。注。還。反顧也。非還。環。通。又。荀子。不還私。不反君。今本私

作秩字之誤也。荀子又云。比周以環。注。又云。比周。還。注。還。繞也。則環當作。左

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

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

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

訟。獨合乎道言也。見和。氏篇。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

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王非。王非。王非。推功而爵

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

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大曰。改。小曰。事。夫有功者受重祿。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崇文院

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撓。曲也。以私門為曲。

者。知其。在。邪也。備。注。私。劍。俠。客。也。游。宦。遊。說。也。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

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智而聽之。一作。

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

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也。也。一。無。或。有所。賢。

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

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

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見孤。昔。關。龍。逢。

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

夫差。而誅於屬鏹。吳。世。案。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案。隱。曰。劍。名。見。越。絕。其。恐。案。屬。注。通。用。鏹。鏹。假。借。注。鏹。蓋。毒。洋。之。劍。所。謂。

本題注通篇... 別是一局而... 於八... 深曰... 說不... 讀者亦... 目之

血注二樓則人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
立死故曰注樓
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
之患也於字無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
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
之所以亂也此篇語多與孤憤二柄和氏等語
篇同者蓋出後人之所附託也

飭令第五十三 此篇與商子
新令篇文多同

飭令則治不遷 治作法者諷諷則令整攝則政治速斷不遷延
法平 治留者由法度勤飭於官也商子作法治不遷延

則更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 善言猶巧言也所謂
因以辯言亂舊制也

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 待見功
則不得以巧辭浮 行法曲斷 曲心曲也賞信罰必則民自斷於其心不敢犯
辭狀罔任事也 法所謂太上禁其心也物曰謂決斷委曲者當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崇文院

也商子作法治一鄉一曲其姦易知任曲長而斷之事無稽留
也平準書兼并豪強之徒以武斷於鄉曲與此曲斷事異而語同 以五里斷

者王以九里斷者強 井曰五里九里 宿治者削 傍注宿治停閣
不也五里

郊也九里井也宿舍也汲家周書云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是也商子說
民篇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
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
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實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斷
則有餘故日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夜治者強若斷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
治不聽君民不從官商子云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奸狡慢小事
數其罪日也博其為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罪日也泛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
善時者霸補漏
者危大荒者亡

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

都無姦市 大邑曰都必有城市無姦市者奇伎淫巧苦虛沸騰無用之
物不買賣也五蠹篇姦財貨買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 物

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 衆爲末作者多也 民有餘食使

以粟出爵 上商子爵 必有官字 農作震者誤出如

上商子爵 必有官字 農作震者誤出如

如此各隨資力多少出粟取爵貴也前漢墨錯上書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民各隨資力多少出粟取爵貴也前漢墨錯上書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爵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 說林訓三寸之管而無當天
授官 無功者儉幸則官遷失罪
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 以赴敵也

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 以赴敵也

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省言有塞 見
商子共作爲亦誤耳 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省言有塞 見
元符者字一無此十五字見省謂不煩也有塞與上無當反對謂
不妄言也中庸鄭注塞猶實也商子作則治省言塞五字是 此謂以治

去治以言去言 去治一作出治 以功與爵者也 與上宜有
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

兵不攻必富 富作富誤五蠹篇無事 朝廷之事 物曰小者不
毀 庶務悉舉雖小事必成濟況大乎乎 商
子作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 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

言不得以相干也 羣臣所陳言當其事當其功乃始得實能合形名
塞也商子功下有而字詳作辯 是謂以數治 任法數去智
干作先商子邪說辟言之離正道 辯故致高強 以力攻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崇文院

者出一取十 商子云威以一取十以登
取實故能爲威者王即是 以言攻者出十喪百

以易攻 富強則能攻人宜其能 元漏勝其官 元作輕其任
貧弱則被侵欺 宜字

而莫懷餘力於心 莫懷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 兼元內
作道懷

無伏怨 亂外無矯服之怨 明君使事不相干 者不相下 故莫
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 此節元多
缺誤從用

或有人者華多屬傳寫已久字音轉訛此句漏缺者已說者承誤附會爲說偶見亦
不可言是讀古書之一樂也如莫負兼官之責於君物氏爲之解曰實乘本易字氏

或有人者華多屬傳寫已久字音轉訛此句漏缺者已說者承誤附會爲說偶見亦
不可言是讀古書之一樂也如莫負兼官之責於君物氏爲之解曰實乘本易字氏

本國往古法
聖心實意
又云此篇即
主守刑民非以
民乃刑刑無刑

補曰周易解卦六三且乘致寇至其解豈不簡而美哉惟負責者謂之負乘爲未
補耳迫聞用人篇正作莫負兼官之責於君乃知兼字詭意自分明不必費解而
不爲難解所欺矣昔人云須眼光透紙背又云一心兩眼反覆考究是讀古書之妙
訣也冀後之讀此書者每遇盤根錯節必斧而析其義視作尋常者如仇求疵斥非
勿爲鑿

此謂易攻

四字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上死元作
說所爲

死賞下同誤蓋上或作向因訛 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上
作賞下商子去強篇作上下同 音孔 利出二空
刑勝治之首也賞繁 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 利出二空

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 管子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
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講出三

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注凡言利者不必賞利慶賞威刑皆是國案
唐柳芳論氏族之事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強三孔者弱四孔
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
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強江左代北諸姓紛
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則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
煩於上入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隋注二孔則分矣十孔則多門矣商子作其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九 崇 文 院

一國不守荀子曰權出 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 物曰重其刑其
一者強權出二者弱 明喻於民大其

法制使役於人則君上之利也商子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 行刑重其輕
疏也六疏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與國罰行則民視實行則上利

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 去事成四字 罪重
而刑輕則事生 二字衍誤 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辭編

引商子云國以功授官子爵則治省言寡以六疏授官子爵則治煩言生六疏曰禮
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
使農戰必
實至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 國之本也 不從其欲 民之所欲善
期於

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 不行之慈惠 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
乃愛民之道也 刑勝而民靜 畏服 而賞繁而姦生 犯 故治

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

不親其法 其 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
刑則民親法 安於法 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
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 子孫

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 山曰蜀馬諷曰夫
業行以效其 用兵之道攻心爲

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
生 商君傳告姦者 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
者弱 務先舉公賞告明 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

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
積聚之久 其所以立異也 亂主行愛 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
治亂異途

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 謂愛民之道
庸云知風之自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

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
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 難博也山 欲治其法而難
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 商君曰聖人苟可 故治民

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
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 名謂毀譽也以刑維持使
時移而治不易者亂 俗薄民爭而猶御以 能治衆而禁不

變者削 法禁弛而不更張 寬緩之政所以亂也 與治變能起力於地者富 越誤 能起力於敵者強 勉勵者

與治變能起力於地者富 越誤 能起力於敵者強 勉勵者

與治變能起力於地者富 越誤 能起力於敵者強 勉勵者

與治變能起力於地者富 越誤 能起力於敵者強 勉勵者

與治變能起力於地者富 越誤 能起力於敵者強 勉勵者

與治變能起力於地者富 越誤 能起力於敵者強 勉勵者

與治變能起力於地者富 越誤 能起力於敵者強 勉勵者

之超他 强不塞者王。能行強道天下從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

塞。塞其姦者必王。山曰商君傳贊余嘗讀商君開塞辯戰書與其人行事

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謂王道在因時而開塞也。當時之要在開公

道而動耕戰塞私義而禁言談也。尉繚子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

者然不能濟功名者。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

也。謂務外不亂而立治者削。立治元作治立竊者誤倒惟養外

內政。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彼欲亂我而不可亂。故賢君

政治。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後授爵也。關由也。好力者其爵貴。爵貴

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

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一 **崇文院**

私。閉外交也。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趨上

制分第五十五。篇內有分爵制則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

於天下者也。國法嚴重。士民從命。令行禁止。以及天下。人君

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則亦必嚴以重之。嚴則衆畏。夫國治

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

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

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

好惡。以御民力。傍注掌好惡。事實不宜失矣。法禁輕則無功。得

實也。事實既。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

為善也。唯任智辨。而不知秉法。故刑賞並失也。飭令篇法已定矣。如是則

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

有法。然而有存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實者有毀罰

刑賞感亂。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功誅實有特以異為

分。特元作持從山氏正一作時亦非。不可謂分。使民自知勸沮豈得稱分

明也。實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

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事。至於察君之分。察之。獨分也。越大臣之

罪。而不敢胥賞。須同。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誅

賞之皆主。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也。其法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一 **崇文院**

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關也。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

務令之相關。其情者也。關作規誤。則使相關奈何。曰。蓋里

相坐而已。舊注同里有罪。罪必相坐。則案毛詩。蓋云。歸哉。藥云。蓋猶善也。又

此蓋里即合里也。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不相關。字尚實

字。賦荷子。實實使能以次之。注實當作向。又魚氏筆乘。尚古學字。省文。則尚實或

通賦下文。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此乃刑禁慶賞。皆來連於我也。

惟恐不得免。失姦猶誅。有姦心者。不令得志。忘誤。闕者多

也。告密既多。如此則慎己而闕彼。發姦之密。隱微難知。告過

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

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物曰私告任坐二事。舊注任保也。夫治法

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傍注數。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

趙本類注大得意
則人大矣之
又云制者制刑賞
也分者則白功罪
分則也法重者得
人刑則輕者失事
其說起于商鞅之
一字亦奇請

孫臏曰此則入
彼亦有不實不刑
之民

劉長壽曰商君之
法如此

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山曰：言宜作察察亡國使兵

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通：自攻

者人也。任智辯則攻人者數也。強足以服敵。故有術之國

去言而任法。試事謀功以行罰則不為巧言利辭所欺欺也。凡奇功之循約者難知。

功變文耳。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刑形通徒讓談論能陳情聖功難

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失根下曰

功。姦臣行事匿情營私若循常理推之徒見其有功而乖實之跡移不可得而見

也。必過加賞如陳需招楚兵覆瓿召韓兵徵令敵國攻其國者姦也。因往講解

却敵軍者功也。能去國患似循常約。度情詭乎姦根。辯士講事巧言如流

然論其則情構謀要實豈容誅乎。若以常情度之徒見

其合理而挾私之源遂為難得而察也。必被詭譎如蘇代

兩失也。二者刑賞也。刑賞是以處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

於外。處作虛誤謂人主肆私行而禮之故處士飾私學以釣名譽也。略謀也。謂

以待強敵。故愚怯勇慧相連。相連謂無別也。而以虛道屬俗而容

乎世。物云虛道徒善也。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

如六反篇所論公善宜賞之民則世毀之私。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

其一二。物曰二貳同傍注功。罪不明疑賞疑刑。故實有所不至。謂賞多虛功也。而理

失其量。不量謂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有法

一定之度而以智辯亂之。慧即善言謂智。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

辯也。節命篇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崇文院

安得其務。法者官之所師也。既無師法豈得成事務功乎。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

無失而刑安得無煩。刑濫則事生。所以煩濫也。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

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崇文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大尾

韓非子纂聞跋

定本韓子纂聞二十卷。序目附錄一卷。凡廿一卷。爲小林君子駿而述。始乎五月之吉。卒乎十月之望。茲歲己巳之夏。子駿邀讀韓子。月六次以爲期。其所問難。出人意表。而其開悟之敏。若愚亦足以發也。其意每憾拙著。增讀之書。略於解說。毋乃大簡乎。爲之操筆。更纂所聞。以作此舉。學既不博。聞亦不廣。此編豈足使子駿無憾乎。假使子駿之材之美。因之發明。探蹟闡幽。而無憾乎。又豈足使後之人無憾乎。夫子駿之爲人也。游藝乎射御。演武乎鎗劍。問道乎經行。寄情乎詩吟。最好國歌。既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崇文院

成也。必矣。增予所纂。廣予所聞。能使後之人果無遺憾乎。此書乎。此子所以親書贈之。且有望乎子駿也。己巳之冬。

江都 松阜圓謹識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崇文院

青莊松臯先生之墓

先生諱圓。字行方。俗稱金三郎。號青莊。又號修文齋。姓蒲阪。江戶人。父曰忠成。西條藩世臣。先生其次子也。少時善病。不出。後有故胃松臯氏。仕幕府爲庖吏。天保五甲午七月七日。病歿于家。享年六十。葬于青山慈光寺。娶橫山氏。生一男三女。女皆嫁。男夭。養族人清明爲嗣。所著書。增讀韓非子。既行于世。其餘有定本韓非子纂聞。及大學孟子國語戰國策考。荀子謝校補正。墨子呂覽畢校補正。晏子孫音補正諸書。未梓。竝藏于門人之家。唯國語考散亡。不知所在。可

定本韓非子纂聞卷第二十

崇文院

惜也。明年門人謀于清明。協資立石。實乙未孟秋也。門人川目直識。鈴木豐昌書。半山戶田光新題面。

惠施詭辨新解

高野侯



惠施詭辨
新解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惠施詭辨
新解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惠施詭辯新解

涇胡懷琛寄塵著

緒論

莊子天下篇載惠施卵有毛雞三足鄧有天下等若干事今人多謂之為詭辯當代名人如胡適之章行嚴郭沫若諸先生亦均有所解釋別出新意為舊說所未及然亦偶舉一二未能逐條加以說明也

余按惠施所舉各事除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一條最易解釋而其義亦確切不移而外其他皆見仁見智各自為說究為確解與否尚不無有商量之餘地

余於讀莊之暇管見所及亦得雞三足輪不輟地龜長於蛇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四條之新義竊不自諒欲自附於作者之末因著此篇以說明管見藉以就教於通人焉

惠施詭辯新解

新解

一 快學齋叢書 第一集

余昔草莊子集解補正曾謂別有惠施詭辯新解彼時意欲多得數條匯萃成篇今以私心以為尚未安者暫棄去之先以此四條公之於世其他請俟異日焉

雞三足

按此利用人目錯覺為詭辯也當雞疾走之時從側面視之如有三足因在未舉足之前其足映入人眼所留印象尚未消滅而已舉足之後其足又映入人眼另留一新印象一剎那間前者未滅後者又來同時並存一足遂幻成兩足再加原有之另一足遂成三足故曰雞三足

輪不輟地

按此係利用幾何學為詭辯也輪謂車輪輪在幾何學為圓周地謂車輪在地面所經過之路線在幾何學為一直線輪之在地在幾何學為圓周與一直線相切根據幾何學定例圓周與一直線相切其相切處只有一點輪之

向前進展為圓周之又一點與直線相切而其相切處仍只有一點進展不已皆是如此同時根據幾何學定例凡所謂點無長短闊狹厚薄有長短即為線有長短闊狹即為面有長短闊狹厚薄即為體換言之凡所謂點在事實上不能有夫圓周與直線相切處只有一點而此點在事實上又不能有輪之輟地既為疊次之圓周與直線相切而每次相切之一點在事實上又均不能有故曰輪不輟地

龜長於蛇

按此條有多種解釋今列舉如下

一利用原題文義不明而為詭辯原題但云龜蛇而未嘗分別言明龜蛇大小之程度蓋大龜可以長於小蛇也

二亦利用原題文義不明而為詭辯原題但云龜蛇而未嘗分別言明龜蛇之數量蓋十龜可以長於一蛇也

惠施詭辯新解

新解

二 快學齋叢書 第一集

三利用數學為詭辯設有一龜一蛇於此假定龜長五寸蛇長五尺是龜等於蛇之十分之一將蛇切成十段每段適等於龜若將蛇之最後一段十倍之則仍等於原蛇之長度仍比龜為長此數學中普通情狀也今乃利用一種特別切法首先將全蛇均分為十分而切去十分之一第二次將所餘者均分為十分而切去其十分之一……如此屢分屢切至多次以後將最後之十分之一照其所分之次數而倍之必不能等於原蛇之長而可以短於龜

四利用人目錯覺及心理錯覺為詭辯設有一大龜與一小蛇於實為龜長蛇短然龜身胖人目視之似覺為短蛇身瘦人目視之似覺為長於是遂臆斷為蛇長於龜又因常人心理恆以為龜短蛇長是在考察事實之前已先有一種成見往往現象當前不及細察即臆斷曰蛇長於龜及實地度量之方知實為龜長於蛇是龜長於蛇命題本不誤然驟聞此言者無不以為誤

惠施故以此與人相戲也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按此亦利用人目錯覺為詭辯也夫所謂影者普通認為係一物加於地面其實非也實係日光加於地面而成光若有物遮蔽日光使之不能至地則被遮蔽處遂成為影是影為地面之本色而光乃臨時所加上者也但人目所見恰與事實相反以為光為本色而影為臨時所加上者是所謂錯覺也根據上文所述原理影既為地面之本色則影之生也滅也絕非影之本身之移動乃光之所射之地位有變動耳由是言之則飛鳥之逐步前進其影亦若逐步前進實非影之移動乃光之所射到之地位有變動耳故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惠施詭辯新解

二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惠施詭辯新解終

跋

惠施學說不能純然謂之詭辨其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雜未嘗有母之說略同於公孫龍其他蓋嘗以事理物理而佐其辯才者也其為事理之論者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又曰大同而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其為物理之論者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絕輪不輟地日方中方晚南方有窮而無窮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惠施生戰國時能為此種事理物理之論殊為可貴自解者不明事理物理遂多模糊影響之談惠施著書五車天下篇所載不及惠施之萬一寄塵所解僅有四條亦不及天下篇所載惠施學說之全然閱者得此亦可以稍稍窺見惠施之思想惟惠施新解亦有可以商量之處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蓋曰鳥影成一直線動者是鳥而非影影固未嘗動也余別有惠施學說足以與寄塵

惠施詭辯新跋

一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新解相參證嘗謂戰國學者思想為中國思想最燦爛之時自學術統於一尊思想遂漸汨沒今日思想解放可以窺見周秦學者思想余與寄塵嘗欲從事此種之整理寄塵所成僅此余年過六十又半身不遂學術之慾望雖奢而為病所困無可如何寄塵所著雖寥寥四條亟付諸排印後有好事者踵而行之未始非此寥寥四條啓其端也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樸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光緒乙未春二月
長沙葉氏邨園刊

輯淮南鴻烈開詁序

淮南子漢人注凡二家其標題云淮南鴻烈解經者高誘注也云淮南鴻烈開詁者許慎注也隋唐志皆二家并載舊唐志許本題作淮南商詁商詁即開詁之訛非異名也唐人注書及類書亦皆二家并引字句音讀劃然不同北宋時二書淆亂蘇魏公集校淮南子題序已云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暨臣某家書凡七部并題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辯又云惟集賢本卷末有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曰開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云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訓敘題卷仍各不同或於

淮南鴻烈開詁序

解經之下云許慎記上或於開詁上云高氏或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又云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其間奇字并載音讀許于篇下粗論大意卷內或有假借用字以周為舟以楯為循以而為如以恬為憐如此非一又其詳略不同誠如總目之說據此則蘇氏所見已屢亂如此而晁陳二家書目乃有許注無高注殆以許書名重奪高屬許不復考其分合之故耶明本相沿亦題漢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而首冠以高誘序書中音切有緩言急言等文亦與高注呂覽同例其決非許本可知而世人猶其珍祕以為孤本塵存非深知此書源流者也余從說文解字唐本玉篇水經注齊民要術玉燭寶典史記集解索

隱前後漢書注羣書治要意林文選注北堂書鈔初學記

執文類聚開元占經元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希麟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莊子釋文列子釋文詩正義李瀚蒙求注白孔六帖爾雅疏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事類賦政和重修經史證類本草歲時廣記史炤通鑑釋文事物紀原等書輯得文注全者三百五十餘事有文無注者三十餘事皆明題許注塙然可據者也太平御覽引無名人注與今高誘注不同顧氏廣圻校道藏本淮南子附輯于後疑為許注茲以別無他證未敢著錄其與高注并或上引許慎日而下連引引文各不同惟治要意林雖未明稱許注而證以他書同引者可以類推且唐人所見時許高二本尚

淮南鴻烈開詁序

未辱合則其異於高注者可灼知其為許注矣開元占經或稱淮南開詁或上稱淮南子下稱記曰自是許注原文近刻以記為注謬矣說文艸部芸下虫部蝸下同引淮南王說今淮南無此文蓋唐人讀說文箋識其翦久而進入知者史記龜策傳集解兩引許君說淮南云云則說即注文也天文訓高誘注引舊說許在高前舊說亦即許注觀主術訓發鉅橋之粟高注下引一說鉅鹿漕運之橋與史記集解股本紀漢書張良傳注引許注合即此可得一證其餘諸書所引與高注異者既無明文又無互證槩从捐棄以成一家之言讀者幸勿譏其陋略斯可矣光緒十七年辛卯歲四月長沙葉德輝敘

淮南鴻烈問詰卷上

漢太尉祭酒許慎記

賜進士出身員外郎銜吏部文選司主事加三級葉德輝輯刊

原道訓

序廓四方八極

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序廓四方八極

注序拓也

唐卷子本玉篇廣部慧琳一切經音義十五引云序拓也序疑序之異文

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

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橫四維而含陰陽統宇宙而章三光

注三光日月星也

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又司馬彪贈山濤詩注

秦古二皇

注庖犧神農

太平御覽卷七十七

鈞旋轂轉

注鈞陶法也

慧琳一切經音義十一

淮南鴻烈問詰卷上

賊星不出

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作賊星不行

注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

太平御覽卷七十七此條未標許注因與上文秦古二皇

知引

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遊微霧驚忽荒

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昔者馮夷太丙之御也乘雷車入雲霓遊微霧驚恍惚

注馮遲太白河伯也

文選枚乘七發注

澹然無慮

注澹猶足也

文選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注慧琳經音義十引云愔心志滿足也

陰陽為騶乘雲陵霄與造化俱

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作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

者俱

注霄其霧

太平御覽卷八其字疑誤

出于無垠罅之門

唐本玉篇文選張衡西京賦注引作無垠罅無形之兒也是宋時高本無垠下有罅字今本蓋誤

注無垠罅無形兆端之兒也

唐卷子本玉篇卽部文選張衡西京賦注引作垠罅端崖也與玉篇所引不同疑選注有節刪罅罅與引文不應蓋因聲近而

知八紘九野之形埒

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作而

注紘維也

唐卷子本玉篇糸部按慧琳經音義八十三九野之形埒也注紘亦維也

隋法刑刑

唐本玉篇引文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作隋法刻刑高誘本作隋法刻誅

注隋陵也

唐卷子本玉篇阜部文選潘岳西征賦注羣書治要四十一慧琳經音義九十三

獸蹠實而走

淮南鴻烈問詰卷上

注蹠踏也

文選傅毅舞賦注慧琳經音義四十五引行也宋玉高唐賦注又九十九引云蹠踏也又曰

剖者嫗伏

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作羽者嫗伏

注嫗以氣伏孚卵也

玉燭寶典孟春

精通於靈府

莊子庚桑楚釋文

注人心以上氣所往來也

楚釋文

昔其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

文選注引文高誘本綱上無怒字

注昔其工古諸侯之疆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

文選命論注

劉孝標辨

命論注

越王翳逃巫山穴

注翳越王之太子當立讓逃巫山之穴中北堂書鈔地部穴

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

注湍疾水也瀨淺水也慧琳經音義八十五

以曲隈深澗相與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注以曲隈深澗相與

注潤入之處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

席旃茵

注茵車中蓐也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許注高誘本無注

南遊江潯文選注引文高誘本無注

注潯水涯也文選郭璞江賦注沈約應詔樂遊苑詩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注作潯涯也

慧琳經音義八十八引同

淮南鴻烈問詁卷上

激軫之音文選注引文唐卷子本玉篇車部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七慧琳經音義七十三同

注軫轉也策秀才文注唐卷子本玉篇車部元應經音義十七慧琳經音義十八又七十二

揚鄭衛之皓樂文選注引文高誘本皓樂作浩樂

注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文選枚乘七發注

此齊民所以淫泆流涵

注齊等之民也莊子漁父釋文

而彷徨于山岬之旁水經河水注引文高誘本注而彷徨乎山岬之旁

注岬山旁文選吳都賦注水經曰岬山習不稱許慎今

合二注引為一條

倣真訓

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文選注引文高誘本兆朕作兆朕

注朕兆也文選魏都賦注

物豈可謂無大揚推乎

注揚推粗略也文選蜀都賦注郭璞江賦注魏都賦注引作推揚推略也陸機吳趨行

注引作商推略也慧琳經音義八十一八十四八十七均引作粗略也莊子徐无鬼釋文引作揚推

度略法

二者代謝舛馳

注舛相背也慧琳經音義八十九

含哺而興玄應經音義引文高誘注本作含哺而遊

注口中嚼食與之似鳥與兒食曰哺慧琳經音義四十一音義一玄應一切經音義一又九又十三十四慧琳經音義三十四五十七引作哺口中嚼食也慧琳

經音義十五八十九引作口中嚼食與之也又十八引作口中嚼食與與孩子也又六十引作口中嚼食吐與

淮南鴻烈問詁卷上

目觀玉輅琬象之狀日哺

注璐美玉也文選雪賦注但云淮南許注不引文以淮南二十一篇考之無可附屬則璐直輅之

耳聽白雪清角之聲

注清角弦急其聲清也文選南都賦注

譬若鍾山之玉

注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文選稽康琴賦注任昉為范尚書吏部封侯

第一表注

猶條風之時灑也文選注引文高誘本時灑作時麗

猶條風之時灑也文選注引文高誘本時灑作時麗

猶條風之時灑也文選注引文高誘本時灑作時麗

注灑猶汎也文選陸機演連珠注

嵩瀨旋淵呂梁之深

注滿水行疾也文選南都賦注

神遊颯闕之下莊子讓王釋文引文高誘本作魏闕

注天子兩觀也莊子讓王釋文一曰魏闕王之闕也文選陸機魏武文

肝膽胡越

注胡在北方越在南方文選蘇子卿古詩注曹植求通親親表注

決拏治煩

注拏亂也慧琳經音義

鏤之以削劂文選注據改高誘本作鏤之以削劂按說文削劂曲刀也與淮南注同今選注引作劂

淮南鴻烈問詰卷上

五

注劂劂曲刀也文選魏高本與詩本有異也

注劂劂曲刀也文選魏高本與詩本有異也

騎飛廉從瀟圍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高誘本作騎蜚廉而從敦圍

注瀟圍仙人也史記索隱卷二十高誘本作瀟圍仙人也

贏蠃療燭眩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作贏蠃療眩

注燭眩目內白翳病也慧琳經音義四十三玄應經音義卷二十一又五又十七慧琳經音義四十三

注擢引也文選陸雲為顧彥先贈婦詩注曹植七啟華嚴經音義一慧琳經音義二十一

擢德捲性

注擢引也文選陸雲為顧彥先贈婦詩注曹植七啟華嚴經音義一慧琳經音義二十一

莫鑿于流澌而鑿于澄水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人莫鑿于流沫而鑿于流水

注楚人謂水暴溢曰灑文選郭璞江賦注

足蹠陽阿之舞

注蹠蹈也文選南都賦注慧琳經音義二十四

飛鳥鍛羽走獸廢足文選注引文慧琳經音義二十四引文作飛鳥鍛翼今高誘本作飛鳥鍛翼走獸蹠

注鍛羽殘羽也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顏延年五君詠注作鍛殘羽也謝宣城於安城答靈都賦注引作鍛殘也元應經音義五慧琳經音義二十四引作鍛

注鍛羽殘羽也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顏延年五君詠注作鍛殘羽也謝宣城於安城答靈都賦注引作鍛殘也元應經音義五慧琳經音義二十四引作鍛

注輶車奉餉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作奉餉

注輶推也唐卷子本玉篇車部

夫慝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

注慝陽淮南縣也有一人告慝陽母曰見城門有血則

有走無顧此後門吏故汚血于門限母便上北山縣果

陷水中母遂化作石也林意

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

注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八史記索隱十八引作

越艤蜀艇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作越艤蜀艇此條御覽引不云許本以上條連引知之

注艤小船艇大船皆一木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八

天文訓

火氣之精者為日

注日者火也開元占經二十三引淮南問詁問詁許注本也

注日者火也開元占經二十三引淮南問詁問詁許注本也

注日者火也開元占經二十三引淮南問詁問詁許注本也

注日者火也開元占經二十三引淮南問詁問詁許注本也

注日者火也開元占經二十三引淮南問詁問詁許注本也

六

陽燧見日然而為火

政和本草四蘇頌引文按高

經音義二十一引作陽燧見日則燧而為火慧琳經音義四十一希麟續經音義一引作陽燧見日則燧而為火也慧琳經音義四十一引作陽燧見日則燧而為火均與本草圖經引文異蓋蘇氏所見為許本原文經彼此所引實高本屏亂也今高本同蘇氏所引者蓋彼此互誤耳蘇魏公集有校淮南子序論許高二本極詳故以蘇引為正

注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日下以

艾承之則得火也

政和本草四蘇頌圖經引淮南子下

誘注與此同者互誤也慧琳經音義二十一引作陽燧五石之銅精圓以

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

注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仰月則得水也

淮南鴻烈問語卷上

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

太平御覽四初學記一引諸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注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龍陽中陰蟲與雲同類

九百二十九文選劉孝

騏驎鬪則日月蝕

太平御覽引文初學記一引作騏驎鬪則日月蝕高誘本作騏驎鬪而日月

注麒麟獨角之獸故與日月字相符

太平御覽四初學記一引作麒麟鬪

鯨魚死

注鯨海中魚之王也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八玄應經音義十九引無海中二字慧琳

經音義五十六引亦無海中二字又八十一引云鯨魚海中最大魚也又八十三引云鯨者魚之王也又九十

而彗星出

注彗除舊布新也

初學記一

奔星墜而渤海決

開元占經引文高誘

注法令則多蟲螟

東方木也

注木觸地而生也

其帝太皞

淮南鴻烈問語卷上

注天神五帝太皞主東方

執規而治春

注規者員也

開元占經

其帝祝融

其佐朱明

注舊說云祝融高誘注舊說

執衡而治夏

注衡平也

開元占經三十

其獸為朱雀

注無考

執繩而制四方開元占經引文 高誘本無也字

注繩直也開元占經

其神為填星開元占經二十八引文 高誘本填星作鎮星

注無考

太陰在四仲

注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午卯酉也開元占經

則歲星行三宿

注假令歲星在卯星守須女虛危故曰三宿開元占經

太陰在四鉤

注四鉤謂丑寅為一鉤辰巳為一鉤未申為一鉤戌亥

為一鉤開元占經

淮南鴻烈問語卷上

九

則歲星行二宿

注假令歲陰在寅歲星在斗牛故曰二宿也開元占經

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

注眾星庶民之象與列星俱亡中國微滅也開元占經

填星以甲寅元始建斗開元占經引文 高誘本填星作鎮星

注甲寅元始歷起之年也建斗填星起于斗也開元占經

八

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

注效見也開元占經

四守者所以司賞罰初學記引文 高誘本四守作四宮

注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初學記一 平御覽六六 太

太微主朱鳥也開元占經引文 高誘本無也字

注朱鳥太微之鄉開元占經

日冬至駿狼之山開元占經引文 高誘本駿狼作峻狼

注駿狼之山冬至所止也開元占經

夏至牛首之山

注牛首之山夏至所止也開元占經

天一元始正月建甲寅開元占經引文 高誘本作正月建寅

注天一元始初有日月五星之時也開元占經

日月俱入營室五度

注日月如連璧五星若貫珠皆右行開元占經

無餘分

淮南鴻烈問語卷上

十

注餘分小分也開元占經

日行危一度開元占經引文 高誘本一度上無危字

注危北方宿也開元占經

故不可以夷邱上屋

注夷平也開元占經五 玉燭寶典五月

冬至則井水盛盆水溢羊乳玉燭寶典引文 高誘本作

注乳古解字羊脫毛也玉燭寶典十一月

冬至氣種首玉燭寶典引文 高誘本作人

注陽氣動故人頭種之也玉燭寶典十一月 此條未標許注因與上文羊乳注連

引知

正月建寅月從左行行十二辰開元占經引文 高誘本左行下不重行字

注越歷十二辰而行開元占經六十七文選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猛其雨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無猛字

注豐隆雷神玉燭寶典三月

至于悲谷是謂晡時慧琳經音義引文高誘本晡作舖

注日行至申為晡時悲谷者日入處也慧琳經音義三十四

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

注太陰在天為雄歲星在地為太陰開元占經二十三

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相對

注東井與鬼在未斗牽牛在丑故為對開元占經二十三高誘

北斗之神有雌雄五月合午謀刑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首句下有十一月始

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一十七字

淮南鴻烈問詁卷上

士

注刑為煞故齊麥死也開元占經六十七

十一月合子謀德

注德為生故鵲巢始也開元占經六十七

堪輿行雄以知雌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

注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文選揚雄甘泉賦注漢書藝文志注引許慎曰不云淮南注

墜形訓

地形之所載

注地麗也爾雅釋文釋地序目

八殞之外而有八紘

注紘維也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班固禽賓戲注慧琳經音義二十

林氣多癘

注瘡癘疾也慧琳經音義七十七又二引作瘡癘也

土龍致雨

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初學記二太平御覽十一

歲華紀元注二高承事物紀原十

鸞雁代飛

注鸞春南而雁北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雁下

食水者善浮而耐寒意林引文高誘本作善游能寒

注魚是也林意

食土者無心而慧

注蚯蚓是也林意

食木者多力而哭

注熊羆是也林意

淮南鴻烈問詁卷上

士

食草者善走而愚

注麋鹿是也林意

食桑者有絲而蛾

注蠶是也林意

食肉者勇敢而悍

注虎豹是也林意

食氣者神明而壽

注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林意

食穀者知慧而天

注人是也林意

注人是也林意

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文選注引文高誘本

作自西南至東南有結

宵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

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云

云文選注于諸國或有節則然黑齒民在自東南至東

北方下不應房入自西南至

東南之下知高本與此不同

注其民不衣也其人黑齒也文選木玄

虛海賦注

百果所生

注果猶成周易艮為果慧琳經音

義五十四

夸父棄其策

注策杖也文選潘岳

西征賦注

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

無足

注不見日故龍以日照之益長千里開御覽為晝暝為

夜吹為冬呼為夏初學記三太平

日馮生陽開事物記原引文

注日馮木之先高誘本開作開

記原一

根拔生程若

注根拔生草之先也同上

海閩生屈龍

具撲曲筮筐

注曲葦薄也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索

隱漢書周勃傳注

果實蚤成

注在樹曰果在地曰齊民要術

芸始生

注芸草可以死復生御覽九百八十二

爾雅釋草疏

淮南王說按史記集解徐廣引許慎淮南注皆稱許

氏淮南說知淮南說即為許注今本說文云云者蓋讀

者引淮南說箋幘其旁久而傳

寫多岐遂并而為說解之詞矣

覽冥訓

庶女告天雷電下擊

注庶女齊之御覽引無少寡無子養姑者也選注無此

字據御

補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御覽

不能自解故冤御覽無告天文選江淹詣建平王上

按唐李翰蒙求注引許慎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

事姑謹敬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不肯殺

母以誣婦婦不能明冤結告天與今

本高誘注同蓋許高二注混亂久矣

景公臺隕海水大出唐李翰蒙

注景公齊景公也雷擊景公臺隕壞之也景公為雷霆

所傷折太平御覽六十不云許

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莫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

注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也文選郭璞

東風至而酒汎溢太平廣記引文御覽九同

注東方震方也東風大風酒汎清酌酒也太平御覽引

作清酌酒也

注鱗龍之屬也文選宋玉對

楚王問注

孟春之月其蟲鱗文選注引文按此節剛

去招搖指寅以下六句

時則訓

注海閩浮草之先也同上

海閩生屈龍

注根拔生草之先也同上

根拔生程若

日馮生陽開事物記原引文

注日馮木之先高誘本開作開

記原一

注不見日故龍以日照之益長千里開御覽為晝暝為

夜吹為冬呼為夏初學記三太平

日馮生陽開事物記原引文

注日馮木之先高誘本開作開

記原一

根拔生程若

注根拔生草之先也同上

海閩生屈龍

注海閩浮草之先也同上

時則訓

孟春之月其蟲鱗文選注引文按此節剛

去招搖指寅以下六句

米物下沈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酢而沈者沸蓋物類相感也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一

畫隨灰而月暈闕

注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盧灰隨暈初學記御覽無此二字環

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于上初學記一太平御覽四

食薦莓據注文更字高

注莓實似桑椹生江濱慧琳經音義九十九按高注云

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莫宿風穴文選注引文高

注風穴風所從出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

天下有道飛黃伏阜開元占經引文高

注飛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乘之壽三千歲伏阜櫛而食

淮南鴻烈問詰卷上

五

乘雲車太平御覽引文高

注雲雷之車太平御覽

服應龍

注服轅中也應龍有翼之龍太平御覽

注青虯青龍太平御覽

蓆蘿圖

注蘿圖車上席也太平御覽

雲黃路太平御覽引文高

注雲黃所乘路車太平御覽

前白螭

注白螭先道太平御覽九百三十按此與上六條均

與高異故埒知為許注其他無高

後奔蛇

注奔蛇馳蛇也爾雅釋

黃神嘯吟

注鬼神失其臨開元占經

短褐不完後漢書注引文高

淮南鴻烈問詰卷上

六

注楚人謂袍曰短後漢書王望傳注列子力命釋文

潦水不泄潢瀆極望旬月不雨則涸為澤受潢而無源也

唐本玉篇引文文選注引作潦水旬月不雨則涸而

枯澤受潢而無源者也高誘本同選注者下無也字

注漢湊漏之源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文選郭

弄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文選注引文

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注常娥弄妻也逃月中益上虛夫人是也文選郭景純

游仙詩注

淮南鴻烈問詰卷上

零陵艾新吾繕刻

淮南鴻烈問詰卷下

漢太尉祭酒許慎記

賜進士出身員外郎銜吏部文選司主事加三級葉德輝輯刊

精神訓

陶人之瓦埴埴元應經音義引文 文選注剋作克 高誘本作警猶陶人之埴埴也

注埴埴也埴土也賦注作埴埴也埴土為也疑有衍誤 元應經音義十三 文選馬融長笛

字慧琳一切經音義三十一引亦作埴埴也埴土為也疑有衍誤 並引桂苑珠叢云抑土為器曰埴又五十七引玄應引 仍作埴埴也埴土也又八十五引作埴

平椽不斲埴題不枿慧琳經音義引文 高誘 本作椽椽不斲素題不枿

注枿櫨也慧琳經音義 義六十二

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鴳乎

注鸚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文選曹植 七啟注

機發于踵淮南鴻烈問詰卷下

注機發不旋踵列子黃 帝釋文

衰世漢學者不知原心反本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無者字

注湊競進也唐卷子本 玉篇水部

與守其筭筭

注筭筭也慧琳經音義六十二又六十八 又七十二引云筭即筭也

夫仇猶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史記集解引文 高 誘本仇猶作仇由

注仇猶夷狄之國史記集解釋甘 列傳七十一

本經訓

芒解紛拏

注拏亂也文選左思 吳都賦注

夷羊在牧

注夷羊大羊也時在商牧野開元占經 一百十九

衰世則聚蟲滿野太平御覽引文 高 誘本作飛登滿野

注飛蟲虻蠓開元占經一百十九 高 誘

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蒙求引文 高 誘 本昔下有者字

注蒼頡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天知其將餓

故雨粟鬼恐為文書所刻故夜哭李瀚蒙求注 意林 引作倉頡黃帝史臣

也造文字則詐 偽生故鬼哭也

堯之時大風為害羿繳大風于青邱之澤文選注引文 高誘本作逮至

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羿鏹齒于 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鏹齒于 鳴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邱之上 云云凡六十四字非高誘二本不同選注乃節引耳

注大風大鷲鳥也御覽五十三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 注引許注注大風風伯也與高誘注

而下殺契獮同疑

注契獮類貙虎爪食人文選長揚賦注引應劭淮南子 注按應劭不注淮南應劭蓋引

許注久而脫去 日許慎三字耳

鴻水漏

注漏穿也孔也失也慧琳經音義六十六 又十 八又四十七引云漏穿也

架為象廊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帝有架紂為琤室 瑤臺象廊玉牀 按玉篇節引非許高異本

注廊屋也唐卷子本玉篇廣部 文選張平子西京賦 注 慧琳經音義六十三引作廊屋下也

德之所總要

注猥總凡也慧琳經音

大構架與宮室雞棲井幹文選注引文、高誘本架作駕宮室句下有延樓棧道四字

注皆屋構飭也文選鮑明遠無城賦注謝眺銅雀臺詩注

積隙璇石以純脩碣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作積隙璇石以純脩碣、高誘本作積隙璇石

注碣長邊也唐卷子本玉篇石部、文選左思吳都賦注、郭璞江賦注

抑減怒湍以揚激波

注湍水疾也文選馬融長笛賦注

若簞籩條

注籩條草席也慧琳經音義八十二

衰絰苴杖

注苴麻羣書治要

古者天子一畿

注千里為畿羣書治要

諸侯一同

注百里為同也羣書治要

財用殫于會賦

注會計羣書治要

卜其子孫以代之

注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也羣書治要

主術訓

壹動而不搖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壹度而不搖

注無考

而執政者進諫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而執正進諫

注無考

冕而前旒

注冕冠也前旒冕前珠飾也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

註續充耳所以揜聰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

注註續所以塞耳羣書治要

揮稅而狎犬意林引文、高誘本作揮稅、事類賦

注揮挾稅杖也林

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

注圈獸牢也慧琳經音經六十八、二十九引云圈牢也

譬猶揚堞而弭塵

注堞塵塵也文選宋玉風賦注

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文選注引文、唐本玉篇作

下無琴字鄒忌徽而威王終夕悲、高誘

注鼓琴循絃謂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

則不成文選陸機文賦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首

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寤系部引

注甯越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

聲也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陶淵明夜行塗口詩注

湯武跽達不能與越人乘舸舟而浮于江湖唐本玉篇引

羣書治

要作湯武聖主也不能與越人乘舫舟浮江湖高誘
本作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舫舟而浮於江湖

注船小船也唐卷于本玉篇舟部治要引注

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駒駝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
本原作駝駝服上有而字

注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駒駝野馬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
治要

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
本險上無出字阻下多

注叢木曰榛慧琳經音義七十五 又六十三引
云榛木叢也又五十引云榛木榛

而欲以沼海内存萬方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
誘本招作照上有遍字

注無考

鳴夜聚蚤察分毫末莊子釋文引文 高誘注
本作鳴夜撮蚤察分秋毫

注鳴夜聚食蚤蝨不失也莊子秋
水釋文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五

夫載重而馬羸

注羸劣也慧琳經音義十一 又二十八 又三十 又六十四 又六十七 又四十七 又五十一 又六十三

堯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

注言其易也文選孔稚圭
北山移文注

莫凶于奚毒羣書治要引文 意林同
高誘本奚毒作雞毒

注奚毒附子羣書治要
意林

是故竹木草莽之材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
本作是故林莽之材

注無考

是故審于豪釐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

惑于大事之舉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首句釐作釐下
作必遺天下之大數大事之舉作大數之

舉

注無考

人事之間羣書治要引文 高
誘本作與突之間

注無考

是猶以斧鬻毛以刀伐木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
是猶以斧鬻毛以刃抵木也

注無考

楚莊王好能冠楚國效之也太平御覽引文 高誘本莊
王作文王好下有服字能作

注無考

注能冠今力士冠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四 藝文
類聚服飾部 事類賦冠部

趙武靈王服貝帶鷄鷄文選吳都賦注引文 高誘
本貝上無服字鷄鷄作鷄鷄

注鷄鷄鷄雉也文選吳都賦注 按史記侯幸列傳郎
侍中皆冠鷄鷄索隱曰許慎云鷄鷄鷄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六

發城毀唐唐卷子本玉篇引文 高
許慎後引淮南疑是許注不知何以與選注異

注唐隄也唐卷子本玉篇阜部 慧琳經音義六
又引作唐亦隄也

然民無窟穴狹廬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
本作然民有窟穴狹廬

注窟穴土室羣書
治要

肥醲甘脆非不美也

注醲肥甘也慧琳經音
義七十七

然民無糟糠菽粟羣書治要引文 高
誘本無字作有字

注無考

匡牀衽席羣書治要引文 高
誘本衽席作蓐席

注無考

注無考

教民養育六畜

注元田為畜說文畜字下引淮南子曰按淮南無此文當是許君說讀者箋識其秀久而并入如

前云字之例

先王之制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制作政

注海雲至二月也玉燭寶典二月

蝦蟇鳴鸞降而通路除道矣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通作達道下無矣字

注鸞降二月也玉燭寶典二月

陰降百泉則修橋梁

注陰降百泉十月也玉燭寶典十月

昏張中即務樹穀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作則務種穀

注大火昏中三月也玉燭寶典三月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大火中則種黍叔

注大火昏中四月也玉燭寶典四月

湯有可直之人

注司直官名詩鄭風曰邦之司直事物記原五

發鉅橋之粟

注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明監本史記殿本紀集解漢書張良傳注後漢書地理志注水經注十引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也即此注按高誘注云鉅橋紂倉名也又引一說云鉅鹿漕運之橋與各書引許慎義同知一說即許注也

智過蓂莪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智過于蓂宏

注蓂莪周景王之史臣也通天下鬼方之術也羣書治要

勇服孟賁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勇服于孟賁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注孟賁衛人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集解羣書治要

繆稱訓

自視欺如也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作自視猶缺如也

注欺不滿也唐卷子本玉篇欠部

心治則百節皆安

注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羣書治要

枝體相遺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支體相遺

注遺忘羣書治要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注各得其所無所思念羣書治要

猶中衢而致尊耶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注衢六通尊酒器林意

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不舉賢

注賢其所悅者而悅其所行之快性人無不舉與己同

者以為賢也羣書治要

非自適也

注遁失羣書治要

亦不幾矣

注幾近也羣書治要

若失火舟中

注同心救火林意

君子行斯乎其所以結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注結要也 唐卷子本 玉篇糸部

子產騰辭 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騰作騰

注騰傳也 唐卷子本 玉篇言部

魯酒薄而邯鄲圍

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于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

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莊子肚 籀釋文

暉日知晏

注晏無雲也 史記索隱孝武紀四 文選羽 獵賦注引作晏無雲之處也

城峭者必崩峻峭者必陴 唐本玉篇引文 文選注作岸峭者必陴

注峭峭也 唐卷子本 玉篇 峭峻也 陴落也 文選 阜部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九

大絃絀則小絃絕矣

注絀急也 意 林

齊俗訓

弱緡羅紈

注紈素也 唐卷子本 玉篇糸部

炮格始乎熱斗 原本北堂書抄引文 高誘本作炮格生于熱斗

注熱斗熨斗也紂見熱斗爛人手遂作炮格之刑矣 原本北堂書抄百三十五 北宋本淮南子題許慎記上本 文與書鈔引文正同御覽七百十二引許慎注選諱改

子路拯溺

注拯舉也 羣書 治要

而不受金于府

注魯國之法贖人于他國者受金于府 羣書 治要

其於致雨不若黑蜮

注黑蜮神蛇也潛于神泉能致雲雨 文選江賦注祇引 雜詩注全引而云高誘注 按高注作 能興雲雨不作能致雲雨與此文小異

沙石穢之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沙石穢之 按御覽亦引作沙石穢之與治要同知二書均據詩本

注無考

是故貴虛

注虛者無所載于哀樂 羣書 治要

中國髮血越人契臂其一也 列子釋文引文 高誘本作 越人契臂中國敵血也 所由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十

各異其於 信一也

注剋臂出血也 列子湯 問釋文

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

注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 事物紀 原九

五縗之服

注五縗之服謂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服也 事物紀 原九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注芻狗事以謝過土龍事以請雨 意 林

尸祝禘祫

注袞黑衣也 慧琳經音 義十七

武王伐紂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

注三年之喪始于成王事物紀原九

而刀以鬚毛據注文改字高誘本作而刀以刺毛

注鬚截髮也慧琳經音義三十四

客有見人於季子者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故實有見人於宓子者

注季子子賤也羣書治要

是僂也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攙

注僂慢羣書治要

若院之見風無須臾之間定矣唐本玉篇阜部引文系部統下引同而云或作院

阜部

注院候原誤作便風羽也楚人謂之五兩唐卷子本玉篇阜部院下

又系部統下并引北堂書鈔百三十八舟部下引羽上多一之字文選江賦注引作院候風也楚人謂之

淮南鴻烈問語卷下

十一

五兩也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一引作院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扇疑羽之譌

脩脛者使之踏錢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修脛者使之踏錢

注長脛以踏插者使入深羣書治要

疆脊者使之負土

注脊疆者任重也羣書治要

偃者使之塗

注偃人塗地因其俛也羣書治要

輕重不失銖兩

注十二粟而重一分十二分而重一銖慧琳經音義四十五又七十六引下

而求之乎浣準句作十二分爲一銖

注浣準水望之平羣書治要

夫待要裏飛兔而駕之治要

注要裏飛兔皆一日千里者也羣書治要

待西施絡慕而爲妃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待西施六引作待西施絡慕而爲妃不云爲高爲許

注西施絡慕古好女也羣書治要

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憺

注憺足也慧琳經音義七十六

爲行者相揚以高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揚作揭

注揚舉羣書治要

器用遽于刻鏤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遽作逐

注無考

注無考

調文者遽于煩繞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詆文者處煩繞

注無考

其織不力者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力作強

注無考

衣食饒裕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裕作溢

注無考

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

注成荆古勇士也孟賁衛人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集解羣書治要無孟賁衛人

四字按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成荆孟賁下集解引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益可證治要注之爲許氏也

也

澆天下之瀆

注澆薄也

唐卷子本玉篇水部 文選陸機招隱詩注 王元長承明策秀才文注 劉孝標黃絕

故其為編戶齊民

注編猶列也

道應訓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

注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

何異於臯子之食其母也

注臯子大食其母

不過三日

淮南鴻烈問語卷下

十三

注三日而滅

日中不須臾

注言其不能終日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

注杓引也古者懸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

是直聖人之糟粕耳

注糟有滓酒滓也

注不果往

注果誠也

文選謝宣城于安城答靈運詩注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

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曰

注屈宜曰楚大夫在魏者也

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

注捶鍛也

玄玉百工

注二玉為工

願以伎道齋一卒

注齋備足也

薛公欲中王之意

注薛公田嬰

期于九垓之外

注九垓者九天下也

朝秀不知晦朔

注朝秀朝生暮死蟲也

宓子治魯父三年

注宓子子賤也

而巫馬期

注巫馬期孔子弟子也

往觀化焉

注微視之

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

史記集解 四十五

日高誘本作若據史 記集解引詩注改

注無考

約車申轅

注裝束也文選七發注 謝元暉京路夜發注 又謝靈運西陵遇風詩注 褚白馬賦馬融長笛注

注賦

汜論訓

有釜頭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

注蓋三皇所以釜頭者兜釜帽也事物紀原九

伯余之初作衣也

注黃帝臣也一云伯余黃帝也事物紀原三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

注必稱父母兄弟林意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十五

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行 而弗

注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羣書治要

鬼魅無信驗而狗馬切於前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也 日見 作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

注無考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

注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文選七發注 按史記李斯列傳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集

解引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即淮南注又引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語不可解疑有脫誤

天下雄雋豪英

注才過千人曰雋慧琳經音義八 又一百

注無考

注無考

段干木晉國之大駟而為文侯師

注駟市儉太平御覽八 百二十八

明月之珠

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文選班固西都賦注

不能無類

注類朋類也唐卷子本 玉篇糸部

紂拘于宣室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 紂本 紂居干宣室

注無考

嘗試處強大之勢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二君處強大之勢

注無考

而修道德之論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 作修仁義之論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十六

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 作知無也字

注狠慢也羣書治要

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 作愚者類仁而非仁

注無考

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

注無考

夫亂人者芎藭之與橐本也它牀之與蘼蕪也

注此四者藥艸臭味之相似惟治病則不同力余疋釋 艸正義

久血為燐

注謂兵死之血為鬼火詩東山 正義

注無考

注無考

水生蝸蝓據說文引淮南王說改高誘本作水生罔象

注蝸蝓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說文虫部蝸下

引淮南王說按淮南無此語所謂說者即許注也此與神部芸下例同慧琳經音義六引作淮南子赤目下有赤爪二字又七同又二十六引作淮南說髮下有溺死鬼也一句又四十三引作淮南子

詮言訓

行無迹游無朕

注朕兆也唐卷子本玉篇舟部

弄死于桃棗

注棗大杖也取桃爲之以擊殺弄由是以來鬼畏桃陳元觀歲時廣記五事物紀原八引云棗大杖以桃爲之以擊殺弄由是以來鬼畏桃慧琳經音義四十一又八十四又九十七引云棗大杖也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許注六韜云棗大杖以桃爲之擊殺弄是以

淮南鴻烈開詰卷下 十七

畏桃人也即淮南注誤爲六韜也

厭文搔法

注搔抓也手指把搔也慧琳經音義七十九又八十八引上句

一謂張之一謂欲之

注持船楫者謂近岸爲欲遠欲爲張也唐卷子本玉篇欠部

動之爲物

注動有爲也羣書治要

皆險也

注險言危難不可行羣書治要

無屈奇之服

注屈短也奇長也唐卷子本玉篇可部又十五同慧琳一切經音義

義五十八引 玄應舊音同

兵略訓

養池魚者不畜獺獺政和證類本草十八附蘇頌圓經引文今高本作畜池魚者必去獺獺

注獺獺類是也政和證類本草十八

縮袍而鼓唐本玉篇引文玄應經音義同高誘本作袍縮而鼓

注縮貫也唐卷子本玉篇系部玄應經音義十八又九十八又九十七引作縮猶貫也

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

注斥度候視也候望也史記索隱二十四李將軍列傳史記通鑑釋文晉紀三十後梁紀四引斥度也候視也二句又唐紀四十四及四十九引全按見可時許氏淮南注已亡蓋從史記索隱錄出也

淮南鴻烈開詰卷下 十八

縣以方城唐本玉篇引文唐本以上多之字

注縣絡也唐卷子本玉篇系部慧琳經音義九十引云縣猶絡也

修鍛短縱也

注縱小矛也華嚴經音義二十一慧琳經音義二十一

然而兵殆于垂沙

注垂涉地名史記楚世家集解按涉即沙誤字

若鞶之與鞞鞞依注文當當作鞞

注闐闐鼓聲也慧琳經音義八十四

陷其右陂

注陂西也唐卷子本玉篇阜部

若捲手之一挫

注挫搏也慧琳經音義七十八

藏志九旋之淵

注九旋之淵至深文選江賦注莊子應帝王釋文引文作有九旋之淵引注至深也

躁為靜奇

注奇有出于人也唐卷子本玉篇可部

揚塵起竭

注竭埃也文選西都賦注

此善為充幹者也

注幹強也文選陸機辨亡論注

說山訓

伯牙鼓琴鱗魚出聽據說文魚部引淮南傳改文高誘本作孤巴鼓瑟而注魚出聽伯牙鼓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琴而馴

注無考按說文魚部引傳曰伯牙鼓琴鱗魚出聽所謂傳者即許君所見淮南本與高不同

淵生珠而岸枯

注滋潤鍾于明珠致令岸枯也史記集解一百二十八枯下引徐廣曰一無不字許君說淮南以為云云許君說即注也

天下莫相憎于膠漆

注膠漆相抱不得還其本也林意

而莫相愛于冰炭

注冰得炭則解故得還其本也林意

弦高誕而存鄭

注誕謾也唐卷子本玉篇言部慧琳經音義六十七引作誕慢也

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也寶典引文高誘本無也字

注百舌鳥名能變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寶典

五月

深則汰五藏玉篇引文高誘本汰作達

注汰達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慧琳經音義九十三

不能穿魯縞史記集解引文高誘本作不能入魯縞

注魯之縞尤薄史記韓安國傳集解一百八

見窾木浮而知為周初學記二十五引文不標許注據宋蘇頌校淮南序云許于篇內多用假借以周為舟是也知初

學記所引為詩本也

注無考

乘桴入胡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注桴木筏太平御覽七百七十

奏正樂者始于陽阿采菱北堂書鈔引文御覽同高誘本作欲善和者始于陽阿采菱

注楚樂之名也北堂書鈔百五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

狸頭愈鼠

注狸能執鼠故愈也物類相感志

龜戩精血以類推之也御覽引文高誘本作龜散積血

注龜食血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

或斷臂而顧活

注顧反也史記索隱十六

晉文公棄桂席後微黑咎犯辭歸

注晉文公棄席之黑者捐故舊也故咎犯辭去林

說林訓

寒將翔水

注寒蟬屬也文選謝惠連
擣衣詩注

至味不嘍

慧琳經音義引文
高誘木嘍作慄

日出湯谷

注熱如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一百
十七漢書司馬相如傳注

須臾而輓人之頸

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
須臾之問悅人之頸

注輓戾也

唐卷子本
玉篇車部

壁瑗成器艦諸之功

注艦諸治玉之石也唐卷子本
玉篇石部

化也

注黃帝古天神所造人時化生陰陽上駢桑林皆神名

事物紀原

藹苗類絮

藹依注文當作
藹苗類絮 藹苗類絮

注藜亦藿也

慧琳經音義三十一
又八引云藜亦藿也

潰小胞而發瘰疽也

注胞面氣之瘡也慧琳經音義三十七
七十二引作瘡面氣瘡也

以篙測江

注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爲鏃也玄應經音義十三
慧琳經音義六十一引云

爲謂刺船竹也長二丈或謂木作
八引玄應舊文與此同下句也上多一者字

柳下惠見館曰可以養老

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日邑名

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七
藝文類聚八十九

兔齧爲齧

注兔所齧沫著者爲齧如蠹而斑色能齧人物類相

山雲蒸而柱礎潤

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無而字

注楚人謂柱寫也

唐卷子本玉篇石部
玄應經音義
又七十七 又九十二引作楚人謂柱礎

蘇秦以百詭成一信

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
又六十六 又六十七 又八十九引云詭

有羅紉者必有麻剝

猶慢也希麟一切經
音義十作詭慢也

注紉素也

文選潘岳
藉田賦注

人間訓

以突隙之煙焚

注突竈突也

莫躡于山而躡于堦

注躡躡堦堦封也

是猶病者已倦

注倦劇

雖有扁鵲俞夫之巧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俞夫作俞跗

注俞夫黃帝時醫 治要

吳人鬼越人畿 說文鬼部畿下引淮南傳 高誘本作荆人鬼越人畿

注無考

楚攻宋圍其城

注楚莊王時圍宋九月 列子說符釋文

擿載粟米而至 玄應經音義引文 高誘本作負糞粟而至

注擿擔負也 慧琳經音義六十四 又五十二引云擿擔之也 七十九引云擿擔也 玄應經音義十六十一 引作擿擔之也

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穆伯

注中行繆伯晉大夫鼓北翟 羣書治要

餽聞倫曰

淮南鴻烈問詁卷下

注餽聞倫晉大夫 羣書治要

起波濤

注潮水涌起遷者為濤 慧琳經音義一 又十二 又百

烏鵲知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

注扶傍也 初學記一

申椒土菑浸之滄中則不能保其芳 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申菽杜菑美

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

于滄則不能保其芳矣

注滄臭汁也 唐卷子本 玉篇水部

修務訓

櫛扶風

注扶風奔風 太平御覽九不云許注因與東風至而西 更溢連引 作辭注故知

也之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

注陽文楚之好人也 文選枚乘七發注 劉孝標辨命論注 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引

云陽文楚好女也

良馬不待策鋤而行

注馬策端有利鐵所以刺不前也 列子說符釋文

堯眉八彩

注眉理八字也 林意

連比以像宮室

注望相連也 文選左思蜀都賦引注不引 文疑許注連比本作連生 高誘

唐碧堅力之類 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唐碧堅忍之類

注碧堅也 唐卷子本 玉篇石部

媮慢懈惰 據注文改字 高誘本作媮慢懈惰

注媮薄也 慧琳經音義四十五

身淬霜露

注冒犯霜露也 唐卷子本 玉篇水部

百舍重趼

注足指約中斷傷為趼 莊子天道釋文

受教一言精神洽 玄應經音義引文 高誘本精神下有曉字 義十四

注洽然解悟之意也 玄應經音義十四

邯鄲有鬻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

注李奇趙之善樂者也 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 按御覽此不稱許注因與陽阿采菱

許注連引知此亦許注也
意林引注作趙之善音者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

注鋌銅鐵樸銷生鐵也

文選張協七命注
義四十九引上句
又二十九
慧琳經音

引云鋌者金銀銅等未
成器鑄作兵名曰鋌

豫章之生七年可知

文選注引文
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小異

注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

文選養生論注引
淮南正文下又引

延叔堅云云 按延叔堅即許叔重之爛文漢書延篤
字叔堅不云註淮南孫氏問經堂輯本以為即其人注
也非

秦族訓

夫蛟龍伏寢于淵

注蛟龍屬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
史記一百二十八
解引徐廣曰許氏

淮南鴻烈開詩卷下

三五

說淮南云蛟龍屬音決索隱云
蛟當為蛟注音決誤也即此注

而卵乳于陵

開元占經引文
高誘本作而卵割于陵

注乳謂卵自乳者也

開元占經
一百二十

訟繆胸中

注訟容也繆靜也

唐卷子本
玉篇糸部

非券之所責也

注券契也

治要

田漁皆讓長

注長者得多

羣書
治要

而斑白不負載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斑白不負載

注斑白鬚有白髮

治要

故因則大化則細矣

注能因循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

故男女有班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男女有別

注無考

教之以孝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教之以順

注無考

時蒐振旅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時搜振旅

注簡車馬也

治要

而不能為孔墨之行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而不能為孔曾之行

注無考

然越人爲之以求榮也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越下無人字

注越人以箴刺其皮爲龍文

羣書
治要

趨行躡馳

注躡相背也亦差也

慧琳經音
義八十四

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位作上人作之

注無考

口嚼滋味

注嚼咀也

慧琳經音
義九十二

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

御覽

注刻簠爲九龍懸鍾也

太平御覽五
百七十五

離先稻孰

注稻米落地而生爲離稻

意

三五

智伯有五過人之材

注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伎藝畢極

三材也巧文辨惠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羣書治要

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

注力能使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羣書治要

而身虜于秦者不知賢也

注齊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消于越之言羣書治要

覽取摘撮

注摘取也慧琳經音義四十七引

要略訓

所以絨縷縹之間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注本所以絨縷縹之間

注縹綃縹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齊景公族鑄大鐘撞之于庭下效雉皆雊高誘本

注族聚也大初學記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初學記十

御覽五百七十五大作其原本北堂書抄百八引許注云鐘

補遺

涸日覆而無所絃

注絃挂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夫羨口小于度

注羨過也唐卷子本玉篇次部

緬履跌步

注緬救也跌疾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淮南鴻烈問詁跋

漢儒注書之名約有數家曰傳曰注曰解曰箋曰詁而無問詁之名或問問詁之名義余應之曰此箋類也眾家之中傳注解詁皆各成一家言惟箋則必集諸說以折衷之此鄭氏詩箋所以昉也釋文引鄭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其義若隱略必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此語說箋例最明說文云箋表識也卽鄭說所引申本書問詁猶言夾注與箋同實而異名說文問隙也墨子經說上問謂夾者也又云問不及旁也蓋其書爲許君未卒業之書僅約略箋識其旁若夾注然故謂之問詁其書本傳不載隋唐志始箸錄題作許慎注舊唐志有淮南商詁

淮南鴻烈問詁跋

二十一卷劉安撰不言注人下有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則題商詁者是許注本矣商詁義不可通近人俞正燮癸巳類彙書開元占經目錄後云淮南問詁者許慎所上也占經引至多程張學俗改作問詁閣本疑之改作淮南人間訓云是以問詁爲問詁又趙之謙勇盧問詁序云問詁云者淮南之佚單文廬存散見他籍太史公所謂書缺有間問則詁之儒者之責亦與俞說同而不知皆非也古人著書無以詁名者孔叢子有詁墨篇乃偽書不可信且詁者駁義之名非訓詁之名許君此書訓詁詳明何爲而名詁乎伯兄輯此書竭十年之力冥搜博採始克成編因据蘇魏公集校定淮南子序標題又据蘇魏公本草

圖經引淮南許慎記結銜恐讀者不達其情因余有荅或問之說命畢其義以爲之跋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讀者勿以俞趙之說搖惑于中則幸也光緒二十年甲午歲冬十月同懷弟德炯謹跋

淮南鴻烈問詁跋

二

鬼谷子陶宏

景注二卷

嘉慶十年江都秦氏開雕

古書流通處景印

鬼谷子不見於漢志至隋唐始著錄新舊唐書皆以為蘇秦撰然漢書縱橫家別有蘇子三十二篇其文與鬼谷不類使蘇秦託名鬼谷班固何以畧而不注陸龜蒙以鬼谷為王詡王嘉拾遺記以鬼谷為歸谷蓋歸鬼聲轉尔疋曰鬼之為言歸也其謂蘇秦假託者以儀秦師事鬼谷而史記蘇秦傳有簡練揣摩之語鬼谷書適有揣摩二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或云周時豪士隱於鬼谷者近是書凡三卷自裨闔至符言十二篇轉丸祛篋二篇舊亡又有本經陰符七術及持樞中經共二十一篇柳子厚嘗譏其險隘峭薄妄言亂世今觀其書抉

鬼谷子序

石研齋

摘幽隱反覆變幻蘇秦得其緒餘即掉舌為從約長真從橫家之祖也攷說苑史記注文選注意林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或不見於今書或文與今本差異蓋自五季散亂之後傳寫漸失其真陶陰帝虎譌脫相仍不僅轉丸祛篋也注鬼谷者舊有樂壹皇甫謐尹知章三家樂注一見於文選注中太平御覽數條亦不著注者名氏中興書目始列陶宏景注見陳二家繼之貞白生於蕭梁書迺晚出讀者不無然疑同年海寧周耕厓孝廉以注中多避唐諱斷為是尹非陶詞頗博辯然亦憑虛臆言絕無左證惟馬貴與文獻通考於陶注下云唐志以

為尹知章注未知孰是則在宋時已兩存其說幸賴華陽真逸之名得藉收於道藏無論為陶為尹皆可決其非宋以後之書矣是書刻於乾隆己酉僅據孫淵如觀察華陰嶽廟所錄本暨校刊行盧抱經先生重加勘定至再至三最後郵示述古堂舊鈔始知道藏所存譌脫正復不少讀書固難校書亦不易也因重付剞劂一以錢本為主其有錢本所無而藏本所有者審其異同互相攷證又刺取唐宋書注所引舊注撮而存之附於本文之下其或今本亡佚別見他書及稱鬼谷事跡足資參攷者附錄於後以備觀覽焉嘉慶十年乙丑八月十日

鬼谷子序

二

石研齋

五日江都秦恩復序

（此處為空白欄位，僅佔版面空間）

鬼谷子篇目考

隋書經籍志縱橫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

谷子三卷樂壹注

舊唐書經籍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又三卷樂壹注又三卷

尹知章注

新唐書藝文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樂壹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注

知章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不著錄

柳宗元鬼谷子辯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

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

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整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

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

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

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

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中興書目鬼谷子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

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

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

儀秦者也一本始末皆東晉陶宏景注一本捭闔反應

內捷抵巇四篇不詳何人訓釋中下二卷與宏景所注

同

宋史藝文志鬼谷子三卷

晁公武讀書志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

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于養性治身蘇

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叙王伯厚漢書藝文志攷證引晁氏讀書志云尹知章

叙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攷證引注云

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攷證引注云一云梁陶宏景注馬

氏通考經籍志引讀書志此下有隋志以為蘇秦書唐

志以為尹知章注未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

出三十五字柳子厚嘗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

谷子後出而險整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尤者晚乃

益出七術怪謬異甚言益隘使人狙狂失守來鵠亦曰

鬼谷子昔教人詭給激訐揣測險猾之術悉備于章學

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箱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

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蒼

頡作文字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世人

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言畧盡矣故撮其大要著之篇

鄭樵通志藝文畧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先生楚

谷又三卷樂壹注又三卷唐尹知章注又三卷梁陶宏景注

馬端臨通考經籍志鬼谷子三卷

王應麟玉海引史記正義鬼谷谷名在雒州陽城縣北

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

鬼谷也鬼谷子三卷樂壹注樂壹字正魯郡人有陰符
七術有揣摩及摩二篇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
誦之簡練以為揣摩暮年揣摩成按鬼谷子乃蘇秦書
明矣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縱橫蘇子三十二篇○鬼谷
子三卷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史
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
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摩及
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
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

鬼谷子篇目考

三

石研齋

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石林葉氏曰蘇秦
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
度其隙苟可入者則為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
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求說秦秦孝公不能用
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其所以說周者
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聽之則必先為術說以啗六國
何有于周此蘇秦所以取死也太平御覽引蘇秦曰天
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
門旅以翳明衛以隱聽鸞以抑馳後漢王符傳注引蘇
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葉耳其與幾何御覽
又引蘭子芳自燒膏以肥自燭翠以羽映身蚌以珠致
破○按蘇子三條其文與鬼谷子不類則鬼谷之非蘇
秦書明矣劉氏涇曰老之翁張儒之闔闢其與鬼谷往來如

環鬼幽而顯者也谷扣而應者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
信如其名哉此條亦王伯厚考
證所引故附錄之

高似孫子畧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
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
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
其數術其變誦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
一闔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
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
不可禦子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
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
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
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
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
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
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
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
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
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
有一道士借問此誰何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
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宏

鬼谷子篇目考

四

石研齋

景尹知章

知章
唐人

陳振孫書錄解題鬼谷子三卷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
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于世此
書漢志亦無有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攷也隋
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注今本稱陶宏景注又云按唐
書藝文志作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陶宏景注鬼谷子三卷鬼谷子無鄉
里族姓名字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爲號
其轉丸祛篋二篇今亡貞白曰或云即本經中經是也

捭闔第一 捭撥動也闔閉藏也凡與人言之道或發

示其異也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若順稽考也聖人在天

古道而為衆生之先首出庶物以開人用先覺後觀

陰陽之開闔以名命物陽開以生物陰闔以成物生知

存亡之門戶不忘亡者存者存者亡者亡者亡者亡者

也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萬類

始人心之理變化之朕莫不朗然元悟而守司其門戶

而無幽不測故能籌策遠見焉朕迹也

門戶即上存亡之門戶也聖人既達物理之終始知存

亡之門戶故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趣存也○案道

藏本注門戶上有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道○案本

司主守也四字 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道○案本

作之飽今其道一也莫不背亡而趣存變化無窮各有

所歸窮然有條而不紊故曰各有歸或陰或陽或柔

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此言象法各異是故聖人一

意林無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無所字先後政教雖

守司門戶則一故審察其所宜度權量能校其技巧短

先者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度權量能校其技巧短

長權謂權謀能謂才能伎巧謂百工之役言聖人之用

4 1109A

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裨而同之不肯者可闔而

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

但恭已無為牧之而已矣審定有無與○案道藏其

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言任賢之道必審定其材

後隨其嗜欲而任之以微排其所言而裨反之以求其

見其志意之真偽也微排其所言而裨反之以求其

實貴得其指闔而裨之以求其利凡臣言事者君則微

反難之以求其實情實情既得又自開或開而示之或

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

也開而閉之所以盡其情闔而閉之者不可審明其計謀以

22A

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陰陽變動四時開

縱橫謂廢起萬物或開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道或反之於此皆從揅闔而生故曰必由此也揅闔者

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言事無開闔則大

故開閉者所以化大道變言說事雖吉凶大命繫焉

謂聖人稟天命王天下然此亦因變化而起故口者心

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戶也神為心用故曰心者神

之主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謀皆從之出

出入凡此八者皆往來於口中故闔之以揅闔制之以

出入揅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言

八者若無開閉事或不節故闔之以揅闔者所以制陰

其出入開言於外故曰陽也閉情於內故曰陰也陰

陽其和終始其義開閉有節故陰陽和故言長生安樂

富貴尊榮顯名案一本作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

曰始凡此皆欲人之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

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凡此皆欲人之終諸言

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

皆曰終言惡以終其謀謂言說者有於陽言之有於揅

闔之道以陰陽試之謂或揅動之或閉藏之以陰與

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謂與陽情言者依崇

求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陰陽之理

情得故出入皆可乎可以說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國可

以說天下無所不可故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盡陰則無

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以道相成曰益以

凡此不出陰陽之情故曰皆以陰陽御其事也陽動而

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隱而入陽還終陰陰極反陽

此言君臣相成由陰陽相生也以陽動者德相生也

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

以力也此言君以爵祿養陰陽相求由揅闔也君臣所

求者由開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言既體天

故其法可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天圓地方君

盡開閉然後能生萬物故為萬事先君臣之道因此出

入故曰圓方之門戶君也方臣也案道藏本無圓

六字

反應第二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難之彼因難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大化者謂古之聖人以大

無形俱生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

反以知彼覆以知此言大化聖人稽衆舍已舉事重慎

是動靜虛實之理不合於今反古而求之動靜由行止

偽也其理不合於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事有不合
今反求諸古者也於此成此在於不可不察不審則
考彼契今由於求古斯聖人之意也

幾故不可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以
不察也
觀動則所見審因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謂
言聽辭則所得明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謂
者或不合於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難之
使自求之則契理之應怡然自出也
言有象事有比

其有象比以觀其次事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
盡象謂法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
比謂比例
聲理在元微故無形也無言則不彰故以其釣語合事
聲無形求有聲聲即言也此謂比類也
其釣語合事

得人實也投餌則魚來故釣語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
在於敷言故曰得人實也○索道藏
本注釣語上有曰字釣語下有語字
其猶張置網而取

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
網也既彰聖賢斯辨雖欲自隱其道無由故曰釣人之
網也
常持其網驅之其不言無比乃為之變
網今就職事

也或乖彼遂不言無比如此則為之變變常易網更有
以象之者矣○索象道藏本作動據下文以象動之則
注文象動二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言
字當並存
其變也報猶合也謂更開法象以動之既合已反往彼
其心則其情可見因隨其情慕而牧養之也

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已反往彼
就職則奇策必申故言有象
比則口無擇言故可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
以定邦家之基也

辭謂象比之言既不可以定基然後重之襲之反之覆之
辭皆謂再三詳審不容謬妄故能萬事允恤無復失其
也
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誠誘智則撥動以盡其情

咸得其寶故故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
事皆不疑也故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
幽微而冥會夫鬼神本密今則不能故曰變也
也而牧之審也後牧之之道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
得情不明定基不審審基在於審牧故不審則不明
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辭以難之令其有言我乃還
靜以聽之○案有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案道藏
言道藏本作先說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案道藏
史姚僧垣傳此義合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此言反聽之
目不得視與此義合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此言反聽之
之故欲聞彼聲我反靜欲彼聞我反張與此則物情可致無
大我反卑下欲彼收我反施與此則物情可致無
能自隱也○案驗斂錢本作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
斂斂似誤今從道藏本改正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
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
彼情既動將欲生辭徐徐牧

鬼谷子卷上 五 石研齋

鬼谷子卷上 六 石研齋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
聲同必應故能實理相歸也
或以牧下端謂所言之事或因上可以牧下也
此聽真
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謂真偽同異情詐
因此上事而知也動作言默與
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謂動作言默與
由此情也皆以先定為之法則謂上六者皆以先定
見其式也

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反於彼者所以求覆於此
信也知人在於見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
情故言用此也
別雄雌謂聽言之道先自平靜既得其辭然後
事見微知類故曰見微知類也○案彼道藏本作微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符應不失如騰蛇之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符應不失如騰蛇之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符應不失如騰蛇之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符應不失如騰蛇之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符應不失如騰蛇之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符應不失如騰蛇之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符應不失如騰蛇之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符應不失如騰蛇之

所指若羿之引矢其內則情原必盡故量能射意萬無

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先須自知

也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其見形也若光之與影彼須我知必兩得之然後聖賢道合故若比目之魚聖賢合則理自彰猶光生而影見也○案太平御覽引反

覆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魚其同言也若聲與響注曰和

言辭往來若影之隨形嚮之應聲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鐵如舌

之取燔骨石之取鐵舌之取燔骨也其與人也微其

見情也疾聖賢相與其道甚微如陰與陽如圓與方

與陽其相形也猶圓與方○案道藏本正文如陰與陽

下有如陽與陰句如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見形方以

事之謂臣向晦入息未見之時君當以圓道導之亦既

注無君進退左右以是司之此言用臣之道或升進或

上圓方之理故已不先定牧人不正方圓進退已不先

不得其司之謂忘情失道用事不巧則操末續

失故曰忘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

謂天神非容無門無戶見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

人至德五字據道藏本補

內捷第三捷者持之今固也言君臣之際上下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情乖則近而親就之

不用去之反求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日進前而不御

遙聞聲而相思分違則日進前而不御理契則遙聞聲

進前而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

皆內相持素結本始也或結以道德謂以道德結連於君

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若帝之臣名為臣其實為師也

結以黨友謂以友道結連於君王者之臣名為臣其實

為友也結以貨財結以采色謂若桀紂之臣費仲惡來

是也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

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八事皆用臣

之意隨其所欲故能固若蛛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

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有蓋言蛛母養子以蓋覆穴

出入往來初無間朕故物不能止之今內捷之內者進

臣委曲從君以自結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曰內者

說辭也捷者捷所謀也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故曰內者

不捨故曰捷欲說者務隱度計事者務循順則其說必

行計而循順陰慮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謂隱慮可

則其計必用陰慮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謂隱慮可

御君志也方來應時以合其謀謂應時宜以合會君

也詳思來捷往應時當也固然後往應時宜必當君心

也夫內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則計慮不合於君乃揣切

時宜從便所為以求其變前計既有不合乃更揣量切

變計以變求內者若管取捷以管取捷捷必離言往者

先順辭也說來者以變言也來事未形故說之貴通變

也善變者審知地勢乃通於天以化四時使鬼神合於

陰陽善變者謂善識通變之理審知地勢則天道可知

化四時乃通於天知天則四時順理而從化故曰以

通天地乃能使鬼神合德於陰陽也而牧人民見其

謀事知其志意既養能知地通天化四時合陰陽乃可以

其志意也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謂知之即與合未

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或有離合而不結固者謂

合者聖人不為謀也故聖人不為謀也故遠而親者

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陰德謂陰私就而不用

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也謂所言當時未合

中來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逢聞聲而相思者合

也鬼谷子卷二

於謀待決事○案待決事三謂彼所行合於已謀待

而相故曰不見其類而為○案為道之者見逆不得其

情而說之者見非言不得其情類而為說者若北轅適

為說者道藏○案得字上乃制其術謂此用者

本說之者得○案得字上乃制其術謂此用者

魚網大壑沛然莫之此用可出入可捷可開

情也則出入自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謂用其

由捷開任意也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

信計謀由大得情故能行其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

去就混同也謂先考詩書之言以同已欲合者用內欲

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之言善知內外者必明識道術策
無失計立功建德既能明道數故策無失計治名入產
業曰捷而內合使遠近無差上下有序則職分明遠近
無差則徭役簡如此則為國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
之基日固故曰捷而內合也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
反之中暗不治其任下亂不寤其萌如此天下無邦域
捷而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言自賢之主自以所
者之說如此者則為作聲譽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
而飛揚之以釣其歡心也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
既善已必自有命來召已若欲去之因危與之
則迎而御之以行其志也若欲去之因危與之
危與之辭矣環轉因化莫知所為退為大儀
去之因其將環轉因化莫知所為退為大儀
如真環之轉因彼變化雖優者莫知其所
為如是而退可謂全身大儀儀者法也

鬼谷子卷二

石所齋

抵巇第四抵擊實也巇擊隙也墻為因隙器壞因巇

救因而除之更有所營置人事亦猶是也○案巇

太平御覽引作撤劉逵注左思賦云鬼谷先生書

有抵戲篇又作戲漢書杜業傳贊業因勢而抵

服虔曰抵音紙晚音義蘇秦書有此法顏師古注

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

物有自然○案文選注引樂氏事有合離此言合離者

有近而不可見有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

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察辭觀行則近情可知

古猶今也故反考往古則可驗來今故曰反往以驗來也

成大隙也隙大則崩毀將至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

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

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隙者可抵而塞自外來者可抵而卻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抹者可抵而得深知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此五者然後盡抵之理也

保其身因化說事○案太平御覽引身通達計謀以識細微形而上者謂之聖人故危兆纔形朗然先覺既明且哲故獨保其身也因化說事○案太平御覽引身通達計謀以識細微形而上者謂之聖人故危兆纔形朗然先覺既明

抵熾抵熾之隙為道術用言亂政施外兆萌芽孽之時乃可行道術故曰熾隙為道術用也天下紛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

亂反目是謂萌芽熾罅此謂亂政萌芽為國之熾罅也聖人見萌芽熾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

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如此謂抵而塞之如彼謂抵而得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五帝之政世猶有理故曰

事三王之事世不可理故曰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

之時能抵為右謂五伯時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熾隙不可不察也合離謂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觀尚有否泰為之熾隙而況於人乎故曰不可不察察之以揲闔能用此道聖人也揲闔亦否泰也體大聖人者天地之使也後天而奉天時故世無可抵則

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上合謂抵而塞之助時為治檢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言能因循此道則大寶之位可居故能為大

地守其神化也○案注神化鮑本作神祀

鬼谷子卷上

石研齋

鬼谷子卷上

嘉慶十年乙丑冬十月廿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二葉

梁 陶 宏 景 注

飛箝第五

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箝謂牽絀束令不得脫也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其所好牽絀束令不得轉移也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凡度其權量其材能為近也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以此聲譽者所以徵遠而來

微來若燕昭尊郭隗即其事也立勢而制事必先察

同異○案同異下掘別是非之語言遠近既至乃立賞

事勢既立必先察黨與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外謂

之內謂情實有無謂道術能否又必決安危之計定親疏

見其情偽之辭知其能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之然後

之事既察同異別是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之然後

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權之所以

量之所以知其長短輕重既分長短又形乃施隱括以輔其曲直如此則徵之亦可求之亦可用之亦可引

鉤箝之辭飛而箝之差品故鉤箝之情言人之材性各有

感而得其情曰鉤外譽而得其情曰飛得情鉤箝之語

則箝持之令不得脫說故曰鉤箝之辭或揅而同之或

其說辭也乍同乍異謂說鉤箝之辭或揅而同之或

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不可善謂鉤箝之辭所

徵召之重累者謂其人既至然後化其或先重以○案

材術所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從化也或先重以

術累而後毀之其材術短者毀之或過而從之無

不知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或有狀其所有其

為毀也或有歷說其短材術便著此以毀為重累也為

其人難動故或重累之或譽毀之所以驅誘之令從化

也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其用謂

化將欲用之必先知其性行好惡動或量能立勢以鈞

以財貨采色者欲知其人貪廉也或伺候見閭而箝之

之量其能之優劣然後立去就之或伺候見閭而箝之

謂伺彼行事見其閭隙而其事用抵熾謂此上事用抵

箝特之以知其勇怯也其事用抵熾

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

之廣狹咀噉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

孰疏孰愛孰憎將用之於天下謂用飛箝之術輔於帝

天時盛衰地形廣狹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時地利人和

合其泰否諸侯之交親疏愛憎又欲知從否之眾寡

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

箝之辭鉤其所好乃以箝求之既審其慮懷又知其好

而說之又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既知其所用之於人

好乃箝而求之所好不違則何說而不行哉用之於人

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機○案一本

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宣之此飛箝之綴也用之於人謂

於諸侯之國也量智能料氣勢者亦欲知其智謀能術

也樞機所以主門之動靜機所以制弩之放發言既知其

諸侯智謀能否則後立法鎮其動靜制其放發言既知其

於門機之於弩或先而迎之或後而隨之皆箝其情以

和之用其意於弩或先而迎之或後而隨之皆箝其情以

恩信可得而固故曰飛箝之綴也謂用飛箝之術連於

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

南此反覆惟在已之 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雖有覆敗必

其節度此飛 箱引無思不服也 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雖有覆敗必

忤合第六 大道既隱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將合於

伊呂之去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 言趨合倍反雖參差不齊化轉

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制 言倍反之理隨化

然其去就各有形勢或反或覆理自 是以聖人居天地

之閒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 必因事物之會觀天

時之宜因知所多所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 所多所

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多少所宜然後為之增減 故

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 能仁為貴故無常貴聖人無常

與無不與無所聽無不聽 言善為師故無不與無稽之

者與眾立之 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離於此必

其忠謀不 必有反忤反於是

於彼其術也 既忠不兩施故宜行反忤之術反忤者意

事今昧者不 用之於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於國

必量國而與之用之於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於身必

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 用之者謂

術量者謂量其事業有無與謂與之親凡行忤者必稱

其事業所有而親媚之則暗主無從而覺故得行其術

也所行之術雖有大小進退之異然而 必先謀慮計定

至於稱事揚觀則一故曰其用一也 而後行之以飛箱之術

而後行之以飛箱之術 將行反忤之術必須先定計謀

縫之也 案錢本無

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求合 言古之深識背向之理

侯驅置忤合之地然後設法變化而轉移 故伊尹五就

湯五就桀而不能有所明 無而案錢本無桀字道藏本

後合於湯呂尚 案一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

明然後合於文王 伊尹呂尚所以就桀討者所以忤之

矣 案太平御覽引忤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

歸之不疑也 以天命係於殷湯文王

御世非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

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

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夫忤合之道不

誰不用之於不我若故知 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

乃可以橫 則進退縱橫唯吾所欲耳

揣篇第七 引作揣情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

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

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眾寡稱貨財有無之

數稱貨財之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
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揆君臣之親疏
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智慧○案道藏本孰少孰多觀天
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交○案道藏本孰親孰疏孰用孰
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
辨○案道藏本孰能知此者是謂量權也善於量權其情可
得而知之知其情而用○案道藏本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
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案二句文選注引
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
情情欲必出○案出道其變○案夫入之性甚喜則所欲者
藏本○案夫入之性甚喜則所欲者
情欲因喜懼之變而生也○案生當作出感動而不知
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其所親知其所安
雖因喜懼之時以欲惡感動而尚不知其變如此者乃
且置其人無與之語徐徐更問斯人之所親則其情欲
所安可知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
知其隱者此所以○案一本謂測深探情○案夫情貌不差
見故常以其外見而知其內隱觀色而知情者必用此
道此所謂測深揣情也○案探情道藏本○案揣情据注
則探字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
謀慮情欲必出於此○案審權量則國事可計審揣情則人
行故曰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也○案太平御覽引○案乃
情篇云說王公君長則審情以說避所短從所長乃
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

可敗其數一也○案言審於揣術則貴賤成敗唯已所
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可索之此謀之
大本也而說之法也○案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雖宏曠元妙
何而索之然則揣情者誠○案常有事於人人莫能先其事
謀之大本而說之法則也○案揣情者必包獨見之明故有事
而生此最難為○案於人莫能先也又能窮幾應變故先
事而自非體元極妙則莫能為此矣故曰揣情
此最難為也○案道藏本○案注應變作盡變故曰揣情
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案人情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
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謀慮出於人情○案故觀蜎飛蠕動無
必當知其時節此其所以為最難也○案故觀蜎飛蠕動無
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案蜎飛蠕動無
利害之心故順之則喜說逆之則勃怒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所必行
然則順之招利逆之致害理之常也故觀此可以成生
事之美生事者必審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
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也○案修飾言語以導之故
說辭必使成文章而後可論也○案太平御覽引
摩篇第八○案太平御覽引○案摩者揣之術也○案太平御覽引
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切摩之也○案內符者揣之主也
符者謂情欲動於內而符驗見於外揣者見外符而知
內情故內符為揣之主也○案用之有道其道必隱○案揣者所
情慕摩者所以動其情符用摩者必先定其理故曰
用之有道然則以動其情符用摩者必先定其理故曰
微接前隱字為句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
其所應也必有為之○案言既揣知其情所趨向然後以其
所欲微切摩之得所欲而情必動

又測而探之如此則內符必應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窳

內符既應必欲為其所為也

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

可成然後從之臣事貴於無成有終故微而去之爾若

已不同於此計令功歸於君如此可謂塞窳匿端隱貌

逃情情逃而窳塞則人何從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摩

息其僭妬故能成事而無患也○案注僭字疑作譖摩

之在此符應在彼從而用之事無不可自者觀者但規

其著而不見其微如此用之古之善摩者如操鈞而臨

功專在彼故事無不可也

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案太平御覽引焉作矣故曰主事日成

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鈞者露餌而藏鈞故

者顯功而隱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

人不知也兵勝由於善摩摩隱則無從而畏故曰主兵

日勝而人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陰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測故曰所謂主事日成者

神也功成事遂煥然彰著故曰明也

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案也字而

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聖人者體

教參天地而施化韜光晦迹藏用顯仁故人安德而不

知其所以利從道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比之神明也

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

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善戰者絕禍於心胸禁邪於

起故國用不費至德潛暢元風遐扇功成事就百姓皆

得自然故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比之神明也

○案別本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

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凡此十者皆

發言人之材性參差事務變化故平者靜也正者宜

道藏本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

者潔也信者期○案道藏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發揚

故曰發也行貴故聖人所以獨用者眾人皆有之然無

成功故曰成也言上十事聖人獨用以為摩而能

用之非其道故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

不能成功也

難於必成○案二句太平御覽引悉聽作悉行此三者

唯聖人然後能任○案道藏之謀不周密則失機而害

生疑事不必成則止贊而中廢皆有所難能任之而無疑者其唯聖人乎故謀必欲周密必

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為通者說謀

受石投水開流而納泉如此則何隙而可得故曰結而

無隙也○案注授符初本更墟抱經學士云儀禮

禮更爵古文更為受大射儀同左傳昭二十九年傳以

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周禮巾車歲時受讀杜子春

曰受當為更又一本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

相偶者也○夫謀成必先考合於術數故道數時三

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進說而能令聽者

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

應○案意林引作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

也如是○譬猶水流就濕火行就燥也故曰摩之以其類

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

之道○善於摩者其唯聖人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拘久而

化成就見幾而作何晚之有功成不居何

拘之有久行此二者可以化天下

權篇第九 引作量權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說者說之於彼人也說之者所以資於彼人也資取

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說者所以資於彼人也資取

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須有但便利辭也辭

也謂彼有所問卒應而對之但便利辭也辭

之也明之者符驗也覈實事務以成義理者欲明其真

符驗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難言者却論也却論者釣

幾也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却論前事也却論者必

也求其深隱曰鈞也○索錢本無言或反覆欲

相却也八字道藏本有當是正文觀注可見

諂而干忠忠名故曰諂而干忠諛言者博而干智

文辭以求智名不言者決而干勇決者縱舍不疑以求

威言者權而干信策選進謀也謂象憂戚而陳言也權者

靜言者反而干勝靜言者謂象清淨而陳言反者他分

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縱舍不疑者決

也策選進謀者權也○案他道藏本

者反也已實不足不自知而內訟而反攻

也所以關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覷

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口者所以發言語故曰機

故曰所以開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覷

不利其所以無不心三者調和順道而動故曰參調而應

利道而動也○案注

開閉道藏本作關閉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

而不危者觀要得理苟能觀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

不迷變易改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

以五音五色為有目者施故無目者不可得而告此二者為

下文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

之也物有不通者聖人故不事也此不可以往說於彼

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通故聖人不事也

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者有諱忌也眾口爍金

言有曲故也口食可以肥百體故可食也口言或有招

聽舉事則欲成於順理此為下起端也

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

工故不困也智人之短不勝愚人之長智者之拙不勝

不困也○案道藏本注之長下有故用愚人之工也

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人能從利之

所短故出言必見聽舉事必成功也○案太平御覽引

量權篇云言有通者從其所長言有塞者從其所短注

壅滯即避其短稱宣其善以顯其長者以昭其德人言

之志務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

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亦知其用而用也言介蟲

入堅厚以自藏螫蟲之動也行毒螫以自衛此用其所

全談者感此亦知其所用而用也○案太平御覽引量
權篇云介蟲之捍必以甲而後動螿蟲之動必先螿毒
故禽獸知其所長而談者不知用也注
云蟲以甲自覆障而言說者不知其長故曰辭言有五
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故曰辭言有五
而不神也病者恍惚故氣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恐者內
絕而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憂者快悒故閉
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塞而不言不泄也怒者妄動
而不治也怒者鬱勃故妄喜者宣散而無要也喜者搖
散而治也動而言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喜者搖
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此五者既失其平
行之在利其不精也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案博
利則廢而止之也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案博
本御覽作博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
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案高鄧與貧者言依於利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研

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案愚道藏本
鄧析子者言依於銳此其術案術太平也而人常反
之此量宜發言言之術也不達者是故與智者言將以
此明之與不智者言將以此教之而甚難為也與智者
明斯術與不智者語將以此術教之然人迷日久故言
教之不易故難為也○案道藏本迷字下有罔字罔字
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而事不亂言者條流
類也事則隨時而化故多變也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
若言不失類則事亦不亂也故存主有常能令有常
故智貴不忘不亂故不變故存主有常能令有常
也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聽聰則真偽不亂知則可
貴也○案詮道藏本作證

謀篇第十

○案太平御覽
引作謀慮篇

凡謀有道案道藏本凡謀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得
情而謀則事無不濟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
曰中曰下參以立焉案太平御覽引謀慮篇云乃立
三儀有上以生奇奇案一不知其所壅始於古之
所從言審情之術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參以驗之
其所以審奇計可得而生奇計既生莫不通達故不知
於古之順道而動者蓋從於順也故鄭人之取玉也
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案載字上藝文類聚夫度
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相親者其俱
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事情謂欲共謀立
相親若乃一成一害後必相疏理之常也○案太平御
覽引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於文王遷恐迷路問周
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今按全書無此文疑是司南向下文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
者也同惡而相疏者案別本偏害者也同惡謂同為
俱害情必相親若乃一全一害後必相疏亦理之常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疏其
數行也此所以察異同之分也案道藏本正文異同之
分下有其類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案意林引
斯蓋其分也墻木壞毀由於隙節况人事之故變生事
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案太平御覽
曰議決是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
非曰說也言事有根本各有從來譬之舟木因根而
百度一數也有枝條花葉故因變隙然後生於事業事

業者必須計謀成計謀者必須議說議說者必有當否
故須進退之既有點涉須別事以爲法而百事百度何
莫由斯而至故其道數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
一也○案注成字疑衍
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
於理不可欺以不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
使輕貨者出費則費可全使輕難者據危則危可安使
達數者立功則功可成總三才而用之可以光耀千里
豈徒十二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貧者易誘也
乘而已
是因事而裁之以此三術取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
裁之故爲強者積於弱也爲直者積於曲也有餘者積於
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柔弱勝於剛強故積弱可以爲直
少則可以得衆故積不足可以爲有餘然則以弱爲直
以曲爲直以不足爲有餘斯道術之所行故曰道術行
也
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外陽相
實疎者說內以除其內疎也內實相故因其疑以變之
親而外陽疎者說外以除其外疎也故因其疑以變之
因其見以然之化之彼或因變而有所見則因其所見
以然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既然見彼或有可
以要結之可否既形便去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
就之勢則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
斥之去就既成或有惡患則因其惡也摩而恐之高而
動之患惡既除或恃勝而驕者便切微而證之符而應
之雖恐動之尚不知變者則微有所擁○案擁疑而塞
之引據以證之爲設符驗以應之也擁○案擁疑而塞
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雖爲設引據符驗尚不知變者
謀之用也○案注錢本無引字掘道藏本增計謀之用

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比而無隙者也公者揚於王庭
其咎其事難成私者不出門庭慎密無失其功可立故
曰公不如私雖復潛謀不如與彼要結二人同心物莫
之間欲求其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正者循理守
隙其可得乎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常難以速進
奇者反經合義因事機發故正不如奇奇計故說人主
一行則流通而不知止故曰奇流而不止也
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與人之言奇則
與人身道可全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
保身居內而言外泄者必見疏也無以人之所不欲而
危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見危也
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彼所不欲莫
人所不知者教之猶以暗除暗豈爲益哉人之有好
也學而順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
學順人之所好避諱人之所惡但陰自爲之非彼所
逆彼必感悅明言以報之故曰陰道而陽取之也
去之者從○案從道藏本作之從之者乘之將欲去之
今極其過惡過惡既極便可以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
法乘之故曰從之者乘之也
情託焉貌者謂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謂其人和平
故曰至淡見善不美見惡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託之
情託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不知者謀者所不用也謂彼
密不可令知者可爲用謀故曰可知者可用也其人不可
密不可令知者謀者不爲用謀也故曰不可知者謀者
所不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
○案也字見制於人者制命也制命者言命故聖人之
錢本無
道陰愚人之道陽聖人之道內陰而外陰智者事易而
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

安然而無爲而貴智矣智者寬恕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難事然而不智者必有危亡之禍以其難事故賢者莫得申其計畫則亡者遂亡危者遂危欲求安存不亦難乎今欲存其亡安其危則他莫能爲惟智者可矣故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曰無爲而貴智矣

於衆人之所不能見衆人不能知衆人不能見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

之所以爲人也亦既用智先已而後人所見可否擇事將此爲人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駑駘數故先王之道陰所憎相千里也○案可否字疑衍

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案制道在

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言先王之道貴言證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在高深聖人之道唯在隱匿所隱者中正自然合道非專在忠信仁義也故曰非

獨忠信仁義也○案別本

理能於此義達暢則由能得此則可以穀遠近之誘○案別本

也若能得此道之義則可居大寶之位○案別本

位養遠近之人誘於仁壽之域也

凡決物必託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善至於誘也

有疑然後決故曰必託於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則善有患則惡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惡

得其情乃能斷其可也○案別本

則不受也奇之所託○案別本

若乃去其福利則疑者不更其決更使託意於奇也○案別本

異變常曰奇○案注更道藏本作受更使以下十三字

道藏○案別本

本缺○案別本

其利善而決者隱其利善之情反託○案別本

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案別本

濟故有失利罹害之失也○案別本

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

之者有以平素之者○案別本

情隱言偽者以陰賊決之道誠志直者以信誠決之○案別本

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案別本

勵勉也陽爲君道故所言必勵於一無爲也陰爲臣○案別本

道故所言必勵於二有爲也君道無爲故以平素爲○案別本

主臣道有爲故以樞機爲用言一也二也平素也樞機○案別本

於是度之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案別本

定分然後度往驗來參以平素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案別本

計其是非於理既可則爲決之○案別本

美名者可則決之○案別本

者可則決之○案別本

之者可則決之○案別本

從福者可則決之○案別本

事之基○案別本

之決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樞機○案別本

節度無不饒裕也。○案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
先肉道藏本作無不肉。○案右道藏
損言人君善與事接而不安靜者但虛。○案右道藏
心平意以待之傾損之期必至矣。○案右道藏
同主位。主於位者安。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目明則視
聰則聽無不聞。心智則思無不通。以天下之目視者則
此三者無壅則何措而非當也。○案右道藏
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思
道藏本無思字。慮者則無不知。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
輻輳並進則明不可塞。夫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
為之聰智者為之謀若雲從龍風從虎沛然莫之能禦
輻輳並進則亦宜乎若日月之照臨其可塞哉。故曰明
不可右主明。主於明者以天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
塞之術在於恢宏博納。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辭流
故能成其深。聖人不拒眾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堅而拒
之。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言許而容之眾必歸而防
塞歸而防守則危可安。違而閉塞則高山仰之可極深
通更壅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容納哉。高山仰之可極深
淵度之可測神明之德術正靜其莫之極。高莫過山猶
淵猶可測若乃神明之德術正靜迎之。極深莫過
不見其前隨之不見其後其可測量哉。右主德。主在於德
含宏而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信則立功之士致命捐
勿距也。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信則立功之士致命捐
無怨。○案更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聞見其所不聞
道藏本作受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聞見其所不聞
見者莫不聞化矣。不謬動必當功如此則信在言前雖
不聞見者莫誠暢於天下神明而况姦者干君。必信則
不聞化也。誠暢於天下神明而况姦者干君。必信則
至誠暢於天下神明保之如赤子天祿不傾如泰山又
況不逞之徒而欲奮其姦謀于君位者哉。此猶鷹肉
之齒利劍鋒。右主賞。主於賞者。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
接必無事矣。右主賞。貴於信也。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

曰人之天有逆順之紀。地有孤虛之位。人四方上下左
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皆有陰
不知又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背吉凶尤著。故右主問
曰雖有明天子必察熒惑之所在。故亦須知之。右主問
主於問者須心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長。九竅運為
辨三才之道。心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長。九竅運為
五官動作。君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與之罰。賞善罰
君之所命。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與之罰。賞善罰
之大。君因其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與者應彼所求求
則取施不妄。得應則行之。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循
無急。循性而動。何勞之有。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循
理固。○案一本作故。鄧析子能久長。因求而與悅莫大
賞矣。然因循理。禍莫速。右主因。主於因者。人主不可不
為。因之循理。故能長久。右主因。主於因者。人主不可不
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亂。不周謂偏知物理於理。家于其
鬼谷子卷中。六。石研齋

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業者無常也。羣臣既亂。故所
途多礙。何如。開閉不善。不見原也。用揅闔之理。故不見
知所開乎。右主周。主於周者。在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
源也。右主周。主於周者。在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
樹明。聽故曰飛耳。用天下之心。慮故曰樹明。明知千里
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聞。變心慮則無不
知。故千里之外。隱微之中。莫不聞。變心慮則無不
之徒。絕邪於心。宵故曰莫不聞。變心慮則無不
正文。闔變下有。右主恭。主於恭者。在循名而為實。安而
更字。與注。意合。右主恭。主於恭者。在循名而為實。安而
完。實既副。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循名而為實。因實而
在其。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名當。自生於實。理
中矣。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名當。自生於實。理
生於名實之德。無理不當。則名德生於和。和生於當。德

必和能
右主名
在於稱實

轉丸胙亂
○案亂當作篋
一本作轉九第
二篇皆亡

或有取莊周胙篋而充次第者
按鬼谷之書崇尚

計謀祖述聖智而莊周胙篋乃以聖人之由也蓋欲

資聖法為禁跡之失亂天下者聖人非此書之意蓋

縱聖法為禁跡之失亂天下者聖人非此書之意蓋

無取焉或曰轉丸胙篋者本經中經是也○案唐

趙韃長短經反經篇引鬼谷子曰將為胙篋探囊

發置之盜為之守備則必攝緘滕固局鑄此代俗

之所謂智也然而巨盜至則負置揭篋擔囊而趨

唯恐盜緘高鑄之所謂聖者有則向之所謂守者有

不為盜積者乎其所謂聖者有則向之所謂守者有

何罔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

聞罔畧之所布耒耨之所謂聖者有則向之所謂守者有

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里者曷常

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殺齊君而盜其國

成子豈獨其國耶并與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

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法而盜之故田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代而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

國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跡之徒

問於跡曰盜亦有道乎跡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

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夫

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

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跡

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其文與

鬼谷子卷中

嘉慶十年乙丑冬十月廿泉吳連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九葉

210

214

鬼谷子卷下

梁陶宏景注

本經陰符七術陰符者私志於內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故曰陰符由本以經末故曰本經

盛神法五龍五龍五行之龍也龍則變化無窮神則陰陽不測故盛神之

道五氣五藏之氣也謂精神魂魄志也神居四者之中故為之長心能含容故為之舍德能制御故為

諸道之大然則養神之長心能含容故為之舍德能制御故為

所宜歸之於道也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

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

其名謂之神靈無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

混成陰陽陶鑄萬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容宏

厚莫見其形至於化育之氣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狀

貌詰不可以名字尋妙萬物鬼谷子卷下

而為言是以謂之神靈也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

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神明稟道而生

之源也化端不一則有時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

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曰德養五

其術也一者無為而自然者也心能無為術者心氣之道

所由舍者神乃為之使心氣合自然之道乃能生術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於天謂之

真人真人者與天為一十二舍者謂目見色耳聞聲鼻

境互相停舍舍有十二故曰十二舍也氣候由之出入

故曰氣之門戶也唯心之所操舍故曰心之總攝也凡

即非自然故曰故人與一生出於物化言人相與生在

以類知之也物而化故有不出之後隨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心

無其術必有不通竅謂九竅也言知事類在於九竅然

必不通也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謂之化能通

歸舍神既來舍自然隨理而化也化有五氣者志也思

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案道藏氣得

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為存而舍之是謂神化

歸於身謂之真人言能化者在於全五氣神其一長者

故能靜和而養氣氣既齊一志思而君長之神既一長

也是四者能不衰則四邊威勢無有不為常存而舍之

則神道變化自歸於身真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

神化歸身可謂真人也鬼谷子卷下

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為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

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一者無為也言真人

施德養育皆以無為為之故曰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

志意慮慮運行威勢莫非自然循理而動故曰無為以

包也然通達此道其唯善為士者養志法靈龜志者察

乎既能盛神然後乃可養志也養志法靈龜是非龜

能知吉凶故曰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言以心氣不

通也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

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此明縱欲者不能養

氣一則欲不徨欲不徨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

達矣此明寡欲者能養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

於胃中和通則亂氣不煩

心通矣知人則職分明矣職明則一身泰將欲用之於

人必先知其養氣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志氣察其所

安以知其所養將欲用之於人謂以養志之術用人也

其所安所能可知矣然則志不養則心氣不固心氣不

善於養志者其唯寡欲乎志不養則心氣不固心氣不

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

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志失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

受其神矣此明喪神始神喪則髮髯髮髯則參會不一

髮髯不精明則多違錯故參會不得其一也養志之

始務在安己已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

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安者謂寡欲而心安也威勢既

威積而勢震物也上分謂散亡也下分謂實意法騰蛇

我有其威而能動彼故曰乃能分之也意實則氣平氣

故實意者法騰蛇也實意者氣之慮也平則慮審故曰

實意者氣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神策

生道藏本慮深遠則計謀成神策生則志不可亂計謀

成則功不可間智不可亂故能成其計謀意慮定則心

遂安心遂安則所行不錯神自得矣得則凝心安則無

不思而元覽故心之所行不錯神識氣寄姦邪而倚之

詐謀案道藏本邪下而惑之言無由心矣寄謂寄寄

真但客寄耳故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故信心術守真

鬼谷子卷下

三

石研齋

而不化然後待人接物彼必輸誠盡意智者慮能明者

獻策上下同心故能謀慮交會也用天下之耳聽故物

知矣計謀者存亡之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

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計得則存計失則

亡之樞機慮不合物則聽者不為已聽故聽不審矣聽

既不審候豈得哉非候而謀非失而何計既失矣意何

所信惟虛偽無復誠實也案故計謀之慮務在實

意實意必從心術始實意則計謀得故曰務在實意實

注又缺注實意以下十八字無為而求安靜五臟和

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慮之

太虛待神往來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先寂澹無為如此

所司澹然不動則可以內視無形反聽無聲志慮宅太

虛至神明千萬往來歸於己也案宅道藏本作定

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

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

不行而至唯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

哉同於不見而不知見於不見豈待出戶窺牖然後知見

命無行而至也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

矣無知故能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來舍矣宿猶舍也

分威法伏熊搏擊必先伏而後動故分威法伏熊也

分威者神之覆也被覆猶衣被也神明衣故靜意固志神

鬼谷子卷下

四

石研齋

我之威分矣威分勢動則物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
皆肅然畏敬其人若天也物肅然我實有而彼虛無故
鎰稱銖言威勢既盛人虛以我實有而彼虛無故
必相應猶稱銖以成鎰也二十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
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言威分勢震
能動必有隨唱必有和但撓其指以名呼之則羣物畢
至然徐徐以次觀其餘衆猶性安之各令得所於是風
以動之變以化之猶泥之在鈞羣器之形自審於唱和
見如此則天下樂推而不厭誰能間之也
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也言審識唱和之理故能
能見間而動變明而威可分也言審識唱和之理故能
故能明於動變而威可分也言審識唱和之理故能
以視間則能養志伏意視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
已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為之形勢謂自志意固
實者此可以自

鬼谷子志下

養也能行禮讓於己者乃可以養人也如此散勢法驚
則神存於內兵亡於外乃可為之形勢也散勢法驚
鳥勢散而物服猶鳥擊禽散勢者神之使也勢由神發
之使故散勢法驚鳥也散勢者神之使也勢由神發
也之用之必循間而動無間則勢不行故威肅內盛推
間而行之則勢散言威勢內盛行之又因間夫散勢者
心虛志溢心虛則物無不包志溢則意衰感失精神不
專其言外而多變志意衰微而失精神挫而故觀
其志意為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圖方齊短長知其志
然後為之度數度數既立乃復揣而說之無間則不散
其圖事也必盡圖方之理齊短長之用也無間則不散
勢者心案道藏本者上有散字虛抱經先生云待間而
動動而勢分矣散不得間則動動而得間勢自分矣故善思

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內精
然後可以外察虛實之理虛實之理不失分散之實也
則必可知其計謀其志意以知其計謀也勢者利害之決
意知其計謀其志意以知其計謀也勢者利害之決
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神不肅察所以勢敗
之轉圓云疑即轉丸法猛獸言聖智之不窮若轉圓之
法猛獸也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
心以原不測之智而通心術則之智可原心術之要可
通而神道混沌為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原不測通
心術故雖神道混沌如物杳冥而智畧計謀各有形容
能論萬類之變說無窮之義也智畧計謀各有形容
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事至然後謀

鬼谷子志下

事濟事無常準故形容不同圓者運而無窮方者止而
有分陰則潛謀未兆陽則功用斯動吉則福至凶則禍
來凡此皆反覆故曰事類不
同也○案注謂道藏本作彰故聖人懷此用轉圓而
求其合此謂所謀圖方以下六事既有不同或多故與
造化者為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聖人體
用其動也神其隨也天故與造化其初動作先含大天
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違然後發號施令也天
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
成敗之所終天地則獨長且久故無極人事則吉凶相
成人事以長保元亨考終厥命為成故見其事之成否
則知其計謀之得失知其計謀之得失則吉凶成敗之
所終皆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
亡乃知轉圓而從方言吉凶無常準故取類轉圓然唯

知存亡之所在乃後轉圓而從其圓者所以合語方者

方棄凶而趨吉方謂吉之所在也

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

意圖者通變不窮故能合彼此之語方者分位斯定故

可以錯有為之事轉化者改禍為福故可以觀計謀

之得失接物者順通人情故皆見其會乃為要結以接

可以觀進退是非之事也

其說也謂上四者必見其會通之變然後總其綱

法靈著老子曰塞其兌則聰明自見也

慮專以心察則兌能知得失

能知休咎故損兌法靈著也

見之兆動理之微非心眼莫能察

危之動不可不察適然者有時而然也物之成敗有時

遠深知機元覽則不能知於未兆察於未形使風濤潛

駭危機密發然後河海之量理為窮流一實之積壘成

山嶽不謀其始雖悔何

追故曰不可不察也故聖人以無為待有德言察辭

合於事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

辭也又當明試以允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

功故曰合於事也

減損他慮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之辭言減

說及其所說之物理有不

可聖人不生辭以論之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

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

智者聽與人之言

辯周萬物不自說也故不以已能言而棄人之言既用

當志意豈復亂邪哉○案注

自然之道以爲實必當其難易而後爲之謀因

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爲之辭夫謀之妙者必能轉禍爲

也彼用圓者謀今不行彼用方者謀今不止然則圓行

方止理之常也吾謀既發彼不得守其常豈非大功哉

至於謀之損益皆爲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允威其

生辭以論其得失也

機危乃爲之決

後能決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

萬仞之谿○案而能以下十

然也言善損慮以專心眼者見事審得理明意決而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

然則持樞者執運動

之柄以制物者也

自然也不爲而自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

然所以爲正也

乃必有物之自然靜而順之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

含氣之類順之必悅逆之必怒

況天爲萬物之尊而逆之乎

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

成藏言人君法天以運動故曰亦有天樞然其生

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言干天之行逆人之正所謂倒置之故曰逆非衰而何

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促暢理不盡或簡篇脫爛本不能

全故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執窮者不

忘恩也

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救彼拘

執則窮者懷德能言者儔善博惠儔類也謂能言之士終不忘恩也施德人者依道言施德之人動能循而救

拘執者養使小人言小人在拘執而能使養蓋士遭世異時危或當因免填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為雄

或當抑构成罪或當成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填坑謂

難轉死滿壑士或有所因而能免斯禍者伐害能言謂

謂毀文德崇兵戰抑构成罪謂賢人不辜橫被殺戮成

己者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風雨如晦難鳴不

通終能自立若管敬仲者也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

也案於人下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制人不貴

無術而為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知音解仇關

却綴去却語攝心守義此總其目本經紀事者紀道數

其變要在持樞中經此總其目本經紀事者紀道數

之要乃在持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者謂文為之生案

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遞相剋能

為四聲主者其唯宮乎宮則土也土王四季四者由

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散傷

不和之音音氣不和必與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

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言若音氣乖彼雖

好則不可如比目之魚合翼之鳥兩相須執案道藏

也其有能令兩相交應不與同氣者乎執案道藏

仇關都謂解羸徵案道藏本之仇關者關強也辯

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而下者舉之故羸徵為仇從而

解之強者為却從而關之也案正文作徵注作徵未

是孰強却既關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也關而勝者從

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耻其宗關而負者從

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言多不能無短既察其短必記識之取驗以明也

動以忌諱示以時禁既驗其短則以忌諱示之其人恐畏○紫

本作其人因以然後結信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卻之

依懼誤作注文然其懷懼必有求服之情然後結以誠信以安其

無見已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既藏向語又戒之曰勿

能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為之稱遠欲將攝取彼

伎術則為作聲譽方驗之道驚以奇怪人繫其心於已

從而驚動之如此則彼人必繫其心於已也効之於

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已時人既繫心於已又効之於

理其目前所為謂之曰吾所以然者歸誠於彼遭淫酒

人之已如此則賢人之心可得而攝亂者理也石研齋

色者為之術音樂動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言將欲

之心見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之可說又以過於酒色

必之死地生日減少以此可憂之事以感動之也○案

探道藏本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

有後會可觀可必淫於酒色若能好此則性命漫瀾而

無極然後終會於永年愚人非可守義者謂以人探其

在內以合也義宜也探其心隨人所探心深得其主也

從外制內事有繫曲而隨之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

內內由我制則何事不行故事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

用之至能敗家奪國小人以探心之術來比於君子必

人反道亂常害賢伐善所用者左所違者公非賢智不

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

其可以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案道藏本有注道

謂中經之道也七字

鬼谷子卷下

十一

石研齋

鬼谷子卷下

嘉慶十年乙丑冬十月甘泉吳蓮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二葉

附錄

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故曰聖人不朽時變自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

鬼谷子附錄

石研齋

師古注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

史記田世家索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按莊子胠篋篇文與此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引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諍中君有諫諍無諛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又曰君得名則羣臣恃之

意林引鬼谷子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又曰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

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以上七條鬼谷子選錄

文選注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太平御覽禮儀部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為鬼谷神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為二子陳言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後儀秦蘇秦戒而往此條疑是鬼谷子序

子序

晁公武讀書志尹知章叙儀秦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以上四條鬼谷子序

鬼谷子附錄

二

石研齋

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東師事于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所居因為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國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并有鬼谷墟蓋是其所居因為號○集解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王劭云揣摩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

法言云蘇秦學乎鬼谷術

論衡答佞篇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又明雩篇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

先生泣下沾襟

王嘉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
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
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
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
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
答曰吾死生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遊
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干世俗之辯乃
探冑中韋秩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
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生歸之聲與鬼相

亂故也

鬼谷子附錄

三

石研齋

金樓子曰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

菜玉蔬

別有真隱傳錄異記二條乃
後人妄託其辭鄙俗今不錄

鬼谷子附錄

綠飲鮑君購得鬼谷子注鈔本屬余是正注甚明白簡

當自非五季宋人可及乃其卷首題曰東晉貞白先生
丹陽陶宏景注則非也陶係梁人大同初賜諡貞白東
晉之誤無待深辨案鬼谷錄自隋志有皇甫謐樂壹注
各三卷新舊唐志無皇甫而增尹知章注三卷不聞陶
也陶注始見于晁氏讀書志潛溪諸子辨繼之卷如樂
尹而亡轉九肱篋二篇是本篇卷適與相符當即宋氏
所見者其書不類古本如以裨闔反應內捷抵巇列上
飛箝忤合揣摩權謀決事符言并亡篇列中本經陰符
七術及持樞中經列下與近刻無異凡文之軼見於史

鬼谷子跋

一

石研齋

記意林太平御覽諸書者此皆無之其篇名舊有作反
覆抵巇飛鉛涅閻午合揣摩摩意量權謀慮者今亦不
然至盛神養志諸篇正柳子厚所譏晚乃益出七術怪
謬不可考校之言梁世寧遠有此縱有之隱居抗志華
陽安用險詭之談梁史及邵陵王碑銘亦絕不言其注
鬼谷而偽託焉可乎困學紀聞載尹知章序鬼谷子有
云蘇秦張儀事之受裨闔之術十三章復受轉丸肱篋
三章晁氏則但言序謂此書即受秦儀者雖詳略不同
可證其皆爲尹序序出於尹安見注不出尹觀其注文
往往避唐諱如以民爲人世爲代治爲理縲紲作縲紲

之類而筆法又絕似管子注是爲尹注無疑尹生中宗
睿宗之世卒於開元六年故於隆基字不復避也其注
亡篇云或有取莊周胠篋充次第者以非此書之意不
取注持樞云恨太簡促或簡篇脫爛本不能全故也蓋
自底柱漂沒之後五部殘缺不能復覩文德舊本故注
家以爲憾事若果係陶注則同時劉勰作文心雕龍明
言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矣此豈不見原文者
可遠云轉丸已亡乎庾仲容亦梁人其所鈔子今在意
林人動我靜及以德養民二條顯有完書可据何是本
獨以脫爛爲恨此亦是尹非陶之明徵矣乃其譌尹爲

鬼谷子跋

石明齋

陶莫解其由以意揣之尹注在舊史雖云頗行於時而
新志却自注云尹知章不著錄意其本在宋初原無標
識而持樞篇注中嘗一稱元亮曰元亮係晉陶淵明字
或錯認陶淵明爲陶通明遂妄立主名而讀者不察致
成久假耳抑或謠道之徒既詭鬼谷子爲王詡強名爲
元微子復以貞白寓情仙術矯託以注未可知也然是
注世已罕傳大可寶貴似宜改題曰唐國子博士尹知
章注與趙蕤長短經合梓以行其裨益人神智正不少
也乾隆辛丑閏五月七日海寧周廣業書

鬼谷子小人之書也凡其揅闔鈎籍之術祇可施於閭
君耳其意欲探厥意指之所向從而巧變其說以要結
之使得親悅於我膠固而不可離千古姦邪之愚弄其
主者莫不如是彼豈待教之而後知學之而後能哉其
用術一一與此書闔合未必皆見此書也來鵠有云揅
闔飛籍實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
也茲言信矣及觀其施於常人亦必在於昏邪庸怯之
輩其言曰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
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温不可象貌而得
也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觀此言是其術遇正人而窮

鬼谷子跋

三

石明齋

也又其抵熾篇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此非遇明
君治世所挾之術皆無所可用乎或問曰如此則是書
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
可不反覆畱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
以其術嘗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
可毀也吾甚惜其方寸之間神明之舍惟詭譎變詐之
是務而終不免於窮亦何苦而爲此且其術亦有至淺
至陋而斷不能轉移人者如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
之可悅謂足以移其所好夫聞正樂則唯恐臥必將以
靡靡之樂庶或動之靡靡之樂適足以助其情欲耳其

術不更疎乎是書余年家子江都秦太史敦夫曾依道藏本繡梓爲校一過今年甲寅始見錢遵王手鈔本乃知藏本之譌脫不可勝計內捷篇內至脫去正文注文四百十有二字余亟借以補正之噫若使無此本不即以藏本爲善本哉校既竟因爲書其後東里盧文弢跋

鬼谷子跋

四

石研齋

陶宏景注鬼谷子爲道藏舊本吾鄉秦編修敦夫博覽嗜古精于校讐因刺取諸書考訂譌謬梓行之其畧見自序中元讀鬼谷子中多韻語又其抵熾篇曰熾者罅也讀熾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後人所能依託其篇名有飛箱按周禮春官典同微聲韻後鄭讀爲飛鉛澀韻之韻箱鉛同字賈疏即引鬼谷子證之又揣摩二篇似放蘇秦傳簡練以爲揣摩之語爲之然史記虞卿傳稱虞氏春秋亦有揣摩篇則亦游說者之通語也竊謂書苟爲隋唐志所著錄而今僅存者無不當精校傳世况是編爲從橫家獨存之子書陶氏注又世所久佚誠

鬼谷子跋

五

石研齋

罔羅古籍者所樂觀也乾隆戊申冬月儀真阮元跋尾

鬼谷子校記

明鈔鬼谷子蘇州文氏舊藏乾隆甲寅嚴九能以述古堂鈔
 本校過又經盧召弓覆校明年徐北溟再校咸豐丁巳勞平
 甫又校今歸江安傅氏繆永珊嘗借校于秦刻本上佳處甚
 多古書流通處既影印秦本因錄其異同為校記付之俾附
 印于后壬戌五月陳乃乾

卷上

注聖人下有在天地間 注故為衆生之先 注下有先也 注能謂
 才勝既能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 終曰仁義二字疑衍與
 未及有差 注股肱各成盡其力 注以原其同異也 注

校記

更求其反也 富貴尊榮顯名 二字如以禁顯名譽為句則
 富貴尊三 由此言之無 苞包以德也 注君臣所以能相
 求者事 常持其綱而下有 驅之 注報猶由古合也 別雄雌

如舌之取燔 注同 圓以道 注謂臣向
 注即以才方 職任之 是謂忘情失道 注謂臣向
 道結連於君 若勞補王者之臣 注故則能固志於君 注待之

以決其無事 注則出入自由捷開任意也 注其情三字 注然
 後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 注乃有可以立功建德也 注

入貢賦之業 注如此則下有天下無邦 注故曰捭而反之
 也 注如員圓環之轉 注可謂全身之大有大儀 注因而

也 注如員圓環之轉 注可謂全身之大有大儀 注因而

卷中

除勝改之 上勝以無明主 則為之謀 注下有此
 立勢而無制事 引別鈞籍之辭 注人或勞補過而從之
 或稱財貨琦璋 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 注謂人能勝改從
 化 材能知勝改 注夫人之性情改 此所以謂測深探
 揣情 故計國事者 注此謀之大 注而大因本也 注故能
 成事而亦勝改無患也 注彼應 注自著 如操鈞鈞而臨深

淵 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 注皆有所難能 注上勝
 注如受運勝改石而有投水 注夫謀成必先考合於術
 數 注自然 注言二易利辭 所以開 注開情意也 注其不精

校記

不勝補利 其偏害 改者也 注今按全書無此文 注乃按按
 萬承事物紀原九引樂臺注鬼谷子曰補慎還周公恐其迷
 路造情南車送之則此為樂注文今本走句注故無此文也

注後情必相疏 其數行一也 注須別制事以為法 是有
 謂因事而裁之 注少則可以無以得衆 注愚不者猜忌
 注惟無智者可矣 注智者 注獨能用之 注殺所憎相干

里 注下馬也 注誘於仁壽義改之域也 注既不更受勝改其決
 注沛然而 注莫之能禦 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 注管子九守
 勿望而許 注因求而與 注開閉不善不見原也 注乃

上脫開善 注乃勝改以聖人為大盜之資 注或曰轉丸眩
 注事二字

也 注如員圓環之轉 注可謂全身之大有大儀 注因而

盛神下有中有五氣注無為而自然者無也出於與物化

注是四者能不衰補注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無志

必先知其養氣無志注此明謂喪神始於志不養也注

事下有 多違錯注我有其威成待人意慮之交會下有

注精虛勞以動物謂之威 無間則不行有散勢者注乃後

復轉圓而從其方注使風濤潛駭約字注用其心服

乃註曰服注強者勞以為鄰 以他人下有注如是而

去之下有注則即以忌諱動之注然後更理其目日終可以勞以觀

校記

三

壬子之歲予於虎邱萃古齋錢氏得此舊鈔本聞有新刻本未

之見也今春寄示盧抱經學士為校一過云新刻注中脫十餘

字得此補之孟秋之月過知不足齋向以文先生假得舊鈔本

字甚老艸據以文云是錢遵王述古堂本予亦未之信歸而以

三本對校新刻本脫落錯誤極多上卷內提篇白文注文共脫

四百十有二字校云前四百五十一字當改正而此本亦同其餘更不必言

不有錢氏本則無以見其真矣大抵此本少愈于刻本而大段

皆同予既取刻本校閱一過復以餘力校此本正譌補闕不一

而足庶可讀矣嗚呼書籍佳否故不可以鈔手精粗論若不以

兩本對校則幾乎不弄彼而留此又重歎夫刊刻古書者之不

可輕率當博訪善本以資參攷也乾隆五十有九年秋八月望

前一日芳椒堂主人嚴元照校罷識

予既得善本校此一過亦殊漏略季秋之月抱經學士過予芳

椒堂取去校閱一過又指出數處良足是正吁予年二十二耳

而心且粗率如此視抱經先生真不啻霄壤之別矣孟夏廿三

日元照又識

甲寅夏鮑君以文出所藏鬼谷子注鈔屬余與坊刻對勘坊刻

出道藏其謬脫至多不可枚舉鮑君所藏為錢遵王舊物乃據

宋本傳錄者如卷首所題東晉貞白先生丹陽陶宏景注一行

係沿南宋中興書目之誤似即當時館閣著錄之本余既味

細勘復手錄清本一通且屬吾友錢君廣伯證定之因綴數語

於簡末嘉慶元年臘月蕭山徐鯤識

此先友歸安嚴修能手校復經盧學士泉徐北溟先生重校北

溟補校甚為精案學士所校尚有遺漏惜江都秦氏於嘉慶乙

丑重梓此書但據學士校本耳秦氏初用藏本校刊在乾隆已

酉即嚴跋所云新刻本也咸豐丁巳六月校秦本一過并識

語丹鉛生仁和勞權記

鬼谷子世以嘉慶乙丑石研刻本為最佳秦本出於盧抱經

所據鮑淥飲藏述古堂本秦氏又自輯古今論鬼谷子者為附

錄較乾隆已酉刻道藏本高出倍蓰壬子二月傳君沅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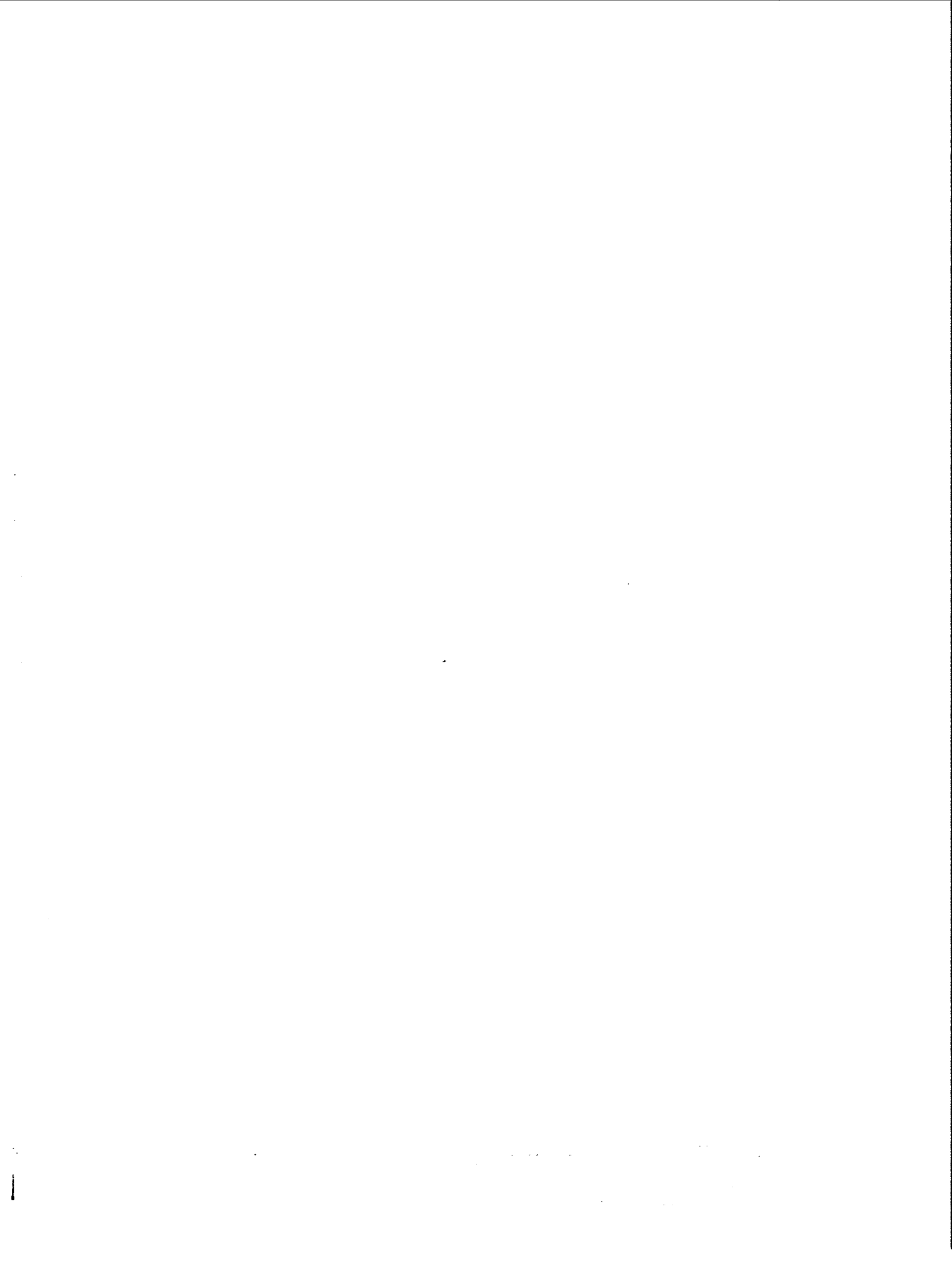
校記

四

以明鈔藍格本見眎正文頂格注文低一格原出道藏未有嘉
 靖乙巳三月九日校畢一行又有小字此本原係蘇州文氏所
 藏乾隆甲寅嚴九能以錢述古堂本校過又經抱經先生覆校
 九能有跋明年徐北溟再校咸豐丁巳藏勞平甫所亦跋之可
 謂善本矣徐北溟於嘉慶元年手寫一本今在沈夔生處曾錄
 其跋亦按次寫入此書之注錢氏本此行則云東晉貞白先生
 丹陽陶弘景注弘景梁人非東晉其誤不足辨注中多避唐諱
 如以民為人世為代治為理縲泄作縲縲之類昔人又以為尹
 知章注因其為唐人也然尹注管子今具存此書符言篇與管
 子九守篇大略相同因以彼校此謾甚多注皆望文生義果
 出尹知章手豈有自注管子而略不省勘乎然則今本題陶注
 固難信而非尹注則無疑義異同以朱筆志於眉間佳字尚不
 少也清明後三日繆荃孫校訖因識

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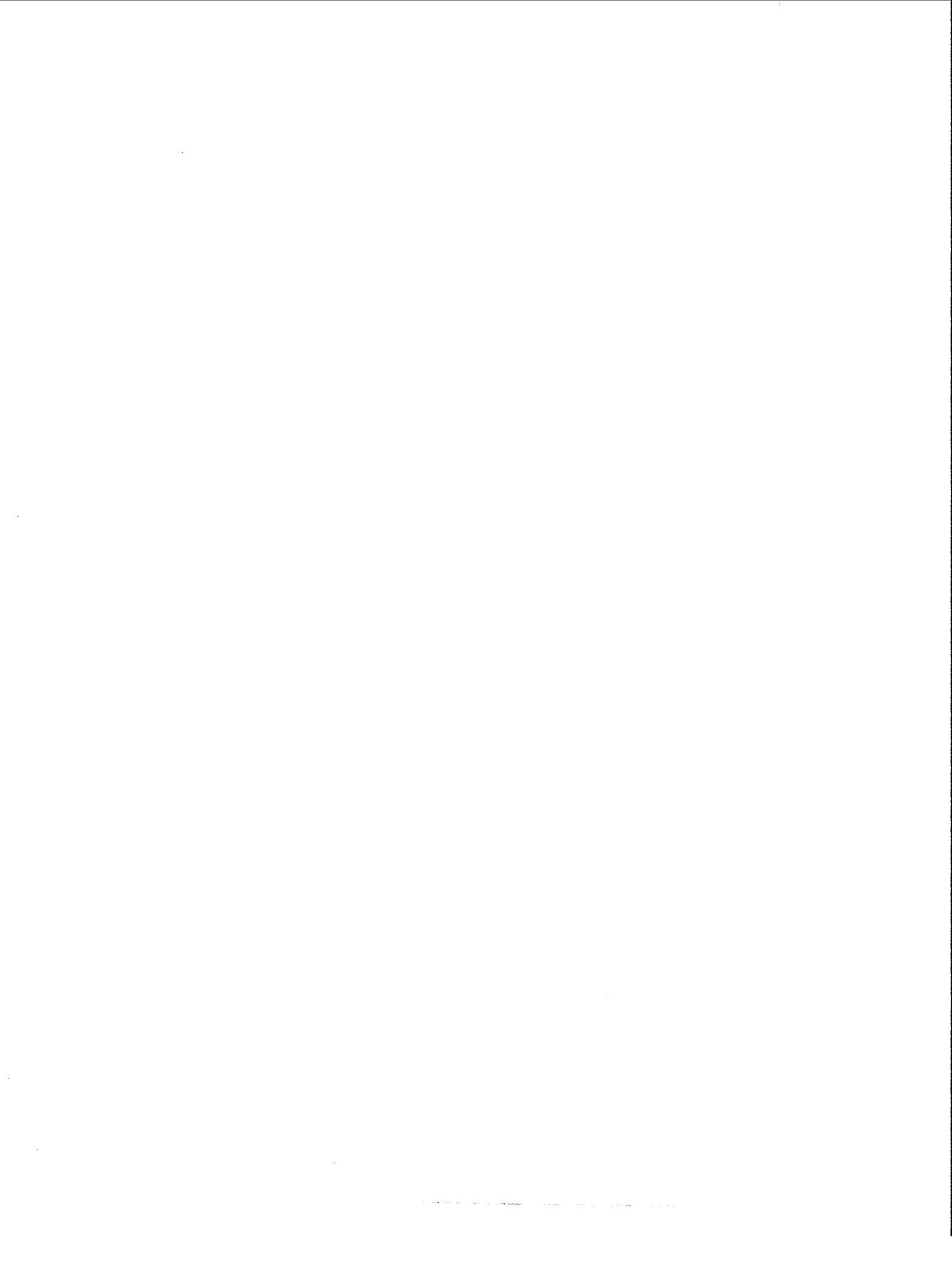
五



嬾

真

子



宋 廣陵馬水脚糕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飯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擺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自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謂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蓋飯上鹽蝦土餅也公享之如太宰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公幸畧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其平生慮不及此當意其所以奉谷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廬州東林寺有書須菩提像如人許大梵相奇古筆法簡易真奇畫也題曰戊辰歲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開寶四年畫也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為恥故江南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後但書甲子而已後戊辰七年歲次乙亥遂收江南

僕友人陳師黯子直嘗謂僕云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封事曰臣聞魯錄飛帝舜曰亡教使欲有國統統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魯錄諱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使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教音傲今尚

書乃作無教遂欲有邦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教諸侯使欲恐非是也僕曰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為諱古更定以竹簡寫之所寫訛或有此理

自唐以來呼太常卿為樂卿或云太常禮樂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為禮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漢食貨志武帝置太常卿名曰武功爵第八級曰樂卿故後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無害耳

元賦先生有言魏徵傳稱帝仆所為碑停叔玉昏願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守乃天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尚王遂敗其家僕後考魏氏之謬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華華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慶慶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禍或若房杜豈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守乃天以佑魏氏也信哉

杜牧傳稱牧仕官不合意而從兄悛位將相悛不平卒年五十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富陽侯預而估蓋其後也估生三子師損式方從師損三子詮愉美式方五子懼德宗恂恂從郁二子牧類羣從中恂官最高而牧名最著豈以富貴聲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涇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豈以其仕官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稱杜不通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孫裔播言生開闢生甫由此言之則甫固出於預而家譜不載未詳

陝府平陸王薄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魯制度僕曰今之魚袋乃古之魚符也必以魚首蓋分

百子全書

類真子

一掃葉山房

房

左右可以合符而唐用人袋盛此魚今人以魚為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天道遠矣漢稱受天命其兆見於孝景程姬之事然長沙定王發凡有十五子並載於王子諸侯年表元光六年七月己亥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己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丑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內春陵侯買乃其一也而春陵侯者乃先武之祖也春陵侯侯買卒戴侯能嗣卒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杜為城陽王蓋以杜者春陵之正統也故先武立為王然則國之興廢豈獨然哉僕以先武出於春陵買之後而長沙定王發本傳中不載其詳因備載之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祇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免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田敬仲田穉孟田潘田須無田無字田開田乞田常五世之後並為正卿謂田無字也八世之後與之與京謂田常也自齊桓公十四年陳公子完奔齊在己酉至開公四年田常弑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史記但云田敬仲完世家不謂之齊不與其與也與莊子法法篇

同義

元賦先生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其揚王孫武帝時人胡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敬平帝時人為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王孫標舉雖非聖人之道然其意在於矯矯也胡建為軍正亦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於明軍法也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傳然其意在於去佞臣也梅福以疎遠小臣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於尊王室也云敬犯死殺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耳稍近其中故敬傳云王孫標舉建乃斬將雲廷許高福逾也刺鳳是謂狂狗敬近其衷也云言此五人皆狂狗不得中道獨敬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為一列傳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獻雜文於明皇其言云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即既是十年一遇且五角六張三即謂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為太子時號五王宅宰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即五角六張謂五日過角宿六日過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八三月四日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過四日他皆倣此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湖連賦官韻端本賜為宗廟之祭當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唯彼聖人專有端木而禹王獨於第六韻用之上希顏氏願為可鑄之金下笑字予於作不唯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百子全書

類真子

一掃葉山房

房

百子全書

百子全書

世所傳立柳集本不同謹按湖明且生至己歲賦歸士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若云開歲候五日則正序所謂正月五日言開歲倏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為止又舊氣和天象澄作此象詠耳集中如此類極多今特舉此一篇

詩書之序舊同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如堯典與舜典以下關雎萬重以下並一簡情而書之至孔安國乃移之故曰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書昭然易見且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後毛公為詩傳亦復如是故遺書遺詩之名可以見有緣與今所存之序同此一處故也若各冠其篇為者則亡之矣蓋其餘則編次多故或遺之今之遺書遺詩是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惟元祀十有一月且伊尹祠於先王注云成湯崩時太甲即位奠饋而告據此文意則成湯之後中間別無君也然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士四年太甲稱履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據此則中間又有兩君矣史記湯崩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內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士是為帝仲士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以此考之然則書所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蓋為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須先言成湯既沒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誤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為正

百子全書 編真子一 三掃茶山房
五柳與商晉安別詩舊本十韻第九韻云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第十韻云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今世有本無第十韻故東坡詩送張中亦止於貧字云不救歸裝貧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長一遇盡固勤而舊本云游好非少長一遇定因勤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游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語最妙識者自知之

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與書四人相書十人今史四人書今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飲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殿閣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之然裝潢是今之畫匠匠然謂之畫其畫未詳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日並行詩賦經義書題中出而難任人變裝軍服注云任任也難者拒之使不得進也難任人則忠信昭而四夷服東坡習大科日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論而新經與注意同當時舉子謂東坡故與金陵異說以為難於任人則得賢者故四夷服及東坡見說怒曰舉子至不識字輒以難難為難難難之惟作難難字者皆得東坡元不曾見新經而舉子未嘗讀注故也聞之於紫微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過父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今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意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辱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的詩云步屐隨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

聖行蟻上粘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雲履履日欲曛芹泥隨燕嘴花蕊上蜂頻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微細之物皆能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意趣而過則何暇視詳至於我輩當以此理問僕僕僕曰東山之詩蓋言言之伊威在室蟪蛄在戶叮叮

鹿鳴燭燭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閑時乃見之耳杜詩之原出於此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靈詩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子樓禪夜見月東窗初清整落巖谷焚香滿室風泉端成爲未識豈爲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後苑繁華地流水野僧居何當一游詠倚閣吟吟謝友蘇州招畫公詩畫公即皎然也居於湖舊說皎然欲見蘇州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布老夫之意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傲之宜乎不速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則一妃耳士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蘇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棧兄才叔名穎皆溫公之姪孫家傑之士咸未四十而卒又李每言及之必慘然也

聖人之言何其遠哉雖弟子皆可與聞而又擇其中尤可與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為上首故孔子與之言者經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須菩提為上首故佛與之言金剛經餘弟子不與也

百子全書 編真子一 四掃茶山房
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予子季子兮吾弟靈僕請至此始悟莊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顰鄰人效之皆棄而走且美人之笑或笑或顰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為宜而莊子以顰為美也若醜人則顰固增醜狀而笑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言世間事曲盡其妙然亦不害為道人也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為淅川令日與一老士人鄭正字楚老往還楚老之言可取者極多今日但記其論天一說楚老之言曰古言天者多矣皆無所考據獨一說簡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僕初不信其言俄被差為金州考試官行金房道中遇外朝難鳴馬兒女媧諸領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則自下望之豈不在天中行乎後又觀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蓋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則為神靈之所居三光之所照蓋天積氣耳非若形質而有拘礙也愈高而愈遠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干里僕不信也

杜工部送重表姪王冰評事詩云秦主時在坐真氣擊戶牖又云次問最少年此語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於高吉傳云武帝曾孫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語蓋出於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畧如此今特舉此一篇

縣尉呼為少府者古官名也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則奉養天子名曰宗錢府是別職少者也故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蓋國朝之初縣多惟令尉呼明府尉呼少

府以亞於縣令

東坡至黃州遺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古東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末云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此蓋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遠大治東坡用事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也

今之夷狄謂中國為漢者蓋有說也西域傳載武帝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我西若馬注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故今夷狄謂中國為漢亦由是也

鄭告傳云威振西域并護西北道故號都護中西域而立幟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諸代懷集之漢之號今班西域兵始自張真成於鄭告僕以西域傳考之烏壘城在國三百五十里而烏壘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為中然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餘國咸聽指揮蓋漢積威之所致也始信女驀以三五胡人守中國一大郡而人不敢圖者良有以夫

沈傳師游嶽麓寺詩云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發蓋用嚴助故事也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屢承明之履勞侍從之事今以傳師傳考之穆宗時召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閣學旨次當傳師穆宗欲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為百子全書

湖南觀察使故傳師於詩以見其志
五掃茶山房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而舟相銜未嘗一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兄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王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將實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虜王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書機時女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

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

嬾真子卷之一終

懶身于卷之二

宋 廣陵馬水明撰

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禪學亦自高遠僕遊河育王山見皇祐中所賜大覺禪師懷遠御書五十二卷而獨領極多內有一頌留懷遠住京師云虛空本無礙解來作崇山即如如體不落偏中位又有一頌後作一圓相下注兩行云道者喪身失命道不著瞞昧佛性仰窺見解實歷代祖師之上宜乎身居九重道超萬物外則不為姦邪所蔽內則不為聲色所惑而享水年推其緒餘燕及天下足尊草木感愛上賜宸章闡記云古今通佛法者一人而已至哉言乎

本朝宰相銜帶譯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正月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答云符堅時摩摩羅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萇執筆後魏時菩提留支譯什中崔光執筆貞觀中波羅頗那譯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瑀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傳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看閱有不稱意當即隨事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傳

百子全書 懶身于二 掃葉山房

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熱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舊說載王禹久在翰苑曾有詩言晨光未動曉曉惟又向禮頭飲社盃自笑治蠶終不是明年強健更重來或曰古人之詩有此意乎僕曰白樂天為忠州刺史九月題雲漢云香草席鋪楓葉葉竹枝歌送菊花盃明年尚作南賓守或值重陽更一來亦此意也但古人作詩必有所擬謂之神仙換骨法然非深於此道者亦不能也

六一先生作事皆高深意公生於景德之四年至慶曆五年生言者論張氏事貴知滁州時方年三十九矣未及強仕之年已有醉翁之號其意深矣後韓魏公同在政府六一長魏公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推漢安懿王同朝俱攻六一故六一達令托魏公作奏請蓋魏公中誠言初議推尊時乃政府執議共入文字欲令魏公承當此事以破後世之惑耳或云張氏事雖下六一十百輩人猶且不為至若推尊則進亡前朝盛德而大違典禮故諸公攻之不少貸也然六一深以此事為然故於五代史義兒傳極致意焉噫人心不同猶其面也此言得之

溫公與寧元豐間嘗往來於洛洛之閒從者財三兩人踰驢過上人不知其溫公也每過州縣不使人知一日自洛趨陝時陝守劉仲通譯航元城先生之父也知公之來使人逆之公已從城外過天陽津矣劉遽使以酒四樽逆之公不覺來使醉云若不愛必重得罪公不得已受而

盡行三十里至張店鎮乃古傳嚴故地於鎮官處借人復還之後因於陝之使宅定回公堂詩召公傅公姚公溫公此四公者皆陝中故事也唐姚中令陝之破石人今陝縣道中路旁有姚氏墓碑徐嶠之書并撰

僕少時在高郵學讀送終書至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跟僕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僕不覺大笑時同舍王抃彥法問曰何則為則僕曰豈退之真見鬼乎彥法曰此乃羈縻之深嘆感頓蓋想當然耳且古人作文必有所擬此擬揚子雲逐貧賦也僕後以此言問於舅氏張泰議從聖舅氏曰不然規矩方圓之至也若與規矩合則方圓自然同也若學問至古人自然與古人同不必擬也譬如善射後矢續前矢善馬後足及前足同一理也昨日讀韓文公憶此詩今三十年矣撫髮驚歎有久之

詩人之言為用固厚然大有益於世者若長恨歌是也明皇太真之事本有新臺之惡而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故世人罕知其為善玉瑣之妃也春秋為尊者諱此歌真得之

謚之曰靈靈有二義謚法曰德之精明曰靈亂而不損曰靈若周靈王衛靈公是美謚也若楚靈王漢靈帝是惡謚也莊子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此褒之也漢贊之曰靈帝之為靈也優哉此貶之也故曰此一兼美惡而謚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為冠絕唱之仲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家法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愈喜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緝傳謀婢於體際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恠問之婢云我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嘗伏事柳家即君嘗恩仗事曹綰牙郎也其標制如此想是柳家法清高不為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於田且元選

僕友王彥法善談名理嘗謂世人但知韓退之不好佛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觀其送高閑上人序云今閑師浮屠氏外死生解外腴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遠則羈縻靡清散不可收拾觀此言語乃深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見處大勝斐休且休意為圓學經序考其造詣不及退之遠甚唐士大夫中裴休最號為奉佛退之最號為毀佛兩人所得淺深乃相及如此始知猶名失實世間如此者多矣彥法名抃高郵人慕清憲之為人卒於布衣僕今日偶讀圓覺經序因追書之

退之感二鳥賦云貞元十五年五月戊辰愈歸又云讀書者又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以文集詳考之是年乃貞元十一年也今按貞元十一年退之年二十八是年三上書宰相不通而出關故曰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至十二年七月從重盈曹汴州至十五年二月晉遷退之歸襄陽洛陽半道亂汴州亂退之既至洛陽徑走彭城省視其家遂復在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下是年五月作書行狀其後書云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史前汴宋亳等州

百子全書 懶身于二 掃葉山房

觀察推官將士即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是時退之年二十二則知作感二鳥賦時貞元十一

年明矣後人誤書十五年也
杜牧之華筵樓詩云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露華世已無唯有紫台偏得意年年因得上金鋪

金鋪出甘泉賦云排玉戶而聽金鋪注云金鋪門首也言風之所至排門揚鑿鑿鏡鈕蓋此
樓久無人登而空鮮生其門上矣漢以金盃承露而唐以絲囊承露可以承乎此不可解
粟節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
種說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詩謂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
五月節種讀如種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
芒種注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芒種種稻麥也僕近為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
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使之日晚
深矣

莊子之言有與人意合者今輒記之莊子之言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今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
而墊之致黃泉解之者曰墊者掘也地亦大矣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
則人戰慄不能行矣僕因從而解之曰所以然者以足外無餘地也今有人廉也而人以爲貪
正也而人以爲淫何也以廉正之外無餘地也若云伯夷之廉也柳下惠之正也則人無不信
者以有餘地也故曰君子能為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人若不信當求之已不可求之人

百子全書 編真子二 三掃茶山房
政和中僕為鄆州浙川縣令與順陽王澤張持執權同為金州考試官異同途而歸至均州界
中宿於臨漢江一寺寺前水分兩股行十餘里復合王僧年六十餘極喜談論因言股河王僧
曰不獨江漢如此天漢亦復如是因取天漢圖相示天漢起於東方經尾之閭謂之漢津乃
分為二道其南道則經傳說星天倉星并星河較星其北道則經編星南斗魁星左旗下至天
津而合為一道故知股河天地皆然也僕曰凡水之行前過堆阜則左右分流遂如股之狀今
天漢乃水象亦有高卑坳平之狀乎真僧笑曰吾不知也後有知星者亦不能答

天下之事有一可笑者今輒記之子路在弟子中號為好勇天下之至剛強人也而衛彌子瑕
者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為友婿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
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與考其時正衛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之殊也爾雅曰兩
婿相謂為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婿婿者助傳呼友婿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袂

壯士感意或變服不變姓朋友後舊稱僕生新故石孟東野贈韓退之為行軍司馬詩以傳
考之非也東野卒於元和九年時退之為史館修撰至元和十二年冬乃以右庶子為彰義軍
行軍司馬而東野不及見也前詩乃退之從軍入汴州為汴州觀察推官時詩也退之年二
十五及第四五年不得官至貞元十二年乃為軍相從事故有舊觀新敬之語其後為中書舍
人左遷右庶子乃為行軍司馬位尊隆盛久矣何新敬之說哉

曹成王碑句讀差訛說不可解又為人轉寫其字故愈不可解僕嘗為梁慎微善本公是止之

一本云觀察使錢虛使將國良戎界良以武岡叛茶本作初觀察使錢虛使將國良戎界本無錢
字蓋虛使其將國良往戎界戎良不往以武岡叛也又一本云披安三縣其州斬為刺史柴
本諱字作謀披音鹿非及蓋言披刺安州之三縣故以威名謀懼其州人使斬其不當為刺史
者蓋當時刺使李希烈之黨也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身之制皆印度之
法也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
謂之黑月又其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二月自四
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謂之額沙茶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
羅伐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月即翼星名也黑月
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故中國節氣與印度歲時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為小盡
印度以十四日為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
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屬道瑟比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錄錄出之

隴石詩云瓶大瓶瓶小所任各有宜考工記埴埴之工陶埴注云埴讀如甫始之甫鄭玄謂瓶
讀如放音蓋甫岡切韻東南兩切與坊同音注云埴埴工以此考之則瓶者乃埴埴之工且非
器也而退之乃言瓶大瓶瓶小者何也考工記瓶人為瓶實一般崇厚半寸肩寸豆實二而
成般崇八注般受斗二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般然則瓶人所作器大者不過能容斗
二升小者不過能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埴後作瓶人當以後為正

百子全書 編真子二 四掃茶山房
退之石鼓歌云鑄功勳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噓噓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撰刻留山阿或云
此乃退之自況也准西之碑石相獨安退之故於此見意此說非也元和元年退之自江陵法
曹徵為博士時有故人在右輔上言祭酒乞奉朝廷以十臺駝載十石鼓女大學其事不從後
六年退之為東都分司即官及為河南令始為此詩歌中備載此事明其後元和十二年春退
之始被命為淮西碑前歌乃其識也又云日消月鑠就埋沒而淮西碑亦竟磨滅恐亦識也
曹成王碑云王姓李氏諱真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又云太支十二曹於弟
亦或一或徵曹始就事今按曹王明之母楊氏乃齊王元吉之妃也後太宗以明出繼元吉後
此人倫之大惡也故退之為國諱既言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又云太支十三曹於弟亦其
言弟亦尤有深意蓋元吉之變在於當年及其後年乃有曹王故曰弟亦亦蓋非東昏奴之比也
前輩用意皆出厚誡可法哉

李方叔初名多從東坡遊東坡曰五經中無公名獨左氏曰庶有多年乃言直氏切故後人以
為壽考之多又周禮俱具終亦音治乃牛鼻繩也獨五經獨有此字非五經不可用今宜易名
曰庸方叔遂用之泰少游見而嘲之曰昔為有脚之多乎今作無頭之屬乎多以兄私為以况
前輩方叔會卒無以公之終身以為恨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新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後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
曹柳城集而刻之石亦為奇然不載屬塔本末蓋詩賦經籍記之言玄矣去詐貞觀三年

曹柳城集而刻之石亦為奇然不載屬塔本末蓋詩賦經籍記之言玄矣去詐貞觀三年

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得如來舍利一百五十粒梵本六百五十七部始居洪福寺翻譯至二十二年皇太子治為文德皇后於宮城南晉昌里建大慈恩寺寺成令玄奘居之永徽二年師乃於寺造觀音閣以藏梵本恐火災也所以謂之雁塔者用西域故事也王舍城之中有僧造塔波羅僧者唐言塔也聖塔波羅僧者唐言塔也師至王舍城嘗禮是塔因問其因緣云昔此地有伽藍依小乘食三淨食三淨食者謂鴈也積也鹿也一日眾僧無食仰見羣鴈翔飛戲言曰今日眾僧闕供摩騰宜知之好地其引前者應聖至而潭眾僧欲泣遂依大乘更不食三淨仍建塔以鴈埋其下故師因此名塔先是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大京製大塔三藏聖教序時皇太子治又製聖教記有弘福寺僧懷仁集王石重字勣二文於碑及鴈塔成榜遂良乃書二帝序記二碑於塔上其後遂為游人所集之地故章八元詩云七層奕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卻訝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睡雨濛濛此詩人所贈又蘇末若少陵之高致也杜詩人所易見此更不錄

唐人欲作美食詩欲押餽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蕭注云蕭編小竹管如合費餽餽者所吹也管如籥併而吹之招鬼曰柷巨教實研有餽饈此注云餽餽也但戰國時謂之餽饈至後漢時亦謂之餽耳

尚書謂之八座其來久矣然學者少究其源或以六曹二為八座或以六曹一僕為八座皆非也此書載於晉書職官志其詳公錄於左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蓋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王選舉祠祀事曹主繕修功作鹽地園苑事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十石曹主治地者得此序石刻題云前卿貢進士韓愈撰乃知此文時年未三十故能委放如此今按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後二試博學宏辭科皆被黜故曰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二選於吏部卒無成繼而以卿貢進士三上書宰相復不遇即出關時年二十八矣且以退之文辭宏放如此而被黜何苦哉唐人之文皆尚華麗安貼而退之乃聲牙如此宜乎點額也

百子全書 編真子二 五掃葉山房

非也此書載於晉書職官志其詳公錄於左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蓋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王選舉祠祀事曹主繕修功作鹽地園苑事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十石曹主治地者得此序石刻題云前卿貢進士韓愈撰乃知此文時年未三十故能委放如此今按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後二試博學宏辭科皆被黜故曰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二選於吏部卒無成繼而以卿貢進士三上書宰相復不遇即出關時年二十八矣且以退之文辭宏放如此而被黜何苦哉唐人之文皆尚華麗安貼而退之乃聲牙如此宜乎點額也

懶真子卷之三

宋 廣陵馬水柳棋

藝祖既平江南詔以兵部蓋納揚州不得及動號曰禁庫方臘作亂重責出征許於遠州軍運練兵仗既開禁庫兩方將士望見所貯弓挺且大喜曰此良弓也因出試之宛然如新是日弓數十張立盡嗚呼開寶之乙亥至宣和之辛丑一百四十七年而膠漆不脫可謂異矣女直犯關東南起勤王之師僕時為江都丞師臣翁彥國公揚州作院造神臂弓限一月成皆不可用當時識者以為國初之弓限一年成而今成於旬日之間宜乎美惡之相絕也僕考考工記然後知弓非一年不可用也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為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二材夏實體水折膠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期氏注云春年乃可用且三代之時百工傳氏孫襲祖業子受父訓故其利吉如此詳盡藝祖奮起於五代之後而制作之妙遠合三代之不亦聖者之宏遠乎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竇者場上鑿門上鏡下方如圭之狀竇者以敗窺口安於室之東西用亦白紙糊之家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牛出遊於諸公家諸公者欲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迎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惟心於是酒散就進

百子全書

懶真子三

一掃茶山房

厭飲數日徐遊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士風之美聞之於司馬文仲

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官凡五十餘人有通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多疑通字之義僕考唐百官志通官今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麩考其耗損而供然漢通字下從寸唐通字下從禾今按韻略瑞禾一並六穗謂之通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吳氏笑云此蓋諱司馬長卿封禪書其書云導一並六穗於包注云導擇也一並六穗謂加禾之末也後人誤以瑞禾為導遂併官名失之可笑也吳氏張文林相度端方不偏卒於鉉

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樸故太上皇無名母嫗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敘劉氏所出云晉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秦滅魏從大梁生請從沛生仁號豐公生愨子執加生四子伯仲和交和漢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嗚呼漢唐史籍遺之傳據監察御史上疏極諫言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此說非也集中自載御史臺論天災人饑狀故退之寄三學士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過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指閣門為中軍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紀其咎下言樂向內根本理宜備積實驗豐稔實待參難天子惻然感司寇歎綱綱謂言即施設乃返遠災州以此驗之其不因官市明矣然退之所論亦一時當事而遷得罪者蓋議中有云此等厚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執孰政首惡之遠遭貶也既起未幾有八司馬之事使退之不起與劉柳輩俱始量中則以身禁錮矣或云

退之宜與柳劉輩同平僕曰退之前詩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使其不去未必不落落中然則揚山之貶其天相哉司空謂杜佑也軍相年表十九年二月檢校司空

俗語云一絢絲能得幾時終以謝小人之逐目前之樂也然絢字當作綸大玄經終之次五日蜘蛛之務不如舞一絢之利綸音七律及與絢同音今以太玄證之故絢當作綸

唐時前輩多自重而後輩亦重前輩前輩而師事之此風最為淳厚杜工部於蘇端薛復還開薛華善醉歌自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卓又云坐中薛華善醉歌醉歌自作風格老一篇之中直呼三人之名想見當世士人一經老杜品題即有聲價故當世願得其品題不以呼名為耻也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復敦篤難前輩前輩中亦不敢斥後進之名而後進亦不復再仰前輩前輩可勝嘆哉陳待制先字應賢初任差作試官發解進士程文中犯聖祖諱衛蒼問之云因用莊子飾小說以千縣令而疏云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懸高也謂求高名令聞也然僕以上下文考之揭竿累以守鮑鮑其於得大魚亦難矣飾小說以千縣令其於大道亦遠矣蓋揭竿累以擊飾小

說也守鮑鮑以擊于縣令也彼成玄英膚淺不知莊子之時已有縣令故為是說史記莊子列傳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史記年表秦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為大縣縣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二年也且周嘗往來於楚魏之間所謂監河侯乃西河上一縣令也時但以侯稱之耳而流乃以為魏文侯不知與惠王之時相去遠矣且監河侯云我得意邑是知為縣今也若魯申公巫臣為邢大夫而其子稱相侯之類是也

百子全書

懶真子三

二掃茶山房

唐人字畫見於經碑刻文字者其精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蓋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為選官之法故世競學之遂至於妙唐選舉志云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辯止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或曰此敝政也豈可以字畫取人乎難之者曰今之士人於此狀貌奇偉言辭辯博判斷公事既極優長而更加以字畫適美有歐虞褚薛顏柳之法士大夫能全此美者亦自難得况銓選之間乎聞之者皆服

天聖中鄧州秋舉舊例主文到縣鄉中長上率後進見主文是年主文乃唐州一職官年老類醫時時說贊見有輕薄後生前曰舉人所係甚大願先生無渴睡既引試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依次用韻滿場闈閣不下乃復至簾前啓曰前日無狀後進輒以妄言仰請先生果蒙以難領見困願易之主文曰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來日再見訪諸生語而退是夜主文遂遷去車運司云鄧州滿場白日是年遂罷舉聞之於南陽老儒李德億又云昔待監司極小又士人多自重不肯妄求故多老於選調

五柳與子儼等疏云女等雖不同生又云况其父之人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
恐無庸出但前後婦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
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墮固無世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
七通子垂九齡但貧與乘夫運奇如此且進杯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
也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此夫人亦可一笑醒軒云安知雍端非雙生子

富鄭公留字西京日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瑞明建中劉凡邵先生同會是時牡
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各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
又問曰此花幾時開蓋請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考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蓋
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溫公神色不佳但仰視屋簷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
之言坐客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酒畢茶之際忽然羣馬脫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蹄啣奔出
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逸伏先生之言先生家有傳多室有皇極經世集行於世
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傳矣聞之於司馬文正

元城先生嘗言異說盧杞之為人也不獨愧見父祖又且愧見其子也盧氏唐甲族也而懷慎
一派為盛懷慎以清德相玄宗號為名相而生東都留書垂世其孫山被害在憲義傳非生杞
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名臣傳杞生元輔元輔傳云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任而人不知
杞之惡為異亦附忠義傳故曰杞不獨愧見其父祖又且愧見其子也元城先生劉待制世
百子全書 編真子三 三掃茶山房

字器之云
葭灰秋吹李月管日出印南暉景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喜高林紅葉滿光華閃閃見鬼神
赫炎官張火盆然電燒樹火實駢金馬下喙頰虬明魂翻眼堂處所亦氣沖融無間斷有如
流傳上古時九龍照燭乾坤早右韓退之遊青龍寺詩僕舊讀此詩以為此言乃論畫壁之狀
後見長安志云青龍寺有栴檀栴此蓋言栴檀之狀火氣沖融九龍照燭皆其似
也青龍寺在長安城中白樂天新昌居詩云丹鳳樓當後青龍寺在前以此可知長安諸寺
多栴檀故鄭虔知慈恩寺有栴檀數座取之與書僕任於闕陝行村落間常見栴檀數里欲作一
詩竟不能奇每嗟火盆等語誠為善論

東坡詩云刺欲去為湯餅客却愁鑄寫兵屢書其屢乃李林府事湯餅人皆以為明皇王后故
事非也劉禹錫贈進士張監詩云憶爾懸帆日余為座上肩舉筋食湯餅祝辭添蘇東坡正
用此詩故謂之湯餅客也必食湯餅者則世所謂長命麵者也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
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元底也王行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送餅不能行因曰去
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云去卻元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
元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物眼為阿堵中皆非是蓋此兩堵同一意也然去有兩音一卸
據及乃去來之去世當從此音非也當作口舉反韻各云撤也然此義亦非也蘇武掘鼠所去
單實而食之乃鼠所藏者也蓋行之意以謂此錢不當置於此當屏藏之於他處也

蔡中僕確持正少年嘗為執政仍有人告之曰汝女父作狀元時汝為執政也持正覺而笑
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閑居乃云作狀元何也後持正果作執政一日侍殿上聽
唱進士第狀元乃黃裳也持正不覺失聲且嘆嗟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黃裳乃泉州人清正恬
退以故老於錢曹當為建陽令及替黃裳建陽一物至今父老能道之最後以替善大夫為鎮
女軍節度推官鎮安陳州也官滿實不能歸故思懷遠為陳州人此間之於忠懷之孫禪子正
僕問子正為善職而帶替善大夫何也子正云此祖宗時官制蓋以久次而得之自不可解
僕任於關中嘗見一方寸古印印文云關外侯印其字作古諫氣頗類受禪碑僕意必漢末
時物也然疑心關有閩內侯不聞有外侯後於魏志見之建安二十三年始置名位侯十二
級以賞軍功關外侯乃其一也注云今人虛封蓋始於此

楊州檢法冠中大摩河朔人也好為大言以屈座人一日於客次中問坐客云左傳山木如市
弗加於山魚鹽登於海弗加於海注云如在山海實不加貴何也座乃以此八字平分作兩句故
座客卒然不能答座客氣甚自得時僕為江都丞獨後至見諸人默然座復舉前語問僕笑曰
此乃一句何為分為兩句也座笑曰果然僕不得善幸子之意以謂陳氏施私思以收人心故
依價以授與民是以山木魚鹽之類雖在齊國如在山海之中不加貴也實讀如價非商賈之
賣

今之同席者皆為之客非也古席面謂之客列座謂之旅主謂之獻客謂之酬設宋至晉楚之
大夫趙孟為客注云客一席所尊也李氏飲大夫酒賦既為客既獻賦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
之召悼子降進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注云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然則古者先獻客
客復酬之然後同席皆飲不如今之時不待獻酬而同席皆飲也

韓退之上宰相書云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
可懷僕嘗惟貞元七年兵部侍郎陸贄知禮部貢舉退之是時及第八年四月魯拜相而退之
以宰相門生連三年試於吏部而不得何也十年十二月魯罷為太子詹事十一月退之於正
月二月三月連上三書於賈耽輩不亦疎乎祇取辱耳後世之士可以為戒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蓋有一榜有宰相數人者古無有也太平五年蘇易
簡下李沆向敏中寇準王旦咸平五年王曾下王隨章得象高化三年孫向下王欽若張
士遜慶歷三年楊真下王廷韓結王安石呂公著韓維蘇頌元豐八年焦蹈下王時中鄭居
劉正夫其餘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効大驗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
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
他塗開元以後始崇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佛果禪師川熟極善禪禪纔可聽嘗云聞浮提雨清淨水具諸天相方時大雨雨時忽落莫知
其價此兜率天大雨摩凡也方欲收未霖雨不止實害人命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得時
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饒也但名不同其實一也坐客云經中所言皆譬喻也豈有雨實

珠等事乎僕曰不然而金雨血雨土皆班班載於前史何況六合外事其有無不可懸料也坐客咸以為然其上因錄出華嚴經第十五卷

二十八宿今韻略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略音韻元音剛氏音低音音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鑄此何理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剛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氏也注云角亢下繫於底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上邸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皆容為虎首故有臂之義音皆誤矣波韻略不知但欲異於俗不知害於義也學者當如其字呼之

國初號今猶有漢唐之遺風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書降大赦改元東都賜舖三日此蓋漢遺事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漢以賜舖為惠澤今得釐飲酒也舖音蒲注曰王德布於天下而令聚飲食為舖或阿賜舖起於漢乎僕對曰趙世家載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舖五日則自戰國時已如此矣

祥符詔書聖祖殿有石刻吾祖僕射公亮和判南府日當苦詞續續少因聞玉泉山頂有道人草屨其上號白骨觀道入年八十矣宴坐香中常想自身末末洞達惟見白骨以觀它人亦復如是如此五十年矣意謂使人問訊亦不答贈道亦不愛頻頻如此亦魯受公繼而入山訪之道人亦喜因請出山暫至府第進之正寢安下經月乃歸一日忠肅夢道人焚杖徑入

百子全書 雜真子三 五掃葉山房 正寢方驚愕聞夢覺且數訝之使人往問訊曰昨日夕已遠化矣既毗茶骨有舍利後遂生給事子山仲南兩歲已能坐方學語時但言口口見人皆自白骨後至七歲已往漸不見嗜其性移矣給事學佛有見處古君子也僕以此語長屢了老子云吾門謂之空門今作白骨觀已自墮落况有人誘引之乎僕以此言為然

俗說以人嚏噴為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則寐願言則嚏嚏云言我願思也嚏當為不敢嚏噴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如思我心如是則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也漢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嚏下計及然則嚏耳鳴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

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聲寧音音今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前宋齊帝悻悻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聲同為一意

僕仕於闕中於士人王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

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蘭亭序在南朝文章中少其倫比或云綠即是綠竹即是管今疊回字故適之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云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之有所本也且元道中在蘭亭下者多矣

此蓋昭明之誤耳 蔡忠懷確持正其父本永州人晚年為陳州刺史官遂不復歸持正年二十許歲時家苦貧衣服稍敝一日與羣士人張進師是同行張亦貧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視持正久之因謾問曰先生能相乎曰然又問曰何如曰先盡狀貌極似去德裕持正以為戲已因戲問曰為相乎曰然南

連子曰然復相師是曰當為卿監蒙五十口時持正云公當死矣道人既去二人大笑曰狂哉道人以吾二人貧儒故相戲耳後持正謫新州凡五年一日得師是書云以為司農無補然闕門五十口居京師貧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讀至此忽悟道人之言遂不復讀數日得疾而卒聞之於忠懷之孫禪子正

有客問僕曰古今大守一也而漢時大守赫赫如此何也僕曰漢都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非後世比只此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由秦注云古之橋字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對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爾宜乎朱賈臣等為之氣焰赫赫如此也

前漢凡三處載召平蕭何傳召平即東陵侯也項羽傳召平即廣陵人也齊悼惠王傳齊相召平不知何許人為魏勃所殺至角殺乃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僕頃在海州常與任景初陳子直論之景初曰此必非東陵侯且淮陰侯在蕭何術中而東陵侯為何事案其術高矣必不為勃所殺子直曰不然夫為人畫策則工若自為計多拙故曰傍觀者審當局者

百子全書 雜真子三 六掃葉山房 迷二人爭論不已僕從傍解之曰謂之非東陵侯既無所據必為東陵侯思受屈子直曰獨廣陵召平不在論中何也僕因大笑曰僕廣陵人也上不敢望東陵下不肯為齊相况僕平生處已常在於才與不才之間宜乎不在論中也子直由此號余為廣陵召平

僕自南渡以來始信前人之言可信也蓋胡人長於騎射其所以取勝獨以馬耳故一胡人有兩馬此古法也北征詩云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足是知一胡人兩馬也中國若不修馬政豈能勝之蓋用兵之法弓馬必有副詩云交

鞬二弓畏毀折也與兩馬同意 元城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疎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末甘露降之時即其謀之謀想見天祇色色如此吾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且天下之事有大

於死者乎凡可以救死者無不為也若當時只聽聽之其禍未必至此今乃以死進人而誅者如此宜其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

樹真子卷之三終

宋 廣陵馬水柳撰

章聖皇帝封禮成曲阜縣謁先聖廟時下晉公履從前一日與同輩兩三人先馳至廟有視儀具因入後殿乃孔子妃也問其孔氏族孔氏之妃何姓延祐延濤同對曰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丹宮氏女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而卒時孔子七十矣次日上至妃殿亦問其姓眾人未及對晉公以延祐之言對上曰何典據晉公特愕不及答延祐徐前曰出孔子家語時扈從者皆以此事為恥聞之於舒州下寨老儒俞汝平

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獨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石杜牧之自南書即出為郡守之作其意深矣蓋樂遊原者漢宣帝之廢廟在馬昭陵即唐太宗之陵也牧之之意蓋自傷不遇宣帝太宗之時而遂為郡守也藉使意不出此以景極為意亦自不凡况感寓之深乎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元城先生與僕論禮記內則鷄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也一體又召無諸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以為早蓋以刑驅其後也今世俗導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犯義如犯刑則今人為古人去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余中行老來服行中即剛中葉唐懿中夫何執中伯通王漢之彥昭彥昭常於期集處自歎

百子全書

桐真子四

一掃葉山房

曰其獨不幸名字無中字故為第六行老應之曰以為賢不中時以為名各

陽翟湖上丈人陳恬叔易一日忽改名欽命或者疑之曰豈非欽若王之休命而有仕宦之意乎叔易曰不然吾正以時人不畏天故欲欽崇天道水保天命

建中開京尚都選宋為年以遠選舉授文即李方叔以詩嘲之曰士林換卻山林興誰道山人索價高鬼以道嘲之曰處士何人為作牙齦權猿鶴到京華今朝老子成長矣六六峯前只一家聞之於王元道教古

道化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鄒若拙喜出神嘗至一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不若以第二甲為第一甲道士既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意適有富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即止遂唱

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得是年孫何勝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張士遜第一百六十八人後士遜三人入相致仕歸鄉遊武當山若拙弟子常為公言之僕為鄧州浙川令日聞之於鄧鄉士人劉可道

僕嘗問元城先生先儒註太玄經每章之下必列二十八宿何也先生曰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太玄經凡七百二十九贊乃此數也僕曰七百二十九贊分而為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而不相應何也先生曰楊氏之意以謂其半不可分也故有躋躋躋贊以應周天之數漢之正統以象歲也秦之曆稿乃閏位也故先儒於躋躋躋贊之下注以為水

火之閏而王莽傳所稱餘分閏位者蓋謂是乎雲云數深矣

同年小錄載小名小字或問有故事乎或曰始於司馬大子僕曰不然離騷經曰皇覽發于千初度公肇錫予以嘉名名子曰正則分字子曰靈均且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字小名也所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尊為進御之書誤矣

唐外戚傳云外家之戚敗視主德之何如耳至哉此言也明皇之寵太真極矣故有馬嵬之事故老子云其愛必大費其子云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惟老杜於此事殊為得體詩云不聞商周衰中自謀復短謂若此事自出於明皇之意與夫君王掩面救不得相去遠矣

僕友司馬文李朴極如星雲云前漢天文志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此說非也且何鼓乃牽牛也今分為一則失之矣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注云公荊楚人呼牽牛為擔鼓擔者何也蓋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鼓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天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大漢之問故易謂河非也

僕為夏縣令寄居司馬文李朴家出藏先和書像示僕傳云王摩詰筆也僕因念善工篆之眼

中神彩殊不相類使人意不滿畫象上長下短其背微僕以傳考之想當然爾莊子載老萊弟子出薪過仲尼及以告曰有人於此修上而超下末僕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云長上而從下耳卻近後而上僕末僕謂背微曲也然此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乃聖人憂天下之容非摩詰不能作

百子全書

桐真子四

二掃葉山房

關中名醫駱耕道曰莊子之言有於孫真人醫方相合者五苓散五味而以木猪苓為主故曰五苓莊子之言曰藥也其藥其也桔梗也雞雁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郭注云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故此數種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為主故曰是時為帝者也疏云藥無貴賤愈病則良斯得之矣故樂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且如治風則以薑為君薑為頭也去水則豕零為君豕零水猪零也他皆類此彼俗醫乃以本草所錄上品藥為君中品藥為臣下品藥為佐使可一笑也

禍福茫茫不可思大都早退是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素琴琴雁不暇憶壹黃犬定難期蛟龍作醜麟為補何似泥中拽尾龜石白樂天遊玉泉寺詩李訓鄭注初用事公知其必敗輒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歸時宰相王涯好琴針元與好獵故及之而拽尾龜所以自喻也龍醜事見左氏麟補事見列仙傳

晉史乃唐時文士所為但記之御撰耳天文志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以民為人且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落書乾體度以乾為輒則太宗又不應為太子承乾避名也以此見乃當時臣下所為爾臣下之文駕其名於人主已為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而不辭兩皆失矣

僕之故友安慎微嘗云開元太平宰相七人五人出太平公門下謂岑參賈至韋嗣立忠崔湜陸象先也二人明皇自用謂張說郭元振也且象先賢者也何為預五人之列按象先傳太平公主欲相崔湜湜力薦象先於主故遂相之噫象先何為父結湜湜也開元元年七月太平

公王既敗而宰相出門下者如岑羲等四人皆被誅獨象先免使其不幸與西人者皆死豈不痛哉然則士大夫之所處宜以此為戒

老杜遺詩云家家食烏鬼頓食黃魚所說不同筆談以為鸕鶿能捕黃魚非也黃魚極大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故詩云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大長夫不容身又有小白詩云小白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佔水族風俗當爾疏蓋言魚大小之不同也僕親見一峽中士人夏侯節立夫言烏鬼猶也峽中人家多事鬼家養一猪非祭鬼不用故於猪屋中特呼烏鬼以別之此言良是僕又見浙人呼海錯為蝦菜每食不可闕始悟風俗當爾疏之意

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然雋不疑傳云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且廷尉遂詔鄉里識之者張宗祿等則人識之者多矣不應如此差舛然若以紀傳不相照誤立兩姓名則不疑傳末又云一姓張名延年則是當時廷尉驗問之時一人已有兩姓名矣則是非未可定也故史家於此微見其意初不疑傳送詔獄之時已自云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天子與大將軍聞而嘉之史著此語亦欲後人推原其意耳

漢時送葬之禮極厚武帝之葬昭帝幼弱霍光不學取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以後宮守園陵於是園妻自此始至後世因之遂不復變白樂天有園陵妻詩讀者傷之

今之闕角謂之餼稜蓋取具有四稜也僕友柴慎微云餼酒器也可容二升腹與足皆有四稜漢宮闕取其制以為角隅安數處也故曰上餼稜而棟金爵酌餼皆酒器名其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為圓故漢書曰破瓶為圓

百子全書 雜真子四 三掃葉山房

南方朱鳥蓋未為鴉首午為鴉火已為鴉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為朱鳥之象漢天文志柳為鳥味星為鳥頓張為鳥啄翼為鳥翼翼則朱鳥而獨取於鴉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鴉故以名之然謂之鴉尾者當問元城先生先生曰蓋以翼為尾云故甘氏星經云鳥之關疎其尾鴉之關疎其翼以此知之

柴慎微言春秋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為開冊無幾耳故多從省文後世五行家鑿其說不勝繁無且如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曰稱徐置若命也徐孫僑夫人也殊不知經之省文也經中若此書者多矣成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齊遂奔齊昭十二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至自晉晉人又也譬之水本性清塵泥汩之則濁也若復去之則水性明矣今請春秋者但不為諸家所引則聖人之意見矣

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期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春於愍侯赫赫慈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泰誓山河啓上開封公按漢書高帝功臣表開封侯侯陶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常泰山若礪國以水存皮皮如常所謂泰誓山

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合其一也又云與蘇相允地前從漢津長源鬱鬱洪河羣川戴譽展條戴羅時有語然運同陰宏此蓋謂陶舍也今按漢高帝功臣表開封侯陶舍封十一年是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是漢百官表孝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祭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七年六月己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為丞相所謂羣川眾條以喻枝派之分散也語默陰宏以言自陶青後未有嗣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無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惠州相家極收本朝前輩書帖僅嘗見其家所收孫宣公與書只有云行李鼎來蓋其之行李乃今之行使也魯德公之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注云行李使人也魯德公之八年鄭及楚平晉晉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箇行李告於寡君注云一箇獨使也行行李行人也然古之行李從山下人下子作李後人乃轉作李也一箇行李謂一介行使今人行行李為隨行之物失之遠矣

司馬溫公祖營在陝府夏縣之西二十四里地名鳴條山有墳寺曰餘慶山下即溫公之祖居也僕為夏縣今日屋至其處及十許里有涑水故溫公號涑水先生鳴條山即湯與繁戰之地去解州安邑縣五十里乃繁之都也呂相絕秦書曰代我涑川得我王官以此見秦晉兩國境上二邑也涑川即涑水也王官屬今河中府虞鄉縣唐末司空裴聖謨於王官谷有天柱峯休

休亭乃一絕境也 韓退之三上宰相書但著月日而無年今按李漢云公生於大曆戊申而退之書云公有生人二十八年矣大曆三年戊申至貞元十一年己亥退之時年二十八以宰相年表考之是年宰相乃賈耽賈耽趙憬也但不知退之所上為何人耳且以前鄉貢進士上書而又格大與當時不同非賢相不能舉也豈耽輩所能識哉

今之士人謂尺中或以解居字為避地字非也雖驛經云製裴荷以為衣今王逸注云裴後也秦人作解居解音皆音荷僕任於關陝之間不聞此呼正恐王逸別有義爾後又讀爾雅解若先注云英明也或云後也關西謂之解居以僕所見英先者即今之章英明也其葉初出可以為如其子可以治目疾蓋謂可以解去垢穢或恐以此得名又爾雅云裴厥據注云裴也今水中裴然則後自有正名不謂之解居明矣或曰然則王逸謂裴皆誤乎僕曰古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郭璞多引用離騷注故水王逸之疑而多出此注所以廣異聞也學者幸再考之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縹緞妙角與根根搗搗維口潮翻百二十刻須臾聞石退之記夢詩殊為難解僕嘗考之此乃言二十八宿之分野也爾雅曰壽星角九也注云數起高亢刑宿之長又曰天根也注云下擊於底若木之有根根管之口管星東辟也注云管星東辟星四方似口故以名之所謂百二十刻者蓋漢天儀之法二十八宿從右逆行經十二辰之舍次每辰十二刻故云百二十刻所謂非少者哉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者只上所謂賦字也退之欲神其

百子全書 雜真子四 四掃葉山房

刻故云百二十刻所謂非少者哉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者只上所謂賦字也退之欲神其

字效隱其語

元城先生與僕論十五國風次序僅曰王黍離在卹廟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先生曰非諸侯也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為三國卹廟衛是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邯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故卹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蓋以其地封康叔故卹詩十九篇鄘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於王黍離上且列為三國而獨不謂之衛其意深矣以毛鄭不出此意故備載之

鄒陽湖水連南康軍江一帶至交深水落魚蓋入深潭中土人集船數百艘以竹竿攪潭中以金鼓振動之候魚驚出即入大網中多不能脫惟大亦鯉魚最能躍出至高大餘後入他網中則不能復躍蓋不能三躍也故南門化龍者是亦鯉魚他魚不能也杜子美觀打魚歌云錦州江水之東津魚魚潑潑色如銀魚人嗟嗟沉大網載一擁數百鱗魚魚常材蓋知葉亦魚騰出如有神僕親見捕魚故知此詩之工

亳州士人相家多收本朝前輩書帖內有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紉初亦疑之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生十一人男十一人女其妻中一人嚴羅紉紉音敷乃執金吾嚴延年長孫之女羅紉生女曰持纒乃十一中一人也蓋採桑女之名偶同耳

自古中國與夷狄戰多用弩為鎗上疏曰勁弩長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遊擊住

百子全書 嫺真子四 五 掃葉山房 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平城之歌曰不能控弦至後以連弩射單于馬濛用弩陣取涼州蓋中國各用所長夫騎射夷狄所長也弩車中國所長也蓋單能作陣而騎不可安弩能進而入深可以勝弓且得其矣而夷狄不可用近世獨不用弩當講求之

孝經序云魯史春秋學問五傳韓退之云春秋五傳宋高闈然今獨有三家公按前漢藝文志序云春秋分為五注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鄭氏夾氏而鄭氏夾氏有錄無書乃知二氏特有名稱然上陽傳稱能為騶氏春秋何也豈非至後漢之初此書亦亡乎故曰有錄無書前漢鄭騶同音通用

韓退之列傳云從食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於時以僕觀之郊籍非單行也東野乃退之朋友張籍乃退之為宋宋觀蔡推官目所解進士也而李翱言甫退則從退之學問者也故詩云東野野飛尚完字翱觀濤江又云東野野動驚俗夫此語分張籍學古談軒昂選騶騶故於東野則稱字而於羣弟子則稱名若孔子稱述伯王子產回也由也之類而唐史乃使東野與羣弟子同附於退之傳之後而世人不知遂皆稱為韓門弟子誤矣

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秦有李斯漢祭豈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燒來木傳刻肥夫真苦縣元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嶧山之碑至於苦縣元和人多未詳王內翰亦不解謹按老子苦人也今為亳州衛真縣縣有明道宮宮中有漢元和年中所立碑祭豈所書僕大觀中為水城王軍日緣樓到縣得見之字畫動按其奇畫也且杜工部時已非嶧山且筆况於公

乎然今所傳基本亦自奇絕想見其刻可偉哉 泚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甫之後蓋出於司馬遷傳曰事蔡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故泚水引用之耳伯休甫者其字也古字一字多矣如差條房為程之類三字無之獨本朝有劉伯貢父劉中原父或云二人本字皆甫原甫以犯高宗王諱故去甫而加伯中時人因併三字呼之此說非也六一先生作原甫蓋誌公公諱敬字中原父姓劉氏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以此可知彼但見錢穆甫以避諱人或呼為錢穆或呼為穆四遂併一劉夫之誤矣

曹成王碑句法嚴古不可猝解今取其尤者言之夫進江州摩能者反善職王親教之博徒官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必利今釋於此者職者各安守其職也博力者結集其力也勾卒者伍相勾連也羸越之法曹誅五界者若越勾踐教兵之法曹誅五界者曹朋曹也若若有罪則凡與之為朋曹者咸誅之伍什伍也凡有所獲則分而界其什伍之兵也蓋利害相及則戰不敢清而居不敢盜此乃勾卒羸越之法或曰羸謂羸也越謂超越也凡戰討其衰羸賞其超越也然無勾卒之義當從前說

日臨公館舞臺滿地園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雲蜀水相通無與烟霞會清鐔幸不空右社工部殿公廳詠蜀道畫圖是時武跋履微有割據之意故公於詩諷之云山不斷水相通以言蜀道不可割據也幕下有盆於東道者如此

百子全書 嫺真子四 六 掃葉山房 魯賦武仲名紀孔子之父鄭人統乃叔梁紇也皆音恨發及而世人多呼為核有一小說唐肅穎士輕薄有同人誤呼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或以為昭字也不識誤矣

亳州水城縣之七十里有益山山有巖曰紫氣此蓋高帝避難所也復有梁孝王墓僕嘗與宿州知錄邵渡同遊入隧道中百餘步至皇堂如五間七架屋許大周迴有石門子十許上鑄作內臣宮女狀中有大石柱四所以懸棺槨不復見矣入時必用油圍以為燭其中盛夏極涼如暮秋時山下有居民數百家謂之保女鎮蓋當時守塚之遺種也土人呼墓為梁王避暑宮故老云前數年時有人入其中常得黃金而出今不復有矣李王傳云未死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府藏餘黃金尚四十餘萬他財物稱是想見當時送葬之物厚矣魏武帝置發塚中即搜金校尉如此塚蓋不發者然古人作事奇偉可驚非後世比也

嫺真子卷之四終

類真子卷之五

宋 廣陵馬水卿撰

紹興三年夏六月明州阿育王山住持淨崇以完全閣所藏仁宗御書詣行在所獻書凡五十
三軸字體有二一曰真書二曰飛白三曰草書且上二書世多見之而草書亦自奇古可駭愕
也又有團扇扇三柄皆有御書一長柄者三尺許是打扇用白藤纏柄而三扇皆以青綾紙
為上下卷卷制度極草草中產之民所記也大哉仁宗之盛德也

唐史載鄭處度集當世書者八十餘篇其書為會稽老杜哀故者作即殿台州司戶榮陽鄭
公處詩云會稽何技藝又按鄭處度會稽外切草多貌如會分符分之會最但外切小也如蕭
國之最處自謂其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乃誤呼為會稽書蓋會稽取純粹也失之遠
矣蓋名士目所著書多自貶若鷄肋壯說之類皆是也技藝者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
之癢也老杜以謂處私撰國史亦不能自忍爾最一音在外切小也而音一意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注云馬牛之風佚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諭然注意未甚明白僕後以此事問元城先生曰此
極易解乃醜說之辭爾齊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離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
吾地何也僕始悟其說即書所謂馬牛其風注云馬牛其有風佚此兩風字同為一意

僕讀史記因嘆曰天道遠矣吁可畏也秦昭王四十八年始皇生於邯鄲年十三即位是歲甲
百子全書 二掃葉山房

宣統元年豐沛已生漢高皇帝後十五年己巳項羽生二十七年始皇南巡會稽時年己二
十三其年七月始皇崩二世元年九月沛沛沛時年三十九項羽起會稽時年二十四漢
元年高帝至滬上時年四十二二月羽繼至遂殺子嬰而滅秦高帝在位十二年五十三而
崩時歲在丙午時消長倚伏其運密矣

政和中僕仕閣中於同官浦氏家乃宗孟之後見漢印文云韋灌亦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
印中最佳韋灌乃水衡屬官韋灌讀如權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有船官而韋灌
有今茲此蓋亦印也然皆大初元年己巳後字五字故也

元城先生嘗與僕論魏丞相不能救蓋寬饒之死追錄之神爵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
有罪下有司自殺二年三月丙午丞相相與議者以謂有天道焉且相謂曰公醒而狂且以
字呼之是必平日朋友也平日以狂待之則宣帝之怒相必無一言以救之宣帝初下其書中
二十石議也執金吾議以為大逆不道然則中二十石共議以為大逆不道獨執金吾一人耳
百官表神爵二年南陽太守賢為執金吾不知賢者何人也必醜和蓋寬饒蓋司隸所劾者
也賢不足道也獨相號為賢相又與寬饒彼此皆儒者平日交友獨不能為地相可貴哉
禮記載孔子數一頁之罪云吾與女從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
疑汝於夫子汝罪三也注云吾不稱師也蓋古之君子言必稱師示有所授且不忘本也故
子張一篇載孔子之言子張之言十一而未嘗稱師曾子之言三而三稱曰吾聞諸孔子則

子夏為曾子所罪固其宜矣禮記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夫子曾子稱師故子
春亦稱師也又知古人注解各有所本不若後人妄言穿鑿也

淵明之高隱蓋為貧爾非為酒也聊欲飲歌以為三徑之資蓋欲得公田之利以為三徑
居之資用爾非謂旋創田園也舊本云公田之利過足為潤後人以其好酒遂有公田種秫之
說且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此非種秫時也故凡本傳所載與歸去來辭序不同者當以序為正
高郵老儒黃移忠考和僕幼讀常師之言謂蓋子去齊三宿而出書讀如晝夜之言非也史記
田單傳後載燕初人齊聞書邑人王蠋賢劉與注云齊西南近邑也蓋獲故蓋子三宿而出時人
以為濡滯

今之書尺稱人之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語佞非也在氏昭公二十一年載魯楊之
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
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左氏載祝鮀之言行極備蓋衛之君子也衛之宋朝姿貌其美衛靈
公夫人南子通之孔子之言蓋為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容則取死之道故曰難免於今
之世矣

僕友孫亞之自呼曰雅朱者卿自呼曰刑或問有故事乎僕曰孟施舍之養勇也又曰舍豈能
為必勝哉注曰施舍自呼其名但曰舍蓋其好勇而氣急也恐起於此
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於蓮塘上時苦蛙聲坐中有州官乃長安人以微言相戲謂僕南人
百子全書 二掃葉山房

食此也僕念曰此是長安故事客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伏武帝欲籍河城以南
盤屋以東宜春以西為上林苑朔諫以謂此地土宜薑芋水多鰓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
寒之憂師古曰鰓即蛙字似蟪蛄而小長脚蓋入亦取食之

僕嘗與陳子直存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可同也子直曰不然嘗人謂
將初初無同處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霍王元軌與處士劉平為布衣交或問
王所長於平曰王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隱隱之意以謂有同則有異
今初無同何以於異乎此言為最妙故當時謂之二語樣一子皆肯之

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塚如山未到二十里已見之土人呼為瑤瑤王塚按廣陵王
胥武帝子也都於廣陵後至宣帝時謀不軌賜死諡曰厲後人誤以劉厲為瑤瑤爾漢制天
子諸侯即位即立太子起陵塚故能如此高太尊雖以罪死尚葬其中故有且死謂太子壩曰
上過我厚公負之耳我死骸骨當暴棄而得葬薄之無厚也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或恐
辱得擬云

文房四物見於傳記者若紙筆墨硯皆有據至於硯即不見之獨前漢張彭祖少與上同研席書
又薛宣曰有吏職下至筆研皆為設方者蓋古無硯字古人諸事簡易凡研墨不必硯但可研
處以為之爾矛盾螭蟠於前世不若今世事事冗長故以為之研不謂之硯然任緯之北征
記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乃夫子平生生物非經史不足信

續注云玄黑也... 續注云玄黑也... 續注云玄黑也...

許洛之間極多... 許洛之間極多... 許洛之間極多...

入會即以爲... 入會即以爲... 入會即以爲...

年白玉花結... 年白玉花結... 年白玉花結...

府官事任... 府官事任... 府官事任...

之銀錢復歸... 之銀錢復歸... 之銀錢復歸...

洛中土人... 洛中土人... 洛中土人...

行李甚盛... 行李甚盛... 行李甚盛...

生相遠如... 生相遠如... 生相遠如...

餘凡閱兩... 餘凡閱兩... 餘凡閱兩...

起宗後七... 起宗後七... 起宗後七...

索而食乎... 索而食乎... 索而食乎...

及見大喜... 及見大喜... 及見大喜...

爲主人則... 爲主人則... 爲主人則...

百子全書... 百子全書... 百子全書...

公所居私... 公所居私... 公所居私...

之因爲口... 之因爲口... 之因爲口...

洛不復召... 洛不復召... 洛不復召...

蘇秀道中... 蘇秀道中... 蘇秀道中...

以若下酒... 以若下酒... 以若下酒...

處會獲頭... 處會獲頭... 處會獲頭...

宮儀嘗以... 宮儀嘗以... 宮儀嘗以...

之以是酒... 之以是酒... 之以是酒...

酸酒取桃... 酸酒取桃... 酸酒取桃...

一酒也恐... 一酒也恐... 一酒也恐...

溫公私第... 溫公私第... 溫公私第...

弟子肄業... 弟子肄業... 弟子肄業...

爲之正對... 爲之正對... 爲之正對...

兄且或坐... 兄且或坐... 兄且或坐...

駢馬都尉... 駢馬都尉... 駢馬都尉...

之副謂之... 之副謂之... 之副謂之...

軍給治車... 軍給治車... 軍給治車...

帝婿唯擇... 帝婿唯擇... 帝婿唯擇...

後漢以來... 後漢以來... 後漢以來...

故名謂之... 故名謂之... 故名謂之...

是不可飲... 是不可飲... 是不可飲...

五卷解五... 五卷解五... 五卷解五...

王元道嘗... 王元道嘗... 王元道嘗...

照氏逸老... 照氏逸老... 照氏逸老...

欲獻茶一... 欲獻茶一... 欲獻茶一...

茶從十指... 茶從十指... 茶從十指...

紹興六年... 紹興六年... 紹興六年...

遇江來元... 遇江來元... 遇江來元...

立東坡之... 立東坡之... 立東坡之...

百子全書... 百子全書... 百子全書...

六掃葉山... 六掃葉山... 六掃葉山...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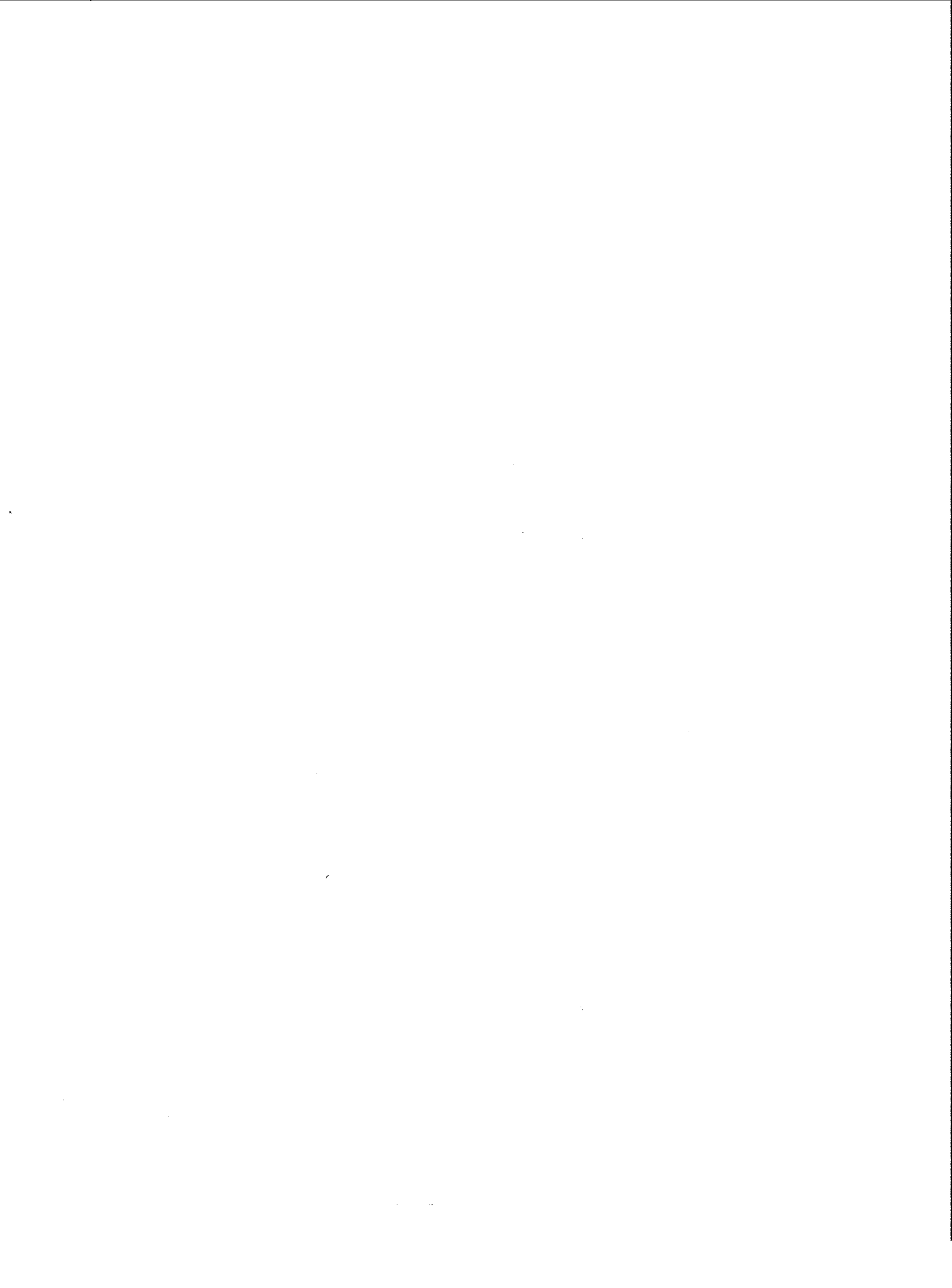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嬌直子卷...



象
錄

海
涵
萬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海涵萬象錄又名南山雜錄吾鄉黃南山先生之所作也先生以儒學吏治稱於明成化閒儀禮戴記皆有注又有經書補注庸學通旨考定深衣古制寧波簡要志并注老子陰符孫子兵法及南山集六十卷而此錄則尤其精神所萃者也書凡四卷馮君孟顓彙集諸本比而校之且補綴焉校既竟付諸梓乃為敘曰秦火燃而聖學晦漢老師守抱殘缺傳之於世厥功偉矣然大義猶有未明宋賢興而紹聖人之道所謂賴漢人之竺守

海涵萬象錄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宋人恢宏之也世之學者得漢儒導於前而踵循宋人為塗轍其至于道也不遠矣吾觀先生之言曰天道流形一理氣而已天道以理為體以氣為用人道以性為體以情為用曰理氣曰性情皆道也道寓於器即理氣性情寓於人曰人曰物皆器也性即理也天下豈有不善之理故孟子曰性善道有體用體即理用即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也何謂行孝友睦姻任恤也仁是熟恕恕是生仁故忠恕去道不遠嗚呼斯言也可謂有契於聖學者矣

抑其所蹈循之途正也夫以鄉三物教民周公之治道也一以貫道忠恕而已聖門之宗傳也性善之說子與

氏所持以排異端張聖學者也子貢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宣尼未之許朱子以為此仁者之事程子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子貢或能之朱子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又謂仁恕分於生熟難易之間而先生確然有以見其然豈非默契於聖道而知所從入之途哉人無知愚莫不蹈道焉蹈而由者或正或邪或近或遠及其至

海涵萬象錄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聖跖判焉謹其所蹈于始而冀其止於至善猶之識途矣而又有舟楫之利焉鮮不至矣若夫迷失道者或枉或由徑焉雖有舟楫亦將何之故知所止者聖人立吾前焉迷失道者盜跖立吾前焉學而知所止學之善者也至於迷失道害不勝數也如先生者可謂知所止矣誠來學之鏡也刊此書而布之界來學之借鏡而審所從入之途聖學雖晦於秦火庶幾復明之終有日也若以筆記雜錄視此書淺之乎矣覽者辨焉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後學張壽鏞序

海涵萬象錄考證

司馬泰文獻彙編九十六卷雜識

海涵萬象錄 黃潤玉

祁承燦淡生堂餘苑子之餘

海涵萬象錄四卷 黃潤玉

鄭梓明世學山

海涵萬象錄 黃潤玉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子部儒家類

黃潤玉海涵萬象錄三卷又南山錄

海涵萬象錄考證

曹溶學海類編子類

海涵萬象 明黃潤玉 六葉

陶珽說郛續卷三

海涵萬象錄 黃潤玉

王真望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已集儒家類

海涵萬象錄四卷 刊本 右明黃潤玉撰摘辨性理

經傳子史及古今人物詩文雜說書頗賅博

清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

海涵萬象錄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黃潤玉撰潤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玉有四明文獻錄已著錄是書乃潤玉孫溥錄其平

日言論分四十類其中間有新意然舛誤者多如引

禮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則世世祖是人遂謂宋

太祖當居始祖廟其祖父宜另立六廟信如此言則

周之后稷不當居始祖廟武王不當列二世室矣其

說甚謬又謂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

子與蔡西山俱不說出案周禮太師曰皆文之以五

聲宮商角徵羽則周未嘗不具商聲且大司樂曰凡

樂圖鍾為宮又曰黃鍾為角乃謂黃鍾為夷則宮之

角又曰太簇為徵姑洗為羽乃謂林鍾宮之徵及羽

非謂圖鍾之宮止有角徵羽三聲而闕商聲也後韓

邦奇苑洛志樂論之甚詳潤玉未詳考經文也又謂

周禮別無北郊之文其北郊字出緯書案天官內宰

文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蠶於北郊何嘗無北

郊字耶又謂爾雅有不律筆之文謂蒙恬始造筆證

非周公之作不知蒙恬造筆事出張華博物志小說

雜書不足為據魯語有以死奮筆之文固在張華先

也如此之類頗傷舛駁至所載羅銓賂交東楊求陞

海涵萬象錄考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都御史諸條尤語涉恩怨益不足徵信矣

海涵萬象錄 考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涵萬象錄序

海涵萬象者南山雜錄之重名也南山雜錄者我溥孫
聞吾平日談論之言及書籍見吾標題之語得卽錄之
總若干言既又覺錄之紛然雜出而不便觀覽也乃區
別其類分錄成編凡爲卷有四茲請其名與序予名以
海涵萬象而序之曰蓋凡立名宜於小者必極其大以
張之於其大者則極其小以藏於密夫宇宙間有日月
地土三大質皆一氣舉之而四海混涵無外然陸地所
產之物無一不具乎海而天象晝夜循環之而無窮盡
若轉云萬象海涵則止乎天漢星宿而不足以包地土
之萬類故曰海涵萬象予之書雖不敢冒此美名而於
小者必極其大而張之亦庶乎獲免取哂於大家也於
是乎序

成化八年龍集壬辰九月重陽日四明黃潤玉識

海涵萬象錄 自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涵萬象錄目錄

卷一

太極 天地 天文 五行

時令 地理 潮 鬼神

卷二

道 性情 命 心

仁 仁義禮智信 誠敬

忠恕 經權

卷三

為學工夫 禮制 音樂 學校

用人 取士 田賦 理財

賑恤 兵制 法律 禦邊

治道總論 喪葬 祭祀

卷四

見聞 經傳子史 古今人物 古今詩文

字義 異端 雜說 自述

約園既以余所蓄鄞徐氏煙嶼樓鈔本海涵萬象

錄付梓寫定寄校發篋出山陰祁氏淡生堂節鈔

約園既以余所蓄鄞徐氏煙嶼樓鈔本海涵萬象

本補其脫簡凡二千六百言有奇及陳半湖槐跋

於末復取明儒學案續說郭所引校正如于字南

山自序謂溥孫聞吾平日談論及書籍見吾標題

之語得即錄之分錄成編案古今人物門東坡條

劉元城條竝以南山說作先生曰又朱高宗條子

亦作先觀二字宋氏本則非出於溥一手明矣蓋南山書簡信筆

題識尙未論定子姓門人愛其手澤不知取捨綱

羅無遺然披沙鍊金往往見寶白璧微瑕不得累

其全體也溥字存吾以貢授蕪湖訓導著有明經

海涵萬象錄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濟錄簡籍遺聞聞中今古錄南厓一得彙校讎告

畢復採諸家書目為考證冠之卷首郵致約園乞

是正之二十二年壬申歲不盡五日馮貞羣記

海涵萬象錄卷一

明鄭黃潤玉孟清撰

太極

上天之載一理氣流行耳無可聞鼻無可嗅渾淪無象之可極故曰無極然理氣混一未分之名曰太極故理氣動則曰陽理氣靜則曰陰

太極云者猶曰一年也分陰分陽猶分寒暑為兩段也四氣五氣即四時也八卦猶八節也分而為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皆太極一理氣之

海涵萬象錄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流布非別有太極在一年之外也

太極者理氣混一之名無極者言理氣無象無際也若

只云理則動而所生之陽氣從何而生故朱子曰不

離乎陰陽為當

易有太極是理數混一之名無極太極是理氣混一之

名

太極二字只是未判一陰一陽混淪理與氣之名豈可

說太極只是理分出陰陽纔有氣

理氣混融大處小處都有故曰物物具一太極

滿宇宙都是此理氣充塞故名曰太極以其無形狀又

曰無極不必引在中為義陳北溪云以其在中有極

極之義非也

予所論渾淪無際即朱子所謂無形狀無方體也理氣在天地間本無極際因名曰太極然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猶云學而時習之時習本只是學也

太極只說理不說氣所以成兩截去了性理大全書載

朱子論太極曰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

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

海涵萬象錄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

載第二十六卷論太極第三條

當云太極只是一箇理氣從中出

或問無極太極答曰太極者陰陽未分混一之名無極

者謂其無象之可窮

太極一陰陽二漸漸分作八八卦定吉凶而生大業易

之道也

漢志謂太極函三為一函三者一奇二耦也

天地

天包地外而地是大氣載之東西近天上面與天遠故

日月星宿出沒則大到中天則小地不浮沈若浮而
上三萬里則海水必竭若沈而下三萬里則海必沒
了地何世儒之謬論也

予幼時戲將豬水胞盛半胞水置一大乾泥丸於內用
氣吹滿胞畢見水在胞底泥丸在中其氣運動如雲
是即天地之形狀也此太虛之外必有固氣者

予幼時昏坐於庭忽覩滿庭明晃仰視之則見天體自
良斜貫坤方大裂如機梭狀內盡黃金色倏忽合如
金線而沒亟呼家人已不及見眾謂之天眼開云其

理莫究

天之南北二極如倚杵天體如磨二極如磨心天體渾
是一團氣如磨轉但近心處不大轉在外氣愈遠愈
轉其星為天體在最遠處次日次緯星次月在內氣
中至緩人在地中見月掩日則日食是日在月之外
也

混沌中一氣充塞運動者總名天萬象皆隨天運獨地
質靜而氣質其中猶人之肺七曜之遲速因寓氣之
內外不同愈在外則愈速故知天如輪轉而心不動

海涵萬象錄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都任其
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
曰心神然大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
神而能如人心震怒也

只看子午定鍼便知天地自然之運

天地間一氣右旋如車輪之轉地如車之軸居轂之中
轂轉遲輪轉疾此天之氣近地者緩漸遠地者漸急
七政行遲者在緩氣中行速者在急氣中也

天文

六合中一氣右旋極高遠處氣急轉至近地處氣緩轉
日月五星皆隨氣轉但在上者行速在下者行遲故
月在日下則行遲何謂月行一日十三度日行一度
也

天地間物有光者何疑乎日星故曰天秉陽垂日星然
鬼燐螢燭亦有光況日星乎但月之質無光而受日
光爾陰陽互體之妙於此在

或問月中之影先儒以為地影如何答曰月中自孕其

海涵萬象錄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影非地影也

曆家推日月食度分毫必知其妙蓋有定法世儒何必強論又曰曆家有法算暗虛食月分毫多少時刻近久自有定法

星必日暮而見故月令中星候於昏也

星土猶地有金木水火土之形則天有金木水火土之星象此制始於周末蓋天象圓轉不常難比地形一定之說故星或在東而土在西星或南而土在北不必直臨其地在古必有其法而今亡矣論星土者何

汨一定之見乎

班固陳卓費直蔡邕皇甫謐一行六家各有分星之譜惟唐一行之說詳密

星有光陽也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此言非是

雷皆氣也在天成形入地則化石吾嘗轉所得雷石左轉則跳躍有聲右轉則滑旋無聲

世儒論陰陽激而雷何神是豈知一物必有一神乎許敬觀四明衛兵也事母孝一日拉十兵駕艇販私鹽

海函萬象錄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郡江北渡忽霹靂一聲挈人舡上江塗十人皆震死獨敬觀昏絕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誰卽有神援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惟雷火燎髮半禿母沒卒於屯所此雷之有神如此

雪凝爲六出冰消時六出霜結成六出皆陰數也

子嘗夜行至曉星出時極寒此冬至一陽生後倍寒也

五行

五行四時水貞爲冬木元爲春火亨爲夏土居中金利爲秋水資金而生木木資水而生火火資木而生土

海函萬象錄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土資火而生金金資土而生水此相生之序也若水間木而剋火火間木而剋土火間土而剋金土間金而剋水金間水而剋木此制剋之序也生之序非資則竭剋之序非間則絕此皆造化自然之理也

天地間一氣運化而已氣初化水水能滋木木能出火火能化土土中孕金金之氣復生水水此造化相生之道而水卽貞也以圖書言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以陰陽對待言非始生也

古人制字妙處天干一年四季春甲乙者是萬物甲坼

而乙則木之形也夏丙丁者丙是火之開發而丁則火之明也中戊己人身為主也秋庚辛者庚是金更改而辛則辣之味也冬壬癸者壬是孕而癸是女之月水之來而又生甲木也地支一年十二月子鼠夜物也丑牛早耕也寅虎出嘯卯兔出遊辰龍曉而龍升也已蛇巳而蛇隱也午馬未羊二物宜出齧草也申猴申時猴得伸暢食物也酉雞宜放食也戌狗黃昏狗宜警盜亥豬夜則豬不食也

人之面備耳目鼻口舌猶天之五行也腹備肝肺脾胃

海涵萬象錄卷一

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心猶地之五行也耳鼻縱而孔竅凹靜而陰也目口橫而睛舌凸動而陽也肺屬耳脾屬鼻反動而為陽肝屬目腎屬口反靜而為陰心屬舌居動靜之間而心聲形於舌舌音發於心是心舌者又一身之主也然頂圓而額方天地定位也鼻岳聳而口淵深山澤通氣也眼外耀而舌下津水火不相射也喉出響而耳收聲雷風相薄皆與天地造化相肖也

時令

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

縣法於象魏周人建子為歲首乃冬十又一月也商書始即位惟元祀十又二月則商周不易夏月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詩人未必合時王之制况四月在周亦季夏也六月暑亦猶七月暑也

小雪則萬物歸根對夏初節氣名小滿此時萬物皆滿實故小雪對小滿大雪對芒種節氣取田稻有芒之種名之記農時也種上聲

周正建子改正朔朝會爾若敬授民時猶循夏時月氣秦漢去春秋不遠但各用亥子月為首朝會仍有正月

海涵萬象錄卷一

八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在寅月也恐春秋公即位只在正月而子月為首耳時者春夏秋冬也觀夫子行夏之時一言則周之易冬為春可知觀獻子正月日至之一語則周之子月為正可見元年乃列國之改元春王正月則宗周之正朔也幽風七月以武王有天下周公追言前事非侯國已改正朔也

地理

天形圓覆地缺東南淮海惟揚實中天體惟揚之域鎮曰會稽地屬江南形跨淮海是其形勝喉舌漢洛襟

帶江淮西南則蜀嶺諸番泛江而來東北則閩遼外

國浮海而至道里適均舟車易集乃天地之心膺誠

帝王之畿甸也嘗考吳晉宋齊定鼎建業而京都刺

史皆曰揚州更歷世代非今廣陵之地所以六朝立

國皆在金陵是猶宅洛以宅中在德不在險也

汴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又曰金

陵據江之要會揚之可都者惟此地

黃河衝突為患因河南北之地無山障一遇洪水泛濫

必水道變易皆天數也非人力所能壅塞但宜因其

海涵萬象錄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勢而疏導之入海

三越皆句踐後而會稽為之本會稽為揚州鎮山則三

越為揚州荒服

幽州易水以西皆冀州境也今西安府是冀州帶太原

府若并州是大同府地

禹時洪水汎濫於兗則黃河出於碣者決為九河又曰

禹時言江指川水一條若嶓水即名漢敷淺原必大

別山對江武昌之地

塞北大澤中有洲凡鴈至五六月皆到洲中褪羽毛再

生羽毛則南來也

朝鮮在遼地之東今臣貢甚謹後日必有所藉也

潮

海潮之論先儒辨論之詳矣或不能究其底蘊焉子嘗

即物理而格之大海之潮汐必隨月之出沒是月之

與水皆生乎陰而氣類相感晝夜之間陰陽再升再

降早曰潮晚曰汐凡物之鹹澤潮時入甕若糟醬之

類遇潮則溢不爽毫釐此可見天地閒一氣升降雖

金石必貫也然而春秋二仲潮汐洪大者蓋因卯酉

海涵萬象錄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月陰陽適平不寒不熱非如夏陽之酷謂之曬殺

冬陰之沍謂凍殺正猶每月初三十八之潮皆值卯

酉一時而不當子午也若夫夜潮常大於晝潮是乃

日陽沒海水沸而助其勢亦瓶水面火則湧之譬至

如錢塘曹娥二潮一時浪捲者則因海口山隘而江

淺必待他江潮平而湧入猶激水之入港汊必驟起

而漸殺所以比他潮候常遲一時焉

潮只是隨氣升降夫月者陰之精也水者陰之液也水

與月陰氣相感故晝夜二潮隨月升降惟潮屬陰故

夜潮必大而春秋二分陰陽之中亦大冬夏至潮小
謂之曬殺潮凍殺潮亦春秋水旺冬夏水涸也舟人
謂潮從西北來者蓋地形東南缺下如沙隄大海潮
漲流湧入地上潮退則復流入大海內也如今舟人
只在地有山礁處行舡不會到無底海內其海外諸
國亦在地上若地外無底海則天體日月所轉處也
月出海月入海一日兩潮隨月出入氣相感也在地氣
升降相合虹影吸水如水見水犀角則飛亦氣相感
也

海涵萬象錄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鬼神

盈六合之間混淪一氣而已人物賦形同稟是氣惟心
氣一點動物以之而靈植物由之而生所謂氣至而
伸者爲神是神者陽之靈也故有一物必有一神故
人心之靈謂之心神然則太虛混淪之中必有若人
心一處而靈者爲天神矣由是推之凡是氣之散而
爲風爲雷爲雲爲雨者莫不各有其神焉此理之必
然者也

或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陳北溪謂樂以祀神禮

以祀鬼其說信乎答曰非也樂記論聖人制作禮樂
合於陰陽鬼神蓋謂禮之和卽爲樂樂之節卽爲禮
鬼之伸卽爲神神之屈卽爲鬼禮樂是政之張弛鬼
神是氣之往來推而言之在人當和不和當節不節
則違禮樂當屈不屈當伸不伸則違鬼神可不慎乎
故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者其惟聖人乎

海涵萬象錄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氣至而伸者曰神反而歸者曰鬼事行而和者曰樂成
而序者曰禮有氣則有鬼神有事則有禮樂陰陽之
在天人也徒見其寒暑男女殊不知明而在人則禮
陰樂陽幽而在天則鬼陰神陽此禮樂鬼神天人之
妙用也

心者氣之靈也滿腔子都是氣獨心窩中氣能靈故曰
心神又曰聰明是精嗅味是氣知覺是神

人身中二氣氤氳而成精液其心神莫知其然猶天地
間二氣氤氳而降雨露在天神亦莫知其然

鬼神無形聲漢武帝見李夫人之事只是道士弄怪燭
理明則鬼怪之事亦明鬼神有與無在人體認難說

天台王侍郎一寧宗人祀廟闔戶聞祖先歎聲枕上筋

響而落卓開戶視之筋果在卓未幾以方氏黨沒籍
凡人家祖宗魂靈相聚如此

李大觀四明奉化人其父葬茲山訖大觀尋病蠱脹百
藥不療期年有一士道經父墓曰此墓水滿槨聞而
開視其柩側於水亟遷之其病即愈父子骨氣蔭休
如此

江西尹翰林鳳岐有鄉人求官不遂死於尹家其靈不
散附託尹之子言人隱事期年而散去

廟所以聚人心今欲去淫祀者不考祀典一切除去

海涵萬象錄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致使後人又立愈見紛紛不如明教化使人知義又
曰王假有廟萃如今閭里置一里社亦可聚人心

海涵萬象錄卷一

孫溥類編

海涵萬象錄卷二

明鄭黃潤王孟清撰

道

凡論道字須兼體用說且以天道言則理為體氣為用
以人道言則性為體情為用曰理氣曰性情皆是形
而上者故謂之道然道寓於器即理氣寓於物性情
寓於人曰人曰物皆是形而下者故謂之器先儒謂
道即理說氣是形而下者故論道不明學者體認道
與器明白方有入門路

海涵萬象錄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道流行一理氣而曰氣寒而陰氣熱而陽寒來暑往
分為四時時而春焉元之發也時而夏焉亨之發也
時而秋焉利之形也時而冬焉貞之形也故生育者
元之端長養者亨之端收斂者利之端閉藏者貞之
端四端發見四時循環中氣定時無過不及此天道
之中也人具天德自然有中君子時中是曰王道當
仁而仁惻隱中節當義而義羞惡中節當禮而禮辭
讓中節當智而智是非中節藹然四端隨感而應猶
天四時無不中節法天之功要在謹獨獨而克謹無

時不中天德既全王道斯成凡百君子克念作聖聖
在執中中卽性情體用兩全此卽所謂人道也

道之得名本指人之所當行者而言而當字卽循理也
不當卽是非理佛老之徒上不事君王無忠中不事
父母無孝下不育妻子無慈然無是事而空知此理
所謂有體無用也

道有體用體卽理用卽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
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
睦姻任恤是也

海涵萬象錄 卷二 一四明校書
約園刊本

仁是體孝是用合體用曰道道寓於器乃仁孝在父子
上形見出來若曰理卽道器亦道皆非也

未發之中只是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乃本然之天
理也各發於喜怒哀樂而當於理此情之正也故周
子曰動而正曰道

道字包一二三萬物猶易包兩儀四象八卦蓋一卽太
極二卽陰陽三卽陰陽與沖氣乃孕出萬物然天道
卽理氣流行之名

理是體事是用本無二致惟世人事親孝事長弟於其

處固皆行之但不明孝之體是仁弟之體是義稟於
天爲命具於心爲性率性而行卽是道行道於身而
不失卽是德

或問陳北溪謂道是萬世通行理是萬世不易其說如
何答曰道理二字不是通行不易上立名理只是道
之體占得道的一半事便是道之用合著理方謂之
道又曰理只是一箇是而已處事得是了便名道

道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循理而行

天道之體卽理用卽氣故曰道理人道之體卽德用卽

海涵萬象錄 卷二 一四明校書
約園刊本

行故曰道德然天道流行而人得是理於心曰德

耳目是器視聽是事聰明是理合事理曰道君臣父子
是器仁義是理忠孝是事合事理曰道

道有體用一性情合德行而言也以人物之生稟言通
曰性情以聖賢之成功言則曰德行歧而二之則不
可

天性有是仁發出來卽是孝此道只在日用常行若說
求而得則誤了人去高遠處摸索

明道先生言語只是俗說活潑潑地明子思鳶魚一節

於植物器物上都推得去莫非此理所寓如川流皆可見道體所以說活潑潑乃不滯一隅爾

天道只理氣人道只理寓事上自義黃下至孔孟周程只是行事合理便為道要在心得躬行而德行兩全斯聖賢相傳之統也

道本無形可狀故云形而上者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是道於耳目口體上形見出來仁而孝弟義而忠敬禮而謙讓智而分別是道從父子君臣長幼夫婦上形見出來故云形而下者也推之天下事物

海涵萬象錄卷二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處已接人之間莫不有體有用斯謂之道

在天為理與天常存在人為性氣散則亡

夜之氣靜所以存心

春夏秋冬是氣喜怒哀樂亦是氣大概情不出此喜從仁發怒從義發哀從禮發智從樂發故曰智者樂與其易也寧戚

氣以成形惟氣有清濁故質有厚薄然人物之生生亦

有種類

性情

性即理也天下豈有不善之理故孟子曰性善

天循天之性運不定人循人之性動而正牛循牛之性善於耕馬循馬之性善於乘鸞率鸞之性飛戾天魚率魚之性躍於淵火率火之性炎上燃水率水之性潤下川

性如人面仁義禮智如耳目口鼻其形雖萬萬不同只是相似故曰性相近也

性是仁義禮智人稟是性但有多寡之不同若清濁以氣言厚薄以質言蓋性即理也理無清濁厚薄之殊

海涵萬象錄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曰人稟是理全者為聖稟之以次為賢為愚雖動植之物各稟是理如虎狼父子蜂蟻君臣但塞而不通爾

性本難知但因發出來情上方知心中具性

七情不以聖愚而有間惟聖人喜怒當於理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今老氏遇憂怒則曰我無是也然逆於中是繫於心也

天之道理與氣人之道性與情夫道費而隱因四時之氣而見其理因四端之情而見其性凡人喜怒之氣

猶天生殺之氣也

六合中只是一團氣人身中亦只一團氣若氣貫通卽是生理之仁故性字從心生若氣不貫則手足痿痺爲不仁

性卽理也理卽生理豈有不善天與人心只是天理流行爲性之仁凡言惡者被人欲間斷了孔子曰性相近言生之理無甚異但被人欲昏故曰習相遠也

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

海涵萬象錄卷二

六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仁卽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又卽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

命

天之形積氣而已一氣渾淪磅礴人物皆從氣化生生不息有此氣卽有此理故天理流行而人物所受者

曰命

人物稟氣雖在天又要人敬慎若受胎時父母不慎忽遇雷風陰霾則不好又古有胎教又看生產時天氣如何近鄭大參阜義曰者算命問其出胎時天清月

朗斷其官三品

莫之爲如漢高祖所居常有雲氣是也莫之致如光武滹沱冰合是也凡非人所能爲非力所能致者皆天命也

凡事宜論命理窮則當論數

陸宣公謂人事盡處是謂天理此言非也理寓於事凡

人事循

天人一理而已人生之有榮辱猶天運之有盛衰蓋人

之心孰不欲福壽康寧而貧窮夭折疾病疴瘍之或

海涵萬象錄卷二

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戕其生天之心豈不欲清靜寧謐而陰霾日蝕山崩川竭之或戾其道是皆人命天象繫其數而不可致力於其間所謂莫之致而致也

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

國之命也氣數也

心

凡人有生精氣神三者而已夫氣周於一身而心窩之氣獨虛精聚於五臟而心窩之精獨秀神發於七竅而心窩之神獨靈蓋所謂心乃神明之舍也然孟子

所謂操存舍亡者神之所爲也神之出入其妙無方
要必敬以存之則不放矣

人身卽小天地也人之氣卽天地之氣人之五臟六腑
十二絡猶五岳四鎮十二州人之七竅猶天之七曜
凡人之臟腑十二絡有病則面色因之而變常猶岳
鎮十二州有災則天象隨之而變異惟心臟之病面
色易形故以養心爲要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

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
制度必須考視而知難意度也

海國萬象錄 卷二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爲性理
從氣發爲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

聖人誠意豈得無意此意字卽料想義事未來而迎之
也若依集註何不云子絕無私意

仁

仁者有天地之仁有人之仁有動物之仁有植物之仁
蓋植物皆生氣中寓仁理如桃李核中名曰仁者若
瓜仁砂仁之類故云仁如穀種也動物亦生氣寓仁

理如麒麟角端不踐生草鷹隼必縱溫爪之雛與凡
生乳者皆知母子相愛死離者必在雌雄踟躕之類
雖虎狼猶有母子恩也夫人本生氣寓生理而心有
識解故孩提知愛其親及其長而能推親親之心而
仁民愛物天理流行無私欲之閒而視人猶己物吾
與者皆仁也故醫書云手足痿痺爲不仁至如天地
之仁正生氣中寓生理萬物皆一氣發生故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然仁也非大德而何

生之理是仁只天理純全私欲淨盡處是仁若接人處
事物我無閒是仁又曰以愛子之心愛民則仁矣

海國萬象錄 卷二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地閒生生不息爲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
行便是仁私欲閒斷便是不仁

仁義禮智信

仁如黃鍾律義如尺必方直禮如衡均平智如鏡圓明
尺制長短衡權輕重鑑照妍媸三者皆準於律信則
四者無僞也

太極圖說以中正代禮智蓋有次序則無過不及故曰
中有辨別則無非僻故曰正

世儒謂知覺爲智殊不知禽蟲也有知覺豈可謂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蓋智能辨別而存生理去非禮然知克己方能爲仁故周官六德先智

誠敬 互見後爲學工夫圖

仁義禮智信五者皆是德性乃道之體也誠只是五者真實無妄表裏如一合道之體用而言也

誠與敬字相關誠是實心心若不實安能敬敬只是心在此而不放

持敬是一動一靜事事要謹慎

學者先從動處用工主一無適則靜時自然安定

忠恕

忠恕純熟便可至道忠恕比一貫在學者親切

仁是熟的恕是生的仁故忠恕去道不遠

人能盡己之心則萬事萬物上都推去故曰恕

內而一身一家必恕而克脩齊大而一國天下必恕而

克治平故孔子言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之謂也

仁者立己立人不用推絜矩之道乃是恕又曰推字與

化字不同聖人過化學者絜矩

海涵萬象錄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經權

理之常經以體之也事之變權以處之也父子而仁君臣而義兄弟而友夫婦而和此理之常也此所謂經而道之體立也父子不仁君臣無義兄弟不友夫婦不如此事之變也此所以權而道之用以行也蓋天下之理一定而不易天下之事萬變而不齊一定而不易者猶衡之有錙銖分兩之定刻萬事之不齊者猶權之有進退前卻之適乎平也聖人之應事變猶商賈熟夫權衡不思不勉而權之無過不及之差也

海涵萬象錄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經者萬世常行之道也權者一時處變之宜也蓋變乃常之反漢儒謂權爲反經合道是也事有反常處之而合乎宜即權也父子子娶妻必告經也舜不告而娶反經而合乎宜也君君臣臣天冠地履經也湯武征誅反經而合乎宜也夫夫婦婦男女不相授受經也嫂溺必援權也兄弟弟怡怡和悅經也周公誅管蔡權也是皆處變而合乎義也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夫父子繼王君臣守分常也堯舜之子不肖故授賢桀紂不君爲獨夫故放伐變也常

為經變為權權秤合中以從道也

海涵萬象錄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涵萬象錄卷二

孫溥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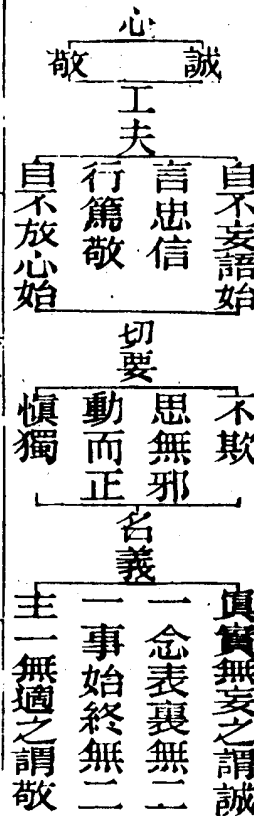
海涵萬象錄卷三

明鄭黃潤玉孟清撰

為學工夫

聖賢之學用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然涵養須用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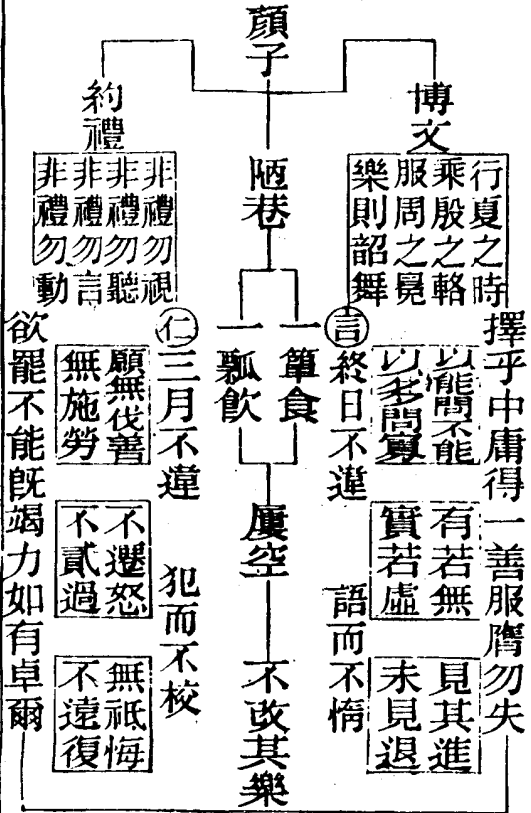
進學則在致知



海涵萬象錄卷三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聖人先學顏子學顏子有入處故周子曰學顏子之所學



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然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如今學者驚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論心論性卻全不識道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盡孝友睦姻任恤之六行也人能以敬官府之心敬父母何患不孝人能以愛兒女之心愛兄弟何患不友人能以和妻妾之心和宗族何患不睦人能以好財利之心好親戚何患不姻人能以保子孫之心保鄰里何患不任人能以□□□之心□□□何患不恤

爲人須要讀書讀書所以致知致知所以明理明理所以應事應事所以治人治人所以盡爲人之道也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

誦橫渠先生以禮教學之語因曰舜蹠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宋元以來所謂師友者中多舉業授受一是較得失售富貴惟利之圖然於道義也何有吁世惟利趨而義路榛荒此師友之道所由否也

海瀾萬象錄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弗聞弗見只在須臾獨知獨處正在隱微

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

須臾之頃已無見聞性之靜也自不能離故當存養隱

微之際人不見聞情之動也自不能掩故當省察

靜不昏於慾剛不昵於私明不蔽於物

師正人務正學說正話循正理行正事是名正人

日對聖賢之書自然心正一看非書則便被邪欲引動

了

譽我者疾疾也毀我者藥石也

海瀾萬象錄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能明諸心則胸襟洒然瑩潔如光風霽月而私欲不

能汨吾中惟能正夫已則言動確然端重如白日坦

途而非橫不能干吾外

善行不蹶善言不缺天事在天法於自然人事在人在

於自勤

明理而昧謂之自棄識欲而冒謂之自暴

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慎獨

集小善者昌積細惡者亡

無欲則靜有欲則躁又曰寡言者吉多言者失靜爲躁

主善為惡師

見欲而欲此為蔽物

善而自矜斯為不善過而自訟乃為寡過

學者自擇師最好

小學一書魯齋許先生敬之如神明今為師者不知所以教而弟子不知所以學皆因世俗溺於舉業忘其本根故也使凡考官於大比之時問策內旁及小學疑難或於第一問御製書語引此明倫篇及嘉言善行所著五倫言行為問庶學者一讀

海涵萬象錄 卷三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學一書朱子喫緊為人之要典也采經書子史之精華立人倫日用之準的俾天下童稚習而行之如射者必志於殼而期以中鵠也在易之蒙象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斯書之謂歟何今之為父兄者莫之教為弟子者莫之讀而書坊亦視之為長物而莫之刊焉嗚呼下民惟草偃之在風使五經四書不為取士之具則斯人亦莫之講習澆風薄俗可勝歎哉有司者誠能詳議科條去諸無用不急之目置小學於論策庶使養正之書不為廢興而學古入官者得有所本

云

小學書一部皆述做人底樣子熟讀而知行兩盡則頂天立地做箇大丈夫不習此書而惟東吟西詠終不濟事何異牛馬襟裾空過一生耳

問上蔡別程子一年工夫去得一矜字如何曰亦顏子之學也顏子無伐善即大禹謨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之意

禮制

古人制禮威儀三千中曰冠禮三加三醮賓禮三揖三

海涵萬象錄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讓昏禮三飯三酌鄉飲之三獻三賓射禮之三耦三射聘禮之三辭三退聲樂之三終三成是禮樂之節多以三為度則適乎中而無過不及之疵也

士之冠昏喪禮皆重於長子家婦而輕於庶子介婦此古人有禮以維持之則兄弟長幼之閒習行有序不致亂倫今人不知禮意務欲冠昏一般財禮漸致乖張者無禮然也

古者廟制一直衝列隔以門牆故有每門每曲揖之文後人不知妄創六廟分別祖廟之南大為都宮所以

無地可容只得同堂異室至今失制

古者大夫三廟衡列中祖廟左昭右穆今祠堂三間宜置三室中祖室左昭室右穆室凡祔而遞遷各以昭穆庶可從禮意

士酒尊有禁大夫尊有楸君尊有豐皆藉酒尊之器也禁如今酒架楸似禁無足豐似木豆而矮

前人因不悟深衣有內外四裾衽有六幅并身材兩袖

又六幅之制卻裁添裳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渾不

說著衣上卻去做喪服之制又不悟喪服制度中衣

海涵萬象錄 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帶下尺四字繫帶之下增一尺之長為衣制卻將下

文袂屬幅衣二尺二寸一旬分作兩旬使衣身短而

添一橫腰也

今之履古謂之履有絢縹純三飾絢者古云有采絲綴

履頭為行戒今之履頭另綴青紵絲響板也縹者履

面雙縫中白紵絲紉也純者履圈上赤緣邊也今當

用青紵絲紉鞋面而皮襯之難乎專用布帛也

今之履古履也縹者履面雙縫中紉純者履口緣邊絢

者裁似靈芝綴履頭為行戒也履用玄綺襯以皮三

飾紉黃緣白紉玄內則云履著綦恐是襪著于內也

此綦履之著也用之裏足非是幅可纏足詩云邪幅即偃上廣下窄裏膝下至踝且客登席必脫履若長者在堂脫於階下在室脫於戶外豈可赤腳必有著

也跪左納右跪右納左易於脫納必無繫帶在履之理

朱文公言今之公服上衣下裳相屬者也如此言則深

衣豈宜兩折裁裳而綴之乎

幘頭始于北周武帝名折上巾其後以漆紗為之橫展

海涵萬象錄 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兩角

周禮跪坐拜說內四曰振拜是跪一膝著地而手微至

地即起如振也非古註戰栗振動之云九曰肅拜是

頭俯而雙手垂下軍中拜也非婦女拜蓋古者婦人

拜伏地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至唐則天方令婦人

立拜

文中子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尚正色也君服黃而朝服

赤庶人謂之白衣故深衣白體而黑緣青青子衿雖

幼猶正其色惟冠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豈是皆以玄

為飾夫老氏尙紫佛氏尙緇異端非正閒色是宜

喪服禮云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因尊別於卑者也今圖大夫別子為祖世世不遷

始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此

大宗之子世世不易或三世子孫封為國君其

子孫世世祖是人祖公子若為王則郊祀始祖

以配天禘祭所出於祖廟以祖配之推此意則宋

太祖當居始祖廟其祖父宜另立廟立宗子為公

海涵萬象錄 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奉祀

曾南豐為人後議專為藩王入繼大統而言推而下達

則本生父母四字不可易但庶民不知宗子絕而以

宗人立後卻於支子無子者皆立後為失禮制也藩

王繼統禮宜稱所生父曰王伯叔父母曰王伯叔母

沒則舅父母曰考妣而心喪如父在為母齊衰期

國亡而屋其社不惟蔽其陽且以為戒也

程子謂周公營洛為犬戎與鎬京相通知後必有患是

不然蓋營洛宅中也後人亦有東西二京豈預備患

難之事

唐明皇制九室非九廟也范氏不言其失制乃曰過制亦非也

子於父之姊妹稱姑姑呼兄弟之子曰姪則伯叔呼之姪亦宜但喪服章俱曰兄弟之子惟姑姑姪相呼也

音樂

古者律度量衡之法不傳而聲樂因之不定世欲審音

以知律則得宜集天下瞽者通誦古今律呂書中間

必有靈替思索聲律得夫天地之和如聞牛鐸音之

海涵萬象錄 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黃鍾者其必能置管調律以定樂則度量權衡之

器亦適乎中而無長短大小輕重之不倫矣

樂章宜四字一句若今七字一句則聲容俱促迫故商

周之頌只四字句

昔女媧氏列管於匏以應立春故八音有匏自隋笙瑟

易匏以木而漆之遂缺匏音風雅中多以笙瑟並言

朱子所謂先以合字管色定宮絃是也蓋絲聲尙宮

琴瑟第一絃為黃鍾竹聲尙商笙雖第一管為夾鍾

而黃鍾最長亦主於宮也古者必取曲沃匏汶陽竹

為笙今湖南五溪蠻月下跳笙仍用匏為母其音清
正為樂工者可不復之

樂只古淡自和古用瞽者為樂官能審音也今日當瞽
者定樂又曰樂聲宜清緩方和若急而濁則不可
或問周禮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
蔡西山議論樂書俱不說出何也答曰是不看陳陽
樂書引荀卿太師審詩商之言蓋周以木德王天下
商聲屬金也因金剋木故音樂之問不用商音及佩
玉左徵角右宮羽亦去商聲

學校

海涵萬象錄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者司徒掌教必有閭塾今宜每鄉於申明亭左立社
學置師生每歲正月望鄉飲酒禮會書其父兄子弟
行藝上於縣而達於郡以考其上下周知賢能
學法但宜課教不宜三舍以校優劣

府縣學校遵依提調憲臣考課外每季令教官諸生互
書德行藝業呈報以憑獎勵有司定撥木匠二名坂
匠二名常川修蓋學宮其六隅四鄉準例入社學選
師生以廣士君子之行補入庠校

用人

古時官人多用世族如舜命官皋陶稷契多黃帝子孫
至湯時纔立賢無方

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取為相而加之勳舊之上故託夢
而相之

周制六官統尊冢宰宮府一體兵農兼知然而權非獨
任職並諸卿復置諫臣以匡不軌秦更置相六職不
分勢壓諸司權歸一己漢晉唐宋因習生奸仗馬一
鳴即叱而去固知統眾務於天官是有歸一之政若

海涵萬象錄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付公論於六官何憂獨任之權是指輕重失倫制
伏無法也周官之制其可廢歟

天地間未嘗不生才亂世之奸雄即治世之良臣要在
處之何如耳又曰用人因其才而久任但重其祿可
也

為政在人然作法於涼其弊尤貪
立法易得人難久必生弊

去宰相而陞六部任法不任人也任相得人則大治非
其人則大亂不任相而任法則循規守矩扶持以俟

聖王出是任法雖不甚治亦不甚亂此守成之常也
善乎不改祖宗舊制雖少有更變亦不致亂使民無
所措手足也

洪武中天下官吏尤多而貫朽粟陳蓋地廣力眾為政
有人也

昔儒有論內重外輕宜均其任初士而有才者任在京
七品六品要職滿三年出署縣令州正再六年選能
者任京掌事五品六品要職再三年出署郡守又六
年舉能者任六官法司佐貳又三年出署藩臬掌印

海涵萬象錄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官又六年舉能者任六卿法司正官其署縣而平者
六年陞郡佐署郡而平者陞藩臬佐署藩臬不平者
從原品調京雜職四品以上官其不稱者量降他職
考課之法後世之士少廉退之節多脩於家而壞於朝
知人之難古今所慎要必量才授官之後內而憲臺
外而監司長貳同心歲加考察賢否黜陟則居官者
人人自檢而患失之心自然警惕勉於職事矣

天下教化未孚多因仕者蠶蠶不飭兵農失業雖有庠
序風俗難移若立法內外臺臬每歲遞相考察則貪

雖盜跖寧肯冒法去官上下庶平則教化行矣

取士

周官司徒以六德六行教民宋初道學未明以中和加
六行而曰八行薦士殊不知士以六德為體六行為
用然行而克孝於親則忠可移於君克弟於兄則順
可移於長克睦於宗則和可移於眾克姻於戚則愛
可移於疏克任於鄰則友可移於庠克恤於近則恩
可施於遠

海涵萬象錄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朝稽古凡三載一開科興賢能一科必三試而去取
之也其初試經書取其明體也再試雜體取其能言
也三試策目取其適用也是三試者惟適用為要而
適用之要亦有三焉曰國政曰民情曰邊務而已然
經書誠學者常所講誦中或少戾於旨趣而大體必
明詔誥論表所謂詞章之學至於策試斯見其通才
達識有用世之學在此五策何如也今之有司所策
者猶覆射猜謎幸其記誦之一二塗塞問目而於國
政之得失民情之休戚邊務之利害一無加之意者
間有破色者雜以陳言而不切於事情為士子者雖

欲有所言不可得而敷暢也可勝歎哉

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競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溢銓曹汙蠹民社者多此途也為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為藩臬閩司之吏中等為各郡吏下等為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黠之風矣

海涵萬象錄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田賦

治道本於井田今田不可復井宜限民名田庶無兼并之患名田不限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立限田之法分上中下戶給田不許典賣凡江北地廣人稀上戶丁田百畝中戶丁田六十畝下戶丁田四十畝若江南地窄人稠上戶丁田五十畝中戶丁田三十畝下戶丁田二十畝田如不足則遷狹鄉民於寬鄉郡縣令民二十成丁受田六十免丁退田上戶膺上役中

戶中役下戶下役並成丁者膺役凡丁耗者許養子戶絕者俾繼嗣雖異姓同籍同姓分籍者聽其寺觀田地悉給民為限田如寺觀原有山蕩止於山蕩納租

古者任人不任法今者任法不任人故法立而弊生差役法立而害生雇役法立而害生均徭法立而害生者皆不得人之所致也若監司得人則州縣可清也會南豐記吾鄞廣德湖有益於民甚溥豈樓公昇守鄉郡私徇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為田歟杭州西湖若無東坡奏不可廢亦猶吾鄞西之湖田矣位居守令心於民者水利無不興也又曰雇役便民本不宜改理財

海涵萬象錄 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學平天下之道不過理財用人二者而已夫生財大道國無遊民而農不失時則生之者眾矣戍無冗兵而仕惟其人則食之者寡矣商有常平而市無滯稅則為之者疾矣工有制禁而役不妄興則用之者舒矣然農者本也商者末也要在本末相須財用斯足故程子嘗言有田者納穀有地者納絹而慮取錢於

0

24A

農桑及朱子理財凡國用金幣不動倉糧悉取之於商稅是皆重本抑末之道且周官圉法名錢為泉天下流通不可暫竭故歷代著之法律四夷求之中華誠商稅之不可易而國用之不可無者也

商稅郡縣核定市鎮大小去處量立稅局巡欄藩司季降赤曆由榜令商賈赴局報貨計稅總數即時附寫榜曆常川掛榜諭眾凡有匿稅者許諸人首告就將入官貨物十分為率五分入官二分給賞

天下洪武錢純銅且厚較之古錢最善

海國萬象錄 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茶鹽皆令商人入粟塞下給引於山場例支茶鹽此助農之法也或謂恐茶鹽挾鐵物出塞何其隘歟昔武王以百里之國伐紂而前徒倒戈則兵械悉為武有也

倉庫空虛亦因河運抵京盤費數多官民兩損宜依初年河海兼漕減民腳耗仍於小直沽西岸立百萬倉收漕酌取車錢候地凍雇車進京庶留耗糧郡縣積貯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

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亦可則漕舡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囑部不行

永樂中瓜洲有百萬倉沿江置各衛船廠自平江伯私心遷置淮安窰溝卻自大江五百里運木到彼做船造倉收糧今宜移置沿江抽分客木造船

永樂初取船匠九十三戶住臨清置廠造船俱是江南載木到廠其害百端宜移前匠并廠於青縣抽分勁松修船

子治含山只是事事簡便如收兌軍秋糧立定程額止

海國萬象錄 卷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擇老人曉事篤實者二人監收民甚便之及兌軍例委官與千百戶交量只得差陰陽官去兌此官初怨不委收糧及去即於支用內取銀九兩入已

凡收糧稅則當先催大戶完納則小戶不催而完常平等倉雖弊多不當緩其法但令法司清其弊可也含山每年夏麥納鈔至有甲首賣兒女賠納者景泰癸酉予檢縣庫有閑鈔數千貫每年算祭祀等項里甲該支官錢若干命里長寫領狀就將該支鈔納完本年夏稅每里付鈔五十貫而已

予令含山時總督漕運王都御史茲按撫江北州縣含山一十七里長景泰末造淺船和州與含山共造六隻含山止該一隻八分上年縣吏赴和州同廠造甚費工料盤纏次年予清溪自造此年予收里長雜木修蓋六鋪就移此木用青蒿搭廠打牽鋸六張每張俾甲首二人鋸板依工部勘合松木底杉木上傍王都堂愛民申用松木鄰縣輒用松板後折換甚艱予令造船底完卽艫下水裝釘兩傍平穩相停半月訖工艚官爭作坐船盡免使用和州廠買蓆蓋奸吏失

海涵萬象錄 卷三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火重蓋週年船完

振恤

荒政凡小戶五斗糧者免取供踏勘則小戶安也

宣德景泰中山東等處旱有司煮粥濟之餓死甚眾又

曰濟飢民不宜煮粥當立柵散處見口給米

往年山東旱民多就臨青乞食中有老父在新開河邊

謂妻子曰我縊死免累汝等

予令含山時連值旱澇興築陂塘課民種大麥官貸其

種三升一畝收麥石餘乃倍所貸收貯社倉復貸之

食每石舂米七斗且大麥貯之年遠作飯愈香美比他穀麥不蛀甚足利人今官倉收小麥者若易以大麥不惟久藏不耗實使兵民兩利蓋在民易得而輸在兵則月舂多米又此芒種免為鳥獸食毀收時不慮迨傷誠嘉種也

吾郡養濟院存無籍千餘人天順閒陸守阜去之十九

甚當

兵制

古者寓兵於農而無養兵之費宋立保甲法凡上戶

海涵萬象錄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出一丁每里長十戶出十丁為一小甲五十丁立總

甲並依軍制自置器械於朔望各總甲於本鄉申明

亭立場習藝至農隙臘月正月率赴郡縣教場會習

行陣有衛所去處隨軍操習年六十則易二十以上

者替役防護本境若邊塞征戍止調官軍其腹裏非

要害衛所減輟要書務選精壯者餘退屯田古者春

振旅夏芟舍秋治兵冬大閱卿大夫入相出將故師

還則將歸於朝兵歸於農無擅兵跋扈之患唐制禁

兵於城內教閱不立總帥則權歸於上勢莫下移

今天下多調兵操備不如結土民爲團保守護鄉井最

好然妄人卻恐土民作亂不知陳涉等曹結團否乎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東坡謂弓箭社自守骨肉墳墓今廣東西亦宜倣此給

團

今府軍二十以上從軍六十歲還鄉不立軍戶但於民

戶丁多者抽一丁又曰兵貴精不在多

寓兵於農古制也寓農於兵今屯田法也足食足兵莫

大於此

海涵萬象錄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荆公保甲法其法人俱令事農但冬月一操習武藝此

寓兵於農法後溫公亦與他廢了荆公歎曰這法做

五年始成今亦廢之嗟歎良久

守封疆者世襲則有跋扈借兵如五季者要在擇人制

馭有方而已

例定籍兵遠戍旬補戶絕宜置保甲屯田不離鄉土三

時務農一時講武若衛禁邊戍酌量郡縣丁數二十

以上赴役六十還鄉另選則戶口不耗

事有多端有天命當興而勝者有人心順助而勝者惟

用兵中覆者非計也又曰兵不可爲天下先

法律

大明律一卷人動涉其禁者固多法雖嚴而守法者靜

以鎮之則告訐者少矣

宋朝新書卽今律外之條例也條例多則吏胥得以倚

法爲奸而居官者不能悉知變易之條例也善今之

法不若悉依律例而任官以情之輕重而張弛之專

令監司歲考州縣諸司之當否而黜陟之庶足任人

而行法而不出吏胥之手也

海涵萬象錄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予嘗論強盜不殺人者別其兩足淫人者去其勢竊盜

三犯亦別其足餘各有論今觀陳羣之謀智謀之士

所見略同如此

戶律一條人戶虧兌課程年終不完過限而納曰兌故

喪服小功過時不補服曰小功不稅又曰以有本爲

稅注云稅變易也 稅卽兌

漢高祖約法三章於秦法內取三篇爲約殺人一傷人

一盜一皆抵秦所定罪

東坡乞醫病囚狀云毋罪獄官而課醫者功罪此言極

知獄情

曾南豐禿禿記言孫齊殺子此必司法枉人之報也今湖廣黃州屬邑有刑房主文被交友殺一家妻子三人而友越獄而逃皆天報也

禦邊

禦邊惟西北為要漢趙充國屯田上策寇來則防去則不追多置城堡分將帥之權有警務互相應援有勞均賞毋徇小利毋逞邊功以生邊患

禦邊之法擇將分守地方用其邊民為兵置屯田以養

海瀕萬象錄 卷三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寇來則拒寇去不追莫容貢附

北狄宜以術驅計當多置城堡於要害時其弓勁清野以待去則勿追又曰禦夷狄之道謹防以禦其來鎮靜不追其去

若廣西蠻賊每歲秋收後往廣東擄掠春月回家可於春五月調田州思恩等府土兵潛赴廣賊往來要隘去處埋伏截其歸路一殺為上所獲財物盡給土兵償債

凡海外夷人但令如商人入中國貨易而權其貨不責

其入貢而擾民可也又曰南蠻可以義感

論邊防之患因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誰敢侮予

江統徙戎論當寫置座隅

治道總論

當今要務在乎屯戍不分兵農則戶口繁河海兼漕則倉廩實內外廉察則風俗美

龜山先生曰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此言牧民者宜書之座右

海瀕萬象錄 卷三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德以生物為心王道以養民為政

限民以田則均育士以行則厚制國以禮則和

急斂為國斂怨猶大貪為家積殃

禍莫大於犯忌福莫善於識時

王道由仁義而行伯道假仁義而行

喪葬

凡衰者衣前綴方布而得名負者衣背綴橫布而得名適者開辟衣領左右四寸反摺向外斯適體可服而得者自斬至總五服皆綴衰布故云五衰但布別精

麤為輕重爾

子生二十五月謂之三歲親歿二十五月亦曰三年禮
中月而禫蓋禫衣似墨衰而色淡再服閒一月而行
禫祭釋服是二十七箇月也然曰是月禫正指中閒
一月徙月樂是禫祭後之月方業樂也

高祖曾祖俱服齊衰三月又曰喪服傳小記云適婦不
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是說適子或疾或死而絕
而庶子承後則姑為之小功

喪服首經鄭注謂象緇布冠之缺項此注非是凡冠直
耳後曰項缺即緇也綴緇紐於冠項以貫組也首經

海涵萬象錄 卷三

二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其象

信齊楊氏士喪禮始卒禮圖君使人弔禭圖陳具沐浴
圖俱差並宜改左右房

喪禮女子適人者卒哭而吉笄折首為舅姑則惡笄以
終喪故曰終之也

吉冠有梁喪冠無梁厭帖然故曰厭冠繩纓之條綴於
不梁之厭此士喪禮之記有纓條屬厭之文

古人士衣縫在外後人致飾縫在內者為吉服外者為

凶服今予制五衰只如古服用內外衽尖頭向上非
帷裳必殺之凡帷裳前三後四幅若內小裳殺去一
幅只用六幅非上尖下闊碎裂作十二幅又曰今婦
人頭帶即首經也

治棺不宜大但容身爾今之銘旌士庶僭分長九尺者
廣西彭都司但於墳土四圍掘作牆槨中開棺土不動
臨葬方掘起土下棺免人作歹

近有士人其妻同其母其日出殯舉妻之棺於母棺之
前人問何禮答曰先輕後重殊不知先輕後重之文

海涵萬象錄 卷三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柩入窆之文如父母同亡先葬母後葬父非以柩
在路分先後也

遷舊主耐新主宜祫祭而行其祠堂止宜作三室始祖
百世不遷左室曰昭右室曰穆新主各從昭穆而耐
若婦先亡且耐於祖姑之旁待夫亡而遞遷其主於
始祖之旁列遞遷至宗子親盡之主則遷於祖墓而
埋之

祭祀

初祖如周時禘其祖之所自出若始祖只指別子為祖

者大傳注一諸侯庶子二公子立家他國三庶姓起為卿大夫即是始祖有三樣立春祭先祖自祖以上至高祖故下文特云季秋祭禴

古者虞祭束茅為苴置於神几之東佐食取物祭於苴今朱子家禮束茅於食案前酌酒亦代神祭也

朱子家禮以四世祠堂而祭附主殤主似不勝其多也又曰后土之名似過尊宜云司墓之神

庶人禮祭○祠堂一間兩舍北一架置三室無財住屋東間棟前閣三室中祖室奉始祖左

昭室奉祖主右穆室奉禴祖子孫易世依昭穆月朔遷遷上於祖室左右列如世遠葬遷主於祖墓

海涵萬象錄卷三

二天四明叢書

薦新隨時新物春秋二祭依俗清明七月望日冬至

祭始祖宗子奉有立春祭先祖高曾祖三世季秋祭

禴依俗九月禴祭日已上皆遷考祭儀今時用椅

豆止依時因果或五果

禘祭只在始祖廟祭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一主配非

如禴祭合會羣廟之昭穆主又曰廟制室最狹小若

禘祭必在堂上所以有向明向幽之分

室制止一架雖祭本廟主亦難行禮朱子中庸或問乃

云禘祭於室太祖東向自如其各廟主南向為昭北

向為穆蓋不量度望制按周時昏禮祭禮而尸視佐

食席位皆在室中如屋而五架室中雖丈二長椽亦

不可容賓尸主祝之席進退行禮豈古制施稅於各

架之上而室縱廣有今二丈之寬庶可行禮事於事

中今予圖每架施稅一於上

按諸侯多用豆獨特性少牢二祭於主婦姑加籩及掌

客夫人致禮有籩乃籩重於豆也觀周官籩人內加

籩為重

社祭地朱子之言是也周官大司樂章云夏至澤中方

海涵萬象錄卷三

二天四明叢書

丘即大宗伯章血祭社稷五祀五岳之禮謂之祭地

祇也別無北郊之文其北郊字出緯書○周官旅上

帝天神也四望地祇也

八蜡祭虎祭貓為其食豕與鼠也然虎食野豬世所常

見而田鼠未之覩也宣德中予按衡湘民訴上年田

稻黃熟忽小鼠分布食稻鄉民捕鼠積如陵阜愈捕

愈多數日食稻至盡忽夜化去不見一鼠造化如此

方知祭貓之有至意

宋太祖祭感生帝太宗祠太一皆非禮

海涵萬象錄卷三

海涵萬象錄 卷三

孫薄類編
子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涵萬象錄卷四

明鄭黃潤玉孟清撰

見聞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孔子裔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發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珍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釁大丈夫當自立成事

海涵萬象錄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表年龍鳳當時歸附州郡若稅田契文憑皆云皇帝聖旨裏低第二行云吳王令旨裏某州稅課司俱書龍鳳年號予亦於黃州見之故旗幟皆用紅口方用黃爾

舊制無巡鹽御史宣德中子在內臺時東楊先生命高郵千戶販私鹽事發繫獄千戶乃言蘇州大戶沿海上天船販私鹽不拿楊先生聞之奏命御史來蘇州巡鹽幸差御史何公文淵巡蘇州不生事擾民從此至今差御史各處巡鹽永為常例

舊制不許奏差御史行事宣德中兵部尚書張本奏命御史清軍設宴於部堂餞別諸清軍御史從此却三年一替永爲定例本一年一替可行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蹇尙書左右侍郎久缺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時本部

趙郎中新事蹇媚且久因缺望日言於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做不得蹇欲奏保難於士論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爲名保陞十二人爲侍郎趙得預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心實欺君矣

海國萬象錄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舊制太廟同堂異室凡后崩奉主中宮待大行同耐於廟後太宗時亦循此禮后崩時輔臣奉主人廟而奏知上怒繫輔臣於獄十寒暑又南都有謫官經過留之輔者被提而連表乞宥反遭戮

正統初張太后不允垂簾誠女中堯舜

淮安羅銓任湖廣按察使賂交東楊先生求陞都御史後病危在牀念念望來取所舉賈都御史諒進勸羅養病不聽孳孳臨終方罷吾鄆徐公訓任雲南按察副使亦賂東楊待取陞內臺念念不輟而卒於官窮

通有命可不戒哉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國珍與呂元英爲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卽日趣裝回番陽

吾鄰友鄭參政阜義二十三歲時南京會試有豐城監生與扶鸞云藩府聲名重家邦氣象新行年逢八九天地一閉身又云之子青年氣不凡九重深處受恩單如今若問之官去南後永樂十年北京殿試中進

海國萬象錄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時上親選方面官問吏部尙書蹇義小秀才寫兩名進來當除鄭山東參政張鸞廣東參政次日又問兩箇秀才那箇有學問蹇以鄭對就調鄭廣東張山東後鄭任八十七年甫四十歲卒於北京其官職南北死生壽夭莫不有命存焉宣德閒子與慈溪王公來俱以教職同薦入憲臺王巡按北直隸時于少保謙任兵部侍郎欲舉王自代王附子書問消息于復詩云出處雖同調睽離各一方只因交最厚常是念難忘賈誼曾陳策曹參解促裝明年二三月延佇

看翺翺西楊先生甚奇此詩王在職幾五年陞山西參政予未滿六年受敕任廣西督學僉事嘗奏保明經潘存彝章致和潘凱福州陳子熙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氣味日相便交游四十年自甘楊州後誰意祖生先散地宜藏拙明時肯蔽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茫然是以出處窮通有命存焉故記之以戒不知命者

慈溪王尹實先生善籀書由中書舍人出任澤州判官

凡見人家玩器可意者必索取之後生一不肖子似

海瀾萬象錄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癡非癡將前玩器白送與人况居官強取人錢物如

黃翰而不敗者乎予平生好愛文字雖妻家解于樞

帖不敢白取矧他人之玩物乎

世人寵辱不驚者最少惟河東薛公瑄與子同官內臺

公巡按山東嘗建言有內外風憲緘默不言之云因

忤顧都堂佐公後考滿緣此考不稱職不得進階及

封贈所生子時與公朝夕相處絕不以此介意其寵

辱不驚如此公丁繼母憂子輓詩云熊膽有丸資苦

學蘆花無絮起偏憐天順初公入閣尋去位子懷之

以詩曰一聲鳴鳳振朝陽從此文林莫授郎寵辱不驚忘得失窮通皆好見行藏時來勉就三公位勇退真成百鍊鋼千載董狐今日事汗青誰謂發幽光

正統丙辰予按湖廣有茶陵衛軍在湘潭縣屯田其鄉

王老人常往屯所生事索錢一日茶陵軍族人來屯

看望王老人見之問無文引將他拿回家得錢放免

不料軍族病死其屯軍男婦八人擡屍到老人家討

錢還老人謀計反捉屯軍八人行劫打幾死送湘潭

獄兩三日俱死予聞其事到縣見有軍族二人赴京

海瀾萬象錄 卷四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訴回中途一人死一人禁府獄官屬參後予審一正

直老人其實令供狀發府理冤當有御史代子回朝

予尋陞廣西道經湘潭詢主老人全家疫滅湘潭令

陞平定知州死於京獄天網不漏報應如此

經傳子史

易字本古象合日月二字為文伏羲畫卦時未有易字

但其象有陰陽變易之體後聖因卦畫作占辭斯有

易之名今觀周易起純陽卦即變純陰卦餘如屯蒙

六十二卦一順一逆必兩卦對易直至終篇故名曰

周易繫辭傳云作易者其於中古乎蓋有所指也

易逆數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順知已往事逆知未來事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吾夫子專主易而

云爾故說卦傳天地定位等句先天之學伏羲則河

圖之卦位也帝出乎震等句後天之學文王則洛書

之卦位也觀戴九履一是坎離之位餘位皆然世儒

但見漢志禹治洪水錫洛書而指禹為言禹固別之

為洪範九疇殊不知說卦傳文王則之而定八卦方

海涵萬象錄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位也邵子但言此卦位乃文王所定而不明所由定

朱子又云所推卦位多未詳者致後儒紛紛之論不

一予今作後天圖由洛書位序以協說卦之傳何所

推未詳之有

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

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

易圓而動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

武成篇如二典史臣記述武王伐紂始終之事故稱太

王王季文王追尊之號豈應伐紂之日就追王也考

之大學論語孟子其稱孟獻子哀公梁襄王亦曾子

萬章之門人記述而稱其諡惟中庸一書是子思手

筆

漢王嘉封事引尚書無教逸欲有邦作有國蓋邦字漢

祖諱也

比興多在風若雅頌間有一二故周官之教目云然

以意逆志謂看詩未得其趣宜念念不絕思之久自然

得作詩之意

聖人筆削魯史然如人之名之字之官之國之各立例

海涵萬象錄 卷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其間亦有不立例者當以義裁之

看春秋經當看正月正歲之說

周禮若劉歆撰不應缺冬官擯入考工記蓋周官是王

朝之制不通侯國故天下後世無聞

禮記曾子問一篇事事問了非以魯得之故傳道子思

詩書禮樂經也易者權之經春秋經之權又曰詩書狀

道之器春秋酌道之方

無孔子無以知堯舜之心

孔子之言如天孟子之言如地

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大學脩身以上皆當用敬字齊家以下皆當用恕字

孝治天下風化之本中庸一書多半言孝又曰中庸只是尋箇是處又曰周公追王等事禮也仲尼祖述憲章等事春秋也

中庸一書實五經之樞要也隨時處中易之要也允執

厥中書之要也用歸于中詩之要也品節得中禮之

要也而權衡適中春秋之要也然君子時中易也用

海涵萬象錄 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於民書也發而中節詩也

學者讀大學當明乎善讀中庸當思夫誠明善知其性也思誠盡其心也

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

爾雅一書爾雅同此書必漢儒訓詁經書而作蓋以詩

之雅得名決非周公作中訓筆曰不律筆是蒙恬所

造又釋衛詩如大學傳文

老子之語變化荀子之言支離

老子云無之以爲用蓋穀之成空可運軸也然於輻輳

曰有之以爲利也豈可偏雖荆公聰明也不識文義通書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動即率也正即性也率性之謂道也用者性之發也和者情之德也發而中節謂之和也

周子稱顏子亞聖蓋視富貴如浮雲此顏子肖夫子也

朱子一著程氏遺書開卷便先論禪學所謂闢楊墨而

明聖道也又曰學者讀書識義理方可看程氏遺書

非如看論語句句好解說有人頭處然看孟子書句

句是事實尤易解釋故後學曉得中庸一書纔能看

海涵萬象錄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遺書

遺書立德進德先後之說蓋學優而仕是進而立仕優而學是立而進也

張子正蒙書言有迫切程子將孔顏孟子譬之

皇極經世書云惟變是用惟化是體蓋變有漸故曰用

化則成故曰體

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

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何

邵子曰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重卦之象不易

者八反易者二十八蓋謂乾坤坎離此不易者四卦也震反艮兌反巽此反易者二卦也重乾重坤大過頤小過中孚重坎重離此不易者重八卦也餘二十八卦反易通前八共三十六卦也

楊誠齋著易傳一書猶異書也觀之則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德亦知變而克行權以得中也

文中子判心迹之言恐集者誤也

莊子云為善無近名三言為善必有大名為惡必有大

刑緣夫督脈以為養生之經必有大成或註其三言

海涵萬象錄 卷四

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為依違利害之詭計非也又曰莊子逍遙遊一篇安

於所寓也

呂覽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之言且如今瞽者能卜而

衣食童子不能衣食然瞽者必託童子而行卜也

莊子云游方之外蓋方矩也出於矩之外故云

老莊所謂道只以天道言猶孔子云天何言四時行百

物生云爾

孫子十三篇宜分經權為之綱也用之必敗去之以上

謂之經以下十三言謂之權

陰符經一書乃方外士脩煉法三百言內有神仙抱一之道有富國安民之法有強兵勝戰之術故上者知之脩煉謂之聖人中者君子用之固窮下者小人得之輕命其語棒棒見血必商周時人所作讀者試詳之

參同契參者三也同者相也契者類也謂大易黃老爐

火三相類也又曰坤坎為牝乾離為牡又曰覆冒二

字正是用功處又曰匡郭正指空處能運轂正軸也

勉齋也不識大學序所云補程子闕略況他人乎

海涵萬象錄 卷四

十二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楚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然三墳為伏羲神農黃帝

之書則三墳為三皇五典為五帝書且伏羲始有書

契前此豈有三皇之書

秦法父子分戶則征役者多今軍與匠不分戶徒避役

也

朱子通鑑綱目開卷初命晉大夫者蓋周室壞禮之始

故曰初安王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為諸侯不稱大夫

以其遷君貶之也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諸侯僭

王之始

秦始皇置守尉監守猶今藩尉猶今閩監猶今臬又曰

六尺爲步自秦始皇又曰三族伯叔兄弟子姪也

荀卿謂欲潛以深窺敵也謂欲伍以參觀變也

漢祖只欲王諸子大國以強天下

文帝除收帑相坐令蓋收帑卽今籍家財相坐卽同產

也又曰累岡下從不花蒂臆懦也又曰文帝殺薄昭

當究其殺之所

武帝元朔六年官名武功爵級十七萬其萬字乃凡字

誤

海涵萬象錄 卷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尊昭烈承漢統不當著司馬公之論於綱目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下從事樊佃誘道詣夷西附漢

中外白遣萬人討之集覽注作漢中非是蓋中指

權之近臣外指荊州將吏

山濤外寧內憂之言蓋外既破敵內必荒政勢然也及

太康二年三月選其伎妾入宮濤之言驗矣

唐武宗毀佛寺兩都毀四千六百餘所去僧尼二十六

萬五百人時會昌乙丑也越一百十年爲五代周世

宗顯德乙卯又廢天下佛寺三萬三百二十六區又

禁度僧尼寺廢百年之閒而又廢僧禁度而又度何

人君好惡不同如此

大事記書屈原作離騷於赧王二年之下蓋作離騷亦

關楚之興衰

古今人物

或問管仲夫子稱其仁董仲舒謂其詐何處是其詐答

曰且如古者三載考績管仲則期而書伐又如作內

政以寓軍令之類都是詐處若明白制軍政則鄰國

亦制軍以防之矣焉得強

海涵萬象錄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燕昭王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此因貪心生成癡心也

宋襄公學智而實愚

蘇秦縱衡之術蓋縱以抗秦

張良用高祖爾既送高祖入關若韓王成不死豈肯再

從漢惟始終報韓仇故天下定便從赤松子遊又曰

子房先欲立韓而後諫復六國者非棄韓也勢不可

也

周勃問左袒料軍士必從但後來作事多愚爾又曰龜

山評陳平周勃極是

董仲舒一正字公孫弘一和字便見其正諱

子雲言性善惡混毛萇仲舒若明得道即到孟子毛萇

董之下揚之上

孔明收拾人才次第作相

王弼注易有好處如括囊無咎斯慎不害犯時之忌罪

不在大過不在深即鹿無虞惟入于林失其所適

杜預議論好又曰羊祜陸抗之事古今所難能者

義之書楷之聖也

李太白居德安府水西寺之日多

海涵萬象錄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胡安定善教學者門人善學

黃太史謂周子光風霽月和而瑩也無纖毫凝滯

司馬公天資好未得心學又曰溫公不恥下問作相必

開言路

程伯子一語一默各當其可觀其對溫公欲除一人給

事中之類可見叔子論事委曲俱合理如范堯夫權

帥府一節可見

程伊川云只為來求者與之遂成風俗持國聞此服義

或問伊川先生朝廷屢召屢辭如何答曰程子豈不欲

事君但同朝者忌之只煞辭去

二程先生之言皆要躬行心得方是學又曰程子千言

萬語只要令儒而釋者明道理又曰程先生論到人

物生死成壞各有有與無足破佛學

東坡論高麗買書利害先生曰為天下在德不在書又

曰東坡論避寇遷都南渡之事如逆見

黃東發謂東坡議論正大謂伊洛義理精微此言殊不

是蓋議論正大即義理精微所著見不可歧而二之

也但伊洛實踐而東坡逸轍爾

海涵萬象錄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歐陽子性理不明觀其答李詡書言性非學者所急

程子謂堯夫猶空中樓閣只是譬喻他是箇明快的人

荆公初逢君後得君便執己見執己見則逆天下人情

又曰介甫聰明過人所以自是其愚又曰荆公平日

有要君意又曰王安石蔡京都好諂諛人晚年皆自

悔

曾南豐譽揚雄合箕子之明夷蓋未盡道者此所以為

文人

謝上蔡論明道先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說先生所

存卽天地生物之心所過卽天地生物之迹疾痛疴
癢舉切吾身非所存者神而何鱉寡孤獨各得其所
非所過者化而何

周行己邢恕本程門高第而朱子於伊洛淵源錄置之
錄末蓋因周之偶媚邢之傾師不無微意讀是錄者
宜內自省云

尹和靖與秦檜書進君子遠小人所謂鬼門貼卦也

羅仲素先生極好靜坐此正一念不興心如止水故孔
子恭而安

海瀾萬象錄 卷四

十六 泗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文公自言傷急不容耐必得伯恭相處當得減損觀

此言呂成公度量必寬於文公

宋高宗親征劉豫喻子才請趙鼎須留後門使進退有
據於是張魏公復用後羅大經論曰兵法置之死地
而後生豈預留後門哉留後門士不死戰必如項羽
救趙故能破秦子觀大經之言可論將不可論親征

呂東萊嘗言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
說此是東萊和解人法又言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
略可應一語推說應之此是東萊與人說話法又言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此是東萊
權官法

張魏公預殺岳飛一事最不可

劉元城謂姬周姓漢初取爲嬪嬙之號已可笑今乃以
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則又以嬪嬙之號名其女
尤可笑先生曰若如此說宋子姓豈宜因其姓而不
稱子乎隨時立號惟其是而已矣

劉靜脩先生在前元爲講官傳介而講無北面

楊文貞公士奇上仁宗廟號曰昭廟諡宣德上位曰宣

海瀾萬象錄 卷四

十七 泗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宗他分明任一箇擁昭立宣的意思

福州陳憲副伯偉文豪也在廣西託吾作傳而歸老

吾在富戶時獲知朱逢吉陳宗問二先生後出仕前友

鄒縣張參議聰晚遇劉僉事克彥知己若布衣交則

郭用禮章致和也

古今詩文

離騷云落英菊老而不落曰落英乃大英也訓大字落

蕊如字

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乃楚人

舊俗西域呪末皆云拏摩訶亦三合爲些字哀些是挽者齊力之聲

蔡琰被虜去北後和戎贖回而別二子故作此十八拍柳子厚空齋不語坐高春注云日出於淵隅曰高春又云日入處皆非乃巳時也

論天下事則蘇文勝韓歐文

讀東坡表忠觀碑因曰雖云厚賦而錢王飽煖之外皆他人物又曰宸奎閣碑載懷璉焚龍腦鉢孟事宋仁

宗自用漆唾盂而以龍腦鉢賜僧人懷璉焚之逢其

海涵萬象錄 卷四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也何害

龜山乞罷茶鹽奏議此論甚當論誅蔡京李邦彥一奏

議極平正論榷鹽一條正合大明鹽律

南豐詩有霧淞二字卽雨木稼也又曰南豐序梁書目錄有云佛不能觀聖人之內此言非佛教只是爲我虛名兼愛恁與時中之聖比方

堯夫諸詩皆有理莊周烏到此

南軒勸農文蓋謂下盡力上聽天中之人事則在官又

曰南軒仁說好

東萊作橫山吳氏佚老菴記推言佚老菴若鄉里飢荒

不能獨佚必須族黨振濟一鄉緩其逋欠則盡橫山一鄉皆佚老菴也誠仁人之言哉

王義豐賦館娃宮言吳之亡在殺士楊誠齋賦浯溪碑言唐之失在用人

辛稼軒有北固亭懷古調寄永遇樂岳珂病其尾腔多用廉頗故事稼軒喜欲易之經旬不得而罷予乃易之曰從頭數六朝冠蓋幾抔黃土云

海涵萬象錄 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終身委吏而已

吳草廬東岳碑文好議論理婉而辭正其顏冉銘則雜而不純

近世蘇平仲分野論有理

東坡嘗有詩云時遶麥田求野薺強爲僧舍煮山羹予續韻云

杜荀鶴詩云欺春只愛和醅酒諱老猶看夾註書夾註兩行細註也

律詩之拘拘不出自然若性情曠達者律詩亦別

唐時書籍未有刊板者只是手鈔到五季蠻夷來中國求書方刊於板印行

字義

君稱王公尊之也子稱士夫賢之也德產而賢德成而尊賢且尊之故曰君子

格物之格字如堪輿家格盤格地之格故語錄云如合格之格其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者以理度物之謂也如曰格物者即吾心之理度物也如格君心之非云爾物格者乃物理合於吾心也如神之

海瀾萬象錄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格有苗格云爾

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閑先聖之道兩閑字可作一義說閑邪如程子說脩其垣牆以禦寇則閑道如脩其垣牆以防異端也

變化二字其義異吾幼時見蜈蚣變蟋蟀及其變盡了

万是化故曰化生

擊節二字謂擊几為節若擊缶為節之謂也世人不曉此義往往以彈指為擊節何其謬歟

古人訓於字曰嗚借作於字用朱圈作不聲不字本字

字圈作入聲

凡言脩道脩身之脩皆是品節之使無過不及也正是克治偏處故大學脩身章只說要克治過偏之病中庸取人當先脩身然脩身以道只在五達道脩道以仁當於五達道上克去其親愛畏敬等僻然僻是私意私意既克則慈愛惻怛之意流貫於達道中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此仁字兼體用言下文仁者人也人之有身具此生理自然便流出生意來親親為大仁之施莫先乎親義者宜也亦兼體用言人之有心能制乎事自然便合其宜尊賢為大義之務莫急於賢親親之殺有父子兄弟夫婦族屬之親疏尊賢之等有公侯伯子男師友之上下禮所生也等殺中生出許多節文儀則便是禮禮記品節斯之謂禮亦即脩道之教也

異端

楊朱宗老子而為我是無用之義墨翟猶佛氏之兼愛是無體之仁蓋仁者愛之理義者事之宜也老與楊但愛身而於睦親利人濟物拔一毫不屑為墨與佛

海瀾萬象錄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兼愛而於親親仁民愛物分二本無差等然爲我疑於義其弊流於不仁兼愛疑於仁其弊流於無義然楊墨之路不塞聖人之道不明故子思明吾道之有體有用孟子辨異端之非義非仁

異端莫甚於佛氏之徒其言曰無欲而大欲是肆無心而詐心是熾貪酒欲色固不足論若夫博衣而蠶女紅之純美食而蠶田夫之力猶小欲也及乎恐伊說之不行則區區獵取吾儒言之近似者以文之是大欲也甘言而市勢利之財飾行而襲愚頑之敬猶小詐也及乎懼伊道之不立則滔滔亂譜先賢與之辨論者以宗之是大詐也

今人皆云三教止宜曰儒釋者而道字各道其所道蓋因老子著道德經獨將道字歸之然儒之道有體有用仁理具於心是體而其用則親親而推於民物老之道卽楊之爲己有體無用佛之道猶墨之兼愛有用無體也

南軒先生有云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而不知誠嘉言也

海瀾萬象錄 卷四

二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梁武時西僧達磨入中國面壁坐九年雙修性命並無一言傳教今佛氏盤據中華千餘年滅他不得了吾儒不必苦關但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之僧不能尊不能行也

娶妻生子而出家釋迦之教門也臣周友孔而出關者聃之行徑也孰謂釋老滅絕父子君臣夫婦之倫乎時有明聖欲毀佛寺卻被巧佞云恐名山與人葬墳出英雄不便遂止嗚呼若改其佛像置三皇五帝之像以奉之亦可也

海瀾萬象錄 卷四

二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佛老居於世不能滅絕但宜立額土著不遊方俾限田自種自食作例於後又曰宋時度牒錢入官用今之度牒錢入曹吏凡僧土著自種而食可也

佛氏迹本異言或同人心之理一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又曰物我無閒吾儒語也無人我相佛氏語也不以人廢言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物寓一道釋氏毀人倫去四大烏得謂之道

佛本無甚說因唐宋有智人爲僧說入高妙故士人從之者眾今士人不談道又無高僧好說話免此儒釋

相混止是俗僧依樣論來生禍福版向者紛紛不可破

雜說

以勢親者勢去則疏以財交者財亡則除不若忘勢利而一以義則終始而不渝

以色交者色衰則棄以勢交者勢窮則去以位交者位崇則忌以利交者利空則潰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淡無慾腎水自足

海涵萬象錄 卷四

玉函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貪而多藏必致傾囊積而能散斯無土崩之患

臨財而喜貪心未已見色而峻好心未盡

禍而能悔其福自至福而能懼其禍自去

人類正生本乎天也植物倒生本乎地也動物橫生清

濁之氣溷也

凡卵生之物育而毛則飛揚之屬也毛而育則走陰之

屬也貓胎三月形質具魚卵一時肌骨成此造化也

華池有泉沃於丹田勿燥於欲可以長年

計口而田度身而蠶量入為出存餘以備不測

人家中饋必婦女親之勿使僮僕爨薪

脩養之法愈疾可也壽天自有命

陰陽家可信不可全信惟義是比

魚千里陶朱術也黍一炊卽鄆夢也

國是乃閉言路之說

時物所尙則商旅奔之

尤物移人醜婦益壽

居富莫忘貧居安莫忘危

妄想貪多其如義何

海涵萬象錄 卷四

玉函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今法器全不見未審九有山林如何

零陵香卽晚蘭也乾而可佩凡作香帶用合之

自述

仕宦而拯下民之將溺著述而申先哲所未言斯不辜

上帝降衷而枉在天地間走一遭也予少也賤涉歷

世途沈潛古道或有一得之愚不敢不致力以竭降

衷之帝心庶幾生無愧於天沒不朽地下也

海涵萬象錄卷四

孫溥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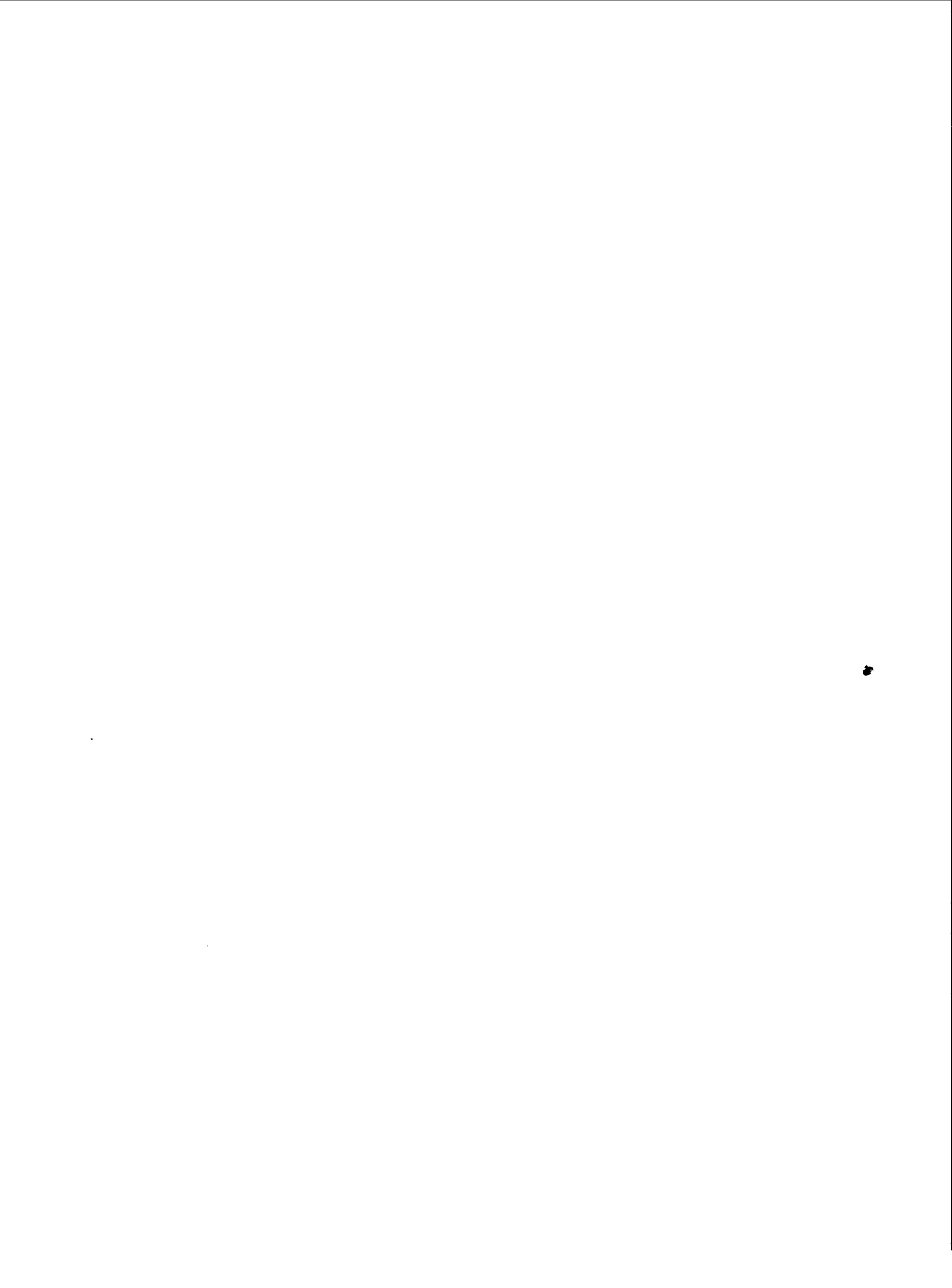
海涵萬象吾鄉先正南山黃先生以日見自得授諸
孫蕪湖文學溥也先生於道則造詣有卓行己能壁
立萬初心光潔而情和暢所論有關於治體身心者
鑿鑿皆足爲世準繩居外臺以忤當道力辭政務家
居二十年養益充德益邵而學益精博所著有儀禮
附註經書補註以邇聖賢立言之旨皆極闡奧尙未
大行於時槐晚學竊有師焉一日得此書於蕪湖莊
誦數過知其發先賢欲發而未能已發而未盡至於
治世之術皆足以祛時弊而躋太平真儒者經濟之

海涵萬象錄跋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學之識也惜乎時不先生而莫究世用致使執此以
往之言今古竟成空說此書雖不類於儀禮經書附
補其發祕蘊闡道要譬之日月星辰懸象於天而南
北二極各有隱見惟海於四外靡不涵燭而見所未
見也故曰海涵萬象先生命名見意已序之首簡槐
再拜稽首而颺之於末遂命工梓行使不得爲黃氏
私書以隱先生之賜時正德十六年八月吉日賜進
士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前江西南昌等處兵備晚
學半湖陳槐謹識

空
同
子



空同子

明 北郎李善陽撰

化理上篇第一

或問雷電空同子曰吁胡叩淵于淺人雖然竊聞之矣是陰陽搏擊之為也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氣動之也氣散則散凡神陰隨氣之妖祥亦有人物形者皆變也星之妖為掩捨天狗彗彗等亦氣之生散唐一行北斗化元承是也

正德二年正月一日食既空同子曰予蓋親觀焉月體不滿現日大而月小乎凡月食既則輪盡黑無餘乃益知月體小于日

天與水運行訟天一生水天水一耳運行訟者訟辭兩而事一也

五行金水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惟土內汗汗變則化化則神是故費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為土游溢精液輸灌肺腎心不妄百物食之腥葷臭味穢穢于胃中何以發神明而行變化莊子神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化蓋言土也

用先王生先水天一生水道始之道也故人命門在腎

極黑之夜久坐亦明陰中之陽燄猶水之中明燄

負動氣者有非成之成是故松檟不標蟬能豹之皮不上蟻

天道以理言故曰虧盈而益謙地道以勢言故曰豐盈而流謙鬼神以功用言故曰善盈而福

百子全書

空同子

一掃葉山房

謙人道以情言故曰惡盈而好謙謙謙以分限言非謂消長升沈也而俗儒不知類以日月草木等當之悲哉月有虧而無盈草木有益而無虧若以凋落為虧則謙者不凋不落邪

天地間惟聲色人安能不滿之聲色者五行精華之氣以之為神者也凡物有聲則聲無色則

敬起乎此而不離乎此謂之不滿

德者必福天人相與之際若求焉者無心之心也求福不問人際天也介爾遐福天際人也壽

者不忘言壽者之求德如念念在之也禍福之機捷于影響祭之乎察之乎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董仲舒雨電對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易獨言象象者懸一以會萬者也又一以會象之所由始也一以會萬故得象而忘言萬以會

一故得意而忘象定經言一理則止一理言一事則止一事

雨一也春則生秋則枯風一也春則度秋則落雪一也冬六出則益春五出則損水一也驚蟄

則宜鷄鴻則傷土一也至夏則重庚一物且爾况殊殊哉

或問人性上人何也空同子曰陰陽公爭也二氣旋轉坤以負勝為寒暑是故晴和之日少

而風曠之時多斯陰陽之爭也人秉其氣得不上人哉

或問化權空同子曰陰陽代更心爭而主之者行如春王生即風凍霜無損於折萌如冬主

藏非無晴和之辰而當落愈增故曰化權權者謂主之也有官之義為官之者權也能推移輕

重之也

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星也心昏中則夏木生火也人心厲火故名火為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然之數也天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金故不復中於西而二十八宿西者虎北者龜

蛇東者龍南者鶴皆自然此象非人假借之也

北之象二陰也空同子曰予性在玉虛觀見其像設問道士此何神答曰皆星也虛人不敬

畏故假名像耳如王靈官即木星故端而火輪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虛故日照三面如人之

背至陰不自見至靜而動者出焉非此則無根無根則其用窮也人五臟榮在背背有神舍故

背背病則無聲背背者根也

夏易首連山天下不止不動動根止高易首歸藏天下無陰無陽陽根陰周易首乾天下非陽

不統故後天專陽

化理下篇第二

夏則伏者傳其所也秋冬春不伏者子承母也伏則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亦生火故

日東出日不照非以水也夏至日照三面亦不非月西生者金生水也月不非者從日也又借

日而光者也又陰不獨成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不相妨耳桃李而梨結參杏而穀稿則妨矣百步之內茂草各透一不

送則妨矣虎肥而鹿瘠馬健而牛羊羸則妨矣

百子全書

空同子

二掃葉山房

斗七故天之數多斗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天以七紀是也日月五行推政亦七易曰七日

來復極承之畫時七則日夜亦如之詩曰終日七晷是也僧家竊其善義是故數亡人用七

人皆曰中國天地東南隅耳又曰萬物齊乎巽故中國文物登教獨懿然無之土虛虛龍象是

也虛黑也江之南石之色皆赤中國之四方不見乎又星曆驗之測景臺郭守敬量天尺亦樹

萬洛間則中國不有中乎佛者籍其意乃曰天下有幾洲中國者南瞻部也

或問海市李子曰此處偶有此怪異氣耳天陰陽五行氣化不齊瀟海之邦海錯萬殊廣之珠

溟之石北之堦南之齋淮之蜃吳之蛤能盡究所來邪事有不必辯者以其非急也亦不能辯

者以其非理也不必辯如海市島巖同六象膽四時在四脛之類是也不能辯如承立人啼人

死託生之類是也人不能自見其腦無背痛之來也忽而痛忽而止忽而寒忽而熱自不能知

之而好奇者每每疑其非急求之理之外乎

夏之初月高其圓也依冬之初月依其圓也高進退之義也

五行火無體在物則藏煤物則用盡則息五臟心為火炯然中伏遇動則發不動則已

千夫在時五日一周在日兩月一周在月五年一周在歲六十年一周在元子謂六十節者此也

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其木人見漆則傷猶見火人則銜其兒走徒其策問劉南

宮對曰是真有之也不但取象未子論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離雉艮狗兌羊曰此取象亦

自有來歷非假譬之由是觀之十二支象真有其形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木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陸地則

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

也朱子本義主據著乎

陰陽貫錢四時一縷錢亂而成縷已矣向背上下難仍也四時成歲已矣明晦雨暘難仍也

離為科上稿木威火藏于內助其威木稿火熾其外灰其稿人水火濟而生者也生則神棲目

離為目也水絕則死以稿而焚也人稿則神先去目

空同子者稿坐其場恭將颺候風馬曰老曰風之來視雲雲之方無風也已而四方雲風來予

詰之曰老曰風即來無定方斯謂斷續之風也不信今颺馬來果四落予曰左斯可以心觀矣夫

風無不入者也雲猶格之況心乎況心乎

後天之易退乾而北長子用事退坤而西南長女代母然國有長君柱稷之福傳稱觀志易戒無

成又家有主母則悍奴奪氣如漢高不廢呂雉者斯何也空同子曰用事者六主之者二是故

百子全書 空同子 三掃葉山房

六氣代謝而乾坤常行也故曰後乎坤戰乎乾

秋之雲潤而薄故其雨微具之雲獨而薄故其雨注化氣亦專而後壯者勢然也轟雷偏四海

漣澍盡八埏天地能之乎故言仁智者必曰勇勇者專壯之義也

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渙者文隨之而生者也亦天下之至變也天地之道一且齊生而

聚斂則其功不善物之生故有先後而無棄道者變化之漸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化極

而不生不斂則萌者始枯實者始稿斯傾者覆之也非變化之罪也

小人多君子少何也陽一陰二也陽生於陰也小人必壞者邪也福善禍淫之道也陽生於陰

者男自女生其証也

元氣正行已矣成歲功已矣非無邪惡妖穢之氣任之矣任之者俟其盡自滅也彼即溷濁無

損於歲功斯天地之大也堯舜之治亦具其大焉矣非戶戶人人者論也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甲子兩月一周周六而成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為

三百六十個蟲三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麟長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長之介蟲

故此等不可知亦不可窮

物理篇第三

道理一橫一直兩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真草篆隸不變提三才而獨立者也受

之非王也

人食蔬穀不害食果蠶木土也木味酸木生火故食果蠶多則醉而肉熱木食曰果雀乳

雖四月四五月五六月六夫慮者聖人即天者也鳥知四時已矣知月乎哉

求種於秋而焦於夏火越金也家德直而芒有兵象為穀種之春而焦于秋金越木也穀種垂

而毛有木象焉

環慶無秋大梁無冬寒蟬寒蟬蟄北京有之矣地之異邪冷使之邪江之南不產荆棘

山不產檉桑之義邪孔林不產荆棘仁邪

空同子之慮有端焉多而微令僕馬僕者無始而有終問焉曰始僕之逐焉逐逐獲獲其獲也

少終立廬之中俟焉至則撲之故其獲多其哉一之應萬也

空同子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立焉生商武敏聲姬尹之空桑陳搏之內搏斯於理能推

哉空同子曰形化後有氣化焉野屋之鼠醜覓之雞其類已

桃杏人以致內含生身故曰人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以生之言言之也

髮血之餘血陰也髮黑者水之色也白者及從母氣也凡物極則反

百子全書 空同子 四掃葉山房

松柏蒼然格竹疎秀茶梅冷淡刺棘針樞樞腫芝菌靈真茶廉稷稻鹿慈海棠棠艷並有而同

生氣之變化其也文固難以拘論也故文曰如此者皆拘之類也

雙生以後為兄者昧化理者也凡座必前動謂之回轉無碍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所以受氣

先後疑則回轉時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機所以全母子者也子亦雙生子先生者體

大差長亦獨先配

橄欖為楫撥角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鯢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席具其理其篋一橫一一直者二儀也一顯一伏者陰陽也一發顯伏者陰陽一道也篋必錯三

而成文者三才也織之必自中起者紐也形必方者四方也制器尚象孰不由之而人知之乎

非之土厚故其人信南之水廣故其人智土厚故其鼻隆水廣故其口閉鼻隆故非人不閉鼻

口閉故南人不閉口信而偏故其性懸智而流故其性節

水越火然水大既濟水生火然火焚木何也天下有一氣之害二性之交也

海翁忘機則鷗狎百里奚忘祿則牛肥孫亦機心乎

亦不之來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音直
音言曲樂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如咏吟呼鶴落落呼鶴
咄咄呼馬騷苗呼鶴苗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能誦如今里基之詞曲不學而能之疾
徐高下皆中板眼所謂知音也及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
樂解者未達乃以振也鼓瑟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為禽獸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風儀
斯感通之妙非律音之末也昔有鼓琴於池上者調及瑟而從窳窳跳之出亦謂知音邪
天道虧盈而益謙繪事其証乎凡繪不及則是過之則非如繪人分寸亦人若六七尺則非人
以人長五尺也物皆然又如繪野幽寂之形則雅如草村茅廬疎松片石疲驢破帽則雅若
繪樓閣金碧凡富貴事則俗矣吁天之盈虧不顯哉不顯哉
鳥之性南向鴉鵲南谷非蝠南農北南出而北還也鷹之南也鴛鴦亦南即鸛鶴鷓鴣梧
同黃雀之微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生性難移如草木之蔓之直故人剛柔之偏變之為剛善柔善有之矣若欲剛為柔柔為剛能
之乎

天之生物主於用龍用天故雲馬用地故健鹿用山故風牛主耕故柔馬主行故不藉豕主食
故一乳十七八推之物皆然而仙釋之徒乃欲棄人倫絕群類高飛遠翥哉如生才亦主用大
百子全書 空同子 五掃葉山房

受小受即有漚淪者鮮馬用之時義大矣哉
王生善聽聲聞了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
名位素定矣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宰相乘馬今達官與行謂馬也唐宗拜
相則築沙堤或以便於馬
高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空同子曰自河之入淮也破蒙澤孟諸芒碼諸陵今皆耕牧地耳
流譙變盈滄海而桑田古今能合哉
車陸象鳥舟水象魚蓋不能不圓席不能不方智者行其所無事已矣私意擊之哉
空同子圓爐而觀銅瓶之水熱極則響轉微乃噴然而歎曰嗟至寶不精至聲無聞天之道哉
天之道哉凡欲人知者非足者也凡人不知而問者欲知者也
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天下之毛多矣繁令必曰牛毛者何也空同子曰牛之毛於人獨無
用用之無益也然則繁令者不可繁哉

味生色故染絳必以酸養生味故吟詩必用色
嘉靖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於牛其夜火光又其聲雷又見其角而麟以為妖孽之口吐火
斃頃又蘇瘞之主又自起聲響雷擊碎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扛之者誠誠麟也古謂
麟一角然此則雙角麟馬蹄此則蹄牛古謂麟胎生今謂卵生豈角者誤邪抑有形變邪此
似麟非麟者邪古又謂牛馬交而生麟此牛馬交者邪龍馬交則生千里馬汗則腹下麟

當疑大學聖賢又疑乎天下不言準而言準今乃知方圓平直一道矩畫之也矩為方劑其角
則圓矩為平直其尾則平尾不直不平也陣法五變亦方變圓或問方圓不能方何也李
子曰陽根陰也
鉅之齒太平直則入木不行必有齟齬俗謂之料斯濟變之譬也受駕之馬不羈之才用之易
效
聖人貴智不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鯁魚性痴見人則樹其鬣謂人懼已也又其性思東西方有
鳥曰羊翅者亦痴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鱒魚入網輒伏者惜鱒也孔雀愛其
尾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就為馭馭鉅牙食虎豹一名茲白空同子曰凡物食物天生相制之美非但力之也馭未必力
虎豹虎豹食鹿豕牛馬鹿豕牛馬見之則顛而承斯有制之者非力之罪也如豺小而降虎豹
是也在人如君制氏夫制妻在翁如鸛搏兔鷓擊禽

或問展帝屢誅大臣而卒不滅何也空同子曰人主以無威為威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有
執法之吏則百度自負君若何為哉故自用者小侵下者煩煩小之政挾之誅戮則人心離別哀
非正己之君平賈氏曰康遠地則堂高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者止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夫在天既無所不照物無適
百子全書 空同子 六掃葉山房

形善惡畢露使遠賞罰之則四海北民勝罰之邪又能盡野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遏遏之
不過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有
非我者遏之揚之吾何心哉真偽兩在不逞其偽功罪具疑則重其功上之道也
群居而和一君子每益數小人陽陰也私起而爭一小人每害數君子陰賊陽也及復之道
也天地能使陰無我在純之有道耳
眾美惡惡群惡不容美如華屋有穢只見其華而茅屋之下者一雌器則說眼難觀矣故求若
子中不無小人而群小人內絕無君子故治朝君子七而小人三不害其治而亂世容一君子
不得

言治者必曰唐虞何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堯在位一百一十年舜在位八十年又高
耀之則二百餘年矣即有堯舜而年或不及則於堯亦難孔子王者必世而後仁謂此也
郭上車社稷上戊祭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堯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
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
無諱禮者竟廢不行
大人以天下為度書云其心休休其如有容焉言度也洽相者曰鼻吸三斗醋曰腹內好揮
船亦以度言也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窒窒則膏天下之務大人恒澄明
澄明則鑒物也今人但知宰相包容不知包中有鑒也不然稜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治道篇第四
治道篇第四
治道篇第四

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身衰則行之難孟子亦曰壯而行之

昔人謂文至禮而極禮史序禮姬云云禮弓弟曰公安讓姬約而讓故其文極如此論文天下無文矣夫文者隨事變化錯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約太約傷肉不必該太該傷骨夫經史體殊

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畫者象且如非驢非狗不甘味不食不甘味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文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履備矣自禮弓文極之論與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為

滿洗為整牙為剔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或曰今之材松和致易推古之材金玉故難朽子曰金不鑄玉不琢古而今矣松相非棟梁不

斷今而古矣或曰斷之人推之已今之材自棄哉子曰不鑄不琢無害於質斷之推之質斯毀之歟涉疑而極詢於長則清開卷而專叩於已則損故夷齊知仁桑戶知簡謂之善問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君子不帶而道存焉記曰視不下帶其言至近然道存者何也視上於帶則微下則微傾則好無是三者非道乎故曰善言

或問詩集自序謂真詩在民間者風耳雅頌者國文學也空同子曰吁黍離之後吁雅頌微矣作者變正靡違音律固諧即有其篇無所用之矣子以是專風乎言矣吁予得已哉

張東海韻辨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樓麻迷何以同天東冬青清及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樓麻逸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

聲皆不能如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貢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雅哲不得哲雅邪百子全書 空同子 九掃葉山房

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其來也已遠沈特校定之耳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哉人心係則難脫

惟聖固念作狂斯反之之聖乎衛武公抑詩如履薄冰臨深淵是也或曰甚矣念固乎曰生而知者無哉然有傷心焉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激生於憤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人自聾自盲音色使之哉陰陽消長五行生剋發之聲為音吐其氣為色騰之為氣滋之為味天以之成人以之生食者吸法者荒音色之罪哉

微生於愛者厚生於畏者崇生於德者久生於尊者暫

愛生於公則偏生於私則偏生於真則淡而和生於偽則穢而乖生於義則疎而切生於欲則既而疑

特立之士必無狗人之為狗人者必同也心無義理則狹舉目無可意事故曰盡心知性宋儒與而古之文歷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古之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鳥似

而已矣是故賢者不諱過惡者不竊美而今之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美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故曰宋儒與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嗟儒言理不爛然致

重釋能談萬渠尚知性行有不合邪流行天地間即道人之日為不悖即理隨發而驗之即學是故塊陳言者腐立門戶者偽有所主者偏

古人言必合先王不合則疑疑則闕今人弗合則欲欲則仇程子曰自無檢不暇尚暇點檢人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詠人者必好為師者矣

杜甫見道過韓愈如白小群分命文章有神交有道又如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位等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或問典謨訓誥不言權呂刑輕重諸法有權空同子曰天權者權其變以適中者也故變而後權夫聖人在位允執厥中又用其中於民矣何權之言哉曰聲不告而響磨虛禪湯武放後非

權乎曰夫身或遇之行之矣又何言哉曰孔子每言權何也曰高而無位於是發其微以詔求且春秋之世何世矣曰孟子七篇大半言權何也曰戰國之世又何世矣孟子不發其微天下

不以謀數為權乎吁大哉子何敢忘孟氏之功也孟不生孔其規乎則帝王之心傳或又問漢儒空同子曰反經無道無道何權矣聖人之權輕重之以適中者也非反之也問宋儒曰

宋人不知孟子又安知權故心帝王之傳者必孔孟必知權可也曰若是則宋儒得位不與三代之治乎空同子曰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宋之開國者誰歟致太平者誰歟應

變矣頌者誰歟固非斯人之流也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孔門曾子傳大學子思傳中庸孟子傳權非權則中不中非中則大學不大學情者性之發也然訓為實何也天下未有不實之情也故虛假為不情

箇酒徒李杜果酒徒歟抑李杜之上更無詩歟曰因啜廢食劉之謂哉
色厲而內注內柔而外剛也色取仁而行違內陰而外陽也

趙宋之儒周子大程子別是一氣象實中一塵不染所謂光靈風月也前此陶淵明亦此氣象
陶雖不言道而道不離之何也以日用即道也它人非無講明述作之功涉涉有矣矣

大人赤子心一耳擴之為大人未擴則赤子如草木始於萌以出土時分量具也培之使之足
己耳非能擴之使增也如松參天柏盤石桃李龍之乎

人之目一塵不著而心亦然一塵則礙見道亦然一塵則不透又如鏡然一塵則不鑒鏡無妍
婦人自妍嬌鏡不塵人自塵月不雲天自雲

香人字傳之今無不精妙者然此之義之則下矣神不如也義之字輕重操縱獨神而十七帖
為最

理敬同行而異情故正則仁否則姑息正則義否則苛刻正則禮否則奉跪正則智否則詐飾
言正則錄否則善色正則信否則莊笑正則諍否則蔽色戴笑稱焉否則輯柔爾顏讓

焉凡此皆同行而異情者也
人之偏甚於故敵易通偏難回難回則堅則僻易通則開則復

多言畔道故曰誦曰慎曰謹曰寡曰默曰時凡與人謀語言少失張訂頑足矣乃又正蒙故
於道或有畔歟

百子全書 空同子 十一掃葉山房
六經言利而孔孟不言利經言利正也孔孟不言利謂非正者也公私之別也然天子城利

辭更嚴謂多怨謂小人喻故於利則罕言以利非貞解不壞者
書之言多西土之音如呼我為台本奴來切至今西人音猶然而訓者為怡又如西人謂都是

為純而純其藝黍稷謂都是黍稷也今訓者為全又西人著力幹此事則呼為所而所其無逸
王敬作所今訓者以為居處

古人重威儀而詩為詳威儀棟棟不可選也以身言者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以德言者也朋
友攸攝攝以威儀以事神言者也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以治民言者也大學赫兮烜兮者威儀

也以學言者也旁見之六經遠證之三代儀禮三千皆故人制其外以養其中書曰思夫人自
亂于威儀詩曰顯顯印印萬民之望而今無知之者悲夫

孟子論好勇好貨好色參子曰此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是言也非淺儒之所
識也空同子曰此道不明于天下而人遂不復知理欲同行異情之義是故近者謹利務

外者黷貨色謹利者為取為約黷貨色者從侈從裕呼君子素其位而行非孔子言邪此義
惟孔知之孟知之朱知之故曰非淺儒之所識也

有時必壞時勇者亂亂必亡時才者凌凌必傷時壯者縱縱必天恃勢者驕驕必戕孟子所謂
生慶患而死安樂者也

高必自卑大必由眾故自高無卑無眾則危自大無眾無眾則孤得丘民為天子眾之謂也無

得罪於羣臣百姓卑之謂也孔子曰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
麴孽為酒酒成而麴孽毒讀書求義義積而文字捐故泥書者謂之糟粕

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漢以下儒者則言富貴如浮雲過矣斯中庸之辭也周茂
叔君子以道充為貴而曰塵視金玉鍊視軒冕其義亦塵鍊之乎

孟子不談易以孔門不易言也論語加我數年與不恒其德耳孔子傳之參大學不言易參傳
之思中庸不言易思傳之軻孟子不言易以是知孔門不易言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言也

春秋終始為麟魯西狩獲麟孔子乃始取魯史筆削起自隱元故曰始於麟筆至獲麟之文遂
止不復修故曰終于麟

道嘗簡默非但防易與煩也有道者其言自簡簡言亦簡不費辭說而情備了然也言約而義
盡故自簡易曰吉人之辭寡

象與義至精者莫如頤頤口輔也象曰君子以慎言語即飲食口之出惟言語入惟飲食
故其象視之卦獨精養德莫如慎言語養身莫如節飲食故其義更精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言也顯之義也故曰上下察也至者極至之義精而微者也全體言非也
即以夫婦言之二五妙合聖人知之乎孔子不幸而出妻聖人能行之乎故一事有一至全體

有全至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上下察也天言天地言淵也察者飛之躍之也所謂之至亦全
體乎

百子全書 空同子 十三掃葉山房
大風歌而霸心存秋風解而悔心萌詩外故否乎

作事謀始然坤城始則曰無成知終終之然訟成終則曰終凶由是言之孰一者可與言易乎
事勢篇第七

論樂毅者謂不即下即墨吾而敗空同子曰細人哉斯言周之克殷也周公君陳畢公難撫其
餘民多士多方諄懇未服也乃毅能旬月而收齊眾墟其城郭夷其宗廟食其倉庾稅其賦畝

役其丁夫邦即使無單之火牛火牛不止一單矣孟子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柳氏謂其子伴狂意射或崩武庚幸立無人輔之空同子曰細人哉斯言其子洪紀數學之源

也乃獨不知天命去留邪微子去之亦為輔武庚去邪武庚可輔之君否邪
家曰齊恩斷義也如刀切草國曰治結而分之也如理亂終天下曰平因其好惡而均之也如

平道塗斯大小遠近之義乎
子孫貴而賤上也賢而不貴次也貴而不賢則下矣貴不明賤不賢則法則當其身不然必

其子孫矣子孫非生而不肖則觀效為之矣人家世修積而後貴子子貴而不賢則家末有不
破者當富貴之也

天地間皆性也獨人貴者自貴之也失其貴則賤禍至矣有草芥犬馬之者矣夫草芥犬馬不
猶有愛之者乎

斗筭之器管仲之器雖小之然器也今之材雖小無之矣雖大無之矣何也成而後器今未成

而毀之奚其器

人有未學而仕者矣有初試而壞者矣有未辨而歸者矣有未歸而穴窺者矣瓜果未熟而市驚之矣五穀未充而采之食焉矣始秋而佳筆須臾十歲而冠者有矣布帛日短矣斗日巨矣工日粗矣商日偽矣農日惰矣士日嬉矣官日營矣其代逐矣消長起落促促矣悲哉嗟嗟王制用器不中度布帛稍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五穀不時果食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鱉不中殺皆不節於市而今不之見矣悲哉嗟嗟俗靡靡矣無弗指者矣無弗警者矣無敢者矣

空同子曰闕張死而蜀之事去矣傷哉或曰蜀存亡孔明哉曰惡何言也湯非尹不商文非姜不周何也撥亂世反之正具才殊也天蕭張非信劣者也其卒成漢者信也由是觀之將必有殊才不蒸萊朱周召非聖人邪而鳴條牧野之師必尹與姜行哉

凡勢進而上則難語曰從善如登是也日之行過午則疾以下也日月尚然而况於堯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實也李廣口咄咄不能吐而亡之日無識不識哀焉以實也黃憲郭林宗無功業事實文辭于世而天下頌之復世信之者以是也故名者非言貌襲取之也

有開必先暴其開漢乎隋其虐乎五代其宗乎成則王敗則虜幸乎抑道乎竊國者侯籍狗者誅然乎不然乎空同子曰道天佑之矣故曰天賜天啟天授

皮以為裘雖聖心服狸狐是也言以為訓雖惡心錄陽虎是也蛇蝎虺確藥皆人之世欲無小百子全書 空同子 十三 掃葉山房

人得乎 禮重主器非私之也所以示尊昭一養體定勢者也如此而奸人豪奴猶有覬覦之者况輕之乎 病而後知安之獲惡而後知平之益過益則傷故病而後知安太盛則損故患而後知平

聚必散散之不善則惡矣善者仁行而義施惡者禍生而家破者也吁慎聚哉 祀禮發油然之心者也崇祖考者所以廣愛敬而交神人也聖人之意微矣故過慢止悖莫先於祀嚴祀立教莫大於祖考受敬者孝弟之所由生也今士大夫於祀也忽故其教廢教廢則風偷風偷則俗惡故君子孫視其祖考猶秦趙也吁甚矣聖人之微意幾乎

忠者通上下而言者也獨於臣切者利達之達其心易欺也左氏上思利民忠也不忠不足以使氏況事君乎 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於婦人文王刑於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孟子氣象非止嚴嚴說大人便統之皆多便厚其親得位便車乘臺僕僕食於諸侯使曰舜

受免天下揮霍赫灼難量哉 接之以文雖惡必谷孔子之於陽貨是也隆之以貌雖仇必酬關羽之於曹操是也吁斯可與俗人道哉 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與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

名世者故益稷後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授生之雞鳥冰中卷空桑寂滅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孔門王佐一類子耳今也早死不夭喪子而誰喪哉 空同子曰古今人見同乎偶哉或問何也曰周以文弊且忠與賢以矯之子序戰國策言之矣 燕陸士術嘗遠焉不偶同乎

時能輕重人或問何也空同子曰槿榮曲謹之學過或漢而重質循大賢之具當長昔而輕是故今之人知榮而不知槿非時使之乎 空同子曰岳武穆全人乎得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

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選也使之選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代叛夫誰其與之曰闕以外將軍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及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賄劫代殺失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鑄鑄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秋之義也

處難進之時可高不可大高者何危行是也不大者何言避是也危謂孤峻避謂謙晦孤峻如避世避地息交絕遊斯之謂高謙晦如不讓讓不圭角不問朝報差除不言官府得失斯之謂不大凡禍自口出故言貴避道不可敢行貴危

戰國策周之衰乎論祖論繩尺宗之亡乎或問何謂也其氣蕭蕭以索其又刻以峭或問趙也徐庶之事空同子曰豈傷勇哉不戰而死可也不戰而死猶足以存母 百子全書 空同子 十四 掃葉山房

玩問男女授受之禮而舉嫂叔者何也禮嫂叔無服又不通問斯別之又別嫌之又嫌者親直辨難哉大抵戰國權謀堅白非孟子不能破 求勝者必敗君子不為物先即見群龍無首也故項弊於劉智代趙滅

天生才必用孔孟弗遇為萬世師不謂之用何邪子陵湖明世遺之矣然聞其風者必起塵外之思不謂之用邪 今人論行藏太易是故颶風微矣孔子謂顏淵惟我與爾有是天則行藏易邪不易邪

據詩書載記文王非無意於商也曰文王受命曰大業未集如後車載姜三齡與武助黎伐宗等事誠非無意者特時未可耳然孔子則謂文王無意 春王正月條王正月之上明子月非富耳初無定意義而儒先每以大一統言繫矣今秦權往

往人見之亦有玉春或王正月文亦謂之大一統乎或問秦權何有此文空同子曰秦秦周正朔故云王以別子寅以是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非孔子故加之矣大一統也曹無

劉久笑然銅雀瓦有建安年秦無周久矣然權有王正月 子謂闕張死而蜀事去或云蜀人不幸龐士元死士元不死闕張未必死然乎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變其次莫如守身守官守禮守法皆是也或謂琴瑟改絃何也空同子

曰調琴瑟者必能琴瑟者也否則愈更而愈亂故曰其次莫如守 操不代漢者故挾天子以平吳蜀也或謂操身受臣之名而使子孫尊君之利者非也亦操欺

之也操當曰此題蓋道曰漢征廣將軍曹侯足矣此欺之由也操征馬超斫樹而血流操惡之
急遂欲受漢禪而死於廷

異道篇第八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自發何謂靈異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
之能為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萬可廢哉下其
安焉乎焉者可矣

或問子平空同子曰小數哉也括造化未之盡也是故得失半焉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
物而不遺者推之有不逮哉河圖洛書伏羲之易是也徐昇字子平公星命家宗其學

空同子曰仙者以能久視耳然猶夫人也吾百年死渠固猶吾也夫仙者軒翥
塵氣之表下小區裏擾擾溷溷焉耳吾靜觀高瞻吸日月之華極靈之變閱寒暑之代皆消
息之用何仙之弗若也乃其狹小裏內哀憐蠢蠢者吾固亦如之矣斯所謂其或離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故曰猶夫人也
或問仙有死空同子曰氣消之也氣旋轉消息息則臭腐而神化消則精靈而枯朽也仙結天
地日月亦消而況出神焉耳然如消何元會數窮天地日月亦消而況於仙乎

或問導引承取之法空同子曰小法耳故人發心動則疲精下無返人體如天血脈固實脈絡
周流無滯無入外氣入之灌之紅鉛安容哉

百子全書 空同子 十五掃葉山房

邪術邪人不能用必強正而後行邪術邪物不能用必假正而後行如濟源妖氣收卻拋獻必
假之瀆如術人復鬼心于皆色則鬼反弄之是也

釋言怪主於有故妄宗儒言怪主於無故泥怪者鬼神之變也有而無者也

高釋名儒靜同而色異釋之色幽沉儒之色和暉又靜同而意異釋之意抑儒之意法釋強而
止故抑儒而順用故法

儒義取故其地高釋會取故其教汗備有揮于全而不顧者而釋則望人施儒非其力不食而
釋則食人之食廬人之廬衣人之衣

人言釋有體無用大體者對用之名也無用而有體哉吾儒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者用
也人之動常法故感則通所謂教化而川流欽之一而散之萬者也釋毀心人也夫心既死而

有體哉
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即易之不遠復書之狂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啓人自新之
門而闢其反觀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嘉靖丙戌夏倍熱戊子更熱其年皆倍寒故曰大熱之歲必大寒言陰陽之爭也五運六氣不
違而欲治豈者可鑒哉

陰陽氣畢逢伏陰在內謂絲絲未絕之陰潛伏待時夏至為垢如冬至之復也驗之井泉則陰
之伏亦九淵之底而病者大順散治之薑桂大熱意五過飲冰水者設如王安道之議非謂

伏陰能使人虛也

英奇之氣流顯沙漠每發異人英奇華於中華帝王之世豈易舉從獵狝之難周薄伐之無大
患也衛霍橫行匈奴漢威以振英衛提兵深入唐業是成使宋宗岳劉諸人即百元亦足
道哉我明于石執柄也先流魄故胡虜勢熾者非其才無敵也非中華無人也用不用也如其
奇氣生佛號西方聖人能識吾周孔道哉

神者藏人五臟真色見則病劇以其神靈也脾病劇則黃疸黃者脾之真色也臍之名藏之義
故故肝病則色青肺病則白心病則赤腎病則黑故曰望而知之之謂神言察乎靈者也

百子全書

空同子

十六掃葉山房

呂子校續
補一卷

吳江施紹書題



光緒丙戌年春三月
朱氏槐廬焚書校刊

諫菴先生爲山舟學士嗣子自號清白士夙承祖父風訓且家有賜書性無襍嗜以故九踏省闈不遇遂棄舉業而專心著撰枕藉經史筆訂爲娛當日父子昆弟自爲師友若處素匠誨諸君皆羣季之俊者至於一時老宿如杭堇浦陳句山盧紹弓錢辛楣孫頤谷諸先生俱得接其譚論互相砥礪而問學乃益深焉夫以先生席祖父之蔭克守清白家風頤谷先生稱之云以貴介而勵布衣之操者君殆有焉以視夫高門世胄專務外緣而汲汲於利達者相去爲何如耶生平著書凡六七種合彙之爲清白士集別撰有史記志疑自彙成後續有增加又復筆之於彙本上其呂子校續二卷蓋與畢

呂子校續補 陳序

一 槐廬校刊

秋帆督部校彙是書時檢讎未及而續有所得者觀其攷譌訂異互證旁參洵爲高氏功臣其續補一卷則從先生所著管記暨詰嗣學昌所輯庭立紀聞二書中檢錄得之因寄朱君懋之附彙於後亦具見先生之用心學求靡已爾彙既成爰述先生之學行爲之序其簡端如此

光緒丙戌春正月嘉興陳其榮書於盛澤之陽春室寓廬

呂子校續補

槐廬叢書第 函

錢塘梁玉繩著

嘉興陳其榮、蘇、孟、甫、輯
吳縣朱記榮懋之甫校

高誘注書 曾南豐戰國策目錄序言此書有高誘注

者二十一篇或云三十二篇

重己篇烏獲 蔡鐵耕云史秦紀志疑人表攷五等及

此篇竝據文子以爲古有兩烏獲案柳宗元謂文子

多竊取他書陳直齋亦謂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似

未足據

仲春紀注生子必有瘖瘂通精狂癡之疾 畢尙書

校云通精未詳嚴九能云此與淮南時則注全 楚作

案釋名疾病云眸子明而不正曰通視蓋即通精之

呂子校續補

一 槐廬校刊

謂後漢書梁冀傳洞精矐矐章懷注洞猶通也

當染篇寅秦 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墨子無黃字

宜衍注中荀子當作荀文子中行寅卽荀寅亦稱中

行文子也

尊師篇索盧參 范書獨行傳有索盧放章懷注索盧

姓也

古樂篇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 高注象 周公遂以師逐

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 案宋于庭曰案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韶濩武象之樂注張揖曰

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

迫之至於海南迺爲三象樂也文選上林賦注同其

說當本古樂篇所謂南人如論語南人有言謂南蠻

之人也秦象郡在海內蓋取此則此文商人當作南

人注南當作海南詩以雅以南毛傳南夷之樂曰南

左傳舞象簡南籥竝指此三象也此一係附錄宋氏翔鳳說

音律篇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

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注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

者下生 畢校云蕤賓不當爲上當在林鐘之首注

當作上者下生下者上生許周生云十二律上生下

生班孟堅志與呂不韋書淮南子及鄭注周禮不同

班志自黃鐘始一下生一上生依次至中呂故黃鐘

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皆下生林鐘南呂應

呂子校續補

二

槐廬校刊

鐘大呂夾鐘中呂六律皆上生高誘呂注所謂上者

上生言黃鐘等七律由上生而得如蕤賓上生乃爲

大呂故云上也下者下生言林鐘等五律由下生而

得如黃鐘下生乃爲林鐘故云下也鄭注太師職云

黃鐘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

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

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

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

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

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

分益二五下六上乃一終矣疏從月令孔仲達云五

下者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被子午已東之

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即高注下六上者謂大呂太

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西之管三分益

一而上生之即高注上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

云六上者以黃鐘爲諸物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

稟生故不數黃鐘也據此則鄭注即本呂子惟呂兼

數黃鐘爲七上五下耳淮南天文訓數十二律上下

生與鄭全後漢志及范望注太玄竝重蕤賓上生宋

書律志與淮南合惟晉書志謂後代之音律多宗呂

覽而又言算術無重上生之法以淮南爲非梁武帝

鐘律緯則謂京馬鄭蔡至蕤賓竝上生大呂而班志

呂子校續補

三

槐廬校刊

仍以次下生班義爲乖是則鄭注之合於呂覽淮南

而不合於班志明甚今明北監本汲古閣本永懷堂

本周禮太師注自蕤賓至中呂上下生皆互易其字

蓋校者誤以漢志改之而不知其本不合也浦聲之

十三經注疏正誤反據太師注以改月令疏舛矣畢

尙書所校呂子但知蕤賓之上生大呂而不知蕤賓

本律爲應鐘所上生如其所數則除黃鐘外五上六

下與鄭注政相反

音初篇佚女 蔡鐵耕云佚女猶言處子不當作淫泆

解吳縣陸萊仲云見有娥之佚女見楚騷注佚美也

又作美字解

季秋紀月令 宋史張慮傳亦云月令之書出於呂不韋

審己篇越王授 諸藹堂云授即前貴生篇之王子搜

亦即句踐五世孫王翳也畢氏校本於貴生據三世

弑君之說疑為無顧究屬臆斷當從審己校語為是

安死篇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 案左傳

三十二年疏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又莊子

盜跖及意林引王孫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淮南原道凡人中壽七十歲

當務篇立紂 宋書元凶劭傳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

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前校

呂子校續補

四 槐盧校刊

失檢宋書故以帝乙立紂為疑

務本篇公功 大戴禮記禮察篇處此之功無私如天

地漢書功作公

本味篇空桑 歸藏易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可

證其為地名古樂篇云顛頊處空桑則其地古矣

肉之美者鹿象之約高注約飾也一曰美也 畢氏輯

校引楚辭招魂九約王逸注約屈也疑屈為屈之譌

諸藹堂云屈即屈非譌字玉篇屈短尾與說文訓無尾全淮南原道注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畢校以說文無字為而象尾不聞與牛尾並稱珍美明謝肇淛

五雜俎云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為炙

肥脆甘美約即鼻也此說似勝然則旄亦以鼻為美

乎

必已篇不衣芮溫注芮絮也 嚴九能云釋名首飾云

毳冕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

也芮溫之義如此高氏訓絮義亦相類

慎大篇費旗甲兵 蔡鐵耕云車甲蚌而藏之府庫見

樂記是經傳言及費甲也

辛穆子 晉語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韋注晉大夫

新穉狗也此注辛穆子有譌脫

江河之大四語 列子說符載襄子此語呂襲列子也

權勳篇齊達子軍於秦周 注秦周齊城門名東吳惠

氏據之謂左傳襄十八年秦周即此以杜注魯大夫

呂子校續補

五 槐盧校刊

為非其說似勝曰惠氏是也魯從晉伐齊帥師者為

季武子孟莊子即有秦周其人亦偏裨下僚安得主

兵且傳云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

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文法一例

則秦周之非人名審矣唯秦周當是近雍門之地名

高誘以為城門名恐未然考齊記古齊城其西曰雍

門西北曰楊門杜注亦欠明

知接篇楊門之扇注門名 仲弟處素云楊門乃楊木

之門非門名也南史恩倖傳敘掩陽門之扇楊陽古

通嚴九能云釋名釋車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也

畢氏疏證云考工記車人羊車鄭師注云車羊門

也陽羊古通廣雅釋器陽門蔽營也是所謂陽門者

乃車中之蔽營門名木名兩解俱非

審應篇魏昭王 昭王襄王之子高注不誤史記誤分

襄王哀王為二王也畢氏校本反據史改襄為哀謬

矣

不屈篇罷潞 管子短語十四天下乃路左傳昭元年

以露其體注羸也韓子亡徵云罷露百姓風俗通第

九大用羸露蓋三字古通

高義篇乾谿 諸藹堂云此指楚靈王自縊乾谿也注

乃云靈王作乾谿之臺百姓愁怨不引左氏而引公

呂子校續補

六

魏廬校刊

羊非作書之意

貴信篇抽劍自承 諸藹堂云釋上下文乃莊公自劫

也與他書言曹子劫桓公異梁仲子校云曹翹以劍

自向非

舉難篇甯戚歌 蔡鐵耕云列女傳甯戚商歌曰浩浩

乎白水蓋歌白水之詩浩浩白水儵儵者魚管子作

魚其歌未畢故管仲待婿語始解或是詩當管仲時

已缺佚耶

召類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

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

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鱗佐焉 案蘧史不與趙

簡子全時伯玉亦未為相記事之譌爾淮南主術亦

誤襲之諸子書往往有此乖刺

疑似篇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 宋于庭曰案子姪

當作子姪漢人尙無言子姪者何況於呂史記武安

侯傳晚起如子姪漢書作子姪知史記姪字亦誤此

條附錄宋翔鳳說案梁仲子亦疑此篇子姪之稱以為未安欲改為姪

求人篇人正 諸藹堂云北至人正之國注作今正攷

淮南時則訓令正之谷御覽引作令止茲引注云令

止丁令北海胡地尙書大傳政作丁令則人今二字

皆令之譌脫正與止未詳

任地篇大月 蔡鐵耕云陽大陰小詳易泰卦孟冬稱

呂子校續補

七

魏廬校刊

大猶爾雅十月為陽純陰用事嫌於無陽而名之

光緒歲在閏逢涓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錢唐梁燿北先生以名門貴胄中年謝去舉業專以經史自娛一門之中相爲討論與弟處素輒相證合校語中所稱伯子仲子卽先生與其弟是也處素名履繩邃於左氏學著有左通一書書凡六種惟補釋三十二卷聞已刊行而今已尠見矣此呂子校補二卷讀畢氏刊本者有可藉資訂證焉至續補二十八條則別載於警記中及先生蒞嗣所輯庭立紀聞者陳君荻盦屬爲補刊於後俾尋覽先生校語者獲覩其全又別見吾鄉宋于庭先生校語二條亦稿有證據爰附錄於篇次亦所以掇拾賸義云爾至近時蔡氏有呂子校補獻疑一卷嗣當覓得之刊附於下不尤足以備參互攷證者歟丙

呂子校續補 朱跋

八 槐廬校刊

戊春日槐廬主人朱記榮題後

適
來
子

適來子

補編卷第三十八

華亭張潤貞作霖著

子定問于靈明子曰道何在曰無在他日問南郭子綦曰道何在曰無不在又問無爲子曰不知所在子定惘然退三日不食以告子思曰吾聞三人者有妙道之行者也今其言乃爾差池哉子思曰道非有無髣髴道非無故體物天吾不知其高地吾不知其厚萬物吾不知其紀極又惡知道之所至哉靈明子曰無在乃所以無不在也子綦曰無不在乃所以不知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一 世楷堂 藏板

得夫道亦在以身當之而已矣
門人問于子夏曰弟子欲入道而未能也意者道其遠邪曰道不遠人自遠之耳曰然則道其近邪曰道不汝近也子近之則近耳是故君子之于道也望而不求愈遠而不近矣求而不迫雖近不親矣迫而不時雖親不永矣君子之于道也若體膚雖有他物不以易其愛也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夫惟君子能

篤于學其道始能碩大于躬未有不篤而能碩大者也

赤霞子率其徒遊乎泰山之巖其始至也其意欣欣其既登也其足遂遂弟子問曰夫子若有異邪何足行之不前也赤霞子曰始吾之至也離平原披蒙茸吸雲氣接蒼穹探日出渺鴻濛齊魯在目溟渤在東其遊無竟其樂奚窮及其既也處乎萬仞之高臨乎不測之深意謂可以極天下之大觀而不知一蹶將裂我之身故曰高者危下者安弟子曰然則毋履焉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二 世楷堂 藏板

可乎赤霞子曰我不能謝世世自有以高下我矣我不能違天天自有以安危我矣任乎世委乎天然而不能不戒者道也故君子道莫大乎保身禍莫大乎失足
人未執繳鳥見形而已飛有繳之心也人未持竿魚見影而已逝有竿之意也必待執繳而後知持竿而後避不亦失之晚乎
雖有翼而不能高飛人有智而不能遠瞻是有翼而不知用翼有智而不知用智也夫不知自用則必用

于天下矣其欲免于谷鬻也難哉

人之生有性猶石之中有火也火不自發擊之斯出性不自見觸之斯呈文中子曰不可以不養也貯水于器滄之則濁澄之則清既澄而復滄之將不復清矣人皆有本然之性亦時有一隙之明日以其身出沒于浩浩之波猶以衆谷伐藁栽也不亦悲哉夫石初斫于山其鋒全也故微擊之火即發至于不善擊之且屢擊之鋒盡火不復發人而不善養性則善亦不復發矣以其不發而曰性無善可乎哉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去家數年及其還也見其妻子則欣然喜識其田園廬舍歷歷在目宛如昨日蓋所遇皆故物也人之性既溺當其返而舍乎徑寸之地不亦有覩焉而樂者乎何也吾故宅也

天下之業未有不積而成者農夫積粟以養其口商賈積財以養其家志士積學以養其德哲人積精以養其神聖人積賢以養天下積愈豐養愈厚故曰土積則高水積則深

鐘鼓之音宏以遠由其中虛且大也以物實之則其

聲訕然人非虛中其能應天下事而無遠弗及乎

鄭之鄙人樂氏好養雞專其利數年矣出入與雞羣也飲食與雞馴也久之樂氏夢遊于洛水之濱至乎太室之山有羣雞伏乎山梁其羽五色樂氏愛之羅之以行而樂氏寤起視雞羣無有也急走出遵乎洛水之濱至乎太室之山周視山隅求之弗得哭之累日家人往勸之歸歸則羣雞或攜之去矣夫是之謂因幻以喪真君子曰因幻以喪真上士不為也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四

世楷堂 藏板

盜入室主人覺而走主人呼其鄰人共逐之盜自度不能脫與其鄰人並呼逐盜乃逸去主人莫之察也君子曰盜非獨能盜財也并其主人與鄰而俱盜之矣非至明者其孰能辨之

鏡機子曰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

有累于當世也適來子曰其為當世累也亦多矣是以君子惡之
齊有鴟將翼其子以適楚雀謂之曰子將何之鴟曰將之楚雀曰奚為鴟曰吾惡夫齊人之惡我也故去之君子曰已弗能改行而人是咎獨鴟也與哉伯宗

之妻曰盜憎主人其是之謂與

匠伯至乎梁父之陰遇大木焉弟子曰盍伐諸匠伯曰以為棟梁則易腐以為犧樽則無文此不材木也齊景公將遊琅邪轉附有太木當車左右曰由他道以進可也景公曰吾嗅其氣若狐此不材木也蓋薪之命左右伐之于是轉附木之神夜往謂梁父木曰子以不材終其天年我以不材喪生是果命邪梁父木曰世矣有材不材處之安地則安處之危地則危子孰與我終日處乎山之陰逍遙乎無人之境不敢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與世櫻乎夫惟擇地可以藏身藏身可以遠累

天隱先生衣鶉衣冠敝冠食不及飽絃歌不輟面無憂色門人問曰先生之貧也而樂何與天隱先生夷然笑曰吾何貧哉吾固未始貧而世固未始富也吾悲夫世之貧者不暇矣知已之貧哉吾聞之肥其腹者必餒其心煖其體者必寒其德吾以仁義為稻粱以道德為章服漱詩書之液以悅口佩先聖之訓以守身是天所以厚吾生也吾何貧哉且世之不足者專之有餘者兼之吾何貧哉

天隱子曰修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汗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疑滯適來子曰自然者靈氣所由聚也是故任人則滯任天則靈

孟嘗君悅鳥或獻燕焉其語喃喃孟嘗君愛之飼以粟覆以華屋戒曰毋驚其巢他日門下有獻鸚鵡者孟嘗君大悅曰是能人言愛之有加俄而齊國有兵孟嘗君與馮煖議于深室鸚鵡洩其謀于庭孟嘗君大怒殺之而愛燕如故君子曰鸚鵡之受禍不亦甚乎彼其以言悅人而適以亡其身悲夫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子華子遊于齊威王之門三年而不得用威王謂之曰吾將授子以國政吾見子之無能故止子華子曰君不見騏驎乎騏驎一日而行千里人皆愛之然方其未授之策則不能十里非材不足無所可見故也今臣自謂天下之騏驎矣策臣者誰哉王無患天下無騏驎威王于是舉以為相賞一人誅一人齊國大治威行三十六年皆子華子之力也
室至密也有閒則風入之舟至固也有閒則水沈之木至完也有閒則蟲蝕之君子曰禍患之來也豈必

其大哉忽而不察其害必鉅害至而消之所傷必多
醫之視病不視其形之肥瘠而視其神之衰王神王
則形雖瘠亦安君子治國不視其民之多寡而視人
心之向背人心向則雖寡亦足以恃

吉雲子遊于吳吳王問曰先生奚爲不仕吉雲子曰
臣受教于東鄰之女矣王曰何謂吉雲子曰臣東鄰
之女朱唇若丹皓齒如犀膚潤如玉色若芳菲綴明
珠披羅衣姿態橫出修短合宜然行年二十有五矣
而未聘對其父母私謂媒氏曰吾急欲嫁王以爲何
昭代叢書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七 世楷堂 藏板
如王曰然則先生奚爲不隱吉雲子曰臣亦受教于
東鄰之女矣臣東鄰之女行年二十有五矣而未聘
謂其父母曰不嫁吾將毀形而老王以爲何如吳王
默然

醜女視美人不若甚矣然入室而猶思脂粉弗以醜
而不自好也情夫視志士不才甚矣然對人而猶談
詩書弗以情而不自託于才也夫醜者天也不可爲
也情者人也猶可奮也以可以奮之人而果于自棄
其亦醜女之不若也夫

傳曰君子以悔過遷善悔而弗知遷奚益哉善奕者
舉棋一定而無悔不善奕者子已下而悔之悔之而
復舉棋旁觀者笑曰是又將悔也已弗克善其道而
但思悔以求勝焉有終身于悔而已矣悔何補于奕
哉

河水濁淮水清河與淮並流而舟人能別之由清濁
之殊質也君子善小人否君子小人並進而明者能
判之由善惡之殊質也

日月雖無所不照而不能照曲室霜露雖無所不潤
昭代叢書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八 世楷堂 藏板
而不能潤牆陰君子雖無所不容而不能容姦邪姦
邪不容不失其爲仁牆陰不潤不失其爲養曲室不
照不失其爲明

非有先生道遇乞者容貌甚偉非有先生呼之曰觀
子之容不類乞者易子之求何事不可爲奚故有求
于世乞者忿然曰吾惟無求于世故乞也非有先生
仰天大笑曰子乞矣奚故無求乞者曰以我求富富
可得以我求貴貴可得昔我在齊齊王將授我上卿
之印食粟萬鍾我食不甘味坐不安席我退而行乞

三十年終日陶陶而樂是故其欲彌深其求彌大其求彌大其心彌苦今約而至于乞可謂無多求矣惟約之不得故乞也然則吾奚求哉非有先生謝焉有粥果者往來于市迨莫人無問者適來子怪而啟其筐果黑而多刺笑曰是佳果邪客曰試嘗之于是剖之文理若縷液自內流食之甘甚膏可澤腹客曰此赤松也生于山陽世罕得見今人但覩其外未覩其內適來子嘆曰吾乃今知人不可以皮相也客曰子不見毗之負薪者乎夫薪生于山惟所材焉入山愈深則薪愈多若遠而望山薪胡可得邪故曰置內以相人天下始有遺人矣置內以相物天下始有遺物矣適來子曰然傾其筐而去

門人問鵲冠子曰鳥獸不能言奚故鵲冠子曰奚故不能言昔東方有介氏之國其人能明獸語今人罕得其術非物之不能言也今夫楚人不能知吳語吳人不能知齊語異國之人猶不相知而況于鳥獸乎然而有殊方者必無殊性有殊音者必無殊欲順其性通其欲雖鳥獸猶不難馴而況于能言之人乎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九

世楷堂
藏板

天下事莫不有分君子處世如分而止不敢有所過也商人載粟于舟舟盛千石而或逾其二三則沈二三石非多也然而必沈者其分有所溢也人勿極其欲而求過焉則庶乎可免于患夫

而善避也

晉平公之嬖人曰鄭簡白皙而美其輔生癭平公愛之晝則與同食夜則與同寢他日公戲焉或以巾拭其癭君子嘆曰傳所謂好而不知其惡者平公并其惡而亦好之惑莫大焉他日公謂簡曰吾故愛若若去癭則吾愛滋甚命醫割之不夕而死豈非所謂愛之乃以害之者與

主人飲賓命膾雞饗人竊更之以鶩主人食鶩而以爲雞曰美哉左右曰鶩也主人怒命覆之饗人曰甚矣主人之弗知味也雞鶩非溜澠而弗能辨且旣以爲美矣而又棄之是棄美也是皆起于蔽而溺于欲也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十

世楷堂
藏板

庚桑楚臨河無梁有獨木浮水一丈夫履而渡焉提若鳥問曰子奚術之操與丈夫曰吾奚術哉吾惟無畏故能渡也今以獨木置平地雖五尺童子皆能履之能于平地而不能于水者氣先餒也吾之履乎木也無畏無畏則氣不餒氣不餒則赴之也勇而乘之若萬斛之安顧謂門人曰小子志之若夫人者其可以任道夫夫大道之孤也無人焉任之大道之興也有力者勝之惟無畏故也不然其何能登于岸

天隱子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亡其道存

昭代叢書 王集 通來子 卷第三十八 十一 世楷堂藏板

適來子曰其道既存其人不亡亡者形也存者神也石匏子曰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命至于屈才通即塞遇及于伸才塞即通通來子曰遇之不能無通塞也人之心向于通則塞者亦通人之心向于塞則通者亦塞南溟多大魚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然在大海之中猶夫尺寸耳春三月將生子並岸而行意不舒海非加小也自向于塞也沼沚之間儻魚掉尾而行由由然也沼沚非加大也自向于通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其斯之謂與

人有言曰吾素不喜人諫入市而聞談己之善則不覺頤之解矣人有言曰吾素不拒人諫入室而見規已之過則不覺色之改矣此二者皆人之易忽而不及持者也能于此自持焉其履聖賢之域不難矣空中游塵人不能見照之以日則毫末可觀明之至也萬物之情千態萬變聖人照之以天而物不得遁亦明之至也

徐子曰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

昭代叢書 王集 通來子 卷第三十八 十一 世楷堂藏板

象適來子曰容貌者外也君子有內心焉夫惟內心者之無所往而不可以感物也鄭之北郭有凶人橫于里號曰如鷹父老苦之或告諸子產子產懲之未數月如鷹戒而之善矣入其里少年猶擯不顧謂其有夙慝也適來子曰嘻甚矣少年之不知子善也北余多鳩衆鳩晨夕相與處少焉鷹搏一鳩衆鳩避之既而鷹亦化爲鳩入于鳩羣衆鳩安之君子曰其鷹也衆鳩不知其將爲鳩也故惡之其鳩也衆鳩不知其嘗爲鷹也故安之夫鳩則何

心哉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夫子往觀之出涕曰麟也然後取之適來子曰麟于是乎可無憾矣君子之于世也千百人毀之不如得一士譽之爲貴也賢人譽之又不如得聖人譽之爲貴也聖人譽之雖千百人毀之不以爲玷也麟也而祥于叔孫氏之口奚貴爲自夫子麟之吾乃今知有麟矣

徐子曰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適來子曰巧雖見一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尺之錦何所賴哉然而君子慎其寡也尺寸相續往而莫窮是以君子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適來子曰遠福卽禍遠禍卽福善惡之間不容毫髮其必慎于雞鳴時乎

魯有勇士顏闔偕其弟固自稷門負母將之汶上而食焉道遇齊師顏闔曰齊人將伐魯乎固曰然闔曰今退而不能死于師非忠也往鬪以傷其身非孝也忠孝不立非人也將奈何固曰吾聞之夫孝始事親

終事君子能死吾能養吾釋母而終其天年孝也子死而全君以成其名孝之大者也何愛焉闔曰諾遂自伏乎山側固反其母以告魯君魯遂興兵與齊師遇三戰顏闔自山奔而下大呼以馳齊師齊師夜驚亂魯從之大敗齊師君子聞之曰古之義人也又可多乎

漢濱之野人日涉水而采芹三閭大夫行吟澤畔見而問之日子旦而采芹奚爲野人日家貧老母在吾以奉吾親也明日三閭往遺之豕野人辭之三閭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十四

世楷堂 藏板

曰吾觀子之孝而憐子之貧何故辭之野人日芹雖微吾竭力以致之潔也豕雖肥人憐我而遺之不潔也吾聞孝子以潔者享親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吾雖貧將自儕于白華之孝子矣三閭歎且歌曰孝子潔兮親志怡忠臣潔兮君心疑漢滔滔而東趨兮無日返芹蕩漾于白波兮將何依

小荀子曰君子終日言如未嘗言無言之累者也君子終日不言如未嘗不言有言之實者也無累者以理爲準也有實者以身爲教也

善爲屨者不必視足善爲車者不必視轍善學聖者不必襲其言

楚王田于雲夢狡兔皆避于穴有一兔善走疾行王之車前王命左右逐之不得命養由基射之矢中其足持兔獻王曰是兔也宜其及也恃能故也恃則驕驕則禍至齊莊獄之市人取妻而美日令其妻倚于門人問焉市人曰吾妻洵美矣閉之室中人曷知其美哉聞者皆粲然笑其後果有少年私之君子曰市人之蒙辱也不亦宜乎見美故也是故君子之遊于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十五 世楷堂 藏板

世也有能不自恃也有美不自見也其孰能害之

鬻子曰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適來

子曰人也者爲政于萬物者也君相者又爲政于人

者也人物相生君民相得是故天地闢而不壞

關尹子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

千萬里而不窮也適來子曰惟止有觸惟遊不窮莊

生逍遙遊言遊無所往而不得也

楚邱之邑有悍婦其夫畏之他日夫出與少年鬪傷

而歸謂其妻曰子嘗辱我矣今我辱于他人子能復

乎妻出詈少年少年承之以笑其妻說之少年挑之反謂其夫曰子實不德夫少年何咎焉君子曰楚邱之人其身下于妻而思與人鬪難哉適來子嘆曰已德不立欲因婦勢以蓋人者適足以辱其身而已矣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適來子曰知道無形者可以貌觀聖人知道無爲者可以能觀聖人知道無言者可以言觀聖人知道無蹟者可以行觀聖人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十六 世楷堂 藏板

書不及鍾王畫不及張吳偶工其一二人爭求之至

于冬呵凍夏揮汗此無他彼之所能人之所不能也

故夫有能者用于天下者也無能者用天下者也

粵多奇山水有鍾敏者日往遊焉俄而以事入豪家

豪者畚土爲山累石爲峯坎地爲沼樹木爲林指謂

敏曰此假山也敏悅之歸而亦爲之由是粵山無敏

迹俄而與善畫者交善畫者出所畫山水觀之敏大

悅遂日事畫山水而昔之所爲高高者蕪矣君子曰

鍾敏之好山此之謂一再傳而失其本也其由真以

及假由假以及幻者真常而假初假難而幻易也

負邱之漁者齊乘善泗能晝夜伏水中人號曰水子他日與其侶釣于呂梁之下呂梁之流悍有富人舟行失足墮舟人呼曰若非水子乎亟救諸齊乘不應其侶亦曰亟救諸齊乘曰子姑待之彼溺之深吾利之多也何亟焉舟人急而號曰與爾百金可乎齊乘乃徐步入中流負富人出則氣將絕矣既甦齊乘指富人言曰不遇水子若其魚乎取百金而還適來子曰傳所謂濟人之急者必仁人也若漁者仁人耶

昭代叢書 壬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十七 世楷堂 藏板

以不仁行其仁是謂盜仁
遇風波之險者終身不敢行舟嘗銜楸之變者終身不敢乘馬之二人者但知其前之有害而不知其後之有利者也但知合乎此者之有利而不知之乎彼者之亦有害也是故聖人之垂法制以利天下也不能使之無害也必求其無害而後行而聖人亦窮矣聖人者亦唯是盡其利而不攬其害焉

岐山之民多盜有善盜者入山射虎得虎皮歸語妻曰自今以往吾取貨有術矣他日伏山側有大賈過

盜蒙虎皮躍而出賈大驚仆地以為真虎也盜取其金去良久賈甦曰吾今日幸離虎口盜門而笑之適來子嘆曰虎之所以能噬人者非以其皮也今得其皮者猶足以取貨而況得其爪牙者乎

子路適野有男子哭于林而哀子路問之曰吾父死而不及養是以悲也然而男子尚有母蔬食不能供石邱之少年謂其宗黨曰惜我貧也吾志于學而無書有長者憐其志與之以書已而束書不觀由是觀之天下之以言相市者皆此類也

昭代叢書 壬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十六 世楷堂 藏板

魯有富人入山見小狼攜歸家眾曰狼也富人曰吾第擾之可使勿復狼矣以粟與肉食之數月形漸厲而帖然富人笑曰吾固知其性已馴也富人有二子其長者方五歲日與狼戲或以石擊其首輒曳其尾以行狼益帖然富人益愛之不數月父死狼殘其二子而逸適來子曰天下貌人而心狼者雖君子不能回其狼心以復乎人富人之愛狼欲易之以人也亦惑矣故君子用愛莫先用知

齊有憑虛公子者每食必茄于是稷下之市人皆嗜

茄有齧茄者曰茄之爲物性非中和味不甚美宜若無可好而羣好之何也市人曰我非好茄聞憑虛公子之好之也故好之公子我國之望人也獨行子聞而嘆曰市人不能好其所好乃以人之好爲好是徇名者也不志道因時爲取舍者其諸市人之嗜茄與

無能子性不勝酒而以善飲聞人與之酒則喜及其

宴也又戒人毋飲其友曰子不好飲又戒人飲而以

善飲聞殆竊其名者乎無能子曰不飲則情枯多飲

昭代叢書

壬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則神亂是故君子之于酒也飲而不貪有餘量也量而不極有餘歡也歡而不縱有餘德也君子之于物也接之而情無動也適之而情無戀也樂之而情無溺也莊子聞而嘆曰非得全于天者其能若是乎

南禺之山其上多金其下多水越二少年聞之相與

語曰吾曹不任貧矣若入山取金可爲富人于是裹

糧而入山行十餘里有大溪阻焉甲曰水淺可涉也

中流而沒乙反謂家人曰非金不可得不善水故也

于是求善水者與俱既渡喜曰金在矣仰顧大石高

千尺乙援木而上折其左足反謂家人曰非金不可得我不慎于履也足愈復往既踰大石喜曰金在矣虎聞人聲出啞之少年握金而死雲門子曰禍之發常于不意少年備水矣而不知要有石也備石矣而不知要有虎也是之謂利一而害百利一而害百利卒弗可得而害已至焉嗚呼好利而不喪其身者鮮矣哉

鄙夫拾一金面有矜色富貴之子家累千金其心泰

然所見者大也君子學貫天地古今而未始加諸人

昭代叢書

壬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二十

世楷堂
藏板

者亦所見者大也

與敦厚之士交初若不足悅久而後知其旨矣與聲

氣之士交初若可悅久而後乃憎之矣口悅天下之

味終不若五穀之可常也

越人有養馬者躡噉千百衆馬相得也及其散而之

乎他國則不復識矣茂樹蔚然枝相綴葉相扶秋深

葉脫散不復屬何則馬之聚也暫而葉之本已中乾

也今夫野人目不覩詩書口不談仁義然而恒有腹

心之交生死膠漆固結而不可解其交者真也故君

子不以多寡論交而以真偽論交真長而偽暫也

里有富者盜欲入而患其犬夜乃毒團黍而啖之而

大斃富人于是大亡其財猴善視鷹欲攫之而不得

乃灰其羽下擊之故曰雖有勇士見利而怯雖有智

士因察而亂然則將奈何曰不貪小利不矜小智

雖有駑馬策之則走雖有病鳥弋之則飛雖有怯夫

辱之則怒雖有惰士鞭之則學安在圃于質哉是故

玉以琢而成劍以試而精學以勇而生不勇不進不

奮不勇君子愧以生志志以生勇春竹之生也以石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歷之其筭則從罅而出氣之勃然者為之也

或入市而問曰物何者貴乎吾擇貴而業焉有屠者

對曰肉貴其人行而販豕不數日則肉賤而粟貴矣

于是棄而之糶不數日而粟又賤利未獲而財損十

之八九矣人責之曰爾無定業而欲不貧豈可得乎

夫物之在市也貴賤無常知守其業而已矣是故君

子之學也窮達無常知守其道而已矣

山有木百鳥巢焉巢多則木不長室已富百人食焉

食衆則室不豐學者涉世多則學不進君子未能謝

之簡之而已矣風行而水不加損順故也人能順物

以遊世其于學也又何損乎

夫道若巨室然萬有藏焉自外望之無所見也自內

視之則物莫能遁矣夫物道之散也道物之綜也登

山者自下視上不明自上視下不遺其理一也

道與其言之于口孰若識之于心與其識之于心孰

若體之于身言而弗識猶取金子家而棄之塗也識

而弗體猶富者聚財而不能享其用也

靈璧子曰以有限之性命遂無窮之嗜慾安得不困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苦哉適來子曰性命無窮者也嗜慾有限者也以無

窮制有限則幾于道與

羣蟻負蠅入穴得食而已矣羣兒笑之羣兒爭餅于

市悅口而已矣市人笑之貴人入市市人分金貴人

笑之達人遠俗貴人昏乞達人笑之由是觀之吾之

笑彼者在此而人之笑吾者亦在此雖所取有奢約

之不同均之未免乎笑也貪也若夫無所貪于世者

其惟至人乎萬鍾弗視千駟弗屑彼且與物遊而忘

乎物人自無由餌之則亦無由笑之

韓非子曰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
迷惑適來子曰人必先有正鬚眉之心而後鏡可得
也人必先有去迷惑之心而後道可得也

公羊子高製新衣而衣焉其友之貧者謂之曰子衣
新盍以其舊者與人公羊子高蹙然不應明日又言
公羊子高與新衣焉其友怫然曰子以吾為利子之
新也哉是何子之薄我也公羊子高曰不然衣雖新
吾未與處也衣雖敝吾盡其美矣其新也吾愛之其
敝也吾棄之吾不忍為也非嗇也以誌吾之不舍故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吾之所輕者易已則庶乎無忘舊矣
矣吾不以己之所輕者與人則庶乎能愛友

子張為室丹漆而爽塏子皮弔之曰財者人之欲也
富者財之積也室者富之表也富已不可子復鳴富
子皮是以弔也子張不憚子皮出子羽入賀曰吾聞
君子無諛悅之交小人聞直諒之言吾賀子皮之
能規過也吾又賀子之得良友也子張悅遠復其舊
君子謂子皮善弔子羽善賀子張善補過

吳之杜氏善釀沽者甚衆名曰杜氏酒居其利數十
年孫孫衰落其後吳中酒肆皆曰杜氏非是氏弗貴
也市之東北隅有老生者實善釀人莫往焉或曰子

盍名杜氏生笑曰吾無其實而敢有其名乎吾不可
以就他入其為無決必者乎且杜氏以酒得名如以
酒則吾亦杜氏也後數年酒遂去售而杜氏酒無聞
矣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孫叔敖為楚相盡忠保廉同朝或饋之菜不受其僕
曰主人唯聞大夫之廉故饋之菜也孫叔敖曰子歸
告主人曰大夫唯廉故不敢受其僕去孫叔敖之子
曰菜奚傷于廉乎孫叔敖曰天下之貪一也使菜可
受肉亦可受矣今我受菜楚國聞之盡以菜饋其利
豈與肉殊乎是使我獲肉之利竊廉之名吾不忍為
也楚人聞之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至死猶曰吾思孫
叔敖之教也
晉悼公田有野人樵于山既伐其木又束其草公問

曰蔓草無所可用樵者對曰雖不爲薪亦佐薪之用焉木未及然草則先之猶之我君任卿卿所欲行必百執事先之而後功以集焉是小人者未始不爲助于君子也故曰野無棄材晉侯悅

含真子門外有闕者弟子出諭止之反問曰君子貴力乎曰貴弟子曰尼父不語力誠人也先生奚取焉曰貴君子之力耳古之君子閉戶而居聰能徹天下之蔽耳力也明能燭萬物之理目力也排百氏之說言立而道行口力也躬行仁義身力也夫然後可以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紹先王之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力之謂也人之貴才也貴利物而已矣才之能利物也觀其自處而已矣有可用之才而自棄于無所用之地則竟無用矣不自棄于無用雖未始有才者于物亦將有濟而況才者與木生于山其大者無慮千數其小者蓋不能以一指非無軼羣之材抱朽質以終者多矣大江之濱有孤木焉亭亭而立颶風作舟人號呼而而繫舟其上所活人不亦普乎其所繫則然也故才能利物與否君子貴善其所繫焉

人者天地之心聖賢者又人之心

莊生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之用于人者也無用之用能自用于人者必有世禍能自用于人者必無天災

邵子曰聖人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適來子曰聖人無心觀物物變自窮所謂一心者無心也

嬰兒願得一李而不願得一金野人願得一金而不願得雙璧富人願得雙璧而不願爲仁義其亦狂于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目前而不知大其用于異日者矣夫其所見止乎是則其所取亦止乎是而其力之所能用者亦止乎是若夫君子見高故取大及遠故用全豈一名一利所得而搖其見者乎

呂梁之丈人持竿而釣終日不得魚其色甚樂或問之曰我利魚魚不利我釣者吾之所樂魚之所疾也我行年八十心不與世櫻終日逍遙焉而無事我無意于魚吾特寓意于釣則吾未始不釣魚未始爲所釣也夫唯無意故可寓意

富貴之人高其居美其衣甘其食寒暑弗出然而微風中之則疾何也中虛也野人櫛風沐雨夏襪禊而冬牛衣終歲無病何也神完也野人非能養神者嗜欲淺故能弗蠹其神而固其身古之聖人亦唯是完其神而已堯舜勞心禹孔勞形形勞而不瘁心勞而不櫻以物樂物以物憂物為天下勞而曾弗自傷其精故也

邵子曰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適來子曰徇物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王 世楷堂 藏板

見我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邵子曰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適來子曰見于色當思正其情正其情乃得符于性
或問小人亦為善乎曰然曰善矣何名小人曰是小人之善也君子有不善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其善也如珠之藏于淵如玉之韞于山小人不然諺曰乞金以莫與金以市莫則惟恐人見也市則惟恐人不見也小人之為不善乞金者乎其為善也與金者乎

魯人操舟于泗水子貢行遊見之泗濱多石舟行甚猛石觸舟破魯人大怒碎其石而還子貢笑曰夫夫也為不達于理矣我觸石石不我觸也夫舟行中流則順水而往側行則多阻石何怒焉

楚有富人食客數百及其貧也士無一人至者富人怨之曰非余無德人實不德其妻曰君不見夫釣者乎水多魚則釣者雲集無魚則轉而之他漁者利魚不利水也主有財則來無財則散客利財不利主也妾聞之君子之交以義小人之交以利義無盡故交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王 世楷堂 藏板

亦無盡利必盡故利盡則交疏且夫木折而鳥悲水枯而魚困主貧而僕餒人固怨君之無財君無怨人之不來富人欣然笑曰有是哉乃盡散其財于宗黨夫妻相與易姓名而隱于楚山之中
條邱公子好夜讀書三年而膏火不繼客曰公子亦知夫螢火乎曰不知也客羅數百以獻公子悅之自夏徂秋舍火而聚螢秋深螢盡客之野無所得不敢見公子適來子曰小人之有才也猶螢火之末光也未始不可以悅主然而蹈險則束手無他才盡也君

子其猶火乎可隱可見顯晦順乎時而不改其常度也

趙簡子好玉野人獻玉簡子指曰璧有瑕或取岷山之石以獻之簡子悅君子曰簡子非好玉也好似玉也簡子未始不好玉而所好乃在石者樂庸材之無累故也操無累以相豪傑庸材進豪傑去矣

以硯承墨然後得硯之利焉以墨磨硯然後得墨之利焉兩用則濟獨用則窮

適來子讀二南之詩觀乎貞女喟然而歎曰此君子

昭代叢書 壬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之行乎于如玉見君子植品之芳也于多露見君子不犯小人之鋒也于標梅見君子行道欲及時也于秣馬見君子服人深也于訟不女從見君子之不畏強禦也見君子不可以枉致也

空峒子曰君子有吾有耳而不敢驕人之無能吾能耳而不敢傲人之拙賢吾實耳而不敢乘人之虛適來子曰君子不自知其有也故不驕不自知其能也故不做不自知其實也故不乘良賈若虛盛德若愚其是之謂乎

鏡能照置之暗中則無光何也日光有以射之也心能燭不讀詩書則無光何也詩書有以發之也

傳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雖然禽鳥之飛必巢于木蛟龍之騰必潛于水天尊而地親也

天下禍患始于機智機智始于飲食其在周易蒙次以需蓋人所以鑿其天真者皆始于此焉

君子之學莫大于寡過集義未有不寡而能集者也未有不集而能寡者也一損一益其道相須

震為足坤為腹足居腹下一陽在重陰之下雷在地

昭代叢書 壬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 藏板

中之象也震動故足能行

火必待油而後明既濟之象也

元衲子曰一鉅細吾大秋毫而小泰山一顯晦吾聞

日月而朗深谷一高卑吾峙九河而流五岳一伸縮

吾近九極而遠一隄一升沈吾飛淵泥而沈飄羽一

榮辱吾貴役夫而賤軒冕一豐嗇吾富史雲而貧陶

朱適來子曰人之心何所有哉一而已矣天下之境

何必執哉安之而已矣是故小大貴賤升沈朗闇遠

近聽其在乎物者而我不與之為攖則幾矣有意顯

倒其間則吾喪吾而心不一

天下之善必從中出乃可以終身譬如泉不中湧而注之者從外來夫豈能終日哉

茂林之下無豐草可以見專已者不能及物也故君子損己以利世焉

人之精氣雖盛屢用之必竭雖薄善用之必固是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

回中子曰貧窮由于渴日適來子曰其渴日也不能愛日故也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雲門子曰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適來子曰水性虛而有至實者存故淪漪結焉木體實而有至虛者存故花萼振焉

人厭雨而喜晴然則人心之喜陽而惡陰也

青黎子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楹非一木

之枝適來子曰狐皮雖多何以製之木枝雖多何以

成之是故君子不任天而任人

月有盈虛海潮之來往應之皆陰類也陽卦常滿陰

卦常缺陰者必虧凡物皆然此自然之理也

圖書有生數有成數天地生萬物生數也聖人成萬物成數也故聖人不可無天地天地不可無聖人
物生于溼積雨而蟬蛻生人之身燥則膚槁汗則蟻虱生乃知無始之先莫非一氣氣蒸而為水萬物以
次而生也

物之養生莫盛于穀壽之以水炊之以火薪木也釜金也穀則土之精也五者備而人之生賴焉他物雖足以益人五行未全不足恃也

五行有相制相救之道焉是故火能克金實水于釜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則金不傷是取我之所生者以救我也取彼之所畏者以制彼也

木之膚潤而其中能然蓋自水來自火往也金之性

烈而其流為液蓋自火來自水往也故水火又為五行之綱

火克金金克木皆以成之也土克水水克火皆以制

之使不為害也天之好生其至矣乎

金生水將以復其斂木生火或至焚其身此陰險之

所以展轉滋害而仁柔者每不能自保也

木蘊火而火生土以培之然木近火不免于裁君子所以不市德不望報

土德最厚何乃生金以為殺不知土非特生金也木克土土反生木然則生金非殺也伐之正以成之而土德信乎厚矣

木質陰也其性烈陽中陽也夏也陽盛于外也金性烈質陽也其性沈陽中陰也秋也陰未盛也水性下陰也陽也其質沈陽中陰也冬也陰盛于外也當其純陽而離其質柔陰中陰也冬也陰盛于外也當其純陽而離

昭代叢書

壬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圭

世楷堂藏板

之卦中虛則未始無陰也夬姤之象也當其純陰而坎之卦中實則未始無陽也剝復之象也是故陰陽未有離而二之者一陰一陽循環倚伏而天地之道不窮矣

月令曰田鼠化為鴽腐草為螢自走而之飛也自無情而之有情也陽氣勝也春夏也爵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自天而之淵也自有情而之無情也陰氣勝也秋冬也

時有四天地之心一春而已矣夏春之盛也秋春之

斂也冬春之藏也斂藏者所以為來春地也故天地一春聖人一仁

耳目手足之官體雖二而用惟一體陰也故二用陽也神也故一人身百體莫非一神運之而已矣物有萬天地亦一神運之而已矣

耳鼻之體縱口目之體橫交錯之象也耳目鼻之竅二而口獨一奇耦之義也造物者鼻人五官皆兩而口獨一唇以為郭齒以為城蓋嚴乎其閉之也

昭代叢書

壬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圭

世楷堂藏板

鼻屬土土至靜故能生物由此氣之升降于中而不已也故鼻司氣之出入焉

肉土也血水也水滋則土潤血充則肉榮精猶水之源也源盛則流不竭人之津液涕唾亦皆水也寶而守之則所以養其精者至矣

或云夜而不寐則晝將愈有功矣適來子曰夜而不寐則晝將不繼矣夫人之精勞于晝息于夜所以節之也不節則病是氣之有呼而無吸也是車之屢馳而不止也是馬之數奔而不駐也其亦不可以幸存

矣

嬰兒終日號而不嘔和之至也聖人終身勞而不瘁亦和之至也

木遇風而搖久之則折人涉世而動久之則天譬室中之有器也寶而藏之雖脆不敗狎而用之雖堅不久故君子養身以靜

能見天下之見者不遺眾視能聞天下之聞者不遺眾聽能知天下之知者不遺眾慮故聖人無身以天下之身為身聖人無心以天下之心為心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貯水于器以養魚魚非不活而不能長也盛土于器以蒔草草非不生而不能盛也得水土者淺也

人皆期穀賤而為富者患之人皆樂明月而為盜者惡之以其利天下而不利一已也君子不以利一已而廢其利天下故其惠人也如齒年穀如昏夜月水至平而有時波濤不測者激于風也人至柔而有時奮不顧身者激于辱也

恭敬不衰于妻子則可謂能敬矣驕矜不逮于僕隸則可謂不驕矣

好以言譽人者必善毀者也好以勢加人者必畏勢者也欲報仇而言于其人之後者必怯夫也不惜財而施之富人之門者必吝之徒也

敗蟻蟲生之腐草螢生之朽木蠹生之物至朽敗腐造化猶有生生之意而況于人乎人靈于物生理全具而卒至于促其命者自戕其生故也戕之既久生機以絕雖造物亦如之何哉

器既缺而復完之雖完不久不如慎之于未缺也身既敗而復救之雖救莫贖不如持之于未敗也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飽不思食腹飢而後知穀之美也安不思學智困而後知學之美也

終身為農必遇歉歲然農夫不因歉歲而輟耕者歉在一時而食在終身也終年學道必有窮時然君子不因遇窮而廢學者窮在一時而達在後世也

曷言乎適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故曰適也莫之致則已至矣其至者誰邪莫之為則已為矣其為者誰邪有其為之不必至者之定我至也而我適至焉有其至之不必為者之定為我也而適為我焉其

斯爲適來也與哉適來子渺焉長思畢然高望而遠志有笑于列者曰異哉南華恢詭譎怪儒者弗道而子以之自命曷故曰固哉問也夫孟氏莊氏其生也同時孟氏皇皇乎仁義莊氏逍遙乎無爲其迹之異也曰養氣曰養身曰養心曰養性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其與莊氏之旨異乎否邪莊氏之視天下幾于無適故其言不免憤俗嫉時之已甚而舉世咸詫爲恢詭譎怪茫洋無當而曾不知其寓言也夫莊氏亦適爲是言而已矣曰是則然矣若子之繼晷焚膏綴文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毛

世楷堂
藏板

韓字是亦所云適也邪曰曷爲非適也吾適有親于目則吾得文于目而即濡吾毫焉使前乎此親焉後乎此親焉不必其文之然也吾適有聆于耳則吾得文于耳而即染吾翰焉使前乎此聆焉後乎此聆焉不必其文之然也吾適有感于心則吾得文于心而即弄吾墨焉使前乎此感焉後乎此感焉不必其文之然也其在周易之渙乎風無意乎相求水不期而相遭而天下之至文出乎其間誰謂非適也者然則古王者之治天下是亦適也邪曰曷爲非適也聖人

者當斯時履斯境得斯人建斯政未至者不復留將至者不必執是謂因時之聖而誰謂非適也者曰若是則耳目閒之隨在一禽一獸一花一木何莫非適焉有適焉無而子何以異于是曰嗟乎禽獸花木猶得全其天而若其性而人之生也或適名之場或適利之數如盜之逐如兒之鬪如風之奔如鼎之沸桔其耳目汨其天真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非吾所謂適也是適有適無與禽獸花木同歸漸滅吾竊悲其有與來莫爲去也若夫其來也有自其去也有歸而

昭代叢書

王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三毛

世楷堂
藏板

當其既已來尙未去之時則有言而不能不吐之于口有文而不能不付之于手彼百家之技天不我工也而獨文我是我已適如其爲之者而至焉我即適如其至焉者而文焉已矣其文也爲諧爲莊層見迭出或以爲鴻聲或以爲蛙鳴一任其適乎人之口適乎人之意吾不暇舍所適以適其適也今吾自顧此骸而存者自無適有可以言有無而不可以言去來適來子于此求其爲之者而不得惟養其至焉者而不敢忘不敢助而已矣有欲問以何謂者則將應之

日且退而讀南華養生之篇

昭代叢書

壬集

適來子
卷第三十八

弄

世楷堂
藏板

適來子跋

歷代偽書迭出毛漸作三墳張昇作元命苞孫定作
關尹子阮逸作元經宋咸作孔叢子而麻衣子出自
戴師愈吳越春秋出自袁康天祿閣外史出自王逢
年於陵子出自姚士麟以偽亂真儒者羞之今張氏
之書至論名言如霏玉屑是宗孔孟之旨而行以莊
列之文者所謂自成一子非諸偽書所得比倫也至
其命名之故則篇終已自言之矣壬寅初夏吳江沈
懋懋識

昭代叢書

壬集

適來子跋
卷第三十八

早

世楷堂
藏板

呂氏春秋補校

呂氏春秋禮記鄭注所云今月令是也孔穎達作月
令正義所見呂氏本必皆如是故於孟春卽爲疏明
今日所見呂氏本正文及注多經後人改易朱子經
傳通解附注呂本與今本多有不同孔所見本宜更
不同學者攷訂禮注正不必以周書月令明堂月令
爲疑近呂氏春秋畢校本最稱完善而十二紀各首
篇於朱子所據之本絕不一取校正故特錄出以俟
參攷菲泮林識

呂氏春秋補校

孟春紀

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
郊

朱子謂呂帥作率無三九及諸侯字今本帥作率餘
同禮月令泮林案呂下句作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
朝無三九字高誘注亦無則朱子所見本是也無諸
侯字當是朱子所見本脫去今有者是後人據禮月
令增入

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朱子謂呂無大夫皆字同禮月令

仲春紀

昏弧中

朱子謂呂孤作孤今本作孤

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

禮月令作習舞釋菜朱子謂呂習作入釋作舍泮林
案高誘注云采帛朱子不言菜作采疑偶失之

季春紀

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朱子謂呂無乃字令同禮月令

命舟攸

朱子謂呂無命字今同禮月令

田獵畢弋置罟羅罔餒獸之藥

禮月令作田獵置罟羅罔畢罟餒獸之藥朱子謂呂

罔作網獵下有畢弋字無畢罟字今本作田獵畢弋

置罟羅罔餒獸之藥泮林案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無

罟罟為弋是呂無罟字今有者當是後人依禮月令

增入高誘注罟射鹿豕也五字又後人見俗本有罟

字據他書增入耳不則高誘注罟不當在羅字之下

毋出九門

呂氏春秋補校

二

禮書卷之五

朱子謂呂九作國今本作九泮林案恐是依法改

具挾曲蒙篋

禮月令作具曲植籩篋朱子謂呂曲植籩作挾曲蒙

畢本校云挾是挾之訛蒙乃簾之誤泮林案朱子所

見本已然挾又作狹

省婦使勸蠶事

禮月令作省婦使以勸蠶事朱子謂呂勸作力泮林

案朱子不言無以字今本無以字仍作勸

毋或不良

朱子謂呂或作有今本作或

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朱子謂呂為作偽泮林案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無于

時作為為詐偽朱子所見本為作偽當近古今同禮

月令

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

禮月令作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朱子謂呂無

命字國下有入字泮林案朱子不言禳作禳者禮釋

文字本作禳

孟夏紀

旦葵女中

呂氏春秋補校

三

禮書卷之五

朱子謂呂作旦須女中今本作葵女

其性禮其事視

畢本校云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為

衍文泮林案朱子不云呂有此語唯唐明皇御判定

月令有之疑即原本呂氏此則經後人依刪改未盡

者耳抑或呂本傳鈔時因唐月令竄入不得但依禮

月令校正謂為衍文

王善生

禮月令作王瓜生朱子謂呂瓜作善畢本校云舊本

並注王善皆譌作王善泮林案鄭注云今月令作王

賁生賁善古通用朱子所見本已誤

還乃行賞封侯

禮月令作還反行賞封諸侯朱子謂呂無行及諸字

反作乃今本無諸字有行字

命大尉

禮月令作命大尉朱子謂呂尉作封泮林案呂當異

字若作大尉則高誘不當無注

決小罪出輕繫

朱子謂呂無此句泮林案高誘注當有疑朱子所見

本脫去

呂氏春秋補校

四

禮月令作蠶事畢

禮月令作蠶事畢朱子謂呂無此三字今本反增二

字

仲夏紀

命樂師修鞀鞀鼓

禮月令作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朱子謂呂無是

月也及鼓字今同案高誘注無鼓字今同禮月令

天子以雛嘗黍

禮月令作乃以雛嘗黍朱子謂呂雛作雛今本作雛

日長至

朱子謂呂作長至日舊本作長日至今同禮月令

則繫騰駒

朱子謂呂無則字繫作執今同禮月令

季夏紀

是月也命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鼈

禮月令作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朱子謂呂命

上有是月也字命作令無登龜字泮林案今本登龜

作升龜有此二字正文及高誘注疑後人竝依淮南

竄改更案月令鄭注云今月令漁師作榜人文選子

虛賦注亦云月令曰命榜人當是呂氏古本朱子所

呂氏春秋補校

五

禮月令作

見本疑已依禮月令改

乃命虞人入山行水

朱子謂呂命作令今本作命

命婦官染采

朱子謂呂無染字今同禮月令

水潦盛昌

朱子謂呂無昌字今同禮月令

其蟲俶

朱子謂呂俶作螺今同禮月令

其器圖以揜

禮月令作其器圖以閔朱子謂呂圖作高閔作揜今本圖仍作圖唯閔作揜

孟秋紀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

禮月令作昏建星中朱子謂呂月下有長日至四句

六日字建星作斗畢中下有則立秋字舊本與朱子

所見本同今本竝刪去

始用行戮

禮月令作用始行戮朱子不云呂作始用所見本蓋

與禮月令同

繕囹圄

呂氏春秋補校

六

禮部通志卷一百一

朱子謂呂繕作謹今本作繕

命百官始收斂

朱子謂呂無收字今同禮月令

修宮室圻墻垣補城郭

禮月令圻作坏朱子謂呂坏作圻修宮室上有是月

也字無補城郭字今坏作圻餘同禮月令

民多瘡疾

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瘡疾為疾疫今同禮月令

仲秋紀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朱子謂呂其有作其或今作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

罪無疑畢本校云無或當從淮南作者或如從月令

作無或失時則下其有失時四字亦不可去泮林案

朱子所見本有此四字唯其有作其或

雷始收聲

朱子謂呂雷下有乃字收下無聲字今本作雷乃始

收聲畢本校云乃始二字當衍其一泮林案高誘注

云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作注時自是以雷乃始

收為句聲字是後人依禮月令增入聲當衍字

齊斗甬

呂氏春秋補校

七

禮部通志卷一百一

禮月令作角斗甬朱子謂呂角作齊斗作升今本作

齊斗甬畢本校云舊本作升角者訛泮林案角當甬

字之譌升字與朱子所見本正合文選陸佐公新刻

漏銘注袁本引呂氏春秋中春角升甬引高誘注亦

作升甬尤本引作斗引注仍作升今呂本作斗甬注

亦作斗唯仲秋紀舊本有升角之文升斗形近易譌

朱子所見本是升非斗校選注者不得據今本呂氏

春秋以為選本皆譌校呂紀者亦不得率依禮月令

改也

國乃有大恐

禮月令作國乃有恐朱子謂呂乃有作有火今本增
大字泮林案月令鄭注云以火詭相驚呂氏春秋高
誘注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惶恐也疑朱子
所見本作有火誤

季秋紀

藏帝藉之收於神倉

朱子謂呂無之收字今同禮月令

獲馬

禮月令作班馬政朱子謂呂班作覓無政字今本作

呂氏春秋補校

八

論語

獲馬無政字泮林案說文覓營求也古音與班同部

相近又廣雅度覆全訓求也度與披同義讀與覓同

義今呂本作獲高誘注獲擇也選擇營求義亦通也

畢本校云呂無政字避始皇諱泮林案所校非也史

秦本紀正義引宋衷云始皇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呂

氏仲夏紀有班馬正之文高誘注馬正掌馬之官呂

何以不諱正於彼而諱政於此也呂本蓋無政字與

仲夏紀不同

天子乃以犬嘗稻

朱子謂呂無以犬字今同禮月令泮林案高誘注似

與孟秋升穀注一例不當有以犬字有者是後人依

禮月令增入

孟冬紀

是月也以立冬

朱子謂呂無以字今本有

命大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

禮月令作命大史覲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朱子謂呂

史作卜覲作禱祠策作策無占兆字卦下有兆以察

字泮林案據此則呂氏春秋當作命大卜禱祠龜策

審卦兆以察吉凶今本與朱子所見本互有同異攷

呂氏春秋補校

九

論語

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曰覲祠祠衍字則呂氏古本

作覲無祠亦無禱字

節喪紀

朱子謂呂喪作哀今同禮月令

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

朱子謂呂無或為必字今同禮月令

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

禮月令饗作臘朱子謂呂割下有牲字臘作饗禱今

作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校云舊本大

割下有牲字月令無案注亦與月令同今刪饗月令

作臘舊本先祖正禱亦據月令及本注改正泮林案大割下有牲字與朱子所見本正合禱字亦存古本之舊今校刪牲字竝改禱作先蓋不審朱子所見本饗禱下仍作先祖後脫去先字也

仲冬紀

乘元路

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軫字之誤也今同禮月令

牛馬畜獸有放佚者

朱子謂呂馬牛作牛馬佚作失今本作佚

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朱子謂呂此作所所見本蓋無此字今本作此所以

季冬紀

水澤復

禮月令作水澤腹堅朱子謂呂腹作復今本同畢本校云舊本於此下又有一堅字今刪去泮林案禮月

令鄭注云今月令無堅不言腹作復腹復古義通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

禮月令作命宰歷朱子謂呂命作令歷作磨今本命

作令仍作歷校云月令正義宰小宰鄭注歷猶次也

呂氏春秋補校

十

禮書

此注以宰歷連文似誤或衍字泮林案朱子引作磨磨當作曆音歷古字通周禮遂師抱曆音歷史記樂書曆室徐廣注曆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今作磨者皆形近筆畫之譌遂師疏謂抱持役名之版籀思卿大夫庶民因土田而賦犧牲亦必有版籀故謂之曆而百官萬民皆唯太宰得主之故高誘注云宰歷於周為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眾故命之也高氏之解自異於鄭非誤亦非衍字

呂覽附

慎人篇共伯得乎共首高誘注云共國伯爵也棄其國

呂氏春秋補校

十一

禮書

隱於共首山而得其意也不知出何書也畢本校據竹書紀年無棄國歸隱之事且云高誘時竹書未出故誘云不知出何書而所言皆誤也泮林案注不知出何書也六字乃後人校語傳鈔者竝錄為注遂致近校疑為高誘之誤不思呂氏全用莊子讓王篇文注中棄國歸隱之說正與許由虞乎潁陽同意高誘必有傳授故取以為注豈有著書不知其事而如此妄說者至後人見竹書逍遙得意共山之首云云與誘注不合故有此校而近校乃因其語謂誘時竹書未出故不知而誤誘時不見竹書豈亦不見莊子中

有此語耶

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畢本校云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泮林案論語孔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疑誘引卽指管蔡用民篇宋人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澠水高誘注云倒殺投棄之泮林案御覽引呂氏春秋正文兩作到引注到殺今本倒恐到之譌

淮 集
南 解
正 正

古杭高魚占署



泚
目
集
正

第
一
集

淮南集解補正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淮南書浩繁淵博在諸子中為不易讀注家自許高而選以近人劉叔雅集解為最備余於民國二十年讀集解一過覺可商者二十餘則隨筆記之以備遺忘並錄副寄呈叔雅焉其中校正所引王石臞語及孫仲容語余別有讀書雜誌正誤及札遂正誤二書今兩存之有已見於讀書雜誌者亦兩存焉民國二十年七月胡懷琛記

千羊之羣

傲真篇雖目數千羊之羣余按此當為古語之遺留於漢初者何也目視羊羣而知其數乃游牧時代情形非淮南時語也

趨

傲真篇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高注趨投節也余按高解趨為投節則與上文舞字意複竊以為趨即曲也曲趨為一聲之轉淮南言手會者謂彈綠水之調也庾信春賦陽春淥水之曲淥水即綠水淮南淥水之趨即庾信淥水之曲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姬有雍修容能為綠水歌亦曲也杜詩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愁（奉同郭給事湯東巖作）亦作淥水曲又馬融長笛賦取度於白雪綠水注云二曲名食葉者有絲而蛾

補正

橫學齋叢書 第一集

墜形篇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蠶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若勇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天不食者不死而神食葉有絲句高誘注云蠶是也王念孫云食葉本作食桑後人以蠶之食葉多化為蛾故改食桑為食葉不知正文本作食桑故高注專訓為蠶若作食葉則與高注不合矣劉文典云上文食木者食草者下文食肉者食穀者木也草也肉也穀也皆共名也此似不應獨舉專名曰食

桑者蟲之食葉者多化為蛾此生民所共見且據藝文類聚高注實作蠶屬是也乃許注也既曰蠶屬則非專訓為蠶可知王說泥矣余按王念孫謂食葉應作食桑其意是矣而未知其詳陸游詩云滿箔春蠶待葉歸自注吳人直謂桑曰葉淮南用吳楚方言所云食葉即食桑也不必謂本作桑而被後人改作葉陸游時代雖晚然此種方言大抵相傳甚久可謂在漢代已如此至如劉文典謂上下文木也草也肉也穀也皆共名也此似不應獨舉專名亦未必然蓋如劉氏說認葉為共名然草木穀皆有葉葉不能與草木穀對舉也藝文類聚引高注蠶屬是也或高誘亦不知葉即是桑云又按稱桑為葉在唐詩中已有之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是也又吾鄉至今養蠶者亦稱桑曰葉

諸稽攝提

墜形篇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通視明庶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皋稽闔闔風之所生也強隅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今按諸稽攝提通視赤奮若共工諸比皋稽強隅窮奇高注皆曰天神也竊謂諸稽攝提即爾雅之攝提格強隅即爾雅之強圍赤奮若亦見於爾雅爾雅上此廿二名詞舊解穿鑿可笑今人多謂為好來語之譯音余以為觀淮南此文而益信蓋諸稽攝提即攝提格然或上多二字或下多一字其為好來語之譯音分明可見矣

補正

橫學齋叢書 第二集

精神篇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御覽九百三十三引髯作蚺余按越與粵通此處所謂越指漢時南粵今廣東尚有食蛇之俗唐人段公路北戶錄劉恂表錄異皆言蚺蛇北戶錄謂其肪腴甚肥美又兩書同謂取其膽為藥云

髯蛇

駟駘

主術篇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驅馬而服駒駘高注駒駘野馬也胡人所習云云余按駒駘見於爾雅兩字連稱郭注音陶徒引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駘色青郭氏又云如馬而小出塞好竊疑駒駘即駱駝淮南時尚不作駱駝亦不作葉駝是作駒駘亦蒲桃葡萄之例耳諸書所言產地及高注胡人所習云云皆合惟色青如馬而小不甚合史記匈奴傳葉駝駒駘並列亦不合姑記之以待再攷

鷓鴣

主術篇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高誘注云鷓鴣讀曰私鉞頭二字三音也而孫詒讓云趙策作黃金師比史記匈奴傳作黃金胥紕索隱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延篤云胡革帶鈎也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黃金帶頭也漢書匈奴傳作犀毗師古云犀毗胡帶之鈎也一日鮮卑一日師比余按師比胥紕鮮卑犀比犀毗乃胡語譯音之歧異也其淮南原文鷓鴣讀為濤與私鉞頭相較鷓即頭字而少譯一紕字故與趙策史記漢書不合

淮南集解

正補

二

校學齋叢書

第一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則聖者衆矣
繆稱篇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余按則聖者衆矣聖應作貴方與下文則賤者多矣文同一例

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

齊俗篇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王念孫謂致字戈字皆衍文其說是也洪頤煊謂銖即殊之借字殊死也亦是也蓋四句皆言有實而無名煖也銖也樂也哀也皆其實也文也刃也轉也聲也皆其名也許注謂刃頓無殊王念孫謂依文事應作兵鈍而無刃俞

機謂衣煖應作衣緩緩通縵亦無文也劉文典駁洪頤煊說竊以為四人之言皆非也蓋未知淮南原意謂有其實無其名耳不然下文樂而無轉哀而無聲又何說乎

窮廬

祿俗篇譬如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許注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楫草野宜窮廬余按窮廬二字諸家皆未注按說文穹窮也是窮與穹通窮廬即穹廬匈奴人所居氈帳也見史記許注謂草野宜窮廬或指匈奴人逐水草以居而言友人丁穀音云王先謙後漢書補注蘇建傳穹廬淮南作窮廬

枕

道應篇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北堂書抄廿七引枕作枕余按故以木為枕故其字從木必至以布類為枕以後始改從巾今疑枕字為隋唐間新字虞世

淮南集解

正補

四

校學齋叢書

第一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第

一

集

南信筆寫入書抄不必淮南原文如是也

朝秀

道應篇朝菌不知朔晦王念孫據太平御覽及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謂朝菌本作朝秀朝秀即朝蛸蟲名也今作朝菌乃是後人據莊子改之耳然兩書互異不必強同也余按莊子朝菌不知晦朔釋文引司馬注菌大芝也然楚辭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間王逸注三秀芝草也是菌芝也秀亦芝也莊子作菌淮南作秀實同物異名耳未必朝秀為蟲名也

之于

汜論篇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羣書治要引之于作諸乎余按今本之于二字切作諸字（于音烏）是羣書治要諸字即之于也其下不當再有乎字

則必有繼之者

也聲也皆其名也許注謂刃頓無殊王念孫謂依文事應作兵鈍而無刃俞

汎論篇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羣書治要引作殺一人即必或繼之者矣余按則即可通必有肯定詞或為未定詞既言必不當復言或羣書治要不可從

枝葉美者害根莖

諡言篇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孫詒讓云莖文字符言篇作莖與骸之協韻是也莖莖形近而誤余按此言未必然前兩句可以不用韻如同篇故木之大者傷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是也後一句之字尤不用韻文字雖作莖不必據以訂正淮南也

履幽而戴明

兵略篇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御覽引戴明作戴賜余按此段自體圓而法方至兩明字御覽所據本或以此改一明字為賜字歟

淮南集解 補正

五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屨屨如夏

兵略篇沿沿如春屨屨如夏北堂書抄引屨屨作闊闊余按屨即今曠字曠明也大也引申之有虛空之義闊疏也遠也引申之亦有虛空之義故曠曠可作闊闊然以作曠曠於義為長

飛鳥之擊也

兵略篇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書抄御覽引擊並作驚余按擊驚均文義不明擊為擊之誤此句應作驚鳥之擊也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夫驚鳥之擊先高攫驚之勢也五臣作驚鳥之擊可與余言互證至善擊作擊而無之擊二字亦通若淮南原文則其義不明

聽雷者聲

說山篇視日者眩聽雷者聾王念孫云觀日則眩聽雷者未必聾也據玉篇謂聾應作曠曠然耳中聲也余按此言失之拘泥所謂聽雷而聾者謂聞雷

時耳為之震同時不聞他物是暫若聾也非謂永聾也非謂直聾也王說泥矣

桑葉落而長年悲

說山篇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王念孫云桑葉當為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余按念孫言非也淮南語有所本毛詩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又云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言沃若以桑之潤澤比己之容色光麗也言黃而隕以桑之黃落比己之容色凋謝也淮南此語本之毛詩而亦饒有詩意安得謂桑葉當為木葉乎念孫於此處拘泥極矣即謂淮南語非本於毛詩亦當與毛詩一例看信如王氏言毛詩之桑亦將改為木乎

有然之者也

說林篇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御覽引無足作不足有然之者也作自然之音也余按不字古讀作無如華

淮南集解 補正

六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不注是也不即無也淮南有然之者也總結上文四事御覽作自然之音也乃專指蟬而言其說不可從有然之者也謂兔絲雖無根而有所以生者蛇雖無足而有所以行者魚雖無耳而有所以聽者蟬雖無口而有所以鳴者如御覽所引是專指蟬而言行文不當如是也

蠶啄剖梁柱

人間篇故蠶啄剖梁柱昏忙走牛羊此之謂也余按新序作蠶啄介柱梁柱芒走牛羊剖與介同聲通借梁柱應依新序作柱梁蓋此二句是引諺語梁與羊為韻故也

延路

人間篇夫歌夫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許注延路陽局鄙歌曲也王念孫謂應作不若延露以和李善注文選吳都賦月賦舞賦長笛賦並作不若延露以和不若延露以和謂不若歌延露以相唱和也余按延露

不知何曲疑即薤露姑記之以待再啟

此卷既成得叔雅七月六日來書謂日內當逐條奉答為之欣慰他日叔雅書來再為補刊於後焉八月十八日記

淮南集解

補正

七

漢學齋叢書
第一集

淮南集解補正終

跋

淮南子一書清高郵王氏臨海洪氏寶應劉氏德清俞氏瑞安孫氏皆有校讀札記而會稽陶氏專為許高二注異同之詰然皆未有全書注解至民國時合肥劉文典以淮南子全書為之集解寄塵此書即補正劉之集解也劉此書本為作總帳式之整理未能字字悉注解如而手會綠水之趨高注趨投節劉氏集高注別無注解寄塵謂趨即曲其說極確而手會綠水之趨即手彈綠水之曲也其他諸條皆可為劉書之補正惟僅二十餘條似乎可補正者當不止此北平劉家立有淮南集證與劉文典之集解不相上下除集錄古人之說外絕少自己之發見亦類乎總帳式之整理余於淮南子未嘗肄業但覺此書除文字聲韻訓詁外初無學說可研究蓋以撰述於眾賓之手為類書之權輿不過周秦各家學說可假此為參攷之資料耳自半身偏廢以後學業遂輟今印此書既傷寄塵已逝學業未能成就余雖後死而亦長此終古也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樸安記

淮南集解

補正

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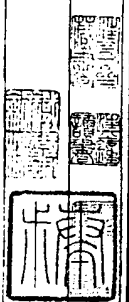
漢學齋叢書
第一集

宋本張子

語錄

續古逸叢書之二十七

戊辰冬日上海
涵芬樓據宋福
建漕治本景印
遠近翻刻必究



張子語錄上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為上智安於見聞則為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母固者不變於後母必者不變於前母四者則心虛虛者止善之本也若實則無由納善矣先之勞之身先之必勞之愛之能勿勞乎愛之則已須勤勞以求其養之道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生知有大小之殊如賢不肖莫不有文武之道也忠信如丘生知也克念作聖學知也仲尼謂我非生知豈學而知之者歟以其盡學之與同生知之歸此其所以過堯舜之遠也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發憤而化至于聖耶抑每有悟而忘食作遺老耶

仁者壽安靜而久長壽之象也

信近於義猶言言近於義則信可復也復踐也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

張子語錄上

二

余

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為天已定而所以為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擇不處仁焉得智是擇善也孔子所擇亦不過乎然而仁也又有守得處在求之

舜非致曲而至于聖人何以以孝聞曰不幸舜之父母異於人之父母故以孝著也

夫子之門父子共學而賢者點與參也點好學

樂道

禹吾無間然無間隙也故其下所舉之事皆善也聖人猶看之無隙衆人則可知

顏子問為邦云云三代之文章顏淵固皆知之

故於其所知而去取之曰行夏之時乘商之

輅服周之冕又曰放鄭聲遠佞人此則法外

意如道千乘之國之意不與已舉行者故事

相干鄭聲佞人最為治之害亦人之所難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

之所問意思言語及所居之位

誦詩三百止亦奚以為誦詩雖多若不心解而

行之雖授之以政則不達使於四方言語亦

不能如此則雖誦之多奚以為

大武可以為也盡見武王之事便可為看了武

特地知虞舜舜之時又好德性又備禮文又

備

文而靜孔子言弗可及也更不說可知

揖遜而升下或以為絕句謂揖遜而升降也及

以射禮不勝者亦飲之堂上故不言下而飲

非也升而遜可也下而遜無此理也禮文雖

不說下而飲不勝者自下而請飲勝者又不

可飲於下故升飲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止試矣言於人之毀譽

誰為毀誰為譽若有所來譽者則我將有所

試矣不言試所毀此義正與采苓問人之為

言者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惟下言

人之為言胡得焉亦不考其舍旃之言獨於

人之為言者考其實仲尼未嘗見毀人其於

弟子有所進退者止是言其實耳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

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顏孟有無優劣同異

顏子用舍與聖人同孟子辨伯夷伊尹而願學

孔子較其趨固無異矣考孟子之言其出處

固已立於無過之地顏子於仁三月不違於

過不貳如有望而未至者由不幸短命故歎

時雨化之春誦夏弦又言當其可之謂時成德

因人之有心當成說之如好貨好勇因為其

說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己而物正

形色如生色也睟然見於面云云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于朝也成聖之速自古
無如舜也舜為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
疑

告子不動心必未有以取材也

必有事焉四字更求之

四詞以溢侈偏妄四字推之

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尚受命雖不受知不受

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事實到如此則更何須言天何言哉

三六

張子語錄一

五

卷二

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牼之言是也本有是善意

因而成之答問者必問而後答也

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

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為不為不義也不

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孟子於聖人猶是粗者

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然其術未至者

又烏能服人以善養之者凡教之養之皆養

人也

夷子謂愛無差等非也謂施由親始則施愛固

由親始矣孟子之說闢其無差等也無差等

即夷子之二本也彼有取焉耳謂赤子匍匐

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

忘勢之人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忘人之

勢五人者能忘獻子之家也不能忘獻子之

家則為所輕獻子亦不肯與之為友矣

盡天之物且未須道窮理只是人尋常據所聞

三七

張子語錄一

六

卷二

有拘管局殺心便以此為心如此則耳目安

能盡天下之物盡耳目之才如是而已須知

耳目外更有物盡得物方去窮理盡心了性

又大於心方知得性便未說盡性須有次叙

便去知得性性即天也

富貴者貧賤諸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

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

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

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否亦有甚不

幸者亦有命也臨時却智之於賢者則不獲

知也

學者須要識所惡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

性

不常者與常者處則十事必十次怒為他常是

過九次未怒已是大段包忍十次則須怒

觀虞書禮大樂備然則禮樂之盛直自虞以來

古者雖有崩壞之時然不直至於泯絕天下

或得之於此國或得之於彼國互相見也

三五

張子語錄

七

阮

假令宮縣雖鍾鼓四面同設其四隅必別各有

鼓

人有陰疾者先雨必有驗斯可候雨此動乎四

體也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是皆能盡天

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

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

妄

又有人語恠為人所難理不勝則就上更說將

去是質疑事如此則過益過非可遂非也

祭用分至啓閉取其陰陽往來又得其氣之中

又貴時之均也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恠且難之

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

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

可也毋強其人為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

正已而物正也

食則遇毒不悟凡食不義便是遇毒

其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為免死之

仕亦可出

三八

張子語錄

八

阮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致自傷者又

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古之衣服器皿之類必耍知者以其作者

古人道古物故盡物之象然後經義可說也無

證不言

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

若以聞見為心則止是感得所聞見亦有不聞

不見自然靜生感者亦緣自昔聞見無有勿

事空感者

聞見不足以盡物然又須要他耳目不得則是

木石要他便合得内外之道若不聞不見又

何驗

訂頑之作只為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
分甚父母只欲學者忠於天道若語道則不
須如是言

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觀
之方均故人有見一物而悟者有終身而悟
之者

以已孝友施于有政之人是亦已為政之道如
以温良恭儉遜化於國君猶國君重信之是

三十九

張子語錄上

九

阮

以温良恭儉遜施于有政也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之神不散享也

路鼓鼓鬼享必在北近堂天子五門路正在北
路大也路門路寢皆特大路鼓之名恐由此
得之

擊石拊石獨擊謂之擊若編磬則聲有高下擊

之不齊故謂之拊今謂之拊響然也琴瑟亦
謂之拊以其聲不同也

物怪眾見之即是理也神也偏見之者非病即
偽豈有有一物有不見者有見者偏見者即

病也人心病則耳目亦病今日月之明神也
誰有不見者又如殞石于宋是昔無今有分
明在地上皆見之此是理也

人言不信恠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
是了當苟不然者才劫之不測又早是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
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已即說無反入於太
無見人說無已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

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
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

三十一

張子語錄一

十

阮

疑者則有情實遂其非也

凡言自信與不動心同亦有差等告子不動心

孟子亦不動心勇亦然

孔子所不語恠者只謂人難信所以不語也

十詩之作信知不濟事然不敢决道不濟事若

孔子於石門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然且為之
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
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

救意不安也救之不過失數矢而已故此詩
但可免不言之失今同者固不言不同者又

一向不言不言且多故識言之亦使知不同者不徒閑過而已極只是有一不同耳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

寒食周禮禁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高其時禁之以防其太盛野人鄉里尤甚既禁火須為數日糧既有食因重其祭祀十月一展墓亦可用以其草木初生初死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則非也聖人豈有不

仁所患者不患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洪道也

張子錄語上

十一

卷

人則可以管攝於道道則管攝人此人能洪道非道洪人也人則可以推洪於道道則何情豈能洪人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隔日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必自嬰孩始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性美教之便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

犬之上堂則時其上堂而扑之若或不常既撻其上堂又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曰撻

而求不升堂不可得也是施之妄莊生有言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有決之之怒養異類尚爾況於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人言四月一日為麥受胎殆不知受胎也久矣草木之實自其初結時已受胎也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不納也今石田雖水潤之不納其乾可立而

待者以其不納故也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語錄上

十一

卷

知之為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為知包着心性識知者一如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

狎大人大人寬容有德度者以其有德度容人故狎狎侮之也侮聖人之言聖人之言直是可畏少犯之便有君子小人之別

張子語錄上

張子語錄中

溫良恭儉遜何以盡夫子之德人只為少他名
 道德之字不推廣見得小溫良恭儉遜聖人
 惟恐不能盡此五德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聖人惟憂不能盡忠恕聖人豈敢自謂盡忠
 恕也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
 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
 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
 施濟眾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
 于無窮方為博施言朔南暨聲教西被于流
 沙是猶有限此外更有去處亦未可以言眾
 然安得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
 之欲得人人如已然安得如此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
 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
 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
 尤更約也九一
必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於禮庶人之禮至略
 直是不責之難責也蓋財不足用智不能及
 若學者則不在此限為己之所得所一作行己

三百一

張子語錄中

一

丁合

之所識也某以為先進之說只是行己之志
 不願乎其外誠盡而止若孔子必更行大夫
 之祭當其退時直是不可為也故須為野人
 無奈何又不可不為故以禮樂為急刑不上
 大夫雖在禮有之然而刑不上大夫官有
 士師而已

三九二

張子語錄中

二

丁合

有虞氏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言堯舜只
 是納于大麓元不曾有封大麓如後世尚書
 之任夏后氏謂以君而得天下商人周人謂
 以眾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其君之身以眾
 者謂以其國之眾有此分別各以其所以得
 天下名之
 昔謂顏子不遷怒為以此加彼恐顏子未至此
 地處之太高此則直是天神顏子未必能寂
 然而感故後復以為不遷他人之怒於己不
 貳過不貳己之過然則容有過但不貳也聖
 人則無過
 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
 在此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
 人則所見是益

毋意毋常心也無常心無所倚也倚者有所偏而係着處也率性之謂道則無意也性何嘗有意無意乃天下之良心也聖人則直是無意求斯良心也顏子之心直欲求為聖人學者亦須無心故孔子教人絕四自始學至成聖皆須無此非是聖人獨無此四者故言毋禁止之辭也所謂倚者如夷清惠和猶有倚也夷惠亦未變其氣然而不害成性者於其氣上成性也清和為德亦聖人之節於聖人之道收得最近上直隣近聖人之德也聖人之清直如伯夷之清聖人之和直如下惠之和但聖人不倚着於此只是臨時應變用清和取其宜若言聖人不清聖人焉有濁聖人不和聖人焉有惡

禹稷顏回易地皆然顏固可以為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世禹稷當顏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志如何也雖同時人出處有不同然當平世賢者自顯夫子豈有棄顏子而不用同室鄉隣之別有責無責

之異耳孔顏出處自異當亂世德性未成則人亦尚未信苟出則妄動也孔子其時德望天下已信之矣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者也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為作則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果哉末之難矣言為言之果容易發言也無所難是易其言也彼之有心哉亦未必知音如此蓋素知孔子德望故往來云耳又作來柱言耳為命云云猶成人之為我為命則須是討論修飾潤色乃善取此衆人之長方盡其善鄭介於大國之間其時得以不辱特由為命之善也言此時未有能兼備此衆善以為命者成人之義亦謂兼此衆善可以為成人孟公

綽趙魏雖大家然令不出家事不至大勝薛
雖小國蓋具國體有禮樂征伐之事其事亦
大須才足以治之此評人品也

林放問禮之本禮之本所以制奢也凡禮皆所
以致奢獨墜則情異故特舉之墜只爲人易
忘所以勉人之難孔子猶曰墜事不敢不勉
二十博學內而不出不敢遽爲成人之事也三
十博學無方猶智慮通達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言戰栗孔子罪其穿鑿也不
知爲不知是知也若以不知爲知則所知亦
不知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此皆
言其不可救且言有淺深事已成何須說事
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何必咎之

近臣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
喜怒好惡

紅紫不以爲褻服近身衣也以紅紫爲之不宜
也非爲以間色而賤之雖褻服不用也禮服
非止用五色之正雖間色亦有爲之者
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言非所取也無道則愚
近於詐不可學也

攻乎異端攻難闢之義也觀孔子未嘗攻異端
也道不同謂之異端若孟子自有攻異端之
事故時人以爲好辨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道之小成者也若
言必信行必果是也小人反中庸亦是也此
類甚多小道非爲惡但致遠恐泥信果者亦
謂士之次反中庸而無忌憚者自以爲是然
而非中庸所謂小道但道之小耳非直謂惡
笙鏞以間謂東西鏞磬間作也

樂言拊者大凡雜音謂之拊獨者爲擊笙鏞鐘
磬皆可言拊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

所思所存益以堅瑩

萬物生死成壞均爲有知
不礙於物而物亦不能礙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
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
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求新意

權量宜而行義之精道之極者故非常人所及

取名則近取材則難即道也不可妄分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

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

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

不窮理皆以為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反

至窮極亦以為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

與爾皆夢也蓋不知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

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為期孔子曰朞月可也三年有成

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朞月是一歲之事

舉備也至三年事大綱慣說學者又且須以

自朝及晝至夜為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

則於時又以為恨

義理無形體要說則且說得去其行持則索人

工夫故下學者所以鞭後而趨齊也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

有不齊其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

雖則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

兩手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

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

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

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

者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

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

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隱不知也匹夫匹婦

可以與知與行是人所常用故曰費及其至

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隱也聖人若夷

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

不入於偏

望道而未之見望太平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言其

體也言其大則天下莫能載言其小則天下

莫能破此所以見其虛之大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
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
之言美輕重不同 近思作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
而不畏人乃明道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
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
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
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
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憂謀之太
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太煩則泥文而滋弊

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凡可狀皆有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
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體物而不可
遺也

志於道道者無窮志之而已據於德據守也得
寸守寸得尺守尺依於仁者居仁也游於藝

藏脩息游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

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利誠難言不可以
槩而言

樂山樂水言其成德之 仁者如山之安靜智
者如水之不窮非謂仁智之必有所樂言其
性相類

詖淫邪道之辭古語熟近詖辭徇難近於並耕
為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
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
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
必為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中
節則為惡

可欲之謂善凡世俗之所謂善事可欲者未盡
可欲之理聖賢之所願乃為可欲也若夷惠
尚不願言君子不由也清和亦可言善然聖
賢猶以為未足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釋氏之說所以陷為小人者以其待天下萬物
之性為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污

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 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 亦可謂性

生成覆露天之道也謂亦可仁義禮智人之道

也謂亦可損益盈虛天之理也謂亦可壽夭貴賤

人之理也謂亦可天授於人則為命謂亦可人受

於天則為性謂亦可形得之備謂亦可氣得之偏

不必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見此非學造至

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

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及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告子所止到

己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己所難名處然

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

上同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

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

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誠者虛中求出實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之事在行不行則無誠不誠

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為實之至

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

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

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

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

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為至

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

言虛者未論陰陽之道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

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

之心今不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

地從虛中來

張子語錄下

中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
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
同諸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
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央在季夏之
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
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
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
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
此理
張子語錄下 王希

謂五帝皆黃帝子孫於理亦無黃帝以上豈無
帝王

大雩龍見而雩是也當以孟夏為百穀祈甘雨
有水旱則別為雩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當蓋禮者理
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
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
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
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

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
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
校

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先嗇是始治稼
者據易是神農也司稼是修此職者二也農
三也郵表綴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
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祭之以民食之
重亦報其穡所成舊說以昆蟲為百種昆蟲
是為害者不當為百種或至此百種而祭之
或只祭穡而已此蜡是報成之祭故所祭甚
有重祭之者
張子語錄下 王希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
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
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
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隱居以求其志求志欲盡道也問學求放心於
其失而已

時雨化之者如春誦夏弦亦是時反而教之亦
是時當其可之謂言及而言亦是時言及而
言非謂答問也亦有不待問而告之當其可

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兩

私淑艾者自修使人觀已以化也如顏子大率私艾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但修此以教人顏子嘗以己德未成而不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於聖人神道設教正己而物正皆是私淑艾作於此化於彼如祭祀之類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時中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

張子語錄下

三

張

中而行禮義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容出母子思不空出母不可以子思為非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則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

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

張子語錄下

四

張

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况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為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偽迹俱辨則都無也

明庶物察人倫庶物庶事也明庶物須要旁用

人倫道之大原也明察之言不甚異明庶物
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
而未嘗以為有意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
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
爾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
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
若果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有
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子細必實
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為到

三十一

張一語錄一

五

非真顯

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
有知長安子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
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可以
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
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為應舉
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
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
乎求思也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於明褊
何以不害於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
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

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
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
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
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
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為病氣又有習以害之
此所以要鞭後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
間則更有緩急精麤則是人之性則同氣則
天理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
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

三十一

張一語錄一

六

黃

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
則却是正當其如此其一不則漸寬容苟志于
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
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
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
至窮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于盡性也謂
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
尼為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
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
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成

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理即是學也所
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
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
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
則豈可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
即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
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其所以使學者先學禮
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
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
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習便

三四九

張子語錄下

七

七

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
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
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
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
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
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
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其只為少小時不
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有害欲速不達
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音訓雖真偽未可知然從之不害為經義理所
主義則音使不動如地名名從中國號從主

人名者文字號稱呼也

雞鳴雖不能如時必老雞乃能如時蟻鬪必有
大者將領之恐小者不知鬪然風雨陰晦人
尚不知早晚雞則知之必氣使之然如蟻之
鬪不知何緣而發

言不下帶是不大聲也人發聲太高則直自內
出聲小則在曾臆之間不下帶者氣自帶以
上也

湯征而未至怨者非言史之溢辭是實怨今郡
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

三四九

張子語錄下

八

八

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傾望其上之來是其
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
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如朋來而樂方講道
義有朋來悅盡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只
謂是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
故言使不動

縱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見周公不踰矩
也

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

命荅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况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

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効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

張子語錄一

九

蔡

或此道近或顏子後言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禮自外作故文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得造深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

三

張子語錄一

十一

蔡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鈞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摠也今言盡物且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盡其心

也窮理則其間細微甚分別至如徧樂其始亦但知其大摠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為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却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盡心耳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禮物因物取稱或物之後而不可常也他人之才未善故宜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故宜素以為絢二素字用不同而義不相害倩盼者言其質美也婦人生而天才有甚美者若又飾之以文未宜故復當以素為絢禮之用不必只以文為飾但各物上各取其稱文太盛則反素若衣錦尚褻禮太盛則尚質如祭天掃地繪事以言其飾也素以言其質也素不必白但五色未有文者皆曰素猶人言素地也素地所以施繪子夏便解夫子之意曰禮後乎禮所以為飾者也素字使處雖別但害他子夏之意不得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

恒不可以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此當通為一段中有子曰隔不得論語中若此者多中行固善也狂狷亦是有怕德若無恒不可以測度鄉原是其一故曰不占而已矣

張子語錄下

後學天台吳堅
刊于福建漕治

張子語錄後錄上

遺事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

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以下並見程氏遺書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饑寒者食便不美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西銘顯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

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文字省多少言

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更而不於此則便

不仁不孝也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

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如何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

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

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

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

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

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書伊川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

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

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

程氏文集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曰

由明至誠此句却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即明

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

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

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

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程氏

遺書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

中人剛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

正叔謂若有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

次叙固自有先後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間居與學者

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

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

有甚職事曰多為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

箇謚并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

依品秩曰若使其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

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

廟之祐社稷之福吏士之力不當歸功水獸

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為然見程氏遺書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

尹子言之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

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屬

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遺書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曰子厚謹嚴繞

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同上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

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見上蔡語錄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

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熙寧二年

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

遊明道哭子厚詩

張子語錄後錄上

張子語錄後錄下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朱子語錄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

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

心統性情統猶兼也

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今如此是性動處是情

主宰是心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語極佳

大抵心與性情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

當體認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

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便是性動處是心

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

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

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

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

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

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

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

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

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

心統性情者也

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又曰性只是理非是有這箇物事若性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

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仁人心也是說體惻隱之心是說用必有體而後有用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張子語錄後錄

二

問

問心統性情先生云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且如仁義禮智是性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本是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之心是非之心以此言之則見得心可以統情

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問心統性情統如何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

人受天地之中只有箇心性安然不動情則

因物而感性是理情是用性靜而情動且如仁義禮智信是性然又有說仁心義心這是性亦與心通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然又說道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這是情亦與心通說這是情性皆主於心故恁地通說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性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做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

張子語錄後

三

問

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

橫渠云心統性情蓋好善而惡惡情也而其所以好善而惡惡性之節也且如見惡而怒見善而喜這便是情之所發至於喜其所當喜而喜不過我謂如人有三分合喜底事怒其所當怒而怒不遷我謂如人有一分合怒底事以至哀樂愛惡欲皆能中節而無過這便是性先生取近思錄指橫渠心統性情之語以示學

者力行問曰心之未發則屬乎性既發則情也先生曰是此意因再指伊川之言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

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共閣說孰為親切先生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猪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為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

張子語錄後

四

六

橫渠先生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閉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先生曰此段不如呂與叔分別得分曉呂曰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云云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之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云云先生曰此繼之者善

也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以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嘗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故也

三

張子語錄後錄

五

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切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看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

不用說口喫手寫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問橫渠說以道體身等處曰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有箇義理

張子語錄後錄

六八

士

問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一章先生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了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為善也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五莖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須是

低下着這心以順他道理又却抖擻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脩乃來矣這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却儘有下工夫處也

問橫渠觀驢鳴如何先生笑曰不知他抵死着許多氣力鳴做甚良久復云也只是天理流行不能自已

先生云橫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

張子語錄後錄

上六

謂清為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者別立一天疑即是橫渠

清虛一大形容道體如此道兼虛實言

虛只說得一邊

橫渠清虛一大却是偏他後來又要兼清濁虛實言然皆是形而下蓋有此理則清濁虛實皆在其中

問橫渠清虛一大恐入空去否曰也不是入空他都向一邊了這道理本平正清也有是理濁也有是理虛也有是理實也有是理皆此之所為也他說成這一邊有那一邊無要將這一邊去管那一邊

問橫渠有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

三十五

張子語錄後錄

六

精思必得於己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好

問橫渠言十五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眷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

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又更有此子又云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了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繞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三十二

張子語錄後錄

九

蔡

問橫渠說遇曰他便說命就理說曰此遇乃是命曰然命有二有理有氣曰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理孟子是帶氣曰然

橫渠言遇命是天命遇是人事但說得亦不甚好不如孟子某又問曰但不知他說命如何問近思錄橫渠語范巽之一段如何先生曰惟是箇人不能脫然如大寐之得醒只是捉道理說要之也說得去只是不透徹又曰正要常存意使不忘他釋氏只是如此然他逼拶得又緊直卿曰張子語比釋氏更有窮理工夫在曰工夫固自在也須用存意問直卿如

何說存意不忘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曰
設此語者只不要放倒此意爾

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
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
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謂
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
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
變處

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

張子語錄後錄

一

左

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
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
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理
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

文集

問橫渠說躬篤虛靜者仁之本曰躬篤虛靜是
為仁之本

胡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先生曰一人是一樣
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
有規矩底康節

橫渠工夫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

張子語錄後錄下

後學天台吳堅
刊于福建漕治



事

天

謨

事天謨

張橫渠先生著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

事天謨

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甯也

愚讀論語於畏天命一語深有所契故每論學舉以為宗然暢發斯旨無如西銘一篇篇首便以乾坤為父母夫以人視乾坤邈然遠闊一以父母稱之則於此身親切無二體矣又推原其所以然以見吾身之氣即天地之氣分來吾身之理即天地之理散見此理此氣充塞兩間混淪一本以萬殊視之則有人我形軀之異以一本視之則無彼此毫髮之差爭奈人生世間只認自己私小之形軀不識原本公共之理

氣以故起心發念喜怒哀懼只知自己病癢疾痛不顧他人真有如所謂一膜之外皆為胡越者也曷不反顧此形軀之所從來則知分別熾然祇成迷妄如人之於身肢體髮膚均此血氣愛此惡彼豈非太癡故張子提出父母二字直推而下自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一段將天下尊卑老幼聖凡苦樂等輩聯為一家之人一姓之親使人復還公心破除私見自於保之至錫類一段則謂人之事天當如子之事父母故分別修身行己工夫賢否智愚人品見子職中如有如是等級使人知所從違不至誤用心力做壞人品陷為不孝之子其要尤在於時保之子之翼也二

事天謨

語與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論語造次顛沛必於是同一謹嚴細密自不弛勞而底豫至伯奇也一段又將古人四箇孝子事親之事以此人之事天隨境遇常變皆當以古之孝子為法自富貴福澤至甯也一段又見人生有順有逆皆天之愛我猶父母之愛子有喜有怒無非至教喜則當勵竭力克家之圖怒則當懷自怨自艾之憤此身存則承順父母之愛而自盡子職此身沒則子職已竭而於心無憾事天之學如是而已斯道原委吾儒學業闡發透露學者但能口日誦誦事事體勘則孔門之求仁程門之識仁瞭然如指掌矣篇名原曰訂頑程子易為西銘愚謂

此篇立義精深宏大允爲學者究竟旨歸篇名不可
不尊因易之曰事天謨以示崇信之意

事天謨

三

先	閑
生	本
語	龜
錄	山

續古逸叢書之三十八

戊辰冬日上海
涵芬樓據宋福
建漕治本景印
遠近翻刻必究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一

荆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

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

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

之多寡乎夫堯舜禹臯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

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

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

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羞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

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羞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

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問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

龜詩錄卷一

三

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

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一連下段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

龜詩錄卷一

四

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儒佛深處所差妙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爲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爲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

亦然豈能仁乎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宥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己耶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爲子擇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

龜山語錄

五

言勝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耳

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爲直而孔子以爲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醢之不得爲直亦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

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主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龜山語錄

六

三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亦必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誓二誓以誌帝王之諾命於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於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己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亦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

之可也如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善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嶠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為哉曰樊遲請學稼學圃如何曰此亦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為小農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

曰齊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

黨一篇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敬長為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太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糾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

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為是

三十八

龍山語錄卷一

九

信

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之流假使用之亦何能為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春秋始於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

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三十九

龍山語錄卷一

十

信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

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又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曰何不思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眾至其衰世尤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更世之義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皆足以有為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况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

四十一 龜山語錄一 十一 朱仁

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蓆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為必於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耶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以為必於退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諸海濱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夫亦豈以同為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為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

三十四 龜山語錄一 十二 朱仁

也其可以爲孔子乎夫以三人爲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強爲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縱得孟子子之旨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

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固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

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爲獨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

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

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

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

己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宋桎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

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義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修介潔者耶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

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日徒取其德或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禘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為是故也

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

三十一

龍山語錄卷一

十一

李昉

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

夫豈有偽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嘗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

三十二

龍山語錄卷一

十八

李昉

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

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為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為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為夫盡夫道以為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

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

三十一

龍山語錄卷一

十九

三十一

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爲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真儒者哉若真儒必不爲韓信所詐如曰吾行

仁義云耳人得而罔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貴詐亦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爲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闔遠討爲事何用狙詐蓋莫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

三十二

龍山語錄卷一

十

三十一

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武人之有智畧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
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歟
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
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設筵張樂犒軍
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
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却是錯曰打
散亦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
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為
舊帥之亡也夫舊帥亦父母也今其亡未久
而給賜如常卒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耳然則
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母則必不能使之以
我為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遠
出不聞此言

龜山語錄一

廿一

翁

祖宗能用人命故 太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
胡人首不過十萬匈奴之衆可盡唯能如此
此所以能取天下今獲一劫盜亦須以數十
千賞之若只使一縑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
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於厚賞也
觀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川廣尚
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

聚斂科配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
僭亂只用所有不患乏財使如今日厚賞安
能取天下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
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
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
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真大人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

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
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劉向強聒而不舍者

龜山語錄一

廿二

仲

呂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
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
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
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
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
以為諂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
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
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
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

以邪爲忠語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爲已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爲二心迹既判而爲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龜山語錄卷一

廿三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

似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却人使信已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

龜山語錄卷一

廿四

也故假此爲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頒秋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爲之辭耳先生省耕斂而爲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以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是爲不善今也無問其欲否而頒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則以刑法加焉周

官之意果如是乎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吏官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育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管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由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官官所爲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爲甚使其器用一

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爲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貴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數付有司爲之以進庶幾官官不得容其姦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已則不信以待

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徵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

爲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爲不足學而不學者矣若諸侯之禮是也未有當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爲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爲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爲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

龜山語錄卷一

廿一

黃

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證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鑿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子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

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如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龜山語錄卷一

廿二

黃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一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二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
人才命為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
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
則更屬他中書舍人為之命以給事中或有
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
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
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為之其
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勅取法當執奏
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

龜山語錄卷二

一

吳

輩得為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辨明則知今
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
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
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
諫法度何憂不修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
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
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
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又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
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

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為
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
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
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亦或屢中若不任理
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
事即揣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
矣謂之不聰明可也

三

龜山語錄卷二

二

六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
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
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
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
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襖飲詩云未
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
花一片飛何其濃厚也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
非也矢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
以是問常棣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

視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以爲君言之也爲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與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爲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折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蒸民

六龜詩錄卷二

三四

呂

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謝安展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史於此亦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在謝安固不足怪然展齒必不爲一時違遽而致折也

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爲君子曰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焉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

三州

六龜山語錄卷三

四四

呂

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介不妄予亦不妄取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諂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爲其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爲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爲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夫營之先

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
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修靡未聞其毀乃
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
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
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
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爲士子
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
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
子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
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
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
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
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
之爲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
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耳餘之交相責之深相知之淺耳故不終

知合内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
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
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
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

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爲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
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
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
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
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
是特見後世爲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

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
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未之者其意欲民還
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
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
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
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
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唯不可去
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

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行則行仁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為能與於此此為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為周公之事其不為之乎可為而不為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又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闕一不可今曰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矣然則謂精神鬼魄意為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豕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醢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為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己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

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曾者學道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嘗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子以其 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

三十四

龜山語錄卷二

九

九

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為邦者惟顏子一人其他敢為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為失言於曾子為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猶以為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耶學有所患在

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父父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動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

三十七

龜山語錄卷二

十

九

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陰府見主吏謂之曰君祿未盡他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年厚之一生雖一杯飯亦必

先減而後食其餘奉養皆不敢過故身為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貴人相高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顧吾所得為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衰却難曰其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

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其嘗謂說易須髮髯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牆有茨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深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人莫之知而密為之然終不能掩密為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能掩蓋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其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

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猶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為別嫌明微也閔二年書鄭棄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

三十九 龜山詩錄卷一 十三

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眾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立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

取

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為相其道蓋行乎當年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

三十九 龜山詩錄卷一 十四

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為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

兮美目眇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荅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其平生爲學亦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忌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

以爲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喪在他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暮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爲定論揚雄作太元淮易此最爲証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母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亦當如此大槩必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爲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况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

聖人則一物不留於曾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為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揚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為不知聖人論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亦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自侍下來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上下宜無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修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况又成王幼冲泣

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寬陸夫夫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如往年靖州之師其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得自靖為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舞干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父為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亦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

委曲如度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亦可乎
曰然

問舜之時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
獨推皋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
治故也禹摠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
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皋陶蠻
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
爲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
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
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而
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
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
行德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壑遇於一哀而出涕遂說
驂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
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而不與
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
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驂之禮所
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子天喪子則其存

亡與之爲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
其於此奚以文爲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
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
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
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
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
它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
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
蓋志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
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
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
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
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
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
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

為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為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為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唯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愧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不能防閑其母刺莊

公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甚矣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如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為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為

良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
良又曰成言乎良良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
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良
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
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
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
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
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

三十一

龍巖叢書

五十五

陳

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
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懼恐懼好樂憂患一毫
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
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
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
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
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
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
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
深達乎此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耶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
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
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
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
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
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
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
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欽若昊天之事然
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

三十四

龍巖叢書

三十六

陳

未易見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
聖人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
識別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
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
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
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爲據蓋孔子不存
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
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
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

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
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盟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
而已有孚顛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
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
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
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
既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
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
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

二簋可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又云古
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
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
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
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天德
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為繁文末節者偽而
已故老子絕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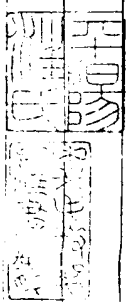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

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
焉

棠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
友也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
以孝友睦婣任恤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
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
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

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
仁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
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
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二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三

餘杭所聞

揚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為道初不為致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他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勝也而記稱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

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襄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

龜山語錄三

三

仁

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垢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為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北軍而入也號於眾曰為劉氏者左袒此最為無謀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眾心皆為

之右袒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亦不能決勝矣豈不危乎曰勃湏知眾皆為劉氏故為此說曰既知其為劉氏則此說尤為贅語為勃之計但當問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亦無智略庸謬人耳方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為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可笑也後之人

龜山語錄三

四

仁

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亦可謂幸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

權謀戰國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
乃君子人其他少有可取者又言班固稱高
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平然安劉氏者必
勃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其父王陵一
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亦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
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
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
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
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為先縱得
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
救時據其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
右壞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
英宗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曰臺諫有
合理會事却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
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
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
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

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辨山陵事
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
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 仁宗時或勸云
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
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
福威歸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
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
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今宰相行
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
於是改之為易矣據 仁宗識慮如此天下
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董流雖位
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牢籠人者殊為失
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
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
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
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
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第廩部者對飲廩部

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
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
不動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
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
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
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
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
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
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

龜山語錄卷三

十一

吳文

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
已操縱予奪揔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
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
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错決撻了人古人
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
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
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
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而不
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
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買鹽勸誘

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
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
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
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
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求叔却言
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求叔論列是非利害
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
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
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
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
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三十一

龜山語錄卷三

八

吳文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
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
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

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
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
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
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
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
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孟子曰五霸
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今蘇州朱冲
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
甚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衆
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爲其意正在

龍山語錄卷三

九

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
仲尼之門無道相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
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
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
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人若
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
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爲
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
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其
不得但如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

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
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喜亦不教
人怒

瑩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爲其橋得
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却如何亦偏多載了據
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
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
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
調和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揔腦便休亦
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

龍山語錄卷三

十

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字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
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
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
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況上有繼述之意
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爲邪說以
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恠矣夫繼
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
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至周公則更而
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

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欲天下國家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為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為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年海內安樂其法度豈皆不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為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妨嫌若吾輩在朝廷湏是如此說始得其

聽不聽則其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即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神考處若下注脚儘做得謗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注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真欲人之謗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

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
何足爲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
在豈容小己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
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爲人子孫豈不欲聖賢
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
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
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
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
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迹罪之如
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
論事今乃以爲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
須當理會令分明今反謂他門亦嘗謗訕不
唯效尤兼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
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
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
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
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
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之

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
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
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
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
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
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
之能朝諸侯一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
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
奮乎百世之上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
爲之時人固已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其效宜如何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耻過
作非也此爲萬世之害今太廟却閉了只嚴
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
孫通也豈不過乎

母意只是去私意若誠意則不可去也重見
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
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

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號鳴爲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爲命乎以命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唯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龜山語錄卷三 官自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爲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况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

龜山語錄卷三 一六

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配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程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

龜山錄卷三

十七

智

亦當敬耶正叔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

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爲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寡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年五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年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爲甚若只許土着人就本貫收養亦易爲檢察而其弊減矣

三十一

龜山錄卷三

十八

智

因看合浦論無爲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
同處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潭州紹聖間
所定皆出公之手又言吏有祿本要養其廉
耻及不廉故可從而責之此爲待之盡然亦
須養得過方得若養他不過不如勿給徒費
財耳何則彼爲吏於此蓋欲以活父母妻子
故爲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

其受賕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
二千則法吏之祿為過於法官又常平吏人
月給六千此乃可責之以不受賕其餘千錢
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尚不足安能活其家
則其勢瀆至乞覓如必若法司常平吏人重
其祿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祿亦有
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祿皆
不減十千彼有何事繁難作何情弊而可以
當此祿乎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論之宜其

以為虛文而莫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

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

奉行朝廷之意而已若皆守法則法亦自足

以致治且如役法者長許募而不許差輒差

者徒二年然法當募上戶其備二千錢

此餘杭所定豈有上戶肯利若干錢而願役於官

乎上戶不願則其勢瀆至強使為之是名募

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日近買翎毛郡不
敷諸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配故也然翎
毛非人所常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

龜山語錄卷三

二十九

呂文

之催人以其所收藏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

依法行遣安得辦集其勢亦瀆至抑配是名

和買而實抑配也如此者皆法之不可行者

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已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

之所以行也今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

側不得故易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忍

行法必宛轉為犯者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

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

之是非為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

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

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

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
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
伯淳云詩稱周公孫碩膚赤鳥几几聖人
蓋如是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壘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

龜山語錄卷三

二十九

呂文

不為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赴於魯縣子謂繆公哭之而曰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間不出竟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赴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昏為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赴告非禮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

三十一世

龜山語錄卷三

二十一

既覽

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因見王逢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他日嘗曰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着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官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為他官逃此之彼彼亦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為晚又言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相雕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相雕之難是亦天也相雕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為臧倉所毀不遇於魯侯而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

三十一世

龜山語錄卷三

三十一

既覽

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用讎也不得不用
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之矣曰列
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爲於清貞
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爲
得計以堯舜桀紂之事爲不足較茲豈非其
過乎曰其過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
中矣然則彼亦豈得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
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

龜谷錄卷三 二十三

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
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
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道而對
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
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
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爲儀秦
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
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
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
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
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
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
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
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
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
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髮髯相似何也以彼於
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
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
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
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
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龜谷錄卷三 二十四

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
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
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
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
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

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睢鳩為何物知睢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閑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閑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龜山詩錄卷三

三五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

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平其民可也豈容如此兼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眾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效

龜山詩錄卷三

三六

言朱公揆上殿神考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便爲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爲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爲逗留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其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爲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

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其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能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

取然以爲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

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扼之其制之於漸乎蓋
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
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
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
壞之耶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
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三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四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荆公荆公即時賜將山僧寺為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為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雖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

三十

願藏之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

意其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君苟利於

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為言

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

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以利言則禍患

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

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

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

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

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 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醜其語有

三十七

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 真宗令宮中錄

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

在爭財其實無他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

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乘輿之

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

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

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 真宗時監司有

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

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

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為文章然似此語

言萬世可傳誦也

謂揚子雲作太元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

三十一

龜山語錄卷四

三

范

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

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肯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為常有疑焉故問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他

三十一

龜山語錄卷四

四

范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曾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管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真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他處

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為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為政於魯孟子聞之為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為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懇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蓋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為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貌恭而已

三十一
龜山語錄卷四

五

吳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而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為事而無致君行道之心誰與為治此所以亂

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之自誓不嫁為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為不義可知取此則去彼矣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恒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三十一

龜山語錄卷四

五

吳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

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叟殺人皋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性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

龜山語錄卷四

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為政曰書云毋忿疾于頑若忿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

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金滕之事有之然其間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且多才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龜山語錄卷四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遊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

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如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說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爲說左傳曾道來後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卜年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爲無不載者若鼎之爲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莫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

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爲備如丘明之說畧無毫髮相類而况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微者皆不可爲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靜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爲此論至今人以爲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爲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務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

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勵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直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才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

南都所聞已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太甚才被看破手足俱露是其模樣言季常曾問揚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他取揚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偽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踈闊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偽為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耶所謂門莫是學易自
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
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
者只為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
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
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
謂乾坤為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
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
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
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
闔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
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為天神應
之為乾重濁者下為地神應之為坤似此解
釋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識他根本
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
求張橫渠於正蒙中曾畧說破云乾坤之闔
闢出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微言不能及此其
舊曾作明道哀辭云通闔闢於一息耶尸者
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

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
見問終說不到如其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
從可其常疑定夫學易亦恐出他荆公未得
荆公於易只是理會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
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易不比他經須
心通始得如龔深父說易元無所見可憐一
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
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
何也曰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本根須是
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又云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
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地即輕清重
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
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
形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
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變化神之所為也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
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
見焉因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則神之
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張橫渠深闢老子有無之論莫有見於此否曰然才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聖人只說易最為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某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

龜山語錄卷四

十一

讀書直是不草草他議論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養而無害為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正叔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他門說話須是與他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不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

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而困則彼不為用矣其勢須至於誅殛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能全身者蓋以此其舊作十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為不然人人說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龜山語錄卷四

十一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悟但以力弱被王鳳才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竟終被禍人君如此誰敢與他放脚手做事

正叔在經筵潞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他他又多忤人所以後來謗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

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

即所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令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義至如此其君狡童碩鼠則已其其說如何曰此理舊疑來因學春秋遂知其意春

龍山語錄卷四

十七

四

秋書突之奔及其歸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人之視忽如此尚誰以為君若猶以為君則比之狡童誠不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獨夫

學者若不以為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一

無適之謂一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須當以

龍山語錄卷四

十八

四

尹氏為正此所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荊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

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眾義如何曰易卦用字有如此者有不如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為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

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為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毗陵所聞 辛卯七月十一日自沙縣來至十月去

劉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神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

龍溪錄卷四

十九

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藝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為累於利而可乎

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

龍溪錄卷四

二十一

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入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况不為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爲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

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爲戒不幸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二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官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真箇不去得他人到此須容情與他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他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他

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揚子言和同

龜山語錄四

二十一

本

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

爲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

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惚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荆公蓋不知此

蕭山所聞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疊疊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

龜山語錄四

二十二

本

之者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爲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爲秋冬固不可爲夏其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成此道除是

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他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却不如此問明道說曰只其所著新義以忠恕為曾子所以告門人便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為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為者乃是參彼己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

從容中道縱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便是用處曰用智莫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却是以智為妙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佗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則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為不可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為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

蓋所以爲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爲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惟恐不作作則即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啐啄同時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文故文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爲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己也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

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恤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恠然亦湏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爲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爲苟去乃所謂遲遲若他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他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語不契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達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

人做了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四終

龜山語錄卷四

二二七

餘

龜山楊先生語錄後錄上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

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

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伊川荅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

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見祁寬所記尹公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

定夫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蔡語錄

心批三

一六

官

龜山楊先生語錄後錄上

龜山楊先生語錄後錄下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真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執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數其說一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承卒兆裔夷之禍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饗雖當時餘黨猶駭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

三州四

李

中輿論議一正到于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韋布之士知所尊仰而况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其可闕乎瀏陽貫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為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德於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年建安章才邵來為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責公舊所為飛鴻潛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

又六年貽書俾熹記之熹生晚識陋何足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為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為一卅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表而出之庶幾慕用之萬一云爾

飛鴻閣畫像記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喜怒哀樂未發龜山敬而無失之說甚好

龜山後錄下

二

何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去小人亦不可驟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風烈之時

又言龜山先生年少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其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

龜山往來大學過廬山見常總總亦南劍人也與龜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定得其說於龜山至今諸胡謂本然之善不

與惡對與惡為對者又別有一善常總之言
初未為失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
惡來人自去壞了便是惡既有惡便與善為
對今他却說有不與惡對底善又有與惡對
底善如近年郭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識上
面書一圈子寫性善字從此牽下兩邊有善
有惡或云恐文定當來未甚有差後來傳襲
節次訛舛曰看他說善者贊美之詞不與惡
對已自差異

理不外物若以物便為道則不可如龜山云寒

楊龜山後錄

三

共

衣饑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
哉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恁地說却有病物
只是物所以為物之理乃道也

龜山言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
是無人欲不必如此立說胡子知言云大理
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自是他全錯
看了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螻蛄高抑崇相
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

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對曰仁人曰
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
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云此特見其非
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罔罟
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厨不暴殄天
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劉器之楊龜山龜山之出
時已七十歲却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却是
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
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

楊龜山後錄

四

共

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麼
人曰緣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公知有
山林之人可見告他便說其只知鄉人鼓山
下張鬻字素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間子姪
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即以告張張即
從之及教其子姪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
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
子弟駭愕即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
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
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

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勢只得且收舉不賢人出以為緩急倚仗耳即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曾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謂此張後為某州縣丞到任即知虜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為造舡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

楊龜山後錄

五

五

帥憲即辟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人大恐他即告諭安存之即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為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三替逐替燕窩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即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即厚勞之忽令執兵只今執長鎗懸白旗令見葉鐵即以白旗指向之眾人上了弩即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其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却得都統之方放賊之叔父

以成反間

論及龜山先生曰龜山彈蔡京也是只不迅速林擇之曰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先生曰也不干晚出事若出來做得事也無妨他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平常處看得好緊要處却放緩了做事都渙散無倫理將樂人性急龜率龜山却恁寬平此是間出然其麓率龜依舊有土風在

楊龜山後錄

六

或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不知當時事勢如何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神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又如何耳問龜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得出如何當初若能有所建明而出則勝於不出曰渠用蔡攸薦亦未是曰亦不妨但當時

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只是出得
來不濟事耳觀渠為諫官將去猶惓惓於一
對已而不得對及觀其所言第一正心誠意
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會東南綱運當
時宰執皆庸繆之流待亦不可不待亦不可
不告以窮理而告以正心誠意賊在城外道
途正梗縱有東南綱運安能達所謂雖有粟
安得而食諸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著數
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些人笑儒者以為不
足用正坐此耳問圍城時李伯紀如何曰當
時不使他更誰使士氣至此蕭索無餘他人
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顧死且得倚仗之
問姚平仲劫寨事是誰發曰人皆歸罪伯紀
此乃是平仲之謀姚种皆西方將家師道已
立功平仲恥之故欲以奇功取勝之却不勝
欽廟親批令伯紀策應或云當時若再劫可
勝但無人敢主張問种師中河東之死或者
亦歸罪伯紀曰不然嘗親見一將官說師中
之敗乃是為流矢所中非戰敗渠親見之甚
可怪如种師道方為樞密朝廷倚重遽死此

留山後錄

七

亦是氣數伯紀管 御營 欽廟授以空名
告身自觀祭使以下使之自補師道只用一
二小使臣誥 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漸不
可長及遣救河東伯紀度勢不可辭不行
御批云身為大臣遷延避事是時許崧老為
右丞與伯紀善書杜郵二字與之伯紀悟遂
行當危急時反為姦臣所使豈能做事問种
師道果可依仗否曰師道為人口訥語言不
能出上問和親曰臣執干戈以衛社稷不知
其他遂去不能反覆力執大抵是時在上者
無定說朝變多改縱有好人亦做不得事
道夫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詬罵果有之否曰
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饗天子且
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
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
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
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
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
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
極好

龜山後錄

八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公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觀人自不信坐客問龜山先生立朝事先生曰胡文定論得好朝廷若委其元忠輩推行其說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狼狽然當時國勢已如此虜初退後便須急急理會如救焚拯溺諸公今日論蔡京明日論王黼當時發黨各已行遣了只管理會不休擔閣了日子如吳元忠李伯紀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庇只管喫議論龜山亦被孫觀輩害擾

龜山銘誌不載高麗事他引歐公作梅聖俞墓誌不載布文詩事辨得甚好孰能識軍中之狀意欲施事見韓詩外傳

伯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龜山先生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

龜山與廖尚書說義利事廖云義利却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為義也後來

被召主和議果如龜山說廖初舉鄭厚與某人可見其賢此二人二人皆要恐脫主和議及廖被召却不問此二人却去葉孝先商量及為中丞又薦鄭觀然廖終與秦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別義利之分亦是平時講之不熟也鄭博士其舊見之年七十餘云嘗見上蔡先生先人甚敬之

國說胡程德輝所著文字問德輝何如人曰先友也晉陵人曾從龜山游故所記多龜山說話能詩文墨隸皆精好嘗見先人館中唱和

一卷惟胡詩特佳趙簡公當國與張嶠巨山同為史官及趙公去位張魏公獨相以為元祐未必全是熙豐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二人為史官胡張所修史皆標出欲改之胡張遂求去及忠簡再入相遂去何李依舊用胡張為史官成書奏上弄得都成私意

龜山雜傳是讀多少文字

龜山楊先生語錄後錄下

後學天台吳堅
刊于福建漕治



士



正統戊辰仲夏在全谿義塾重校



先聖大訓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先王之道至周室東遷而後漸毀壞無餘故夫子有乾坤幾熄之歎官師失職講學風起禮失求之野聖人豈得已哉夫子所修訂七十子所傳播一亂于諸子之邪說再燬于秦火之一炬自始皇三十四年燒禁詩書百家語直至漢孝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數十年間天下幾于無書又豈止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哉至于文景之世書始稍稍出齊魯古文論語遂傳于世微言大義可得而聞然今世所行皆魯論三書篇

先聖天訓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第弗同而問王知道今皆無傳以此證之聖言亡逸者多矣即家語戴記諸書所載固未必備也且亦不能無屏亂故欲輯錄夫子言行爲專書大非易事宋楊慈湖先生嘗輯先聖大訓五十五篇漢人本以傳視論語今若以論語爲內傳此書爲外傳則夫子之言行亦可謂略備矣嗚呼世變今益異于古風俗敗而情欲肆一切取恣意相臨相劫詭詐爭殺禍之所極如洪水猛獸而莫之禦焉雖然人同此心同此理有聖人者出正人心維風俗既使大原大本昭然不沒于天壤之間然後

撥亂而反之正則亦須與間事耳子思子以非聖無親爲大亂之道且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又安得家說戶曉盡人而讀此書尊崇信守寢以化被其于世道豈小補哉是尤刊之者之意也民國二十年八月後學張壽鏞

序

先聖天訓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庫全書提要

先聖大訓六卷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編蒐輯孔子遺言
排比成五十五編而各為之註錢時作簡行狀曰其歸
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始
取先聖大訓閒見諸雜說中者刊謗別誣萃成六卷而
為之解即此書也簡之學出陸九淵其嘉泰二年擬陛
辭劄子稱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
勿益自然無所不照嘉定二年面對稱舜曰道心明心

先聖大訓 提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案此據孔叢子之文其
實尚書大傳先有此言
不云孔子偽撰孔叢子者剽劉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
其文駕言先聖耳謹附訂於此
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無思無為而
萬物畢照考其立言宗旨已開新會餘姚之派故註是
書往往借以抒發心學未免有所牽附然秦漢以來百
家詭激之談緯候怪誕之說無一不依託先聖為重龐
雜蕪穢害道滋深學者愛博嗜奇不能一一決擇也簡
此書削除偽妄而取其精純刊落瑣屑而存其正大
其間字句異同文義舛互亦皆參訂斟酌歸於一是較

之薛據集語頗為典核求洙泗之遺文者固當以是為
驪淵矣

先聖大訓 提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宋大儒楊慈湖先生纂集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見於家語庸孟禮記大小戴記者悉為採集編次而註之凡六卷五十五篇原刻久燼鮮得而傳往得之吾友俞仲濟仲濟得之焦弱侯太史會軫出守明州表章鄉先正乃守土者之責謀之仲濟復以精校善本見示因捐俸付剞劂人將歸楊氏子孫守之而慈令君陳玄素忻然助成願軫於先生之學未之能窺也蓋先生之言曰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

先聖大訓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觀經史旨哉乎其言之也後世九家興二氏熾各以其浮華小辨爭鳴於世或偏焉而不該或駁焉而不純譬之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羣星列宿各有所屬而不能如日月之經天故非聖之書不可以輕游目也我朝屈眾說尊六經獨以表章孔聖為主絜載功令凡二百五十年來上以享重熙累洽之運而下以顯宗工鉅儒經緯天地之業間有信口而背傳記師心而非往古者即三尺童子皆能搖筆而議之蓋先聖之澤其淪肌入髓一至於此論語孝經易春秋詎有以遺書

為恨然得大訓而後孔子之精微始全精金美玉一不為少布帛菽粟百不為多此書非特先聖之功臣抑亦後學之導師矣或云禮記大小戴半出漢儒未必盡由聖訓夫禮失而求之野聖言不猶愈於野乎信而傳之不猶愈於疑而廢之乎識大識小若存若亡微言絕學所存幾何而忍使之散漫而無所統哉吾朝有皇明寶訓凡祖宗語無一不書今慈湖有先聖大訓凡宣師語無一不備得寶訓而治統明得大訓而道統著此於經世功相表裏非小補也故薰沐而敘之以志幸云皇明萬曆乙卯夏日雲間後學張翼軫宿父甫拜手謹書

先聖大訓序

一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宋實謨閣學士楊公敬仲生與紫陽同時紫陽嘗稱其學有爲己功夫一時學者師宗之尊爲慈湖先生蓋先生慈人也歿而崇祀於鄉俎豆沿今不廢柱承學未窺大道幸叨慈令甫視篆卽攝衣冠謁祠再拜肅瞻遺像已乃獲先生纂註先聖大訓讀之卒業作而歎曰懿哉是編眞聖經之羽翼而紫陽氏之同調也夫聖言若化工然一元渾淪七政旁洽而後晦明闢闢條理不亂而化工成聖人之道廣大精微猶是也窮聖道者致廣大

先聖大訓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精微止矣論語一書於凡三才之綱領萬化之權輿約其歸趣要言不煩令人咀之有餘味而遵之莫竟其途轍自得紫陽傳註而微言炳於日星萬古不爲長夜紫陽固聖道之功臣也若夫列國之咨諏門弟子之問難條分縷析義精旨微固卽廣大中之悉備而散見於家語戴記諸書者惟慈湖先生爲之訂其同異彙爲大訓一編時出獨解詮釋之奧衍宏深洵足羽翼聖真以絜紫陽幾相亞者儻謂論語之外無庸演繹遂與驗商羊識萍實遺沙上之識發鍾離之筭諸窈渺不經之譚

同類而共棄可乎是編刻燬久矣寧郡前守雲間張公購善本將去郡時捐俸付梓以嘉惠四方語云善道者不勦說以立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先生有焉又云篤古者辨乎志尚友者存乎識張公有焉公治郡多惠政既去而士民懷之是編梓於舊治且可以當甘棠之愛也郡庠鄭生光弼好古士也實董梓事以公命來索序柱下吏不敢辭敬以卮言附公之後萬曆乙卯季秋上澣之日吳門後學陳其柱薰沐拜書

先聖大訓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序

世稱先聖謂孔子簡祇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間見於雜說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大同昏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靚無覩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於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非義也是用參證羣記聚為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隱庶乎不至滋人心之惑非敢以是為確也敬俟哲人審訂胥正

先聖大訓 自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州楊簡敬仲書

先聖大訓目錄

卷第一

蜡賓第一 哀公問第二

哀公問禮第三 五儀第四

孔子燕居第五 孔子閒居第六

入其第七 哀公問取人第八

哀公問政第九

卷第二

問冠第十 廟制第十一

先聖大訓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子問第十二 檀弓第十三

周公第十四 言樂第十五

少連第十六

卷第三

主言第十七 君子第十八

中庸第十九 隱而第二十

入官第二十一 定公問郊第二十二

喪禮第二十三 問康子疾第二十四

子產第二十五 齊景公第二十六

中都宰第二十七

卷第四

始誅第二十八

五刑第二十九

仲弓第三十

樂山第三十一

千乘第三十二

四代第三十三

虞戴德第三十四

誥志第三十五

卷第五

小辨第三十六

用兵第三十七

少問第三十八

適周第三十九

先聖大訓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管仲第四十

知者第四十一

斷獄第四十二

讀史第四十三

自吾第四十四

讀詩第四十五

臣諫第四十六

卷第六

子路問第四十七

中人第四十八

晏子第四十九

顏子第五十

楚昭第五十一

五帝第五十二

命性第五十三

孔文子第五十四

寬猛第五十五

先聖大訓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聖大訓卷之一

宋慈溪楊 簡敬仲輯

蜡賓第一

小戴記家語並名此篇曰禮運此名學者所加非聖人本言蓋謂禮其迹爾必有妙者運之不悟道實無二孔子言禮本大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列為鬼神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又言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皆謂名殊而實一道無精粗今名蜡賓庶不分裂害道

先聖大訓 卷一

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蜡音

小戴記於是曰仲尼之歎蓋歎魯也殊為害道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心即道其言亦無非道舉六合通萬古一而已矣無他物也喟然而歎歎道之不行也後雖言魯之郊禘非禮亦所以明道也為道而歎非為魯而歎小戴不知聖人之心今無取取家語所載

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言偃字子游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

三代之英巨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志願也家語誤以為記不承上文家語多誤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堯舜與賢不與子公也諸侯大夫亦然

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

先聖大訓 卷一

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非謂禹湯武王也禹薦益於天湯未必不授伊尹武王未必不授周公蜀先主尚能屬之諸葛孔明而況於三代之英乎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不曰夏王啟其以不能遜于益而致有扈之戰故貶歟下言禹湯文武由此而選明其特異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常家語人作夫小戴記常作禮

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

自天下爲家以來風俗寢不如古故禮制益立以防民之非聖王制禮皆因人心著其本義紀言其詳矣以其有不正不篤不睦不利者故立禮以正之篤之睦之和之以人欲滋熾故制度滋設以侵爭者眾故立田里以息爭

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侵爭不已必有殺伐故勇能去害知能見幾者見謂賢至于以功爲己不及彼則私矣

禹湯文武周公成王由此而選

先聖大訓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小戴記有也字而作其今從家語以小戴記文勝失

真後同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爲殃是謂小康

禮而著其人心之本義則禮非虛文皆道心之正用又考察其忠信則禮出於誠而非僞其過失違禮不義不誠則著之謂懲之刑罰之其有仁者則儀刑之使居位爲則於民使民有所懲而不爲非有所慕而

歸於正又自其闡發諸朝廷以達於閭里冠婚喪祭賓射田狩軍旅所講之事無非禮讓以示其民有常而無改純而不雜如有不由此者雖居位勢必去之眾咸以爲殃禍至是道亦明矣亦可謂治矣雖不及大同之世亦謂小康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相視也遘疾也視鼠猶有儀體鼠有能拱者人無禮

先聖大訓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則不如鼠何不速死言生不如死人心惡無禮如此則失禮者誠有死之理孔子以明禮之急禮卽天之道人性之所同有情動於邪始失本有之正故先王治之使復其正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必者確定無疑之辭人深疑禮無與乎天地故孔子爲必定之辭痛掃其疑禮者乃道之見於品節文爲之名卽道也故天地鬼神無所不通曰本於天殺雜

於地列於鬼神孔子以爲必然洞見六合之間無二道也是道之清明健行不息名曰天是道之化生萬物殺雜名曰地是道之變化感應不測名曰鬼神是道之見諸人事名曰喪祭射御冠婚朝聘其爲道一也庸眾以喪祭射御冠婚朝聘爲粗近以天地鬼神爲幽遠失其所自有者矣失其道矣禮者人心之所自有聖人因其所自有而還以示之故人心默感而化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

先聖大訓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杞夏后氏之後徵驗也無所考證惟得夏時之書今存者亦有小正見大戴記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宋殷之後坤乾熊氏云殷易以坤爲首周官大小卜筮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康成云殷坤乾之書其存者有歸藏據康成此言則坤乾之書不止於歸藏豈康成不審其詳而姑爲疑辭歟杜子春云連山亦戲歸

藏黃帝其以殷人用之故曰殷易歟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事有等倫義無不通一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

家語捭作擘

汗尊而抔飲奠

桴而土鼓猶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鄭康成云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

而食之今北狄猶然汗尊盤池爲尊也抔飲手淘之

也搏土爲桴築土爲鼓孔穎達云築地以當鼓節臯

氏云桴擊鼓之物杜註周禮籥章云以瓦爲匡不須

先聖大訓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築土實塊也以實音之誤歟小戴記猶下有若字家

語無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

苴或爲俎臯發聲招之於上飯含也腥謂珠貝歟謂

奠饌歟苴包也取遺奠有苴歟然朝夕奠其薦熟久

矣

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魂氣則上

小戴記魂作知未安魂者凡眾之通稱知則神聖同

之清明無所不通無所不在何止於在上今從家語

正魂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已上皆從古初則然

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鄭康成云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王肅云掘

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謂橧在樹曰巢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內飲其血茹其毛未有

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

鄭康成云孰治萬物世本云燧人出火鄭六藝論云

先聖大訓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納圖刊本

燧人在伏羲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廣雅云一紀二

十六萬七千年後聖修之其利用備

範金合土

家語作範範金謂鑄金於模範之中而成利用合土

燒成器用瓦飯甑及甗大之屬

以為臺榭宮室牖戶

爾雅釋宮無室曰榭四方高曰臺然則臺者巧於榭

巢榭則屋之惟無室爾至於宮室牖戶則詳備矣

以炮以燔以亨以炙

鄭康成謂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亨煮之鑊也炙

貫之火上家語亨作煮

以為醴酪

鄭康成云烝釀之也酪酢馘王肅云醴醴酒酪漿酢

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

其朔

朔猶初也後聖修火利為宮室為醴酪治麻絲雖不

同古初而養生送死事鬼神上帝則從其初矣

先聖大訓 卷一

八 四明叢書

納圖刊本

儀禮有玄酒無明水周禮無玄酒有明水然則明水

即玄酒歟孔穎達云玄酒謂水也大古知飲水而已

後世始造酒逐於味矣聖王不忘古始尊玄酒於室

置醴醴於外澄酒於下深賤逐味之去道遠也周禮

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

沈齊二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周禮之泛

齊其古禮歟曲禮稷曰明粢江東呼粟為粢而鄭康

成讀粢為齊引周禮五齊為證鄭說未安孔子曰黍

可為酒禾為醴也古先以黍為醴醴故尚之在戶後

9 1001

218

又以稷爲醴故次之在堂本草粟米在中品稷米在下品則粟與稷二物矣本草唐註云本草有稷不再
稷稷卽稷也今觀粟稷相似惟稷大而粟小

陳其犧牲備其醴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天人懸二道同于一正
作其祝號

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祗號四

先聖天訓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牲號五曰齎號六曰幣號

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殺與其越席越音活字書作

越春秋傳大路越疏布以冪衣其淅帛鄭康成王肅皆服醴醢以獻醴醢雖不如古之玄酒然後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

嘉者敬愛之謂

是謂合莫

與冥莫合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鉶羹

薦孰則體解說文簠黍稷圓器也簋黍稷方器也從竹則知古以竹爲之以更以木矣鉶器也或作鉶實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家語自言偃問夫子之極言禮至是乃再請問禮詳觀上下文不類今從小戴記特牲饋食禮祝東面告利成少牢饋食禮尸命祝嘏主人是祝亦以慈告然則此惟言大略歟抑此言君禮故異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先聖天訓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家語於是有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簡觀上言魯之郊禘非禮殆後人誤加小戴記無此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大假

假嘏字之訛曾子問不旅不假亦謂嘏也古書之傳

訛若此類多家語作大嘉

今使祝嘏亂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

此從家語文小戴記作辭說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命已失其常而魯君又因緣僭郊禘祝嘏之說初以不安而隱藏

是謂幽國醜犇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鄭康成云僭禮之君也醜犇先王之爵也惟天子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魯僭用醜犇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先聖大訓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魯君僭故其臣亦僭周禮司服卿大夫得服玄冕士得服皮弁而此謂非禮者其以僭驚冕或衮冕不敢明言歟季康子朝服以編曾子問曰禮乎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然則皮弁亦有僭者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與子游私言故直指魯君大夫之非非言於廣眾也亦并言當時之大夫僭管仲官事不攝孔子謂不儉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凡家

造祭器為先然則祭器可造而不可備與曲禮雜後世之文家語造祭器或後世之禮歟周禮闕其祭器州其寶器鄉其吉凶禮樂之器鄉有大夫州黨皆有大夫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家語臣與君其國有三年之喪者期不使則無以衰裳入朝者矣并及新婚者以本禮同條故因及之禮

先聖大訓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門脫衰齊者敬君也而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豈獨此時為可而常事則不可歟抑公門脫衰禮之常士衰禮不復別言歟其成服杖拜君命者不於朝歟臣與僕雜居齊齒不分尊卑不尊公卑家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言其有以處之而已非必任之以政也默譏魯任三桓以政失制度故亂其國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誨

此總言上之人先亂其禮制故亂從之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君得禮則得其柄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且子孫惟當有以處之養之不可以私愛而任之以政其始甚微至末流則不可救矣敬鬼神足以感人之敬心敬

先聖大訓 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則治慢則亂禮卽心心卽道卽大一卽天清明無所不照考制度則是非自明至靜常明曰仁其間固自有別等殺曰義其間亦自有別家語作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傲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傲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倍背也音同而字訛大臣公然背畔小臣則竊有妄作一失正禮庶事皆亂刑亂而過於嚴肅俗愈亂而

傲法失其常禮亂其列士當任事今不安分故廢職不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惟天生民有欲無禮則亂而君據其崇高富貴豈不危哉漢高觀秦皇帝喟然而歎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此乃生於秦焚詩書棄禮樂人欲肆行而不已故至此也惟禮行義明人心安於禮義惟有尊君敬上之心無犯分干正之意故聖人謂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政卽禮周以禮廢故衰魯以禮廢故亂

先聖大訓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郊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教地

此據家語小戴記郊作殺教亦作殺未安郊以祀天明有尊也社以祀地明有敬也王者行尊敬之禮于上而天下皆尊敬矣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惟上有以感動之則下默然而應矣此非王者之私術也此天下之大義也自郊而始皆天命也命降于社又因地以致教天命卽天道三才之道一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親親之道仁也禮節之制義也

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天地祖廟之禮人心斷斷不能自己者至于山川之祀乃作而為之敬心之廣也故曰興作至于五祀詳矣故言制度皆天命也天命人心名異道同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孔子憫衰周之際人君廢禮以危其身故此發藏身之義非聖人私其身而為是術也遵道而行參於天地並於鬼神言其與天地鬼神為一以是而治政也

先聖大訓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處其所存尊尊卑卑各安其義有序而不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中正之音足以感民善心民安其禮而至於樂焉則治矣禮樂刑政一道而四達也

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人所養非養人者也

易曰觀民書曰養民而此曰君者非明人非養人何也此明乎君道也人君清明在躬無所不照中心無為而人民皆視上之所好惡而從之矣君失其清明

無為而汲汲乎外則反不能觀民養民矣清明照臨自能觀養聖言當通其旨

人所事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人心安於禮義其有義在於死則愛死義不在於生則患生以此甚難以明人心之安義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先聖大訓卷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得行其道則去位何至于死然禮有變焉義有不得而去至於亂不可救而至于死故曰變

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

鄭康成云耐古能字家語作能簡疑方音有以能為耐者能耐音近同母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禮者天下之大順人心之所同有因其所同有順以道之故翕然順聽如一家如一人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心之惡者於禮必不能行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

先聖大訓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用家語小戴記作秀氣夫人與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一體殊名人形則小其性則無限量古志有云生

天生地易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天地施生之德陰

陽交合之妙鬼神感通之會五行參錯之秀無二道

也無二物也故歸妹天地之大義哀樂相生不可得

而見不可得而聞此皆孔子之言可以證吾心之同

然人皆有此至廣至大至神至明之性而自不知不

信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即三五之數有以驗月者

五行和而後生聖人於是明天地陰陽日月星辰四

時五行一氣通融因人心疑其殊異不一故指其事

實以驗其一

五行之動其相竭也

小戴記其作迭迭有異義其有同義故從家語作其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

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

衣還相為主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

先聖大訓卷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至哉聖言其循循善誘善啟道人心如此將發揮人

與天地陰陽五行本一之妙故言天陽地陰同播五

行於四時則天地一矣五行和而後月生即三五十

五之數證月即五行之和則五行與月又一矣木氣

動則水氣竭盡火氣動則木氣竭盡五行雖相竭而

回旋無窮則知實不竭盡繼言五行四時十二月還

相為本則五行未始不一而四時十二月亦一矣又

推之於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則五聲六律十

二管又一矣又推之於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則五味六和十二食又一矣又推之於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則五色六章十二衣又一矣又言人者天地之心則古志所云生天地於是益信矣人者五行之端端猶本也自天地由我以生而況於五行乎繼言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則人又與五聲六律十二管五味六和十二食五色六章十二衣通合而爲一矣此皆助明乎一循循漸誘至於此自此而推則萬殊無不通一嗚呼人自生而執如此者爲我

先聖大訓 卷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此者爲物如此者爲天爲地自此紛然牢不可解不悟吾心之本無際畔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人物萬化萬事萬理通一無二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鄭康成云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事更相爲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漢元帝使韋玄成等親試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六十律相生

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王肅云十二食十二月之食考工記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攷此則五色青赤白黑黃加玄而爲六章歟十二衣諸儒皆無說孔穎達云似月別衣食

先聖大訓 卷一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天地爲我之本體則其中之萬物盡舉之矣其作則治政則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觀此則周官之所以維持化育於覆載之內者可知矣烏獸魚鼈咸若斧斤以時入山林仁及艸木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德澤矣

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

萬化萬慮非陰即陽

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

四時各有可舉之事勸諭趨赴柄者執以用物此使人趨事如之

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

考口之運而昏且之中星寢移如月令所紀紀時益

詳隨時趨事事可敘列矣至於積日紀事則人事益

有敘列月生與日異行積二十九日半有奇復與日

先聖大訓 卷一

王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會是爲一月量者限則也藝猶作爲也事功程限宜

稍寬故月以爲限日星時月具在乎聖王政事之中

于以助證天人一貫之道也

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

百神受職各有守也

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

五行即聖人之質故聖人於事無所不通終而復始

五行循環無端

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考成人情以爲田

以禮義治人情猶以器治田故起器與田之喻禮義

人心之所有耘去放逸之稂莠而良苗暢達矣

故人以爲與也

與主也室西南隅曰與尊者所居禮爲人子者居不主與故此取主義

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渚則極和極順聖王

可以享天下之大奉矣麟羽毛介之屬皆可飲食故

因以云明不素食

先聖大訓 卷一

王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

滄鳳以爲畜故鳥不獠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鄭康成云滄之言閃也獠狘飛走之貌也

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龜知吉凶與人情通歟自聖人作則云云亦明人者

天地之德鬼神之會五行之秀縱言橫論靡不貫通

萬化萬物萬理通一無二亦猶自天秉陽而下皆助

明一致

故先王秉籌龜列祭祀

聖人因言四靈其後言龜於是因及祭祀之禮其初卜筮祭日與尸故曰先王秉著龜列祭祀蓋聖人縱言因緣接續人之常言亦有此類

瘞繒宣祝嘏設制度

禮祭爲大瘞繒祝嘏舉其大略孝慈之情略見於此繼乃總言凡禮之制度以統包之

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此詳言制度條理人或疑禮之不足以包事故言官言事至于各有職則事詳矣末又總言禮之有節序

先聖天訓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則詳備矣

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天子必有尊則尊卑長幼之禮達於下矣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儼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

國皆有社故曰列地利養人祀社所以報德也孝者人心之所發是謂仁山川稍降於天地矣儼猶賓也五祀則有降矣中霤門行戶竈皆有事焉所以報之也夫道惟其正而已矣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事雖不

同而皆正也義也義行於事而禮達於下矣未知道者以靜爲本用爲末故此言禘祖廟本仁明其非末未知道者以五祀之祭爲小爲末故此言本事明其非末觀此則萬事可通矣定天位列地利儼鬼神皆本而不言可知矣互舉參明屬辭之法

故宗祝在廟宗人與祝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

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

先聖天訓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廟中之事委諸宗祝朝廷之事聽諸三公於學乞言

則受之三老王弔則巫前內史爲王左右手左右史

書王言動凡國事有卜筮鄭康成謂侑四輔未安與卜筮瞽非類瞽樂吏御瞽幾聲之上下亦幾察王之

音聲侑勸尸飯者卜筮瞽侑皆祭祀執事於王左右者此泛言王左右前後皆有輔佐王中心可以無爲無爲卽至正無爲卽守無思無爲天地自此生鬼神自此行萬物自此生人心自此化萬事自此理故百

神於是受職百貨於是可極孝慈於是服法則於是正夫道一而已矣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所當然而禮在其中矣曰義曰禮曰心曰正曰守曰無爲名殊實一難者曰動靜無二何必專於無爲曰聖人立言垂教不爲聖人設爲學聖人之道者設孔子未至從心之妙也自曰我學不厭學無爲以守至正也舜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勉以守至正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蒙卽無爲也此作聖之功也孔子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者萬變不窮之書至五十而後學易則是時未五十正無爲以守至正學不厭之時也孔子所學卽動靜無二之妙而蒙養之功必熟乃成

先聖大訓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必者確定無疑之辭人深疑禮無與乎大一故孔子爲是必然之辭痛釋其疑前言禮必本於天政必本於天其旨同大言其至大而無外一言其無二大一所以發明此道道不可名不可言唐虞之際惟曰時

是也亦猶易曰此古本無道之名後乃有道之名道若道路明人皆由之無所不通天健行變化卽此道故亦曰天此明其至大而一曰大一陸德明音太非也太對少謂道爲太則少非道乎孔子必不作太音清濁分是謂天地天地卽大一言其運轉流化曰陰陽言其變而爲暄涼寒暑曰四時列而爲天神地示人鬼與夫四方山川羣神曰鬼神皆禮道也名殊而實一其降曰命則其尊其卑其貴其賤其富其貧其壽其夭其大其小皆命也其統而司之曰天地在天中而況於餘乎然天未離乎氣不能以通大一故天止言官大一者道之異名不可以形氣言不可以心思索無思無爲而大一在我矣人人之所同有也亦不可以有無求而恭敬辭讓擗節文爲由是而出造化生成萬事萬化萬理由是而出亦不可以本末精粗論初啟蔽蒙姑言其本姑言次第其實一體無二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達乎此則信矣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

先聖大訓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藝其居人也曰養

聖人諄復發明一貫之道蓋以人情蔽固故于再于三啟諭之覲其或發蓋不至于融明通一而無纖礙則終不知禮分言其殊藝言其事皆此道也鄭康成拘於文類故欲改養作義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則禮所以養人也于以益明聖言縱橫不拘之妙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

禮不止於辭讓亦不止於飲食姑舉此可以類通

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

先聖天訓卷一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脩睦

忠信和睦即禮義

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禮義有如此神用人心違禮乖義則放逸惰慢肌膚不固筋骸解弛

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

或謂養生送死事鬼神不可無禮義則失之矣即吾

養生送死事鬼神之誠心即禮義已其間有節文名

曰禮得其宜名曰義名殊而實一尊而言之曰大端

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實也

天道無思無為人情有喜怒哀樂疑不可合而知者知其未始不一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哂由疾求君召使擯而色勃如升堂屏氣似不息迅雷風烈必變情狀萬態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終年變化云為而未始不寂然此惟心通內明者自知之至於眾人則樂而淫哀而傷怒而暴聖王制禮所以節人情之放逸復天道之正中實喻通達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

先聖天訓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禮

人自禮而生失禮則危亡壞乎怪反陸音怪乃好異

之過乎怪反取也怪音毀也

故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

柄喻其本義達於事為禮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

通而言之禮即道之異名為甚大析而論之治人之始修其文為則止可以喻耕未及其本至於訓之以

義有以感人之義心則始可喻種立言之道不一而足達之則無所不遇

講學以壽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設庠序師儒使之講學講學大要改過而已故喻耨耨除穢也孔子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孟子取耘苗之喻謂改過也人心本善起意生過過去則本心自善自正自清明此心即道故書曰道心此心雖善過習或有間雜則善猶未成聚過習不作無間雜則眾善成聚矣非自外至本心所自有也人心和樂則

先聖天訓卷一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安矣播諸中正和平之音與道心中正和平之樂合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子游聞諸夫子以弦歌為學道孔子又曰成於樂和樂之妙不知手舞足蹈也

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

藝猶事也仁人心也心之品節合宜曰義

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

仁義道一名二互相發明然學者有得義而未仁者

矣非道有二人自不通然得乎義者事無不宜人心無不服故強仁則達禮義之本大一在我矣融明和順心無間斷故不止於人心咸服而已而又敬之尊之如天矣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耨而耕為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

禮則文為義則發於人心析言則異其道則一

為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

先聖天訓卷一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義心初生未能無過差阻蔽故講學以除治之雖除治而心未通悟則眾善未合一通貫仁雖已有猶未至于安而樂則未為深入毫釐之間猶為未食嗚呼聖人之講道也精矣道學之中誠有若是等級淺深之序至于安則在己者盡矣苟達之善用有未順焉則猶有虧焉故喻以弗肥其講也詳矣順亦樂之道又精而析之則又有區別雖然學者之序則爾自道觀之則一不知其為一則終不足以言道百姓日用

而不知人自不知道未嘗改嗚呼聖人治國其教人
精至至於此教官之屬三公爲鄉老教之中教之和
自漢以來不復知有此矣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孔穎達云膚是薄皮革是膚內厚皮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
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德而至於醇和孫出則可及物

諸侯以禮相與

先聖大訓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然則諸侯賢歟禮賢
者之所及通達則一

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考成百姓以睦相守

隨所宜言互相發明德樂禮法信睦道一名殊

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
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如字並行而不繆繆細行

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

順之至也

自上所言眾善庶事庶理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日

月之代明天地之變化水鑑中之萬象誠有大積而

不苑並行而不繆深而通茂而有間連不相及動不

相害之狀於澄然融一之中雖有曲折條理之細不

可勝窮而非思非爲此道心之本妙也人人之所同

有也聖人不失其全賢者所失輕寡眾人所失多矣

苑者冗雜之地不苑不冗雜也繆者兩絲相著也其

曰紕繆者絲相比近曰紕猶有間未相著也繆則相

著如一矣謂紕繆欲壞者蓋以繆之不善者濯之則

絲并比其曰繆戾者以繆者繆之不善絲不正直而

先聖大訓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繆也大積疑於冗雜今不冗雜而常虛並行疑於繆

今不繆所行至于細小疑有失今不失雖無思無爲

深不可測而亦通物茂密而亦有間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井井不亂也連者一體無二而亦有不同者是

謂別仁義仁雖融一無間而義有可否禮有變常參

錯似相反而實不相害此妙用惟明覺通達者自知

自信

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不豐不殺

孔子亦嘗答子夏之問有曰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

稱其義以為之宜

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書曰人心惟危人不能皆聖哲苟無禮以維持之則入於亂人心皆亂則禍不可救矣故禮不在於同異豐殺之間維持人情使無離乎正使危者不危是謂合危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謂順也

先聖大訓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前既言順之大者此又及其詳及其細當無所不順也故三才之氣和災害不生祥瑞畢至如下文所云居山原者安於山原居川渚者安於川渚易之則人心氣血皆失其安用水灌溉有時虞人入澤梁有時司燿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司農說以邠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廿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取用非其時則其氣亂天地萬物同此一氣氣或亂則相感相傷孔子不時

不食飲食不時生疾今俗猶有是言月令春食麥與

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

黍與菰孔子曰十二食殆十二月各有食也男三十

而娶女二十而嫁過此則失時德有大小爵位有尊

卑失其當則不順人心不安不和

用民必順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

隙以講事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先聖大訓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昆蟲之災螟螽之屬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

家語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

素口反概或作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

也

鄭康成云器若銀甕丹甌也王肅亦云出銀甕丹甌

簡謂銀甕不知何祥然今掘山得器甕亦聞有金銀

器者乃宿臧或墟墓中物若夫世傳丹竈乃脩養家

幾於仙者煉丹之物小道所為非天地大瑞多聞昔

有得器於山者質物於其中即盈亦異矣但此器多以爭取而毀此或是歟銀瓮丹甌雖援神契文未可遽從孔穎達云按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鈎注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鈎不揉治而自圓曲河出馬圖啟玄氏曰河出圖浴出書伏羲演之案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注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龍馬是龍馬負圖而出夫馬義惟始於注非本文銜非負按大戴禮云浴出服河出圖疑得馬以為車之服馬以祥瑞故貴重之不以爲旁驂歟漢曰襄

先聖大訓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河淮曰淮河洛宜亦曰河

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此即前言六君子謹於禮以著其義考其信之成效也禮由義而達本體於忠信由中心而達和順而樂至是則天道人情通一而無間故天地和應祥瑞畢至此和順之事實言有祥瑞之物可驗也此無他道貫三才通萬物其名曰禮曰義曰信曰順其致一也

哀公問第二

孔子侍坐於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小戴記信作嚴非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知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敬之也敬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

先聖大訓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敬則遺失親愛之道

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至矣哉孔子之善於啟道其君也惟其知道也明故其告君也的道在不遠人心之所自有其發於夫婦父子君臣之間甚著也顧昧者日用而不知夫婦之際人多流於色然有道焉其相親相愛皆道也其流入於色則不敬矣愛而敬則不失其道則夫婦者天

地之大義政之大本

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孔子嘗言魯郊禘非禮此欲大其義故通言王禮地或作下

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

先聖天訓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

鄭康成云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

出以治直言之禮

夫婦正而不淫則道心不失出而臨朝直心直言以治其禮其心不改苟其闔門之內其心不正則出而臨朝姑為正言乃揉曲為之非直矣

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物事也物恥即國恥弑逆淫亂三家專國為諸侯弱此皆可恥欲深感公心故申言更辭

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得禮即得道正朝廷正國無不正矣振恥與恥乃其緒餘此豈惟魯哀公未知自漢以來此道不明久矣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其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其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

先聖天訓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聖言深中心身與子與妃此常情重愛聖人因之以發明道心愛而敬則無邪矣無邪即道愾太息也天下歎服之矣

太王之道也

太王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謂謙其非過動則民作則民亦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蒸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

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不愛人則人怨之甚則害之矣故曰不能有其身不能保有其身則雖有土地不得而安處矣如此則雖有天命不能享其樂矣如此則不特不能有其身亦不成其身言不足以爲人也

先聖天訓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幸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家語作孝子不過乎親其旨同言不過事親而已不離乎事物

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

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夫成身不過乎事物之間而已不必求之遠所謂事物不過夫婦父子君臣日用政事之間不過乎合天道此世俗易曉之言及公再問天道則言貴其不已恐公未解又曰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亦甚易曉夫人心自善自正自清明廣大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惟起意生過而本心之善始有間輟而不能不已至是始與天不

先聖天訓 卷一

四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似今能不已則合乎天道矣此心之靈本無間斷何止於如日月相從而已而孔子云者知哀公必未遽曉故啟之以漸也若哀公用力久而純卽精神之本聖也常情必閉而不出不動乎思爲故靜止而能久是人爲也今雖不閉而明白四達應酬交錯如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錯行常一常久是天道也無所爲而物成卽此心也雖有思爲而實無思爲虛明而應庶政自不失其道而國治民安矣卽天無爲而物成之道也所謂已成者我未始不全成也以昏爲虧

故以不昏為成曰成曰明皆所以申明此道也天人之道本一哀公昏故姑告以合天道至于不閉而久無為物成則天人一矣公至是莫曉故自謂愚真煩孔子又謂雖仁人亦不過事物之間而已孝子亦不過事親之間而已不必求諸幽遠於是又引而通之曰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自此忽通則本一之妙未始不在我矣孔子循循善誘至簡至易明白坦夷故公亦心曉使公自是不失道在公矣惜乎其後昏情

先聖大訓 卷一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哀公問禮第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且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公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且聞之民之所以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

既順百姓所能因聚會時節因其成事又繼治其文

章黼黻以順其情制禮皆因順

然後言其喪算

算數也喪服有輕重之數禮有貴賤之數言以立制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

即所居而安不務崇大醜類也禮有節有類不亂不踰

卑其宮室車不雕幾

音奇君不乘奇車音同而字非歟家語作機

先聖大訓 卷一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器不刻鏤食不貳味心不淫志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大戴記作好好色小戴記作好實淫行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忤其眾小戴記作忤以伐有道

眾心豈欲伐有道忤其意強使之

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治理昔之用

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五儀第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

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公曰然則章甫絢履

鄭云絢著履頭狀如刀衣鼻賈云絢以條為履頭鼻簡攷禮物罕有特設多因本有古者履形方左右前後合而成履所謂絢者以條組繫兩旁而束之即今之繫鞋世以繫鞋為禮亦曰帶鞋但鞋形如古方履古履無絢後加絢益善繫束亦有刀衣鼻之狀鼻在履頭喪履無絢從略

先聖大訓 卷一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紳帶而搢笏者皆賢乎孔子曰不必然上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志不在於食葷大戴記軒路斬衰菅菲杖而歎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大戴記酒肉作飲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公曰善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邑邑猶深潛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已憂

親近小人故致憂患

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

庸人如醉如夢之狀如此

日選於物不知所貴

其心日日隨物選擇美者利者自智者觀之乃反取其惡取其害實不知所擇不知所貴

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政心從而壞

五鑿五竅也耳二竅鼻二竅與口而五

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者

先聖大訓 卷一

聖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天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肌膚未嘗變易此據大戴記大戴記每驗其不改作

家語多更改多誤於此言性命之於形骸非

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覺

家語作覺大戴記作買皆通書曰厥德修罔覺不覺

者純誠壹亶之謂不買者今俚俗亦有之不交攬外物之謂

仁義在己不害不知聞

不以不知聞於世為害

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

舜以不矜不伐稱禹然則不伐人情所難我明彼蔽

論辨而必至于爭

猶然若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公曰

敢問何謂賢人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

先聖大訓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取舍與民同統

賢人則能及物矣好惡取舍無私無我一與民同

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

勉強遵規矩繩墨者雖中而傷其本矣本心之妙非

思非為而自中繩矩聖人則盡乎此賢人則入乎此

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其身

言雖可法而不免害身者智不周而德不備也

躬為匹夫不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

不願富貴非專好貧賤謂躬為匹夫而心其安焉不

起富貴之願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然則為諸侯者必賢人矣故此言為諸侯諸侯而無財則心不留於外物

如此可謂賢人矣公曰敢問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天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天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

此再釋天道聖人天道一貫無二言通乎天道非一也

哀公知不足以知此故漸啟之通亦通貫無二之義

情性也者所謂理然不然取舍者也

先聖大訓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再釋萬物之情性萬物情性有然者有不然者有

取者有舍者然是也不然非也或好而取之或惡而

舍之情性萬狀不可勝言而大略不出然不然取舍

己之情性易知萬物之情性難知雖賢人不能盡知

也惟聖人能盡測而理之

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離於雲蜺

一本難作雜雲作陰蜺覽通說文屈虹青或白陰氣

也

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

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

聖人之事大矣於事無所不盡則於道無所不盡賢人雖得道而未盡故於事猶有未盡賢人未能測萬物之情性事即道名殊實一人心自神自靈自清明自廣大無際量自無所不通自無所不照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此心無際生天生地古志亦云云配者言於哀公之前循循善誘也參猶配也孔子於是縱言之及於雲蛄或當時有虹霓就指而言離麗也亦猶參配自天地無二而況於日月乎虹霓乎不惟天地變化盡在吾量中而萬物亦總要於我矣何思何慮穆穆純純無始無終其孰能循究其端緒夫起乎意則有始有終故可得而循不起乎意則穆穆純純何從而循若天然非如士君子特可任一職而已言無所不可

先聖天訓 卷一 聖七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臣亦無所聞焉公曰

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

謂入廟門而右門以外為主禮客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右則阼階矣如而通用大戴記多見之今俗語如今即而今

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物事也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冥昏也諸侯子孫往來為

先聖天訓 卷一 聖八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賓

哀公繼世之君其所與往來為賓者皆諸侯之子孫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觀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公曰善孔子出公送之

孔子燕居第五

孔子燕居子張子貢游侍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人心之禮本周流無不徧三子未明今啟諭之教之故曰使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子貢問曰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

先聖大訓卷一

學五十四明錄書

物圖刊本

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闔門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家語味作物下同樂得其節車得其式奇車非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黨類也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

得其宜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

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警

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

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

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闔門三族失其

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策數也什五有數凡法度皆有

數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

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

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

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祖猶主也君也洽和也君和其

眾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

知此矣雖在啾啾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

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

家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

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家語客出

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于禮矣入門而

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

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象相示而已

先聖大訓卷一

學五十四明錄書

物圖刊本

言以啟人因言而後生名而人以名而致惑天下之名眾矣不可不思其故也曰道曰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樂悉而數之奚有窮盡所謂道者聖人特將以言夫人所共由無所不通之妙故假借道路之名以名之非有實體之可執也所謂德者特以言夫人之直心而行者即道之在我者非道之外復有德也所謂直心而行亦非有實體之可執也仁者知覺之稱疾者以四體不覺知爲不仁所謂仁者何思何慮人心虛明如月之照是亦非有實體也禮者特理而不

先聖大訓卷一

五十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亂之名樂者特和樂而不淫之名以是觀上數名者則不爲名所惑不爲名所惑則上數名者乃所以發明本無名言之妙而非有數者之異也是故道即禮禮即樂樂即詩書易春秋孔子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孔子不爲名言所惑洞見通貫至一之妙故確然曰禮周流無不徧也人即禮禮即人即人之周流無不徧也夫子貢越席以請孔子當開明無所不徧之說乃

惟以中禮爲言何也至哉聖言切中機會正足以解人情不能周徧之蔽人之所以不能周徧通達者人欲爲之阻也人欲者私意之謂人之所以不中禮者私意實作之也何謂私意人欲野是也給是也逆是也昏而不明故野以口給爲恭故奪仁逆之去道也遠矣何謂禮慈仁是也慈仁之心悠然而生而非思也非爲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此豈私意之爲至於

先聖大訓卷一

五十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爲口給則意生矣私作矣失其誠矣舉此一端而言他可通矣是故微作乎意即不中禮孔子所以諄諄與羣弟子言每每止絕其意言之多不勝其書故記者總而記于絕四之首意之變態無窮有利之意有害之意有柔之意有強之意有彼之意有此之意有眾之意有寡之意有進之意有退之意有過之意有不及之意又有中之意有意則有所倚雖曰中實無中中非意也所謂慈仁之心者中也所謂誠敬之心者中也孔子於此亦難於言曰禮乎禮難言之辭也

曰禮所以制中觀先王之禮皆所以爲中人欲私意舉不得而入焉而孔子亦不能指言中之爲何狀子游謂禮者領眾惡而入乎道而全其本善者歟好善也子游之言是也故孔子不得不以爲然而子游之心未爲達者未知臆臆之妙則猶未明乎善也孔子言郊社之禮所以行吾心之仁於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行吾心之仁於昭穆也饋奠食饗射鄉之禮皆所以行吾心之仁孟子曰仁人心也仁者吾心之誠是謂道心是謂本善之心心卽禮禮卽義郊社卽禘嘗禘嘗卽治國曰指諸掌姑明易簡吾心卽禮奚俟他求至哉人心之禮乎心無質體惟有變化無作於意天則自昭天秩自敘居處自有禮長幼自辨三族自和庶事自序此豈人爲之所能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星辰之森列深而通茂而有間大積焉而不死也並行而不繆也嗚呼何其妙也是人心之所同然不惟聖賢有之愚不肖咸有也上之人行其同然之道于上而下之人靡然從之是謂祖洽之道洽合也無所不合也三子者猶未達聖人於是

先聖天訓 卷一

五三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又垂切至之誨使三子慎聽之曰吾語女禮猶有九大饗有四苟知此矣雖在賦畝之中事之聖人也何其巧於啟諭也禮有九節大道於是乎著明大饗之禮於九者之中有四焉兩君揖讓而入門一也縣與二也升堂三也下管象武而下四也夫揖者何物讓者何物入者又何物嗚呼何其妙也縣與金作也鏗然之音何自而發不可以二觀也揖讓而升堂升者又何物也又何其妙也卽入門之機也卽縣與之機也可言而不可思也於是樂闋而堂下管象武舞夏籥文舞次序而興薦俎陳焉百官備焉禮樂交作又何其至妙而不可以言語道也君子於是而知仁者知其卽吾心之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行中規中規者可言而不可思還中矩中矩者可言而不可思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卽吾之中采齊也客出也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賦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卽兩君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卽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乎其前

先聖天訓 卷一

五三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而昧者不知也耒耜之器耕藝之勤良苗之欣榮耘
耔之親睦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
和鸞之節聲諧韶濩之音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默
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孔子於
是又言入門而金作所以示吾之情也不可以為彼
而非我也升歌清廟所以示吾之德也不可以為清
廟者所以頌文王之德而非我也天下無二聲也無
二德也下而管象所以示吾之事也不可以為管象
而已非吾之事也天下無二事也學道者率以言而

先聖天訓 卷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離默而近此兩君相見之禮不親相與言也以禮樂
相示而已禮樂即吾之言也內外一物動靜一體離
物我裂語默判本末者不足以與此也孔子引三子
歸之一默之中使默成聖人之德行可謂至簡至要
至敏三子者雖未皆領聖人之旨而萬世之下獲見
大道之大全何其幸也

賓人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此記與上章之旨同此不可以言語解惟心通者自
知自信

孔子閒居第六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
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
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
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
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
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

先聖天訓 卷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
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
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
基命宥密詩其或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
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
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
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
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
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

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先聖大訓 卷一

至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一本矢作弛協作洽大王之德也家語大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子夏蹙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禮樂之原卽五至五至卽三無三無卽五起五起卽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三無子夏沈溺於文義之淵藪斷非一語之所能曉敷

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謂至人皆有心志卽志卽至無所復至凡志有所思焉有所感焉倏然而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莫究厥始莫究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倏然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或曰氣氣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由志而爲詩詩亦然

先聖大訓 卷一

至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發諸禮儀禮亦然也播之於樂樂者樂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亦然也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于哭顏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也眾人之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眾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

眾人之哀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眾人自以爲可見
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感其名者失其
實也是名卽實是實卽名名與實亦名也感其名者
失其實也志卽詩詩卽禮禮卽樂樂卽哀志氣卽天
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天
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
海爲是循循善誘也聖人之言不可以一定論也或
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三無或曰致或曰行縱
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人曰五至雖益而曰

先聖大訓 卷一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雖益而曰四曰五可也詩
與禮與樂類也乃先之以志又繼之以哀疑非其類
何也深明夫至一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
者是故無聲之樂卽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卽無服之
喪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卽聲也禮未嘗
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卽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
無服非無服也卽服也聲卽無聲體卽無體服卽無
服本無所異何必言同惟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
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詩曰夙夜基

命宥密命何所基匪思匪爲純明寬宥不可窮際不
得而見不得而識是謂至密曰基曰宥曰密皆名也
感其名者失其實也舜曰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者此
也禹曰安汝止者此也伊尹與湯咸有一德者此也
文王不識不知者此也聲卽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
徇名與聲者感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
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爲定論也無聲卽聲無體卽
體無服卽服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其曰不可
選也是誠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固無服

先聖大訓 卷一

六〇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喪也卽齊斬功總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
弟期降而功總哀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爲也卽匍匐
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爲齊斬爲擗踊爲毀瘠一也
非人之所爲也天也天卽人人卽天卽日月卽四時
卽鬼神卽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末本末之名
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異人謂之本則
亦姑從而謂之本人謂之末則亦姑從而謂之末人
謂之天則亦姑從而謂之天人謂之地則亦姑從而
謂之地人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之日月人曰四時

吾亦何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曰禮人曰樂則曰樂人曰人則曰人人曰道則曰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曰志曰有曰有曰無曰無名號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不渾然寂然也人自以爲紛然雜然也故曰卽哀樂之相生而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非徇名者之所知也亦非徇實者之所知也徇無所徇實無所實棄名而求實非實也棄實而言名非名也實非學者之所知也名亦非學者之所知也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亂則昏不知則清明則無所不知孔子曰吾

先聖天訓 卷一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爲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毋有必焉必曰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微有意象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先眾人而知之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也此非口舌之所能道也此非思爲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清人心自明人心自無思無爲思未嘗思人

自以爲思爲未嘗爲人自以爲爲清也明也無思也無爲也知也皆名也藏其名者失其實也四方有敗何由而知之也舜命龍作納言納四方之讒說殄行而知之也周官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而知之也小行人以諸國之禮俗政事治教逆順爲一書而知之也然君心不清明則雖有所聞不知其將有敗也是故四方禍敗之幾雖日至於其前而不悟也大抵日用非憂樂則平而已矣舉樂則凡其所欲可通矣舉喪則凡哀憂惡懼之類可通矣平時所履則禮盡之

先聖天訓 卷一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故三無禮樂喪嗚呼孔子五至之論至矣子夏不復致疑遂問三無及是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猶未領吾聖人之旨也道無盡不盡故孔子又啟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事之習而熟之亦不可思亦不可爲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今方言談論一節謂之一起五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焉而四亦可也縱而言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卽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威儀遲遲不可度思

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匪有得亦匪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孰視莫識無服之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強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斯起斯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

先聖天訓 卷一

李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遠弗届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本無可疑何以復問爲子夏復問是又未達也聞志氣塞天地之誨雖自謂不疑而終不無疑故又有三王參於天地之間嗚呼學者多自謂吾已解而其實猶未解心有解意而道非意孔子知子夏之蔽生於私故言無私夫人之蔽皆有我之爲害於寂然無體之中而置己私焉則內外裂藩籬固始覺我與天地日月爲異矣不立我焉洞然大公本

廣本大無私無限凡意皆私無私則無所不通矣曰以勞天下者明無私足以安利天下也商之先王皆無所私帝皆不違至于成湯則德則齊湯降不遲繼繼無違得此爲聖聖無不敬敬非人爲純誠匪思是謂日躋格假音近格假同辭昭假匪棘上帝是祗帝則在斯故帝不違帝則至近意生則離人惟知申甫輔相穆宣不知乃文王武王之德配合天地故嶽降神而生申甫也天人一道正直是依文德遜讓四國悅隨三代同德匪異匪離實德自孚名不可爲令聞之訓應病而施小人之譏西河之疑令聞之屬由實之非子夏曰承吾不知之

先聖天訓 卷一

李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入其第七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絮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是章家語載之問玉小戴所記篇曰經解而自天有四時以下乃載之孔子閒居攷孔子閒居大旨已通明無俟復加天有四時以下之言此入其國章至深於春秋者也未至昭明而遠已則未安家語繼載天

先聖大訓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四時一章則六學之旨始昭明通達又上言六教繼言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足以明其道文旨相承爲宜今從家語家語大凡於文句或改撰而大略則存此小戴所傳蓋脫簡斷編之差小戴於文句凡百謹於改撰故今文從小戴家語改嗜欲將至爲有物將至與上下文理不相應小戴以經解名篇失孔子本旨聖人凡言皆以明道今以首文名篇亦猶論語名篇學而爲政之類庶不至害道近世學者弗克靜觀遽謂易何止於絮靜精微春秋何止於屬

辭比事遂疑非孔子之言而不詳考孔子首言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特言國俗之所教習者然爾非謂六經之道如是也孔子之時未有六經之名自孔子沒世益尊尙其道知孔子尊稱詩書推明禮樂讚易作春秋又書與禮出孔壁故後世其尊之曰六經此所謂春秋特國史之通稱而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然晉語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亦云春秋孔子所謂屬辭比事特謂國俗教習爲史爾非謂孔子因魯史而筆削者也孔子繼言

先聖大訓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學之失愚誣奢賊煩亂則前所言非孔子六經之道昭昭矣嗚呼溫柔敦厚本道心之所著見惟其自知者寡天地之間草木鳥獸無非天地之性惟不自知故爲草木鳥獸今人而不自知亦何以異於彼易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之謂愚然則何以爲不愚不愚者非能有所加也能自知爾是知亦非有所思慮有所鉤索道心我所自有忽覺忽明如日月無所不照而非思也非爲也又如鑑焉萬象畢見外內不殊而明光渾然澄然變化云爲明智察微是謂無

思之思無爲之爲觀往古事變之屢遷則疏通見上古以來之事則知遠然以今揆古以庸愚度聖賢必不能每事盡得其實每見其多誣天下之道惟聖人知之大賢知之而未盡其次焉者固不得而知也而況於眾人乎古今學者不能皆大聖大賢夫不能皆大聖大賢則不能知道雖有古聖賢言行治化必不能知古聖賢之旨而在東後學強以爲西古聖賢之旨而在南後學強以爲北心通則千載可通不通則雖提耳而誨之莫諭故後學觀古聖賢之言行治化多失

先聖大訓卷一

李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實失實之謂誣自子夏之賢既受書於夫子既已油然而樂于中不知憂患與死而夫子猶謂未覩其裏而況於他人乎然則何以不誣不愚則不誣孔子曰成於樂游聞諸孔子以樂爲學道孟子曰樂則生矣故樂之教廣博易良廣博易良幾於道矣或失之奢則幾爲小人無忌憚之中庸矣絜靜精微學道者大略則同而實得易之道何止千萬無一其溺於意說陷於虛蕩者往往而是窺見廣大渾一無所不可之境潛起非僻欲肆之情遂至于小人無忌

憚之中庸是爲賊孔子七十而從心之所欲不踰矩道雖屢遷而實行典禮全體忠信何思何慮全體孝弟焉支焉離恭儉莊敬無非道者至于煩而不一貫則失禮之道矣經禮三百其致一也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非強合而一之也不一也是一也惟覺者自知其深思力索者不知卽心卽體變化云爲一猶不知而況於二況於十百千萬自然而不煩譬猶天之變化不可勝窮而天不知地之化生不可勝窮而地不知屬辭比事未爲害道若教習止於屬辭比事而已矣則無乃徒溺於文辭事爲之紛紛而不知道乎故得其所以不亂則爲深於春秋事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是有非非中有是曲折萬狀紛擾萬端苟非聖智必迷必亂褒貶必差不亂卽不煩不煩卽不愚不愚卽不誣不誣卽不奢不賊一也是故六經一經也六經一旨也孔子至是謂斯旨猶未昭白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知此之爲教則知六經一貫之道矣又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之爲教則知六

先聖大訓卷一

李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經一貫之道矣或曰孔子惟言其教不詳言其所以
教吁已詳矣不可得而又詳矣加詳焉則非矣智者
觀之以爲其教甚明愚者觀之以爲不可解不可解
者卽教也人以紛紛人欲擾擾思慮之心讀之誠不
見其所謂教不知夫道非思慮之所可到可思則可
言不可思則不可言故孔子曰默而識之又曰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惟忽覺大通自
知自信不可解說視聽言動不可度思終日思爲實
不微動顏子覺此故三月不違曾子覺此故曰皜皜

先聖天訓卷一

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乎不可尙已曾點窺之故欲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
覺此故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孟子猶未覺此而曰
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嗚呼使水哉之旨果在是則
孔子何所嗇於天下後世而不言其曰水哉水哉已
自昭白正猶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
風霆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卽不愚不誣不奢不賤不
煩不亂之教也卽忠信卽孝弟卽日用百姓日用而
不知者此教也是教也孔子謂之禮則曰本於大一
分而爲天地變而爲四時謂之孝則曰夫孝天之經

地之義謂之人則曰人者天地之德又曰人者天地
之心謂之樂則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謂之哀樂相
生則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
不可得而聞也謂之心則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
誠實無他無作好無作惡無造爲無回曲何思何慮
常清常明自靈自神隨世而言姑曰如神嗜欲將至
有開必先天然降雨山川先雲神心將用朕兆先形
簡雖末學意有將動自未知其何意而有如雲方興
之狀簡不欲興而遠已澄然如初不知此亦有開必

先聖天訓卷一

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先乎亦妙矣無思無爲變化神用不可度思矧可釋
思風霆在斯覺者自知雖知匪思

哀公問取人第八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
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輕捷鉗鉗亂
也健於鉗制啍啍誣也多言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
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
豺狼不可邇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
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

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孔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懨懨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善哉

先聖天訓 卷一
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惟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矣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也介助不脩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

穀野木而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則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以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麻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寐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惟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哀公問於孔子曰知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其殺之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以少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其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知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先聖天訓 卷一
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哀公問政第九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策竹其人存則其政舉有行其政之人人君臣之通稱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得其道而後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
鄭云蒲盧蝮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蝮負之

0 1338

20 R

螟蛉桑蟲也蒲廬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久而化成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在人通言因專言取人之道以身取之身非其身必不能知在彼之人而用之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非有道又有仁也謂脩身必有其道其道仁而已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

先聖大訓卷一

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仁者人而已矣初無遠外亦無奇巧百姓日用而自不知今欲知之乎卽親親之心是已莫非仁也而親親爲大莫非義也而尊賢爲大親親尊賢等殺皆此心之變化其名不同其道則一脩身事親人道也人道卽天道不知天必不知人孔子於是漸誘進哀公也天道不可思覲公忽覺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孔子能言其一不能言其所以一非齋之不以告公也不可得而言也可言則可思可爲不可思不可爲則不可言故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毋意毋我曾子惟能言其皜皜無義無說老子雖未至于大通亦曰我獨怕兮其未兆夫未兆者意象未起也老子於是

先聖大訓卷一

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怕焉者臬陶所謂兢兢業業也禹所謂克艱所謂安女止者是也孔子所謂爲之不厭此所謂行之者皆是也

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知卽所謂一者卽所謂無思無爲者知不可言所言者好學爾好學不已則知之矣知之常不昏常明者謂之仁仁亦不可言所言者力行爾孔子曰用力於仁此力行亦未易言有知而後可以言仁故孔

子曰未知焉得仁力行即兢兢業業即安女止即爲之不厭哀公未足以知此然力行有精粗亦足勉公之無怠夫進德至於仁至矣而又曰勇者非仁之外復有道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夫道一而已矣而必又曰勇者進德之初舊習未忘利害或得而移之及其久也利害雖不得而動而死生之變或得而亂之於是名不動不變者又曰勇此三者皆非心外之物知者此心之明仁者此心之常明勇者此心之不動不亂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此心即道故書曰道心

先聖大訓 卷一

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雖可言而不可思心雖能思而其能思者不可得而思思之始不可得而知思之中不可得而知思之終不可得而知故孔子謂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聖人之言通乎上下雖哀公初學亦可與聞三德至於爲物所屈無勇又教之以知恥知恥則此心之勇自生其至也雖死生不得而亂嗚呼此道心聖愚之所同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0 11111

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家語子作重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存百姓日用此道而不自知則雖有與亡同存者亡之反小戴記存作立尊賢則不惑

得賢其謀則無疑惑

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小戴記作昆敬大臣則不眩不眩猶不惑

先聖大訓 卷一

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

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德懷諸侯諸侯心服則天下之遠未親德者亦觀勢

而畏

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

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

好色與貨其親賢必不固

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

小戴中庸篇爵其能作尊其位不如家語爵其能義正親族不必皆賢能擇其能者爵之斯可矣能亦賢能之通稱其餘則重其祿以養之而已同其好惡親親之意非同其邪也

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

盛其任使之屬不敢勤勞大臣所以尊敬大臣也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德之大者為大臣其次賢者為羣臣不忠信者皆不

先聖大訓 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用故仕必忠信

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

百工也

鄭云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稟人職曰乘其事考其

弓弩以下上其食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殺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

前定則不窮

平居無事時不修習則事變之忽至必敗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下位非所以言公也孔子不敢正指公而言之將以盡言恐傷公也故汎指下位而言使公默諭倘正指公則其後不信不順不誠不明之論將不敢發何以

暢明其旨

暢明其旨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

先聖大訓 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

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

中道聖人之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

夫誠天道又曰明乎善者非復有異道也誠者人心

之所同而明者千無一萬無一易曰百姓日用而不

知孔門之明善者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

而已有子子夏子張子游子路子貢宰我皆不可以

言明曾子明之故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已夫誠者誠實無他無奇無巧直心無二

而已矣人皆有之而自不知其善知其善則明已通矣一矣大矣無思無爲而變化不窮矣然而非於誠實之外有加焉也以明者寡故雖有誠而昏昏則亂故聖人又曰明乎善矣別之至矣哉至矣哉誠實無他之心無較計無思慮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雖動而未嘗動雖靜而未嘗靜是謂一定不移之妙體其從容中節如水鑑中之萬象水鑑未嘗動也故此曰定體易曰寂然不動此寂然不動之心體無內外無始終即人所同有誠實無他之心特聖人明之而無虧賢者明之而有虧眾人不明爾擇得此善斯能固執不明此善雖執不固固而純純而化則全明而無虧矣

先聖大訓 卷一

五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

誠者公所自有孔子告以不思不勉慮公忽覺而無先證也公既未覺問行之所始故孔子於是又云愛

敬即道愛親敬長已行其道而民從之矣曰民順聽命欲以切公之心知民之從違國之安危在此而不在他也曰措諸天下導公以莫大之業觀公喜而勉行也

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哀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青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

先聖大訓 卷一

八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鄭云錯雁行也兄弟之黨雁行父黨則隨行

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

言古之道則知今不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

頌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獫狁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獫狁脩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嗚呼孔子言之如此明白如此平易如此切於治亂安危而公曰弗能成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哀公之時國雖甚危三家雖強而猶未盡廢事君之禮人性皆善公能行道則感化之妙歟然轉移可以易危而安易亂而治而公不悟也昭公之出季孫懼焉叔孫死焉孰謂其不可感化

先聖大訓 卷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聖大訓卷之一

先聖大訓卷二

宋慈溪楊 簡敬仲輯

問冠第十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善代也東序為阼醮以明代父醮於客位加其有成

鄭康成謂戶西為客位蓋本於士冠禮既冠則筵于

戶西而醴孔子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

三加彌尊導諭其志每加皆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

先聖大訓 卷二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裸灌也以金石之樂節之

世子冠禮與士同惟裸享金石樂異故特言於其末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

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為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遠長也蓄惜也惜時言勤于進德惠於財財者人之所蓄親祝其壽言勤于進德惠於財今使惠以及人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元首也去王幼志心服袞職

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

先聖天訓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十二章周升三辰于旂而袞九章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鄭康成謂周袞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畫以為纁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康成惟言其名不言其義諸儒皆無說夫以大舜之聖猶使禹明其義則後世學者奚敢遽言然此云心服袞職則其義不可以不明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此道聖愚之所同有百姓之所日用學者不明乎道無以修身無以事

君無以輔君而行道簡姑以所覺略言之道心無體變化無方而利澤萬物龍似之雖變化云為而實寂然不動山靜止而生物似之由是心而發諸禮樂政事煥乎其有文章華蟲似之徒質而無文非道之全火之明象道心之照用火之溫煖象道心之惠和民非水火不生活火能熟物以養民象道心之惠養萬物宗廟之彝尊象道心之孝德藻其以水之難形容姑為藻以寓其象歟水之為德至矣水流行不息而無心焉清明洞徹而潤澤萬物實象道心之妙米以

先聖天訓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養人君之所以養人者常患乎不溥博粉而散之則所被廣矣黼為斧形鉄黑而刃白如道心之剛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剛雖非道之所向而亦道之所有徒柔而無剛亦足召亂是剛是斷匪生於私匪動於意此心明照當斷自斷如雷如霆西色白北色黑二者之間乾卦序焉有天道之象威斷不可出於人為當同天道黻形如雨已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青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為冬春之際一歲之分象道心之辨察是是非非也自夏后氏而上

建寅周雖建子猶兼用夏時日正歲袞職如此奚可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周雖升三辰於旂其在旂猶在服也九章卽十二章之道也夫道一而已矣舜起於畎畝雖未詳明其義而舜之道心已明矣敘陳其義舜必心合而首肯

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王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禮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

先聖大訓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鞵

士冠禮始加緇布冠服玄端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醴畢冠者降自西階此曰異朝服素鞵者謂異於士朝服公衮侯伯鷩子男毳皆素鞵不加爵弁服公冠四加玄冕祭

王肅云著祭服玉藻諸侯玄端以祭裊冕以朝玉藻玄端以祭祭先君也此加玄冕祭服裊冕祭於王之服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則知公助

祭於王必非玄端簡謂玄冕在袞冕之下在四加之中爾三加玄冕四加袞冕與未特言公冠四明惟此與諸侯異及前所言降自阼

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擬其酬賓束帛乘馬之禮

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大戴禮記公冠篇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與皮弁皆鞵朝服素鞵公冠

先聖大訓 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加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疑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上同其饗賓也皆同大戴禮記是篇不言孔子孟懿子問答其甚異者太子庶子冠皆自爲主夫冠禮既行之於廟則天子自爲主也宜大戴所記其後世尊君卑臣之習改雜於其間歟

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緜也吾未之聞鄭云綏纓飾太古質蓋無飾白布冠今之喪冠禮喪

冠不綏纓之餘垂者曰綏

今則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其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冔名出於幪幪覆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未聞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毋發聲也追猶堆也以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章文明也甫美也大也釋氏語無或作謨今聞音亦然史記帝堯黃收純衣虞夏因之歟鄭云皮弁

先聖大訓 卷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以白鹿皮為冠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質素象道故

三王不變

廟制第十一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為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太祖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非謂有功者無德謂其以功著也創始者必有功

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

先聖大訓 卷二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

此謂夏后氏殆啟以後若禹之時則往往宗舜

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

大戴記帝繫篇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螭極螭極產高辛是謂帝嚳帝嚳產放勳是謂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謂禹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

螭牛產鷖與鷖與產重華是謂帝舜據此帝繫所載則堯舜皆雖本於黃帝而異枝闊遠則亦可以言異代至於謂顓頊產鯀鯀產禹則正其祖非異代而此子羔所問孔子所答乃為異代何耶又家語宰我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史記亦本此文然則必有一是一非簡觀家語宰我所問黃帝顓頊帝舜堯舜禹一篇大有可疑言旨殊覺淺陋殆非孔子之言謂帝舜承受大命依于二女淺陋太甚家語此類亦多然則謂禹為高陽之孫未可遽謂孔子之言故

先聖大訓卷二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闕不敢錄錄此子羔所問孔子所答司馬遷亦謂帝繫姓儒者或不傳此千古同然之心也況姑舉帝繫自顓頊六世而後及舜而又謂顓頊生鯀鯀生禹世次長短斷斷乎非矣

孔子曰善如女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與

曾子問第十二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

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裊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

不升堂命毋哭祝釐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云聲噫欲營神也

某夫人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取主人卿大夫士房

中皆哭不踊鄭云眾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盡一哀反位遂朝奠鄭

反朝夕小宰升舉幣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

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裊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

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

先聖大訓卷二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南隅祝釐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

鄭云奉子者拜哭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

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鄭云踊襲衰杖成子

禮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鄭云因負子名之喪

略也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

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

社稷宗廟山川

未葬不告宗廟宗廟同哀可略也不告社稷殆闕文也諸儒曲說不通葬後不言五祀其告甚明不言可知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禴

鄭云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鄭說殆未安孔子繼曰

凡告用牲幣鄭又云牲字誤當為制幣鄭蓋以覲禮

侯氏釋幣于禴不言牲故也不思覲禮者當時所行

之禮孔子所言垂教於萬世之禮亦猶相司徒敬子

之喪多變禮答顏子為邦之問曰行夏時乘商輅舞

韶樂康成於禮學雖詳博惟不知道率多牽合莫之

為義何止於幣於祖言告於禴言奠非不告于禴也

尊無二上既告于祖則次乃告禴告不主于禴也故

先聖大訓 卷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特曰奠以明斯義祖言告則奠可知矣繼言凡告用

牲幣明凡告皆奠況卿大夫出聘猶釋幣于禴則國

君宜加牲事理甚明康成信覲禮而疑孔子之言不

可

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

官而後行道而出

鄭云祖道也聘禮記出祖釋軼祭酒陳

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

侯相見必告于禴

下言反必親告于祖禴此不及祖非略於祖其適諸
侯之禮當略也

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

既親告于禴則命祝史所告實四廟而曰五廟者慮

或者以為其禮殺而不徧告五廟也

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禴乃命祝史告

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

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

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

先聖大訓 卷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殯遂修葬事

鄭云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

康成每輕於改經文康成惟據既夕禮既夕哭請啟

期告于賓及夙興設陳之後商祝升西階聲三啟三

而已不聞有辭故改曰辭於賓不思夫先輕後重乃

變禮不可執常禮以論其反葬也奠于室而後辭于

殯其辭告以輕喪之既葬今將啟歟凡禮皆緣情而

制若夫既奠而告賓以啟期乃禮之常奚以特言為

況葬先輕後重孔子於此不言并卜二日則至是始

當卜後葬之日豈得遽告啟期也哉使卜先葬之時
 并卜二日無乃不專敬乎使先葬者而不克則後葬
 之日尤難預卜况孔子初無并卜之文今定從經文
 不改其先葬自啟及葬不奠者以盛奠不可特及其
 輕而遺重也今反葬其重則奠如常孔疏云行葬不
 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柩車出
 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
 母之時出門外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遂
 行而去

先聖大訓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
 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
 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鄭云冠者賓及饋者孔子曰內
 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
 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
 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於此當有曾子曰闕文與除喪不改冠乎孔子
 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
 斯乎有冠醮無冠醴

冠禮以醴為正若不醴則醮用酒鄭云服此賜服酌

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皇云謂諸侯及大夫幼
 弱天子賜之孔疏云此孔子引類答不答改冠諸侯
 幼弱未冠總角從事因朝天子天子賜冕弁服於天
 子大廟之中歸設奠於己宗廟服此賜服不改冠也
 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
 爵何大夫冠禮之有然則今賜大夫冠服衰世之禮
 也雖衰世之禮而不改冠合於義故孔子取焉

先聖大訓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後饗冠者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
 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
 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
 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
 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
 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疑輕已喪服而重其相為孔子曰非此
 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
 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反之者謂執一事已反而再執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

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鄭云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疾也鄭說殊未安禮三年之喪祥則可以鼓琴可以笙歌謂與奠爲忘哀疾甚非禮意禮惟有服及朋友與奠今相識非朋友故曰非禮擯相則輕矣故可

先聖大訓 卷二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

鄭云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

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

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

先聖大訓 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耐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非扶義反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

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攷春秋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三年秋七月季孫斯卒蓋桓子康子即位然則非靈公乃出公也傳錄之

誤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

先聖天訓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禴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歟孔

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公弗忍也欲喪之

孔子家語魯孝公小戴記作魯昭公按昭公居喪而不良在感而有嘉容比及葬三易衰年十九而即位猶有童心則安能不忍於慈母即位十一年其母齊歸始薨則公已年三十矣不為少鄭康成亦謂必非昭公康成未見家語

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

先聖天訓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孝公始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周禮有救日之弓是射以救之也日有食之陰侵陽也然則射其所食之方之陰也凡兵皆攻其所食之

方之陰也夫陰氣之食日疑非人力之所能救而古先聖王不廢斯禮知其有此理也三才同此一氣此感則彼應不明者以為遠不相及明者信其相應之速君德不善故日食亦猶腹心有疾疾見首面天子之於日食也誠能知過痛改則已足以感天地之和氣而又率諸侯諸臣以兵救之則隨兵所指陰邪退伏陽光亟復實有此理天者吾之陽地者吾之陰日亦吾之陽月亦吾之陰此心無體天地日月皆在我範圍之中何遠何近各以方色者以五色五行之和

先聖訓 卷二

六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氣正氣感天地不和不正之氣為和為正也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者火人也當以人事救不可以氣感也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鄭不迎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啟至

子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惟五祀之祭不行則郊社之祭山川及餘羣神之祭行故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不敢廢大祀也惟宗廟不祭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諸大廟禫月雖吉祭猶未配則三年不祭宗廟甚明餘祭非盡廢也惟殺禮耳既葬漸吉故至於獻祝畢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至于殯自啟至

先聖訓 卷二

六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子反哭奉帥天子謂上所言之祭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

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餘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觀此節辭旨殆承上文勿字疑後人觀之不審者加之上有君不敢除私服至君服除雖殷祭終不備除喪之禮曾子以父母之喪至重疑不可不再行除喪之禮孔子答以過時弗舉又曰過時不祭皆以明

先聖大訓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除祭之時已過則不復行除喪之禮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

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誅之

鄭云巢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諡當由尊者成春

秋公羊說天子讀誄制諡於南郊

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

裨 裨 補從歷反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其殯服

服事也凡殯事成其之以待鄭云謂已大斂

則子麻弁經疏衰非杖

非扶畏反禮殯後方成服此未成服之服也疏衰齊衰之衰不言裳舉其略也鄭謂布深衣未必然也菲草屨也杖輔病也鄭云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入自闕升自西階

先聖大訓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毀垣而入者重君喪備重棺扶護者眾欲寬便也其葬也亦毀宗躐行升自西階者已大斂已成喪正尊者之位也殯于西階之上尊之也尊者居室常東面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與室之中西南隅也親居室與而面東故人子不敢居奧其在堂則主人升降自阼階賓升降自西階者尊賓也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

鄭云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

入自門升自阼階

士喪禮尸在柩則已大斂此在柩而未爲大斂者國君重棺未備則猶未爲大斂歟未備重棺故可不毀牆垣而自門入升自阼階者未大斂未成喪未忍遽以死事之也

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封謂實土而崇之也鄭改讀爲窆非也蓋因檀弓篇

縣棺而封康成不善屬文謂縣棺而窆窆而後封土

故注云封當爲窆不知言縣棺則窆可知也康成不

善屬文每每而見子嗣君也

先聖天訓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

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

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

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

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

厭祭不旅不假不綏音墮祭不配

鄭云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尸謾之後徹薦俎敦設

于西北隅是也但鄭又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

饗爲陰厭未安豈有迎尸之前一奠而遂可爲厭飫

乎蓋誤認孔子陰厭陽厭之說而差其義也下曾子

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曾子之旨謂尸謾

之後設俎敦于西北隅是爲厭祭是無尸故云也孔

子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孔子之旨謂殤不成喪故

祭必無尸如厭也孔子又曰有陰厭有陽厭宗子爲

殤而死其祭是謂陰厭已祭宗子之殤於奧奧西南

隅幽奧不當室之白故曰陰也凡殤與無後者祭於

宗子之家當室之白是爲陽厭孔子於此所謂陰厭

先聖天訓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陽厭皆謂無尸爲厭非謂迎尸之前未厭飫之時爲

厭也鄭因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時無尸亦比於

陰厭則差其義矣不旅不旅酬也假者假字之訛也

蜡賓篇是謂大假亦假字之訛也此不假不假主人

也綏者安字之訛安者墮之音而字非也士虞禮祝

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鄭謂下祭曰墮

士虞禮記無尸則不綏祭鄭注亦云綏當作墮特牲

饋食禮祝命按祭又云佐食授安祭少牢饋食禮皆

作綏祭皆轉而訛異皆本於墮也不配不言以某如

配某氏皆辟正主不敢備禮也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鄭云布奠謂主人酬賓奠饌于薦北賓奠謂取饌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不歸肉

鄭云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其燕

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此辭謂其初宿賓及此不敢歸肉而留燕皆有辭辭不同故總曰辭

先聖大訓 卷一

三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

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

孝身沒而已

鄭云至子可以稱孝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

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

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

耐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云耐當為備聲之誤也雜記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耐兄弟之喪則練冠耐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攷此則鄭說誠有理然古書異同或難牽合冠禮有醴不醴昏禮有親迎不親迎祭禮有尸有無尸喪禮或曰嫂叔無服或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禮有古今之異俗有彼此之殊不可必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豈殤惟從祖耐食不特設

先聖大訓 卷一

三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耐祭歟殤不耐祭是為禮略何謂陰厭陽厭疑其說

之反詳也孔子答以宗子為殤而死其祭謂陰厭陰以居與不當室白也厭者無尸之稱也其非宗子而

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則不於與當室之白故謂陽厭宗子殤死不吉利成則不改饌西北隅不為

厭飫此則謂陰厭者言其無尸故曰厭非謂厭飫也其謂陽厭亦然鄭因曾子之問遂曲推迎尸之前為

陰厭殊為贅辭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

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鄭云舉是謂陰厭見

上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不於尊於

東房是謂陽厭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垣日有食之垣古

則有變乎且不乎鄭云垣道也變謂異禮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

助葬於巷黨及垣日有食之老聃曰止柩就道右止

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

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

行哉

鄭云已止也數讀為速按醫書遲數數音朔義猶速

先聖大訓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又哀公問禮疏數數猶近也亦音朔然則亦不改

讀矣

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

鄭云舍奠每將舍奠行止

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

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

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患吾聞諸老聃

云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

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

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

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凡公所造為之宇舍雖非賓客之正館或以賓多而館

焉亦曰公館公館無所嫌惡故可以行臯某復之禮

卿大夫士之家則有妨嫌故不敢復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途邇故也

鄭云土周塋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殤於

園中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

先聖大訓 卷一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

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

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不致謹禮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

豈不可

聖人達禮之道故能變以從宜

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鄭康成謂史佚指康成固矣康成指非史佚失

指史佚豈輕率而行者使孔子以為非禮則當曰下

殤之不復與機於園自史佚始也辭情無譏意禮緣

人情豈有墓遠而可以不棺斂與尸而往乎周公曰豈不可亦猶孔子曰祭哉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者猶豫審度而決之辭禮所未有聖人以道心起義從容審度而決故其辭情如此康成不知道又不善屬文屢見康成有此蔽今不取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君事既迫而齊衰情微殺則出舍公館以待事此情理之自然非私心之所為也

先聖天訓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歟初有司與鄭云疑有司初使之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問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

鄭謂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作費誓及攷書序魯侯

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東郊不開作費誓是伯禽始受封之國之時也時周公未薨論語云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伯禽已就國臨臣民史記云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然則伯禽卒哭而親金革未必作費誓之時康成之言亦難遽信王肅謂伯禽有母之喪不言作費誓

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檀弓第十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

先聖天訓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家語於此有周制二字立孫

夫檀弓之問必其孫之未有大惡可立而不立故問也其孫若有大惡則禮雖立孫亦當權而從宜檀弓必不疑而問孔子亦必不曰立孫觀書必通其道達其情今以私情而不立孫故孔子云康成謂子服伯

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檀弓趨而就之於門
右則知同姓門自外入爲左右同姓位在東方故康
成謂公儀蓋魯同姓喪服記云朋友皆在他邦袒免
免象冠廣一寸康成知同姓則非他邦禮不當免檀
弓免遂謂檀弓故爲非禮以非仲子然喪服記失之
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而禮嫂叔無服喪服傳婦
人不杖而喪大記則杖異代異禮則亦未可盡據喪
服以爲一定不易之制檀弓重爲哀痛之禮以哀其
不立孫而發其問則亦不可知而不可必也謂之故

先聖大訓 卷一

三十四 明徵書
約圖刊本

爲非禮則非康成謂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
助也然箋詩於日居月諸不改讀爲姬何也簡曰越
入方言亦有何居其音如京語之飢姬其字則作居
今正音居九魚反非方音有居云語助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積類於孔子孔子曰拜
而後稽顙類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鄭云

地無容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
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夫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

衛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

雖略知其墓而未審未敢遽合葬以其慎重故也鄭
云孔子之父聊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
孔子徵在恥焉不告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
之孔子亦爲隱焉五父衢名蓋聊曼父之鄰鄭意可
從容審問歟

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聊又將葬子曰古
作鄒者不耐葬爲不忍死者之復見也詩云葬則同穴自周
公以來耐葬矣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善
夫吾從魯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

先聖大訓 卷一

三十四 明徵書
約圖刊本

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子
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
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
五月而祥五日孔子彈琴而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
歌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
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
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
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旣而衛使
至曰子路死焉孔子哭於中庭有弔者孔子拜之旣哭

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臨之矣遂命覆醢南宮縚之妻孔子之見女喪其姑誨之鬢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爾

諸儒謂從從高也扈扈廣也鄭於從字不改讀而陸音總又音崇又士江反簡竊意從本叢字以從字記音古書多此類事作士截作節印作我皆記音也惟方音不同古異方則莫曉惟士江反近之非也源字音崇音琮又有士江反簡越人方言有何居亦以從為叢音作檀弓者方音同歟後世求其說而不獲撰

先聖大訓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字作業唐韻附源音云高髻也正謂此從從爾從字正音疾容反故諸儒莫曉陸集音凡三無一中理叢叢謂高也方言謂叢而起實高髻之狀方言率以從為叢音惟士子觀韻書者從疾容反耳蓋標以為并長尺而總八寸喪服傳於斬衰布總箭筈傳曰總六升長六寸觀此則知齊衰榛筈總長八寸鄭云總束髮垂為飾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則知獻子過於禮曰比御而不入則知禫後可以御婦人矣而獻子猶不入獻子雖過於禮而夫子不言其非為善辭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以其過於厚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當時魯人朝

祥莫歌其在月終乎故曰踰月則善孔子惟以此心行之以此心言之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此心即禮既禫而樂如四時之變萬世中制不拘於必踰月也

先聖大訓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是時踰月在既祥十數日之外則孔子必不曰踰月則善學者當原情達旨聖人豈有自處以十日笙歌之禮而使人必行十日外踰月之制乎必不然也後儒不達聖人之情惟執踰月之言遂謂祥而縞是月禫踰月樂使孔子之意不問祥後日數之多寡必拘踰月則於孟獻子不曰禫縣而不樂當曰踰月而不樂筮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卒哭以吉祭易喪祭禫祭非喪事故筮禫用近日在十日之內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間傳曰又期而大祥

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士虞禮記曰父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者祥之中也亦猶詩之中遠謂遠中也中林謂林中也書無逸云文王受命中身謂身之中也鄭康成必曰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者蓋以雜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由是通之於三年之喪也又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康成據此又喪服小記中一以上而耐又學記中年考校皆謂中爲間故鄭謂間一月而禫二十五月大祥間一月則二十七月而禫不思雜記喪服變除非孔子之言厚則厚矣而非萬世之中制古今異禮衰世則異國異禮異學異說而康成必欲牽合而爲一說故反違聖人之旨孔疏又從而爲之解曰夫子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其朝祥莫歌亦非正樂嗚呼曲矣惟達道者可與言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之禮行道

先聖天訓 卷一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先聖天訓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據奔喪篇哭師於廟門外而孔子曰哭於寢者何也大哉孔子孔子由道心而行之言之無不中節夫師者所以傳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啟吾心之所自有也此心卽道舜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日用者心也然則哭師於寢良爲宜其哭於廟門外者不知道者之所爲也世習行之遂傳以爲禮自古及今不知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得道故不從龔俗之所爲孔子大聖職當破百世之昏昏垂萬代不易之法最其至妙超出

乎規矩繩墨之上隨宜時措哭伯高於賜氏蓋禮文之所無以心而揆之此心即道故無適而非道無適而不中節如四時之錯行也嗚呼至矣而不知道者惑於世禮異說則曰此殷禮此周禮奚足以知聖人之心其知伯高者自當往弔伯高之家不當弔子貢子貢不當受其弔故使勿拜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先聖大訓 卷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驂旁馬騶是申駟驪是驂錢財曰賻聖人遇於一哀而出涕出涕而說驂猶天地之變化四時之錯行陰陽寒暑不無過差而皆妙也皆神也皆不可測也皆善也此不可測之神不惟聖人有之愚夫愚婦咸有之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小戴記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不如家語曰惡夫涕而無以將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

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速反而虞遂於禮文者也雖欲速祭以定死者之神猶為失其本心也故孔子曰我未之能行若夫道心之常則其往如慕其反如疑雖已迎精而反而其體則藏諸彼故疑疑者人情之常道心變化之妙而非放逸於外者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先聖大訓 卷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祥之鼓素琴若喪子而無服孔子之哀樂若天地之節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然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祭凶事載左胖者何也取義不同也自尊者主與與為右故人子居不主與尊賓故賓位亦在右故吉祭右胖而反用左胖者則凶也亦猶吉洗當東營至虞禮則反之設于西階西南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
干不仕干盾弗與其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鄭云
市朝不釋兵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其國銜
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
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子路曰吾聞諸
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
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敬有餘也

逐於文為則去道遠哀敬者道心也

先聖大訓 卷一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卜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

家語弁作下
小戴記作弁

孔子曰哀則

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

節而變除有期仲憲言於曾子

家語仲憲
作原思

曰夏后氏用

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

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

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子游問於

孔子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

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

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

王肅云謂
邊之無絲

瓦不成膝

此據孔
子家語

其謂無下體乎
小戴記膝作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筭笙備而不

和有鐘磬而無龔篋

鄭云不縣之也
橫曰龔植曰篋

其曰明器神明之

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以人
從死

而葬

曰殉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

人或有偶

木人小
戴作俑

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

為偶者不仁

小戴記
偶作俑

不殆用人乎季桓子死魯大夫朝

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

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子游問喪

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

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

者哉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

鄭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孔疏云

歸還之

夫子曰可也

鄭云善其能廉孔疏云賻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

歸之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

居處言語飲食衎衎

衎者和
平之貌

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

居處言語飲食衎衎

衎者和
平之貌

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

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期宜踊絕於地而不絕者義親而情殺者大功而踊絕地者本期而降情本親也不知道者之於禮率執文而不通至此期而踊不絕地則斷不可以文論矣故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再言之者所以甚言禮文之不可執當通其道也道不在外心而已矣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之變化不可勝窮重中有輕輕中有重如四時之錯行故曰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嗚呼妙矣

先聖大訓 卷一

四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春秋魯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猶者寓其可已之意也左傳亦曰

襄仲卒而繹非禮也萬舞也去其有聲者亦以善人心之不忍也

齊師侵魯小戴記云公叔務人小戴記作周人鄭王皆曰昭公之子遇負

杖入保者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任土君子稅賦

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重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殞魯人欲勿殤重汪錡

小戴記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勿殤

也不亦可乎禮者人心之所自有也工尹商湯與陳棄疾追吳師

及之

先聖大訓 卷一

四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孔子家語首言楚伐吳魯昭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帥師滅陳楚封成爲陳公史記楚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此曰陳棄疾者其以滅陳之功最著故楚人稱之歟小戴記無楚伐吳三字魯昭十二年楚圍徐以懼吳楚靈王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鄭康成謂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

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

諸斃一人鞮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

不忍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

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女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三還其封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先聖天訓 卷二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執文者觀之必以為不合故孔子特曰合破其固孔子往觀其葬而知其斂服者其聞而知之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再言之也者其警魂而招之歟不招之使歸而惟曰無不之者神魂之妙無所不通廣大靈明惟昏故小故拘此啟之通之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且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

哭之哀晉人之覬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覬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治之光澤如沐木之文采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托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如狸首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且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

先聖天訓 卷二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豈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于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已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耐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耐于祖祭神之始事也周已慤吾從殷

卒哭而遽以神事之戚然不忍也

衛司徒敬子死于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于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于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夫人未改服則不經于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館夫子曰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禮者大道之文爲不可以同異豐殺言也以同異豐

先聖天訓 卷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殺言禮者不知禮者也是故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變而爲四時列而爲三百之經用而爲三千之儀又有二百三千所不能盡者心通此道謂之知常覺常明謂之仁故惟仁者爲能制禮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不知道者之習於禮不知其所以然也故禮不可不省也達之則天地自我而生四時自我而變萬物自我而成鬼神自我而行九州四海九夷八蠻自我而安則無不得其道矣戰必克祭必受福此事之必至者也至于以我爲言者師弟子之間開

誠而明告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

先聖天訓 卷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喪之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周公第十四

子夏問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祚周公攝政而怡抗世

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能親父尊君然後可以兼天下而君之矣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一物謂齒於學善謂父子君臣長幼之義

先聖大訓 卷一

聖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卽迂字曲也以臣攝政非正也權也故再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

傳曰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

新鬼大故鬼小孔子曰臧文仲縱逆祀

燔柴於竈以祀焉小戴記竈作與夫竈者老父之祭也鄭云與當作爨

盛於小戴記作盆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

先聖大訓 卷一

聖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闔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反乎戶堂事反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孔子觀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似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性賢者乎

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皆道心之妙也而於是乎益昭

曰循聲而發既聽且射一心而兩應非由擬議不思

而捷應嗚呼妙矣而人猶莫之覺孔子喟然而歎曰
以何而聽也以何而射也嗚呼妙矣雖孔子於此亦
惟能發其問端而已卒不能言其所以聽所以射之
者爲何物何狀何道也人於是往往皆謂之心而此
心無體無所不可得而執不可得而思借曰其思可
思思有時而息而此心不思而常清明者非思爲也
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非思也賢者無思無爲而
自不失其正鵠不賢者雖思雖爲而反失其正鵠彼
習乎射之精者雖非賢而亦不假思爲而自中何也

先聖大訓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方不假思爲而自中之時卽賢者之心也

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
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
疾懸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
觀者如堵牆焉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
不絕再有問於孔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
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小戴記作猶恐其不敬也而二
日伐鼓何居衛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

高子舉問於孔子曰周禮釋祭於祈祈在廟門之西朝
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釋之
於庫門內祈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小戴記孔子
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食子夏問曰
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
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食
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
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言樂第十五

先聖大訓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

武周舞備戒擊鼓警眾鄭康成王肅皆云

對曰病不得其眾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
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
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
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
其傳也孔子曰惟丘聞諸蓺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
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商殺音其聲寔及於殺非武音也非武王之志也武
王殺紂愛民之志也非殺也必無殺音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矣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

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
奮武必伐仁心所發

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
周師始由北出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先聖天訓卷一 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既北滅商餘諸侯多在南皆聽命盡在疆域之中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家語分下有陝字然則周公所統廣矣况鎬京亦隸
於周公關雎太姒之詩首周南周公所分其由周而

東至陝又分其東歟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為尊崇天子之容王肅亦云
眾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

王肅云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
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政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
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

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武成云式商容聞此謂使御王車者行商容之圖以

式之以禮其賢而又復其位也
庶民弛政鄭云弛去紂時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

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
先聖天訓卷一 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藏之府庫家語衅作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纛家語建作纛建具展反然後天

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
郊射左右學為禮射

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
裨冕羣臣禮服六服大裘為上其次皆為裨裨冕者

衣裨衣而冠其冕也裨有副義曾子問大宰大宗大
祝皆裨冕

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

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民知所以敬親

王肅云親耕藉所以奉祠祀之粢盛

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

鄭云冕而總干親在舞位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也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

先聖大訓 卷一

至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戒夫舜起布衣積德舍和而終以帝

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

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

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

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孔子學

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已未

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已未得

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已未得其

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

眺焉曰已迨得其為人矣黯而黑頤而長眼如望羊

先聖大訓 卷一

至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眼作矚王肅云視遠奄有四方史記作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

襄子辟席葉拱而對曰吾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心清明而神或者昏亂之故有所不知聖人不失其

清明故其知如神王肅曰葉拱兩手薄其心

孔子吹律自吹殷後

少連第十六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其悲哀

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

為下

敬非不哀本體敬爾敬與哀非有二心

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顏色由情而發非特致其顏色為偽也戚容一不稱

其服則其心之放失也孔子之言皆所以明道心之

本有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是時古書未散亡亦謂功之喪殺矣

子夏問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

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二年之

先聖天訓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浴小戴記瘡作創病則飲酒食肉毀

瘡而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

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

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鑊簋而朱紼

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

鄭云言其僭天子諸侯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

端上屬下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

櫨之為山枕侏儒主畫之為藻文爾雅疏云山節者

刻柱頭斗拱形如山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

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飢景公問

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

道不修

王肅云馳道君之行道

祈不幣玉祭祀不懸不作樂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

民之禮也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

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

蜡黃衣黑冠而祭息田夫也迎貓迎虎山服艸笠饗

先聖天訓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農成醉故曰若狂

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農百日勤一日息之使蜡而醉之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也子貢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為

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

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

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小戴記於是

孔子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怒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

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然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

鄭云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陸佃云漆讀如字陸意謂靖歟今方言有之濟濟者閑遠之容漆漆者沈靜不外用之容故曰自反也若猶及也容以遠及容以自反者平居無事之容也非奉薦於神明之容

先聖大訓 卷二

至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反饋樂成

祭終徹其所饋而反之樂於是節止

進其燕俎此據家語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

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於是乎燕則濟濟然漆漆然歟孔子平居與祭之時其容不同此道心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眾生必死死

必歸土此之謂鬼魄氣歸天此之謂神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

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聖人以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芻見以蕭光以報氣也以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俠飶俠古洽反 馭音武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反始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

先聖大訓 卷二

至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盡也此之謂大教

人道大矣通三才貫萬古分而言之有氣有魄合而言之也魂氣輕清其死也復于天體魄則降而復于土天地之分也志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天者吾之清明非特吾之魂氣歸于天而已地者吾之博厚非特吾之體魄復于地而已人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天地人物變化萬狀不出吾心量之中其曰範圍天地又曰發育萬物不特聖人如此聖人先覺我

心之所同然爾無二道也此道昭然而不可誣語於
眾人之前惟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情知魂氣歸天
如彼其高體魄歸地如此其下斷斷乎不可合而為
一而今日合者疑在甚難而明者觀之未始不一也
合之為言猶為教誘之漸也人之骨肉斃于下陰為
野土此吾之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燦蒿悽愴此
吾之天百物皆具此地皆有此天天地之精妙名之
曰鬼神曰祖曰考焉則於民黔首民也使民知祖考
之精神終不泯滅制為祭祀之禮聖人以此為未足

先聖天訓卷一
辛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築宮室以為廟設宗祧以序親疏遠近順人心親
愛等殺所以教民反念古始追思祖考不忘其所由
生也皆因乎人之本心之孝故眾心咸服其聽命從
教也速二端謂鬼神早朝祭事有燔燎羶蕭蕭光見
焉以此報氣氣神也此教眾反始所以通祖考之神
也即人心之清明無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者也至
於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挾飴齊酒加以鬱鬯臭
陰所達此以報魄魄鬼也此教民相愛及通祖考之
魄上下用情孝事其親鬼神合一氣魄無二是謂禮

之至君子反念古始祖考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敬
發情竭力從事不敢不盡此不惟行吾道心之孝而
其教民也大矣鄭謂俠飴兩瓶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
作不能詩於禮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由道心而行自有倫理其名曰禮心有說樂播諸八
音未嘗放逸是謂節其名曰樂二者正心之所發正
心即道心心不正何以為禮樂也行禮而樂中心樂
而行之則成矣素者徒有質素而未全之稱徒禮而

先聖訓卷一
辛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至於樂則非本心之所自有之禮薄於德而為禮
虛文而已德即道心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
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
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
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
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
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
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

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人亦曰物萬物謂九州四夷之人不惟其心服從而以身服事致敬而聽命也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德之感人如神故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故先言諸侯萬物後乃言百官

先聖大訓卷一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

鄭云但用巧目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

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

著明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中庭明著故位曰著歟小戴記著作位

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疏遠邇時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夫貴賤長幼男女內外親疏遠近非人之所能為也皆天道也故天性之所自有也天性中自有二百之經禮自有三千之曲禮是性至善至正至大

先聖大訓卷一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聖大訓卷之一

先聖大訓卷之三

宋慈溪楊簡敬仲輯

主言第十七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此取諸大戴記家語曰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家語多改作翦截就文記者不知道多失聖人本旨記者唯見孔子多言王罕言主故改曰王然

先聖大訓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之時周室衰微諸侯盛強孔子豈不欲與周知其難輔多游侯國覲其一遇王者王侯之通稱故曰主言歟此孔子與門人私言其中心故云孔子言此之時衰老道終不行深憫斯民之無以安全之教養之故歎而哀之自是曾子屢請問主言孔子再不應是主言未發不應先遽告以不出戶牖而化天下之道

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握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遜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

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歟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

道德非二道者通達之謂至妙不可名姑假道路以明其無所不通天地人物通此一道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德即道也苟不通達則已雖有德而不自知故曰道所以明德非德外復有道道外復有德也然人亦有雖明乎道而已德猶有不善則眾志終未服故

先聖大訓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不在乎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行思可樂德義可尊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方外之士未必無道而德之不修故人咸賤之

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
言霸則知孔子亦有志於輔諸侯以霸尊王
是故昔者明主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可以守三

至行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一作眉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

唐虞之時猶有黜幽

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

先聖天訓卷三

一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

一作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

下民本有孝悌上有以導之則益興起

上樂施則下益諒

人性本善本直諒上樂施實心愛民故下實心感服

無敢飾僞

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隱隱

惡隱隱伏皆上感之

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

正

上強立果實則下廉恥有別貞正皆強果之類也家

語作上廉讓則下恥節雖與上文相似齊整而非孔

子當日實語之詳

亦不勞矣

先聖天訓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總言上修德而下自應是不勞

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至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

孔子於此明七者之卽道學者只知七者之爲教不知卽道無精麤無大小無廣狹不可以思不可以執道心常明曰仁仁卽忠信之心無二心也孔子於此破惑者之固蔽窳遠也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

前言仁爲教本此言等之以禮則及施教之詳矣孔子曰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禮本於義禮義人心之所自有上之人舉而導之則人心之所有者自明而況又行之以順而不拂乎人性有善而無惡此心本清明無滓因物有遷而動乎意故流入於惡惡非清明性中本有之物也今善心興起則其非本有之惡自然消止矣

先聖天訓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以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如而通音歲誘賢焉

賢者靜重無求唯以禮禮之乃就是謂誘

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矜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邇者服悅遠者來附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

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

家語三井而垆垆三矩

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處者恤行者有與亡

自布指知寸以往言由己以達人卽近而知遠雖積至於甚遠皆由是以達之我欲飲食則使人必有飲食我欲衣裘則使人必有衣裘我欲畜積則使人亦有畜積以至于恤行者之有亡則使處者恤之舉此

先聖天訓卷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事而餘可以咸通矣而其幾自我分屬而治之由近而達之前言其略此及其詳周官職方氏周知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與其利害者卽孔子之意也小行人以邦國及萬民利害逆順禮喪凶荒康樂和親安平類而爲五書者亦此意也又遣人有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有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有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亦此意也凡六官之屬其詳曲不可具述皆所以養之教之古明主之治天下也如此

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優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

為禮不出於誠則具文而已終於廢

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

人信其上如飢必食渴必飲其不疑如此又如暑則

先聖大訓 卷三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遠邇皆熱凍則遠邇皆寒明民信之無遠邇之異遠

方非道邇也而民咸信之者明德之所及也

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

世謂敵之來衝我能折之曰折衝此則不動而威其折衝也遠矣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

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

數謂詳也謂知其德行才藝之詳

既知其數又知其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

風由道而行皆謂之禮此禮之大不在乎揖讓之間而天下治矣

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

先聖大訓 卷三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名譽與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合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

言有土之君者通稱王侯

然後可以證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被廢道而

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
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
親彌眾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行施並如字所行施彌博則所德之感人也彌深故
得民之親愛彌眾故師行周還乎天下如在衽席之
上言雖彼被征之國其民亦仰我如父母單食壺漿
以迎我師敢有敵我害我者哉苟非明主則人心未
咸服師行他境多懼此害用師者深以為慮孔子知
其情狀故於是有衽席之上還師之言

先聖大訓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子第十八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與

大戴記作譬小戴記作辟

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
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
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
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
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
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亡生者眾矣子

云貧而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鄭云大族眾家多為亂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子云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子云君不與同姓
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
不辭貧則亂益亡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
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
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
於上故亂益亡

先聖大訓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云慊恨不滿之貌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
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子云君子
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子云利祿先死者
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後存者則民可以託子云
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與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與
藝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
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子云善則
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

民作忠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子云父子不同位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子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子云

先聖大訓 卷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子云婚禮婿親迎見於舅姑

爾雅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

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

中庸第十九

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至矣乎聖人之爲中庸之名也中庸者道之異名人之求道率求諸高遠聖人名之以中則謂不必求諸過高也又名之以庸庸常也平常也易繫辭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子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舜曰道心知夫心之卽道也此心無體質無鄉域忽焉思天至于九霄之上則卽至于九霄之上忽焉思地至于九地之下則卽至于九地之下其無思也則無畔無際無始無終非內非外旣無體質則千萬載之已往猶是也千萬載之未來亦猶是也

先聖大訓 卷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思非動無思非靜以此事親以此事長上以此事君以此與妻子以此交朋友以此莅官臨民應酬萬務何遠之有捨其內己之靈而乞靈於彼鈞深於外者冥冥之徒也捨其平常而求奇於高上者甚卑者也時中者無時而不中也亦猶論語時習無時而不習也無時不習卽無時不中是心平平何思何慮起而私意始流於那是心平平何偏何倚起而私意始倚而著小人不可大受或略窺其無所不通之妙知喜怒哀樂之皆妙遂流而至於無忌憚故孔子曰小人

不可大受知其有是患也不思孔子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而從心之所欲不踰矩嗚呼百姓日用此道而知者寡也能知而行者又寡也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至哉聖言其善於明德如此於行當言賢不肖於明當言知愚今也反之苟非洞達大通奚以至此所以

先聖大訓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洗人心之固礙也曰道曰中庸姑假以啟人心皆所以去人之礙破人之意意破礙去而吾本有清明無思無爲無意無我之妙昭昭矣愚不肖罔然不自明固爲不及賢知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自古及今人心不失之不及卽失之過故爲之屢言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知之過是當辨明賢知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思無爲之中而加之意或有此意或有彼意或有內意或有外意或有難意或有易意或有異意或有同意或有虛意或

有實意或有動意或有靜意或有博意或有約意或有繁意或有簡意或有精意或有麤意或有古意或有今意或有可之意或有不可之意或有知之意或有行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絕羣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食我食塊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中虛牢執血氣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焉而不省其妄

先聖大訓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賢雖知難以逃此顏子自知其受病之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自知欲從之意去道猶遠至于三月不違仁則脫此患矣默覺寂然不動之妙何思何慮自清自明何高何堅無勞鑽仰何今何曩無體無際夫如是故三月而如一日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道謂之中庸此道可以默識而不可思可以略言而不可指議自覺

自信則終日思爲而實無所動未覺未信則雖終日
靜默而未嘗少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於此
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人與他
人同一明一不明聖人與他人異孔子雖諄諄如此
知心通者大難其人終非告語之所及故良久而復
歎曰道其不行矣夫或者終疑孔子曰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明者不如行者簡將
應之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子則云孔子所謂知
者好者皆非言其至者至于此之所謂明則直言其

先聖天訓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道非未至者大明非思至行非爲無爲卽無思無
思卽無爲曰明曰行皆名也非道之實也道尙不可
以言而況於明行之間乎於是大通則通三才貫古
今舉形氣名言事物交錯之紛紛非同非異非一非
二而尙可以置明行之意乎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世俗以下問於人爲無能無知而舜則好問孔子乃
稱其大知舜中心虛無我是以好問世俗率好高而

忽近而舜則好察平近之言知道不必求諸幽遠惟
至近者實甚遠事理一貫而事不可以不戒謹而忽
易故有問有察人心本善而無惡起而爲意斯流於
惡舜之治每隱人之惡臨以簡御以寬而惟揚人之
善者知其本有之善心興起則外起之惡自不留矣
愚不肖之不及爲邪爲惡固舜之所不與其讒說殄
行雖高怪足以驚眾而舜亦堅執不容其縱而遏絕
之堯之治民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其以道
治天下與舜同

先聖天訓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內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
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日用逐逐縱好肆惡皆足以召禍敗取死亡是謂罟
獲陷阱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此語爲日至者設
也日至者已至乎道眾人心放意逸頃刻無定而日
至者終日未嘗轉移亦可謂萬中無一萬萬中無一
矣惟繼以怠惰故不能期月孔子於此痛誨之顏子
好學故三月不違仁此心清明不動三月而不違夫

中庸大矣而曰得一善何也嗚呼惟深入其中者知之等曰知道而知有淺深有偏全德有大小有備不備故顏子之中庸猶爲一善而已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惟聖人有之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惟孔子備之中庸之善不可能也人之爲道而遠而此曰拳拳服膺而弗失者何也孔子大聖而曰我學不厭惟知道惟知學之不可已舊習尙深應物易昏孔子曰用力於仁舜命禹曰惟精惟一

先聖天訓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及子思所記則曰民鮮能久矣加一能字殊爲失真已爲起意有意則必有所倚非中庸夫事親從兄事君事長上莅官從政日用萬務心思力行無非中庸而曰不可能者何也是心卽道故曰道心心無體質無限量神用無方如日月之無所不照而非爲也如四時寒暑錯行而非爲也如水鑑萬象具有而非爲也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孔子非僞實心以爲未能謙不敢伐人之同心而況於聖人乎故謙爲有道務伐無道謙則不立我伐則生於我意我消盡本心常虛曰我能則失之微起意則失之不起意亦失之道心如日神用獨妙道心如火蚊蚋不可怕止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猶無所知而況於能乎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爾

先聖天訓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南方陽和之氣北方肅殺之氣先教後刑彼以無道加我我不報之此道也世所罕儷是謂南方之強周禮犀甲兕甲至孔子時有以金爲甲衽衣也左右衽勇於殺人雖已死猶未厭足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路北方之強也而能事孔子有志乎君子之道故

先聖天訓 卷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誘而進之曰抑而強與既以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啟之此又詳明其道子路往往以和則有隨流之失故自以強爲是和則多流今不流豈不甚強矯者勉子路矯而歸此道也有意則必有所倚著惟無意無思無爲斯無倚豈不甚強夫矯非無思無爲用力以矯去倚著之意虛明博照乃矯乃道心之變化易曰變化云爲此非大通者不達此妙子路以窮通爲二故雖德行多虧而出仕國雖無道而亦仕道心虛明本無窮通之異雖國有道可仕而已德未修德雖修而上

之人不我用雖義當仕而仕皆不動其心與窮塞之時無變改豈不甚強孔子以季氏無道而不仕於季氏仲弓德行微虧故爲季氏宰而況於子路其不能不動心也固然而況於至死其心略不變改豈不甚強孔子所言每每導子路矯而歸諸道道心子路所自有一日覺之動靜一致有不學而能之妙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先聖天訓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履卦之初曰素履謂窮在下孔子謂之素王亦以道不行無文明之業然孔子之出處無意無必此素隱之意則必於隱處而不出非道也行怪非常舜謂之殄行爲絕異之行足以震驚師眾皆作意爲之非道也高怪驚眾故後世容有述焉而孔子弗爲聖王所禁此謂過之至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則又不及孔子亦弗爲進進而弗敢已是故中庸民鮮久矣君子依乎中庸亦猶論語依於仁依猶由也此心中非外依中言不盡意當通其道舉世不見知惟聖者則

不悔此無它聖則中虛無我固自有無窮之至樂知不一常一本文於此有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云云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云云簡深疑皆子思之辭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初無至不至之分費即隱上即下何必加察此惟覺者心通非告語所可及子思分喜怒哀樂之未發爲中爲大本發而皆中節爲和爲達道夫子未嘗如此分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末又特指無聲

先聖大訓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臭爲至不知孔子言哀樂相生明目不可見傾耳不可聞即喜怒哀樂未嘗不至何必特指無聲臭爲至故此疑皆子思之言豈子思以意會而誤記歟或自爲之歟疑故闕亦深恐誤後學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以人治人改而止

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矣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爲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

知故以道爲遠反求道於心外求則爲此心即道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爲而求諸爲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爲愈遠此萬世學者之通患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易又曰百姓日用奚俟復爲棄心而他求棄道而生意慮紛然作爲雜然而益昏益妄矣是謂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寶終日飲食而自謂飢渴也至近而自以爲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吾心清明無體廣大無際神用無方加之意則如雲氣之翳太虛矣如塵之積鑑矣意生爲爲生遠爲之害

先聖大訓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也如此爲道如執柯伐柯終於與道爲二然而有過不可不改過改即止無庸他求如有病斯用藥病去則藥可止然而爲過失者此人也治其過失而改者亦此人也人則一改過乃變化亦無二苟過已改而猶不止則反亂其心孟子亦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縱有揠苗耘苗之喻有事耘苗勿正心不可揠苗助長孟子又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事父事君事兄先施朋友人皆以為己能而聖人自謂未能非真不能也謙德由中而發實不敢自以為能也中庸不可能而曰我能者皆己私也非道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尙不可有而況於能乎能生於意意生如霧之興矣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先聖大訓卷三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不外乎庸常特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自謂為之不厭為行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取焉又曰君子謹言學者多不知中庸即道而求之空虛寂滅故去道愈遠而自道心已明者觀之即日用庸常其行其謹皆變化云為乃道心之神用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惟洞達大道者自知自信有餘不敢盡亦慮不可以傳於後言之必可行可行必可言言行相顧人自謂有思有為實非思非為皆大道之變化君子胡不即

此庸常慥慥而行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素質也本也位者我所居之處也願乎外則為動心放逸違天言及夷狄則天下事理盡包括矣道一而已無入而不自得者虛明變化其樂不可言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

先聖大訓卷三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微幸

陵下援上求人怨尤皆動乎意意不動則平易小人設術微幸至于行險傾危君子反之惟平易安於天

命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射而不中反求諸己己盡射之道則發無不中矣君

子行而不中節亦反求諸己已盡其道則行無不中節矣道不必求諸遠求諸身足矣求諸閨門之內足矣蓋邇者遠之始孔子引妻子好合兄弟和樂曰父母其順矣乎明其道一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生則爲人死則爲鬼神孔子言鬼神之德如此其盛

先聖大訓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明人心之神其盛德亦若是初無死生之殊初無幽明之間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無體質則亦不可見不可聞無體無方之神萬物以此發育四時以此運行非體物而不可遺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有無莫測之妙而人心出入應用之神其有無莫測之妙一致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人之心神亦然忽焉而視忽焉而聽又忽焉而言忽焉而動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非不可度不可射乎思語助此言鬼神而曰誠者誠

卽鬼神誠亦視不見聽不聞體物卽誠之顯一以貫之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言福祿之盛大以驗其德之大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先聖大訓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材質也其質善固培之保佑命之宜民宜人卽大德故舜得位得祿得名得壽周公位冢宰名垂萬世孔子稱王萬世祀之名垂無窮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舜禹則不能無憂矣舜父瞽瞍弟象傲禹之父鯀

孔子無他意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

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因言祭之達禮遂及喪之達禮期之喪達乎大夫此據周禮而言未必孔子深以爲然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先聖大訓卷三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文王事殷武王伐之周公誅管蔡達孝之道故通變如此天下後世皆以武王周公爲聖人信其大公無私之誠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三昭三穆父爲昭則子爲穆子爲昭則父爲穆面南曰昭面北曰穆以太祖居奧面東而坐左昭右穆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以其賢可任以職事

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

旅酬於下下亦得獻於上

燕毛所以序齒也

旣祭而燕乃以序齒尊老毛髮白位于上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備盡眾義皆大道之妙用不可度思惟達之者寡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先聖大訓卷三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卽治國之道一也至易至簡如

示諸掌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生乎亂世雖善猶恐不免況反古道乎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言上下無別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後世無其德則必求盛德之士而作禮樂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語云宋不足徵恐傳之差孔子殷人當隱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謂三王

先聖大訓卷三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謂五帝文籍罕存無徵驗

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謂五霸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言可徵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

凡所建立不悖天地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

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又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其繫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

先聖大訓卷三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天下服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其應也如響蓋三才

同此一道舉天下之人同此一心此心即道故曰道

心君由道心以行而下民之道心靡不畢應矣斯道

之神自然若此禮樂刑政所以行君心之德使禮樂

刑政具備而君失其道民亦不化故聲色之可聞見

皆末也道德為本

隱而第二十

孔子曰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矜與厲道心所無動乎意則有之吾心虛明慮不

作唯有自然之莊敬自然之德威雖無所思爲至隱矣而有自然之光自然之文顯著於外故不言而人自信彼中心之放逸者雖諄諄告人曰我善我誠人終不信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君子至于此則純矣以曾子之戰戰兢兢終其身而猶失口於出祖失口於禘褫而弔而況不逮於曾子

者必進於舜之精一文王之純而後能每每無所

失此心神明如日月自無所不照自無所失其有失

先聖大訓 卷三

三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者皆因乎舊習未之消意欲之或起故本明之或虧

必也又進乎顏子之三月不違仁至于百年如一日

融融純純神光四達靡不照矣

孔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子曰事君欲

諫不欲陳

鄭云陳其過於外

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

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

自可循序而進不至無位

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使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

彼辭有所隱不可窮盡其言

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先聖大訓 卷三

三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言致曲不敢太直而隱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

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

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

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用是餽餽進也子曰

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筭及

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已不許也子曰君

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

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襲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鄭註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已上皆出表記皆稱子所言其可疑者多今錄如前其害道之甚著人皆可曉知斷非孔子之言者如曰

仁天下之表夫仁不可得而言也仁覺也醫書謂四體不仁不知覺也孔子欲言仁者之所樂不可得而

先聖大訓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姑取象於山使人默覺而可以表言乎覺非思慮

之所及故門弟子問仁者不一而孔子答之每不同

以仁即人心人心自仁唯動意生過故昏今隨羣弟

子動意生過而啟之使過消則心自明實無可言者

不可生微意奚可言表又曰畏罪者強仁仁豈可強

為也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言覺道言通名殊

而實一豈可分仁有用道無為裂而為二又曰以德

報怨寬身之仁也夫仁不可思不可言不可知而可

以寬身言哉以德報怨孔子不取而謂子言之乎誣

聖人太甚又曰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孔子曰以直報怨聖言奚可改以怨報怨小人之亂也而以誣聖人乎餘不甚明著姑置不備論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

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蓋鄙之之辭此言入官子張自

言故其辭婉孔子答以政從矣其情可睹

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

子張所以未能入官者譽之不善也安身明其未免

先聖大訓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獄

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

子張有專善於己之失聖人設教因人而啟之

教不能勿措

措進也措亦進之使入也故通用家語措作怠者家

語多以疑而輒改勿措勿強進也

已過勿發

人既已有過勿復發之

失言勿跡

王肅云有人失言勿倚角之

不善辭勿遂

人有言辭不善勿遂之遂謂成之也彼辭不善猶未十分明著不可又從而發明之使無隱此意成人之惡也

行事勿留

子張有怠惰稽留之失已上六者皆子張之過故多毀而無譽眾多不樂之則身亦將不得安矣而況於政乎

先聖大訓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六者亦人之通患故泛言君子入官之道特亦默中

子張之心過

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此篇始略指六路今切指七路皆使子張求諸己季康子問從政唯及子路子貢冉求得非子張有前所

陳之過失譽故與孔子言不虛施皆有所啟門人問

同所答輒異因隨其蔽而啟之故異與子張忿厲繁

數故繆綆於獄距諫不受故知慮蔽塞遠想子張堂堂之容則慢易距諫往往有之怠惰人之通患堂堂者多專不肯諮謀自任故多失事多不成歷者獄事

之經歷戒其凡百於事宜務省約子張以多事致獄

辭所經歷故戒之若夫公治長則無俟乎致戒矣

故君子南面臨官

因問入官故此始言臨官之道

先聖大訓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城而公治之

家語作臨官大城之中家語多以疑而改作殊未安

城者殆誠字之訛與孔子誨子張多曰忠信蓋其所

少焉

精知而略行之

孔子知子張以太察失民譽故教之以知察精詳無

害唯當略行之行之不可詳

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

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

修己主於忠信臨民亦當由忠信行之凡萬事悉當由忠信以行之總合盡由忠信其考察唯當及其大倫類不亂辨其美惡大概而與利除害足矣不必責其詳不必責其報寬裕而民情斯得矣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

民吾之赤子不可有抗拒之意今以忠信寬裕行之則無抗民之志矣蓋官與民交貢賦征役爭辨鬪訟之間不能一一皆順聽故或有抗民之志卒於民理屈而服是謂勝之勝之而又自矜而有犯民之言則

先聖天訓卷三

毛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失民情矣今以忠信寬裕行之則無是失矣是皆揀子張之過也

量之無狡民之辭

民未從服唯大體量度之不復以狡獪之辭取其服大抵好察者或未得民之情往往或施狡之術此亦中子張之隱與

養之無擾於時

忿數者急躁往往使民多非其時之勿寬於刑

子張雖忿數至于當刑又或寬縱大抵人欲用事不失之猛則失之寬

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

言其如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心自得矣

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蔽也

家語作蔽大戴作弊邇者遠之始書曰邇可遠在茲

孔子所告子張之言皆使子張求諸己是謂邇所見

邇則明白易見求諸遠則渺茫難明矣

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眾而譽至

先聖天訓卷三

毛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也

約亦邇之意求諸己唯治己之過豈不甚約故行不

用多端而譽自至矣

法象在內故不遠

周禮曰乃縣治象之法昧者求治於外唯明者知法

象在內而不在外民唯從上之心上心不善雖有法

象民弗從也

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

源泉亦在內之意謂吾之道心也心動乎意則爲人

欲則有竭則不常唯不動乎意無諸過失是爲道心
故常故不竭亦猶源泉不竭則天下積水甚廣且深
道心不動乎意故應用不竭此心常一布諸事業無
不咸善

而木不寡長短人得其量

而繼辭也又爲之喻也亦猶木材不寡則或短或長
人皆得而用之滿足其意量有大小隨其量之所容
而滿足之曰得其量不寡猶不竭稱物而施大小多
寡輕重人心咸得而悅矣

先聖訓 卷三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

六者六言云爾亦猶孔子閒居五至三無五起其實
一也志猶心也貫通也既曰貫乎心又曰藏乎志非
有二也暢而明之故重複也今人之常言亦多此類
形乎色發乎聲

言自心志而發誠而非僞

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
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

前言故治而不亂謂如孔子之言則有道則治而不

亂若臨官不治則亂至矣亂至則爭者以行事不合
乎民情民不從故辨而爭前言勝之無犯民之言者
謂與民辨而勝之也後言民不辨法謂民聽而不爭
也爭之至甚將以辨其理直而治之也而民愈不從

反亂

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
躬行者政之始也

前所言皆教子張躬行也政本於躬行不必求諸後
調說者情之道也

先聖大訓 卷三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和調說豫者人情之道也不可忿數爭辨

善政行易則民不怨

易者平易和樂

言調說則民不辨法

爭辨多因於激言辭調說則民自順聽不復辨矣

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

仁者躬行調說之道顯者民咸譽之尊之故榮顯也

佚者政簡民說不爭辨故佚也

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

必不聽矣詳以納之

財利之生微矣憫民之貧也子張奢侈則財不足將
貪而取於民曰不得者戒之也善政必簡知子張苟
然亂之矣善言民必聽子張必徒詳言而民不聽以
子張未明在我之道心而動於人欲求諸外求諸詳
也前言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又言略行之予以知
子張奢侈又失之太詳大抵本心未明多有此患家
語多好改作乃供己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
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

先聖訓 卷三

聖三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屢見家語於辭旨稍疑輒
以意改作此類甚多
規諫日至煩以不聽遂已矣
規諫日至願煩躁不聽而遂已矣者遂已之辭言其
不復諮問

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

勉子張以聽善言行善行以改過

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
羣臣僕之倫也

便者近便也辟者側也謂近便辟側左右之臣也
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
而羣臣服汚矣

誓戒敕之也上不正則不能誓民雖誓之民亦不從
是謂失誓服事也邇臣不正廉則羣臣咸從事乎汚
下也蓋邇治則遠治源清則流清
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
之服存焉

先聖訓 卷三

聖三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修身也反道也察說也是謂三倫修身言其大略反
道言其精至修身而未反乎道雖善而未至亦未能
以感化下民雖修身雖反道而不能察言說知人則
雖有善道為小人所障蔽不得下達矣道者人心之
所自有此心即道故曰反言其非外也三倫皆在我
者為邇近之道服事也三倫備而邇道之事存矣存
謂不失也

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士必自擇齋財

齋謂資也

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

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

順便適意之處易於迷惑而失

欲名則謹于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
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
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
存惡之則亡也亡謂逃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
能恭有本能圖

不驕不侈富恭敬一道也記者不善為辭而不明白
欺抑有闕文欺不驕不侈富恭敬唯有本者能圖之

先聖大訓 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者道也

修業居久而譚

譚者覃字之訛欺日用云為皆事也業也不驕不侈
富恭敬皆業也修業居久則誠純浸深廣而及遠矣
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
者以身為本者也

修身邇道也本乎心故曰情一者本也即身也即所謂

一物治者也

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

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

民生有血氣目視耳聽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
於安佚有喜有怒有哀有懼有愛有惡有欲有習於
善習於惡習於俗習於學有習於正有習於怪有習
於富貴有習於貧賤紛紜萬狀不可殫述必咸知其
性情順以導之故民從命也特有甚義

故世舉則民親之

謂舉世之民親之言辭有如此者

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

先聖大訓 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之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

子張堂堂故孔子告之以恭敬以不驕戒其尊嚴而
絕此又曰不臨以高遠者邇之反前屢言邇此又曰
不道以遠子張不寬周衰世亂俗壞遠欲責民如明
王已成功之時不以漸圖之故民嚴憚而不迎承也
迎順也

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

數年而後可成之業今遽道之使即成則民疾怨

疾則辟矣

疾其上則亂其心邪辟矣

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民枉矣固當直之然未可遽絕其枉唯當隨其所枉而直之使民自得之優而柔之優裕也寬也柔者不加之以嚴也臨官者固當揆度人情事理必使民自索之索猶求也書曰御眾以寬

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

先聖大訓 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既有罪雖小亦不可徒赦也必以其有善補其過而赦之

如死使之生其善也

如殺人罪當死然其情有出於誤殺偶然而非其本情者則不可置之死是謂宥過是亦小罪其有如此類則甚善也善猶美也

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

子張嚴而不惠故孔子告以惠子張於修身反道有

未至焉其於政則有不正不正則民不服不可教矣民情不相親不相習則難使

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

言之不見信於民由立己私而不虛也虛其內而後能修身以先民是謂道故不先以身雖行必僂矣

說文僂行難也引易曰以往遯僂音吝

先聖大訓 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此言四者亦猶前言六者言雖有四其道實一欲暢而明之故重復而言之子張堂堂用志多外故外內不相應故多過尤故未得道故民多不信服

定公問郊第二十二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
之至也

冬至而日漸長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祭義亦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郊特牲唯
言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不言配以月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
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

先聖天訓 卷三

聖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
曰北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
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
在者觀祭也滌者洗濯之

后稷之牛唯具

有牛足以具禮斯已矣不必繭栗也具猶備也今人
有曰備禮足矣亦有降殺之意

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

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

之望祀各以其方之邑牲毛之郊陽祀尚赤故用騂
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
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

誠者如斯而已一無所知犢似之質猶誠也不文之
謂也古者質而已矣陶亦質以匏瓜爲器亦質而又
因其自然而非人爲之器於掃地而祭已明其質故
於此不復再言而發其自然之旨自然猶質也天地
之性道之異名也此郊天而并言地者因以明天地
無二性也曰誠曰質曰自然一也皆所以明道也夫

先聖天訓 卷三

聖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一而已矣人之所以違道者以失其本然誠實之
性而起意也起意則支則離則變詐則浮外趨文而
失其質君子之文質彬彬者由質而生文非逐外也
起乎意則作則爲非自然也不起乎意雖視聽言動
如日月之照臨如四時之錯行如水鑑中之萬象交
錯而非思也非爲也是謂自然又謂之誠謂之質天
以此健行地以此發生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故
亦謂之天地之性三才同此一道君以此尊臣以此
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夫婦以此別朋友以此信一

也今將以祭天而不以天道行之安能格天陽位尙赤蓋因古始

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於禩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官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誠百官也

先聖訓卷三

學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戴記郊特牲不言定公孔子問答無此既卜之文誠作戒戒百官也之下又曰大廟之命戒百姓也孔疏云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百姓王之親屬孔子不言射以擇士豈略之耶抑孔不欲以中不中擇士耶孔子嘗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孔子於禮亦有所變有所略孔子之時周衰王政不行故孔子得以申其本志以明道與

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

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入國門汜掃清路行者畢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

郊特牲無郊之日三字掃作埽清作反無行者畢止四字而有鄉為田燭四字鄭云田首為燭聽下有上字無敬之至四字

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郊特牲作王被衮以象天無天子大裘以黼之七字

而繼曰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無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之文按周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祭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夫周官周公所作之書道明義詳非他人所能為而與此所記孔子之言不合何耶燔柴正所以祀上帝而不以大裘至泰壇而脫裘服衮竊有疑焉詳考家語諸書所記至疑阻則輒以意改作以大戴記參驗則

先聖訓卷三

學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語多人改爲今唯存疑以俟聖哲王肅注云大裘爲黼文也簡觀以黼之之文知大裘本無黼然則黼之者謂裳黼者白與黑之文西白北黑西北乾之次其明天道歟大裘無文正合天道而王肅曰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殊未安

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大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也

自誦詩以下亦見於禮器首孔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先聖大訓卷三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等級有若是不同者何也道則一而人自不一人心卽道故曰道心因物有遷起而爲意始蔽其本心所蔽寡者則於道所失亦寡所蔽多者則於道所失亦多故眾人不如賢人小賢不如大賢大賢不如聖人鬼神若是不同唯道同而後可祭人君之道未與上帝同則亦安能饗上帝祭義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是亦孔子之旨孔子自言我祭則受福蓋自知其道大無所不通故知必受福

喪禮第二十三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

小戴記載諸喪服四制無孔子曰作義斷恩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其衰不補墳墓

先聖大訓卷三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哀或作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喪服四制於百官備之上有曰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

輔病而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大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老皆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由是觀之則與四制及喪服異禮四制及喪服其衰世之禮歟二篇皆無孔子曰非孔子言歟孔子曰杖而起者輔病也而曰爵者非人子之情也

顏淵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戶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算也公西華問曰大夫以罪免其葬也如之

先聖大訓卷三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者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子罕問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術重焉

耐而作主殷練而耐神之依重也久矣故雖作主而綴重周卒哭而耐神之依重也未久故作主而遂徹重神卽依主不患其猶戀重也

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

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言之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以子路遂趨

而庭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而問孔子孔子曰是禮也子路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齊晏桓子卒平仲屨衰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

先聖大訓卷三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枕艸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

當時大夫廢禮者多老習見以爲常故謂平仲非大夫喪父之禮

晏子曰唯卿大夫

其意謂唯卿大夫故當如此盡禮無禮何以爲卿大夫而其言婉而隱

曾子以問孔子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較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

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僭差也使子言差失

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皆死琴

先聖天訓 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

於齊豹之盜宗魯實爲孟縶之賊罪其不忠告公孟雖以背蔽而死之實通謀其殺之故曰賊公孟卽縶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

宗魯自言公孟雖不善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

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

家語疚作病夫齊豹之殺公孟是回邪也宗魯聞其謀而不忠告公孟又是回邪也大體在回邪之中尙

何謀利謀害爲哉疚病害也

不以回待人

知公孟不善而不諫知齊豹之不善而以事周之皆待人以回邪不救

不蓋不義

齊豹怨孟縶奪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不能去而爲亂是不義宗魯蓋之不諫豹又不告公孟如公孟不善不諫而蓋之既已事公孟而與齊豹通謀而共殺之是大不義又蓋覆之不明告

先聖天訓 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起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不經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問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衢而浴毀甕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躡行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

本於是有殷道也孔子行之簡謂非孔子之志故不

敢書孔子不私於殷

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禮非自外至人心之所自有也喪事從其質者生乎人之哀也綴足欲令不僻戾也毀宗躋行者已飾柩設披屬引毀宗則寬便專於死者祭猶廢之則宗可毀也所毀其宗廟之牆垣歟周衰有婦人從男子皆西向之俗時禮四十待盈坎則主人不待封之既而歸孔子葬母雖曰先反然已既封矣以既封故謂門

先聖大訓 卷三

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曰女來何遲也

季桓子之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子路問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貽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問康子疾第二十四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其疾禮與孔子曰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

先聖大訓 卷三

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寡者謙辭也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有若問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不敢親者君自卑謙而尊君不敢盡如其親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身而與

之言曰皆不踰闕

婦人不可專故立門之側國語則作闕闕也音為慮
康子不知禮或踰門限故曰皆不踰闕庸情於此往
往不敢如此言恐忤康子然皆者彼此之辭矧敬言
之宜無怨

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授

王肅云進俎康子而不親授

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釋

王肅云不具不在也釋又祭也

先聖天訓 卷三

五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釋不盡飯而退

國語韋昭解曰立曰飯坐曰宴釋畢而飲不盡飯而

退王肅曰飯厭神其義未安

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

趣度於禮矣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

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

皮弁色素其服亦素孔子隱之恐傷康子諸侯服以

視朝則卿大夫朝服不可以縞明矣云若此禮者為

辭甚婉矣

孔子為大司寇國廢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

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子曰其

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孔子在宋見桓

魋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

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

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

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

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

先聖天訓 卷三

五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

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

施散焉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

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

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

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

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子產第二十五

子游問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

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

子游在孔門猶未知愛與德教之異

子曰夫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

其事可言乎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

教也

遵道而行則無非德教子產愛民如此知其未得道

故知其無德教况使庶人而用大夫之車非正是教

之為不正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馭之家而

先聖天訓 卷三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馭為不能事主乎其母

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而爾也 見洪範居吾

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居之勞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佚則淫淫則忘

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

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從其氣類也此宜曰天

德而曰地德何也天地之德一也知天而不知地則

不特不知地亦不知天矣故此特曰地德祖者本也

徇末者不足以識地德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

人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其朝日也所以行順天

之禮使民之敬也苟不知天地日月一貫之妙徒日

朝其至陽之精則實不知朝日之道亦不識天地之

德也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

旅眾也師尹則甚眾矣謂考政亦有下關師尹之事

先聖天訓 卷三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牧州牧也相凡輔相之官也其職亦大凡卿大夫任

其職者為相舉以其大故復異其辭

少采夕月

韋昭曰少采其三采也

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月食修刑刑陰類太史掌六典掌法掌則凡辦法者

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

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

之司載謂司盟載之官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邦國

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
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司約掌邦國及萬民
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
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
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
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
信者殺鄭康成注云珥讀曰衅謂殺雞取血覺其尸
司約司盟總謂之司載

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先聖訓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御卽九嬪周禮九嬪凡祭祀贊玉盞世婦帥女官
而濯概爲粢盛然則九嬪使世婦以下爲之歟概許
旣反取也一曰拭也

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
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
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
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
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紉

說云紉冠之垂前後者韋昭謂紉所以縣瑱當耳者

王肅云冠垂者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

韋昭曰冕曰紘紘纓之無綖者也從下而上綖冕上
之覆也

卿之內子爲大帶

韋云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

命婦成祭服

韋云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先聖訓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韋云列士元士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
士玄端委貌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
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
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
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
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
之婦不淫矣國語作仲尼 鄭子朝魯昭公與之宴昭子問焉

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鄉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蠶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預云天玄鳥氏司分者也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杜云伯趙伯勞也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鷦鷯也以立夏至鳴冬至止立春秋來立夏至止丹鳥氏司閉者也立冬去上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

先聖天訓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爾雅釋某氏引此鵙鳩氏司徒鵙鳩即雛其夫不者故為司徒也郭璞云今鵙鳩詩曰翩翩者雛毛傳云雛夫不也一宿之鳥陸機云今小鳩也幽州人或謂之鵙鵙梁宋之間謂之佳楊州亦然杜云祝鳩鵙鳩也鵙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

鵙鳩氏司馬也

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兵法嚴而有別詩鵙鳩在

河洲

鵙鳩氏司空也

爾雅鵙鳩郭璞謂布穀非也杜云鵙鳩平均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也

杜云爽鳩鷹也驚故為司寇謂鷹能遠視取小物甚精故曰爽與用刑宜明

鵙鳩氏司事也

杜云鵙鳩鵙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爾雅鵙鳩鵙鵙郭云多聲似山鵙而小短尾青黑色簡謂鵙音始長而緩終急音似鵙鵙事必緩審無失卒不可不敏

先聖天訓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爾雅邢疏謂舊說及廣雅皆云班鳩也非某見班鳩色褐頸班非青黑又不為小

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

爾雅雉南方曰鸛東方曰鷓北方曰鷓西方曰鷓杜預并取爾雅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鸛為

五雉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

爾雅春鷹鳩夏鷹鷓秋鷹鷓冬鷹鷓黃桑鷓鷓脂棘鷓鷓丹行鷓鷓皆屬鷓郭云諸鷓皆因

其毛聲色以爲名竊藍青色杜預以此八屬并上屬
鷓爲九屬屬作扈郭謂諸屬皆因其毛色聲音以爲
名謂竊藍青色而注竊脂又謂之青雀邢疏云諸儒
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下云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
玄黃乎案下篇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號貓雉如小熊
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卽古之淺字但此鳥其
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四色
皆具則竊脂淺白也爾雅鷓鴣老屬鷓也舍人李巡
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屬下屬唯樊光斷鷓鴣爲句

先聖大訓卷三

約圖刊本

先聖大訓卷三

以老下屬賈逵云春屬分五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
者也夏屬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屬竊藍趣民收斂
者也冬屬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屬竊丹爲果驅鳥
者也行屬嗜嗜畫爲民驅鳥者也宵屬噴噴夜爲民
驅獸者也桑屬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屬鷓鴣趣民
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
賈同夫農官相五土之宜非每春爲之者賈此言未
安邢疏以郭杜皆不用賈說故盡謂賈說爲非又太
過亦不詳觀賈旨郭杜以疑故不載其說未必全非

之簡謂竊者淺音之輕急者爾亦猶忌者居音之重
輕音之重者止又截音節則音曾

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
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見於鄉子而學
之

攷史記及左傳是年孔子年二十七蓋以世家言孔
子七十三而終年表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推之
世攷孔子家語終記則謂孔子終而言七十二矣審
如終記則孔子於是年二十六而杜預謂年二十八

先聖大訓卷三

約圖刊本

先聖大訓卷三

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晉治兵
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
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云言鄭懼
在甸服外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杜云
使入通聘
問者也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
請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
在今矣自日中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
曰諸侯若討其可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

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詩云無競維人競強意也以強者好爭競故世以競為強此亦強立無懦云爾

孔子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子產不苟於承貢而爭懼國不給而亡不亡則樂矣子產求是樂也孔子因是言晉合諸侯制貢事於王禮也時晉奉王人劉子為會

先聖大訓 卷三

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景公第二十六

齊景公田于沛杜預云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

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孟子及孔子家語皆作招虞人以旃不至唯左氏傳

旌作弓簡思齊景公雖未為賢然能用晏子能釋虞人則亦未為甚昏何至以大夫之招招虞人左氏傳

春秋乃據諸國史而孟子家語或得之世傳而失實邪嘗詳驗家語所記多失實而孟子言禹排淮泗而

注之江與禹貢不同亦非實

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慙之

觀書當觀其旨夫道一而已矣守官即守道而夫子別而言之何也道有言其大體者有隨事而言者此隨事而言君命召即往此道也然齊景公先失其道使虞人遂從其失道之招是上下相與為亂故孔子取虞人之不往

晉魏獻子為政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

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為鄔大

先聖大訓 卷三

壬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太原鄔辛為祁大夫太原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

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塗水

太原榆次縣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太原樂霄為

銅鞮大夫上黨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

平陽楊平陽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辛烏師師故舉

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

也非適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駸

茂駸子惡駢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

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謾明也下執其手

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

舉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

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

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

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魏

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

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晉趙鞅

先聖天訓 卷三

主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

子所爲刑書焉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

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

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

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

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

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

也若之何以爲法

被廬之法既正矣而又易之非正則亂矣趙盾雖有

善而未盡正道故終亂

中都宰第二十七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

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

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

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

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

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

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

先聖天訓 卷三

主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

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

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

貶君者季平子至是已卒六年矣季氏益衰政在陽

虎

由司空爲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定公與齊景公會

于夾谷地名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

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

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使萊人以兵鼓諺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

王肅曰雷鼓曰諺史記孔子歷階而進不盡一等舉袂而言無以公退士以兵之此文此據家語所謂以兵之者以兵禦之歟

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

先聖天訓卷三

主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靡而辟之家語辟作避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

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

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為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憚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鄆謹龜陰之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

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杜預同又云雉長三丈

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侯犯以郕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再圍郕左傳云武

先聖天訓卷三

主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反齊師復圍郕弗克至是墮郕孔子蓋因其情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史記及家語皆云公山弗擾或作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季氏宮登武子之臺費人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墮費而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與此事情矛盾史記載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子時夫子未為中都宰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初魯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男忠信女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先聖大訓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先聖大訓卷之三

先聖大訓卷之四

宋慈溪楊 簡敬仲輯

始誅第二十八

孔子為魯司寇於是

此疑有關文史記日與聞國政

朝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

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

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

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

而辯四曰記醜而博

醜者不善之類

五曰順非而澤

先聖大訓 卷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和順之貌亦有光澤之可觀而非也非謂非道似是而實非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擻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衰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

同狴執之狴邊迷反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

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

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

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

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

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者以子路信義足以感人心人

不敢欺故片言而囚即以誠對然則獄犴之不治當

反求諸己己之德禮猶有關不可惟以刑加之也

先聖大訓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微

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

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遜事言必

教而後刑也

尙書康誥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

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即猶次也王肅注家語云

即就也刑殺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

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為順

是家語作順事簡考家語多差誤

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即

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

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持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 俾使也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

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

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

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

也其後遲緩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

乎

先聖大訓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上失其道禮樂刑政廢壞人心流放之久

五刑第二十九

冉有問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

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

民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大戴記盛德篇不言冉有孔子問答其間有大

略同者 靡作止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

墮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

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

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

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
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

內則篇首曰後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繼言子事
父母饋養之禮甚詳蓋施禮於民使民遵行孔子曰
所重民食喪祭喪祭禮之大者饋養之禮乃其同類
故此并及饋養之禮皆使民遵行

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義
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
尊上而敬長朝覲之禮所以明義也義明則民不犯故

先聖大訓 卷四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大戴記變

作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所以明

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

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

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

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

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筭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欲

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也

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尙必明其法典以
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
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

其飭人子饋養之禮不言可知矣

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大戴

記變皆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昏聘

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

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

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

先聖大訓 卷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

人為下矣

鬼神人之所尊敬今也敢謀之非一世之積也故并

罪其父至於逆人倫則其罪又大故罪及三世逆人

倫之罪雖大然其間或其在在上者之不德以致逆亂

至於文王武王聖人大君天下之所同尊同敬而忽

有妄言誣之者故罪及四世至於天地人心之所尊

敬又過於文武矣敢逆焉其惡益大其積習必益久

而後至於此故罪及五世自身之外餘所及者當有

等差文王罪人不孥以此知餘所及者有等差

再有問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不廉坐污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污穢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幙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

先聖大訓 卷四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媿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掉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違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再有跪然免席

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仲弓第三十

仲弓問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疑不文疑不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疑不顯五刑必即天論

先聖大訓 卷四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顯制也制裁制也以制記音古書多此類以女為汝以士為事以捨為繕以尤為郵以宥為又王制云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鄭康成注云論或為倫簡觀下言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已見依人倫以權度定刑之意而未及乎天凡制五刑之道當即天心以論之有毫毛不與上天同則其制刑也必有差此用刑之大要豈論字之誤歟

行刑罰則輕無赦

王制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罰雖盡心致慎至於無疑情必不可不刑必不可不罰則罪雖輕不可赦若

至是而又赦則為不善者無所懲矣

刑罰也側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

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

王肅云尤過也麗附也王制尤作郵亦猶劓作顛尤

罰罪之小者事狀明白即加罰焉不必更原其心以

罰輕可略也若大罪則必原其心此古意歟

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

正其忠愛以盡之

先聖大訓 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本心之正自有忠愛王制正作致

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

聽也

王制指作旨訟辭必書諸簡無諸簡而空以口陳旨

意不麗於事事狀不明白則不聽也

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眾共之王制泛作汎疑則赦之

皆以小大之比成之

王制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鄭康成云已行故事

曰比

是故爵人必於朝與眾共之刑人必於市與眾棄之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途弗與之言屏諸四方惟其所之弗及與政

與以也下文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亦以作與記音者

之訛

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

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

王肅云吏獄官吏正獄官正王制云成獄辭史成告

於正正聽之

先聖大訓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于王王命三公卿士

參聽棘木之下

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

焉面三槐三公位焉

然後乃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

所以重之也

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

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

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周官卿士辨其

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則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云云就郊而刑殺之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則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云云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夫自吏與正與大司寇與三公卿士節節聽其辭節節得其成至于再奉于王而猶以疑為言其恤刑之誠篤至如此

先聖天訓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

與以也王制云析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

作淫聲造異服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此四罪非殺人也而必殺者何也其在後世習亂之

久滔滔者天下皆是又甚於衰周之時則固難於殺若夫古者大治禮樂刑政備具君民皆安於正而忽有此四罪則不可不殺矣夫民皆安於正而忽有亂之使君民皆失其正開大亂之門豈容不殺所謂非正者言其大體為邪眾人之心中本正本善今也使惑焉疑焉則其非正也可知矣王肅云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

先聖天訓 卷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粥賣也車服君所命而粥之是不敬也

珪璋璧琮不粥於市

寶玉世所貴用以祀神用於盛禮不可輕粥於市

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義同上兵車旂旗不粥於市

大夫猶不藏甲此非臣民用器或國工情其事而取之亦不可

犧牲粢鬯不粥於市

非臣民所可用者固不可粥於市雖古大夫得用索

牛士得用羊庶人用狗雞皆當自牧養致誠不可取

諸市

戎器兵車不粥於市義見上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

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不中度數此敗亂之門端不可長

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

啟人侈靡之心故禁之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所當自造若取諸市長其怠荒苟亂

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鱉

不中殺不粥於市

先聖大訓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果實不時不惟不利於人或生疾而失其正是人心

失正之一苟開其端則寢滋不已王制木上無五字

然今匠者猶有五木之稱意謂柱桁梁楣榑之屬周

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伐不以時亦失正周禮

四時之仲月始田乃取鳥獸春獻龜蜃秋獻龜魚其

取之非時及殺之不以其道者皆謂之不中殺不中

殺不仁足以起人不仁之心故禁之已上皆治古之

法後世習亂之久未嘗過而問焉書曰惟皇上帝降

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志曰放勳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大禹謨之三事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和合三者

蓋寓正德於利用厚生之中即民之所日用而教之

以正也自漢以來君臣皆不知治道當如此皆苟道

也故人心不善天下多亂國祚不永積習久固士大

夫遂不復知有古者治民之道其視四誅十四禁一

不知其故往往謂迂闊不切於事矣

凡執此禁以齊眾者不赦過也

其罰既輕故不赦過以防人心

先聖大訓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山第三十一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他日子張問曰仁者何樂山乎子曰夫山者歸然

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子曰夫山草木殖焉鳥獸蕃焉

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

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

樂乎山也

此章見孔叢子孔子曰未知焉得仁今欲言仁當先

言知明乎知則明乎仁矣明乎樂水則明乎樂山矣

不明乎道不足以爲知知者之所樂孔子不能言之將以啟誘學者不得已惟曰水知學者必未悟其旨故又曰動而其所以爲動之旨孔子又不能詳言惟曰樂而止參是三者亦明白可通矣然而自孔子以來學者能通之者有幾顏子能通之故視聽言動三月惟一者何也如水焉流行不息而水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而視聽言動四達惟一 是謂動中之妙非如木如石頑無動用故特曰動彼陷於虛空之窅沈於止靜之濘者何足以知道何足以爲知知尙

先聖大訓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之何足以言仁人心自仁有蔽焉故不仁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此心虛明實無一物昏者立我生私故窒塞而不虛故不明無我無私虛明無際視聽言動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道也思則失之爲則失之故甚難於言雖孔子亦難於言然旣曰樂水矣而又曰樂山者何也山之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而雨露降澤潤萬物百姓咸饗此亦水之無思無爲而流行不息澤潤萬物之道也惟知者初明

乎道舊習尙未盡釋日與萬物交舊習忽動則亦不能不隨以暫動故猶未及乎仁者之靜故又取山以爲喻山亦非徒靜而無用惟以別知者之猶未至靜非謂水自有水之道山自有山之道也非謂動自有動之道靜自有靜之道也道一而已人自有淺深之殊道一而已孔子姑別其動靜之殊惟知者而後知此惟入其中者而後可以語此顏子則知此矣日月至者則知此矣未至者必不信孔子斯言爲日至已上者發爲萬世之至乎道者發嗚呼至矣子張之問夫子惟答曰夫山者巋然高嗚呼至矣可謂至語實語直以盡告子張之語而子張不領也然則何謂巋然高高者高也巋然者巋然也惟難於解釋孔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無非教也知此則知巋然高矣孔子又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則知巋然高矣孔子又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知此則知巋然高矣聖言如此明告而學者猶莫之解者非孔子之祕其說也學者以思爲

先聖大訓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心觀之故不解也不立我不起意生私則本無可疑者矣及子張再問夫子不得已雖言之頗詳往往學者亦不能不疑惟知者則不疑矣如何而植如何而蕃如何而出如何而興吐如何而和合又如何而成此無說也無思也無為也是謂直而無私又謂之忠信忠信無思也無為也思之則不忠信矣為之則不忠信矣則私矣則不直矣世以疾之頑不知覺為不仁然則知覺為知常覺常明為仁常覺常明何思何慮如水如山如月如日又如鑑萬象畢照虛明寂

先聖大訓 卷四
約園刊本
十六 四明叢書

然又如四時變化雜然而無所思焉無所為焉草木以此而植鳥獸以此而蕃財用以此而出風雲以此而興吐而通乎天地之間陰陽以此和合雨露之澤以此降萬物以此成百姓以此饗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嗚呼至哉

孔子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

孔子之旨備見前釋孟子曰何取乎水哉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孟子之旨爾非孔子之旨也孔子之旨無本

末非動靜不可以口說宜惟曰水哉水哉終不能詳言其故孔子大聖而猶不能言而孟子乃能言之乎孟子深信本心之善而未大通也孔子亦嘗言水矣曰以其不息徧與諸生而不為也嗚呼至矣如此言水則無間然矣

孔子觀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子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卑下倨居不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

先聖大訓 卷四
約園刊本
十七 四明叢書

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槩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潔此似化

君子之觀之非既思其徧與諸生而不為又思其流不必循其理又思其無屈盡之期又思其赴百仞之嶮而不懼又思其至量必平之又思其盛而不求概又思其綽然微達又思其發源必東似志萬物就以化潔似化也使觀必徧思亦勞矣而孔子云云如右者何也此心清明何思何慮有叩斯應眾妙必形至妙無彼此清明非動靜知其不息徧與諸生而不為

則知之矣義道勇法正察志化皆人爲之名至妙不
可以言而盡學者多執道以爲大體之全名以其餘
爲枝葉則失之矣是妙無精粗無本末無偏全致本
末偏全之說者皆意也非妙也不息徧與諸生而不
爲水之妙也水何待於聖人言其妙聖人將卽水以
明人人皆有此不息應酬萬物而不爲之妙孔子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百姓日用此不息不爲之妙而不
自知也故繼曰夫水似乎德人日用云爲或謂之義
或謂之道或曰勇或曰法曰正曰察曰志曰化雖日

先聖大訓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用不息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

子思問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
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
人難諸

心無體質德本虛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
勞神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彼周悉致察雖
聖人猶難何則勞動則昏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
而自能先覺在彼之詐者爲善也孔子所以明人人
自有本心之聖至于逆詐億不信則反昏矣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

孔子非貴操而賤舍後學不達遂謂常操者爲聖人
不觀夫出入無時孔子亦未嘗貴入而賤出辭旨坦
然孔子與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謂之操存可乎
負手曳杖莞爾而笑謂之操存可乎變化云爲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感而遂通而亦未始不寂
然也心者天下之所同然操之則在舍之則無忽然
而出又忽焉而入卒莫知其鄉域人心之神如此惟

先聖大訓 卷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昏惟蔽自迷自亂一日而覺本神本明無勞外求學
者不知愈操愈失操無所益舍無所損貴操賤舍斯
失之矣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
孟子又深言正心之爲害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言
乎心無不正無俟乎復正復加正之意是猶未明
本心之善人之所以爲不善者非其心之罪也一昏
而動於意則差矣孔子惟戒學者以毋意未嘗戒學
者以無心此心無我惟有至神雖以孔子之聖猶不
能自知其鄉而況於他人乎今或獨取操存則有其

鄉矣不能如四時之變化矣孔子何以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貴操賤舍是猶未離乎意孟子所以必有事焉者改過也芸苗也非正其心也此心之靈豈容微置其意孟子此論有所自來蓋傳之子思子思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孔子者然孟子前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而遂繼以孔子操存舍亡之言則孟子猶不能無蔽心無體質不可以消長言有消有長未脫乎意始小而終大始弱而後強者非心之有小大強弱也此心虛明無方無體尙不可

先聖天訓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大言矧可以小言尙不可以強言矧可以弱言始枯乎意故小故弱所枯既釋故強故大如日月本明雲氣蔽之故昏日月之本明未嘗失也如鏡積塵故昏而鏡之本明不息及塵漸去則漸明大去則大明非始明小而後明大也明則一特塵積之去後多寡前後之不同爾孟子猶未覺此心之神本不可以小大消長言也故誤認孔子操存之旨每每以存心操心爲言雖知勿正心之理而又不能無蔽於此學者未至於大通故有若是差雜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孔子因魯春秋筆削成書凡以明道而已矣不知道者觀春秋自天子以下皆致其貶又可恕者不恕可貶者不貶是爲罪其知道者謂孔子之作春秋豈得已而不已孔子之時周道大衰道久不明於天下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私意橫生異端並作臣弑君子弑父天下大亂孔子不得已作春秋大明其道深明乎疑似之間取天下後世之私意

先聖天訓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去之不留毫髮蓋挽天下後世人心盡歸諸道蓋大道人心之所自有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動乎意而失其正爲昏爲亂春秋不作則天下後世盡胥而爲夷狄禽獸矣自子路好義著於天下而猶曰名不必正亂父子之大倫而況於他乎春秋之義一而已矣明此以南面則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則舜之所以爲臣也以此而爲父則父父以此而爲子則子子以此而爲夫則夫夫以此而爲婦則婦婦禮樂刑政眾善萬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

無二道也其曰竊取之者謙辭也非取之外也取之心也此道人心之所自有而天地萬物盡在其中者人皆昏而孔子獨明則孔子不得不明其道以開人心是義之所不可已是天命孔子作春秋孔子不得而違也春秋之義惟得道者能知之惟得大道備盛德而後能盡知之其餘則知其略而已孔子之志卽孔子之行孝經卽春秋而孔子必別而言之者以春秋之貶削迹疑於嚴或者不達則流於嚴將寢失本心所自有慈愛恭敬也故曰行在孝經

先聖大訓 卷四

三三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旨其謂作春秋乎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孔子曰仁不可爲眾也

孟子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謂仁不可以眾敵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矣自取之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孔子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而此謂其義一者何也禹未嘗不薦益於天及其後

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啟在當時往往固辭辭不獲而後嗣位則啟之繼卽唐虞之禪也至于有扈氏不服啟不遜於有德不辭于益而往伐戰于甘孔子於此亦不與啟其作書序著其情焉湯未必不以與伊尹伊尹以太甲悔過而復君之伊尹義當立太甲則商之繼卽唐虞之禪也自餘不能讓于有德繼世少肖生民被其禍則與唐虞之義不同矣

先聖大訓 卷四

三三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萬章問於孟子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齊澆淞而行今孟子說文云孟子曰澆乾漬米也字亦孟子曰去魯遲遲去父母之道也去齊澆淞去他國之道也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

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乎五十而慕

眾人雖孝至年長大則心放逸寢異乎幼稚之時矣舜年五十而其戀慕父母之心一無以異於幼稚之時嗚呼至矣此精一無二之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文王之德之純者此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者此也孔子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者此也

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

先聖大訓 卷四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謂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弼

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爲先并矣犁鉏請曰先當沮之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

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觀此則孔子之行乃因季桓子受女樂人謂孔子爲苟去故因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魯國之罪微孔子非苟去孟子之言當矣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謂鄉原之言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

先聖大訓 卷四

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張大光曰神女賦愿字作平聲則鄉原爲鄉愿古音蓋通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縮直也備恐之也以威加人也禮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千乘第三十二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為仁如何周通四疆皆所統治周禮詳於比閭族黨之制書社者其黨有庠術有序之謂乎學校政之大者皆致其教祀廟首灌鬯宗廟祭祀禮之大者灌廟其當時之常談乎既循其禮而行之卿大夫謂之主建而立之

先聖大訓 卷四

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設四佐列五官面朝後市政治之大略舉矣不知如何而為仁也
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人心未始不仁動而生意意欲亂其清明故不仁魯君之大蔽在色故云

子曰良久而又言故再書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

陵不相陵斯所嬪音童童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

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

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

立妃設喻如太廟然則有敬愛而無淫縱則中治中猶內也無淫則無妬忌無妬忌則不相陵犯不相陵犯則庶嬪過遠退聽則事君上不以色而靜靜則潔不亂事理之勢由中以達外其在中朝信其果能敬愛靜正而潔則大夫必慎必敬長幼小大必中度蓋有源必有流有諸中必有諸外君不惑於色則德性昭明賢否自辨小人自退聽君子益敬益慎諸侯有出會之事或使大夫出會有所謀事必敬而慎言言不慎則致禍速敗故及於慎言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治亂安危在慎不慎敬不敬而已人有長幼事有小大言無不治矣

先聖大訓 卷四

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治則尊崇

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

孔子既言立妃中治以答為仁之問矣而又及乎立

子設喻如宗廟社稷且曰先示其威者何也孔子灼

見魯國之勢在君弱臣強故因言立妃遂及立子今

之世子即他日之君宜及今為之所何者凡威勢當

以漸致不可亟成宗社之尊嚴蓋人情事理之自然未嘗用威而人自尊敬畏服魯政在三家魯君微弱爲日久矣而況於世子乎必其衰素沮喪無復有威明之可畏孔子之治國如良醫之治病治其本源扶其九弱之處故設宗社示威之喻周官諸子之職國有道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此理王世子之事然諸侯之世子宜略同魯雖失正而虛文未盡廢故孔子因致其事助使辨爵爵當

先聖大訓 卷四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德集其有德之人集其有德之事德人心之所共服則母弟官子咸臣服之莫敢援於外母弟者世子之諸弟官子者羣臣之子時魯多強臣力足以援其子若世子有德足以服其官子之心則官子莫敢援於外自世子言之則爲外置有司則有爵矣故言辨爵孝經世保爵祿則大夫士皆稱爵

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者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

子之所以辨爵集德固惟無私而後能而君之欲以興邦而振衰亦本於無私夫人心之所以服者公也所以不服者私也大夫中婦私謁皆不行則公矣公者道也未有由道而國不治民不化者也是時魯國公室既衰私謁又盛行故益衰人心益不服故國益不振聖人豎國灼見受病之處在此故因言立子而及此今欲振衰起弱但私謁不行則五官治矣執事正矣五官言其大執事言其小政正通言正卽治卽無私正本於君心達於五官執事以及於百姓教百姓以正百姓同歸於善嘉猶善也蠱佞不生是謂良民國有道不特民良而已民咸歸之故昌盛國家大遂蓋根本於不受私謁而已

先聖大訓 卷四

三十五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受而行之以時通乎地散布於小理天之災祥地實豐省及民共享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

爲國急務莫如善任大臣故言卿設喻如大門大門必顯美喻德不顯美則無以爲卿矣其小大其高卑

咸中法度則爲大門矣微意喻魯卿太強太太太尊不敢明言故託諸喻託諸隱庶諸卿聞之或有感動而改過遷善也門開則明閉則暗喻君臣之情開通無疑閉則善不通和則生患三家根固不可去況因君失政三家寢專非一人之罪今爲魯計爲當通和不可疑阻此則爲魯之道也道不可以一端而盡惟不用己私則在道一無己私與天同則在道故曰天道由此而行則福祿至災害去故曰內祿出災以順天道人物皆由門出入故因喻焉閑習也卿順天道誠實無僞近者習知而信之無疑遠者則觀而效焉君發禁令宰受而行之王朝謂之冢宰侯國止稱宰歟上卿也君令臣行天道也務農重穀政之大者欲教民必先富之家給人足而後可使爲善地者地政也謂農穀也農時最不可失故言時禮樂刑政其事多矣此則達乎地者略舉大政不復悉言小理者治之小事言大政既舉散布于小理無不得理天災行則地寶寡省天祥至則地寶豐多有祥則與民共饗其祿有災則與民共受其災憂樂與民同之不自豐

先聖大訓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不恤下則上下和矣不和則禍將及之矣此公室與三家之所同患也

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尙賢進能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所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

孔子言卿甚詳者魯之政在卿欲卿聞言省過而改也再設喻如四體卿爲君之四體則當君臣如一身無輕易其事以政在二家季氏尤專勢強故肆志輕

先聖大訓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其事其名則臣其實不臣有假名無真實人性本善庶聞聖言而心感動也重其祿食吝於養士此當時實事故孔子致戒是時三家能尙賢進能則國治一家亦安使知爵稱其事當其德官人不以世能則官之無有愆忒未有不能而獲爵者爵不當事是之謂愆此亦有以默感三家世襲之心使知愧也能亦賢能之總稱四民名不同能亦異觀其戴士之名則知能士之事戴農工商之名則能農工商之事時是也以是各食其力必責其事之成立事不成立則食不

給矣困窮矣自上及下皆不可怠於事皆不可有名而無實卿假名則卿無其實矣凡爵不稱其事則爵者無其實無其實者怠於政事也無怠無荒之謂道怠荒則失道未有無道而能治者未有無道而不亂者民皆不亂於事而食足食足則善心易興所以可使遜讓孝弟民本有孝心凍餒迫之或不能安而或失之今食足則安乎讓矣自上而達乎下皆由乎道安乎善則怨尤寡省禍亂不作此國之所以長久也國長久則臣民皆被其福季孫失之故囚於家臣

先聖天訓 卷四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

權歸君上下無專用則國家富矣時公室之政在季氏季氏之政又在陽虎皆下者用事故國家食治國家之道不可以私盡去其私意惟義之徒則無不治矣禮者敬而已矣位有尊卑貴賤心無不敬禮者義之達於文為制度者而已矣無私意也民安於禮義

故無爭時魯之君臣失禮義多矣故國家不治民好爭立神而敬事之諸侯祭社稷祭境內之山川祭五祀祭宗廟上修禮敬則其下皆敬矣時魯豈不祀神必不敬故及之歟時魯國之民分矣必不能兼而愛之又其視國之民與鄰國之民天下之民有異矣必不能兼而愛之義雖有遠近親疏之不同而泛愛則同也仁者兼愛故民無怨天下無敵時無兼愛之心故民有怨心時魯公室衰弱往往公以為命偷安怠惰不復進德修業季氏衰弱往往季孫亦以為命不

先聖天訓 卷四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推移偷安怠惰不復進德修業上之人偷怠民亦化之皆偷惰當時魯國情狀可考而知也國家之不治皆上之人自取之從孔子之言固可復治而復興也此六者皆當時魯國之切務而曰本之先王者治國理民之道古今之所同也備而列之雖不勝其多舉其切於時之六者謂先王之所立可也此六者皆所以樹德也

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全

時上疑闕不字民有不循典則者教之春農事方興最不可失時患其不時也故教之患其雖教之而有不順令也若順也又患其雖順令而猶有不全盡也故皆教之

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

長幼老病孤寡六者或任其勞或輕其任或助其事或安其所或補其所不足使慈幼養老寬疾恤孤寡各有以成之宜之四疆之內通如一家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

先聖大訓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施其法于邦國

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

闔者閉也閉而不相通融四疆之內境土廣民多或煩亂而不治則民不樂生衣食將闕矣比鄰以上皆有長宰分治

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國功謀齊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曆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

民之藏貯及山川皆有神明凡神明之加于民者國皆祀之發作也國作其祀事功事也謀思慮也事功必思慮乃成齊戒以祀必敬與祀事者其人不一故必會祀必有其時其時其禮皆不踰節日曆之官審祀日之甲子巫祝之官所以接神各執伎能以守官俟命而行禮祈王年愛上之誠也禱民命及六畜九穀庶虞羣蟲之害稼者皆所憂虞故曰虞乎蜚飛也有不飛而惟能征行者草者根莠之類皆禱之畜穀欲其不蕃愛民之至其詳盡如此

先聖大訓 卷四

三十五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方春三月緩施施用刑則緩之惟生育有生育之事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方春天地生育萬物陽氣發動人事當順之亦致凡生育之事動作百物朝孤子必有以惠撫之必八人者八木之成數春屬木亦順之也前言成長幼老疾孤寡則四疆之內孤子必不止於八人其惠恤之則均其朝其人以應天數則其體異其八人得非大夫士之孤子歟天地人同此一氣宜和順而無乖且人一身之內不容有二氣必和同無乖違而後無疾而

安平據此則諸侯四時皆有廟祭而禮又曰諸侯禴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則四時惟有二祭按周禮春祭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則禴不禘禘不嘗之禮異代之禮歟諸侯五廟而此曰皇祖者曾高而上總稱祖歟

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眾長卒可以為儀綴於國出可以為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與閭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

先聖大訓 卷四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

自五家為伍而上皆有長士率之教士則率伍從之矣士各執伎司馬論其功蓋次第論之司馬總之四疆之內凡民皆軍伍也皆所以衛吾國也修其教具故曰修四衛質者驗其實也既教閱之則或射或御伎能咸可觀矣既閱習之則才武聰慧其能治眾長卒之才可觀其可以為儀表於國出可以為將率能導誘軍旅者皆有其質狀可驗於是四方諸侯之游士及國中之賢者及其餘秀士皆可以興起考閱焉

其賢士可施慶賞者爵其七人成數所以順天地長養蕃物之氣

司寇司秋以聽獄論治民之煩亂執權變

叔向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然則古者非如今皆有定法故曰執權變謂隨情定罪

民中凡民之不刑萌本以安或萌作崩安作要非閒作起不敬以

欺惑僮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

曰義子女專曰媠媠者妖媚也媠音飾也五兵及木

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

先聖大訓 卷四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罔民之不率上教者

民人之中凡民之不法者其萌不言之本初未至于

甚自不覺其非安而行之及其久也縱也閒或作起

不敬至於欺惑僮愚僮亦愚愿柔順之謂音童作於

財賄畜穀之間曰盜謂欺惑之而潛取之又有誘引

居室家之良男女當時孔子對語之次盡情詳說曰

彼自居室家之中有君子曰義子謂循義理之子有

專貞之女曰媠媠謂美而飾而為賊者誘導之取子

之財取女之色其甚者有脅取之以五兵傷之懼之或以木以石傷之懼之強取其財色此大惡名之曰賊記言者雖詳記當時孔子所言而記者不善於屬文辭旨不明白難遽解然審觀則辭情已著矣又有內情偏愛小者特出之謂表之是謂開大謂右其小者使加諸大者不順也又有日日講習儉利之辭以亂屬類天下事理自有倫類之常而儉人以利口巧辭故亂之是謂讒舜曰朕亶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謂此也易曰正辭者正此等之辭也舜命禹納言者

先聖大訓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慮其或有此等利口亂正之言辭也又有以財與人而取其長息者投與也長去聲謂之貸右舉其大略凡犯天子之禁則司寇陳刑制辟追罔民之不率上教者罔民非民也常民不如此故謂犯禁者爲罔民故追而治之

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

自司徒教民典則治其農政民足衣食司馬教士與賢司寇又治其不刑之民大略舉矣故言其居家也大略得三夫之地其養之也有餘其出而行于道路

其行三人有別而不亂飲食哀樂養生送死安平而無獄井田之法曰夫三爲屋一夫可賦寬以計之故大略一家三夫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其無車則人亦行焉男近右女近左故曰三人賦四則亂矣

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

農夫多矣惟食九人者自近而始自長而輪次之歟抑皆食之取九人異其禮以順金氣歟九者金之成

先聖大訓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數秋屬金故數用九以順天地之氣

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灌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

井地溝洫皆有制度水之可畜者畜之可行者行之畜水行水必觀地勢先揆度大體兼用平準之法以審定高下又規模其大略表其平衍水勢所注沃之地畜水而行之行於衰下礮瘠之地以待浸灌之用度四時所用水而節之不衰開塞治地遠近以便民

居而任其力言不以大水阻隔司空治溝洫與司徒
治井田稼穡之事相關通矣司空司冬故司水伯禹
作司空故治水冬則禾稼盡納宜於此時制節民食
民食或不能自節則必有以節之愚者不計後縱口
腹之欲則後饑餓故上之人必制其節先王之慮之
其詳至於此太古亦非三皇五帝之世具見下文
公曰功事不少而餽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
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背者事也

背者脇腹枯瘠腸臆隱然露見故或謂背人子腸或

先聖大訓 卷四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齒月令掩骼埋胔疾智反凡字從肉者為月而云
人子腸者疵雌二音以義推之當通月令鄭注云肉

腐

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官

或作官服
室者非

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
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官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
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

古者雖攻老之事然而無游民雖食壯之食然而食
亦有節不貪食後世雖老疾用財壯狡用力窮民之

力也而有游民不肯盡心服事而薄於事雖不得食
壯之食而上亦不節之故貪食大抵治得其道則每
事皆善治失其道則每事皆不善古者任民以事有
時非如後世使民不以時使民數數則民不得安其
居古者雖服役於官而樂之者以使民有時民咸信
其上也民雖有移地而居而不之他國民猶在國中

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
作事得時民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暘暘音陽冬服君

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殍者在今之

先聖大訓 卷四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時
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

古者子生問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

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男女皆書名屬

屬謂某之子某閭某州此書甚盛故曰殷書歟殷盛

也此以氣食得節作事三十而娶國中自七十以及

六十野自六十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食人四鬴或

三鬴士不貳羹載庶人耆老不徒食民皆有時而不

妄故民相勸勉服事故事功成夏服君事不及暘

大暑也冬服君事不及凍凍大寒也其恤民如此是故雖年穀不成饑饉而亦道無殍者今男女之生其屬散而不收名不升于公門是故幼壯老之氣食皆失其節政失節則皆亂作事不時使民無時及饑饉則盡委弃其民不加恤民不得以疾死而餓死

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僥堅堯反健也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

先聖大訓 卷四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與可久

孔子因言古者遂及王者之事因發明君人者之本職愛民之至治其民如一家教養之如子古之王者至于四方之大遠不火食者亦養之教之而況於國中之民乎周官職方氏掌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

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使同貫利合方氏掌通天下之財利除其怨惡同其好善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小行人以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古王者之教養其民如此故其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休美之地因寒暑之和周官大司徒辟其多暑多寒之地求地中陰陽之所和而物阜安

先聖大訓 卷四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建王國焉職方氏云豫州其畜六擾皆宜其穀五種皆宜其在四方亦各擇其國中之休地中國國中也詩曰中林林中中也中達達中也就彼偏方亦有寒暑之和其六畜五穀雖不皆宜亦就其所宜之地居其民辨其民俗之尤重於此或輕於彼民性之剛者制之使毋過以暴柔者使之安立所以教訓和調其僥勁剛戾凡不正之性不特此又和其五味以養其氣無傷其生食皆有節使不至乏絕其役之也以時辟偏也四方皆其偏地故曰辟至于大遠有不火食

者咸教養之使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
利器實用其玉帛皮革衣服之類乎利器其釜鼎槃
孟几席之類乎以知慮周通之思其遠近大小無所
不盡以信令之言所令民咸信之至于衰世則雖令
之下不信矣又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量地之
廣狹可建國邑多寡可以居民多寡若地少民多地
多民少皆失其宜又觀其安乎危乎至于封建之後
果利乎距至也必先慮其可久可固其固可守為邑
必深奧山水之深處皆謂之奧今為邑奧果可久乎

先聖大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嗚呼古王者其慮民如此其詳其審無所不盡及後
世大槩私其己而已其民之安不安治不治視之亦
薄乎云爾任其自安自危自生自死建國居民乃周
官大司徒之職孔子因公問古者之事遂及大體而
漢博士乃悉歸之司空蓋觀此篇辭旨之不詳審故
也

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
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
成冬事

節四時之事王朝則六官咸有之侯國則四輔咸有
之四輔雖分司四時而合事聯治率相關通各有四
時之節此則合司空司徒之事因復終言司空司冬
之事老之當息者何止六人以六人行禮以順應天
地之氣爾一二三四五為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為
五行成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
地十成之六人外當息皆息

夫人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

先聖大訓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司徒成其孤寡是以孤寡為先不末之也

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

司馬爵士所謂大功蓋由德性而發諸事者也不由
乎德雖偶有功不可以言大功雖偶有大功惟當厚
賜或漸進等而教之必不可以為大夫

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

老則息又役之有時

推而內之水火人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強敵在前有君
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後世亦知有恤孤寡之為善而恤之者矣而詔書徒掛牆壁後世亦有有大功而進者矣而不能以皆然或為小人所攘所誣而無德無功者受上賞故雖賞功而人不信或偃息在牀或不已于行勞者不得息而不勞者無時而不息下不信其上惟怨其上此其根源由人君不改過遷善故昏而不明賢不肖不分不肖者進賢者退而政亂政亂則民怨矣

四代第三十三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乎子曰何哉四

先聖天訓 卷四

四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代之政刑皆可法也

四代虞夏商周

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

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

知者心有知也公雖聞四代政刑而未嘗深入其心

則安能行故願先立知而以觀所聞

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

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為國家也

今未立知而遽用之則緩急將不能節節遵其法不

能節則將約之約少也略行之不能多行之也不能

多行之則卒於將棄其法此蓋由不深入其心

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為其棄法也公猶自謂巧匠也子曰心之未度習之未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狎夫規矩準繩熟也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為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三帝之眇

大抵人之常情泛聞不如心知而況公生長深宮汨

汨裘裘雖習聞四代政刑如水沃石爾心實未知今

先聖天訓 卷四

四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欲行之故孔子欲公先立知自其眇少甚易知之

事使公心親之心知之規矩準繩鈞衡先王所以為

天下也故書曰同律度量衡語曰謹權量小者用此

大者亦用此不惟在近有此雖甚遠必知其有此此

甚易知者今日行規矩準繩鈞衡可以知古必如此

可以知今必如此此四代之政耶六府廢一進一不

可民並用之此亦四代之政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如

此知今亦如此此有虞氏之政伯夷嘗言此眇少之

政乃三帝之政三帝其堯舜及古帝歟謂者言論也

雖三帝猶謹此眇少之政此雖甚易知甚眇少孔子知公實未之知

公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

長國君國也恒常也公謂君國治民者常幹治辨論政之大體以教民歷歷辨明其大道又以時治其地性稼穡作民之陽德五穀益氣氣屬陽血屬陰故大

先聖大訓 卷四

四六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民事農事也孟子謂播百穀為民事公曰吾又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修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者其可後乎夫公言似有理而孔子確然以為不可何也德必務實必切乎心實知實行乃克有成徒務大體而無實德實心何以立政今欲使公切實切心以自其眇少至易者啟之則公心始樂從而實德興矣

詩云東有開明大東毛詩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謂天欲明時東方有大星於時雞三

號以興庶虞動蕡征庶虞眾也作裔民執功百草咸釋見千乘篇

淳地傾水流之

雞鳴而眾蟲興動裔民咸作而執功事百艸咸淳百穀長育淳和稂莠不害稼地傾水流之脩治溝洫也孔子此言蚤作之事則足以感公不怠惰之心言農事則使公知稼穡之艱難不怠惰知稼穡之艱難皆善心也善心即道心孔子知道故自其甚易者啟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威嚴

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天

先聖大訓 卷四

四九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為國家失本矣

凡孔子自上所言皆甚易知甚易行皆公已行時公心未深知其為四代之政也公心實忽之以為眇小而別圖其大者似大而實虛未有實德惟聖人知道甚明明知事有大小道無大小故即公所已知已行者發明之惟欲切公心言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公之敬心興矣祭祀昭明其有神明也甚易知

也燕禮昭慈愛公所自知也宗廟之事明其義當如是也朝廷之上有五官焉甚昭明也甚易知也甲冑武備公亦已自知其不可廢其戒備所以明果毅戒有司謹備以聽命已上皆公之所已知已行忽繼之以崩葬卒死亦以警公消公之意欲放恣死者人之所哀天屬人之所愛生則愛之死則哀之哀愛無失節則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此先王所先施於民者而公之所務者皆不及此以為眇小而後之故孔子謂之失本嗚呼即公所已知已行者啟之非孔子孰能灼知其道在此

先聖大訓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曰善

已上皆公已知行雖有未盡亦甚易知易行故曰善

子察教我

公既喜其易知易行故又欲孔子察教我察詳切也

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就或作執君先眇而後善

中備以君之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煥然而興民壹始

善啟導人主者率因人主之所已知已行者道之則

易故孔子曰鄉也君之所言自善乃成就其國之事

節也但君今先自眇小者行之而後善也其中卻備用君之言可以知古者亦如此察今亦當如此公切心立知其自眇小實履而行之然後備行君鄉之言由實心實德而發則煥然與民道心一由此以始然油然也詩云泮奭爾游矣音換一者齊也皆也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嗜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

先聖大訓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聞夫子稱美鄉所言之善乃曰是非吾言也乃一聞之於師者孔子於是吁焉有吁歎之狀其色動焉卒作嘻音蓋敬歎之至也曰君今行道矣公駭焉不自知其為道也問孔子曰此為道耶孔子對曰此道也嗚呼至哉非孔子孰能發明人主之道心如此耶自有載籍以來未見有發明大道如此之平易明白者他書載聖人之言多矣道雖無二而言因事發惟此明白簡易為甚此篇載書大戴記以所記不精擇久不行于世簡編散亡傳訛承誤滋甚遂使大聖人之言明道之深切平易者不行于世無以開萬世之明道豈心外之物哉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心無體質清明無際畔變化云為
無非大道惟因物遷動起而為意始昏始亂始失本
有之道道無實體意起而為不善始失之然則舉天
下之人心無非道者惟人不自知不自信且人不敢
自矜推善於師亦多有之而人自不以為道也何獨
此凡人苟不為不善則人人皆道也人人皆能事
親事上皆有敬有愛苟不以私意亂之則道心人人
所同也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
人不自信也嗚呼安得孔子斯言行于世哉

先聖天訓 卷四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器視才
公曰視可明乎言視其才疑於難明子曰可以表儀可以即其公表儀觀之
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艸之高豐茂者必有怪
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
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
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猶未
解子曰羣然威然頤然罍然踏然柱然杻然首然僉然
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
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

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
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善哉
子道廣矣曰由徑徑吾恐憚而不能行也何以哉

表外也即其外之儀狀可以知其中矣且平原大藪
見其草之高豐茂則知其中必有怪鳥獸焉怪異也
喻人之大才必有異於眾也且草高茂可取之為財
用如艾而夷之則其地必宜五穀此皆即其外儀
之異知其財之美即其高山多林知其中必有怪物
虎豹蕃孕焉怪物虎豹亦喻人之大才觀其淵之深

先聖天訓 卷四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川之大知其中必有蛟龍民人也人才如之可以即
外而知中孔子告公以觀器視才之法可謂甚要亦
易曉而公猶未曉解故孔子又詳言人才之狀曰羣
然者眾也羣然從遂隨之也威然者道德之威人自
尊憚之也頤養雍容和緩罍然如目視之精明有光
也英華之發於外者自光明也踏然敬之至也如柱
然安止不動也杻然者應萬變如輪軸之圓轉不窮
也如首然自是與羣眾不同有穎異之狀也僉然者
眾論皆與之歸之也如水之澄湛不動淵深難窺見

淑淑者善美之至也齊齊然有道之容自有此整整之妙也節節者眾善變化之不一而一一中節也不亂也穆穆然和靜也皇皇然有高大之德容而非子張之堂堂也嗚呼道心中虛何思何慮而光華外著自有若是累言難盡之妙然公道心終未明孔子又慮其或未解又指事實告之曰見才美之色與聲音之修長者皆聲色之異者眾人皆視而此人不視怪物怪命眾無不震駭者而此人不動不改其志人驚駭甚者舌氣爲之變更今舌氣亦略不更改如上所

先聖大訓 卷四

五十四 明微書 約園刊本

陳詳矣備矣君見此人即舉之得之即取用之若有事使任其事既任以事必與之食以公有重以食與人之失故云也既與之食必與之位以公任焉有疑貳不決之失也又謂無令他人與越之欲其任之專也簡詳觀此視才之才惟孔子足以當之孔子雖不敢謂天下無人然孔子亦自知罕出己右矣而孔子言之者亦天下後世之公言也亦羣才皆可以此法參驗之全者大才不全者亦中才公聞孔子之言詳明漸解其旨歎曰美哉子道廣矣又曰由此路以觀

人頗覺有其徑路可由而終疑也故曰徑徑又曰恐不能用何以哉

公曰請問圖德何尙子曰聖知之華也

聖者無所不通之謂謂之知之華

知仁之實也

知至於仁而後爲實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仁信之器也

仁之爲德大矣然不過忠信而已矣當時蓋曰所謂

先聖大訓 卷四

五十五 明微書 約園刊本

仁者即不欺罔之信是也即此物也非有高奇也記者其文辭微失真爾嗚呼非聖人孰能發明仁道平易如此

信義之重也

此誠信之中義爲重公舍義從利者多矣故云

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

人之所以棄義而從利者謂義無利也不知義乃利之本也初雖似未利而利實由義而生故曰本人之義者人心皆與之鬼神與之天與之而人之棄義從

利者人心皆不與之鬼神不與之多生災孽然則棄
義者是委棄其利而生災孽

公曰嚶言之至也

孔子言之明白利害甚著故公喜而歎

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向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
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

孔子信義之論其明道也著矣公猶未覺雖歎服其
言之至而實不得於心故又別問嗚呼夫道即信義
而已矣天地亦即信義之道矣公既未達而又問道

先聖天訓 卷四

至矣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天地以民輔之孔子亦隨順答之公謂道者天地也
又治民事以輔之聖人於此三者何向孔子灼知公
未知三才一貫之道姑隨公心而曰三德以事迹觀
之誠可言三而孔子不敢有所取舍而勉公率行公
誠躬行則入道矣既導公以行又致陰陽之說庶公
漸知天地之陰陽乃在公躬行中矣聖人之循循善
誘如此

公曰善哉再聞此矣

曰再聞則知公未達達則通矣

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
近而揚聲於遠

禮者德性之節文違禮則入刑刑者所以約人歸諸
禮於是漸啟公一貫之道刑不可以不慎故出慮慮
刑則事有節而不妄仁聲遠聞公之所大闕者思慮
也前言立知其旨同故此因言刑又及於慮又詳言
之善且有聲聞

公曰善哉載事何以

公知思慮之為要矣又問欲載之於事則何以

先聖天訓 卷四

至矣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曰德以監位

當以德監察在位之臣必曰德者明不可他求也
位以充局局以觀功效以養民民於此乎上

事各有局局設官不一充足其事局各有事功事功
雖各局不同同於養民夫君臣同心悉力皆注乎養
民則民之所以感其上也當如何上尚通猶君之也
記是篇者不善屬辭

公曰祿不可後乎

公本重於與士祿食因聖言啟導故本心漸明

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

言味養氣氣養志明羣臣之志所以成事功祿不可後也

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

言公發志爲言命某人居是位職位職有名名於是乎定矣既命以是位而不與之祿是不信是非義故總結曰祿不可後

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

先聖大訓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多有是言孔子前言三德亦不異是

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

天道所視者是也地道所履者是也人道皆可稽觀也是三者廢一則曰失統失其大體也失其大體而國有不亡者幸也夫孔子前之所言於公者皆甚平易而此忽致其嚴使公愀然者何也非嚴也以實告公亦欲切公心切於心庶乎恐懼而思所以入道公之所蔽在循循汨汨無所思慮故不知道也然所謂

視者何也履者何也稽者又何也夫道一而已矣而

三言者隨人之常情而言也有一不盡焉雖謂之不知道可也故曰失統此言通徹上下知道雖有淺深苟未至于全有一之廢其失統則均孔子之言何獨啟公所以啟天下後世之心也公昏愚疑未足語此然道無淺深雖自開闢以來千無一萬無一倍萬無一至於知全者又何止於萬萬無一也且自孔子以來知道之全者有幾然而不離乎所視也不離乎所履也不離乎所稽也不離乎前所謂信所謂義也天刑政皆在是而不離乎所視所履所稽則甚近矣惟知道者乃知

先聖大訓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

孔子見公愀然切心矣故又順導之謂此統乃自在君胸中喻以藏玉特未自知未自信爾君既有玉今惟當慎用其玉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心自神自明惟放逸而昏故入於

不善若信此心之即道而縱欲亦非道

雖敬慎而勿愛

至哉聖言孔子之啟告魯君盡言無餘至於此因公之庸愚而即告之以聖人之道者以人皆有道心初無淺深惟當去人之蔽不可增人之蔽使公敬慎則足以防公放逸然因是有寶愛其玉之心則又失之蓋寶愛則心有所留止之意孔子每每止絕學者之固每每止絕學者之我記者總書曰絕四者此也民亦如之執事無貸五官有差喜無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楯機楯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

先聖大訓 卷四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亦如之者民亦雖當敬而不可私愛也孔子非謂民不可愛也以公有姑息愛之不以其道故也言無定法惟以啟蔽執事無貸虞載德篇曰民亦無貸以公嘗有過於愛而貸其所不可貸者故救其蔽也道無精粗事理無二也所以繼言於藏玉之次者此也五官才德有等差而公待之一無等差則國何由治故戒以喜無並愛公又以卑而加尊愛其庸淺之才

而使謀測其深以小而使招致其大機者析音之訛而字亦訛歟楯大楯小喻大才居大任小才居小任薦進也若如賓客之並進無擇無別願不昏蒙乎徵證也言而證驗於往事也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其謂誅四凶歟

公曰請問民徵

前言羣臣徵驗之事故公於此因問民徵

子曰無以為也難行

夫公已德未明尙未能知人而欲遽求民之治甚難

先聖大訓 卷四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

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眾妨於政為父不慈妨於政為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眾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遊徵勿與事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

右所條皆公之過也願富而不久者無固志也慕大

者之寵己欲假貴大之勢而不能自求多福既曰治民而又惡眾往往於民眾聚之時輒不樂不孝於其考廟墓見之歟或於言笑間見之歟失志者荒淫而昏亂歟多變以從人而無節守舍己從人何害公則昏愚有所聞即變以從後有聞又變以從而不復審詳輕變而無搏節大抵撓弱不立既剛毅犯鬼神又有過節以奉鬼神之事任意妄作之狀可觀矣幼弱者勿與以眾以公嘗使幼弱臨眾也公又嘗親比小人之好勝克者所與謀者皆依從公意之人所與游

先聖大訓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多放逸之徒君聞之而弗用則君自亂厥德

臣將薦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氣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氣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以後出也

孔子前言知人之道甚詳公既未深解故此又進其簡要之說觀其貌色聲於眾人中覺其獨有美焉則知其中必有美質於眾人中覺其有惡焉則知其中必有惡質伯夷前言三帝之眇後亦言此觀人之法子曰伯夷曰建國建政脩國脩政

此亦引伯夷之言為獻謂欲建國則必建政欲脩國則必脩政言必用心建脩不可無為而止伯夷以此進之於舜孔子今乃進之於公雖聖愚不同而伯夷之言亦正中公之病公之所蔽在乎未立乎知未切乎心未親用心修為孔子前既累言此復申其意意謂不可泛泛悠悠即當用心脩建

公曰善哉

虞戴德第三十四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

先聖大訓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聞有虞氏之盛德曰戴者尊其德歟當時之常言歟抑傳流訛誤歟公問有虞之德何以深慮而得此高舉而不可及也安取此此問知公未得

子曰君已聞之惟正無以更正也君之聞如未成也

公之所蔽在乎泛聞而未切用心不在乎他故不復他言徒支離公心然亦非欺公公之未知即孔子之知即有虞之德此惟知道者信此故曰正亦無以更正也如而也特公雖聞而未成也未成者由公未切用其心也

黃帝慕循之曰明法乎天明明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

夫公方已為問曰安取而未知也而孔子既因而是之曰上無以更又曰黃帝亦慕循乎此嗚呼非孔子深明乎大道何思何慮疑信一致正實無餘之妙則何以及此又舉黃帝之言曰明法于天明明施教于民孔子釋之曰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此謂即君之所聞也即天之明也即所施之教也黃帝所謂法于天明者甚明而無疑也施教于民者亦甚明而無疑

先聖大訓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所以無疑者不動乎思為融融怡怡自不見天人之有二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即此道也天之所以運化無窮者即此也孔子又謂凡物必由是而起天地萬物誠無二道也是故民咸聽命而弗改也所以咸聽命而弗改者以民心之所同然者即此道也公雖未達孔子就以啟之人心自靈庶其或通也當時孔子對語甚明白坦夷故公即曉曰善哉以記者不善屬辭故人每患其難曉公曰善哉以天教與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

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

公既聞以天道教民之言問民與天可以班齊乎子曰可哉民雖可與天齊而弗由此以上知天道不循天道妄行逆施所以致有司之行斧鉞也道雖一苟失之則為無道甚則獲大罪言此所以防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

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勿順天作刑

先聖大訓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於此益明道之即天又明不事父不事君之反天又明反天之必勿則公之天性庶乎漸明人欲庶乎漸釋矣因言作刑亦必順天用刑而不同於天心必私必濫

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加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帝之禮

四代篇三帝或作三常此三帝亦三常之誤歟

明而名不蹇明上疑更禮字禮失則壞名失則悞

孔子節節明人事即天道於是又言地生庶物明地亦此道也當時對語之辭必不止於此情狀必甚明白記者不善屬辭不能盡寫之辭或忘脫致辭旨不甚明白如而通用前屢見之率天而祖地非天地有二道也能用民德即天地之道也有二道則無以為三才矣率即祖即用也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彼淺者好論六合之外不知道無內外遠近也故不必求諸遠外但所知質實而好仁仁非有異道即知之常不愾也如此則能用民力受命而無遺者以由道

先聖天訓 卷四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行十一而稅役不過三日故民樂之也此即古者三帝之禮禮明而名聞不蹇滯即播行于四方矣禮失則壞矣名失則愾矣惟愾故名失即其無名知其必愾

是故上古不諱正天明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筵諸侯御茶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

上古不諱能受羣臣之諫此正天明也言即天清明之道也天子之官四達分職雖多皆地事也地道臣

道也周禮典瑞王摺大圭玉藻云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之狀似之故以為名歟君子比德於玉方正之道屈遜之道竹笏正節之道皆所以正民之德也合此三者而一總舉之曰戴天履地無他所為一以順民事而已民事皆正德也前惟言德慮或又曰事公既知以天道教民天人班齊之大略孔子又每明三才一貫之道於是又一歸諸民事者慮公求之遠也

先聖天訓 卷四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數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為分以教士舉行使仁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豎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教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

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眾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惟官民之上德也

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循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嚴而不可違者亦此道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循名藉以教其地實者亦此道也不至必誅亦此道也諸侯卿為分分何卿守何卿行以其所教之士畢行使仁者守國守國至重必選仁者凡此亦皆道也其朝會于

先聖大訓 卷四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者亦此道也離偶也易曰離麗也禮曰離坐離立者謂偶坐偶立也天子六偶諸侯四偶置立離偶抗張大侯鶴為規圓之形豎立其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及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心端色容正時以教其伎皆此道也時是也時是音近而記者或不同歟時者禮容無失中多也故有慶以地不時者不是也謂禮

容失不中也故有讓以地謂削之也謂諸侯不能教士也大射所以習禮樂觀德行也廢禮樂無德行亂之道也故先王謹之嚴之夫天下之有道也以其有天子存故也天子有道故天下服之君之天子無道則天下叛之不以為君國之有道也以其有國君存故也君有道一國皆服之君之魯謂之無君可也孔子為之隱惟泛言之又轉其辭曰君得其政家之不亂以有仁父此三者亦皆道也遠而明者天也聖人之教民近而可見即近而可以稽遠道無二故也在

先聖大訓 卷四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則曰在上清明在地則曰生物而蕃昌在人則曰比兩者偶也慶者禮容無失而中多有慶也前言射故因此以為言他事之正者亦猶是也天下無二正也無二道也三者一也違此三者是違道也是謂愚民愚則姦皆邪道也故必誅誅其反道者也誅姦則正矣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四代篇亦曰執事無貸以公縱姦貸其所不可貸者有害治道故每言之也無貸姦則正則為由道而行道無大小故無所不利故居小不約人咸歸之居大則治居眾則

眾心咸集居寡則人心輯睦繆睦也祀則受福征則服以其得道故無所往而不利也此惟官民之上德也官猶君之也准者語助歟抑即為字歟

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或作猶保保愷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

公泛言道乎不切故子曰否非謂非道也道之在人曰猷又曰德創業大政既保安斯民也又更制典物以保安之故曰保保雖曰人心咸服其間豈無異物布于天下於人心疑貳未定之時新令既布有不得

先聖大訓 卷四

七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不遵從者一從則定矣此定亂保民之至慮以前者之愆聖人以小國而統大統故更制典物所以變民視也示即視

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

感孔子教我之察盡

子曰臣於君惟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之何子曰否臣則不能

君父至情豈他人比子曰否者言不與君同也於他人情輕故不能盡告

昔商老彭及仲傀此疑闕曰字 傀姑回反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

謂於蒐田寓軍政教之武事技藝

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

三者教之雖不同而教之以中則同揚則太過故必抑之抑則不及故必揚之皆使無失中蓋中為德行不中皆人欲綴者不斷絕之謂也抑之揚之所以綴其德行使不斷絕未嘗專任言以教民

任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耐懷袍褐也行不越境

先聖大訓 卷四

七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人惟可以德教不可專以言教苟專以言人必不從故任庶人以言猶用夏后氏之時腐壞袍褐也服此以行不越境即破敗矣喻其不可行之甚也耐者腐字之訛歟懷者壞字之訛歟

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

公謂我則問政子乃事事教我公猶不知道無二也

裂事與政為二

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

孔子知公猶未明又舉初問以啟之初問即黃帝慕

循之道言公已聞之是爲大禮不必他求也

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稽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公問先聖之道獨此爲美乎孔子曰此爲美餘雖有美者必偏爾亦統屬於此嗚呼聖言正矣雖昏庸如公孔子亦未嘗淺薄之即其初問方疑未決之際而遂稱善之大善之蓋孔子深明道無疑信無思慮故因以就之道本無偏全公既未洞達尙分彼此故孔

先聖大訓 卷四

七十一 四明叢書 初國刊本

子告以他美皆偏皆統屬於此則彼此亦一矣夫公問尙疑而孔子即謂之黃帝之道餘皆偏者正以道無二故也道無偏全因公裂彼此故始曰統屬於此以一之孔子言孝即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言禮即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名稱雖殊而實一孔子於此方尊稱公問不必他求故餘所稱皆偏無不可者最不可執一執一定之說不可推移者皆恪於名不知實者也孔子亦嘗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色六章十二衣還

相爲質明乎此則物物皆本事事皆質本末偏全之

名姑因人而言初無二也孔子於此又贊稱斯道之美謂斯道可以昭天之福即有祥之可迎可以作地之稽百穀蕃昌者斯實制之作之可以興民之德曰守之以長者以人情多勤始而怠終況公則尤甚前言願富而不久變從無節則公之情狀可觀矣故卒勉之夫孔子每言公每稱善者以公心曉悉無疑也而自千乘篇四代篇及此虞戴德篇皆取諸大戴所記者辭旨多不明白人難遽解使當時孔子之言如此則安能曉公公每稱善簡攷大戴所記他篇與家語同者知戴記不失真無剪裁就文失旨之患家語則甚有之由是觀之則自千乘篇以來多不明白者乃記者不善屬辭而其本語則存今靜思之則大旨未嘗不明著簡於是反喜斯記之不失真也

先聖大訓 卷四

七十三 四明叢書 初國刊本

誥志第三十五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齊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絜上下禮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臣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

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無憂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巨未知其可以遠災也

誥者所以告諭臣民之典令志者所以記錄庶事之書志公謂誥志無荒與舉改察以會民義謂凡政事之合義當施行者又齊戒必敬凡四時以禮而會不失其節犧牲全而無虧齊盛必精潔上下禋祀與凡外內無失節可以省怨遠災乎而孔子曰巨未知其可以省怨何也公之言大略亦善而其情則未有實

先聖大訓 卷四

古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失其本矣何以省怨怨不寡省則災可遠乎孔子不以公言禮義之事全非惟公之行禮未能使民見其禮而上下不援無援上之心則士民安分而無貪則樂樂則無憂此實德非公之所能也此則省怨止亂之道夫禮會其四時或四孟或四季五牲五穀順奉而至必時其節違此未為遠災之道也

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傲

庶物時物也傲謂聚歟或作傲疑似歟似敘也次敘

皆足歟

民財傲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勤勤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世久惟聖人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微民微或作微故地廣而民眾非以為災長之祿也

知者知道徒知未為盡道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道無二而人有盡不盡故世有仁知之名聖人因世有二名故曰合知仁則道無不盡

先聖大訓 卷四

古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天地由此道而成三才同此道人失其道則乖戾之氣感觸天地故陰陽寒暑失節而庶物不得時令知仁合常覺常清明不乖戾乎天地之氣則庶物皆得時而民財足民財足而後可使以時作之則事節而不妄節事以動眾則有極極猶法則之謂有極以使民則民樂從更相勸勉則有功有功則民無怨無怨民則國君嗣世久傳世之久者為聖人惟者為之訛歟抑惟者語助歟故政以任眾勝任也非以陵眾眾以任事非傷事其有用眾而敗事者不得眾故也

國之有事皆所以安靖其民非微其民而忽之勞之也故有廣土眾民非為災也所以長其祿也長去聲今俗語盛有也欲使民見禮而上下不撥其本乃在於知仁合知仁合則天地猶成而況於人乎

巨聞周太史曰改不率天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知仁合即天之道

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

明音萌萌孟音微轉而實同明其同類也天清明地

幽陰即人事之孟幼雌雄

先聖大訓 卷四

美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幽雌雄也孟雄幼雌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

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

道至近至易至簡人事即天道魯君雖至昏庸孔子

每啟之以大道以道即事事即道不必深求而遠索

天下事物非孟即幼非雄即雌陰陽迭興互作而順

則無非至正之統如日月互興天人無二而人自疑

虞夏之屬正建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

無釋物乃歲俱

權輿始也百草春始發生當時有瑞雉無釋不散去

也虞夏之時每春皆有瑞雉物乃俱豐歲歲皆如此生于東次順四時卒于冬方於時雞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虞汁月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旂仲季月同孟夏則駕赤駟載赤旂仲季月之季日中央土駕黃駟載黃旂秋三月駕白駱載白旂冬三月駕鐵驪載玄旂歷五歲再閏汁音協此謂有虞氏協時月典歟

天曰作明日與維天是戴地曰作昌日與維地是事人

先聖大訓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作樂日與維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

悲者妃之訛歎亦猶明孟幽幼

不遠厥德此謂表表裏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

如此

人曰天之作為此明者以其日與無日則天無由而

明人曰地之所以作昌萬物者又豈非以日之陽氣

無陽氣則物無由昌所謂人者其日用凡以作樂而

已皆求樂也其所以得作其樂者亦以有日也無日

則純於暗夜何樂之能作凡非憂者皆樂也嬉嬉無

憂卽樂也孔子言及此極其平近人所甚忽而實道也自言虞夏歷自孟春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又泛言生于東卒于冬又言虞汁月之制雖三號天卒明帝乃載青色順春氣其撫順十二月之天氣咸有節文終於丑月於是成歲其無窮之閏皆再閏也皆所以順成天道又縱言及於日之功言天以日而明又繼言人維天是戴言地得日而昌又繼言人維地是事謂稼穡之事孔子泛言雜言多不切之事其後總曰道如此嗚呼非聖人孰能發明

先聖天訓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大道坦夷平常不祕如此其間言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妃色不遠厥德又曰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謂此等爲道常情猶以爲然至於三言日與則全無謂無義也而亦總謂之道嗚呼此正足以明大道之實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禹安女止者正謂不作于意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爾隨山決川暨益稷播秦庶食懋遷有無爾而皋陶曰師爾昌言者知日月常行之正皆道也謂事爲表謂德爲裏猶因公未明姑隨俗而爲言卒總

之曰道如此無二道則表裏一矣此亦洪範會極歸

極之謂也事不一故曰表表德亦不一稱故曰裏裏

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日用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

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伐于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

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

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眾服以立天

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怒

在家撫官而因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

上撫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

先聖天訓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

孔子前旣泛言雜言以明平常一貫之道總曰道如

此猶縱言未已又曰天生物萬物資始於天地養物

生而長養之物備興而時用之樽節有常是謂聖人

然則聖人之道亦平夷無難矣其主祭于天則曰天

子天子崩則步于四川伐于四山以供喪葬曰四者

謂四方之川之山也卒於葬則曰帝此皆適意泛言

及此益以明平常無非道天者道之大體其曰作仁

也宜地作富則以百穀貨財也出焉故云人羣居天

地之間則所作宜治不宜亂樂於爲治而不倦財雖富而用之有時有節乃聖人之道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以三分天下其二分已歸餘猶未盡歸故服事殷非謂獨一節爲合於道而他非道也孔子縱言偶及於俟時湯治以伐亂非謂獨伐亂一節爲合於道而他非道也姑舉其大事爾禹治以移眾以厭乃舜之眾後移於禹禹能使眾服故立于天下爲王堯雖貴爲天子而樂於治時舉舜舜治德以使民之力使禹治水孔子又告公曰在國統民而怨在家撫官而因夫人世婦之屬皆官也因其常安之勿變其以公變從無節故因云歎勸之勿阻人情樂勸而惡阻如此則民咸廢惡而進於善良矣如而也撫善而行罰罰惡也以公好縱姦故言此行罰歎如此則百姓盡化於仁而永遂安寧矣古之明制古之治天下者如此仁者爲聖人最上其次凡善而未仁者止可以言美其末則射御伎藝此則次序不可亂所以誘公於神聖歎人雖昏其心忽明則可以盡釋其舊習以人性本善本與堯舜禹湯文王同故也

先聖天訓 卷四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故古治天下者必聖人謂天子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川洛不處深淵不涸龍至不閉鳳降亡翼鸞獸亡攫爪鳥亡距蜂螽不螫嬰兒蠹蟲不食天駒洛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胤使來往地賓畢極此賓其海濱之賓歟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竝並疑無字憂殘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敦仁賓

先聖天訓 卷四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疑輕清者上浮浮陽凝陰陰陽之氣交而人物生焉
故三才之氣常相感通人事亂乖戾之氣達于上下
故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亦乖戾惟聖人有國斯
國統天下而言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
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弛圯也川洛不處
處止也壅而止也深淵不涸龍至不閉藏而常見鳳
降而亡其翼飛鷲獸亡攫取之殺爪鳥亡距蜂蠆不
螫嬰兒蚤蠹不食天駒洛出服馬也用爲車之服歟
河出馬圖今淮曰淮河漢曰襄河則洛宜爲洛河孔

先聖大訓 卷四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兼言河洛也以祥瑞貴重之以爲服馬不以爲旁
驂歟其曰洛出龜書者緯書爾未可變字嗚呼此道
之通達神靈感化至於此而衰世之說謂日月食乃
曆數之前定不本諸君德不思唐虞及夏初將二百
年不聞日食雖曆家之所共服唐一行之精算一行
亦謂有非籌算之所及者然算亦多中者君德不正
乖戾之氣所通此衰世之常故也本朝乾德三年二
月朔司天監言日當食不食仁聖之君人尊之謂自
天而降詩云揚降不遲昌盛也臧善也人心感其上

之仁故仁德所感化不賞不罰而民咸盡力無違命
如而也車不建戈遠邇咸服戈兵生於不服胤繼也
使者相繼往來畢盡也極盡地濱海隅無有怨惡率
皆懿德無有不善所致禮敬非虛禮乃誠實之禮其
稱名曰仁曰聖非空爲此名乃實有此德是時皆賢
人在位無憂其殘毒也自鷲獸猶亡攫爪鳥猶亡距
而況於人乎是時以時省察與舉良善重言之者明
良善之不一也則恤民則使仁言所任使者仁人也
不止於小善而已凡四方之賓來數於王庭者亦皆
仁人也日日也古者萬國矧聖人在上宜其仁賓
之多也

先聖大訓 卷四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聖大訓卷之四

先聖大訓卷之五

宋慈溪楊簡敬仲輯

小辨第三十六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小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

先聖大訓卷五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孔子進言於公多矣公終不明故此又欲學小辨以觀政意謂孔子之言大難行其餘人辨論雖不如孔子之大意以為可行故欲學之疑而問於孔子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惜陰謂業業修德學禮豈違學小辨乎不可學不可以小辨記者再書曰以孔子默然良久乃有是言故再書曰周書立政篇再書周公曰者亦以默然良久也於是知當日孔子聞公言痛念公心之不明故為之默然者良久也愛日之言亦痛切矣公之不明如此孔子亦不棄絕復啟之曰

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齊一也孔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游因弦歌而舉以為證

是孔子以樂為道也子又曰成於樂此言大道而亦

曰樂孟子亦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人心即

道故舜曰道心起而為意始有思為始流於邪樂者

中正之音故足以感人中正之道心孔子曰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

曰雅曰頌風者詩之始言風則賦比興雅頌盡包之

矣辨詩良難惟聖人能辨之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

先聖大訓卷五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詩之道無所不通如此先儒之為詩者不勝其紀而不正牆面者不多見然後知辨詩亦良難矣辨風即辨詩也詩即樂和樂即知道禮者此道此道之節文達諸事謂之政政者正也諸侯所學者此禮也所辨者此政也所行者此事也以尊事天子者亦此事也此道也大夫所學者此德所別者此義所矜持者此行士所學者此順所辨古言以遂好善之志者此言此志也庶人聽其長之命辨其禁令者此禁也農以行力此力也何則道一

而已不容有二也二則邪矣失正矣學小辨者則離道矣

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

意謂彼雖小亦辨明是非可否也不辨明何以爲政

子曰辨而不小

君子非無辨惟不小爾

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

公謂小辨亦有義亦有道故欲學之孔子於是明言

小辨之破言破義破道道小則必不通必有礙通道

先聖大訓 卷五

三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則必簡易公不知其簡易故心謂難

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

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

行不行則不樂夫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

言乎

甚矣夫正音之妙也中正和平至樂油然而生不生

知其所始亦不知其所成舉弦則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之音同矣六詩之正卽此正也卽此和平之妙也

道心之明者知之矣至易也至簡也古言多矣邇近

乎雅正之言則言可辨矣爾邇也夫傳言皆以象其

所欲言者然天下之象無窮故天下之言亦無窮然

反舌不言則天下之事理言象皆到而無餘蘊至到

也到無所到人之常言曰至曰到因以爲言明其極

也不假一言豈不甚簡惟由是而行謂之道惟由是

道而行則通而無阻無所不通故樂不由是簡易之

道則必有礙而不行之處至於不行則不樂矣樂無

二樂油然而樂於中而非邪卽道卽天子所學之樂

卽禮卽政卽德義卽順豈不至一而簡夫十棋之變

先聖大訓 卷五

三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猶不可盡而況天下之言乎明不得簡易之道必不

能盡通而無阻

曰微子之言吾一樂辨言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

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

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

之安用辨言

甚矣夫辨言之足以惑亂人心敗亡國家也蓋小辨

之言似有理而實非似有利而實害自三代之衰以

來士大夫不陷乎是者有幾漢唐略定而多亂國祚

亦短此非孔子善於開陳於公必樂於辨言孔子如此善言明白公如此開悟公猶終於不明而況於無孔子辨明則天下後世無開明之日矣孔子之時所謂小辨者特不知道爾猶不至如秦漢以來士大夫多妄論也自唐以來滋甚夫小辨之言至於使人主聽之而樂豈不為大害哉小辨之說其權術之說乎近利之說乎似是而實非之說乎權術近利而實非正乎不正乎不正則民說乎不說乎正則民說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以鄰國之禮至其後

先聖大訓 卷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說其德自然臣服之夫四海之民咸歸之親之如流水如父母諸侯比肩而卒臣之豈權術小辨所能致哉

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行禮樂而力忠信君其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

公謂多有與我言忠信者而公思忠信不可以入患難當患難勢須變詐乃免故疑而問

子曰毋乃既不明忠信之備而又倦其居則不可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

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

孔子謂慮忠信之不可入患者既不明忠信之患備又倦於居忠信故忠信不可得而有諸己若明忠信之患而備之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立待其效也下所言者其效也如此則何患之有

子曰惟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焉問之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

先聖大訓 卷五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避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避

夫忠信者不欺詐誠實而已人之所知豈有孔子而不知矧國君請問宜即以對而曰惟社稷之主實

知忠信丘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三問而子三辭何也忠信即大道而忠信不過不詐偽誠實而無他慮

公忽之而不知其為大道故不可輕言首曰惟社稷之主實知忠信亦欲公知忠信在己也及將對公極

其敬曰必避席以聽彊剛也堅必之辭也子曰必侍公側必不敢失臣禮言大道不隱丘言之者明忠信

即大道常人雖知忠信之爲不僞而不知不僞之即大道也孔子故云大道不隱又云君發忠信於朝行之於國一國莫不知君之忠信何一之彊避因公彊避之言而及此謂人皆知公忠信則公皆不得而避雖欲避一人亦不得也

且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安謂之知忠信內思必曰知中中以應實

先聖大訓 卷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獨曰忠者明忠信無二道忠本無可言而敘陳九知何也方明其爲大道當詳其言以著其大忠者中心也其中若何欲公內思而知之中本無物忠亦無說強名曰道變化四發發而爲恕中實以應是謂知恕由恕而達外度無愆是謂知外參其齊之訛歟古齊爲參內外意齊融明齊一是謂知德德政和柔曰知

政德義溥正官各有方曰知官官治事物物各有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有備無患曰樂所樂者義非樂乎私言至于此則終盡無復可言者矣初曰九知終益其二曰樂曰終嗚呼聖言適意而言亦破定見示無定言

用兵第三十七

公曰用兵者其猶不祥乎由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用兵何世安起子曰

先聖大訓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愔愔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

蚩尤如蜂蠆螫人故生而見害於人

而校以衛厥身者也

校者以木爲欄格也所以爲衛也言蚩尤不能如校以衛其身

人之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怒甚則用兵刀聖人利用而彌之彌彌通用弭止也聖人用兵亂人興之喪厥身利民而用之終於弭止也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逸詩此喻亂人鮮民之生不

如死之久矣小雅蓼莪大戴注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

此亦逸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

稱其人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

猶猷也威德威也以道德致王業今思之若其人之

存不亡

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聲聞皇天上神歆焉

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極不

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天不粒食之民布散厥親

孟子所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者此也

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貨處穀貨隱音同

也法言法行處辟

小人得祿君子罹刑亂世之常

死替天道天道正道也凡逆亂四時乖亂之氣禮樂不

行而幼風是御任用曆失制政荒官怠攝提失方

天官書曰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

名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因曆失

閏數攝提失方

先聖大訓 卷五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鄒大無紀

大戴記注云邦字誤為鄒樓尙書云史記曆書太史

公曰重黎三官咸廢厥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

提無紀鄒大疑卽孟陬陬音鄒

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

祭祀朝聘軍旅與諸大禮皆用玉瑞今政亂故不行

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征政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

此言蠻夷之數與周職方八蠻不合者蠻夷種落離

合分併增損不同此言夏商之季大略爾明堂位曰

九夷者此篇後所作多妄周衰東夷有九論語子欲

居九夷爾雅同後儒多依用之

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薄

雪交飛大相薄古者太平不然歟薄或作滿

甘露不降百草殫黃殫音烟俚語謂色五穀不升民多

天疾六畜餓背大戴記注云瘁字誤而為餓月令掩骼

背人子腸又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

此在大古上世之所不論不議也意謂此大亂之世

不足論議也

先聖大訓 卷五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死傷厥身不以壽死曰死失墜天下夫天下此下字疑衍之報殃於

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少間第三十八

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

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

師之而不情焉其私不同與其私不同乎一本私作和子曰否臣事

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

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

曰否者以公未達子之意也曰民無所錯手足則子

先聖大訓 卷五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情益白矣初公以少間而欲言情於子雖未言其

情已可知矣魯君念念之所不樂者三家強而已矣

夫子知其不可言則生禍故愀然變色遷席而辭

云云公猶未達夫君臣通情何不可之有而公今所

言之情則不可言爾子亦不敢如此言而隱其辭

公曰吾度其上下感或作感非通之

公於是乎知子之情矣公謂吾度上下感通其情而

順行之

權其輕重居之

公又謂吾權其事宜輕重不率然也

淮民之色目既見之

魯人咸不平三家之陵公室見諸言色吾見之

鼓民之聲耳既聞之

此事久不平鼓動民聲聲謂言也

動民之德心既和之

公謂民不平三家之心德心也既和同

通民之欲兼而一之

民既欲去三家一心無二

先聖大訓 卷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

公謂吾又撫愛其民又親任賢才雖有不能亦可教

之如此庶幾民說乎公雖情露而辭亦隱矣

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

大旨不以公言為然魯失政久矣孔子曰祿之去公

室五世矣政在於家如此久一旦欲去之甚難致禍

必矣

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

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

曰同等

今君之名與三家之名不同也君與三家各為食是不同食也同食同名曰等此語無他意惟言今家國不同爾

唯不同等民以知極

子於是因以明不同等之禮禮有差等民以知極極則也明魯無君臣之等而辭婉

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

威者嚴敬之謂天子尊事有神則下亦尊事其上此

先聖大訓 卷五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等威不同之道也

諸侯修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伎論力以聽乎大夫四疆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

觀風雲以知雨暘觀星象以知時節之類孝經言庶人之孝曰因天之道視地之肥磽高下土色之類竭力以時聽父母使令以時

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

上言各有等民安於義分明魯無等難治

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

公豈不知上下之不同此言亦感三家之無君無等亦漸知子曰可以為家不可為國之情也

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

時是通子曰公意將以謂是同時乎是不同乎

上謂之闕下謂之多疾

闕者防禍患欲公之慎密勿言也若在下者言之則多疾患謂禍即至皆隱辭以見其情

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

先聖大訓 卷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終於施

君若是同於民惟布政於民則同也民若是同於君惟服事聽命於君則同也其餘則不同矣此亦隱辭以明不同之意以明前言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不同之說因布政服聽而曰上下相報亦微寓上施不以其道則下亦無道報之之意終於施者施惠也此惟惠順上下相安斯無禍公誠能用孔子之言道德四達則諸侯皆來臣而況於三家乎

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先

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

道之在人者為猶猶豫不急躁者有道故曰猶後人欲別其為道故作猶大即才也大道已成而後可以發其小者小者小事道德及遠方而後可以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喻將大有為成大業也先其輕者亦猶小者近者輕而易舉者又譬之天清而上地濁而下清輕濁重上猶先下猶後也皆所以重復申言治三家之為大事重事不可忽也

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

節以秀乎矣此官民之道也

先聖大訓 卷五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孔子於是告公以本道因上言天地而曰天政曰正者此道也地政曰生者此道也地生萬物故曰生非與天有二道也人政曰辨以其有尊卑長幼男女之辨凡事物皆有倫理之辨故正曰治三才無二正也無二道也言天地則道易明人與天地為一則得道矣國君苟明此道則有本矣無放無逸則不失正矣苟本正則華英自發節節自秀乎矣此官民之道也官民言大體不指三家本正則凡百自治自無患

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

上言本其次取狀貌顏色聲非言笑歌號哭吁噫噫之類度者有禮度當時皆有其事非專以此取人也人心發見于此數者偶於其一而得之故傳于後世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得之於心難以語人

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謂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

先聖大訓 卷五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各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

比近也近而視相而望則稍遠視之五王之觀人不以術也此心清明自能照燭清明者五王之己也清

明則同

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臣則不能五王取人臣也傳聞之以委於君臣則不能委猶獻也謂傳其所聞而言於君上不能自言也又不能

謂不特不能言亦又不能取人也是皆謙辭也自謂

能則不遜矣況言能則公將以某人某人問言之則生禍不言則為隱公欲取人則求諸己足矣子前言本正者取人之道也此言五王取人各以己者即本也心明自能知人

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為其蒙也

前孔子謂君之所聞上無以更則君但居之足矣居之久而成於純一則清明不蒙矣居非其道必不能純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先聖大訓 卷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

一本此關二字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

日月莫不率俾俾使也聽使也西王母來獻其白瑄粒食之民

昭然明示

民昭然明見舜之功德禮制四方遐遠莫不率俾西

王母來獻白瑄漢明帝時於舜廟下得玉瑄一

民明教通于四海

教行乎民民皆曉悉周縣治教之象又每讀法又布而訓四方亦此道也後世民不知上教故冒法犯刑

者多

海外肅慎北發渠搜玄羌來服

玄或作氏後同前既言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而此又言肅慎北發渠搜玄羌者前未及此諸國故此復言之此夫子對君之言異乎後世文士之言大戴記注云北發北狄地名其地土迅足塵

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玄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

先聖大訓 卷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汗

池土察說文察覆也從其土室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惜焉幾亡

幾近乃有商履代興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

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

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妣姓于杞

湯循禮法以觀示天子觀其感化桀乃不說則湯嫌

近於死桀有殺湯之勢湯不忍民之刈戮故放桀

發厥明德順民天心民心即畜地稼穡也作物配天

制典慈民物事物湯所作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

大戴記注云洪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天粒食之民
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玄
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二世有武丁即位開
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
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
九世有末孫紂即位

自湯至武丁總二十二世自武丁至紂九世自湯至
紂通三十世外丙仲王在其中書序云成湯既歿太
甲元年書序雖出孔壁中其孔氏所為非孔子所為

先聖大訓 卷五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歟禮記亦出壁中多非孔子之言此少間篇見大戴
禮記大戴記多不善屬辭本多乃字乃記者不善屬
辭故也今削之

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佚于
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為民虐粒食之
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
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
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無用猶無益也制之使
不作書曰不作無益行

三明

康誥曰文王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庸用也可用者必
用之謂用才能可敬者必敬之謂敬賢其有不善者
必威之威其所可威此三者顯于民民明知之信之
故威遷善遠罪

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玄
羌來服君其志焉或侯將至也

志猶記也勉公志諸心欲公慕列聖之德公果修德
政則可侯待四方之至亦與列聖同日或曰將非必
然之辭者以公之修德不可必故也

先聖大訓 卷五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
煩繁也字訛繁諸珠歟字訛歟大戴記注云如萬物
之繁蕪非也

子曰君無譽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而如
也財曰於此有功匠焉意謂公雖有志於五王之德有
裁度曰於此有功匠焉又必有功匠宰制之謂大賢有
利器焉

利器工匠所制也任大賢使修禮樂刑政猶是也
有措扶焉喻眾賢
共持扶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

以公變從無節輕脫不謹密故設此喻

可以知古可以察今

言古今之道同慮公疑子特為公言而非古道故云
可以事親

發明此道無所不通故又及於事親事君生死以公
不孝故及此以公本性本善故孔子不棄

可以事君以前言五王之德疑於不事周王故云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
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

公以輕易不持久故及此亦知盛德大業決非公身
所能就必繼世繼志故曰死又曰吉凶並興禍福相

先聖大訓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生卒反生福則大德配天矣以文王猶必武王繼乃
成

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閒觀
公浮外故孔子前立知此又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也言願君立知而靜閒以觀之也時天之氣用地之財
時魯猶順天時修稼政故子云以生殺於民之死不教

始公欲言情於孔子子雖變色而辭又導之以德次
第啟告至此立知以閒觀則告公以德政大體盡矣

而孔子猶慮公始者欲言情之意故終不泯則久將
復作生禍故於是又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有財可

用遂謂君可以生殺於民殺之死不可以教乎子不
敢明言三家託諸民以隱其辭欲公以德教之

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公此意果不泯猶欲治三家也子曰唯此在君君
曰足臣恐其不足

子見公意猶欲行曰此在君非任公為之也辭雖似
任公行之其情實深不可之之辭也今世俗猶有此
言君曰足以行臣恐其不足以行也辭婉情切

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
矣安能無善

先聖大訓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謂君必曰不足可也君知其己德之不足國政之
未善賢才之未用在位之未皆賢德教之未孚言之
不盡曰前後左右則詳備之意明矣卒曰君既教之
彼安能無善言三家將化於德矣

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之
成也

公聞子之言詳明切至又知教三家亦可使之善則
公有利而無害深中公之心故吁歎動之於色曰大
哉子之教我制也制者以能使三家善是亦所以制

之道也能制三家則國政隆矣豐盛矣公知勢緩而未遽成也

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被傷則枝葉必偏

枯 鞞七吉反皮也玉篇又皮彼切 鞞上被廣韻集韻皆無此字 偏枯是為不實穀亦

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

根本也其太諸君心可見矣鞞者用賢及禮樂刑政

之喻也枝葉者安危治亂之迹也政即根鞞也偏枯

三家強之喻也不成實之喻亦然上失政則凡事大

及小人民六畜九穀皆隨之失矣

先聖大訓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

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

政者疆糞未虧糞力俱反糞少也糞猶未虧言虧土未見侵虧人民未變未叛鬼

神未亡神依民民未叛則鬼神未亡水土未綱綱隱也國將亡糟者

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

未為糟者曰實實粒之白者如玉故曰玉其盎然赤

如血者曰血酒則清者也己上喻凡百未至於大亂

猶各有別也

優以繼愷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

人主有優閒無事一無思慮又繼以癡愷故政在大夫愷知鳩反

非天是反人是反

政失則權去勢危或者至此多歸諸天曰天反乎我

也不悟優愷故失政政失故勢危乃人主自反反人

自取之也非天反也

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

孔子意謂已往者不可追咎君無假人以器以名意

指上世也名器者政之所繫似緩而實急名器失則

先聖大訓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政失今難遽取

公曰善哉

適周第三十九

天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

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

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

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

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其亦正其統紀而

2 1:00PM

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且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蓋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

先聖天訓 卷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今世所行老子之書皆曰老聃之書也簡觀老子書深有疑焉蓋入乎道而猶有蔽焉者也何以明之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曰我獨怕兮其未兆嗚呼非入乎道者斷不及此今人心逐逐不休不能斯須止靜有能寂然不動乎意而久者乎兆謂意起而象兆也怕者兢兢業業也雖兢兢業業而非意

也孔子所謂用力於仁者嗚呼至矣及乎曰此三者不可致詰復混而爲一夫道未始不一何以復混爲此其大蔽也此意之所爲也道不如是也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離動而之靜此蔽也非道也又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觀孔子與老聃言禮甚詳殆非此老子也豈亂首等語後人附益之邪權說邪設權說而亦好靜而惡動取無爲而舍有爲非道之大也孔子無常師師其是者不師其非也

先聖天訓 卷五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王肅云孔子之先去宋奔魯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

史記宋濬公其卒弟煬公熙立濬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而此云始有國而授厲公者傳聞異辭邪王肅注家語云弗父何繼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宋戴公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

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史記余在敢下又其作余其恭儉也若

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

者焉達謂得行其道於明君也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將在屬臣

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

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

子車一乘馬二疋暨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

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

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

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

先聖大訓 卷五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

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

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

無以惡己為人臣者身者父母之遺體身體髮膚受之

皆不可立我為人父母此不特人子之道如此凡人

臣者無使君惡己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

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

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

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

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

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所以安存而急急

所以危亡是猶有以異於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

惑焉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

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

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

神將伺人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

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拔誠能慎之福

之根也口是何傷口曰是何傷哉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

先聖大訓 卷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

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

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

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

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

無親而能下人降監於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

子曰小子識之音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曰

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

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

管仲第四十

子路問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邑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閭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

先聖天訓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齊而無憂邑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也才裁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過於取仁與者語辭歟未足多也不非召忽但不多之爾季羔為衛之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賸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闕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寶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

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則者曰斷

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

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

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

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

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言

明子羔樹德非作意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

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

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

先聖天訓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餓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女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女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女速已則可不已則女之見罪必矣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悛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子貢問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

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

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子路亦嘗問死子曰

者謂子不答其問知者謂子真答其問也不知者皆謂

生有知死無知知者謂生非有知死非無知生與死皆

不可以有知無知言之人能自知則知之矣子貢方以

夫子之文章與言性與天道裂而為二離而為三是宜

未足與語此而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

曰後自知之王肅云杆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

腐索之杆馬馬突馬達御之皆人也達其達之說歟抑以道導之則吾畜也

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

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

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

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

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

自今以往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子路治蒲請見於孔

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

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懾勇寬而正可

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困者困而不學之困本心之

善不伸雖非剛強而不好義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孔子觀於

魯桓公之廟有敝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

對曰此蓋為有坐之器有右孔子曰吾聞有坐之器虛

則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戒故常置之坐側顧

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

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知者第四十一

子路見於孔子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知者使

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

問亦如之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

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

謂士君子矣

此顏子已聞夫子克己復禮為仁由己之誨之後之

語也嗚呼至矣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

必失之知道之謂知守道之謂仁此心即道故舜曰

道心此心虛明廣大無際神用變化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因物有遷為意為妄一日自知自信我乃即道

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心雖明舊習猶在日用雖

妙舊習潛應苟不用力終失其道用力非思用力非

為思為非道舊習則然內心發光本妙常一是之謂

先聖大訓 卷五

三十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先聖大訓 卷五

三十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仁自愛故用力用力非外故曰自愛嗚呼至矣

子貢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

平者疑辭既自疑又曰奚疑以決之人言亦有如此者

孔子曰鄙哉賜女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

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

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

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詎為孝臣從君命

詎為貞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子路盛服見於

先聖大訓卷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子曰是倨倨者何也有倨傲之貌夫江始出於岷山其

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

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

孰肯以非告女乎

盛服盈色比之下流多水孔門諸賢皆有若無實若

虛唯子路子張異也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顏色充盈不改子曰由志之

吾告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有於伐之貌夫色智而有

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

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故

言知之曰知則不知曰不知之意已見矣言不能曰

不能則能曰能之意可見矣孔子謂知之曰知之不

知曰不知此言之要也謂能曰能不能曰不能行之

至也甚矣夫孔子之善於明道也子路雖有所知能

其未至於道確矣而孔子遂指之曰此言之要行之

至何也嗚呼非聖人豈能發明大道如此此道何思

何慮不識不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曰知

不知曰不知能曰能不能曰不能如此則誠實而已

先聖大訓卷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誠實至矣妙矣無所不通人皆有之而自不知也

知此謂之知道不失此謂之行道要猶至也知道曰

智行道曰仁仁智聖人之道也惡有尚不足者故言

其道之已全也論語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

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子路行行然必有以不知為

知不能為能者矣

魯哀公問曰昔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

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

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

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夫舜若天地而靜虛授賢而替不肖不止於好生而已而孔子首稱好生又總稱好生何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曰周人以粟而公曰使民戰栗是有誅三家之微情形見孔子意謂宰我之不諫止也而尤之曰事已成則不說已遂則不諫既往則不復追咎今

先聖訓 卷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哀公事未成遂而亦不諫乎事非既往尚可救止祿去公室五世矣公不懲昭公之覆轍故孔子因問而詳言好生庶潛消公意不召禍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不知道者謂於宗廟起敬孝而已非道也孔子知其蔽於此故明曰道也嗚呼孔子告人如此明白而人猶莫之悟也胡不又觀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人惑

於名迹自作樊牆自聖人觀之未見其一

斷獄第四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奚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眾議如有是者則夫子曰當從某子幾近也幾是云者猶未敢斷定某子所議確然是猶以審問於眾人也

先聖訓 卷五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及武仲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魯公索氏先落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楚恭王出遊亡烏嗶之弓

10 1108

16 B

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讓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哀公問曰紳委章甫

委貌周冠章甫殷冠孔子殷人冠章甫學者從之多

先聖大訓 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冠章甫魯士委貌章甫雜

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乎然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紱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

王肅云言市弗能爲廉好肆不守折也

長者不爲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竊以爲夫其有益無益君子所以知歟意承上所言

孔子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

矣

以其中懷深曲不質直可畏也

子曰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矜能做人孔子謂子路

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

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先之謂彼無求我我斯從之如此則不以進退動其

心故無怨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

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

先聖大訓 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

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

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

嫗喚也字訛音同喚痛念聲威遇反

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

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

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

則刑戮游臻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

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觀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耶匠之過也子曰大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尙有說也

蓋者屋之上覆其體貴重久矣當有說也尙亦非決定之辭

讀史第四十三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先聖天訓 卷五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楚莊以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莊王使讓之曰夏徵舒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

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反之可乎對曰可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春秋魯宣十一年書曰楚子入陳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先聖天訓 卷五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名卿賢大夫多以戀族固位既不能格君於道又不能去其末流遂至於坐視弑逆或能去或不能去盾若越境遂去而不返猶可以免記者微不盡孔子之旨學者疑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叔魚叔向弟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獄邢侯弊即蔽斷也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宣子叔向曰三姦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麇之施與此義同謂肆之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耐也驚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默王肅云默猶買待貪不畏罪

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默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

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

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由義

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

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

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

殺親益榮由義也夫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駭

先聖天訓 卷五

聖三四明微書 約國刊本

明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

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

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

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

藥之諷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

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聞之曰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鄭伐陳入之子產獻捷于晉

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

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元女武王長女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

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

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佐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

與蔡人奉戴厲公戴謂尊而立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

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

德鄭桓公友者宣王庶弟初封於鄭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語

介作以憑陵我做邑不可億逞億臆也我不敢

往年之告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又有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

先聖天訓 卷五

聖三四明微書 約國刊本

鄭東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

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左傳首用敢獻

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

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

無侵小何以致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

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

詰士莊伯復於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孔

子聞之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小

子慎哉家語聞之下有子貢左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

宓音伏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

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賤

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

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

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

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

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

先聖大訓卷五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

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

人無以知其過微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

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

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

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尙篤敬施至仁懇誠忠

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

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種傅

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責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

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熟

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有以告者而子不聽非

所以為民也宓子蹙蹙子六反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

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

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

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

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敝裘

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

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鱮鱮音

先聖大訓卷五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僞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鱮鱮音吾大夫欲長之是

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

使民闡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

子曰吾嘗與之言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

父也術者道之異名

自吾第四十四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

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

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

孔子之言無非道者而於威儀之誨其開明學者益著威儀非勉而至自然而非思慮之所及此禮樂之原本諸大一分而為天地變而為四時達於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者也貌以所擯之禮而轉禮以所擯之辭而明主人聞擯贊而威儀以成言主人一無所思聞擯而成嗚呼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此心無體清明無際動乎意則昏不動乎意則清明變化出生萬善故孔子平居日用不逆詐不億不信不知老之將至又曰無知也而威儀三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先聖大訓 卷五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心初無聖愚之分因意起與不起始有聖愚之分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蒸以恕是以日躋也高柴字子羔執親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見齒笑也不殺不折不忍之心油然而生湯之所以聖敬日躋者由是心以往也此心人皆有之而不自知其善不能自保故復失之離善則之惡矣

子貢言所對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孔子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

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

家語所載辭旨大差屢見家語遇疑阻則輒以己意加損大失孔子之旨大戴所記雖多有不善屬辭不能明白而靜思之則孔子之旨亦著家語加損之文雖明白而淺陋多失本真

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僂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

羊舌大夫叔向之祖父也申生伐皋落氏羊舌異於

先聖大訓 卷五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羣議曰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

其行如何祁僂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女其聞知之祁僂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有過而恥即日改之不使過宿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諸行悉善而謙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僂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也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

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黷往蓋趙文子之行

也文子名武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

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

士會字季初封隨後改封范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誣也誕欺也

言欺不內辭足以沒世

不內辭非不受人言之謂也謂其聰明無蔽無疑聞

人言辭如雲氣往來太虛不能以入其心也夫有蔽

有辭破我之蔽則此辭入吾之心矣吾有疑而有辭

足以釋吾之疑則此辭足以入吾之心矣言辭萬狀

先聖大訓卷五

四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逆順深淺當否體狀無窮孰能不為之動惟虛明本

無疑蔽自然外辭不能深入嗚呼苟非大聖未有能

不內辭者未有能一不為言辭所動者言足以沒世

謂終其身無有一辭能入之者孔子善於明人之德

此舉其他人之所不及者淵深泉出無窮多聞博知

本末具備至矣大矣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

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此情亦可觀

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

言者其道行生者明其不死明其孫出不犯況時有

道故不死

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

默而容則禍不及之然不言不死者國家無道亦難

保其必不死

蓋銅鞮伯華之行也羊舌赤字伯華邑於銅鞮外寬而內直自設於

隱枯之中孔子曰隱枯之中多曲木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

存亡者死生不變也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

去怨義出於性稟非勉而能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

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

先聖大訓卷五

四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橫命家語橫作衡蓋晏平仲之行

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

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

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

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

而記之哀公問曰當今之君孰為最焉孔子對曰丘未

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闔門之內無別而

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

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

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

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

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

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王肅云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

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鮪以道去衛而靈公郊

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鮪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

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孔子適衛顏子驕名刻為僕衛靈

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史記梁作渠使

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子驕曰夫子何恥之孔

先聖天訓 卷五

四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詩云觀爾新昏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

好色者也子貢問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

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

鄭無子產乎子曰賜女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女聞用力

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

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讀詩第四十五

孔子讀詩至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

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

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

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王肅云局曲也踏果足也此言上

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子楊焉如懼非以死生動其心也心無實體清虛

無我生不加益死不加損死生如雲氣聚散太虛常

一然而白刃鼎鑊人心之所同畏聖人未嘗與人殊

而其處死生之變聖人不以動其心而眾生昏而亂

則不同也彼輕生樂死未離乎意非道之正得寂然

先聖天訓 卷五

四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動之妙而未得喜怒哀懼之妙猶未為得道之全

正

哀公問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

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

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

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

心窺見榮心隨所欲而導順之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絕也天下誅桀

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

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

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

顏子是時其在其心三月不違仁之後乎其德成故欲自試出遊交物其心已無患所未知者為身爾恐其亂世致患故問於孔子即孔子所答具見情狀若他人聞孔子所答往往多用心於外而失本惟顏子而後可以聞此言孔子隨宜致教如此恭敬忠信顏子所自有顏子內心純明而其於眾智不敢自謂已盡故以為問至孔子告之乃即顏子之所自有

先聖大訓 卷五

至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及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人於親數者多翫而於新交之疏者意方親故多不比於數而比於疏雖仁者容或有此蓋以為未害於義故惟其情之所之然不可以言智矣知人之難堯舜猶病疏者終難遽信信之或罹其禍親數者知之既詳則比之鮮患苟親數者不比而反比疏者所失遠矣恭敬忠信乃我中心所自有雖顏子本心純明恐因夫子答前而修於外故申言之遠於愚人愛之

和於眾人任之此皆效之見於外者而修之乃自其內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仁者多有此患蓋仁者虛明不動乎意無思無為多無先定之慮此亦顏子之所宜知必聰明睿智無一之不盡而後為聖而後得道之全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鄉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

先聖大訓 卷五

至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女不知也吾聞以眾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王肅云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孔子言銅鞮伯華之行亦見自吾篇齊景公至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子至公問政焉對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言不僻也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愉愉也首拔五穀爵之大夫百里與語三日而

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公曰善哉哀

公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於使民富且壽也公

曰爲之奈何子曰省民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

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

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也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

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子對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

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

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孔子見宋君

先聖大訓卷五

至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問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

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

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已者多

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

得也且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

之君惠愛而擇忠臣任之則列都皆得其道矣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

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

欲雨暘時若農時無失本諸德次任賢次乃及於施

政尊天敬鬼上既先言德政此又因宋君於尊天敬

鬼有未盡歟

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賢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

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子曰此事非

難唯欲行之云耳

昏庸之君略同孔子言之甚平易而宋君自以爲不

足致之者已私室之也雖知臣之未忠而姑任之不

能去歟忤意則無辜者殺順意則雖有罪釋歟恡於

財歟昏情苟且不知尊天敬鬼歟然此事實非難若

宋君有志行之則甚易爾

先聖大訓卷五

至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貢問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

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論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

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

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

宮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

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

之賓以蔽其明

距拒也三桓外交諸侯諸侯親季氏而疏魯君是三

桓實拒諸侯之賓以蔽塞公之耳目

故曰政在諭臣

三桓之情如石疑非言語之所能諭然人性本善以利欲故昏若魯君無忌害之志開誠順道以諭之庶可化導

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

天下事誠非一說之所能了隨時因事各有不同苟不便於民皆足致亂

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云喪

亂蔑資曾不惠我師王肅云蔑無也資財也此傷奢侈不節以為

先聖大訓 卷五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其惟王之功此傷姦臣蔽王以為

亂者也又曰亂罹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

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得同乎哉

臣諫第四十六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諂諫二曰戇諫

廣韻集韻作戇呼貢反戇愚也戇呼貢反又音貢

三曰降諫

王肅云卑降其體取義未該簡謂卑降有體有言有

色過為卑恭歟

四曰直諫

直言以諫未至如戇諫之不敬

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

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亡後奔齊王肅注云文子無禮賢之事蓋肅無所攷見耳

聖人轉禍為福謂是欺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

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曰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

先聖大訓 卷五

五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

止曰臣願有言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

聞為人臣而忠於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

刑罰不足以誅也子祺忠臣也臣諛臣也願王賞忠而

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

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

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為歡樂

也王曰善乃還孔子闕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

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子貢問曰夫子之於子產

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孔子於人不求備矧賢如子產晏子宜所愛敬雖史記載晏子沮害孔子程子華痛譏晏子情狀甚著與史記合而孔子心如太虛不以爲意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腳振迅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

先聖大訓 卷五

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居無何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惟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孔子謂宓宓音伏姓也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人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

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

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

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

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貢爲信陽宰將行

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

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

女未之詳也以賢代賢謂之奪以不肖代賢謂之伐緩

令急誅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

聞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

先聖大訓 卷五

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

上敬其下故民敬其上敬其命況以信臨之故民從命盡力

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

賦役寬民信之安之故不偷惰牆屋完樹木茂

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

唯明察以斷故民服而訟簡諸下用命

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孔子曰置本不固

先聖大訓 卷五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

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孔子曰良藥苦

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

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

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

置粟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

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

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

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

而仁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人心之神如此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敬也哀也歡

也信也威也仁也怒也憂也皆此心之為直心而行

則誠動乎意則偽孔子發明人心自有之神所以明

道也

孔子適宋與弟子行禮大樹下史記行作習宋司馬桓魋欲

害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六世孫子順曰子產相鄭三年

先聖大訓 卷五

六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文咨曰未識

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曰麤裘而芾投

之無戾芾而麤裘投之無郵郵即尤字古多此類及三月政化既

成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

芾蔽膝也章甫冠也裘芾章甫指衣冠即指孔子也

投棄之亦無罪戾亦無咎尤惡孔子欲棄之也獲我

所獲我心之所安

先聖大訓卷之五

先聖大訓卷之六

宋慈溪楊 簡敬仲輯

子路問第四十七

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嬖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

先聖大訓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病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納曾子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曾睞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極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

之民邪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子聞之曰參罪大矣

遂造孔子而謝過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

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

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也公曰何以

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祐善必報

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

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言其敗壞不可振起故天殃

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

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

先聖大訓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

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

人遠矣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

大雀獨不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

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得孔子顧

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

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

之階隨小人之意呼責反又音貢而有危亡之敗也孔子讀易

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

日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軟也此是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暑極則涼寒極則和

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

先聖大訓 卷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子夏問曰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己賜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己由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己師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己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夫子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孔子謂昭公知禮又背蒲盟而適衛皆不信也

賜能敏而不能誦

誦者敏之反音屈

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

言大小之不等爾不以大易小以爲喻爾非果弗與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但此道可以心通不可以言授

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恍於待祿

顏子不干祿待祿之至雖將西游於宋怵焉懼其或

先聖大訓 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失節

慎於治身史鮪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者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

道言也先行而後言之勤勞力行也

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

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孔子曰富貴而下人何人不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

人咸順聽

可謂知言矣言而眾響之可謂知時矣

先聖天訓 卷六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眾應如響甚於不逆矣德性無一自人稱其善則有知言知時之不同

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此言非以利教人明天下之常理明出道之必致大利聖智無所不照知如四時而一氣

中人第四十八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

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

孔子之旨謂制度足以防亂鞭朴刑戮不可專恃以治故善治者先立制度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

工作之精治曰攻

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

先聖天訓 卷六

六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

言即入也

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齊高庭問曰庭不曠山不直地

直地

直猶遠也不以山為曠遠地為直遠而來見夫子

衣穰而提贄

穰草爲衣

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

真正爲本

敬以輔之施仁無倦

高庭所問淺矣而孔子亦啟之以道真正即道也幹

謂本也敬亦道也慈仁亦道也仁大矣而此曰施仁

無倦無倦者乃慈仁之意也因高庭所曉以告之慈

怒亦仁心之發亦道也

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

先聖訓卷六

七四明叢書

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

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

患惟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敬以避難

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

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

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

根置本備豫遠矣

后稷公劉太王其道一也后稷見於功公劉成名於

仁太王見於讓推其土地以與狄人而不爭也孔子

欲言武庚終不能侮周由周積德久遠故取喻樹根

置本又喻豫備

初太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

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

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

患乎無君吾將去之遂獨與大姜去而踰梁山邑于岐

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天之

與周民之去殷久矣武庚惡能侮

先聖訓卷六

八四明叢書

嗚呼夫道正而已矣不離乎日用之善心由是善而

行天之所祐離是善而行天之所棄禍福存亡一自

夫人君日用之心善惡邪正始而昧者不曉此明白

簡易之道乃求之他嗚呼失之矣

孔子游於泰山見榮聲期

王肅曰聲宜爲啟或曰榮益期也

行乎邠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

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二天生萬物惟

人爲貴吾旣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

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

孔子之言可謂中矣榮叟年大長於孔子又能自得其樂非惡也安得不稱善然非知道者故惟曰自寬然榮叟亦異乎奔競不止者矣疑若可啟之以道而孔子不啟告之者非果不啟之也云自寬亦微見其未至於道之旨而榮叟又莫之覺則孔子已矣至是

先聖天訓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又強告之則爲動乎意而失道矣嗚呼孔子如天矣

季桓子穿井獲如玉缶

國語玉作土

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以

之所聞羊也且聞之木石之怪夔蝮蝮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

韋昭曰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國語羶作墳唐云墳羊雌雄不成者柳宗元云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

河化爲龍宗元遂以國語爲誣簡竊謂傳記之誣者有矣亦安知非以古今氣類有變不可得而齊歟羊亦有無角似犬者又安知非傳聞之誤耶

吳伐越墮會稽

國語墮作墮史記越世家吳王擊越敗之夫椒越王句踐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進而圍之獲巨骨一節專車吳王使聘於魯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孔子曰且聞

先聖天訓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

韋昭曰防風汪芒氏之君名也陳尸爲戮

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

舉其大者言之故曰羣神

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爲漆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日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

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
于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磬
磬石可以爲矢鏃故世因名鏃曰磬

其長尺有咫

八寸爲咫

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
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
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磬其
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

先聖天訓 卷六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
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
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
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積如之邪隱公
朝于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
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
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

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
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貢學無本惟求諸外故孔子云

晏子第四十九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
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
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
性也所以湛者美矣愿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
鄉游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

先聖天訓 卷六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易俗者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
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虵斬足而復
行何也虵胡涓反以其輔之者眾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焉
與子游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
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
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
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
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
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傳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陽

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季康子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蝻何也孔子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夫差將與

先聖天訓 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哀公見晉侯

春秋魯哀公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伯名自襄以來未之改也

何景伯名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

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

杜預曰吳信鬼故以恐之

詔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顏淵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

武仲爲季武子廢其長子公鉏而立其所愛悼子後

公鉏與孟氏合而譖之武仲乃出奔

先聖天訓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

魯襄公四年冬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伐邾敗於

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

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武子短小故曰朱

儒

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顏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

置六關

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

妾織蒲蒲三不仁設虛器

王肅曰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得有故曰虛器也

縱逆祀

夏公弗忌為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

先聖天訓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

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

武仲奔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故

辭之以避禍

是智之難也有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

不順施而不怨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也

廢長立少不順也已所不欲不施於人怨也使武仲

為公鉏則豈欲人之廢已乎

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

愛者仁心之發知愛則知仁矣

度近智

遵先王之法度則智者也

為己不重為人不輕

去其己私則大公矣

君子也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

之

先聖天訓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問次者又欲有所進也故孔子告之以弗學而行

弗思而得之妙物我之私既去則本有清明之妙自

著自無所不通視聽言動無非變化無思無為覺者

自知顏子勉之及其覺也三月不違

顏子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計懷詐以為

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子第五十

顏子問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察也孔子曰

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

而相愛小人以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之上今俗語猶有此君子惟義而已矣其有不合於義則相疾然而人皆有善退而相愛者愛其善也小人利而已矣故於為亂相愛者苟目前之利也退而相惡者實知為亂者之為小人也或以猶有不利於己者也又詳於責人思彼猶有善心故也

顏子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

人不能無過故心必有非焉非之則可以相規而弗

先聖訓 卷六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於他人之前言其非仁人於他人之前言吾不知其仁人也是訾之也非相規也弗能猶弗欲也

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朋友相親之久其閒言語過差或不能無相失不能無怨是亦心必有非焉之一端也或行事有相怨久怨不思由本心純明靜止本無怨也不忘久德亦以本心純明有感斯應而不忘也故曰仁矣夫

顏子曰吾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子謂子貢

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子路初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

蓋孔子問其於學問中何所好樂也不料子路以長劍對徒猶只也子路年亞於孔子又好勇又其初見故稱其能順導之

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

先聖訓 卷六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相教之友則於所聞誤聽而差失矣

御狂馬不釋策

馬狂則策不可釋喻狂縱者必痛改

操弓不反檠

檠所以輔弓者王肅曰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

士必近於刑

謗毀仁者憎惡士人

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

達於犀革

言竹箭可以貫達犀革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敬受教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

強力通達因子路之強導之使力學

不勞無功

勤勞乃有功亦因其強力就使之學

不忠無親不信無復

先聖天訓 卷六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信亦子路所自有因以明之

不恭失禮

恭則子路之所闕言之於末亦不深違之

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事而無犯若何子曰女所問包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事而無犯其禮也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我進曰昔子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弗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

數矣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

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

孔子所以屈節而未去者以父母之國昭公君臣相

攻大亂今雖小定而有司不治則將亂此其利害之

甚大者康子雖不悅未至於甚故權其義之大小而

留

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

無爭者孔子謂宰我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

故政事莫如應之

先聖天訓 卷六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蟪蛄蟬屬又名蛸螻以其聲名之也為政不必以刑

以力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民自默應而化亦猶

蟪蛄之聲雖不及十里而聲猶在耳此理甚明而自

漢以來君臣多莫之信吁可惜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賜之桃與黍焉公曰請食孔子先

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

王肅曰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臣知之矣然夫黍者五

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

不用不登郊廟臣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

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
 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
 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
 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
 已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
 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
 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
 可謂損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孔
 子相魯齊人患之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
 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
 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
 衣文衣而舞康樂家語康樂作容樂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
 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於大夫是則未
 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
 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
 家語已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
 作以

先聖大訓 卷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家語婦下有人字謂作請維作聊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失之宰予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既
 以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
 游至江從弟子三百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
 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所謂貌惡非
 謂醜陋司馬遷淺陋不識聖人之旨當自柔懦苟簡
 之類自是有不善之貌而知人之難自有中心之微

先聖大訓 卷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見於外者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
 人故君子長人之才長者上之也小人抑人而取勝焉孔蔑
 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
 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
 行已乎心領其目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
 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
 行無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
 楚昭第五十一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

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弦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召子路而

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愠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

昔者聞諸夫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

女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女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女以忠者為必報

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女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

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為之者人

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嘗困於曹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

句踐為吳所敗以五千人保棲於會稽

先聖天訓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重耳句踐之況蓋為子路而發子路未知道故因以感之使進德若夫孔子則未嘗以困厄為憂何所損

益嘗詳觀孔子之言率因人而發論語所載甚簡殆約其辭而記之歟此取諸家語嘗有此情狀

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

種之為稼斂之為穡

良工能巧不能為順

不能順從人意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

不修其道意指子貢

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顏

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之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

謂非隱居不出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

先聖天訓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子路問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謂未得爵位則樂其意

意謂心也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虛明其樂無窮

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

先聖大訓 卷六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記作竇鳴犢徐廣注云或作鳴鐸竇犢

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亡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臣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鳥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操以哀之

史記云還息乎阨鄉作爲槃操以哀之其注王肅曰

槃操琴曲名也家語亦王肅注曰槃操琴曲名也

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

鄒鄒通此操辭取諸孔叢子其不濟河還息鄒作操家語與孔叢子同

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子路問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

先聖大訓 卷六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女欺

人與己與之言正中子路之蔽事親而不以孝稱豈親之難事與蓋己猶有未盡其道故爾凡百皆然志曰治人不治反其智愛人不親反其仁此曰人與己與言不在人而在己此語不女欺

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爲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女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

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

前言三者之闕使求諸己次言行既修而名不彰者友之罪使無出位而侵友之職又曰行修而名自立終欲使毋求諸外君子自當篤行交賢名自隨之

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弟子餒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為無驕也

先聖大訓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子謂貴人在位者樂所以節其淫是無驕也

小人好樂為無懾也

小人謂失位而賤者孔子自謂也雖窮厄而無懾故

好樂

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乎

諷子路不知我

子路悅援箴而舞三終而出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

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子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史記云孔子狀類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圍孔子

子貢問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為意恢其志而無不容

先聖大訓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貢未知道故姑使恢之歟恢容習熟則復乎本有之大矣抑記者差其旨歟

為人下者以此

夫道一而已矣隨所問隨所宜因以明之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

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

子喟然歎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

王肅曰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史記作習禮

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死
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
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
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

史記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哉靈
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
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
王肅曰吾所伐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
無戰意

先聖大訓 卷六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
子遂行

五帝第五十二

季康子問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
帝孔子曰昔者巨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
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

木春火夏金秋水冬或曰土旺於夏之季或曰土旺
四季或曰土徧於四時

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
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
行是以大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
配水康子曰大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
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
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

觀孔子之言則自大皞而上未有帝王出而統治天
下者至大皞卽伏羲始作八卦造書契始修大君之
政始稱木德以配天使後世知居帝王之位者必德

先聖大訓 卷六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配天而後可

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
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
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是開疑關佐
成上帝而稱五帝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
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
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
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

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

王肅曰怪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

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自所王之德外餘皆為次焉

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

鐵色馬戎事用馬多矣豈能一一皆驪其以三代時

用眾不多其車寡耶

牲用玄

先聖大訓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后氏不用金德之白而尚黑者何也本德不用其先聖王特以明道即使人思而覺耶易曰無思無為者此也文王不識不知者此也或者難曰本德不可用也何必專尚耶應之曰易代改號雖聖德足以服天下其間不無小人或有異志則更所尚之色以一天下之心此弭亂之道聖王愛民之心也

殷人用水德王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

王肅云白色馬

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斂用日出

日中白日出赤

戎事乘驪牲用騂

騂赤色而周禮收人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外祭用厯何也非皆用騂牲尚騂牲而

貴之也與

此三代之所以不同

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

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水德王色尚青

王肅謂土家宜尚白土者五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

用事先起於木色青殷水家宜尚青而尚白者避土

先聖大訓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之尚青嗚呼王說穿鑿甚矣使古果有是說則孔子宜具釋康子必請所疑今孔子不言康子不疑而不問者以孔子所言明白無可疑者孔子所言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言其餘皆為次惟王者所欲尚則尚之別無義也當時語話詳明記者約其言惟曰次焉致後學生疑古記多此類

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眾矣惟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

能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大晦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命性第五十三

魯哀公問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

煦音詡又吁句反煦烝也俗謂之變烝

先聖天訓卷六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後有見八月而生齒然後能食耆而生臙然後能行三年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齠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齠

本作齠義謹初齠二反說文云毀齒也

十有四而化

少陰之數八少陽之數七二七十四

一陽一陰奇耦相配然後道合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

人之性命卽道而未有知之者故孔子因哀公之問

以言之命者性之始虛名爾非有命性之二體也曰

分者何也道則一人則眾因人之常情而言自一而

散殊故曰分於道自形而言也人與道實未始分也

分則異矣何以曰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人之

用無非道者分形於至一之中謂之性故性未始不

一以一陽一陰奇耦相配謂之道合化成嗚呼聖人

之明道如此切的彼不知道與知道之未大明者安

知斯妙易曰歸妹天地之大道也又曰男女正天地

先聖天訓卷六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大義也昏禮行事必用昏昕所以示陰陽之交天

人無二道也人惟動於意欲始邪始淫而失道矣有

始必有終者形氣也性命之妙有清明而無生死也

曰形於此者於此著明也非形氣之形也惜乎哀公

之不能深悟其旨又不能致疑而發問也孔子曰清

明在躬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曾子曰皜皜此有所見矣亦可以言形矣而實無體

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

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

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

正歲夏正九月霜降九者天數之窮又爲化育之始因時合偶所以配天也又况婦功是時亦成

冰泮而農桑始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

易曰乾道成男男即天道願人自不知天生萬物男

先聖大訓 卷六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亦生子姓立萬事亦明天人一道

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

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

也王肅曰聽宜爲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

勞勤而任其理之所當爲亦足以長益其家事

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

鄭康成曰酌而無酬酢曰醮冠禮醮無酬酢婚禮父

醮女而俟迎者不言女有酬酢故曰醮故再嫁謂之

再醮與

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闔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游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

參知謂從夫而請於姑舅與

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

遭刑之人有惡德

有惡疾子者

先聖大訓 卷六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慮其氣類相傳

喪父長子者

無父兄主之慮無檢束凡此五不取之意所以謹其

始故卒曰重婚姻之始也

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

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

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

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孔文子第五十四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

文子使太叔出其妻而以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文子怒

孔子舍蘧伯玉家就訪焉孔子曰簞簞之事則嘗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孔子之始至衛也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鏗

先聖天訓 卷六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音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

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

文子以衛侯哭之不衰知其將為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實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為罪人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

先聖天訓 卷六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齊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孔子孔子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子曰季孫可謂悅人之有能矣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

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屬家老使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傲孟僖子可則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

昭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又不能答郊勞故懲己所病誨其嗣使學於孔子孔子前稱季孫此稱孟僖子不以人之悅己崇己爲嫌者聖人無己私故也

先聖天訓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子革鄭丹左史倚相趨而過王

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

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

不可爲良史臣又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徧行

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王是以獲歿於祗宮春秋傳祗作祗臣問其詩而不知也

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愔愔乎春秋傳無乎字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式者發語助辭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王肅曰刑傷民力用之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春秋傳刑作形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爲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既

先聖天訓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

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

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己爲功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

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昭子有焉

寬猛第五十五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

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苒音

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

是以和詩云民亦勞止汔許訖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

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

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

孔子善子太叔能糾之以猛而言則每以寬和始終

先聖天訓卷六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首言施之以寬次言平之以和又言和之至聖人深

慮人之復偏於猛也

及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吳伐陳楚昭

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

杜預曰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

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

申子西結子期啟子闔皆昭王兄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

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杜預曰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

上惟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

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

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遂弗祭及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

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

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

陶唐帥彼天常有此翼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

亡

家語有作在其行作厥道滅而作底滅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昭王無我惟道義之從略不以死亡為義故曰知大

道

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闔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

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與子西

先聖天訓卷六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期謀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訪於孔子孔子曰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

聖人無意必

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

先聖大訓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據春秋左傳國語云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家語先載國語次載左傳首言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數十數曰秉今文數為逾四秉曰筥四筥曰稷國語韋昭注曰缶庾也引聘禮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斛也稷

六百四十斛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二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爾

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春秋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即鋤商獲獸如麕而肉角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冉有以告曰豈

先聖大訓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之妖乎孔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魯人聞之乃取之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杜預謂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非事實曰吾無取焉簡則不敢傳記固多差訛而簡於此未見其為決然非

事實也以眾人而度之則曰何至于泣又曰何爲以
麟自喻自矜也是安知聖人大公無私樂以天下憂
以天下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未爲得道之全喜怒哀
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豈眾人之所能識
况語子游師弟子至情無僞非言於他人

齊陳恆弑其君簡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
哀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
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
曰子告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

先聖大訓 卷六

四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左傳公曰子告季孫政在季孫故云論語公曰
告夫三子然則公必曰并告二子故論語云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新築人仲叔于奚以
其眾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
請曲懸之樂

諸侯斬縣闕其一方其形曲

繁纓以朝

馬纓見禮器郊特牲謂五采交錯如樊籬歟鄭康成
改作鞶周禮巾車作樊

許之書在三官

王肅云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

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安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樊
遲問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別之其

先聖大訓 卷六

四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無道
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
闇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向日
隨日以轉

子貢問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

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宰我問君子尙辭乎孔子

曰君子以理爲尙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

聽也惟知者不失理子張問曰禮三十而室昔舜三十

徵庸而書云有繇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聞諸夫

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季桓子問書曰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勵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旣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定公問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臣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

先聖大訓 卷六

聖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

庸庸祗祗威威皆道

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

正政也

敬可敬則尙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

其可以威畏之者則畏之是慎於用刑是謂恤也

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孔子見齊景

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

先聖大訓 卷六

聖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辭焉是故遲公笑而曰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

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對曰昔康叔

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

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敕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

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

慎罰者并心而慮之眾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

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

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

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

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
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
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
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季桓
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旣而以頒門人
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
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也對曰季孫以爲
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
且以爲寵也夫受人之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

先聖天訓 卷六

聖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
者同寮有服乎子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
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
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王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
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
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
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
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
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

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
隨賢所以爲尙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孔子
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旣坐
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而降階以遠自絕
於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
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孔子使宰我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
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
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

先聖天訓 卷六

聖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
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
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
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
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
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
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
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我歸
以告孔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

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之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女之

先聖大訓 卷六

五十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所知也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若使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內外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

先聖大訓 卷六

五十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父母由審故也況乎爲政興其賢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先息子張問曰書云茲殷罰有倫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其罪不失其罪其於恕寡矣能遠於獄其於防深矣寡恕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

盡其辭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膏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膏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而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亡僭亂辭仲弓問書曰哀敬折獄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

先聖天訓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積音戾說文開也猶濫歟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子張問書曰若保赤子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子

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佞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佞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先聖天訓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德非外惟好學不懈而已矣書云后克艱臣克艱政乃乂民敏德

子思問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任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

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孔子而卒不能當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剝施其阪

剝施山卑長也或作邇迤音同

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同慮題彼泰山

題其題之訛欺視也音悌

鬱確其高粱甫回連枳棘充路

言天下宵人欲用事如枳棘充路

先聖大訓 卷六

至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

賢如晏子子西猶以私不以公而況於他乎程子華

故深責晏子

惟以永歎涕霑潏潏

霑音隕說文雨也

孔子弟子梁鱣字叔魚

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昔吾年三十八無

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夫子曰

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

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

孔子五十歲與孔琈年相比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

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

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齊

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聞子

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

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

寶以貽後世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

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

典籍錯亂無紀乃論百家之遺記攷正其義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

先聖大訓 卷六

至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為法文德著矣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欲素王

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吾聞聖人之

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

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

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

志天何與焉

孔子明此心即道道者天人之所同而二子乃求諸

外

魯哀公十有六年夏

左氏傳四月己丑孔子卒杜預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然一行謂長曆多差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

曳杖則手背而向後矣故曰負

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萎紆危反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

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

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

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

先聖大訓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般人也予

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

孰能宗予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孔子之喪有

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

葬聖人也予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

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

封者焉

鄭康成云封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乎

上而長夏大也鄭止謂門廡未安覆夏屋下廣而土

銳斧則下不廣而上銳夫子從若斧者取其易成而

難登歟其狀似馬鬣

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

志乎哉

先聖大訓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聖大訓卷之六

歲辛酉冬 春鼎 由武義調慈谿縣之北郊爲宋大儒

楊文元公故里肅衣冠拜祠下詢訪後裔亦既式微公
之著述甚夥惟 先聖大訓六卷黎棗尙存然已殘缺
失次輯而編之計少十七頁商之寧郡教授丁君杰思
所以補之求之藏書之家鮮有存者積兩年始集原刻
適如缺數是書自前明萬曆乙卯郡守張公與邑令陳
其柱重刊於久燬之後今既百九十餘年缺者補之存
者猶未盡遭剝蝕固自有神靈呵護其間行將歸公之
裔孫世世守之當與紫陽諸編並垂不朽也嘉慶九年

宋聖訓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甲子慈谿縣知縣楚黃袁春鼎謹跋